皇清經解

第九册

ロ 12
3763
9

口12
3763
9

尚書後案何爲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本百篇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餘四十二篇亾矣三十四篇者卽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矦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伏書本二十八太誓別得之民間合于伏書故二十九安國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又于其中分盤庚太誓各爲三分顧命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也二十四篇者卽十六篇其目鄭具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也自安國遞傳至衞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眞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亾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故于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典之半充舜典皋陶謨之半充益稷改爲三十三篇幷撰孔傳盇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已亾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眞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亾矣予徧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晰其非折中于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焉嘻草創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己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

木下中也氏
1991.4
寄贈

91-18

三紀矣又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編子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矣若云有功于經則吾豈敢東吳王鳴盛鳳喈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尚書後案目錄

虞夏書
　堯典　臯陶謨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高宗肜日
　卥伯戡黎　微子
周書
　太誓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虞夏書序　商書序　周書序

鄭康成贊　馬融序　王肅序

尙書後辨附

辨孔安國序　辨孔穎達序　又辨卷首疏
辨陸德明釋文　史記儒林傳　漢書藝文志
劉歆傳　儒林傳　後漢書杜林傳
賈逵傳　鄭元傳　馬融傳
儒林傳　許愼說文自序　愼子沖上書
三國志王朗傳　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虞書　舜典　大禹謨
夏書　五子之歌　允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　太誓上　太誓中
太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尙書後案采取鄭馬王注書目

尙書疏（孔穎達等）　書傳（蘇軾）　拙齋尙書全解（林之奇）
書禆傳（吳棫）　增修東萊書說（時瀾）　尙書說（黃度）
書古文訓（薛季宣）　書集傳（蔡沈）　尙書詳解（陳經）
書集傳或問（陳大猷）　初學尙書詳解（胡士行）　尙書表注（金履祥）
書纂言（吳澄）　尙書集傳纂疏（陳櫟）　書集傳輯錄纂注（董鼎）
讀書叢說（許謙）　尙書纂傳（王天與）　尙書通攷（黃鎭成）
書蔡傳旁通（陳師凱）　尙書句解（朱祖義）　書傳會解（劉三吾等）
禹貢論（程大昌）　禹貢山川地理圖（程大昌）　禹貢指南（毛晃）
禹貢集解（傅寅）　周書王會解補注（王應麟）　尙書大傳（伏勝 采太誓）
尙書大傳注（鄭康成 采太誓）　周易輯聞（趙汝楳）　毛詩疏（孔穎達等 采太誓）

毛詩集解 李樗 黃櫄　詩地理攷 王應麟　逸齋詩補傳 宋人失名
周禮疏 賈公彥　周禮訂義 王與之　儀禮疏 賈公彥
禮記疏 孔穎達等　禮記集說 衞湜　三禮圖 聶崇義
春秋左傳疏 孔穎達等　春秋公羊傳疏 徐彥　春秋穀梁傳疏 楊士勛
論語義疏 皇侃　論語疏 邢昺　論語通證 張存中
爾雅疏 邢昺　孟子注 趙岐 采太誓　孟子音義 孫奭
孟子疏 邵武士人　七經小傳 劉敞　六經奧論 鄭樵
六經正誤 毛居正　六經天文編 王應麟　經說 熊朋來
七經孟子攷文 山井鼎　攷文補遺 物觀等　說文解字 許慎 采太誓
白虎通德論 班固 采太誓　經典釋文 陸德明　羣經音辨 賈昌朝
集韻 丁度　類篇 司馬光　六書故 戴侗
史記 采太誓　史記集解 裴駰　史記索隱 司馬貞
史記正義 張守節　漢書 采太誓　漢書注 顏師古
漢藝文志攷證 王應麟　後漢書　後漢書注 李賢
司馬彪續漢書注 劉昭　兩漢刋誤補遺 吳仁傑　三國志 陳壽
三國志注 裴松之　晉書　宋書 沈約

隋書　舊唐書 劉昫等　新唐書 歐陽修等
宋史 脫脫等　路史發揮 羅泌　路史餘論 羅泌
路史後紀注 羅苹　路史國名紀注 羅苹　漢紀 荀悅
通鑑外紀 劉恕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　通鑑前編 金履祥
通鑑音注 胡三省　綱目集覽 王幼學　史通 劉知幾
漢制攷 王應麟　通典 杜佑　唐律疏義釋文 王元亮
禮書 陳祥道　通志 鄭樵　水經注 酈道元
元和郡縣志 李吉甫　太平寰宇記 樂史　齊乘 于欽
北堂書鈔 虞世南　藝文類聚 歐陽詢　初學記 徐堅
太平御覽 李昉等　冊府元龜 王欽若等　事文類聚 祝穆
山堂羣書考索 章如愚　玉海 王應麟　小學紺珠 王應麟
文獻通考 馬端臨　竹譜 戴凱之　聞見記 封演
兼明書 邱光庭　聖賢羣輔錄 陶潛　宋景文公筆記 宋祁
廣川書跋 董逌　隸釋 洪适　容齋隨筆 洪邁
野客叢書 王楙　讀書雜抄 魏了翁　西山讀書記乙集 眞德秀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學齋佔畢 史繩祖　羅氏識遺 羅璧

離騷艸木疏（吳仁傑）

文選注（李善）

古文苑注（章樵）

文苑英華（宋白等）

唐柳先生集注釋（童宗說）

右通計抄撮羣書經史子集共一百三十一部

尚書後案

吳　王光祿（鳴盛）著

虞夏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釋文曰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案曰勳史記作勛說文勛古文勳）鄭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尚書疏○後漢書六十三卷李固傳李賢注○三國魏志四卷高貴鄉公紀）馬曰堯順考古道放勳堯名（釋文）（○魏志高貴鄉公紀）傳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勳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案曰鄭以稽爲同者說文卷六下云稽从禾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極于上而止是上同之意也儒行古人與稽注稽猶合也合亦同也古爲天者逸周書周祝解云天爲古毛詩商頌元鳥云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虞翻延入卦逸象亦云天爲古是也若爲順者釋言文據論語泰伯篇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成功故鄭云順天而行與之同功馬孔非也放勳說見書序

欽明文思安安

鄭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尚書疏）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釋文）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案曰鄭馬云云者本逸周書謚法解及昭二十八季左傳晉大夫成鱄對魏獻子義也說文卷八下欠部欽欠皃欠張口气悟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夫子稱黃帝堯舜垂衣裳又稱舜恭己正南面故鄭馬以敬事及威儀爲欽也後漢書馮衍傳思唐虞之晏晏李賢注引尚書攷靈燿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又第五倫傳陳寵傳注俱引攷靈燿俱作文塞晏晏又郅壽傳傷塞晏之化注引鄭攷靈燿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是塞卽思晏卽安也釋訓晏晏溫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天地以溫和覆載萬物故寬容覆載爲晏傳云安天下之當安非也

允恭克讓（案曰恭古作共詳無逸讓說文三上言部云相責非此經義十二上手部攘推也隸變以讓爲攘）鄭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尚書疏）傳曰允信克能也疏曰允信釋詁文克能釋言文

案曰鄭云不懈于位曰恭者大雅韓奕云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堯致時雍後孜孜釐工熙績在位七十載猶然是不懈于位也鄭又云推賢尚善曰讓者荀子成相篇云堯讓賢以爲民尚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釋文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後漢卷十七馮異傳永初六季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文選西都賦云橫被六合似此經當作橫被但鄭注作光漢書七十八卷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與鄭合則作光是也格古作假說文卷八上人部假字注云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頟切永初詔亦作假格者晉人改也）鄭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詩十九之二卷周頌噫嘻疏）傳曰光充格至也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疏曰光充釋言文格至釋詁文

案曰鄭以四表爲四海之外者天地之勢四邊有水月令疏引考靈燿注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是也又以上下爲天地者莊子天地篇陸德明引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地底也其體底下又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是也又以格爲至者鄭本必作假用說文義也又引所謂大人云云以證者周易文言傳文也

克明俊德

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尚書疏）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案曰鄭云俊德賢才兼人者者大學引作峻鄭訓爲大考峻古無大訓爾雅駿爲大鄭蓋假借釋之說文嶐高也從山陵聲又峻嶐省凡物高則大者居多俊爲兼人義正通也

以親九族九族旣睦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釋文○馬同○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一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一卷上○李樗黃櫄毛詩集解九卷）傳曰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案曰鄭云云者毛詩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云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許愼作五經異義鄭作駁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正義述夏矦說亦如此）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案曰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蒲莧切古文作乎亏从亏从八語平舒也又正也符兵切古文作釆二字不同而形聲易混說文又于爲字下注云釆古文辨字此經鄭訓辨別則鄭本必作釆詩小雅釆菽平平左右疏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伏生亦作釆司馬貞史記索隱曰今文作辨章是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辨秩東作辨秩南譌辨秩西成辨在朔易賈疏謂是據書傳則伏鄭合矣史記作便假借同音字耳僞孔誤爲平遂訓爲和并洪範王道釆釆亦改爲平詩平平韓詩作便便云閑雅貌毛傳云平平辨治也襄十一季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爾雅便便辨也則詩亦當作釆而洪範雙聲與詩正同亦當作釆三輔黃圖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便門一作平門亦釆字之誤耳陸德明詩釋文孔穎達詩疏徐廣史記注皆不識釆而誤認平亦有便音廣韻二仙平房連切注云辨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注云正也和也易也俱誤認平可兩讀唐宋以來宰轄衛名皆誤用平章而世無識釆字者矣）鄭曰辨別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史記一卷五帝本紀裴駰集解○後漢書三十九卷劉愷傳李賢注○又四十卷下班固傳注○王楙野客叢書四卷）傳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也疏曰經傳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

案曰鄭以辨爲別者馬融坤卦文言傳注及說文義也章爲明者士冠禮記章甫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是也又以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者鄭以百姓卽百官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姓之所分則爲氏天子諸矦不稱氏庶人無氏氏之起蓋爲卿大夫故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此經百姓指百官則是王朝之卿大夫不云百氏而云百姓氏可以言姓姓不可以言氏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案曰邦古音博工反釋名邦封也有功于是故封之也說文邦從邑丰聲邦雍亦協韻也）

傳曰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釋文曰昊胡老反○案曰昊當作昦俗本從目從天則其音何以當胡老反耶古無此字也說文昦胡老反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夰夰亦聲夰古老切放也從大而八分也）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犂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葢曰稷司徒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四時于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尚書疏約鄭義○賈公彥周禮疏序○陳祥道禮書二卷○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釋文○王應麟小學紺珠五卷）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羲和是重黎之後也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則是羲承重和承黎也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案四叔是少皞子孫非一時也何則傳稱共工有子曰句龍共工在顓頊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親子與顓頊子同時命官知少皞四叔亦非皆親子也傳稱重爲句芒等不言何帝使爲此官考楚語觀射父對昭王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知命爲五官俱是當顓頊之時也重黎當顓頊之時既爲勾芒祝融之官其後卽以重黎爲號故歷至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命曰祝融是也黎如此則重可知惟重黎又官高辛氏之世故康成于此文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葢據鄭語而爲之說楚語觀射父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則卽指此堯命羲和之事也鄭馬皆以此命羲和爲天地之官下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四時卽周之六卿傳則以此命羲和卽是下文四子此總舉而下別序之耳說與鄭馬異鄭馬是也舜命禹爲百揆契爲司徒伯夷爲秩宗棄爲司馬皋陶爲作士垂爲共工其職畧與周禮合此內有守舊職者有新命者大約皆因堯之舊制則堯有六卿可知堯之六卿使稷契輩爲之者乃其晚年事其始則居六卿者羲和及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後人併六人以爲四又執泥治歷謂羲和等不過星歷專家遂覺與周禮六卿不合而堯命官大事因以湮沒不見不知欽若敬授平秩析因等已該括周禮六卿職掌在內並非專司占候故知鄭馬說是也（堯在位年久居六卿之官者當不一其人官制亦屢有改易觀下文舜命禹等葢堯時冬官本名共工後禹治水有功改名爲司空以寵異之舜卽位後命禹爲天官由司空升宅百揆因舍司空之職仍爲共工與虞其先則天官自名后稷不名百揆居之者棄也棄之前居之者則羲伯也禹讓稷契皋陶而舜于三人無所命但進其前功以美之仍使禹宅百揆不聽其讓鄭與僞孔說皆如此最爲精確葢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皋陶爲作士俱堯時事非舜卽位後事故耳然契之前則爲地官司徒者卽舜愼五典則注試以司徒是也舜之前爲司徒者則和伯也皋陶之前則爲秋官作士者乃和仲也春官秩宗伯夷爲之伯夷以前羲仲爲之冬官共工垂爲之垂之前禹爲之禹之前鯀爲之鯀之前則和叔爲之惟后稷卽天官今禹升天官則禹已爲后稷矣時棄不知爲何官是以鄭據中侯及刑德放文以爲夏官司馬然棄之前爲夏官者則羲叔也此皆鄭義也然堯在位年久居六卿者尚不止此數人故共工方鳩僝功下鄭注又以共工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卽以官氏又云堯末羲和等亾驩兜等更相薦舉又云分四岳爲八伯居之者有驩兜等云云然則羲和等已亾後棄契等未來之前中間如鯀可知其曾爲共工而驩兜共工放齊三人雖不知其爲何官要約計之皆爲六卿且有以六卿兼攝八伯者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每月朔逐及日而與日會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昭七年傳士文伯對晉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鄭注保章氏引堪輿云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陬訾（娵訾之次一名豕韋）子曰元枵丑曰星紀然則日月所會卽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疏約鄭義以爲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也

分命羲仲

鄭曰官名葢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賈公彥周禮疏序○陶潛聖賢羣輔錄○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王曰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一卷）

案曰鄭云云者鄭既以羲和及四子爲六卿而又以四子卽四岳如周之周公太公召公畢公皆入爲王朝之卿出爲諸矦之長是也王云云與鄭合也

宅嵎夷曰暘谷（疏曰夏矦等書宅嵎夷鄭爲宅嵎銕○案曰夏矦等書今文也鄭所傳古文也東晉晚出本自稱古文而亦作嵎夷反同于夏矦等書何也攷銕卽古文鐵字鐵本黑金古音通夷故又從夷嵎夷作嵎銕假借同音字也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又作堣夷當從鄭爲正）馬曰嵎海隅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釋文○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

案曰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者據說文卷九下山部及卷十三下土部嵎夷乃在冀州遼卤至范氏後漢書列傳則以爲遼東樂浪三韓之地二說大同小異但寅賓出日自當于正東之青州似不必就東北冀州之遼水東卤茲處大約北極出地已三十六度恐當以馬說爲定葢青州上言嵎夷下言萊夷上言既畧者總指海隅之地及萊夷而言下言作牧者就中紬出萊夷而言馬以經解經最確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釋文曰平馬作苹普庚反下皆倣此○案曰說文卷五上豊部云豑爵之次弟也从豊从弟虞書曰平豑東作次弟則序也卷七上禾部秩積也無序義隸變以秩代豑豑字遂廢）

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尚書疏）馬曰賓從也苹使也（釋文）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案曰鄭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者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注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夕月以秋分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糺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是也馬云賓從亦導也苹使詳洛誥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尚書疏○釋文○詩五之一卷齊風東方未明疏○又八之一卷豳風七月疏○周禮三十卷夏官挈壺氏疏○禮記十五卷月令疏○文選二十八卷陸士衡門有車馬客行李善注○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馬曰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尚書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齊風東方未明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疏曰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卤方虎南首北尾南方鳥北方龜卤首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此經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云日中者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鳥鶉火之方者南方三次鶉尾鶉火鶉首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爲總舉南方朱鳥七宿非也鄭又云殷中也者釋言文莊子其不殷非天之罪是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案曰孳尾史記作字微裴駰曰乳化曰字說文云字者言孳乳而浸多劉熙釋名釋形體篇云尾微也論語微生高戰國策作尾生則古字通也）傳曰冬寒無事竝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鄭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者摩滅也（尚書疏）王曰夏無明都避敬致（尚書疏）傳曰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

案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云云者暘谷昧谷東卤相對南交朔方南北相對據下文仲冬有曰幽都此宜言曰明都故解之云摩滅也王注非也

平秩南訛敬致

傳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叙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尚書疏○詩東方未明疏○又七月疏○周禮挈壺氏疏○禮記月令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馬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尚書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東方未明疏○史記一卷五帝本紀裴駰集解○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疏曰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南方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以永爲長者釋詁文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火大火之屬者東方三次析木大火壽星亦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爲房心非也鄭又云司馬之職云云者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鄭彼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之敘正矣是其義也鄭獨于此言之者餘可知或鄭注殘闕引者不全故也

厥民因鳥獸希革

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詩十一之二卷小雅斯干疏）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案曰鄭以希爲疏者說文無希字惟卷七上禾部有稀字注云疏也則此亦當作稀又以革爲皮者卷三下革部云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是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疏曰夏矦等書昧谷鄭爲柳谷○案曰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注翻以此當作柳鄭作昧非是亦見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考鄭注周禮引此作柳穀尚書疏鄭作柳尤甚明翻乃以鄭作昧爲非非也）

鄭曰卤者隴卤之卤今人謂之兌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曰卤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卤方掌秋天之政也

案曰鄭云卤者隴卤之卤者漢志隴卤郡卤縣禹貢嶓冢山卤漢所出後漢卤縣改屬漢陽郡故續漢志漢陽郡卤縣故屬隴卤有嶓冢山卤漢水此鄭所據以爲卤者也又云今人謂之兌山者說卦傳說八卦方位震爲東方巽爲東南離爲南方坤爲地兌爲正秋乾爲卤北坎爲正北艮爲東北然則兌位正卤故以隴卤之山爲兌山也昧谷鄭實作柳谷見天官縫人翣柳注所引攷之說文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丣古文酉字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丣莫飽切丣與久切今俗皆混而爲一考管子春三丣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秋三丣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參同契二月榆落魁臨于丣八月麥生天罡據丣今俗本皆混作卯其丣丣从日則爲昴昴而俗亦亂之（其說見下）丣从田爲畱采地之名因以爲氏或通爲劉而漢有卯金刀之說則丣丣之亂其來已久裴松之謂二字字同音異不知古人韻緩二者音頗相近而字則迥不同也柳有三義聚也蒙也畱也縫人注柳之言聚正義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太元云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賁者五五色雜也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卤曰柳谷是日夕爲丣五色錯聚莊子聚僂僂卽柳也此聚之義也爾雅曰日所入爲大蒙丣東方主開丣卤方主閉則蒙也淮南子曰日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者柳谷也日之將沒有蒙昧之象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畱舒鄭箋詩引之作柳舒是柳通畱日之將沒又有繫畱之象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案曰丁度集韻餞馬作淺在演切）

鄭曰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尚書疏）馬曰餞滅也滅猶沒也（釋文○丁度集韻卷六上聲下）傳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卤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案曰鄭云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者說詳上文馬義未詳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詩七月疏○周禮挈壺氏疏○禮記月令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元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疏曰北方七宿虛爲中故虛爲元武之中星計仲秋日

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昬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昬時竝見

案曰鄭以宵爲夜者小星詩毛傳義也日不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虛元武中宿也者與傳疏同但爲專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則大同小異也

厥民夷鳥獸毛毨（釋文曰毨先典反○案曰司裘注中秋鳥獸毨毨釋文云毨音毛非也毨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中秋鳥獸髦毨中冬鳥獸毨髦涉下而誤也）

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聚也

平在朔易

王曰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尚書疏）傳曰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案曰王云謹約云云者月令孟冬文引詩者豳風七月文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案曰昴音卯一音留徐邈于詩召南小星音茆陸德明又音亞皆以昴與昴誤合而爲一非也）

鄭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尚書疏○詩七月疏○周禮挈壺氏疏○禮記月令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陳祥道禮書三十五卷○玉海二卷天文門○又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章如愚羣書考索前集五十七卷律歷門）馬曰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尚書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東方未明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王曰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見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仲讀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尚書疏○六經天文編上卷○玉海二卷天文門○又九卷律歷門）傳曰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竝見以正冬之三節

案曰鄭注備言晝夜刻漏之數云云者晝夜刻數日中宵中鄭與馬同日永日短鄭與馬異然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竝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耳然則馬鄭與授時歷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駮鄭又以所宅下三言分配三月尤覺支離皆非也鄭又云昴白虎中宿也者亦專舉正中之星也昴字从丣象開門今說文乃作昴俗本傳刻之誤也詩云惟參與昴毛傳云昴畱也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畱言物成就繫畱愚謂昴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與旄若猶與搖康成云秦人猶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

又案曰四仲中星惟夏小正與堯典合至逸周書時訓解及禮記月令則皆不合蓋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此列宿之舉目可見千百季乃覺其大差隨時爲書以示民者也二者相爲經緯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時）則二月在昴（胃末昴初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末婁初雨水時）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西沒必大火東陞鶉火值南元枵處北四正之位名協其方（東方蒼龍七宿壽星大火析木之津三次北方元武七宿星紀元枵娵訾之口三次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實沈三次南方朱鳥七宿鶉首鶉火鶉尾三次四正協則其餘莫不協可知）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昬二十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昬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迤而西大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昬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蓋五月日在七星（夏至時）而四月在東井（小滿時）六月在翼（大暑時）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氐末房初秋分後在心）則七月在角（處暑時）九月在箕（霜降時）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爲漢津析木之津也大火西沒則元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昬壽星西沒降婁東陞故夏小正曰七月初昬織女正東鄉織女恆鄉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鄉則旦蓋十月日在斗（小雪時）十有一月在虛（冬至時）十有二月在營室（大寒時）斗星紀也虛元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娵訾之口也元枵西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謂斗牽牛爲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于斗牽牛特周之星象耳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一次至今日則更移一次矣故歷家有歲差之法歲差者太陽每歲與恆星相距之分也如今季冬至太陽躔某宿度至明季冬至時不能復躔原宿度而有不及之分但其差甚微古人初未之覺至晉虞喜始知之因立歲差法歷代治歷者宗焉而所定之數各家不同喜以五十季差一度劉宋何承天以百季差一度祖沖之以四十五季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季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季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季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季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季差一度元至元中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季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季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季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爲密今新法歷書載西人第谷以前恆星東行隨時修改訖無定數與古歷屢改歲差之意同迨至第谷殫精推測方定恆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季有餘而行一度此所差之數在古法爲黃道西移之度在新法爲恆星東行之度徵之天象恆星原有動移則新法之理長也蓋使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則恆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恆星之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恆星循黃道東行而非黃道之西移明矣第谷所定行之二百餘季驗之于天雖無差忒但星行微渺必歷多季其差乃見然則第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爲定率惟隨時測驗依天行以推其數可也

厥民隩鳥獸氄毛（釋文曰隩於六反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案曰說文卷八上毛部引作鳥獸毴髦云

毴毛盛也則毨字下云仲秋鳥獸毛盛亦當作髦若卷三下㼱部𤿭字注云羽獵韋絝重文𧝓字注云或从衣从朕虞書曰鳥獸𧝓毛則未詳其作氄者晉人改也）

鄭曰奧內也（文選十四卷顏延李赭白馬賦注）馬曰奧煖也氄溫柔貌（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一卷）傳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

案曰鄭云奧內也者孔安國論語注義也詩淇奧傳云奧隈也釋邱云隩隈厓內爲隩李巡云厓內近水爲隩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云隩水隈崖也大學引詩作澳彼注亦云隈崖釋文則云澳本亦作奧本又作隩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然則奧隩澳皆通皆有內義故馬孔作隩鄭則作奧而訓爲內要此經是言室中奧則鄭爲長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案曰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稘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今作朞疑衞包所改也定史記作正晁說之云古文作正衞包方作定）

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公羊傳一卷隱元季疏）王曰期四時也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尚書疏○胡士行尚書詳解一卷）傳曰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嘆其善疏曰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言三百六十六日舉全數也無閏時不定歲不成故置閏以定四時左傳云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是也

案曰鄭云以閏月推四時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啟謂立春以後半季閉謂立秋以後半季分謂春分秋分晝夜平至謂冬至夏至日永日短也攷天體至圓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以麗天之故皆爲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以日之周帀爲限日爲天所曳而繞地一周之間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矣卽以此所行之里數爲天之一度故日一晝夜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比日之帀而天之左旋者過一度矣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其故處故分周天之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通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此月之周天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矣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復與日會是爲一月（天之旋如磨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速蟻遲故蟻爲磨曳轉）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凡爲二十九日者十二也全日淨日也對餘分言）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凡爲四百九十九分者十二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得六（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此數）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舉全數云有六日）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卽每歲小月六少六日弱）爲朔虛合氣盈朔虛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一歲已成一月則置閏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有奇（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有奇（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爲一章此亦大畧也蓋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爲歷元而十九季爲章二十七章爲會凡五百一十三季三會爲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季三統爲元則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季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爲歷元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案曰說文卷四上白部𣅀字注云詞也从白𠷎聲𠷎與疇同虞書帝曰𣅀咨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作𠷎云是古文尚書疇字）

馬曰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季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尚書疏）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案曰馬云羲和爲卿官者馬亦以羲和爲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與鄭合也又云堯之末季皆以老死云云者說詳上文及下文亦與鄭合也

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釋文曰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

鄭曰帝堯允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尚書疏○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案曰史記正義單行本已亾今從震澤王氏刻本入卷數已非原第故不著）馬曰允嗣也帝之允子曰朱也（尚書疏○釋文）傳曰放齊臣名允國子爵朱名啟開也吁疑怪之時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案曰鄭馬以允爲嗣者釋詁允嗣同訓則允亦同也之毛詩大雅既醉云永錫祚允彼箋以爲子孫是也傳云允國子爵非也孟子丹朱不肖是嚚訟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釋文曰予音餘又羊汝反）

馬曰采官也（釋文）傳曰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

案曰馬云采官也者釋詁寀官也采寀同也傳訓事亦釋詁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釋文曰僝仕簡反徐音撰○案曰驩兜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兜作𠬛方鳩僝功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又卷八上人部云僝具也从人孨聲讀若汝南潺水虞書曰方鳩僝功二文不同當作旁逑僝功也此與方施象刑方告無辜白虎通論衡等書皆引作旁鄭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是旁爲古文方也）

鄭曰共工水官也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尚書疏○詩十八之三卷大雅崧高疏○賈公彥周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馬曰僝具也（釋文）傳曰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不可用

案曰鄭云共工水官也者周禮攷工屬冬官冬爲水虞周同也又云其人名氏未聞者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注以康回爲共工名康回者庸違也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子云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辟是訓違爲辟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康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逌釋康爲庸是也然則共工名氏不可知也鄭又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云云者說見上下文馬云僝具也者說文義也

帝曰咨四岳

鄭曰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始羲和之時堯既分陰陽

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謂之四伯羲和子亦分四岳爲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詩崧高疏○賈公彥周禮疏序○禮記王制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陶潛聖賢羣輔錄）傳曰四岳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案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者周禮說巡守之禮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然入爲天子之卿出卽爲諸侯之長故鄭又云堯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彼注云伯謂爲三公者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隱五季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四岳之職堯時四人殷周則二人也堯時稱岳殷周則稱伯然周語太子晉以四岳佐禹爲一王四伯則唐虞岳亦稱伯故鄭此注又云是爲四岳謂之四伯也鄭又云羲和子亦云云者鄭注大傳亦云羲和爲六卿主春夏秋冬并掌方嶽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亦鴅吺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是也八伯之名可見者驩兜等四人餘皆無文驩兜等是代羲仲等者故鄭云云也下文有十二牧據十二州每州一牧若九州除畿內則八州八伯伯是長義故岳牧皆得通稱也太子晉所說四岳姓姜賈逵韋昭皆以爲炎帝後春秋隱十一季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云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襄十四季傳諸戎四嶽之裔胄也杜云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大雅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申齊許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尙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以上諸條皆謂堯時四岳乃姓姜也而孔傳則云四岳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據姜姓乃炎帝神農氏之後而羲和乃少皞顓頊之後似四岳非羲和矣鄭則與諸家說及孔傳又俱不同以今攷之蓋堯時居四岳之官者本不一其人當其始命羲和四子爲之其後分爲八伯又命驩兜共工放齊鯀等爲之此節四岳正指驩兜等也其後堯老舜攝流放四凶舉禹治水而又有姜姓者居四岳之職佐禹治水然則諸家說以爲姜姓者舉其末後者言之孔傳以爲羲和者舉其最初者言之如此則鄭與諸家說似皆是但此節四岳自是當羲仲等老亦後驩兜等代爲八伯互相薦舉不得爲羲和四子孔傳非是至姜姓佐禹則當鯀不成而舉禹之時尤在其後更不得指爲此四岳然則惟鄭爲是諸家皆非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案曰說文卷九上辟部云嬖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嬖今作乂疑衞包本）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僉曰於鯀哉（釋文曰於音烏）

鄭曰於者鳴聲（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疏）馬曰鯀臣名禹父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僉皆也

案曰鄭云於者鳴聲者鳴當作烏說文卷二上口部無鳴字卷四上烏部孝烏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俗作鳴非是重文緟古文烏又重文於古文烏省唐元度九經字樣於部云於本是烏烏字象形隸變作於本非從扵作於者訛是也馬云云者夏本紀文也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釋文曰方馬如字鄭王音放）

鄭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尚書疏）馬曰方放也（釋文）傳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毁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毁敗善類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四下放部逐也从攴方聲逐有棄義放旣从方得聲則方亦可通放也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釋文曰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鯀（尚書疏）王曰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傳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乃退堯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載季也三考九季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案曰傳以异爲已說文卷三上廾部异舉也从廾己聲引虞書此文爲證傳義非也馬王云云者堯知鯀惡徇衆用之故推其義如此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朕我也巽讓也（釋文）傳曰堯季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季則時季八十六老將求代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疏曰徧檢書傳無堯卽位之季孔必有據未知出何書

案曰鄭以庸爲用者說文三下用部義也馬云朕我釋詁文巽讓與孫通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案曰否史記作鄙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引作鄙訓爲鄙陋之鄙故陸氏釋文又音鄙益稷云否則厭之徐邈音鄙釋名釋言語篇云鄙否也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是否鄙同也）傳曰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曰明明揚側陋

傳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鄭曰師諸侯之師（尚書疏）馬曰舜謚也舜亦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釋文）王曰虞地名也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民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尚書疏）傳曰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

案曰鄭云師諸侯之師者益稷州十有二師鄭彼注云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是也王孔云衆非也馬云云者詳書序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傳曰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疏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

鄭曰試以爲臣之事（尚書疏）王曰試之以官（尚書疏）傳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疏曰妻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

案曰鄭云試以爲臣之事者指下愼徽等王與鄭合傳疏非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鄭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尚書疏）傳曰女妻刑法也堯于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案曰鄭云不言妻者者凡以女與人曰妻桓六季齊侯欲妻鄭太子忽論語以其子妻之今曰女于時孟子萬章下篇亦云堯之子舜二女女焉立文有異故解之因不告其父故不序其正也不告其父者孟子萬章上篇云娶妻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也帝之妻舜而不告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是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馬曰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水經四卷河水酈道元注○案曰水經本有四十卷亾其五卷後人妄分以足四十之數非原第○李昉等太平御覽六十四卷地部○羅泌路史國名紀四卷注○又餘論七卷）王曰嬀汭地名（水經四卷河水注○太平御覽六十四卷地部）傳曰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于虞氏嘆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疏曰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

案曰馬云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者毛詩芮鞫之卽傳云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是也酈道元云有二水南曰嬀北曰汭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河恐非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案曰東晉分愼徽以下爲舜典後人又增二十八字于其首今就鄭氏元本）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徽善也（釋文）王曰徽美也（釋文）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案曰鄭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者下文司徒敬敷五敎文十八季傳虞書數舜之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是也馬云徽善釋詁文王訓美意同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于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

案曰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季傳義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曰賓讀爲儐謂舜爲上儐以迎諸侯（尚書疏）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案曰鄭云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者賓爲古文儐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祭公賓窆注儐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儐相史記蘇秦傳必長賓之義作儐是也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季傳義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鄭曰麓山足也（釋文○馬同）王曰麓錄也堯納舜于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萬機之政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尚書疏○釋文○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案曰鄭馬云麓山足也者說文卷六上林部云林屬于山爲麓是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得者與鄭馬合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云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此山上有堯祠世俗或呼宣務山余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爲縣令徐整銘云土有巏務山方知此巏務山也然則納于大麓北齊人猶能實指其處鄭馬注不可易也王破麓爲錄解爲大錄萬機王充論衡卷二十八正說篇引此經并引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所引卽當日博士之說王肅號爲傳古文乃取今文家說以與鄭立異傳出王肅故同其說其實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釋文曰厎之履反本或作底非○案曰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懌也太史公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然王莽傳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嗣則古文本作嗣也）

鄭曰三季者賓四門之後三季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厎定也（釋文）王曰厎致也（釋文○文選五十五卷陸士衡演連珠注）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季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舜辭讓于德不能嗣

案曰鄭云云者三載考績故知是賓四門後三季時當歷三考也馬云厎定王云致者釋詁厎定同訓止故得通相訓又周語韋昭注以厎爲致是也

正月上日（釋文曰正音政又音征）

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尚書疏○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玉海九卷○又十二卷○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馬曰上日朔日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尚書疏○玉海九卷）

案曰鄭云云者鄭注三帛以五帝皆改正朔不始于殷周甘誓三正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雖與鄭異要亦有據王肅乃云自夏以上皆建寅非也

受終于文祖

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馬曰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釋文）王曰文祖廟名（釋文）傳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案曰鄭云云者司馬貞引尙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是也攷五行爲太一之用以生成物王者各感五行精氣以生故四時旣各祭當方帝南郊則專祀感生帝惟圜丘祀昊天上帝則太一是又爲明堂以象五行唐虞夏殷周皆然詳見月令鄭謂文祖卽明堂此古義也馬以文祖爲天卽感生之義與鄭合也傳以爲堯文德之祖廟史記以爲堯太祖據禮緯稽命徵鉤命決以爲唐虞立五廟蓋太祖及高曾祖禰四親

也如文祖爲祖廟應兼五廟而言考帝系及世本皆云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則黃帝以下四世爲堯四親不知黃帝以上更以何人爲太祖以充五廟之數要之舉天可見祖舉祖不足該天傳說非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案曰據鄭馬孔璣當作機唐人改從王）

鄭曰其轉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璿機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正義○宋書二十三卷天文志○隋書十九卷天文志上○宋史八十卷律歷志○文選五十三卷李蕭遠運命論注○玉海四卷儀象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羣書攷索前集五十六卷歷數門天文羣類○又別集十七卷歷門）馬曰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筩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皆以璿機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尚書疏○史記索隱九卷○文選運命論注○玉海四卷天文門○又四卷儀象門○羣書攷索別集十七卷歷門）傳曰在察也璿美玉機衡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疏曰玉是大名璿是玉別稱機衡俱以玉飾但立文不可以玉機玉衡所以變其文機衡者機爲轉運衡爲橫箭運機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漢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

案曰鄭云璿機玉衡渾天儀也者言天體者三家一周髀（亦曰蓋天）二宣夜三渾天宣夜家絕無師說不知其術若何周髀之說謂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云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康成陸績王蕃姜岌張衡（晉人）葛洪皆論渾天之義江南宋元嘉中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大史令錢樂之亦鑄銅爲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于長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自唐宋以來其法漸密大約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遍故曰四遊此其畧也鄭又云七政日月五星也者月距地最近次水次金次日次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遠月右旋最速次水次金次日次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遲就其行度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有遲留順逆不同故必有以齊之七政之行紀于天之度而天度不離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于赤道以會于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于黃道以會于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爲黃緯聖人爲璿璣以象之玉衡以窺之察日之南北節氣早晚可辨察日之出入晝夜永短可分察月之周天與會日晦朔弦望期候可定至五星之會日沖日而有合伏退望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日月五星互相掩而有交食淩犯俱可推步不爽所謂齊也

肆類于上帝

鄭曰禮祭上帝于圜丘（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釋文）王曰肆緩也上帝天也（釋文○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文選十七卷王子淵洞簫賦注）傳曰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案曰鄭馬云云者國有非常之事行告祭之禮謂之類類者其禮類正祭也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之類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大雅文王云是類是禡釋天云禡師祭也行師之類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此經所言攝位之類也五者事各不同而其爲非常則同故王制疏云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駮與許同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異其意同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其祭之地則月令疏引今文尚書夏侯說云類祭天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之事也又詩毛傳云于內曰類于外曰禡疏以爲類祭在郊而言于內曰類者對禡而言禡于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故分內外也又考肆師注云爲兆以類禮祭上帝依郊祀而爲之賈公彥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知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于四郊也據諸說考之則禱祈行師與攝位皆在南郊巡狩亦當同肆師戰勝別爲壇兆裴駰解史記引鄭此經注則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鄭于諸經注所言周祀天之禮冬至祀天于圜丘以嚳配夏正祀五帝于南郊以稷配二禮不同其地據北史李業興傳雖異地要圜丘亦在南郊今此類祭禮儀應依冬至圜丘不依夏正南郊何則鄭明言禮祭上帝于圜丘是所祭即天皇大帝乃北極耀魄寶故馬以爲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是馬與鄭合其稱上帝則以帝不得兼稱天而天得兼稱帝也王肅解經以爲天一而已安得有六不分郊丘故云上帝天也傳又以兼告天及五帝三說不同王與傳皆非也攷祭法所說禘郊祖宗鄭以爲皆祭以配食禘謂祭昊天于圜丘則此類祭于圜丘必當依類禘祭爲之五帝靈威仰等不及也

禋于六宗

鄭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黃度尚書說一卷○胡士行尚書詳解一卷○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七卷月令疏○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杜佑通典四十四卷吉禮篇○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卷禮儀部○王應麟玉海一百二卷郊祀部羣祀門○小學紺珠一卷○又九卷○章俊卿羣書攷索二十五卷○馬端臨文獻通攷八十一卷○羅泌路史餘論五卷）馬曰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許謙讀書叢說二卷○續漢書祭祀志注○通典四十四卷○玉海一百二卷○小學紺珠九卷○羣書攷索三十五卷○文獻通攷八十一卷○路史餘論五卷）王曰禋絜祀也六宗者所宗者六皆絜祀之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矣（尚書疏○釋文○徐堅初學記十三卷禮部○歐陽詢藝文類聚三十八卷祭祀類○玉海一百二卷○小學紺珠一卷○羣書攷索三十五卷○文獻通攷八十一卷○案曰晉書十九卷禮志魏明帝問六宗王肅以爲易六子肅解經與議奏自岐其說）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案曰鄭云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者鄭以禋是祭天神義主燔燎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然則三祀本同皆取升煙之義特錯舉互文耳袁準正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此之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之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熅之體也書曰禋于文武者辨其取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準此論最得鄭意也鄭又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云云者鄭既正釋禋字之義故即據大宗伯文以實六宗之名也鄭注大傳據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季于天宗推六宗皆天神太學博士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不在宗除去日月恰得六數其說精矣其餘諸儒各自立說馬云天地四時本之大傳司馬紹統駮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然則馬注非也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僞孔傳從之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此王及僞孔傳所本司馬紹統駮云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可乎然則王及僞孔傳非也司馬氏之駮馬王雖是但又妄駮鄭則非其自叛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取羣經所言祭祀除去祖廟餘則盡指以充六宗浮游汗漫尤覺不可爲訓若歐陽和伯夏侯建劉歆賈逵張髦虞喜孟康摯虞及魏孝文帝言人人殊今皆不取

望于山川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偏于羣神（案曰偏史記作辯徐廣音班愚謂偏辯同用徐讀非也樊毅修西嶽廟記云辯于羣神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注云今文辯皆作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眾耦辯注云眾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偏大射儀大夫辯受酬注今文辯作偏又辯獻大夫又射爵辯又士旅于西階上辯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左傳子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杜預云辯偏也荀子修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爲辯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辯善之度是也）

鄭云偏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時邁序疏○又十九之四卷般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案曰鄭云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者上文因上帝及六宗六宗是天屬此因山川及羣神羣神是地屬故鄭專指丘陵等傳兼古聖賢非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案曰輯馬作揖史記同古字通用）

馬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輯合也（釋文）傳曰輯斂既盡覲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于諸侯與之正始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又偏祭及斂瑞入月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至月末也

案曰馬云揖斂者晉語君輯大夫就車是輯揖通檀弓輯屨注輯斂也是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釋文曰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收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柴士皆反）

鄭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燎也望秩于山川者偏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公羊傳隱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馬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路史後紀注十二卷）傳曰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疏曰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王制及書傳文鄭元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考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

伯三十一子男二十四竝伯與侯同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周禮侯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

案曰鄭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者鄭周禮小宰注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是鄭意以堯用地正巡守特用人正也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馬以爲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者五載一巡守也傳以爲二月須瑞之明月愚謂二月上加一歲字則更端之辭非承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覲羣后安暇便巡守哉傳說非也鄭又云柴燎也者說文第一上示部云柴燒柴樊燎以祭天神卽引此經以證則柴是燔燎馬注同也裴駰引鄭注誤作柴祭東岳云云攷大宗伯三祀積柴實牲燔燎升煙皆祭天神與山川無涉則柴爲祭天告至無疑鄭王制注云柴祭天告至也鄭之解經必不自相矛盾裴誤添祭東岳三字也王制覲諸侯彼注云覲見也疏云謂見東方諸侯卽此經肆覲東后之事其禮詳儀禮覲禮篇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釋文曰度如字量力尙反）

鄭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釋文○公羊隱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五十四卷吉禮篇○玉海六卷律歷門）馬曰律法也（釋文○玉海六卷律歷門）王曰同齊也律六律也（釋文○玉海六卷律歷門）傳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疏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季頒告朔于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橈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始作甲子紀日每六十日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類故須合之律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卽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于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鐘之管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于律也

案曰鄭云律陰呂陽律也者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大合樂彼注六律合陽聲者六同合陰聲者又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彼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陰呂卽六同陽律卽六律也漢律歷志一黍爲一分疏作千二百黍爲一分漢志合龠爲合疏作十龠爲合皆誤也（合龠當卽兩龠若十龠爲合則一合乃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毋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爲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爲斤若十龠爲合則一合乃有五兩一升有五十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卽以今市中所用量校之米一升僅得一斤零三兩稍米與黍其性輕重未詳然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甚遠必無此事儀禮旣夕朔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四兩強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釋文曰贄音至本又作摯○案曰說文六下貝部無贄字新附亦無十二上手部摯握持也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摯皆從手周禮大宗伯六摯亦從手孟子又作質古字同用）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卽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二卷○詩二之二卷鄘風匏有苦葉疏○又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周禮十七卷春官序官疏○禮記卷首疏○又四卷曲禮下疏○又六卷檀弓上疏○公羊傳隱八年疏○論語二卷爲政篇邢昺疏○張存中論語通證上卷約鄭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張守節正義○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又八十七卷圭璧門）馬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贄二生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嫡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尙書疏○王與之周禮訂義三十五卷○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傳曰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器謂圭璧疏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五禮謂此也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元黃者孔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王肅云云王肅之注尙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

案曰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者此巡守所修故以爲五等諸侯之禮馬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僞孔傳從之攷春官大宗伯五禮修之平日何待此時馬及傳非也且鄭六藝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然則鄭以五禮之名起于周唐虞未有也鄭又云三帛所以薦玉也云云者鄭以三帛卽玉之繅藉也後漢陳寵云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故正義云如鄭意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尙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尙白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尙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尙赤少皡以十二月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尙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尙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義以上未聞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義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義以下又春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尙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尙赤以夜半爲朔鄭說見公羊傳正義及史記集解所述三正之色最爲有據繅藉所以薦玉此巡守覲后所重瑞玉故屢言之馬王說三帛五器與鄭異皆非也

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案曰如西禮公羊疏鄭作如初釋文云如西禮馬本作如初釋文用王肅本今本乃開皇購得之方興本又何休公羊注引此經至于北嶽如西禮下多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嵩字說文所無何休所引又若可信未知其審）

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公羊隱八年疏○杜佑通典五十四卷）馬曰卒乃復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卒終復還也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疏曰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于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已臣者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鄭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于東巡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

案曰鄭云卒已也云云者鄭以每巡一嶽禮畢卽歸後乃更去其義則鄭自說之詳見下節也馬及僞孔非是

歸格于藝祖用特

鄭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嶽卽歸也如尙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嶽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嶽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我將疏○通典五十四卷吉禮篇○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馬曰藝禰也（釋文）傳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案曰鄭云藝祖文祖猶明堂者說詳上文馬以爲禰廟非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鄭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季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季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釋文○林之奇尙書全解二卷○禮記十一卷王制疏○衛湜禮記集說二十八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海七十卷朝儀門）馬曰四朝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釋文）傳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季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季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季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季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季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季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季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分爲四部四季乃徧總是五季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皆是也馬以四朝卽指四面朝于方岳王與馬同僞孔傳又襲其說然天子巡守而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卽上文肆覲東后之事此處何用複述傳強爲回護云將說敷奏故申言之而疏又附會云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亦自知辭窮矣且此若以爲朝之正禮則諸侯竟不一至京師耶若非正禮則經何但言巡守之朝而朝之正禮絕不一及耶抑豈來朝京師遂不必敷奏耶皆謬也王制云天子五季一巡守鄭彼注云五季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季一巡守五季專是虞制鄭所傳尙書虞夏同科故連言夏周十二歲則鄭據大行人其夏殷彼疏依鄭志當六季一巡守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疏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肇十有二州

鄭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更爲之定界（釋文二十九卷爾雅釋地音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一百八十卷州郡篇○玉海十七卷地理門○通鑑地理通釋一卷）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于是爲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林之奇尙書全解二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一百七十二卷州郡篇○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卷州郡部○案曰御覽誤作范寗○玉海十四卷地理門○又十七卷○通鑑地理通釋一卷）王曰舜爲冀州之地太廣分置并州至夏復爲九州省并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并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十三卷河東道太原府○樂史太平寰宇記四十卷河東道并州○案曰王肅此條李吉甫摘取之故無全文）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

案曰鄭馬云云者冀沇青徐揚荊豫梁雍夏制也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沇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注此文與職方禹貢竝不同疑是殷制職方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沇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鄭彼注云此州界揚荊豫沇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公彥疏云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蓋冀沇荊揚豫雍唐虞三代之所同餘州沿革互異今此經云十有二州鄭馬卽據禹貢釋地職方之文推而知之故孔穎達疏云王者廢置理必相沿職方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爲之釋地無梁青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爾雅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地知分青州爲之則此十二州自是九外益三也又鄭馬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孔傳同故疏云禹之治水舜攝位元季九州始畢當是二季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晉書地理志亦云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乃漢地理志則云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宋書州郡志亦云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諸說皆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前當從鄭馬說疏又云居攝之時置十二州其後終舜之世常然故下文敘卽位後事亦云十有二牧若宣三季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卽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如禹貢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鄭曰濬水害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鎭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禹治水功成後尙有流川未通利者亦足爲害故濬之上文肇十二州封十二山皆禹治水功成

後事則此亦治水功成後事非方治水事禹自述其功云予決九川距四海又云濬畎澮距川次第分析言之甚明也若然受終以後歷敘新政而不及正敘禹治水但言濬川者剔有禹貢避重出也

象以典刑

鄭曰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小學紺珠八卷）馬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疏曰易繫辭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刑用不越法

案曰鄭云云者此句乃爲下諸文之綱故鄭以正刑五兼流宥鞭扑贖言之傳與鄭合也正刑五者墨劓宮刖殺見周禮秋官司刑掌戮諸職其實則起唐虞以前考苗民之劓刵椓黥用以殺戮無辜故舜遏絕之非謂不用五刑此經所言及下文五刑有服皋陶謨五刑五用皆是也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鄭注司刑引呂刑以爲卽夏時之法又多方劓割夏邑此夏之刑也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康誥無或劓刵人此商之刑也然則肉刑三代亦皆有之馬融云云說與鄭異馬本大傳彼文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云唐虞象刑犯黑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漢文帝十三季下令曰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諸說皆以象刑爲畫象之象其言出于戰國奸民游士之口故荀卿非之曰世俗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爲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所謂象刑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然則象刑卽五刑斷從鄭注爲正也

流宥五刑

鄭曰其疑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尚書疏）馬曰流放宥寬也三宥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謂君不盡刑殺宥之以遠方（尚書疏○王元亮唐律疏義釋文一卷）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案曰鄭云云者禮記云屛之遠方東方曰寄南方曰棘終身不齒左傳云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其刑次于大辟如四凶罪最大援八議之法以流宥之但貸其死而已其墨劓剕宮皆有流宥則當按道里之遠近以爲其罪輕重之差也馬以流宥爲幼少老耄惷愚此乃三赦之法在秋官司刺直赦之而不刑者不得爲流宥馬注非也

鞭作官刑

馬曰官刑爲辦治官事者爲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案曰馬云云者疑若漢唐以下少府軍器監等官有造作不如法用此刑疏引秋官條狼氏大夫不關鞭五百及左傳鞭徒人費等恐皆非也

扑作教刑

鄭曰扑檟楚也扑爲教官爲刑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疏）傳曰不勤道業則撻之疏曰學記云榎楚二物收其威鄭云榎槄也楚荊也二物可扑撻犯禮者

案曰鄭云扑檟楚也者檟夏古字同檟卽槄也爾雅釋木槄山榎郭璞云今之山楸是也

金作贖刑

馬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贖罪疏曰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金鐵不同者古金銀銅鐵總號爲金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梟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劍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駮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四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于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于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

案曰馬云金黃金也者謂銅也禹貢金三品鄭云銅三色是銅赤金古贖罪用銅也呂刑鍰字本鋝字彼傳六兩下脫去太半兩三字千鋝當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云三百七十五斤者誤辨詳呂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鄭曰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案曰鄭云終身以爲殘賊者鄭以賊爲掩義隱賊寇賊姦軌之賊也孔訓殺如鉏麑賊趙盾之賊非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案曰恤史記作靜徐廣曰今文云謐攷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誐以溢我廣韻引云誐以謐我襄二十七季左傳又云何以恤我溢與謐字相類謐又與恤通故左傳作恤然則此經古文作恤與今文作謐本通而史記作靜則以訓詁代經文也）傳曰舜陳典刑之義敕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流共工于幽洲（案曰洲鄭注禮記引堯典作州漢地理志十二州師古曰水中可居曰州此本爾雅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曰州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說九州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爲名又說文州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古文作州臣鉉等曰今別作洲非是古九州與州渚皆作州今本爾雅毛詩尚書皆俗人妄加水）

鄭曰幽州北裔（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疏）馬曰幽陵北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鄭云幽州北裔者舜分燕以北爲幽州是北裔也下文崇山三危羽山竝言山此不近大山故但以州言之當日必實有一地以流之但已無攷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卽今密雲縣恐臆說也

放驩兜于崇山

馬曰崇山南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崇山南裔者與上文北裔相對但今鄭注已佚耳鄭必與馬同也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則其地亦不可的知也杜佑云在澧州澧陽本漢零陽地今爲澧州永定縣恐臆說也

竄三苗于三危（案曰說文卷七下宀部㝸塞也从宀𣪠聲讀若虞書㝸三苗之㝸麤最切又穴部竄匿也从鼠在穴中七亂切凡自匿曰竄納之穴中閉塞之曰㝸二字音義全別此經本作㝸作竄者俗包改也）

馬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三危西裔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三苗國名也者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史記云三苗在江淮荊州是國名也又云三危西裔也者鄭禹貢注引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孔穎達云地記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則三危自是西裔但今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大山亦多不知當以何山爲鄭所指之古三危闕疑可也杜預注昭九季傳云三危在瓜州今敦煌攷敦煌卽今縣屬甘肅安西州如杜說則三危在河之北與鄭不合恐非也

殛鯀于羽山

馬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殛誅也者說文卷四下歺部云殛誅也卽引此經爲證是也又云羽山東裔也者禹貢徐州蒙羽其藝卽此羽山昭七季左傳鄭子產對晉韓宣子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續漢郡國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卽羽泉也俗謂此山爲懲父山晉書地理志亦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之西今屬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卽漢舊縣是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案曰陸德明云罪本作辠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爲罪說文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臣鉉等曰自古以爲鼻字故从自罪捕魚竹网也凡秦以前書罪皆卽辠字也）

鄭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驩兜爲渾敦共工爲窮奇鯀爲檮杌三苗爲饕餮禹治水旣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尚書疏○又約鄭義○襄二十一年左傳疏）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尚書疏○襄二十一季左傳疏○案曰王此條或在聖證論）傳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

案曰鄭引左傳者文十八季文又云禹治水旣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者四罪在治水功成後故列舜居攝之後堯殂落之前其次序按經自明也僖三十三季左傳晉臼季對文公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季祁奚謂范宣子曰鯀殛而禹興此特爲舉賢不拘族類而發其文不必泥王肅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案曰說文卷四下歺部引此經作放勛乃殂落）

傳曰殂落死也堯季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季則華夏可知

案曰自釐降二女以下至納于大麓皆舜徵庸事自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舜攝位事徵庸二十載攝位八載時堯委政于舜故總之云二十有八載孟子引此趙岐注言舜攝行事時未爲天子也又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趙岐注二十八季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史記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季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季按上文堯欲巽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季史記與經合鄭說同此的然可據者也孔傳乃謂堯季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而得舜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受終至堯崩二十八載堯壽一百一十七歲十六卽位書傳皆無此言孔穎達已疑之其以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合爲三十載改下文二十字爲三十以就其說尤爲誣妄惟王肅與之同皆非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王曰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夏而上皆寅正（尚書疏○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傳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三季喪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案曰鄭以月正爲改正而王云夏以上皆寅正鄭以文祖爲明堂而僞孔傳以爲祖廟二義不同當以鄭爲正說已詳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案曰說文卷十二上門部𨳡虞書曰闢四門从門从𠂇今作闢晉人改）

鄭曰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詩四之二卷鄭風緇衣疏）傳曰詢謀也謀政治于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疏曰論語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行之所由故以言仕路

案曰鄭云云者傳與鄭同論語鄭注言弟子從我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故疏引以證四門四門卿士所居卿士職出政教薦賢其首務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釋文曰難乃旦反）

鄭曰能恣也（詩十七之四卷大雅民勞疏○陸德明經典釋文七卷毛詩音義下○案曰詩疏引此誤作無遠注）王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尚書疏）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于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于四夷皆相率而來服疏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

案曰鄭云能恣也者詩柔遠能邇傳云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疏云尚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是也王及傳以柔與能皆訓安非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鄭曰載行也（尚書疏）馬曰奮明庸功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載事也成也（尚書疏○文選二十卷顏延季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案曰鄭云載行也者說文載乘也从車𢦏聲引易大車以載是有行義周語登季以載其毒韋昭注載行也是也王及傳

非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鄭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强法必有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賈公彥周禮疏序○又三十九卷考工記疏○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傳曰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案曰鄭云云者周禮冬官爲司空周官必因前代且此司空主平水土與周司空執度度地職同知司空是冬官但司空之名始見于此上文惟有共工無司空知初時冬官爲共工也鄭上文注云共工水官名以行言爲水官以時言爲冬官也又十八季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主后土卽是平水土知禹在八愷內舜所舉服虔注左傳亦以八愷爲禹垂之屬也改命司空云云者初時冬官爲共工惟禹治水有司空之名故知欲寵異禹特改官名也云舍司空爲共工與虞者周禮司空主事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非司空鄭以虞與共工並言者以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益但佐禹而已禹既宅百揆舍其舊職知虞與共工皆舍故更命垂益分任其職不得以周禮爲難也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馬曰懋美也（釋文）王曰懋勉也（釋文）傳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案曰馬王云云者懋訓勉見說文心部而懋與茂通是有美義也傳云稱禹前功命居百揆者禹平水土實堯時事舜卽眞時水功成久矣知是舉前功也魯頌閟宮疏申鄭箋意謂禹宅百揆乃天官是由冬官升居此職天官冢宰六卿之長事無不統舜本由百揆進而居攝今卽位命官首使禹宅百揆是亦攝位之端也足明此經是與其司空之前功以申百揆之新命或謂古者三公或兼六卿或兼師保傅或兼四岳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滑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溝瀆雍遏水爲民害責之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三公兼六卿也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三公兼師保傅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是三公兼四岳也說見周禮地官序官禮記文王世子大戴禮保傅書序周官時洪水雖平然功緒猶有未竟司空非禹莫任故使以百揆兼領之殆卽三公兼六卿者此說非也鄭注明言禹登百揆舍司空百揆是天官卽或三公兼領但領太宰司徒可矣若又領司空是六卿兼其三三公兼其二必不然矣經言汝平水土實是舉司空前功以申百揆新命非留司空舊任而重加戒飭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案曰說文卷八上㐺部臮眾詞與也从㐺自虞書曰臮咎繇今本晉人改）

鄭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季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尚書疏○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賈公彥周禮疏序）傳曰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

案曰鄭云稷棄也者棄是后稷之名事見詩生民及閟宮也又云初堯天官爲稷云云者說已見前傳云稽首首至地者太祝辨九𢷬一䭫首二頓首三空首注云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三者相因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爲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卽舉故名頓首稽首者稽謂稽留之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稽首頓首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卽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用之也

帝曰俞汝往哉

鄭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敕使往宅百揆

案曰鄭云云者意與僞孔同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案曰阻馬作祖）

鄭曰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于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思文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祖始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七卷毛詩音義下）王曰阻難也播敷也（尚書疏○釋文）傳曰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于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案曰鄭云阻讀曰俎阻厄也者此字古文必作且宣和博古圖卷二周穆公鼎雝公緘鼎凡皇祖祖考皆作且古金石文類此甚多故馬作祖訓爲始但說文卷十四上且部云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俎从半肉在且上是且俎同物故鄭讀若俎而俎音與阻同因訓爲厄王肅竊其義改訓難僞孔襲之但竟直改爲阻則非是引鄭者亦就僞本其實鄭注必是且讀曰俎云云也又讀時爲蒔解爲種蒔者說文艸部云蒔更別種是也鄭又云始者洪水時云云者鄭意亦以此經爲舉棄前功也棄爲后稷自堯時已然中候握河紀堯卽政七十二季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也孔穎達云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于邰必是堯封故毛鄭皆以爲堯周本紀乃云舜封棄謂后稷之號亦起舜時不可信也又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爲大司馬故鄭元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孔穎達疏云堯典說舜命羣官禹宅百揆天官也契爲司徒地官也伯夷爲秩宗春官也咎繇爲士秋官也垂爲共工冬官也惟棄襃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穎達此疏中衍鄭義最確此經雖舉棄播穀之前功其實棄此時已爲司馬矣據鄭說堯時天官爲稷棄爲之其後當因夏官司馬之人卽命棄改領其職葢古者兵農不分軍將卽命卿卒伍卽農民棄旣長于農事宜作此官棄旣爲司馬則天官虛位此舜所以求宅百揆者而以命禹也下文惟明克允下鄭注以稷契皋陶三官皆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二十二人下鄭馬注皆以稷契皋陶不在舜新命二十二人之數然則棄不但爲稷官在堯時卽爲司馬亦在堯未崩舜未受終以前故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愻字注云順也引唐書五品不愻以證此古文也晉人改孫唐衞包又改遜也）

鄭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五教五品之教（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五品五常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敎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案曰鄭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者文十八季傳舉八元使布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契在八元中也祭法契爲司徒而民成注云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是也王云五常卽五教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

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夏華夏

案曰鄭以猾爲侵亂者晉語齒牙爲猾韋昭注弄也方言卷十云小兒多詐謂之猾是侵亂也但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滑荀子成相云無鈹滑史記滑稽楊倞司馬貞皆訓亂是也

寇賊姦宄

鄭曰强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傳曰羣行攻刦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敎所致

案曰鄭云由內爲姦起外爲軌者成十七季長魚矯對晉厲公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是姦軌固有內外之分左與鄭不同者所傳本異也鄭以宄作軌史記亦作軌者隱五季臧僖伯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軌法也以軌爲宄猶以治爲亂也

汝作士

鄭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尚書疏）馬曰士獄官之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士理官也疏曰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爲官名月令命大理昭十四季左傳叔魚攝理是獄官爲理官也

案曰鄭云云者釋詁文及秋官序官士師注義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鄭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尚書疏）馬曰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旣伏五刑當就三處（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疏曰魯語云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故大者致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朝市國語賈逵注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于朝士已下于市傳義亦當然也

案曰鄭馬以三就爲原野市朝甸師者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宥之三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甸人掌郊野之官不于市朝者刑于隱處不以滅同類示國人也然則甸師正刑人處之一不容遺漏故鄭馬以此配原野市朝爲三就王肅亦同僞孔傳則據魯語改之傳多取馬王而間立異以泯其迹此解是也但魯語五刑一甲兵則征討諸侯刑之至重不在五刑內者也二斧鉞則大辟也三刀鋸則剕宮也四鑽笮則墨也五鞭扑則又至輕亦不在五刑內者也與尚書五刑不同又魯語原野指用兵征討市朝方指斧鉞等鄭馬則以原野爲用墨劓等刑處所之一又各不同作僞傳者不知鄭馬之意又未明魯語與書不同妄引爲說非也又三就兼五刑言疏云專指死罪餘刑可不拘者亦非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案曰王制釋文宅鄭知嫁反王如字）

鄭曰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鎭服蕃服也（尚書疏○又周書立政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陸德明經典釋文十一卷禮記音義○賈昌朝羣經音辨三卷）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八議之辟不忍殺宥之以遠（尚書疏）傳曰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案曰鄭以宅爲懲艾之器者孔以宅卽居文義複疊史記作度亦似紆回故鄭破讀也鄭又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云云者以夷鎭蕃于九服爲遠故分爲三居也傳則以爲一四裔二九州之外三千里之外疏云四裔最遠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卽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敎者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棘寄于邉遠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卽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據其遠近其實一也愚謂傳疏非也調人云云乃謂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卽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耳此乃赦後之事非刑法之正何容牽合以爲三居之制其上文言過而殺傷人此爲赦令所及則亦過而殺傷人者耳若非過殺赦尚不及安得有辟讎之事三居者乃是平日執法定罪因其于八議猶有可援故入之五流與調人赦後事迥別且其中竝無九外之外一條則不可執以附會孔傳明矣況入學不率敎猶且屛之九州之外此犯五刑者皆罪惡重大本當斷肢體刻肌膚今乃但徙之千里之外何足蔽厥辜耶當從鄭居之夷鎭蕃爲確馬王卽傳所本皆非也

惟明克允

鄭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賈公彥周禮疏序）馬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尚書疏）傳曰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使咸信服無敢犯者

案曰鄭云三官者稷契皋陶也云述其前功者說詳上文

帝曰疇若予工

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

案曰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者百工之官冬官也禹爲之今升宅百揆此官虛矣故又求人也

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釋文曰垂如字徐音睡）

馬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垂臣名共謂共其職事

案曰據鄭以司空之名專爲禹設禹旣升天官此官還爲共工不名司空垂爲之馬以垂卽爲司空非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釋文曰與音餘）

傳曰殳斨伯與二臣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敎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案曰馬云云者小雅皇皇者華毛傳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地官大司徒鄭注同是也

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疏曰僉鄭馬王本皆作禹）

鄭曰言朕虞重鳥獸草木（尚書疏）馬曰虞掌山澤之官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言朕虞云云者鄭意以朕虞爲官名疏謂其本于王莽立予虞之官不可信然史記亦云于是以益爲朕虞是鄭說本古義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釋文曰羆彼皮反）

傳曰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中疏曰文十八季傳八元有伯虎仲熊卽此也虎熊在元凱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內臯陶卽庭堅益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下爲此言者伯夷姜姓不在元凱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虞世南北堂書鈔八十卷○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二卷禮儀部）

傳曰三禮天地人之禮

案曰鄭馬及傳云云者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鄭注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之禮吉禮是也此典三禮在虞爲秩宗在周爲大宗伯大宗伯所掌多矣但言吉禮者舉重以該其餘唐虞未必卽有吉凶賓軍嘉之名也

僉曰伯夷

傳曰伯夷姜姓疏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是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鄭曰主次秩尊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案曰鄭云云者秩當作豑說見上文宗之言尊舉尊以見卑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釋文曰寅如字徐音夷）

傳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傳曰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案曰說文卷十四下古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敎育子大司樂鄭注云舜命夔敎育子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然則鄭大司樂注本作育後人據東晉尚書改之鄭于王制注引此經亦作胄者亦後人改而鄭尚書必作育與說文同古文苑卷十五揚雄宗正箴亦云育子但爾雅育胄皆訓長馬亦作胄則作胄亦通）

鄭曰胄子國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釋文○徐堅初學記十五卷樂部○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三卷樂部○案曰釋文初學記竝作王注同于鄭者御覽下添古者司樂以敎國子八字所據乃明萬歷元季倪炳刻非善本要非孔傳故姑附此）馬曰胄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釋文）傳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敎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案曰鄭云胄子國子也者春官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彼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彼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敎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矦攷此經胄子孔傳以爲元子至卿大夫子弟大司樂鄭注以爲公卿大夫之子弟孔則遺卻公矦之子鄭亦似遺卻王大子王子二者所說皆不備惟王制之文最爲詳悉然大司樂樂正皆言國子則鄭意固兼王大子庶子公矦卿大夫子弟大司樂注特舉卑以見尊省文耳孔穎達云云王大子乃云王子知王子是庶子羣后以下卽云卿大夫士無諸矦之文知羣后是三公及諸矦也又自羣后以下庶子不在其內故大司樂國之子弟賈公彥云弟者王子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是也

直而溫寬而栗

馬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馬以栗爲戰栗者論語八佾篇義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曰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敎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

鄭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詩譜序疏○又一之一卷關雎序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案曰下一句史記注作馬注）傳曰謂詩言志以導之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案曰鄭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云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鄭彼注云云者本志無此本于內不能爲樂也又詩譜序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也鄭又云永長也者釋詁文又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者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是也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案曰說文卷二下龠部引作龤）

鄭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也（詩譜序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以和

案曰鄭云云者旣長言之則有宮商角徵羽五聲淸濁不同猶恐其聲未和乃用律呂調和五聲使應節奏周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春官太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

神人以和

鄭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神不特祖考人不特羣后故曰一隅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案曰釋文非也）

鄭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春秋公羊疏二十八卷哀十四季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

傳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者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案曰鄭云石磬也者樂記石聲磬是也又云服不氏云云者夏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凡祭祀共猛獸是也又云音聲之道與政通者樂記文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釋文曰堲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

鄭曰所謂邑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三國志四十七卷吳主傳裴松之注）傳曰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過絕之

案曰鄭引邑取仁而行違者論語顏淵篇文殄爲絕震爲動師爲衆者皆釋詁文震爲動亦詩大雅生民篇毛傳文堲爲疾者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垐字重文堲字注云古文垐从土卽堲疾惡也卽引虞書此文以證是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案曰此稱爲尚書注孔無之此書引孔皆稱孔傳獨此稱注疑必鄭注）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疏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納言喉舌之官也

案曰鄭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者後漢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蓋秦置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儀云尚書令主章奏事秩千石故李固以爲出納喉舌之官鄭舉漢法以況也大雅烝民王之喉舌彼毛傳以爲冢宰則與此納言不同天官宰夫之職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云敘諸吏之職事二者之來則辨理之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宰夫下大夫爲之本與小宰俱爲冢宰之貳疑卽此納言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鄭曰十二牧禹垂益伯夷夔龍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二十二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尚書疏約鄭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稷契臯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

案曰鄭以十有二牧及禹垂等十人爲二十二人者馬說與孔傳同皆數四岳在內鄭則不數四岳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代之蓋四岳之官內則爲王朝之卿外則爲諸矦之長非有定職皆以他官兼攝如羲和六子爲六卿亦爲四岳放齊共工讙兜鯀四人王朝卿也亦爲四岳上文曰覲四岳羣牧雖岳牧竝稱其實當州之牧自是外諸矦之長而四岳則介乎內外臣之間兼攝者多此時舜命羣官據魯頌疏申鄭義以周禮六官分配禹契伯夷棄臯陶垂六人此六人中當卽有兼四岳者共工讙兜等流放後自須以賢代之且堯之巽位不咨餘人特咨四岳舜此時求宅百揆求典三禮亦特咨四岳知此官本尊而以他卿兼攝舉四岳足以該衆官故也舜旣特提出咨四岳則不在命官數中可知新君卽位岳牧自必咸赴京師若四岳果僅爲諸矦之長則舜之新命先外後內殊非其次其所以首咨四岳者實以四岳乃六卿所兼故也鄭明知馬以岳牧與禹垂益伯夷夔龍消配停勻適合二十二人之數反置不用寧取無命之殳斨等四人充數知四岳有斷不宜入此數者耳鄭注不可易也（五帝本紀補一句云舜遂以朱虎熊羆爲益之佐然則殳斨伯與爲垂之佐可知雖非特命亦各有職故宜在二十二人之數）

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傳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季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攷績法明衆功皆廣

分北三苗（釋文曰北如字又音佩）

鄭曰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三苗爲西裔諸矦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北猶別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三國志五十七卷吳虞翻傳裴松之注○宋景文筆記中卷）王曰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尚書疏）

傳曰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案曰鄭云云者古文北字从二人作𠔁別字重八八作𠔁二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八部云𠔁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𠔁部曰𠔁古文別許愼學于賈逵而逵傳古文尚書鄭亦從逵故用其讀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乃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又訓北猶別誠可怪也愚謂鄭正釋古今字同有何可怪分𠔁三苗卽上文五宅三居故鄭云分析流之其義最精虞駁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案曰晚出本庸絕句位絕句二十作三十當從疏所引鄭注改）

鄭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季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季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爲五十季舜季一百歲也（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案曰劉恕所引鄭注二十誤作三十○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王曰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季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季凡三十歲也（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傳曰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季攝位二十八季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季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季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季凡壽一百一十二歲疏曰上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季云二季者其一卽是徵用之季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季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舜卽位五十季從格于文祖之後數之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過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季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季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季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季是舜季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季是舜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是在位五十季其文明矣鄭元云云史記云云皆謬耳

案曰鄭云云者此篇前文有鰥在下時舜季三十無妻卽舜生三十是也釐降二女至納于大麓皆徵庸二十季中事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攝位八季中事三載過密是居堯喪事格于文祖至三考黜陟皆卽位三十九季中事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季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季而堯崩三季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云云又云舜季二十以孝聞季三十堯舉之季五十攝行天子事季五十八堯崩季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季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所云攝位八季居喪三季卽眞三十九季合計之五十季卽在位五十載是也與鄭說合蓋太史公親問安國所載多古文說鄭傳孔業故先後符合如此開皇購得之姚方興所上孔傳乃改二十爲三十以舜生三十徵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以歷試二季攝位二十八季爲在位謂在臣位也五十載者卽眞之季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季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季凡壽百一十二歲按此說乃以乃言底可績三載與二十有八載合爲三十不知底績三載猶云三載考績此本唐虞之成法所謂三載不過言其底績之效可見者如此耳非歷試僅三載也夫三考黜陟至愼也鯀治水九載乃知其弗成以天下畀匹夫何等大事乃定于一考之後乎且在位自是帝位何云在臣位乎

其以五十載爲卽眞之歲特因大禹謨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與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秊合之爲五十耳大禹謨係東晉晚出僞古文本不足信卽使足信亦安知舜位八秊居喪三秊不在此三十三載中乎孔傳非也傳以陟方爲蒼梧者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鄭志焦氏問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者何張逸答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是也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鄭曰皋陶下屬爲句（尚書疏） 傳曰順考古道以言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聽明以輔諧其政

案曰鄭以皋陶下屬爲句者鄭于前篇解稽古爲同天堯德則然皋陶人臣不可以同天言之則此經稽古不得與皋陶連讀也曰若稽古四字想典謨諸篇皆有之其實同天者惟堯餘篇相承用爲標首有文無義故逸周書武穆解亦以四字發端又周頌譜疏引中候握雒貳有曰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古史文義蹇拙難以意量也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皋陶此讀則與鄭異其義非也皋陶古皆作咎繇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所引虞書今本乃晉人改也傳以謨爲謀者言部及爾雅釋詁文也

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釋文曰身修絕句）

傳曰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釋文曰惇切傾都見反○案曰說文無勵字古作厲）

鄭曰敘次序也庶衆也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尚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裴駰集解○三國志三十二卷蜀先主傳裴松之注○文選五十九卷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李善注） 王曰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尚書疏） 傳曰愼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

案曰鄭云敘次序也者鄭璞釋詁注云敍謂次序是也又云庶衆也厲作也者皆釋詁文也王云砥礪疑非也

禹拜昌言曰兪

傳曰以皋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傳曰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鄭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尚書疏作馬注○史記夏本紀集解作鄭注） 傳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案曰鄭云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者此經言驩兜有苗四凶己舉其二又言巧言令色孔壬孔傳以巧言爲靜言庸違令色爲象恭滔天則是共工之行也又訓孔爲甚則孔壬卽甚佞皆是陰險柔惡正類共工若鯀之方命圮族乃是剛強之惡楚辭亦言鯀悻直以亾身不與巧言令色孔壬相似然則禹于四凶舉其三獨不及鯀故鄭以爲子爲父隱也知孔壬卽甚佞者莊十有七秊經鄭瞻自齊逃來公羊傳云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尒疋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然則孔壬卽甚佞也佞讀爲秊（天王殺其弟秊夫左傳作佞夫）故國語與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故讀爲秊秊讀爲壬（說文郔从邑秊聲讀若寧又秊从禾千聲千與秊同音） 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俗人疑孔壬之說遂以爲共工名其妄如此王逸天問注云康回共工名亦誤） 齊田謂之齊陳旣同物又同音此古訓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傳曰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釋文曰擾而小反徐音饒）

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强三者相類卽洪範云剛克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擾馴也致果曰毅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疏○三國志四十三卷蜀志注） 傳曰注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愨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爲毅行正直而氣溫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無所屈撓勤必合義疏曰亂治釋詁文周禮太宰以擾萬民鄭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致果爲毅宣二秊左傳文

案曰鄭云擾謂擾順又云擾馴也者疏引太宰注是也夏本紀劉累學擾龍應劭曰擾音柔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又張揖廣雅云馴擾也然則擾爲順又爲馴也夏本紀亦載此經之文徐廣曰擾一作柔攷玉篇云犪馴也尚書犪而毅如此然則此字本作犪因隸變通作擾而犪本音柔說文云犪牛柔謹也从牛夒聲又云瓇玉也从玉夒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櫌桑櫌桑柔桑也故應劭以擾龍之擾音柔而徐廣于此擾字亦云擾一作柔也今人讀爲而小反非也鄭又以此經分配洪範又用三德每取此三德配彼一德三三而九而又言九德之次云云者彼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蔾卦傳云乾剛坤柔則剛是天德柔是地德正直是人事禹其所演三德先人事後天地而皋陶言九德則從柔而至剛二者理是一而序次不必同也若然旣寬柔擾配柔克愿亂直配正直簡剛強配剛克則擾當在寬柔下今乃在愿亂下故鄭解之以爲皋陶隨便言之也鄭又以此經屢言而每德必以一德輔成故言人性有上不必有下上下相協乃成德以釋經而字之意也傳以廉爲廉隅者馬論語注云廉有廉隅僞行云砥厲廉隅是也鄭禮記注引廉作辨有廉隅卽有分辨之意但不知鄭何所從也傳又以塞爲實者塞本作𡫳說文卷十下心部𡫳實也从心塞省聲卽引虞書剛而𡫳以證是也毛詩秉心塞淵箋塞充實也又王猶允塞箋守信自實滿𡪀鈇以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剛健篤實斯爲美也隸變𡫳字廢不用故尚書毛詩與後漢祢壽第五倫陳寵等傳凡𡫳字皆改爲塞也

彰厥有常吉哉

鄭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尚書疏） 王曰明其有常則善言有德常有恒也（尚書疏） 傳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案曰鄭以吉爲善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王孔同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釋文曰嚴馬徐魚檢反）

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五卷） 馬曰浚大也亮信采事也（釋文○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二十卷顏延秊皇太子釋奠會詩注） 傳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案曰鄭云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者三德六德皆臣事亂而敬以下皆正直及剛克文言傳云坤至柔而動也剛初三五動卽生陽故動剛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惟剛乃有功容悅順從非正故乾二升坤五坤五降乾二坎離交成旣濟若兼九德則天子之事寬者君德列九德首故鄭不以爲臣德洪範亦退居三德末也馬云浚大也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浚杼也又㵐漉浚也浚乾漬米也孟子浚淅而行然則浚乃以水漉物澄汰垢濁存其精也精且深必大故馬云大也又云亮信也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諒信也無亮字卷八上人部云倞彊也疑倞與諒通而譌爲亮說詳無逸采事也者釋詁文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釋文曰僚本又作寮）

鄭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尚書疏○案曰馬王同釋文作馬） 傳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竝在官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案曰鄭云才德過千人爲俊者說文卷八上人部義也史記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同百人爲乂未詳也傳云師師相師法者微子師師傳同彼見黨惡此美同德也桓寬鹽鐵論卷二剌復篇云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其政恢卓可爲卿相其政察察可爲匹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鄭曰凝成也（尚書疏） 馬曰凝定也（釋文） 傳曰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疏曰五行之時卽四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

案曰鄭云凝成也者中庸至道不凝焉注云凝猶成也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案曰汗簡卷中之云隸古文尚書兢）

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尚書疏） 傳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案曰馬云云者但言一日二日有萬幾嫌似不見日日有萬幾故通其義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曰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尚書疏）

傳曰曠空也

案曰王云云者周頌臣工毛傳云工官也天亦有官故言不下治人代居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釋文曰有典馬本作五典）

傳曰天次敘人之常情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疏曰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案曰傳以勑爲正者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釋文勑恥力反字林作勅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古或借作飭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勑字高誘呂覽注云飾讀爲勑勅正也是勑有正訓也此字古本作敕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敕誡也臿地曰敕从攴束聲此經及下文敕天之命康誥云惟民其敕懋和多士云敕殷命終于帝又告敕于帝并易噬嗑象詞本皆作敕毛詩小雅楚茨旣匡旣敕箋云祝釋嘏辭以敕孝孫蓋古者敕戒之辭亦曰敕漢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告督郵何竝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始變爲勑又韓勑孔廟禮器碑勑字叔節西嶽華山碑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椽霸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云孝以勑內仙人唐公房碑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勑而諸經敕亦作勑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勑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勑音賚與敕字音義迥別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曰有庸馬本作五庸）

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尚書疏○王應麟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 王曰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尚書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 傳曰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疏曰天子至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饔餼殮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

案曰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者疏約禮文車旗衣服各有次秩周禮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五爲節禮記禮器篇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之類是也堯典五禮是天子巡守諸侯來朝而修之故鄭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此經五禮泛言平日通于天下故鄭兼天子及庶民言之王義小別傳專指五等諸侯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鄭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尚書疏約鄭義） 傳曰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案曰鄭云并上典禮共有此事者鄭意總承上五典五禮皆當同敬合恭也孔專承五禮非也鄭注無逸嚴恭寅畏云恭在貌敬在心則于此亦當寅在心恭在貌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玉海八十一卷見服門○小學紺珠九卷） 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疏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

案曰鄭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者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自天子至卿大夫凡五等詳見下文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傳曰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楙哉楙哉

傳曰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故人君聽政治事不可不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曰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案曰鄭周禮注虞辨大戴禮用兵篇注引此竝作威）

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詩十八之三卷大雅烝民疏○案曰此疏誤以此爲鄭大誓注）傳曰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者鄭于烝民詩箋引此經詩言民好懿德又言周政教光明民之所謂聰明者天亦以爲聰明則聰明自指人君有聰明睿知之德者而言傳以聰明屬天則是太誓天視聽自民視聽之義非此經意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曰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釋文曰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案曰思曰之曰疏作音越解考曰音越象氣出口○日人實反象形二字本別自古文變改二字相亂故洛誥今王即命曰釋文音越一音人實反曰刑由罰日勤釋文人實反一音越然此二字孔傳皆作音越孔傳雖出魏晉其時曰日未必相亂當從之至此思曰孔傳無解據疏則作越音）

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尚書疏）馬曰襄因也（釋文）王曰贊贊猶贊奏也（尚書疏）傳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

案曰鄭以贊爲明襄爲揚言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者說文贊見也見有明義詩譜序疏亦云贊明也襄說文云解衣耕解衣亦揚義也馬云襄因也者義見君奭及費誓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鄭以皋陶爲謙今因人成事正是謙詞則馬訓亦得備一義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案曰東晉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今就鄭氏元本）

王曰帝在上皋陶陳謨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尚書疏）

案曰王云云者承上而言王亦通爲一篇也孜孜說文攴部云汲汲也是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鄭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尚書疏）傳曰昏瞀墊溺皆因水災

案曰鄭云昏沒也墊陷也者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昏日冥也卷十三下土部云墊下也成六季疏引方言同日冥有沒義下有陷義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疏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季三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未知孰是

案曰傳云所載者四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者說文卷六上木部引虞書此文而釋之舟車外作山行乘樏澤行乘輴樏即欙省輴即輴也傳又云刊槎其木云云者木部栞字注云槎識也从木𣏟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然則此字古作栞而栞爲槎識也木部所引是禹貢與此同文孔于彼傳云隨行山林斬木通道襄二十五季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鄭元禹貢注云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是孔與鄭合也

暨益奏庶鮮食（釋文曰鮮徐音仙）

馬曰鮮生也（釋文）傳曰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案曰馬云云者內則冬宜鮮注生魚也是也下鮮食鄭云魚鼈則此鮮食鄭必以爲鳥獸此隨刊所得下決川所得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案曰古濬作容畎作く澮作巜川作巛竝見說文卷十一下く部巜部巛部谷部而巜部谷部皆引虞書此文爲證巜部作濬くく距川谷部作容畎澮距川）

鄭曰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文選十八卷馬季長長笛賦李善注）王曰九川者九州之川也（李昉等太平御覽六十八卷地部）傳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案曰鄭云畎澮田間溝也者田間水道有畎遂溝洫澮若散文則通得名溝也又云澮所以通水于川也者鄭解距川之義畎遂溝洫注澮澮又注川也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按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一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稅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畧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定爲自然川也愚謂謂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三代相因不變故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里南東其畝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此經言畎澮則遂溝洫等在其中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釋文曰艱工閒反馬本作根）

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授以水之衆鼉食謂魚鼈（尚書疏也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馬曰根食根生之食謂百穀（釋文）傳曰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

案曰鄭以艱食爲菜蔬艱厄之食者古以菜食爲艱食白虎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榮疏榮即穀字疏古蔬字（說文無蔬）穀疏上古已兼種鄭以此艱食獨爲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鼈至播種百穀意則于下烝民乃粒句見之鄭注是也馬作根以艱爲根見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亦見唐扶頌是古有此訓其義不如鄭密也

懋遷有無化居（案曰懋大傳作貿見王天與纂傳吳澄纂言）

王曰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尚書疏）傳曰化易也居謂所居積

案曰王以化爲易者繫辭傳變化見矣變化卽變易是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鄭曰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傳曰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案曰鄭云粒米也者周頌思文言后稷立我烝民彼箋云立當作粒是也乂養也者釋詁云艾養也郭璞注云汝潁梁宋之間曰艾方言云又小雅南山有臺云保艾爾後鴛鴦云福祿艾之毛傳皆云艾養也古乂艾同也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傳曰言禹功可師法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鄭曰定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疏曰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謂此類也

案曰鄭以安爲定者釋詁安定同訓止故以安汝止爲定汝所止也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

傳曰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徯待也昭明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

天其申命用休

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天又重命用美

案曰鄭以申爲重者大雅假樂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毛傳云申重也是也休爲美者釋詁文又云謂符瑞也者謂若河圖出鳳鳥至之類是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鄭曰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尚書疏）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案曰鄭云志心入禹者說文無志字禮運立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反覆而言欲禹識之于心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尚書疏）傳曰言大體若身

案曰鄭云云者作股肱則由以動作作耳目則由以視聽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是也易文言傳說坤六五云正位居體暢于四支乾二升坤五故正陽位坤五降乾二故居下體四支謂股肱六居下體故暢于四支卽臣作君股肱之義也又乾坤升降坎離旣濟坎爲耳離爲目是臣作君耳目之義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馬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敎之汝翼成我

案曰馬以左右爲助民者易泰象曰以左右民李鼎祚集解引鄭彼注云左右助也釋詁左右與助同訓勴是得轉相訓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傳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釋文曰會胡對反馬鄭作繪藻音早本又作澡粉米說文作黺徐本作米音米黼音甫黻音弗絺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陟里反○案曰說文𠌶部从首𠌶艸木𠌶也从𠂹亏聲或作荂从艸从夸況于切𠌶榮也从艸从𠌶戶瓜切又山部崋在華陰从山𠌶省聲胡化切三字音義各別𠌶古讀若敷𠌶古讀若孤𠌶古讀若後人不知竟以𠌶與山二字合爲一皆从艸从𠌶平聲讀則爲𠌶上聲讀則爲山而艸木𠌶之𠌶字則廢而不用別造花字代之又三字皆變其音此音起西域開口呼無其字以當之今此經華字當从𠌶从亏讀若敷加艸而變音皆非也會鄭作繪周禮司服注引作繢繪同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亦引作繪然疏又引鄭注云會讀爲繪則鄭本仍作會也藻火粉米說文卷一上玉部引作璪火黺米絺鄭注周禮希冕引書希繡而曰希讀爲絺刺也或作黹字之誤也然則鄭本作希但字誤實則當作絺也）

鄭曰會讀爲繪謂畫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謂刺也宗彝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紩以爲繡施于裳也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蜼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尚書疏○又約鄭義○釋文○林之奇全解六卷○蔡沈書集傳一卷○胡士行詳解二卷○王天與纂傳三卷下○陳師凱書傳旁通一卷下○周禮十九卷小宗伯疏○又二十卷春官司尊彝疏○又二十一卷司服疏○又四十卷冬官攷工記疏○禮記集說二十七卷○昭二十五年左傳疏○聶崇義三禮圖一卷○又二十卷○陳祥道禮書一卷○隋書十一卷禮儀志○金履祥通鑑前編二十二卷○董逌廣川書跋一卷○約鄭義○章如愚山堂羣書攷索四十二卷器服門冕服類○王應麟玉海八十一卷冕服門○小學紺珠九卷○文選十一卷何平叔景福殿賦李善注）王曰舜時三辰卽畫于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尚書疏○玉海八十三卷旌旗門）傳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艸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艸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章繪于衣山龍者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鄭云章讀爲獐獐山物龍水物疏云馬以畫山并畫獐畫水并畫龍鄭卽以獐表山以龍見水周制如此虞時亦當然華蟲傳云雉也華象艸

疏云艸本皆有華艸爲美雉五色象艸華也鄭注司服鷩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也疏云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也繢畫也攷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是也鄭又以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章繡于裳傳云宗彝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疏云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于器物也愚謂此言冕服之章而忽及彝尊殊覺齟齬不倫且于衣服之外添出旌旗亦無謂傳疏非也鄭云宗彝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有虎彝蜼彝據周禮春官司尊彝職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然則雞彝夏物鳥彝其類則同矣斝是殷彝黃目是周彝則虎蜼自是虞之彝器矣又彝是祼時所用祼謂酌鬱鬯以獻故云鬱鬯尊爾雅云蜼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火傳云爲火字按考工記云火以圜先鄭云爲圜形似火也康成謂形如半環然在裳二鄭說不同從鄭之說是也粉米傳云粉若粟冰米若聚米蓋傳以宗彝不在服章之列故不得不分粉米爲二以足其數謬也鄭云粉米白米也此說得之黼黻傳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刺繡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是也絺傳云葛之精者愚謂此經皆述祭服祭服元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虞亦不應有以絺爲繡之事周禮疏云希繡者孔以爲細葛上爲繡鄭讀絺爲黹謂刺繒爲繡鄭是也鄭又總說此經云自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繢刺者爲繡此繡與繢各有六衣用繢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按哀七秊左傳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鄭以粉米爲一加宗彝凡十二以法天也云至周而變易之者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云冕同者首飾尊也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鷩禅衣也毳罽衣也元謂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云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袞卷龍衣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并言之也鷩禅衣者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禅冕覲禮侯氏禅冕鄭注云禅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禅若然則禅衣自袞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爲禅衣其言不足矣云毳罽衣者爾雅毛氂謂之罽則續毛爲之若今毛布先鄭以爲毳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元謂云云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者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于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于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于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桓公二秊臧哀伯辭引之證周世日月星畫于旌旗也蛟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日月爲常）登龍于山者周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于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登火于宗彝者宗彝也若不登火于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也九章初一曰龍云云者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希刺粉米無畫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祭服衣[illegible]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于裳而已又按春官司常日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注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賈疏云三辰日月星此不言星實兼有星也（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此變而失禮者）以上諸條所說虞周異制最爲明白虞時三辰畫于衣而不畫旌旗周時三辰不畫于衣而畫于旌旗必矣乃孔傳則以虞時三辰畫于衣兼畫于旌旗其說既屬無據王肅則以虞時三辰卽畫于旌旗不畫于衣衣但自山龍以下是又反以周制爲虞制皆謬也又昭二十五秊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禮爲九文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愚謂華旣爲艸華藻又爲水艸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艸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又安在其爲毳冕揆之司服之文輾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當以鄭爲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尚書疏○書傳會選一卷○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六卷月令疏○昭公二十五秊左傳疏○）馬曰此經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尚書疏約馬義）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案曰鄭云云者五服五章尊卑之別據伏生書大傳以爲天子也諸侯也次國也大夫也士也孔傳及馬融以爲天子也諸侯也卿也大夫也士也鄭元以爲天子也公也侯伯也子男也卿大夫也三者不同諸儒皆以意說經傳竝無所據就其說考之鄭說爲是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說上遺日月星辰其謬一下遺粉米黼黻其謬二以五色爲五章旣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其謬三不分衣裳繪繡其謬四作繪爲一章其謬五璪火山龍竝合爲一其謬六鄭注大傳亦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爲黃璪水艸蒼色而以爲赤元或疑焉是則大傳之說其謬顯然孔于五服則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于作服則以爲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正義天子日月至黼黻十二章諸侯龍至黼黻八章士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五服卿與大夫不同當加黼黻爲六章孔不言略之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以尊卑差之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所尊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此說遺去宗彝其謬一粉米爲二其謬二章服之制專爲欲辨尊卑三等諸侯豈無分別正義雖以雜記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證諸侯同爲一等究屬牽强其謬三帝王之制相因周卿大夫爲一此分爲二其謬四古者尊卑降殺以兩諸侯自龍以下八章則較天子少四章太相懸絕必無此理其謬五衣從上數裳從下數鑿空無據其謬六是孔說亦不足信也惟鄭云作服者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考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意謂周制王以大裘代三辰衮卽龍鷩卽華蟲毳卽宗彝希卽粉米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則虞周之制損益相因皆降殺以兩配合甚爲有理故知鄭說是也惟上公置孤卿一人周道尙文其服與卿大夫又別虞時質朴孤與卿大夫無別皆服粉米而下以此推之則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鄭曰六律陰陽從可知也（尚書疏）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

疏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有清濁聖人差爲宮商角徵羽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聖人制六律與五聲相均

案曰鄭云云者舉陽六律該陰六吕說詳堯典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案曰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裴駰云尚書滑字作曶音忽引鄭注云云裴駰親見鄭注據其說則在治忽鄭作在治曶司馬貞索隱則云古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今云來始滑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當依今文采政忽三字相近司馬貞所謂古文卽今僞本不足信所依今文則唐時伏生本已亡亦不知其何本也且采政忽義與在治忽何別其說非是此經當依鄭作在治曶未敢輒改其義則注中詳之至漢律歷志引書作七始詠則別是一說與鄭注及僞孔氏皆不合）

鄭曰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案曰鄭云云者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注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又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杼上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荼讀爲舒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惟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又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于笏爲失忘反益笏之制其來已久自天子至士皆用之今此曶字从勿諧音从曰象形俗本訛作从日者非也說文五卷上曰部云曶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曶又曰籀文曶一曰佩也象形傳寫訛从日耳五言鄭以爲五官之言與孔異言欲采致治之言記之于曶以出納政教于五官也攷周禮六官唐虞夏商已有此制堯時稷爲天官契爲地官舜攺命禹爲天官契仍爲地官伯夷爲春官稷爲夏官臯陶爲秋官垂益爲冬官（說詳堯典）是唐虞有六官明矣甘誓言六卿是夏有六官明矣（說詳甘誓）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致貢曰享注云此蓋殷時制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正義云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爲殷禮然天官以下卽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六卿所法則有異殷以太宰爲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大宰卽爲六官也但大宰既尊故并攝隸屬大宰之官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不條出其人者略也是殷有六官明矣言五官則有六官可知故曲禮五官本殷制而鄭注虞書亦言五官也律以和聲音此正樂之事曶以備出納此知言之事二者臣皆當審聽之以助君之明也（如鄭說在治曶出納五言與樂無涉而疏云以樂音察世之治否又以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夫樂以造就人才成此五德則可若出納五言何關樂事律歷志作七始詠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原情性故舜欲聞之禮樂志文則本舜招樂也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也又安世房中歌日七始華始孟康云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以爲樂名如六英也又云五聲播于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是樂有七始及五常之言古有此說但出納二字究無著落方知鄭說之精）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傳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言我

不可弼

欽四鄰

鄭曰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一卷）傳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

案曰鄭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者禮記文王世子疏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是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傳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爲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

傳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案曰傳云云者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可以觀德行矣若不肖之人安能以中是射可以明善惡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

射賓射燕射皆有之矦之制天子大射則射虎矦熊矦豹矦畿內諸矦大射則熊矦豹矦畿外諸矦大射亦張三矦一熊矦二參矦豹鵠麋飾三豻矦豻胡犬畿內卿大夫射麋矦畿外卿大夫射矦無文其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矦諸矦射二矦卿大夫射一矦士射豻矦其燕射則尊卑皆用一矦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地官鄉大夫州長主之此經射矦主于明善惡則大射也

撻以記之（案曰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撻字注云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又重文達字注云古文撻虞書曰達以記之）

傳曰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案曰傳云云者此卽扑作教刑也周禮小胥云撻其怠慢者彼鄭注云撻猶抶也文十八季左傳云歜以支抶職抶卽撻也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槄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是也

書用識哉

傳曰書識其非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聿部云書箸也又敘云箸于竹帛謂之書識識其善惡也周禮地官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是書其善也左傳裴豹欲焚丹書是書其惡也

欲竝生哉

傳曰欲使改悔與其竝生疏曰總上三者矦明撻記書識皆是欲其竝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傳曰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疏曰禮通謂樂官爲工周禮太師瞽矇之類也樂官頌詩言以納諫詩義理或微人君聽之或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釋文曰否徐音鄙）

傳曰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案曰春秋傳奉承齊犧古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列子黃帝篇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一丈夫游之以爲苦而欲死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云音拯方言出溺爲承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說文引作抍云上舉也子夏本同漢孔寵碑亦以抍爲拯玉篇引李登聲類又作承承卽承省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傳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案曰傳以蒼生爲蒼蒼然生艸木者說文艸部云蒼艸色也是也晉書山濤謂王衍誤天下蒼生世說云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是晉人皆謂民爲蒼生然古無是訓不可施于經典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傳曰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于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

案曰傳以黎爲衆釋詁文獻爲賢者鄭論語注文也釋言獻聖也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聖賢雖不同然散文亦通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釋文曰上傲五報反字又作奡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案曰說文卷十三上糸部卷十下夰部引虞書丹絑奡）

傳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罔水行舟

鄭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尙書疏） 傳曰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

案曰鄭云云者卽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奡盪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遂取以解此經不知奡與斟鄩戰覆其舟事見汲郡紀年及天問乃所謂盪舟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失之以解此經尤非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案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堋字注引此經作堋淫與鄭不合不可從）

鄭曰朋淫淫門內（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朋羣也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

案曰鄭云朋淫門內者謂若多方言夏桀甲于內亂是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釋文曰子如字鄭將吏反○案曰說文卷九下屾部引此經作嵞山）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尙書疏）

傳曰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啓禹子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

案曰鄭云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者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是三宿也說文云九江當嵞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與鄭不合其說非也塗山者哀七季左傳云禹會諸矦于塗山昭四季左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杜預注竝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則塗山不得有二漢志九江郡治壽春有當塗矦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矦國也有禹虛續漢志九江郡治陰陵（漢注引衛宏漢官儀云治壽春宋志後漢徙治陰陵魏復曰淮南治壽春）屬縣有當塗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二志所言亦是一處杜預據刺史治而言二志據所在而言而劉昭注于當塗則云禹會諸矦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爲二將何所據考其致誤之由平阿本當塗地故晉志淮南郡（仍治壽春）平阿則云有塗山當塗則云古塗山國至宋齊但有當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離郡舊曰當塗有塗山唐志鍾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季省塗山縣入焉有塗山以上各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卽漢志之當塗宋又析置懷遠軍山在其境元改軍爲縣明仍之故明史志鳳陽府懷遠縣荊山在縣西南塗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峽閒是 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謂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考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爲淮南國武帝爲九江郡晉武帝又爲淮南郡隋開皇爲豪州大業爲鍾離郡唐爲濠州鍾離郡宋屬淮南路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卽九江）爲廬江尋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界又王莽嘗改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見漢志）後漢復故而溫嶠遂移尋陽于江南（見通志）隋又以尋陽爲九江（卽湓城見隋志）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卽今之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卽今之黃梅縣皆在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爲江西九江府治德化縣矣此禹貢九江所以溷也（詳禹貢）晉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帝初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割丹楊之于湖僑立當塗縣（見晉志） 隋屬丹楊郡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 本朝因之然則漢九江所屬之當塗卽今鳳陽懷遠縣亦在江北而其後亦移之江南今爲太平府治當塗縣矣此塗山所以訛也皇甫謐在西晉初所言九江當塗正指江北小司馬據後代所置指爲江南其誤甚矣然隋志于丹楊當塗已誤註云有塗山則亦不自小司馬始也其云在會稽者因魯語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故附會其說實則禹會諸矦何必專在一處此說尤非塗山當以在今懷遠縣爲正予弗子鄭音子將吏反者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爲將吏反列子說符篇云禹唯荒土功子產弗字列子讀子爲字此鄭氏之音所據也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釋文曰薄滂各反徐扶各反○案曰說文卷九上卩部引此經弼作堋）

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矦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矦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于周爲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于周爲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矦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治水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要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矦也其制特置牧以諸矦賢者爲之師蓋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矦百里之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尙書疏○釋文○林之奇尙書全解六卷○毛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疏○又二十之四卷商頌殷武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凡五見○衞湜禮記集說二十六卷○春秋哀七季左傳疏○陳祥道禮書三十卷○魏了翁讀書襍抄一卷○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一卷○小學紺珠二卷○羅苹路史國名紀六卷注） 馬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釋文） 王曰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記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旣有濶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季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六卷○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 傳曰五服矦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薄迫也言至海諸矦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疏曰據禹貢所云五服名數知五服卽甸矦綏要荒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制五國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也

案曰鄭云荒奄也者釋言文又云廣輔五服而成之云云者鄭意以堯時甸矦綏要荒五服服規方千里其外每服五百里自王城向外數之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之後斥地漸廣又輔五服而成之至于每面相距各五千里則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時天下方五千里者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以四千里內爲九州分爲甸矦綏要四服其外荒服曰四海禹弼成後每服各爲殘數居其閒則每服各添五百里禹貢百里賦納緫云云卽禹所添之數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仍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方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方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以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及附庸閒田是每州有一千二百國州置一牧又擇諸矦賢者爲之師以佐牧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其爲萬國畿外八州五等之爵以三等受地公矦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畿內惟有子男五十里之國無公矦伯也（王制疏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畧言非實法也趙商問云王制畿內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今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閒遂之郊部鄉大夫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不合鄭荅云王制之法唐虞不盡然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此鄭隨問而荅非事實也知者地形不可方平又有山澤不封之地知畧計爲四百國耳）春秋傳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矦也（覲禮諸矦享玉璧以帛是執玉帛也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中國耳又大行人蕃國各以貴寶爲摯見下又張逸問左傳禹會諸矦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神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矦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鄭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矦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神卽諸矦也）其外荒服謂之四海五國則立一長使各守其職（異義今尙書歐陽夏矦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愼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 又據周禮夏官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矦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大行人作要服卽蠻服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司馬九畿與此同） 分五服爲九服自要服以內爲九州方七千里鄭以此爲夏禹之舊制故注此經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矦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矦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王制注禹中國則是諸矦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義與此同） 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也鄭又謂夏末旣衰外寇內侵諸矦相并土地減國

數少殷湯承之更制天下方五千里中國方三千里（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亦分為九州畿內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周曰公邑）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而已畿外八州州方千里除去子男存公侯伯三等之爵三等受地州建公百里之國三十侯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元命包云陽成于三列于七三七二十一故舍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若封人附于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其外二千里曰荒服以封夷狄之君槩稱曰伯（詳書序巢伯之命）計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以上皆殷制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皆以功過黜陟之其無功過不滿百里者皆益滿百里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爵尊國小爵卑國大張逸不解以問于鄭鄭答云爵尊國小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國大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祿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明大于虞虢百里之意）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也其時天下復夏禹之舊域分五服為九界方萬里要服之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徒注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注云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其餘為附庸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正義州二百一十國州有千里方六用五个千里方為五等國數公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總一百四十六于二百一十國仍少六十四以男備其數必知以男備數者若不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充數不足何得更餘為附庸若然則前矦國六用千里方仍有二百里方一開方之得四个男國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仍有百里方一不盡又得一个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為一百五十一仍少五十九更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方百取五十九為五十九男國添前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仍殘百里方四十一以為附庸也知設法待有功者以稱公者惟二王後及東西大伯今八州皆封公則四公豈有三十二公乎知五者皆設法也計周制通共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殷同（孝經緯周千八百諸侯舉成數也洛誥大傳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許慎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尙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周公制禮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而廣其土（殷公侯百里周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等）增其爵（殷三等周五等）康成說虞夏殷周四代之制如此

又案曰諸儒之說各不同賈逵馬融則謂禹貢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云云乃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其矦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每面三千里四面相距為方六千里（釋文引馬說方萬里與鄭同正義引馬說方六千里與鄭異）許慎則謂自堯舜至三代地皆方萬里封國皆萬國孔安國傳則謂五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弼成之弼成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州十二師者禹治水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人功也薄迫也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謂之五長以相統治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也司馬遷夏矦歐陽氏王肅竝與孔同正義又申孔意云五服方五千里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九服五服其地則同改其法不改其地也

又案曰鄭注彌縫經傳最為詳密王肅不知而妄駁之云禹拓境廣土三倍于堯書傳無稱難可據信且其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餘均分之公矦伯子男而使甸服之外諸矦入禾稾非其義也竊謂東漸西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諸矦不得入禾稾有何依據皆謬也又云萬國舉盈數非謂其數滿萬也天地之勢平原甚少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釆合二事亦為謬矣竊謂鄭原言其大略如此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滯甚矣至以釆合二文為謬則鄭所據者萬國耳于會稽塗山何擇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總為甸服外地而百里釆以下仍為矦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慎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又謂古今尺有長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孟子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以尺有長短名異實同夏尺倍于周尺禹五千周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于今步古里大于今里此三代田制異名同實之說也但王制漢文帝博士作古謂周今謂漢不得以古為夏今為周且周尺之制見宋秦熺鍾鼎款識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詳蔡氏律呂新書）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一步六尺（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及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見唐杜氏通典刑類甲兵篇之守拒法宋趙明冶之國朝以五尺五寸為步見王貽上居易錄所載孔尚任周尺考今仍以五尺為步）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古百步為畝（亦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三分畝之二（大畝始于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古三百步為里（見宣十五年穀梁傳及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王言篇）今三百六十步為里（見唐李翱平賦書宋如唐見文獻通考王禮第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為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朱見洪武正韻今仍之）是尺數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步數雖古大今小以尺通計之仍為古小今大）王制之說殊不足據孟子云云有不可解豈孟子之時創為大畝之說者自托于復古孟子姑仍其說而遂以立論歟竊計三代盛時尺必無異禹服實萬里非方五千與方萬里之名同實異也

又案曰孔傳之謬不但如上所云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夏官職方氏云掌四夷八蠻五戎六狄之數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九夷西面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蓼蕭箋雖師謀我應注與釋地同職方及秋官布憲注與明堂位同按爾雅李巡本四海下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惟李巡有之孫炎郭璞本皆無鄭讀爾雅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明堂位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不甚明故不定）謂之四海者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釋文云海晦也言其去中國險遠稟政昏昧也）曲禮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此建五長即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是也（詩韓奕因時百蠻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周禮夷鎮蕃三服為四海總稱又為蕃國秋官大行人矦甸男采衛要之下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其君皆子男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所貴寶為摯蕃國無執玉瑞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然則孔傳之說混九州四海而為一則于文義不明以四海為四旁至海則于訓詁不合斷從鄭說為確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傳曰九州五長各道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曰歸美于二臣（尚書疏）傳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臯陶敬行九德考績之序于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案曰鄭云歸美于二臣者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亦以禹臯陶並稱故舜歸美二臣也孔傳以臯陶以下為史臣所述蓋本史記與鄭不合其說非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釋文曰戛徐古八反○案曰周禮大司樂釋文引劉昌宗讀同）

鄭曰戛櫟也戛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尚書疏○周禮二十二卷春官大司樂疏○玉海一百九卷音樂部樂器門）馬曰戛櫟也（釋文）傳曰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章為之實以糠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疏曰臯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

案曰鄭云戛櫟也戛擊鳴球已下數器者鄭以鳴球也搏拊也琴也瑟也戛擊總言櫟擊此四器明堂位揩擊鄭以為柷敔揩擊即戛擊彼下無柷敔此下有柷敔故二文異解傳以戛擊為柷敔柷敔自在下文彼此重複非也鄭又云鳴球即玉磬也者釋器云球玉也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也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郭璞注馨形如犁錧以玉石為之是也鄭又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者以下文言下是堂下則知此節言堂上之樂鄭以磬本縣堂下尊之進使在堂上儀禮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又記云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又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磬本在堂下漢魏登歌有鐘磬乃後世變禮此鳴球特尊而進之耳郊特牲說燕饗之禮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疏云匏笙也竹篪笛也人聲可貴故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夫笙與篪笛在下則鐘磬可知而彼疏又申之云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故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送授瑟鄉射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燕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大射儀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然則瑟皆在堂上儀禮有瑟無琴琴亦在堂上可知大傳云君子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瑟疑當作笙字之誤也鄭又云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相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明堂位云拊搏鄭注以韋為之充以糠形如小鼓是也伏生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以韋為鼓謂之搏拊鄭注搏拊者象其德寬和鄭以此節皆堂上之樂今云升歌是搏拊亦在堂上也此物似非貴重而亦在堂上豈以其象德寬和且可節樂與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周禮大司樂疏）馬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尚書疏）王曰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尚書疏）傳曰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疏曰祖考來至者王肅云云蓋如漢書郊祀志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云祖考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知虞賓謂丹朱王者立二代後獨言丹朱者高辛氏後無文

案曰鄭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者格古作假訓至說文人部義也舜既為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此祖考即舜之祖考也舜父瞽瞍瞽瞍父橋牛橋牛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窮蟬窮蟬父帝顓頊唐虞五廟則舜當以敬康以下為四親廟窮蟬親盡則入祧廟而顓頊為太祖馬融以此為舜除瞽瞍之喪而祭宗廟之樂或疑舜父之喪不知定在何時馬說似出臆度然下文言簫韶是時舜已自制韶樂則在為天子後孟子言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為天子瞽瞍尙在則除喪之說不為無據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上古配天專尙有德故舜郊天猶以丹朱為尸其時未有嚴父配天之禮也三代以下遂用其姓代之故夏郊鯀殷郊冥）俗人妄以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遂謂舜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瞍以上四親將于何廟祭之中庸言舜大孝何以曰宗廟饗之耶非也鄭又云虞賓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

也者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王者不臣二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是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釋文曰合如字徐音閤）

鄭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甬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有瞽疏○周禮大司樂疏○又二十三卷太師疏○爾雅五卷邢昺疏○聶崇義三禮圖五卷○玉海一百十卷音樂部樂器門○漢制攷四卷）傳曰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

案曰鄭云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者先鄭太師注云下管管在堂下此下則總目衆樂器故鄭云云也鄭又云合樂用柷云云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籈音真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白虎通馬融李巡說並同是也

笙鏞以間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生也卤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卤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周禮大司樂疏）傳曰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

案曰鄭云東方之樂謂之笙卤方之樂謂之鏞云云者此經笙鏞鄭與傳異解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者笙管中金薄葉笙管有簧故或謂笙爲簧也又釋樂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李巡云大鐘音大鏞大也孫炎云鏞深長之聲亦作庸商頌庸鼓有斁毛云庸大鐘也據此諸文傳以笙鏞爲二樂器似不誤而不知非也堂下之樂鐘磬在庭或舉以互見可矣笙鏞對舉細大不倫何取乎或乃引鄉飲酒間歌用笙則鏞又何涉乎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卤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卤階之卤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成功曰頌卤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卤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夫東方鐘磬可謂之笙卤方鐘磬可謂之庸一言笙庸而東卤階樂器畢舉矣以間者與堂上間代而作非迭作也鄭注尚書與儀禮同其旨甚精賈公彥彼疏亦見及而釋書者不采故誤耳

鳥獸蹌蹌（釋文曰蹌七羊反說文作牄鳥獸來食聲○案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虞書作牄牄釋文云本又作蹌二字音義同也攷說文亦作牄陸德明釋文以爲說文作牄此傳寫之誤）

鄭曰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周禮大司樂疏）馬曰鳥獸筍簴也（釋文○劉敞七經小傳○王應麟困學紀聞）傳曰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疏曰禮云行容愓愓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行動貌故爲舞也

案曰鄭以牄牄爲舞者說文蹌動也動有舞義也馬以鳥獸爲筍簴筍簴縣鐘鼓之器上已備言鐘鼓此不應複出馬說非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案曰鳳說文鳥部云从鳥凡聲古文作朋又羽部云䍿讀若皇周禮樂師有皇舞注云故書皇作䍿鄭司農云䍿讀爲皇元謂皇襍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然則古鳳皇字本作䍿後世通用皇䍿字遂廢但古字多假借此字未必是晉改說文卷三上音部引書與孔同也）

鄭曰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尚書疏○詩十七之四卷大雅卷阿疏○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年公羊傳疏）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備鳳皇靈鳥儀有容儀疏曰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備謂小大器皆備

案曰鄭云簫韶舜所制樂也者鄭意以簫韶爲舜樂名毛詩既備乃奏簫管備舉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所吹周禮注同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據諸文則簫固樂器之小者傳疏謂舉小以見小大皆備似可通而不知非也鄭云簫韶舜所制樂則鄭不以簫爲樂器說文五卷上竹部云箾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所角切又音簫左傳襄二十九秊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注云舜樂疏云箾簫也尚書簫韶九成此韶箾卽彼簫韶也白虎通引禮記云舜樂曰簫韶（據元大德九秊嚴度刻）今禮記無此文當是逸篇也又樂記云韶繼也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故謂之簫韶此皆與鄭合則傳疏非也鄭又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者大司樂文也又云雄曰鳳雌曰皇者釋鳥云鶠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是也鄭又以儀爲匹者釋詁及毛詩鄘風柏舟傳文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釋文曰於如字○案曰當音烏）

鄭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言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年公羊傳疏○王應麟玉海一百九卷音樂部樂器門）

案曰鄭云云者大師云令奏擊拊先鄭司農注云樂或當擊或當拊則擊拊俱作用之名而義稍異康成注大師不从先鄭說而云拊形如鼓以韋爲之箸之以糠注此經上文搏拊亦云然而于此言拊小石磬者以此拊若亦是小鼓而總蒙擊又不當厠兩石之間明是擊拊對舉拊从手固有攷擊之義故解不同也

庶尹允諧

鄭曰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周禮大司樂疏）傳曰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于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案曰鄭云庶衆允信釋詁文尹正釋言文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注具引虞書夔曰戛擊至允諧而云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疏以爲祖考來格卽致人鬼虞賓在位卽安賓客羣后德讓卽和邦國鳥獸舞鳳皇儀卽作動物庶尹允諧卽諧萬民說遠人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案曰勑當作敕說見前）

鄭曰以戒臣（尚書疏）傳曰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

案曰鄭云云者下歌先股肱後元首重任于臣故知戒臣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案曰古無四聲之别平上去入通爲一音故此歌以熙韻喜起）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疏曰釋詁云元首首也僖三十三秊左傳狄人歸先軫元則元首各爲頭别名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案曰鄭云云者帝作歌戒羣臣故知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傳云承歌以戒帝非也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釋文曰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古續字○案曰說文十三上糸部以爲古文續从庚貝徐[illegible]曰今俗作古行切釋詁亦云賡續也[illegible]雅大東云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illegible]長能續日之明是庚本有續義[illegible]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詩明字十七見皆與陽唐爲韻[illegible]三代以上[illegible]）

鄭曰載始也（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

案曰鄭云載始也者下有又歌則此爲始歌釋天云載始也孫炎注云載始取物終更始是也傳訓爲成非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釋文曰叢徂公反脞倉果反徐音瑣惰徒果反墮許規反○案曰脞說文作[illegible]徐鉉曰从肉非是又惰[illegible]左傳執玉惰禮記曲禮[illegible]論語語不惰[illegible]淮南子[illegible]春秋定十二年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illegible]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illegible]漢書刑法志[illegible]高帝紀士卒墮指[illegible]賈誼傳梁王墮[illegible]今俗皆書[illegible]玉篇無[illegible]老子或載或隳[illegible]）

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叢總也脞小也（釋文）傳曰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案曰鄭以脞爲小小者說文目部云脞目小也是脞有小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傳曰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禹貢

禹敷土（釋文云敷芳無反○案曰史記夏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尚書傳作敷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亦依之鄭大司樂注亦云禹傅土又荀子成相篇云禹溥土楊倞注云溥讀爲敷）

鄭曰敷布[illegible]（[illegible]夏本紀集解）[illegible]

案曰鄭云敷[illegible]注云禹治[illegible]土方箋云[illegible]謨云奄大[illegible]

鄭注雖不[illegible]搜梁州卤[illegible]窮南海皆[illegible]

隨山刊木

鄭曰必隨[illegible]規其形而[illegible]道

案曰鄭以[illegible]隧者井堙[illegible]

奠高山大川[illegible]

馬曰定其[illegible]岳大川四[illegible]四瀆江河[illegible]瀆視諸侯[illegible]

案曰馬以[illegible]

冀州既載（釋文[illegible]）

鄭曰兩河[illegible]之言事事[illegible]之于箕以[illegible]曰載載于[illegible]堯所都也[illegible]水性下流[illegible]而東南次[illegible]荆從荆而北[illegible]故在後也[illegible]徐揚三州[illegible]水從青徐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入海[illegible]

案曰鄭云兩河間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illegible]

九河其經流之徒駭尙在冀域而八枝已入沇域則冀州之水非不經沇州者疏謂九州之次卽治水之次其義甚確若謂冀水無經沇者故先冀次沇則不必泥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隰遼沁等州河南則懷慶衞輝彰德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冀州域也

壺口治梁及岐（釋文曰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鄭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梁山西南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尙書疏○傅寅禹貢集解一卷○毛詩一之一卷周南召南譜疏○又十六之二卷大雅緜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又周本紀張守節正義）馬曰壺口山名（釋文）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疏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向西言之也經于壺口之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卽疏引班志文鄭所引地理志往往別有所據不本班志而此條則與班合惟夏陽下少西北二字傳寫誤脫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略同漢北屈縣隋改吉昌（隋志昌寧縣後魏置與吉昌同屬文成郡下注有壺口山）唐屬慈州又改吉鄉故寰宇記云壺口在慈州吉鄉縣西南五十里宋熙寧五年改隸隰州宋史仍作慈州蓋其後復舊元改吉州隸平陽路明屬平陽府今改直隸州山在州西南七十里此山上連孟門下控龍門當路東流爲河之扼要處故禹首闢之上口孟門在今隰州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西直陝西延安府宜川縣下口龍門在今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壺口山盡處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水經注云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山南四十里河西孟門山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磴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黃河之巨阸兼孟津之名矣（與導水又東至于孟津無涉）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淢廣夾岸崇深其水崩浪萬尋懸流激怒迄于下口是也漢夏陽縣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今爲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梁山在縣西北九十里綿亘百里自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麻線嶺皆是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惟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爲禹所治也詩大雅韓奕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鄭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韓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璞云晉國所望祭者在夏陽西北臨河上是也禹治壺口則孟門之險漸平遂由龍門西河以治梁山使河流咸就故道而梁山偏野皆成郇甸之地矣由壺口以治梁山卽下文導河所云至于龍門者是也漢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山海經曰岐水出焉東西流注于河今爲岐山縣山在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府居五水之會謂汧也渭也漆也岐也雍也岐水入漆雍水合漆水入渭汧水漆水各入渭禹治壺口梁山以殺河勢岐雖與河無涉但旣至河西工宜竝舉及岐者正謂治汧漆諸水以入渭也鄭又云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者梁岐是雍州山而見于冀州故解之也

又案曰壺口有三孟門有二禹貢壺口在吉州西南是其一則水經注云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此山在今汾陽縣西南與禹貢壺口無涉鄭說非是其一則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卽今潞城縣關以山爲名亦非禹貢之壺口與壺口相連之孟門在大寧西南者是其一則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大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凡連太行言者皆非大寧孟門梁山亦有二治梁之梁韓城西北是其一則元和郡縣志云京兆府奉天縣有梁山卽禹貢治梁及岐之梁山按此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乃孟子所云大王去邠踰梁山者禹貢如果指此則岐在梁東禹當曰從東而西當言治岐及梁何爲倒其文耶元和志說非是

修太原至于岳陽（釋文曰岳字又作嶽）

鄭曰岳陽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毛詩六之一卷唐風譜疏○王應麟詩地理攷六卷○周禮三十三卷夏官職方氏疏○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十二卷河東道）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疏曰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下文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卽此太岳是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太原今以爲郡名者太原郡班志續漢志皆有皆屬幷州也又云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者疏引地理志云云是班志文順帝改云云是應劭注文續志河東永安縣故彘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此與鄭合蓋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間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卻多與續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杜預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攷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大鹵之名所出此經及左傳臺駘處太原云云此太原之名所出又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此大夏之名所出又左傳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此參虛之名所出又春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此晉陽之名所出皆卽太原一地也在漢則晉陽縣屬太原郡爲刺史治所今爲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太原汾水所出旣修者經言禹導汾水也修乃因事之辭因鯀之功修之也是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上游鯀必極意崇防然當洪水之時必河道旣通而汾水始有可受鯀但知治太原不知導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毛萇鄭康成韋昭皆不許其地當在雍州劉原陽與此太原無涉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事亦見汲郡古文此三言太原皆與伐玁狁之太原爲一司馬相如上林賦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蕭條太原此古人通稱竝與此太原無涉）漢彘縣在今爲霍州屬山西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此岳與五岳無涉）鄭云岳陽太岳之南者禹導汾水自太原以至太岳之南千餘里中無不修治其地當直抵南河也（汾水源流詳水經注）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釋文曰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案曰衡古音杭橫古音黃故得通用）

鄭曰覃懷爲縣名屬河內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七卷○毛詩二之一卷邶鄘衞譜疏○周禮夏官職方氏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封演聞見記四卷）馬曰衡水名（釋文）王曰衡漳二水名（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七卷○史記索隱一卷）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疏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古橫字漳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

案曰鄭云覃懷爲縣名屬河內者疏引地理志云云班志文續志與班同疏又解縣名本懷一字而加覃之義故鄭直以覃懷爲縣名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河水逕懷縣南蓋沁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水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懷州禹貢冀州之域覃懷之地周爲畿內及衞邢雍三國春秋屬晉七國屬韓魏秦滅韓爲三川郡滅魏爲河東郡今州爲三川郡北境河東郡東境楚漢之際項羽立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高帝二年降以其地爲河內郡理懷晉河內郡移理野王隋罷郡置懷州宋于此地置武陟縣今懷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卽覃懷也其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沁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爲河北沃壤蓋太行乃河北之脊脊上諸州竝山險惟太行南瀕河地平衍洪水時亦受河患今日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鄭又引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者疏引班志清漳云云又引濁漳云云鄭但引清漳不言濁漳以濁漳入清漳然後入河以清漳爲主故也濁漳所出疏但云出長子縣脫鹿谷山三字亦非又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渤海阜城入河攷前志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城故昌城然則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譌當爲昌成鄭據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渤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卻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卽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穎達因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又鄭所云大黽谷者孔疏班志竝同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漳字注言清濁漳所在與前志畧同而黽作要又今水經卷十清漳一條亦誤作大黽而酈注作大要蓋古文要字作㝠似黽故傳寫作黽北地郡有大㝠縣師古曰㝠古要字是其證也鄭又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者孟子一人衡行趙岐注衡橫也史記蘇秦傳衡人皆欲割諸侯地與秦裴駰云衡音橫司馬貞云衡人卽從橫之士攷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陳風衡門傳衡木爲門釋文引沈重云此古文橫字說文卷四下角部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是衡與橫通故鄭云云也據漢志及說文清漳發源注河濁漳入清漳乃入河鄭言漳出沾大要谷至阜成入河則是清漳也其流行里數與漢志同是確不可易矣乃水經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留縣南（酈注云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北流有絳水注之又東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壺關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又東北過潞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成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虖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酈注云衡漳于縣無別出之瀆縣北者乃虖池別水分虖池故瀆之所纏絡也）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酈注云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西也）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則是濁漳流遠而清漳反短矣蓋二水相入下流合同故濁漳入清而水經誤以爲清漳入濁無怪也若言濁漳入海則幷非東漢之漳流直是魏時水道矣據漢時漳猶入河則雖有變遷漳固未改故道鄭注與漢志合雖據當時水道未見其非禹迹也今以漢志爲主參水經以推之清漳水出沾縣大要谷東南過其縣東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過武安縣南又東至鄴縣合濁漳水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東入于河此鄭所謂漳水橫流入河也其昌亭以下則後世改流與禹貢之漳無涉矣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今屬河南彰德府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屬廣平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冀州阜城縣今屬河間府

又案曰馬王以衡漳爲二水與鄭異謬不待言酈氏旣不從鄭而以濁漳爲主敘至斥漳縣南之下卽云尙書所謂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者也其下又敘至東北過曲周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原屯留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意以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絳水卽降水故以斥漳以下之漳水稱爲漳絳當經冀州之至于衡漳幷卽以當導河之北過降水又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故酈又據以爲卽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尙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況鄭注導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卽淇水也故其注云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原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信都絳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降水从自傍夅音讀如夅下江反與信都之絳从糸傍音居巷反者絕異鄭旣據道里之差又辯

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精且確矣鄭既合漳降爲一又以絳爲降是固鄭所嗤也近儒偏據酈注增衍支離顯違鄭義皆非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曰壤若丈反）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釋文）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案曰馬云壤天性和美也者地官大司徒鄭注云壤和緩之貌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壤柔土也柔亦和美意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曰錯倉各反）

鄭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毛詩十四之一卷小雅甫田疏○周禮十一卷地官小司徒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又一百七十六卷田制門○又再見○又一百七十九卷貢賦門）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釋文）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案曰鄭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又云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夏不畫井稅夫無公田鄭乃以井計之蓋以九夫爲井差爲九等甚便假借言之觀下梁州注鄭以錯爲雜傳與之合馬注非也

厥田惟中中

鄭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馬曰土地有高下（釋文）王曰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疏曰鄭云著高下之等則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云土地各有肥瘠則謂定肥瘠爲九等也如鄭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相參爲九等

案曰鄭云地當陰陽之中云云者說文土部云地之吐生萬物者也釋名同大司徒注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彼辯土壤此辯土田義同也又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者鄭意以上中下之等是據地形高下言之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爲水害設備馬與鄭同也鄭馬知據地形高下者地形卥北高東南下雍州在卥北田上上明高爲上揚在東南田下下明卑爲下荆在揚卥高一等梁在荆卥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水害沇州爲甚地卑也田中下冀中中豫中上靑上下徐上中禹導河經冀豫間至大伾則折而北行由冀沇間趨于海明靑徐地高不可更東沇尤下于冀豫順其就下之性導之北行耳是上中下據地高下王及傳非也蓋鄭以高下言則不論肥瘠以肥瘠于賦之多寡自可見也王肅務與鄭違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寡僢互不合矣然舍賦而專言田猶可自持其說不顚躓也惟僞孔兼高下肥瘠言則高者不必肥難言上上矣下者不必瘠豈得爲下下乎疏反欲駁鄭王以申僞孔乃云如鄭義高處地瘠不得爲上如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此數語正是駁僞孔使無處置喙者乃反以駁鄭王耶蓋鄭以上爲高卽不以上爲肥穎達若云高處地瘠不得爲肥不足難鄭若欲言高處地瘠不得爲高則又難出諸口故漫云不得爲上其辭遁矣若王則不以高爲上專以肥爲上耳乃駁之云肥者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然則反以瘠者爲上乎皆非也

恒衛既從（釋文曰從才容反）

鄭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虖池

案曰鄭云地理志恒水云云者疏引地理志是班志文據彼文兩處皆繫以禹貢但彼言恒水出上曲陽卥北恒山北谷疏刪此句非是衛水出靈壽東北東入虖池疏刪下東字亦非續志云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劉昭注云有泉水泉水卽恒水其衛水出常山靈壽則與前志同也上曲陽今爲曲陽縣屬直隸定州其故城在縣卥靈壽縣今屬眞定府其故城在縣卥北

又案曰據漢志恒入滱衛入虖沱而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但云恒出恒山衛在靈壽其他無所旁及二水原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卥數十里之間（恒既入滱滱入易水衛入滹沱其下流滱水與之合皆在今文安縣合爲一以入河而入海滱易源流見水經滹沱水經亾此篇觀漢志及元和志可得其槩）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鄭注本義亦祗如此惟因水經卷十一滱水篇云滱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卥來注之酈注云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如其說則滱水皆恒水矣此北魏人議論非古義然酈亦祗就恒水言之耳近儒因此妄援爲例遂謂衛水亦卽虖沱憑臆衍說牽引閑文皆非也

大陸既作

鄭曰大陸澤名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詩十九之四卷周頌般疏○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杜佑通典一百七十八卷州郡篇○樂史太平寰宇記五十九卷河北道邢州）傳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曰釋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卽脩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澤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

案曰鄭云大陸澤在鉅鹿者漢志鉅鹿郡鉅鹿縣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續志略同劉昭注引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攷此郡所屬又有廣阿縣殆因此澤縣亘二縣境故名之而前志注又引應劭注云鹿林之大者臣瓚注云山足曰鹿愚謂二家特釋文義如此其實此是藪澤幷山林也疏因澤是卑地而得名陸謂其旁帶廣平亦此意也鄭又引爾雅云云者疏引孫炎注云廣河卽高誘所謂廣阿孫注郭璞卽襲之也然疏既引爾雅孫郭注已明又綴以魏獻子所田大陸見定元年傳此則與禹貢全不相涉述之殊覺無謂若呂氏春秋九藪既言晉之大陸又言趙之鉅鹿決非一澤而兩見故劉昭專引趙之鉅鹿以當禹貢大陸最是蓋此所謂趙之鉅鹿正是鄭所云大陸澤在鉅鹿者亦卽鄭所引爾雅釋地之晉有大陸者以鉅鹿在戰國實趙地非晉也若呂氏所云晉之大陸在太原鄔縣（今爲介休縣也）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幷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此與禹貢大陸鄭謂在鉅鹿北者亦全不相涉也

又案曰鄭解大陸惟一唐則多異說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在今眞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爲深州治今在眞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卥北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鉅鹿本漢南䜌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卽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鄡縣今爲束鹿縣在保定府邢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卽大陸之澤是也故程大昌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爲大陸自杜李始竊謂通典昭慶有澤鉅鹿無之而元和志分著于二縣蓋一澤跨二縣也通典陸澤有澤鹿城無之而元和志亦分著于二縣亦一澤跨二縣也實則鉅鹿昭慶之澤卽爾雅呂覽漢志之澤此禹貢大陸也而陸澤鹿城不與焉杜李云邢趙者得之幷深州言者失之唐人以漳水卽洚水而以枯洚卽禹迹故以南宮之故洚渠爲北過洚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後與下文導河適合若鉅鹿縣之大陸則枯洚反在其北以此爲禹貢大陸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洚水矣此唐人不主鉅鹿而取陸澤之意也不知南宮枯洚乃漢時漳水徙流實非禹迹卽以爲禹迹此亦河別爲洚不可謂過矣鄭以導河之降水乃出河内共縣北山至黎陽入河是爲北過降水只因不用鄭此注强以南宮枯洚爲降水遂生先大陸後降水之嫌而欲將邢趙大陸移至深州此杜李之謬也

鳥夷皮服（釋文曰鳥當老反○疏曰孔讀鳥爲島）

鄭曰鳥夷東方之民賦食海物者也（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鳥夷北夷國（釋文）王曰鳥夷東北方國名也（尚書疏）傳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民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案曰鄭云云者鄭與馬王及史記漢書竝作鳥僞孔破讀仍不改字衛包始改之五帝本紀言禹功東至鳥夷是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曰夾音協碣其列反韋昭其逝反）

鄭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卥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王曰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傳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于餘州不言貢篚亦差于餘州疏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卥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云下文導河入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從碣石卥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卥曰右鄭云云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卥爲右故夾山兩傍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王云云不言還都白帝鄭云云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此獨無以餘州所至可知馬鄭皆云使若廣大既局以州名何以見其廣大妄說也

案曰鄭引戰國策云云者疏先引班志碣石在驪成然後引鄭此注似鄭不實指山所在而但設虛辯者鄭注禹貢所引地志係後漢所修每與班不合而驪成縣後漢省不置則鄭注此碣石與班必異然鄭當曰必先實指碣石所在然後引九門碣石而辯之云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以見名同而實非一山徒不徒爲此虛辯也但作疏者不全引鄭注耳鄭所引今戰國策無此文則亡佚矣惟續漢志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注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傳索隱所引同攷九門縣自卥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城縣今屬眞定府縣卥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以當所謂碣石亦不可得故鄭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鄭戒子書云吾嘗游學往來幽幷沇豫之域然則九門無碣石鄭目驗知之也若驪成碣石在今直隸永平府撫寧昌黎二縣界（詳見導山）疏引北平刪右字則下[illegible]制又改驪成爲驪城皆非也鄭又云禹由碣石卥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者鄭以每州末記水道是治水畢更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碣石乃冀州東北境禹行自然先從山卥北行然後再從山東南行入河如此方得徧歷冀州境內觀地肥瘠也疏推鄭意謂北行東爲右是固然矣云南行卥爲右則謂禹行又至碣石之東者蓋上文治水之功遠及島夷則知禹東北所至甚遠已直抵碣石之東從此南行碣石反在其卥故云山常居右也王肅以此所記卽治水所涉殊覺無謂若傳云每州畢還都白帝禹急于治水過門不入啓生弗子何暇僕僕道長飄還都乎尤非也疏推鄭意頗確且作疏專爲扶孔廢鄭此條但云與孔異不能云孔是鄭非則鄭注不可易也冀州不說境界孔云以餘州所至見之是帝都反借餘州附見豈立文之體自不如鄭使廣大爲是疏駁之非也且疏于此引鄭者特牽于僞孔釋文當在冀州既載下又引鄭入穀不貢亦爲僞孔牽引在此文義當在厥賦句下故皆遷之也

濟河惟兗州（釋文曰濟子禮反兗悅轉反○案曰濟當作泲二字音同義別漢志泲水出王屋至武德入河濟水二出贊皇至廮陶入泜明列爲二出贊皇者不得爲四瀆之水自白虎通云濟出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似誤以爲四瀆吳氏亦云導水章冀州之濟沇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通用不知禹貢所言皆泲也濟不見于經何云一水乎兗當作沇說文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泲从水允聲以轉切此州本以水名兗字其文作六不知所从蓋水篆作巛橫書之變成三

[illegible]

（金鄉縣即今金鄉）方輿（音房預唐爲方輿縣即今魚臺）皆在泲水之南二郡志竝屬沇州故以爲沇州之境跨泲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沇州爲禹之沇州乎爾雅泲河閒曰沇州注云自河東至泲周禮河東曰沇州而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葢以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沇州自河東至泲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泲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泲葢其境越泲而東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沇界跨泲惟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沇州則非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衞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兗州域也

九河既道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傅寅禹貢集解圖說○又一卷○蔡沈書集傳二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二卷○毛詩十九之四卷周頌般疏○春秋僖四年左傳疏○爾雅釋疏七卷○鄭樵通志地里略第一○章如愚羣書攷索二卷○玉海二十一卷河渠門○漢制攷四卷○小學紺珠二卷○困學紀聞二卷）傳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疏曰河自大陸北敷爲九大陸在冀州據九河亦在冀故云在此州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東境至河河東爲九道知在沇州界平原以北也爾雅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redacted]三百餘[redacted]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葢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云云春秋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于徒駭也

案曰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厮漢志作釃孟康云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邱一漯川要下九河亦蒙上厮分之文且此段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至平地不可不分與鄭合也易繫辭上傳神武不殺馬鄭王肅干寶殺皆所戒反虞翻作不衰故云分爲九以衰其勢衰卽殺也鄭又云九河之名云云者疏引釋水文是也又云齊桓公塞之云云者疏引寶乾圖文尙書中候同據此則禹穿九河歷商周至齊桓千數百年猶存齊桓始塞之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是年河徙則知下流壅塞上流乃決實爲齊桓所塞故也鄭又云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閒國鬲縣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爲鬲津續志略同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郭璞許商說而申之者卻與鄭合也疏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漢志勃海郡成平縣自注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縣自注云有胡蘇亭續志成平改屬河閒國東光仍舊劉昭注亦云有胡蘇鬲已見上然則疏本二漢志與鄭合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

又案曰漢李尋解光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韓牧云可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觀此漢時九河猶有可攷至許商以將作大匠出治河隄其言三河確有可據其後酈道元于水經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地竝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又云鬲津河一在安德縣南七十里一在將陵縣南二十里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縣西五十里已具許商說）謂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蓨縣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二十里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閒者爲可信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釋文曰灉徐音邕王於用反○案曰史記漢書及鄭周禮注引此竝作雍此與灉水本不相涉晉人始改作灉遂生繆舛皆非也）

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云雷澤在泲陰成陽（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史記夏本紀集解○于欽齊乘一卷）傳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疏曰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案曰鄭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漢志云云志本系以禹貢疏不當刪此二字續志同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雷夏又在其東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卽此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句陽故城在今菏澤北）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連屬濱帶瓠河其北卽廩邱縣（今范縣東南有廩邱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邱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南歷山之東北也雍沮二水漢志不載晉人改雍爲灉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攷北齊廢成陽隋以其地置雷澤縣至金又廢元和志與鄭合也其雷澤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泲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泲也周禮沇州其浸盧維鄭彼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彼疏云雷雍之爲盧維以字類而誤二水合以注澤則雍[redacted]也通[redacted]盧水在濟陽郡濟縣灉水在高密郡莒縣今案濟陽盧水古不著名周時徐幷于青沇亦不得越青而東有灉過與非也（雍沮五代後河流經此湮滅無存）

又案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許愼云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段曰今作汴非是汴起周衰至蒙爲灉禹河所無爾雅作非一時或云周公或云子夏此條係周末人筆乃據汴之入泗者而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絕不相通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灉郭璞注釋水乃謬引書灉沮會同當之不知灉沮乃泲之別流平地涌出與河何涉今縣灉水出于豫入于徐與沇州何涉卽水經注所云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灉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爲灉云云其意以瓠子爲灉此則在沇州域但禹河亦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灉亦非也

桑土既蠶

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詩二之一卷鄭衞譜疏）

案曰鄭云今濮水上地有桑閒者樂記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桑閒在濮陽南是也

是降丘宅土

鄭曰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旣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案曰鄭云此州夾川兩大流者謂河泲也又以降爲下者釋詁降下同訓落降亦下也應劭風俗通義卷十山澤篇引此經而釋之與鄭同惟宅作度云營度爽塏之場邑落之爲小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曰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勑僨反○案曰說文一卷下艸部云蘨艸盛皃从艸繇聲夏書曰厥艸惟蘨余招切今作繇衞包改）

馬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

案曰馬云墳有膏肥者晉語地墳韋昭曰墳起也有膏肥則墳起也又以繇爲抽者葢以音近得義說文訓盛故傳云茂艸抽則茂盛義亦通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釋文曰載馬本作年○案曰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古文[illegible]之不夫故大禹謨云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也征云每歲孟春伊訓云惟元祀太甲云惟三祀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泰誓云惟十有三年當知古人臨文正不拘堯典三載汝陟帝位鄭作三年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作三年劉歆引伊訓云惟太甲元年論語引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多方前云五年後云五祀通稱歲載字當從馬鄭作年）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鯀既九年又加三年爲十二年惟沇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尚書疏○又舜典疏鈔馬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三卷○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疏曰周易象象以貞爲正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此州治水最後畢爲第九賦亦第九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作謂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比他州最後也鯀治水九載不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此十三載幷鯀九載數之馬融云云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沇州平也

案曰鄭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者鄭意以此十三年爲降丘宅土以後之十三年也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漢書溝洫志同據文似與此經合鄭不援彼義者禹之十三年徧治九州不得專于一州此貞作自是謂使民自治其田非如史漢所引夏書言禹抑鴻水之十三年故鄭不就彼說也葢沇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最後疑他州亦未必水去卽徵賦亦必遲待成熟然後徵之少或一二年多至數年但沇州最在後于此見之他州從可知此鄭意也馬及僞孔以爲治水之十三年已非馬又幷鯀九年數尤非僞孔以州第九賦與相當亦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鄭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尚書疏○又堯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毛詩九之二卷小雅鹿鳴疏○羣書攷索續集四卷經籍門○又一百七十九卷貢賦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九十一卷器用門○漢藝文志考證一卷）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而貢焉疏曰鄭元云云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于女功如鄭言矣

案曰鄭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者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嬪貢器貢幣貢鄭彼注以嬪貢爲絲枲器貢爲丹漆等幣貢爲皮帛等彼疏以絲枲爲青州貢而沇亦有絲漆則正是此州貢帛則彼疏以爲織貝揚州貢而此州亦有織文又太府掌九貢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彼疏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又內府掌受九貢之貨賄以待邦用是也鄭又云其實于篚者云云者疏說是也鄭又引允征云云者鄭所傳古文于伏生二十八篇外增多二十四篇內有允征篇見尙書卷首疏彼疏欲扶孔斥鄭反目爲僞書實則是孔安國所得之眞古文故鄭引其文爲證也此本夏書正可證夏事所云周王殆似釋文周易義取周普之比孟子篚厥元黃紹我周王文相似而實不同僞孔乃入之武成非也詩七月云載元載黃月令朱綠之元黃之故云元黃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釋文曰漯天荅反篇韻他合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云漯水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溼之溼攷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㬎省聲失入切今俗沿誤二字相混而皆失之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濕水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說爲溼司馬彪續志皆承其繆惟水經注作濕沃當從之）

鄭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順流曰浮泲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疏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泲則下文具矣是泲漯爲二水名也浮于泲漯達于河從漯入泲自泲入河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者鄭員泲水就下導水解之故專解漯水前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續志則但云東郡東武陽漯水出鄭與續志同也攷千乘縣本屬千乘郡據應劭劉昭注和帝永元七年改郡爲樂安國疏引志乃前志文而增樂安字則又是東漢制又刪去禹治字東北字者非也禹貢山水見前志者或言古文則是孔安國所得孔壁眞古文說或言禹貢或言禹則是周漢相承舊訓卽不言古文亦不言禹貢但稱某縣有某山某縣某水出要亦目驗而知的確可信

鄭所引間有異者特因鄭據當代書郡縣時有變改耳實亦同也至續漢志則多與鄭合尤爲可據故今日說禹貢鄭注外以兩漢志爲正此條濕水鄭與兩志炫合確不可易者也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謂武水卽濕水其故城在今縣南至漢志言濕水所經除東武陽尙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濕水所出二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三千乘郡千乘四濕沃所謂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鄭專舉東武陽者高唐之水當爲濕水別支此州在泲河之間州末言禹巡行所屆東南浮泲卥北達河則濕是首受河者故不及濕源餘三處皆濕經行之地非其本派故亦不數也水經注無濕水惟第五卷下半卷敘畢河事更說河之支流故其文云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里有委粟城與津相近）河北卽東武陽縣也濕水出焉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卥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北注又東北逕陽平縣之岡城卥（陽平故城今爲莘縣治岡城在縣卥南七里）又北絕莘道城卥北（今莘縣卥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又北逕聊城縣故城卥（城在今縣卥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邱縣其卥南有貝邱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縣卥北三十里）又東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郭水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高唐注濕水桑欽地理志曰濕水出高唐案竹書穆天子傳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濕水已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濕水之上尋其沿歷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間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濕之再出者河旣與濕合復分爲二濕由濕陰故城北河出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卥至武陽河在南而濕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濕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縣在源河之北故名）濕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卥（援縣故城在今禹城縣卥南漢志作瑗）又逕高唐縣故城東（高唐故城在今禹城縣卥十里）又東北逕濕陰縣故城北（今臨邑縣卥有濕陰故城）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卥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在今章邱縣卥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邱卥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今縣北與齊東縣接界）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縣）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城在今高苑縣卥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閒（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卥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卽濕水別名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爲馬常坑（亦在千乘縣界）坑東卥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第五卷末注云河水自千乘北城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泲又第八卷泲水注云泲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卽濕之所亂者）以今輿地言之朝城（屬山東曹州府）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以上屬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邱鄒平齊東（以上屬濟南府）青城（屬武定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濕水所經也

又案曰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敗迺厮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厮作釃孟康云釃分也二渠其一出貝邱卥南南折者卽河之經流也（貝邱今山東清平縣在禹津南此處河南折而稱北瀆者對濕在南稱北）其一則濕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濕耳酈道元亦云二渠引河一則濕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見水經第五卷）然攷之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固已若武陽以下河濕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濕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奪濕以入海也故道元又云河于泲濕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濕水耳（見水經第八卷）然則濕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故道尙存未嘗爲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言未可泥要之孟康言河徙惟用濕雖似小誤其以禹釃二渠一爲濕川則與地理志及鄭注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改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爲故濕小清河爲故泲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自應以鄭注漢志爲正攷水經注第五卷自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敘至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胥口（俱在今濬縣卥南）滑臺城（在今滑縣卥南）東北過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此鄭康成以爲北過降水者也固禹河也此下逕凉城縣（在今滑縣東北）伍子胥廟（在今清豐縣南境）以至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則云凉城到長壽河之故瀆出焉卽引溝洫志二渠一爲濕川一爲北瀆王莽時空云云然則酈道元亦以長壽津之卥爲禹河不以爲濕水也自此以下所敘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皆是禹河然則長壽以卥皆是河水非濕水水經第五卷又敘河水又東北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注則歷言鐵邱（在開州卥南）濮陽縣（故城在開州卥南二十里）衛國縣（故城在今觀城縣卥）鄄城縣（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鄄城故城唐濮州治）范縣之秦亭卥（范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里）及委粟津（已見上文）其下繼以左會水故瀆又敘浮水故瀆至東武陽縣入河此段亦皆是河以爲濕也直至東武陽縣浮水故瀆入河之下方接云又有濕水出焉而班鄭等皆以此濕水受河爲禹所治蓋河經自是王莽河（此姑據史記鄭則云是屯氏河詳導河）濕是河支流委粟以下自是禹所疏論故漢經師說如此河形多曲大伾降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大陸無不可者故班鄭皆以濕受河于武陽在委粟以下其委粟以上則是河非濕也俗儒妄疑河未徙前濕受河必在武陽以北然則班鄭并孟康皆誤邪非也

又案曰鄭注以爲禹巡行州境則泲濕不必相通浮泲濕亦不必入河自僞孔叛入鄙白帝之說于是泲濕河三水必求其相通之便道異說紛紛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泲濕今泲濕斷不相屬何故對曰沈泲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泲不言合濕者濕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沈泲自溫入河新唐書作今自濕至溫而入河誤敬宗之言乃據唐時形勢以言泲濕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并言浮于泲濕但紀載茫昧何由推得疏乃云從濕入泲自泲入河眞不可解禹時泲濕未爲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泲入濕由濕入河安有反從濕入泲者疏非也

海岱惟青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卥至岱東嶽曰岱山（詩五之一卷齊風譜疏〇莊十年公羊傳疏〇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東北據海卥南距岱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

案曰鄭云青州界東自海卥至岱者鄭解九州之界或言東卥或言南北皆隨便約略言之蓋數千載前何能鑿指但望文申義此正鄭之善說經也于此言東自海者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年傳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云卥至岱者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卽青州地彼從卥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卥故云自海卥至岱也鄭又云東嶽曰岱山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崧高詩疏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岱始也是也傳于海兼言北者左傳楚又謂齊君處北海是也于岱兼言南者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是也傳云據海疏于凡據字皆釋爲跨以此爲例太拘而以青州之境爲跨海則是但攷三國志云公孫度爲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無青州刺史之號所收諸縣非諸郡此段疏亦多誤惟青州越海有遼東一句爲確但舜青州分越海東北地遼東置營州漢末遼東卽收越海卥南地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實一州也

又案曰爾雅九州以青爲營者孫炎以爲殷制至周禮正東曰青州則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鎭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以徐爲青也疏云周青州于禹貢侵豫州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卽孟豬經于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幽州南侵徐州地蓋以其澤藪曰貕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卥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幽侵徐案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禹貢青州域幽乃侵青非徐也又幽州其川河泲其浸菑時亦皆侵青地也蓋今青登萊三府地在青域者周皆割入幽其卥又爲沇所侵乃以徐爲青地而又割豫之東南境以益之然徐之岱山大野皆入沇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言其大略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爲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國皆青州域也

嵎夷既略

馬曰用功少曰略（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嵎夷地名疏曰嵎夷卽堯典宅嵎夷是也

案曰馬云用功少曰略者孟子此其大略又其詳不可得聞其略是少爲略說文卷十三下田部云略經略土地也嵎夷詳堯典

濰淄其道（釋文曰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〇案曰漢書地理志引作惟甾師古曰惟字今作濰甾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橫下折泉下又作淮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北海北海郡別無淮水亦維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是濰維惟淮一也說文有甾字當字無淄字周禮夏官職方氏云幽州其浸菑時以菑爲淄是也）

鄭曰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詩齊風譜疏〇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濰淄二水復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案曰鄭引地理志濰水云云者班志云琅邪郡箕禹貢濰水北至昌都云云兗州寖不言山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从水維聲以追切鄭與說文合也疏引去禹貢字非是都昌北海郡縣此疏與酈道元同今刻漢志與北海縣俱作昌都誤倒也續志琅邪國無箕縣併改也酈道元云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出屋山淮南子曰出覆舟山廣異名也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山在州卥北九十里鄭又引淄水云云者疏引班志博昌入海海當作泲傳寫誤也下又云幽州寖疏去之續志與班略同但云淄水出亦傳寫誤也原山淮南子作飴山齊乘作岳陽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卥南近分置博山縣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又案曰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縣（酈注東北逕箕縣故城卥又東北逕諸縣故城卥諸縣故城在今諸城縣卥南）東北過東武縣卥（東武故城漢琅邪郡治今爲諸城縣治）又北過平昌縣東（平昌故城在今安邱縣南）又北過高密縣卥（高密故城在今縣卥南）又北過淳于縣東（酈注云濰水又北左會汶水又北逕平城亭卥又東北逕密鄉亭卥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卥案今安邱縣東北有淳于故城濰水在縣東五十里汶水東汶也出朱虛縣小太山平城故城在今昌邑縣南密鄉故城在縣東南下密故城亦在今昌邑東南與濰縣接界濰縣本唐北海縣）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晉省都昌入掖縣元和志萊州掖縣海在縣北五十二里宋建隆三年以都昌地置昌邑縣案襄十八年傳晉師東侵及濰杜注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東莞卽今沂水縣沭水所出非濰水杜誤）水經又云甾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酈注云甾水出縣卥南山下東北流逕萊蕪谷而卥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卥北轉逕城卥又北出岑山謂之萊蕪口東北流案今萊蕪縣本漢嬴縣唐貞觀元年省入博城長安四年復以其地置萊蕪縣在泰安府東百二十里其故城明初割屬益都今在其卥南）東北過臨甾縣東（注云甾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卥又東逕臨甾縣故城南又北逕其城東臨甾故城在今益都縣北五十里）又東過利縣東（注云甾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又東北馬車瀆水注之錐指云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應劭曰博昌縣卥南三十里有安平城故縣也攷甾水自利縣東又東北流不得過博昌之卥今臨甾縣東有安平故城若以爲是則當先安平後利縣不然則道元誤引利縣東北當別有安平城也巨淀廣饒故城並在今樂安縣東北漢時二縣皆屬齊郡後漢省晉復置劉宋改廣饒曰千乘歷代因之金改曰樂安元和志淄水南去千乘縣二十八里馬車瀆在今樂安縣東北案稱東安平所以別于安平其有二城必矣道元當不誤也）又東北入于海（注云甾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澠之水互受通稱又東北至皮邱流入于海）案漢志甾水東至博昌入泲則水經言入海者乃魏以後語與漢志且不合況禹貢甾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泲而止此所謂其道也博昌今爲博興縣水經注所言東安平以下與禹貢無涉（河渠書于齊通甾泲之間故甾得由博昌入泲入泲之後乃復由馬車瀆以下至琅槐與泲同入海琅槐今壽光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釋文曰濱必人反斥徐音尺）

鄭曰斥謂地鹹鹵（釋文〇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

案曰鄭云斥謂地鹹鹵者說文卷十二上鹵部云鹵卥方鹹地也从卥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卥方謂之鹵青州東方故言斥而鄭以鹵解之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鹵部又有鹹字注云北方味也故鄭連言鹹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釋文曰鹽餘占反絺勑其反）

鄭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案曰鄭以錯爲雜者采芑詩疏云錯者雜也祭義不併不錯注錯雁行也攷工記畛而昔先鄭注昔讀爲交錯之錯是有雜義也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釋文曰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泉思似反鈆寅專反字从谷以選反）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疏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谷也枲麻也鈆錫也

萊夷作牧（釋文曰牧徐音目一音茂）

傳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案曰襄六年齊侯滅萊定十年萊人以兵劫魯侯孔丘曰裔夷之俘亂之杜注萊人齊所滅萊夷彼疏云萊東萊黃縣是也傳但云地名疏矣

厥篚檿絲（釋文曰檿烏簟反）

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疏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釋文曰汶音問）

鄭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南入泲（史記夏本紀集解）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前志泰山郡萊蕪縣下既云原山甾水出云云其下卽云又禹貢汶水出卥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是汶與淄同出一山而異流也班氏于淄水不冠禹貢不指誰說蓋目驗而知汶水則冠以禹貢系以桑欽其分析慎重如此鄭與桑俱傳古文尚書故采其說比上文淄水一條獨詳也續志萊蕪縣劉昭注引杜預曰汶水出杜劉與桑鄭合也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卥南過其縣南（酈注云萊蕪縣在齊城卥南原山又在縣卥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卥南入泲故不得過其縣南也汶水又卥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也案卥南入泲者惟謂汶水耳淄水則東北入泲也汶水既出縣卥南之山又卥南流故言不得過縣南也經當言卥南過嬴縣南其字蓋嬴字之誤耳嬴縣故城在今萊蕪縣卥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今泰安縣東有奉高廢縣）詘從縣卥南流（注云汶出牟縣故城卥南阜下俗謂爲牟汶卥南逕奉高縣故城而卥南流注于汶水又南合北汶水出分水谿世謂石汶汶水又卥南流逕徂徠山卥案今萊蕪縣[illegible]至泰安縣東入汶[illegible]嶺泰安志謂之塹汶[illegible]萊蕪縣南三十里[illegible]徂徠山南卥合于[illegible]卽新南山也在新[illegible]城南卥流不在卥[illegible]亭山東又卥南逕[illegible]汶水又南逕鉅平[illegible]逕汶陽縣故城北[illegible]泰安南五十里泰[illegible]俗名司馬河鉅平[illegible]東北）又卥南過蛇邱縣南（今肥鄉縣南有蛇邱故城）又卥南過剛縣北（縣本魯闞邑在今甯陽縣境）又卥南過平章縣南（注云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國也景帝中和六年別爲泲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太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章縣案此注則經文平上當有東字也注又云汶水又卥南逕桃鄉縣故城卥王莽之鄣亭也世以此爲鄣城非案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有桃城在汶水之南東平州東七十里有鄣城在汶水之北故道元以世謂桃鄉爲鄣城者非也）又卥南過無鹽縣南（無鹽故城在今東平州東）

又卥南過壽張縣北（壽張本壽良光武更名故城在今東平州卥南）又卥南至安民亭入于泲（注云汶水至桃鄉四分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流卥南至無鹽縣之郕鄉城南又卥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又卥逕危山南又卥合爲一水卥南入茂都澱次一汶卥逕屆亭北又卥至壽張故城東遂爲澤渚其右一汶卥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又卥南長直溝水注之又卥流入浦案今東平卥南十里安山鎮卽故安民亭）據水經敘汶水所出與其歸宿皆與漢志合其至安民入泲之處卽禹貢浮汶達泲之道也若酈注所言牟汶石汶柴汶等皆汶水支流與禹貢無涉至其言至桃鄉分爲四派（卽今戴村壩）二水合入茂都澱（卽今南旺湖）一水遂爲澤渚一水卥南入浦則井非漢魏時水道與禹貢尤無涉（元引汶絕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盡出南旺資運安山入泲故道久廢）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案曰鄭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者蒙上海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鄭于青州既言東自海卥至岱則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卥傳云北至岱于義亦通但徐之卥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在今東平州及汶上鉅野等縣境與兗分界此處僅越過岱稍卥則徐之卥境正可言至岱鄭義不可易也

又案曰爾雅泲東曰徐州郭注自泲東至海似爲禹貢徐州舊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商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而徐之卥則又入于沇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甯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沂其乂（釋文曰沂魚依反）

鄭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周禮夏官職方氏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水已治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淮水就下導水解之故從略引地志沂水出今泰山蓋縣者疏引班志云云續志則但云泰山蓋沂水出不言山與鄭合也班志于疏所引下更云青州寖職方氏所載青州山水皆禹貢徐州地周以禹徐州爲青州故也職方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沭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此經注據伏無忌等書但不言山其實則與彼注同也班志臨樂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其實是一山但彼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卥北至蓋入泗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云云當亦如萊蕪原山甾汶同出一山之比水經則別出艾山又分列沂水出蓋縣艾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酈氏于艾山下仍云鄭云沂山且云亦或云臨樂山酈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桉臨朐縣界隋唐後祀爲東鎮寰宇記云東泰山今此山無沂源臨樂山卽艾山一名雕崖山在縣卥北一百七十里蒙陰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沂水出此山二山相去五十里非一山元于欽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而移于雕崖常熟黃儀則云古蓋以雕崖山爲沂山康成所云正指此隋唐始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因山名移易而有異非康成與漢志異黃氏此言是也

又案曰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鄭元云出沂山或云臨樂山水有二原南原所導謂之柞泉北水所發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又東南左會桑預水又東南合螳蜋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illegible]）又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注云沂水南逕中邱城卥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案沂水誤作洛水據漢志改正臨沂故城開陽故城竝在今蘭山縣北）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卥南流又屈南過郯縣卥又南過良成縣卥又南過下邳縣卥南入于泗（注云沂水于下邳縣北卥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卥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案今蘭山縣南有襄賁故城郯縣故城在今郯城縣北邳州北有良成故城邳州東三十里有下邳故城）

蒙羽其藝（釋文曰藝魚世反）

鄭曰蒙羽二山名（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山已可種藝疏曰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卥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案曰鄭云蒙羽二山名者疏引志云云續志泰山郡無蒙陰疑是縣省併也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則與前志同也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卥南接費縣界宋省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故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也羽山已詳堯典

大野既豬（釋文曰豬張魚反劉東胡反○案曰豬假借字故孟豬又作諸俗加水旁說文在新附史記作都後同）

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釋文）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極弓汙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故云水所停曰豬

案曰鄭云云者疏引前志續志同職方氏沇州其澤藪曰大野鄭彼注同在沇州者周無徐州夏徐州卥北境皆入沇州也漢志于疏所引之下更云沇州藪是也左傳哀十四年卥狩于大野杜預注在鉅野縣東北元和志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案鄭注漢志皆云在縣北而杜預云東北元和云在東今故城在縣卥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舊縣故城皆在澤中是縣治自晉宋前早移向東也馬云云者疏說是也

又案曰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淸濟（見水經泲水注古人言南可兼東言北可兼卥魯國卞縣禹貢泗水出陪尾山卥南至方與與菏合古大野澤在今鉅野縣北五里正在卞縣之卥鄭注菏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卥六十里俗謂之黃水曰黃水卥北通鉅野澤故曰南通洙泗南卽東）也泲之所鍾是澤爲大禹治之使水得所停也是澤自漢元光及五代晉開運宋咸平天禧熙甯金明昌元至正河皆決入及河益南徙澤爲溢決所不及又是澤本汶泲所鍾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遏汶泲入運澤乾涸無存

東原厎平

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卽東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曰東原卽今之東平郡

案曰鄭云云者史記索隱引張華博物志曰沇州東平郡卽尚書東原華說與鄭合也傳不能實指疏取鄭而不著鄭名皆非也東原在徐之卥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泲東故也漢東平郡本梁國景帝亦名泲東國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州及泰安縣卥南境皆古東原地在岱之卥南泲之東汶之北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水經蛇水出岡縣東北太山卥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邱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饒故爲魯汶陽之田龔邱今甯陽也縣本魯闡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者也讙邑亦在縣界卽定十年齊人所歸之讙田也

厥土赤埴墳（釋文曰埴市力反鄭作戠徐云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疏曰戠埴音義同）

鄭曰戠讀曰熾熾赤也（釋文○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李善注）傳曰土黏曰埴疏曰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爲黏土

案曰鄭云戠讀曰熾熾赤也者易豫九四朋盍簪簪虞翻作戠王篇戠音之力切宋丁度集韻亦云埴或作戠是古有戠字晉成公綏傳天地賦云海岱赤熾華梁青黎熾卽戠字後人加土也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熾盛也从火戠聲火盛色赤據蜀都賦丹砂赩熾劉淵林注引此經而善注又引鄭此注是鄭意以戠卽赤也攷工摶埴鄭彼注云黏土此經俗儒作埴訓土黏鄭不從者鄭必自驗徐州土不皆黏也虞翻訓戠爲聚會聚會有黏義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疑埴亦可與戠通傳云黏土亦得備一義也

草木漸包（釋文曰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

馬曰包相包裹也（釋文）傳曰漸進長包叢生疏曰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

案曰馬云包相包裹也者說文一下艸部蔪艸相蔪苞也从艸斬聲書曰艸木蔪苞此孔氏古文當從之釋文反以作苞爲非唐人不識字也云相蔪苞與馬義同馬必亦作蔪苞釋文引作包就僞本也大雅生民詩實方實苞傳云苞本也箋云苞茂也行葦詩方苞方體箋同釋詁云苞豐也其本豐茂則相包裹與馬合也

厥田惟上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鄭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晉書十九卷禮志○宋書十七卷禮志○杜佑通典四十五卷吉禮篇）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案曰鄭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者周書作雒曰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卥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以爲土封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徐州貢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是也

羽畎夏翟（釋文曰夏行雅反翟徒歷反○案曰夏古音戶鄭天官染人注作羽畎夏狄史記漢書亦作狄古畎从巛翟狄同也）

鄭曰羽山之谷（詩十二之一卷小雅節南山疏○周禮六卷天官掌次疏）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夏采之官取此名也

案曰鄭以羽畎爲羽山之谷者羽山詳堯典匠人注云壟中曰畎說文畎小流也畎是壟中小水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畎也

嶧陽孤桐（釋文曰嶧音亦一音夕）

鄭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卥葛嶧山也（史記夏本紀集解○李昉等太平御覽四十二卷地部）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疏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卥有葛嶧山卽此山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更有云古文以爲嶧陽云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嶧字注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从山睪聲夏書曰嶧陽孤桐羊益切許愼亦宗孔氏故同也續志亦路同山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卥北六里

泗濱浮磬

鄭曰泗水出泲陰乘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疏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爲磬故謂之浮磬地理志泗水出泲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

案曰鄭云泗水出泲陰乘氏者續志同疏引前志亦合也再攷前志有兩泗水魯國卞縣下云泗水東南至方與入泲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泲陰郡乘氏縣下云泗水東南至淮陰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攷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酈注則云出卞縣故城東南然則前志卞縣一條正敘泗源而鄭偏不引又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泲其實是入菏所謂菏泲也水經無菏水一目菏是泲水所苞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其枝流說文目爲菏澤水至魚臺縣北方與故城東

又入泲若前志乘氏之水則本是泲水水經所謂泲水至乘氏縣卤分爲二其經流自是東北流合汶而獨入海者其支流則東南流至方與會菏澤水遂爲菏水自是至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若然自卞縣至方與泗也非菏泲也自乘氏至方與泲也卽目爲泗已太早況可目爲菏乎而漢志目以泗者方與至湖陵菏泲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泲菏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上源爲泗況泲之列四瀆而獨入海者與此無涉此是泲支流故以泗目之而于卞縣仍存泗本源乃若康成之引乘氏不引卞縣者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菏泲皆因泗入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卞縣則迂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正康成經學之精也

淮夷蠙珠暨魚（釋文曰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蚍韋昭薄迷反○案曰師古步于反劉昌宗毗忍切）

鄭曰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周禮三十三卷夏官川師疏○案曰淮夷鄭云淮上夷民馬云二水故司馬貞以鄭爲是川師疏引鄭注亦云二水非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史記索隱）馬曰淮夷二水名（釋文）王曰淮夷水名（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傳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疏曰蠙是蚌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

案曰鄭云蠙珠珠名者說文卷一上玉部玭字注云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步因切又重文蠙字注云夏書玭从虫賓說文與鄭合也蠙作玭者杜甫憶鄭南玭詩有石影銜珠之句是玭亦珠也（釋文云蠙蚌也疏同其說集韻云蠙珠母也莊子以水苔爲蛙蠙之衣是亦以蠙爲蚌似亦得備一義也）鄭又云淮夷淮水之上夷民者詳周書費誓及大誥成王政周官序馬王僞孔以爲二水非也

厥篚元纖縞（釋文曰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鄭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疏曰元是黑色之別名史記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也

案曰鄭云纖細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糸部文也又云祭服之材尚細者周禮齋服有元端又有素端是祭服有元縞也傳云元黑繒縞白繒者漢書灌嬰販繒注繒者帛之總名故以元縞皆爲繒周禮染人注六入爲元其色緅緇之閒赤而有黑色爾雅縞皓也故以元爲黑縞爲白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曰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案曰此節鄭馬王注俱亾又無傳無疏史記漢書傳寫之誤竝與今本同幸說文有一條經典釋文得引爲證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菏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古俄切此孔氏古文當從之漢志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志敘首引禹貢既誤作河于此亦誤漢湖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安得有黃河河當作菏水在南謂菏水在縣南水經泗水篇注引此作菏水在南皆誤禹巡行州境南浮淮泗又北達菏則徧菏本澤名泲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爲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導沇水之東至于菏是主澤言卽豫州之菏澤也此達于菏則是自乘氏以至湖度乃菏澤之枝流說文名曰菏澤水者也

又案曰水經卷二十五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酈注以漢志出泲陰乘氏水經出卞縣北山者非是而謂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媯亭山又謂博物志泗出陪尾卽此處案乘氏因下流曰上源亦不誤北山與媯亭則二而一者酈注又云泗水卤逕卞縣故城卤案城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卤南逕魯縣北（酈注泗水自卞而會于洙水又卤南逕魯縣分爲二北爲洙瀆南則泗水案今曲阜縣治卽魯故城）（酈注又云泗水南逕魯城卤南合沂水）又卤過瑕邱縣東（今滋陽縣卤有瑕邱故城）屈從縣東南流又南過平陽縣卤（故城在今鄒縣卤）又南過高平縣卤（故城在鄒縣南）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卤來注之（酈注菏水卽泲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卤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卤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菏故因以名爲案菏水入泗經言在方與縣東注言在湖陵縣卤必二縣以是水爲界非有兩處也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與沛縣接界又案說文云泗受泲水東入淮此謂菏爲泲）又屈東南過湖陵縣南（地理志曰湖陵縣也菏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陸）又東過沛縣東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今徐州府治銅山縣卽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故城在今銅山縣北呂梁洪在縣東南五十里明嘉靖中鑿平）又東南過下邳縣卤（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又東南入淮（俗名淸口在今淮安府淸河縣卤南亦稱淮陰漢志泗水至睢陵入淮睢陵今睢寧縣治與淸口無涉睢陵二字當爲淮陰之誤泗入淮卽導淮所謂東會于泗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又水經卷八泲水篇云泲水東至乘氏縣卤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酈注云菏水分泲于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案菏澤在定陶縣東菏水分泲于定陶東北則是自菏澤分流也但經言泲水過方與縣北乃得爲菏水注言分于定陶東北經注違異未知孰是又案寰宇記漢乘氏縣在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又東過昌邑縣北（城在今金鄉縣西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城卽今縣治）又東過緡縣北（城在金鄉縣東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酈注云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泲上邑蓋謂菏爲泲魯侯觀魚于棠謂此在方與縣北十里案今魚臺縣北十三里有武唐亭酈注又云又東逕泌母亭北僖七年盟于甯母也案今魚臺縣東有甯母亭）菏水又東過湖陵縣南東入于泗水（案上文泗水酈注云菏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卤六十里穀庭城下湖陵卽湖陸也今魚臺縣東二十里穀亭鎭卽酈注所謂穀庭城菏水入泗處也）以上歷敘泗水菏水原委其泗水從淮陰入淮卽禹浮淮達泗之道菏水從湖陵入泗卽禹浮泗達菏之道也

又案曰菏卽泲也達于菏則達于泲矣然鄭謂每州末水道指禹巡行州境則此州達于菏不必定達于泲也泲且不必達況河乎自僞孔妄云還都俗儒遂謂沇青徐揚四州水道前後相承總以入河爲歸宿于是紛紛之論有謂滎陽引河本是禹迹仍據誤書作達于河而以鴻溝官渡汴水爲禹時已有者此說固大謬有明知禹時無汴且河字當作菏而必輾轉推求爲由菏入泲由泲入漯由漯入河者此說亦皆非也

淮海惟揚州

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北據淮南距海

案曰鄭云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者海岸雖自東北迤而南而篇末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故鄭云至海以東也傳云南距海者戰國策蔡澤曰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史記南越尉佗列傳亦云秦以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裴駰集解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張守節正義亦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攻桂林南海象郡今廣東廣西交趾地漢武帝平爲交州三國吳分置廣州晉滅吳因之魏晉閒人以此爲禹揚州僞傳出魏晉人故云然杜佑通典云揚州東南距海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竝揚州地然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

則宜屬荊豈有合荊屬揚杜氏此言是僞傳非也要之禹敷土斥境爲方萬里交廣必在其中不待漢武帝始開但鄭注下文五服并注皋陶謨弼成皆以要服內方七千里置九州執玉帛者萬國此外連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方得滿萬里而不在九州之數則知交廣但爲聲教所暨必在九州之外故于揚州界但言海以東不言南也七閩周禮已有于禹貢揚州則不可知也

又案曰殷割淮南江北地益徐故爾雅曰江南曰揚州視夏之揚爲小然其卤又得夏荊州地案導水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而止曰漢南者大別以卤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荊揚之界當于此分然則殷揚州境縮于北而贏于卤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與禹貢同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則河南之汝寧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也

彭蠡既豬（釋文曰蠡音禮）

鄭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卤南方謂都爲豬（史記夏本紀集解○史記索隱一卷）傳曰彭蠡澤名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 [illegible]

源亦非有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爲九水也 [illegible]

疏曰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 [illegible]

諸水總匯荊溪東入太湖耳故三吳水患少而水道遂與漢志相反東壩之所由始考高淳縣志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爲上下二壩通名東壩據此似東壩剏自臺濛其實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而西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卽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卽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二孔以此爲皆入震澤殊爲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北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卽與揚州三江無涉而二孔牽合爲一獨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入海此豈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分爲三共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三江誤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而遂以三江皆入震澤邪（司馬貞史記索隱誤同）再考江湖之通起于周末茲非禹迹蓋漢志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流經市中東連黃池入三湖至銀林）高淳之胥溪（在縣東南三十里）溧陽之永陽江（在縣北上承溧水卽瀨水）宜興之荊溪（自溧陽流逕縣南又東北匯爲洮湖東入震澤）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荊溪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剏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公三秊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哀公十五秊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皆由此道自是江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卽夫差所開邗溝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卽闔廬所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爲禹迹（墨子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戰國時有此說）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漢志南江中江與禹貢三江無涉

又案曰漢志南江中江固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一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丹陽會稽）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黝縣南蠻夷中東入海黝師古音伊字本作黟音同水經卷四十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其下卽引前志以證歷敘東北流入海原委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巒疊嶂斷無相通之事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浙字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漸浙本一水漸字注之江水當作漸江水若因其脫字疑爲大江支流可合漸江則萬無此理姑置勿論若所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重巒疊嶂此水安得越而東過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乃水經卷二十入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酈注則遂目爲南江并援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以此水與松江浙江强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爲三曰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又東合逕水桐水又東逕安吳縣（晉分宛陵置）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分宛陵置）又東逕故鄣縣南（縣今爲廣德州）安吉縣北（縣今屬湖州府）又東北爲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分爲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爲三江故石城分江水今沒不可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是還復西注于江並非合分江水而東者此說已不足信就使本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爲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以見其上承分江水乎其別派又何緣更有從餘姚入海之理乎乃酈氏强爲之說竟謂南江自五湖口以東歷今烏程歸安德清石門海寧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之南餘姚之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入海者自是漸江一派乃黟歙下流與貴池以下之水何涉乎以愚覬之班志分江水已沒不必深究水經沔水中篇經注皆舛謬斷不可信要之皆非禹貢三江也（班志南北中江其下各系以揚州川則是職方揚州之其川三江原不以爲禹貢三江卽郭璞及水經注亦不以爲禹貢三江惟因國語卷二十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章昭注三江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然此但可以解國語不可以解禹貢而陸氏釋文竟强引以實之于是異說紛要之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唐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二名合流入海今分析爲二以配松江則幷非職方之三江而豈可以當禹貢之三江邪皆非也）

又案曰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晉書庾闡傳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作揚都賦爲世所重注疑闡自撰又見世說文學篇）攷酈氏言三江口非職方三江要亦非禹貢三江卽前人亦未有引此解經者陸氏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此與酈引庾說同（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志）而孔疏不取曰今南人以震澤之東別有三江案職方揚州宜舉州內大川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而記松江等小江此言卻是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于夏本紀解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于其分處號曰三江口俗儒注禹貢因之（晉書文苑傳顧榮語張翰曰吾亦與子飲三江水耳范成大吳郡志今松江之旁有小村落名三江口皆指此三江）蓋自唐以後吳越爲財賦藪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於塞宋范仲淹知蘇州論吳中水利宜開松江俾歸于海熙寧中郟亶言禹時震澤爲患東有岡阜以隔截其流（沿海田上高卬至今號爲岡身）禹乃鑿斷岡阜疏爲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元祐中宜興單鍔著吳中水利書亦以濬松江爲第一義矣不知言各有當松江等三江爲震澤之利害卽爲吳中水利之要領而禹時則吳下土曠人稀震澤入海處必皆深闊未嘗以此爲重不可執後世事解經也

震澤底定（釋文曰底之履反史記音致）

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疏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名益稷治居澤東北故孔傳言吳南志言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卽震澤則澤藪與浸爲一

案曰傳云震澤卽太湖疏云卽具區亦卽五湖爾雅十藪吳越間曰具區郭璞注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卽震澤也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郭注亦云太湖也案具區與震澤爲一太湖與五湖爲一二者不可牽混傳疏及郭氏皆誤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漢志云云是也五湖又別爲浸太湖乃其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非如浸但水之所鍾也

篠簜既敷（釋文曰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蕩他莽反）

鄭曰篠箭簜大竹也（儀禮七卷大射儀疏〇戴凱之竹譜注）傳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

案曰鄭云篠箭者釋艸云篠竹箭是也又云簜大竹者儀禮大射儀簜在建鼓之間彼注但云簜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云筱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夏書曰瑤琨筱簜是簜大竹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釋文曰夭於嬌反喬其嬌反徐音驕）

馬曰夭長也（釋文）傳曰少長曰夭喬高也

案曰馬云云者周南桃夭篇毛傳以夭爲少壯少壯則方長傳亦云少長也

厥土惟塗泥

馬曰塗泥漸洳也（史記夏本紀集解〇李昉等太平御覽三十七卷地部）傳曰地泉溼

案曰馬云云者魏風汾沮洳篇毛傳云其漸洳者是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案曰田下下據鄭馬言地卑下傳云田第九非也其云賦第七雜第六是也

厥貢惟金三品

鄭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尚書疏〇詩二十之一卷魯頌泮水疏〇周禮三十六卷秋官職金疏〇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〇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三品金銀銅也（詩魯頌泮水疏〇傳同）

案曰鄭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者秋官職金疏云古言金有兩義對言金銀銅鐵爲異散言總謂之金攷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等凡六種內有鐘鼎鑑燧則所謂金者皆銅而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于司兵則與皇之金用作兵器者是銅錫孔于廢典日刑鑄皆以爲銅故鄭以此三品爲銅三色也今以目驗銅有黃白赤三色禹時亦當然也王乃云金銀銅黃金白銀既不爲幣施于器又寡王注非也

瑤琨篠簜（釋文曰瑤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瑻韋昭音貫〇案曰琨漢書亦作瑻師古音昆篠說文作筱已見上文）

王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尚書疏〇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瑤琨美玉

案曰王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者說文卷一上玉部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虞書曰揚州貢瑤琨玉篇卷上玉部第七同衞風木瓜釋文云瑤美玉也說文云美石則今本作玉之美者乃傳寫之誤陸德明所見說文瑤亦石之美者故王肅以瑤琨皆爲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

島夷卉服（釋文曰卉許貴反）

鄭曰此州下溼故衣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尚書疏〇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

案曰鄭云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者地官掌葛徵艸貢之材于澤農彼注云艸貢出澤萯紵之屬可緝績者是也

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尚書疏〇又兗州疏〇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〇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〇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織細紵貝水物

案曰鄭引詩者小雅巷伯篇文彼毛傳云貝錦錦文也彼箋云錦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是也傳以織貝爲二物然經但曰織安知其必爲細紵貝果水物不當入篚傳說非也

厥包橘柚（釋文曰橘均必反柚由究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

案曰傳以橘柚一物但大小異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傳微誤也又云其所包裹而致者者木瓜詩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卽引此經以證是鄭意與傳同也

錫貢

案曰鄭云云者職方揚州產錫攷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是錫以柔金非其常貢故有則貢之則不貢也豫州錫貢自爲錫命乃貢同文不嫌異解也王肅解此亦錫命乃貢者其意以橘柚本產荊州揚州特繼其乏耳下荊州包匭菁茅王以包爲句注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疏申王意云揚州厥包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荊州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故常貢揚州則不常也案包匭連文自屬一事截包作句以爲橘柚割裂穿鑿之甚且揚州明言橘柚荊州則並無橘柚字反謂荊州常貢而揚州特繼其乏亦殊違反皆非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釋文曰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

鄭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釋文〇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均均平（釋文）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案曰鄭云松讀曰沿者篆文沿作㳂松作枀二字相似而誤史漢及馬皆作均裴駰引鄭注亦作均者順史記之文耳其實鄭作松也（松字無理已極鄭破其讀猶不改其字鄭于諸經破讀者皆如此或疑鄭好改經字非也）又云沿順水行也者說文水部云沿緣水而下也引春秋傳王沿夏爲證是也據揚州沿江海可見是巡行州境非達帝都矣不然荊可陸行逾洛梁可陸行逾沔揚亦可浮于江而遵陸以逾于淮禹陸載車泥蹈毳手足胼胝豈憚此二三百里陸路之勞必貪舟行之逸遠從大海而逆上邪蓋必順水而行沿江入海自海南行施功震澤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卽朱方江口入吳之道亦未有故必于沿江入海之後再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巡行州境徧也

又案曰禹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者爲欲徧巡州境非爲邗溝未開江淮未通之故然通江淮之迹亦不可不攷左傳哀九秊（吳王夫差十秊）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吳越春秋亦云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江通淮案胡三省云廣陵故城謂之蕪城樂史云蕪城卽揚州江都縣城但云古爲邗溝城大非邗地名于其地築城號邗城）

（城下循深溝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其城應在大江濱第代遠無復遺址近志實以蜀岡上遺迹恐非又案此水一名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一名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于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溝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山陽縣射陽湖在縣東南八十里縣鹵有山陽瀆卽古邗溝其縣北北神堰卽古末口也）後哀十三季吳又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鹵屬之泲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旣退使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閒此所沿泝者非卽邗江至末口之道仍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道也蓋邗溝雖開但通糧道其水未能深廣吳人戰艦必不由此故哀十季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季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汎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絶其路亦必泝江不泝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泝淮仍不由邗溝也蓋自吳人爭霸上國始通江淮而道猶淺狹且地勢江高淮下水尙北流非南注也孟子言淮泗注江此一時誤記不合禹貢鄭樵謂其據夫差之道爲禹迹亦非蓋夫差乃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注江正相反（朱子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欲強爲之說徙爲穿鑿卒不能通也加沈括引李習之南來錄云自淮沿流至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案禹貢淮泗水出桐柏會泗沂入海故列四瀆正以其專達于海耳若如所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亦不得爲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畜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儻當日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入江不得爲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湖入新溝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于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說孟子是以誤益誤也）考水道之變改實始于隋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北通射陽湖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季將伐陳韓擒虎于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爲鹵矣八季數道伐陳營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蓋加濬深闊又變曲爲直北水南注江流反爲所遏孟子一時誤記之言至此乃驗以上所敍通江淮始末乃自周季下迄隋代事近儒閻若璩胡渭長于攷據爲詳著之而此道之非禹迹乃明禹所以必沿江海達淮泗之故亦益明

荊及衡陽惟荊州

鄭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疏曰北至荊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

案曰鄭云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者地理志禹貢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荊山本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湖南地鄭意荊州北界起自荊山不越荊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疏附會至荊山北則侵豫梁地非也

又案曰殷有荊無梁爾雅漢南曰荊州郭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爲荊州案李巡言殷時雍兼梁地玩郭氏漢南皆荊之說則梁地荊亦兼之不盡歸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大別以鹵漢東之地亦皆入豫荊州之境縮于東北而贏于鹵南也周禮正南曰荊州其山水如衡山雲夢江漢皆合禹貢惟其浸潁湛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案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湛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潁湛皆在河南淮北周若制以屬荊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故鄭闕疑又周承殷制亦有荊無梁賈公彥言雍豫竝兼梁地顏師古亦言周倂梁合雍而皆不及荊殆未察漢南曰荊之義蓋荊豫皆以漢水爲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荊兼之其嶓冢以鹵[illegible]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荊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荊州域也

江漢朝宗于海（釋文曰朝直遙反）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八卷○毛詩十一之一卷小雅沔水疏○又十三之一卷小雅四月疏）傳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

疏曰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假人事言水

案曰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者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爲北江入于海是也又云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者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也又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者僖四年公羊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揚雄荊州牧箴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釋地李巡注云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釋名云荊州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嘗警備故也是也

九江孔殷

鄭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尙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尙書全解八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毛晃禹貢指南三卷○史記夏本紀集解○玉海二十卷地理門○又再見○羅泌路史餘論十卷○）傳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疏曰傳以大江分而爲九鄭云云鄭意九江各自別源下流合于大江孔鄭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于孔說

案曰鄭云殷猶多也者鄭風溱洧殷其盈矣毛傳云殷衆也說文卷八上㐆部云殷作樂之盛稱引易殷薦之上帝爲證衆盛皆多也又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者釋文曰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史記索隱源作沙）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索隱作張須元江圖隋志張氏江圖一卷）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索隱作五畎）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是其孔衆多也史記孔殷作甚中故僞孔訓中殷中爾雅釋言文是亦得備一義也鄭又引漢地理志云云者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秦滅楚以其地置九江郡（酈道元淮水注云秦九江郡治壽春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案江北廬江有尋陽九江江南豫章有湖漢九水二處皆可稱九江然郡治在江北究以尋陽九江得名）高帝更爲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爲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爲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班氏于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云云應氏于九江郡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九江郡曰延平郡後漢復故故司馬彪郡國志仍曰廬江郡尋陽縣南有九江也漢尋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東晉成帝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通典云尋陽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今蘄州黃梅縣也縣鹵南七十里有九江城漢九江王黥布所築也東晉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鹵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又江圖云始鄂陵終江口會桑落洲者今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鄂陵今黃州府武昌縣縣志云江入縣境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峥嶸洲過磧磯至大洲爲三江口者是又水經注江水東逕軑（徒系反）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漢軑縣今蘄水縣五洲江在此縣界寰宇記云畎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是尋陽九江遺迹唐宋猶存也

又案曰釋文引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見揚州）案湖漢亦得名九江莽改豫章曰九江以此但九水注于彭蠡前言彭蠡旣豬盡之矣與大江經流無涉且通典以湖漢水隸揚州非荊州也又導水云過九江而後云東迆北會于匯如湖漢九水爲九江則是九江卽匯矣劉歆說非是汲郡紀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劉淵林吳都賦注九江經廬山而東此三條似皆當爲湖漢九水與禹貢荊州九江無涉

沱潛旣道（釋文曰沱徒何反潛捷廉反○案曰潛史記作涔漢書作灊古字通也）

鄭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尙書疏○黃度尙書說二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三國志四十七卷吳志吳主傳裴松之注○水經二十七卷沔水篇注○案曰此沱尾入江首不于江出二句樂史太平寰宇記七十八卷引作東別爲沱句下之注實則此句下之注也樂史全無學識信手妄引今正之）馬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釋文）傳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案曰鄭引釋水爲據而云枝江非沱夏水是沱者漢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鹵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過夷道縣北（今宜都縣鹵有夷道故城）又東過枝江縣南酈注云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晉移荊州刺史治此在今松滋縣界）江汜枝分（朱謀㙔曰江汜當作江沱）（朱說誤）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鹵南（志無南字此衍）東入江是也（枝江故城在今縣東北六十里有百里洲與江陵分轄）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地志水經皆以枝江爲沱而鄭不取乃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考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鹵又東南爲澧水歷澧州東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鄕縣鹵東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江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鹵北會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爲大江之經流而夏水出焉自爲一派以入于漢與爾雅合故以夏水爲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岐江而爲二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地理志言江沱出枝江鹵恐未然酈氏云江汜枝分東入大江則是水決復入曰汜卽詩所云江有汜是也乃又引地志之江沱以證則微誤矣若鄭所稱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在今荊州府治）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閻氏若璩曰江之沱也今本誤作江之汜也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于沱爲合水決復入爲汜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于汜爲不合）然則地志水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考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于漢此正沱水也鄭又云潛則未聞象類者闕疑不強說也馬云沱湖也說文湖大陂川澤所仰以灌溉沱乃江別非湖馬注與爾雅不合非是傳于梁州以荊州沱潛與梁州沱潛爲一尤非

雲土夢作乂（釋文曰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又莫公反○案曰夢溪筆談舊尙書云雲夢土作乂唐太宗時得古本作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案史記漢書竝作雲夢土釋孔傳亦作雲夢土蓋皆衞包所改唐太宗時馬鄭所注尙存所得殆馬鄭本也今從之）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東作畎畝之治

案曰傳以雲夢爲一非也左傳定四季吳人入郢楚子涉睢（與沮同）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鄖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入雲中遂奔鄖鄖今德安府治安陸縣是則雲在江北明矣（楚語王孫圉曰楚有藪曰雲韋昭注雲夢藪澤也昭注舉連言夢其實王孫圉乃單舉雲也）昭三季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宣四季鬬伯比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䢵子田見之䢵鄖同地在江北䢵夫人欲掩醜事故使涉江而南棄兒遠地以滅其迹不意䢵子又涉江而田見而收之是天欲顯子文靈異耳可見夢在江南也）雲地勢最下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雲夢本二地故分言之孔傳以爲一澤專在江南非也

又案曰經分紀雲夢其時尙未稱澤也下逮殷周時代變易陵谷遷改浸爲澤藪故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遂合稱之（鄭注周禮云雲夢在華容漢華容縣跨江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然左傳猶雲自雲夢自夢未嘗溷也自後諸儒以二澤合稱或互稱偏稱戰國策楚王游于雲夢結駟千乘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華容見上編今荊門州西陵今蘄州黃岡麻城皆江北）水經注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見沔水雲杜今京山江北）又云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見夏水州陵今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皆江北）此皆合稱也杜預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在江南而引江北安陸以明之雲在江北而引江南之夢以明之又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此則互稱矣郭璞注爾雅云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此則偏稱江南不及江北矣後漢書法雄遷南郡太守郡有雲夢藪澤李賢注雲夢澤今在安州（唐安州今德安府治安陸縣）此則偏稱江北不及江南矣諸說錯雜要不得因此而疑禹貢雲夢不分南北本無定處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北之荊門京山

沔陽監利安陸漢陽黃岡麻城蘄州古雲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夢所在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杶榦栝柏（釋文曰杶勅倫反徐勅荀反又作櫄榦本又作幹故日反栝古活反○案曰說文卷六上木部杶木也夏書曰杶榦栝柏以榦作幹非也又筱櫄重文作櫄鄭注周禮三十九考工記亦引作櫄）

鄭曰杶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柏葉松身曰栝（詩三之三卷衛風竹竿疏○周禮三十九卷攷工記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栝白栝也（釋文）傳曰榦柘也疏曰考工記弓榦柘爲上知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也

案曰鄭云榦柘榦者說文木部柘桑也皇矣詩其檿其柘彼疏引郭璞釋木注檿桑柘屬材中爲弓是榦爲弓榦弓榦柘爲上檿桑次之故以榦爲柘榦也又云柏葉松身曰栝者爾雅釋木說文木部衛風竹竿毛傳俱有其文但栝俱作檜說文別列栝字與檜音義俱異然說文引此經作栝所引是孔氏古文與鄭必合是栝檜通也

礪砥砮丹（釋文曰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昭音旨砮音奴又乃胡反○案曰說文卷九下石部砮石可以爲矢鏃夏書曰梁州貢砮丹梁州砮丹當作荊也說文礪在新附公劉取厲傳厲砥康哀十六年勝自厲劍皆不从石砥厂部厎字重文）

鄭曰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尚書疏○傅寅禹貢集解一卷）王曰丹可以爲采（尚書疏○傅寅禹貢集解一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砥細于礪皆磨石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案曰鄭云礪磨刀刃石也者大雅公劉詩取厲取鍛鄭云鍛厲斧斤之石是也王云云者說文丹巴越赤石以赤爲主黑白皆其類故可爲采也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釋文曰箘求隕反簵音路楛音戶○案曰說文卷五上竹部簵字注云箘簵也夏書曰惟箘簵楛又重文簬字注云古文簵从輅許慎與鄭俱傳孔氏古文則宜作簵而說文卷六上木部引又直作輅傳寫誤也）

鄭曰箘簵聆風也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三國致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周禮三十九卷攷工記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十八卷馬季長長笛賦注）馬曰楛木名可以爲笴（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

案曰鄭云楛木類者木部枯字注云槀也夏書曰惟箘輅枯木名也枯本訓槀木名則別是一義彼部別列楛字注云木也引詩榛楛濟濟爲證而此經則引于枯字不引于楛字則知此經當作枯鄭必與之同今作楛幷鄭注賈公彥亦引作楛俗儒改也且詩釋文引陸機艸木疏備言楛木可筊以爲笴又可屈以爲釵不言可爲矢而鄭以枯中矢材且楛是木名何言木類則[illegible]也又云周之始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者國語卷五魯語云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韋昭注砮鏃也以石爲之是也馬云云者馬亦必作枯與鄭同也

厥名包匭菁茅（疏曰鄭元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釋文曰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

鄭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既可裹而又纏結也（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美也（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包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尚書疏）傳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案曰鄭云菁茅給宗廟縮酒者僖四年左傳文也王肅以包爲句匭菁茅別爲句而僞孔從之云包者卽橘柚而匭者爲菁茅僞孔又以菁茅爲二物左傳齊桓公責楚包茅不入管子二十四輕重丁篇稱江淮之間一茆三脊名曰菁茆是包茅相連包不可別爲橘柚菁茅茅名不可分而爲二也又馬融以厥名上連三邦厎貢爲句僞孔亦從之鄭以厥名下連包匭菁茅爲句則句法與厥土厥田厥賦厥貢厥篚一例亦當從鄭馬孔皆非也

厥篚元纁璣組（釋文曰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玉篇渠依居沂二反）

馬曰組文也（釋文）傳曰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于水組綬類

案曰馬云組文也者邶風簡兮毛傳云組織組有文章是也

九江納錫大龜

馬曰納入也（釋文）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案曰馬云納入也者納錫史記作入賜攷入卽古文內見南宮中鼎堯典出內朕命內亦作入是也賜卽古文錫見儀禮注下賜土姓同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釋文曰本或作潛于漢非○疏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案曰史記作潛于漢竝非是）

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案曰浮江沱潛漢荊州境逾行已徧洛與南河則豫州地逾洛至南河者將治豫也兗州疏謂九州之次卽施功之次治水從下起冀帝都河入海處故首冀餘八州西高東下治之從東而西兗最下故次冀雍最高故最後是也

荊河惟豫州

鄭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案曰鄭云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者南條荊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乃豫之南界傳兼言西非也

又案曰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荊州呂覽亦云河漢之間曰豫州此所言皆殷制也荊豫二州禹以荊山爲界殷以漢水爲界河之南漢之北則豫州也殷無梁州益豫州亦兼梁地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州域惟波溠可疑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見莊公四年）案波卽滎播說詳下文溠水水經注云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溠西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故城西又南流注于溳溳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沔溠既合溳自下通稱則溠在漢北而鄭云宜在荊者蓋周時豫州不全得漢北地割以屬荊故于豫州曰河南與爾雅同而于荊州曰正南不曰漢南明乎兼有漢北與殷制異也（馬融廣成頌浸以波溠融意亦未嘗指爲豫州域）又案周亦無梁州豫亦兼有其地當在華山之陽嶓冢之東也又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鄭云荊州域然江北之地不盡屬豫而多有屬荊者荊豫本非以江爲界則鄭云云亦約略言之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江南潁州府之西境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豫州域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釋文曰瀍直然反澗故晏反）

傳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疏曰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成縣替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澠池在新安縣西穀成替亭北此卽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案曰四水所出地志是傳多誤疏旣引地志又曲護傳皆非也今考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以熊耳爲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乎陸渾山乃在今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經其下非出也新安澠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澠池雖下流同得通稱而上源本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爲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于河南穀成亦本二縣魏始省穀成入河南晉因之故晉書地理志河南郡有河南無穀城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豈西漢時穀城山已爲河南縣地乎若謂河南指郡言則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于瀍而言郡不言縣乎孔安國爲武帝博士具見圖籍所言決不如此知爲魏晉人僞撰也（伊出陸渾澗出澠池顏師古皆承其誤惟瀍出河南北山改爲出穀城山其說是）漢上洛縣卽今陝西商州治盧氏縣今屬河南陝州新安縣今屬河南府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

又案曰伊水漢志出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東（今在縣西南五十里東連永寧南接內鄉與志在縣東者小異縣治移也盧氏故城今在縣東）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水經卷十五云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鄭注山海經云蔓渠山卽熊耳山地志云熊耳山卽熊耳大同陂岡互別耳水自熊耳東北逕東亭城南東亭故城在今嵩縣西南七十里）東北過陸渾縣南（鄭注伊水歷崖口山峽卽古三塗山又東北過伏流嶺東）又東北過新城縣南（鄭注北逕高又）又東北過伊闕中（鄭注案今洛陽縣南有伊闕山詩疏引水經伊闕而不見禹貢然云既入于河則伊闕之功見矣）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洛陽界中皆伊水所經也洛水漢志出宏農郡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故蠡城在今永寧縣西）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故城在今宜陽縣東北十四里）又東北過河南縣南（詳見下文）又東過洛陽縣南（詳見下文）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鄭注與緱氏分水案今偃師縣治卽偃師故城古西亳也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又東北過鞏縣東（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又北入于河（鄭注謂之洛汭）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界中皆洛水所經也（近世洛水過汜水縣北入河則又移于東矣詳見導洛）瀍水澗水見周書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續漢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出穀城山地志曰故穀城在河南縣西北十八里有穀水左傳定八年單子伐穀城卽此漢置穀城縣魏省入河南縣自故城西北又三十二里有界卽博物記所謂替亭山也）宏農郡新安縣注曰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案新安縣無此云南入雒實澗水東合穀至河南城西入洛耳要其歸也）縣注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成入雒案澗始見禹貢繼見洛誥而澗與穀異源同流澗東流穀東北流折而會于新安縣東南谷新陽二水爲一自下通稱故書有澗水無穀水也周東都王城漢爲河南郡之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卽周公所城洛邑也亦卽郟鄏又稱東都平王自西周徙都此春秋謂之王城）下都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周時又稱成周敬王自王城徙都此東漢都此爲河南尹治魏晉及元魏亦都之）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隋大業初營新都于今洛陽縣城內金又省河南入洛陽縣）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而南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而南入洛二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而瀍水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時穀洛鬭（卽）將毀王宮于是壅穀水使東出于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于是澗瀍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而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大非其舊爲水道之一變矣（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引共工伯鯀事爲戒王卒壅之韋昭注云闕者南水格有似于闕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也[illegible]穀水本出城北而東入瀍洛詩何以指王城爲澗水東瀍水西爲且使穀水故道果在城北則宜王使北出爲復禹之迹太子晉何爲引共鯀防川以爲戒王鼓鄭氏言王壅使其遺堰三隄尚存今不可得詳竊意此三隄皆在王城南北當時堰穀水使東出城北而南屈注之左以至千金堨也何以知之以東漢作堨于河南城東十五里之使穀水不由此處又南入洛此蓋自靈王以至于西漢穀水會洛之道也入洛堨何爲在此乎鄭氏又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磧之死穀者以其有流而無水條例言西城外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南出爲死穀者容春秋時言西城所存一枯渠也此正可爲古瀍水在王城西之明證又案鄭于死穀條又云石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此地下停流成湖渭造溝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案太和七年當元魏孝文帝世故說者又疑穀水入瀍始于城北自元魏始然瀍水本由王城東北而南入洛周靈王壅穀使東注勢必與之合其元魏所決者城北之湖溝耳瀍流之合實不自元魏始也）然其時瀍澗二水猶未經洛陽也迨東漢建都洛陽爲京師首邑乃自河南縣東十五里千金堨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瀍水始與穀水俱東逕洛陽城南矣（後漢王梁傳建武五年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東下滿張純傳建武二十四年爲大司空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章懷注陽渠在洛陽城南）古時瀍不合澗亦不逕洛陽南而東至偃師也水經瀍水條云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鄭注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歷澤東南水南有一原古替亭處）東與千金渠合（鄭注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條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鄭注澗水東南流歷嶠山于穀城東而南流注于穀穀水亂流南入于洛今穀水與澗水合注東入洛矣）此以上二條其前言瀍澗所出之源皆禹迹也自千金渠以下則皆言東漢後[illegible]

（門也）屈東歷津陽門（南城之最西一門故津門也）宣陽門（南城之次西一門故小苑門也亦曰門）（諺門）平昌門（城之正南門故平門也）開陽門（南城之東頭一門故建陽門也穀水于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又北逕東陽門東又北逕故太倉西又北入洛陽瀆青陽東城之南頭一門故清明門東陽城之正東門）（故中東門也）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注于洛蓋卽張純所穿洛水篇云洛水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亦注之是也此皆東漢至元魏歷代遞遷之道非古迹也自曹魏大營宮殿分引支流灌注苑囿晉代川谷漸移元魏遷都更加營治隋大業元年改建東都幷河南洛陽而一之又大變成周之舊（隋東都城卽今河南府治洛陽縣視周敬王至元魏孝文帝所都故洛陽城西移十八里）而通濟之渠復起（隋書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河自板渚引河通淮）于時又以穀洛二水周市都城爲急故復引穀南流會洛從城南遶城東經偃師鞏縣而注洛口其于東漢千金堨故道又迥不同而靈王以前之迹更不可問特有洛誥數語猶可得其大略而已

滎波既豬（釋文曰滎戶扃反波如字馬作播○疏曰馬鄭王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案曰今傳孔本作波非也賈昌朝羣經音辨引滎播既都鄭音豬于周禮職方氏注引作滎播既都也都豬同字不必改播爲波則大謬矣）

鄭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吳澄書纂言二卷○毛詩三之一卷衛風定之方中疏○又七之三卷檜譜疏○王應麟詩地理攷六卷○史記索隱二卷）馬曰滎播澤名（釋文）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

疏曰此澤水大動成波浪其時波水已成遏豬不濫溢也鄭云云言在滎澤縣之東也春秋衛及狄戰滎澤鄭謂在此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案曰鄭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也者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泲溢爲滎是也又云今塞爲平地者鄭目驗而知也又云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者鄭于周禮夏官職方注亦云滎在滎陽攷漢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卽滎播也漢但有滎陽縣別無滎澤縣隋始分滎陽地置滎澤漢滎陽故城在今滎陽縣西南澤在城北歷城東故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也（杜預亦云在滎陽縣東與鄭合京相璠曰在東南非是又正義以鄭云在隋滎澤縣東者爲在滎澤縣之東此據隋置滎澤縣說亦非是隋滎澤）故城在今滎澤縣北五里澤在城南（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澤在滎陽故城北則自當在滎澤縣西元和志云在滎澤縣北亦非是滎澤故城明洪武八年圮于河移今治）澤名滎播馬同孔改波訓爲水波非也鄭又云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者此經滎播之澤本在河南衛狄戰處在河北當別是一滎澤因河南之澤而假稱之杜預謂滎澤跨河南北則下文導水何云入于河溢爲滎邪惟宣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此則在河南卽經之滎播也

導菏澤被孟豬（釋文曰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士可反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豬張魚反又音諸）

傳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泲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

案曰菏澤當依地志在定陶傳云在胡陵者誤孟豬在菏澤之西南傳云在東北者正相反正義曲從傳說至欲改古郡縣方向以傳會之皆非也考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漢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邱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通典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又云宋州虞城縣有孟豬澤元和志云孟豬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蓋此一節紀禹治陶邱復出之泲也菏澤在定陶之東孟豬在睢陽之東北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以殺泲瀆之勢水經注尚書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晉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是也若胡陵但有菏水非澤所鍾其故城在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交境處上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距睢陽之孟豬幾五百里矣安得云胡陵反在睢陽西北而其水得東出以被孟豬哉漢志胡陵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水在南此言達于菏之菏在胡陵南也僞孔既改達于菏爲達于河無如漢志胡陵有菏水遂强引以當豫州之菏澤不欲以胡陵之菏水屬徐州也此其支吾掩飾欲彌縫改書之迹耳乃師古反據僞孔書以改漢書之達于菏爲河則胡陵下無菏字頗遠不知遂云不言其縣有菏澤也不知菏水與菏澤水本有別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水經泲水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注云菏泲別名也漢方與縣卽今魚臺縣胡陵故城亦在縣境縣北菏水正說文所云在胡陵者也似說文正與孔傳合而班固說菏澤不在胡陵而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合泗以注淮（詳見徐州）與孟豬全無關涉說文言菏澤水多一水字與班說殊恐同歸僞孔傳襲取說文而遺落一水字遂成舛誤禹導澤之在定陶者以入孟豬與下流支派之在胡陵者毫不相及也

又案曰夏官職方青州澤藪曰望諸鄭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周屬青此經屬豫者周無徐幷于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豬爾雅十藪宋有孟諸左傳僖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文十年宋道楚子田孟諸杜預曰宋大藪也自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築東苑方三百里孟諸包在其中澤形盡失故水經注于睢陽故城絕不言孟豬而敍臺池甚詳盠澤之畔岸已蕩夷無存元至元二十三年後歸德府城南北屢被黃河衝決澤更不可問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釋文曰壚音盧）

鄭曰壚疏也（陳祥道禮書三十四卷）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豫州地青（史記夏本紀集解○李昉等太平御覽三十七卷地部）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也（案曰裴駰引此下有壚疏也三字今本孔傳無之陳祥道引作鄭注疑此原係鄭注今本裴駰集解脫鄭元曰三字）

案曰鄭云壚疏也者釋名云土黑曰盧盧然解散是疏也馬云地青未詳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釋文曰紵直呂反纊音曠）

傳曰纖綿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案曰因上荊州之文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釋文曰華胡化反又胡瓜反○案曰說文崋山本作崋从山華省聲唐元度九經字樣亦云字本作崋）

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山之南雍州境也

案曰鄭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者僞孔亦云華山南疏云不得其山是也云至于黑水也者鄭意非謂梁之黑水但以爲南界盡黑水在西徼外故梁雍皆以是爲西界但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但以爲西界梁則兼以爲西南界因對華山言故云南也華卽太華地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縣南八里黑水今無攷經凡三見雍州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則是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爲界也導水云至三危入南海三危在西裔則黑水從西徼外流至極南入海不入江者也要三黑水是一古時黑水見于紀載者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續漢志同但言有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茫昧久矣闕疑可也

又案曰殷周皆無梁州通典云梁當殷爲蠻夷此州遂廢賈公彥曰雍豫皆兼梁地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爲荊州川則荊亦兼梁地然三州雖兼梁地而禹貢梁州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約不過羈縻不絕非九州內地比也

又案曰以今與地約之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州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除敘州重慶夔州等府江南境宜屬荊）及雲南貴州北境皆梁州域也

岷嶓既藝（釋文曰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何反韋音播）

鄭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疏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志蜀郡有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

案曰鄭引地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者見裴駰集解前志此下尚有西徼外字續志同裴駰引鄭注每多割裂不全鄭必連西徼外言之也知者漢湔氐道唐爲松州嘉誠縣廣德初陷吐蕃宋亦未復仍爲吐蕃地今爲龍安府松潘廳在府西三百里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廳西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嶺卽古羊膊嶺江源所出距廳尙遠豈得謂江所出之岷山卽在湔氐道故知裴引不全也鄭又云嶓冢山在漢陽西者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續志西縣改屬漢陽郡注云故屬隴西鄭據當代書故云漢陽西也但漢有東西下文導水歷敘東漢源流絕與西漢無涉而其首則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似東漢亦出嶓冢然漢志于氐道言漾水出至武都爲漢于武都言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又于沮縣言沮水源流沮水卽漢水又沔陽縣應劭注補言沔水出以上四條皆言東漢而皆不言有嶓冢續志亦惟于西縣言有嶓冢山西漢水他縣皆不言鄭于此注亦但舉西縣之嶓冢者漢志旣專于西縣言嶓冢幷冠以禹貢則必古經師相承舊說鄭據古義故云然也至後魏于漢沔陽縣地置縣名嶓冢縣魏收作地形志遂于此縣載有嶓冢山而唐李吉甫杜佑則于上邽縣金牛縣分列兩嶓冢唐上邽卽漢西縣金牛卽漢沔陽縣地然則漢有二嶓冢亦有二東西分出意者東漢上源從氐道來逕路納眾流以成川非始出沔陽之嶓冢故班志鄭注皆不著此山若西縣山實西漢源故專舉之與至導水以西縣之嶓冢爲東漢源者則別有故蓋東漢自西而東流西漢則自北而東南流東漢自氐道而武都而沮縣而沔陽自是而東直至江夏沙羨方入江流甚長西漢自西縣而廣漢而江州卽入江流頗短二水始源所出下流入江皆不一處似各不相涉但西漢流至通谷與東漢會然後東漢自東西漢自南而西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西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與西漢合然後西漢再西南行至江州入江漢別爲潛西漢自出西縣嶓冢似非東漢之別但旣與東漢合而後分且葭萌流出之水係從沔陽東漢分出的是漢別之潛而西漢又與之合故鄭于下節注以此二水皆爲潛論水則西漢是別東漢是主故經詳言東漢而卽以嶓冢冠之者因下流潛源以目漢源也論山則沔陽之嶓冢非東漢始源故略之而西縣之嶓冢實西漢源故班志鄭注專舉之欲見是山爲水源也此爲定論（漢氐道今無攷武都縣在今成縣西沮縣今略陽縣沔陽縣今沔縣沙羨縣今漢陽縣西縣今西和縣廣漢郡卽今重慶府通谷旬在金牛縣今寧羌州地葭萌今寧羌州及廣元昭化二縣地江州縣今重慶府治巴縣也）若郭璞注山海經以氐道亦有嶓冢則恐附會

又案曰漢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于此縣後不知何年仍屬蜀郡古汶字與岷通但此郡縣名雖曰汶實非江源所在後郭璞注山海經遂言岷山今在廣陽縣西江所出廣陽晉所更漢汶江縣之名郭說亦誤汶江縣後不知何年又改汶山縣元和志于汶山縣載岷山而樂史因之汶山今又改汶川屬茂州案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縣有汶山臨洮郡臨洮縣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樂縣南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是岷山所在之縣甚多安在茂州汶山縣無岷山但不得以爲江源所出耳漢志分明處在西徼外三字裴駰删去三字已失其旨郭璞移之汶江則更沿誤

沱潛既道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尚書荊州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黃度尚書說二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水經二十九卷潛水注○樂史太平寰宇記七十二卷劍南西道）傳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疏曰鄭云云此解荊州沱潛梁州注云云此解梁州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地志及鄭皆以荊梁各有沱潛郭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孔爲博士地理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故舉大略耳

案曰鄭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者承上荊州沱潛故云亦據爾雅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也又引地志郫縣之沱謂非此經之沱者地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今成都

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此卽漢志江沱後人謂之郫江河渠書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爲沱水流江爲大江流江者江之正流一名檢江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水經所叙江水自都安至成都者其原委卽所謂流江也郫水出自山源而下流爲李冰所穿後人因其引此江與大江雙過郡下遂目爲二江而皆以爲冰所穿其實冰所穿惟郫江也（任豫言此江一名流江一名湔水元史河渠志遂以郫湔爲李冰所穿二江非是）此江起今灌縣西南至雙流縣（卽廣都）北岸合流江（水經注云湔水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今成都府城東南岸曲有合江亭郫江入流江處又案蜀中水道至李冰一變又甯又加改作唐高駢築成都羅城塞故瀆鑿新渠導郫江繞城西而北流江繞城西而南下流仍合于合江亭舊迹更不可問矣）所行不過三百餘里源流短狹又與沱自江出之義不合故鄭不取也此水志冠以禹貢似是古義而鄭不取者既不言古文則非孔氏古文說此等鄭閒有不取擇善而從不偏主也又引地志汶江之沱亦不取者彼志云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近志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卽汶水出岷山西玉輪坂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盍卽緜虒縣界開明所鑿郭璞云玉壘作東别之標者開明杜宇相七國時人禹時未有漢志亦不以爲禹貢之沱故鄭不取也又云江原有鄬江云云者地志蜀郡江原縣鄬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應劭曰鄬音壽元和志劍南道蜀州唐興縣本漢江原縣地鄬江一名皂江（聲轉字異）經縣東二里在今崇慶州曰首受江正與江出爲沱合故鄭以此爲沱之類也鄭又引地志安陽之潛亦不取者彼志云漢中郡安陽縣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安陽縣今爲陝西興安州漢陰縣此鬵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不得直名鬵水水經又以此水爲涔水（潛鬵涔古字通）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是尾入漢非首受漢故鄭不以爲潛水史記索隱因夏本紀潛作涔遂以此水當之非也爾雅自漢出爲潛馬融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曰潛是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别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鄭云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云云者前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是也過郡四者隴西武都廣漢巴郡也鄭據彼文但彼以爲西漢水不名潛而鄭指作潛者西縣嶓冢所出雖是西漢鄭因東漢有别出而伏流之潛從廣漢葭萌入西漢以達于江故連西漢始源亦目爲潛也荆州疏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此卽東漢今漢中府沔縣東南有沔陽故城）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郭與鄭合彼疏以爲與鄭異者非）漢壽卽漢廣漢郡葭萌縣（漢志失載此水）蜀先主改名漢壽屬梓潼郡晉又改晉壽（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東南）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與漾同）今名龍門水源出緜谷縣（晉太元中分晉壽縣地置興安縣隋改名緜谷隋志緜谷縣有龍門山是也唐因之屬利州明改廣元縣屬保寧府本朝因之東北接陝西沔縣界）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云潛水出利州緜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緜谷縣龍門山亦名葱嶺山引梁州記云葱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爲龍門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龍門山是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王象之輿地紀勝曰龍門洞在緜谷縣北凡爲洞者三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下合嘉陵江此卽潛水也然廣元舊志云潛水出縣北一百三十餘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卽籌筆驛也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與諸說不同意者木寨山乃水自河陽東之所經而人誤以爲出邪朝天驛穴卽龍門山穴也王氏所謂自第三洞貫通兩洞卽舊志所謂經龍洞口至驛北穿穴而出郭氏所謂入大穴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者也大約此水伏流山下亦不過二十餘里）歷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合州至巴縣（並屬重慶府巴縣漢巴郡江州縣今府治）入大江然則西縣嶓冢所出本是西漢非潛水下流與潛合則源流皆可稱潛（後世但稱西漢唐又稱嘉陵江潛之名遂晦）故鄭又云漢别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廣漢卽指葭萌鄭舉郡言耳水經注桓水條又云葭萌西漢卽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是也鄭注殘闕子桼幸乃有端緒參互觀之則沱爲江原之鄬水潛爲西漢合葭萌之伏流可知矣

又案曰漢志又有一潛水在巴郡宕渠縣西南入江（此江謂嘉陵江）水經亦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南入于江酈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鄭康成曰漢别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庾仲雍云墊江有别江出晉壽縣卽潛水也酈又云宕渠水卽潛水（見江水注）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見漢水注）案漢宕渠縣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渠江在縣東其源出自巴州（屬保寧府）小巴嶺西南流逕蓬州又東南逕營山縣入縣界又西南逕廣安州（並屬順慶府）至重慶府之合州入嘉陵江此水雖名爲潛而出自山源不出于漢況鄭注所云入穴通山云云卽取郭璞所說漢壽潛水之語順文聽度而此水實無入穴通山之狀其所引據之鄭康成庾仲雍二條鄭云自廣漢疏爲西漢水而漢葭萌屬廣漢卽漢壽縣庾云出晉壽縣而漢葭萌蜀爲漢壽晉爲晉壽是二家所說正屬漢壽之潛水全與宕渠無涉酈乃移彼入此舛謬殊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嶺在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寰宇記曰興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三日始達于嶺險阻如此此等山谿定是無勞疏鑿潛不在宕渠明矣

蔡蒙旅平（釋文曰旅如字韋音盧）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

案曰鄭云地志蔡蒙在漢嘉縣者前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漹（漹當作涐師古曰音哉誤）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亦可單稱蒙故也傳曰蔡蒙二山名正義曰蔡山不知所在史記索隱同其說非是今雅州府治雅安縣北有漢青衣廢縣蒙山在縣南是山盤跨邛州及雅州府之雅安蘆山名山四州縣境也

又案曰漢志言青衣有蒙山谿卽青衣水大渡水卽沬水也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沬水合又沬水出廣柔徼外（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東南逕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酈注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案今蘆山縣西北有靈關廢縣）東北與青衣水合（酈注二水于漢青衣縣東會爲一川）東入于江以今輿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安與沬水合沬水自威州徼外東南流徑大全州西北又東南經蘆山至雅州府治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峨眉至嘉定府治會涐水入大江

和夷底績（釋文曰和如字又作勣）

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水經三十六卷桓水注）馬曰和夷地名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疏曰和夷平地之名

案曰鄭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者鄭以和爲水名馬及傳但以爲地名非也鄭又云和讀曰桓者漢酷吏傳尹賞瘞四尸桓東如淳曰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敘和樹表）師古曰卽華表也華古音敷亦以聲近而變（亦見匡謬正俗）又古者桓獻同音桓轉爲和猶獻轉爲莎說文桓作瓛从玉獻聲則知古者和有桓音也鄭又引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云云者彼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同地志于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益徼外山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漢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唐通化縣今無可考大約在今茂州之保縣及威州界內蜀山在此爲桓水所自出則與湔氐道徼外江水所出之岷山相連酈注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卽蜀山桓水也酈于和夷從鄭讀爲桓謂卽蜀山桓水又引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桓水因謂自桓水以南爲夷卽書所謂和夷其說是矣而于西傾因桓是來則以爲此桓乃西傾之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西漢卽鄭所謂潛也愚謂西傾之桓水不見于禹貢酈謂因桓之桓乃西傾桓水者非是惟此和當爲桓耳（說詳下文）

厥土青黎（釋文曰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

馬曰黎小疏也（釋文）王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尚書疏）傳曰色青黑而沃壤

案曰馬云黎小疏也者馬意謂青其色黎其質也王以青爲黑不知何據而青色黎質則同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艸色也此是汎言不可以解此經至傳以黎爲黑則是梁州土兼二色矣但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亦未有兩言色者傳非是當從馬說爲正至沃壤經文所無傳說更屬妄添且傳以田上中下主肥瘠言若使果沃壤則田宜上品何以下文厥田止云下上邪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尚書疏）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

案曰鄭云云者經云下中三錯自當于下品中品之中居其三若如傳說則云下三錯足矣非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釋文曰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閭幼反馬同鏤婁豆反熊音雄羆彼宜反貍力疑反）

鄭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璆玉名鏤剛鐵貢四獸之皮

案曰鄭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者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注云鏐卽紫磨金也是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鏐黃金之美者从金翏聲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翏作璆巨鳩切讀若虯二字音義皆别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金固梁產也璆定當爲鏐自後人妄改从玉遂以梁州之璆混雍州之球幸史記集解尚采鄭注猶可見眞古文也鄭又云鏤剛鐵可以刻鏤也者說文金部文彼卽引此經爲證是也砮石砮華陽國志臺登縣山有砮石禹貢所賦是也熊羆狐貍或貢生獸或貢其皮也孔連下織皮爲句其說謬甚辨詳下文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釋文曰傾窺井反○案曰漢書作頃）

鄭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三十六卷桓水注）馬曰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三十六卷桓水注○王同）傳曰織皮今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疏曰績羊毛作衣爲罽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山名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案曰鄭云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者雍州云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知織皮謂西戎之國卽昆侖等是也又引地理志云云者據彼漢志云禹貢西頃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南漢臨洮在今爲甘肅洮州廳治所三面臨番南與四川松潘廳接界外連蒙古邊境西傾山在其界內（詳見導山）郭仲產秦州記曰隴西郡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其上懸巖吐溜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鄭所謂桓是隴阪名者蓋卽隴山後漢書隗囂傳謂之隴坻李賢注云坻阪是也鄭以此阪盤桓旋曲故名桓者屯初九盤桓馬融云旋也屯初體震說卦云震爲阪生是阪爲盤桓旋曲也鄭又連是字亦爲阪名不從馬融作虛字解者說文卷十四下阜部云阪山脅也十二下氏部云巴蜀名山岸脅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揚雄賦響若氏隤古氏與是通（詳見洪範）故鄭以桓是爲山阪之名也諸書言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此經言由西傾因阪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和縣浮西漢水以入沔蓋西漢水出西嶓冢山漢志在隴西郡西縣今爲西和縣屬鞏昌府此卽潛也織皮諸國及西傾之山雖皆爲雍州境然欲由本州浮于積石則西傾之西北距積石千里皆重山疊嶂道險難達況欲東行以至京師不行東北而反取西北路以往舍近圖遠必無此理惟因桓是來則過阪卽入西漢經行甚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下文浮潛逾沔自是禹巡行州境非爲欲達帝都此因桓是來與下浮潛各爲一截但鄭解此節雍戎之人有事京師則自桓是而浮潛以至亂河自是入京之道其實則因桓是來與下文本不連屬也

又案曰晚晉古文以織皮屬上熊羆狐貍爲句以四獸爲貢皮以織皮爲罽疏曲附之然經文但舉四獸何以知其貢皮

雍州織皮與昆侖析支渠搜連文不爲貢物則此亦當與西傾連文不爲貢物可知傳疏皆非也傳又以桓爲水名謂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但出蜀山之桓水以解和夷則可若云自西傾因此水而來則此水乃行羌中入南海不入中國何由而來乎疏亦知其不通而附會以爲初發西傾未有水南行得桓水考元和志謂蜀山桓水在茂州今西傾乃在洮州西南距茂州千餘里何云因乎酈道元則謂蜀山西傾俱有桓水（嶓山桓水卽蜀山桓水）以和夷之和爲蜀山桓水以因桓之桓爲西傾桓水其說據馬融王肅注云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因謂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謂浮潛而逾沔矣酈此條所云桓水卽白水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水經漾水注又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今文縣西素嶺山）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城在文縣西南）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在文縣南）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今文縣城東南有橋跨白水上卽陰平橋頭也）（蜀姜維在沓中聞有魏師請護陰平橋頭卽此沓中在今洮州西南）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羌水出羌中參谷白水東南流逕葭蘆城又東南至橋頭合白水）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城在今昭化縣西北九域志云縣有白水鎭卽故縣也）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卽西晉壽之東北也（西晉壽卽葭萌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案漢葭萌故城在今昭化縣界白水至此謂之葭萌水津關卽今縣北白水關也與寧羌州接界）東南流注漢水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衞流經文縣平武（龍安府治）劍川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近人以爲此卽禹貢桓水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但是與氐通是山阪之稱非水稱因桓是來究以鄭說爲確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鄭曰或謂漢爲沔（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疏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案曰鄭云或謂漢爲沔者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流于是兼有沔稱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曰沔是也導水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渭水地理志云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河謂西河也水經注云西漢卽潛水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已見上文）阻漾枝津者卽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寰宇記所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卽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以上梁州巡行州境觀地肥瘠事已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登陸絕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亂河則至雍州矣

又案曰水經注說浮潛逾沔則得矣而其下云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相關川流所逕不乖禹貢入渭亂河之義也案南鄭今爲漢中府治其故城在縣東北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之南此說以褒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然褒通沔斜通渭而褒與斜究不相通乃云遡褒南溪支灌于斜蓋因經例由水而陸以入水曰逾由水入水曰入今曰逾于沔入于渭似沔渭有相通之道故耳不知經文不可兩言逾故變言入傅氏寅云上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是也酈言褒灌于斜强爲附會殊不可信考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衙嶺山在今郿縣西南三十里俗呼馬鞍山褒谷口在今褒城縣北十里斜谷口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褒水南流自衙嶺南經褒城縣東又南入于漢斜水北流自衙嶺北經郿縣東又東北入于渭二水中隔衙嶺須陸行百里始達故顏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中皆各自有水耳正言其不相通也山谷形勢古今不易安在禹時從沔遡褒可以入斜而通渭乎漢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縣屬武都郡卽今漢中府之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于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溝洫志同）今此經俗人妄指爲轉輸重運則此道似不應有從陸處其實則是禹巡行梁境畢乃從梁至雍治水耳有陸何不可由乎自潛逾沔不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泝褒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合兩處僅一二日程耳禹豈必欲盡從水而畏此一二日之從陸哉逾沔入渭當從傅氏以上逾字貫下入字爲確非沔渭水道可通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釋文曰雍於用反）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詩十八之四卷大雅韓奕疏○莊十年公羊傳疏）王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九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王天與尙書纂傳四卷○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傳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疏曰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所言得其實孔本誤也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故王制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案曰鄭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者鄭意以黑水在西徼外梁雍二州之西境皆至此爲界義已詳梁州也傳或言據或言距偶爾異文不爲例疏必以距爲至據爲跨而過之則不可通者多矣雍東至西河而止固不可以言跨而其西亦不過至黑水黑水絕遠若復跨而過之無是理也鄭云自黑水而東則鄭必不以雍西爲跨越黑水可知也

又案曰爾雅河西曰雝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于禹貢兼梁州之地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其疆域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間爲蠻夷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

曰靑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自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爲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皆沒于戎翟矣爾雅自雝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于禹貢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鎭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迪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爲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闊不可紀極矣

弱水既西

鄭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尙書疏○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

案曰鄭云衆水皆東者荀子云孔子觀于東流之水謂子貢曰水萬折必東是也餘詳下文

涇屬渭汭（釋文曰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

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毛詩二之二卷邶風谷風篇正義○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屬入也（釋文）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疏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案曰鄭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云云者涇水見下文渭水見下文導渭節二水自源及流所經行皆幾二千里涇入渭渭又入河也又引地志云云者鄭以渭水就下文導渭節解之故于此惟解涇水也其文見前志幷冠以禹貢說文水部同續志無涇陽縣劉昭注于安定朝那下言之蓋省併也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治平涼縣西南幵頭山在縣西一百里涇水出（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登笄頭之山是也）東南流逕其縣南又東南逕華亭縣東北（華亭在府南一百二十里本漢汧縣地）又東逕涇州南（涇州在府東一百五十里本漢安定縣唐爲保定縣涇州治）又東逕長武縣北汭水入焉（長武在邠州西北八十里本漢鶉觚縣地唐爲宜祿縣汭水源出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弦蒲藪東流過長武縣南而東注于涇）又東南逕邠州北（在西安府西北三百五十里本漢漆縣唐爲新平縣邠州治）又東南逕淳化縣西（淳化在州東少南一百四十里本漢雲陽縣）又南逕永壽縣東（永壽在乾州北九十里本漢漆縣地）又南逕醴泉縣東（醴泉在西安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本漢谷口縣）又東南逕涇陽縣南（涇陽在府北七十里本漢池陽縣晉惠帝析置涇陽縣）又東南逕高陵縣西南入于渭水（高陵在府東北七十里）陽陵故城在高陵縣西南二十里卽鄭注所云涇入渭處也

又案曰汭說文水部云水相入也从水从內內亦聲旣云从內則內亦義故鄭云汭之言內閔二年傳杜注水之隈曲曰汭隈曲卽內故鄭名語注亦云汭隈曲中也然竝無水北曰汭之訓僞孔忽剏此解疏曲附云人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但人北面望水則又可以南爲汭矣凡二水相入其間必有隈曲罕有十字相交徑橫入者然但可以曲處爲內其外直流者爲外耳豈能限以必北爲內乎雍州有二渭汭此渭汭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漢褒德縣地（今朝邑）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褒德者河渭二水之會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也

漆沮既從（釋文曰沮七徐反）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于渭以渭爲主故也

案曰大雅緜云自土沮漆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周頌潛云猗與漆沮傳云岐周之二水也豳譜云豳者公劉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太王自豳始遷焉潛詩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然則毛鄭雖分言漆沮其實一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水在縣西續志亦云縣有漆水據豳譜疏引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則鄭箋云漆在豳者卽漢志所云在漆縣者矣然皆不言上源所出下流所入說文水部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杜陵當作杜陽以上所言皆卽此經既從之漆也而沮則無攷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今長武邠州麟游三州縣地卽漢漆縣及杜陽縣地也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俞山疑卽岐山酈注引山海經又云羭次之山疑皆岐山之異文而酈又引闞駰十三州志分爲二漆水其說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攷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酈雖疑不能定但所出所入各別自是兩水攷李吉甫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漆縣唐爲新平縣今邠州是）北流注于涇今麟游縣東南亦有漆水與此異寰宇記云水經注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元和志云宜祿縣東至邠州八十一里今長武縣是）卽今邠州所治也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經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注涇水恐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麟游之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今攷涇水自邠州北東南流入永壽縣界漆水東北流必注于涇言入渭者非二漆之中必有一沮在麟游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耳然此二水一則注涇以入渭一則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西而導渭云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乃在涇水之東蓋有二漆沮雍州之漆沮非導渭之漆沮也正義于此節解爲扶風漆沮于導渭解爲馮翊北之洛水是也

灃水攸同（釋文曰灃芳弓反○案曰漢書引此及地志俱作酆）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于渭疏曰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案曰地理志扶風上有右字疏刪去非也鄠縣今屬西安府其故城在今縣北二里上林苑在今長安縣西南水經渭水篇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槐里今爲興平縣在西安府西少北一百里）又東至鄠縣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惟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南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咸陽縣在西安府西北五十里）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攸同也文王作豐武王治

鎬詩詠其事鄭康成云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相去蓋二十五里司馬相如上林賦李善注引關中記云涇渭灞滻酆鎬潦潏凡八川八川惟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酆水禹功所及故獨著于經

荆岐既旅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案曰馮翊上有左字疏删去便非漢制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鄭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三山名言相望疏曰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也

案曰鄭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者疏引前志云云續志略同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也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亦名中南左傳司馬矦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又名終隆見淮南俶眞訓高誘注以爲卽終南山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此山卥起秦隴東跨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之境然綿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爲主峯故漢志以太一當之張衡卥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卥征賦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賦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巀之不得爲一山遂以終南爲南山之總名太一爲一山之別號以此駁去漢志之說殊屬妄謬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逕其北南對太白山）去長安二百里唐六典云關內道名山曰太白是也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卽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

又案曰漢志扶風上有右字疏引志删去右字便非漢制非也此等今不悉辨判岐鳥鼠並詳見導山鳥鼠山地志在隴西首陽縣卥南今在甘肅蘭州府渭源縣卥渭水出詳見下文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案曰豬史記作都野漢書作壄）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卥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蔡沈集傳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曰下溼曰隰釋地文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

案曰鄭云詩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者彼大雅公劉篇文彼箋但空言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非有指名實地而于此經引以爲說者彼是召康公述公劉遷豳事則隰原自是豳地今此經厎績亦是治豳地之水故也今陝西直隸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豳地原隰在此鄭又云從此致功卥至豬野之澤者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南山卽上終南也原隰卽此原隰也渭南渭北旣已旅平惟豳地尙宜致功故復治之從此卥北逾河以至武威則畢治矣故鄭云云也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漢武威縣屬武威郡今甘肅涼州府鎭番縣地也

又案曰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又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城卽休屠城也漢志武威郡休屠縣有休屠城元和志云在涼州姑臧縣北六十里）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也漢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遷于冀晉徙治此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今涼州府治卽姑臧故城也北至鎭番縣一百九十里）又東北清澗水入焉（水出姑臧城東卥北流注馬城河）又與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卥北歷黃沙阜東北流注馬城河漢志揟次屬武威郡其故城在今莊浪縣卥北）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漢志宣威屬武威郡魏省入姑臧今爲鎭番縣地）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降以其衆置武威縣）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卥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鄭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卥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卥南（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史記索隱一卷○玉海十五卷地理門○通鑑地理通釋五卷○王幼學綱目集覽○章樵古文苑注十四卷）傳曰卥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疏曰舜典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爲卥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引地記云云地記乃妄書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大有次敘

案曰鄭引河圖云云疑括地象文又引地記書者鄭注禹貢屢引地記必古書可據者也三苗已詳堯典三危詳堯典及下文導水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案曰田之上中下鄭主地形高卑言則與賦之上中下不妨參錯不齊也傳以上爲肥美下爲磽薄而賦輕重不能準是乃妄爲人功修人功少之說疏曲附之云治水爲此差後必更立其等云云聖王垂憲豈如此苟且紛更況州云貞作十有三秊乃同是固計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爲定制而立之法也安得云禹貢非永定者耶

厥貢惟球琳琅玕（釋文曰球音求琳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案曰球史記作璆）

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毛詩十八之四卷大雅韓奕疏○又釋文）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疏曰釋地云卥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

案曰鄭云球美玉也者說文卷一上玉部云球玉磬也旣中磬材自是美玉也又云琳美石也者說文琳字次球亦云美玉嫌與球無別故鄭不從也又云琅玕珠也者傳亦云似珠說文同幷引此經以證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卥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卥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疏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卥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卥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卥河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卥界也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卥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案曰積石詳導河地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卥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在今甘肅卥寧府卥寧縣卥南塞外（漢昭帝紀始元六秊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同孔安國爲武帝博士計其卒當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謂其蚤卒在始元庚子之前且三十載何此傳已云積石山在金城郡名如陳魯長沙之類或前有所因而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金城湯池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未有此名矣而此傳突有之知此傳乃魏晉閒人假託非武帝時博士安國作也又史記大宛列傳張騫言匈奴事云金城河卥卥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似于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鑑胡三省于此事注金城郡昭帝始元六秊方置史追書也考騫卒元鼎三秊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胡三省說殊甚或又疑傳所謂金城恐指金城縣而言則又不然安國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隴卥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地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其云在羌中則不可謂山在郡界明矣況縣乎且鄭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縣東唐爲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卽今蘭州府治皋蘭縣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則傳非出安國可知）夏陽今同州府韓城縣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與山卥河津縣分界北魏志梁山北有龍門山故龍門亦兼梁山之稱隋大業十三年李淵遣王長諧等自梁山濟于河卥以待大軍卽龍門也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卥河津縣寰宇記云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績用弗成今名錯門河龍門闊在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後周時所立最爲險阨關之下卽禹門渡渭汭在河之卥岸華陰朝邑韓城皆是蓋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華陰故曰渭汭（此循依鄭注是循行州境浮積石至卥河是自卥而東會渭汭又是自東而卥故僞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循行州境乃備足見鄭注之確自僞孔妄造還都白帝之說各州皆尙可強說至此則窮矣禹治水功成在堯時堯都平陽禹至卥河河津滎河等縣界尙須從汾水往東幾百里方至平陽何得反卥至渭汭于是僞孔不得不云逆水卥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訖又到雍州且云諸州皆然然則禹終年僕僕道塗何暇治水邪非也）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卥戎卽敘（釋文曰崙魯門反析星歷反搜所由反○案曰崑崙二字說文卷九下山部無史記作昆侖漢書作昆侖搜漢書作叟師古云叟讀曰搜）

鄭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卥戎也昆侖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索隱一卷）馬曰昆侖在臨羌卥析支在河關卥（釋文○傳寅禹貢集解一卷）王曰卥戎卥域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索隱一卷）傳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

案曰鄭以昆侖析支渠搜爲三山者謂織皮之民居此三山之野者皆是卥戎今已卽敘卽謂就而序之漢書卥域傳贊引此而解之云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是也僞傳不用鄭義改爲四國疏謂傳或分渠搜爲二或幷卥戎爲四考諸書言渠搜從無分爲二者卥戎乃總名不得別爲一國傳非是當以鄭爲正鄭又云卥戎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者傳記言昆侖凡四處一爲河源山海經云昆侖墟在卥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卥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自昆侖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卥卥入大海東爲河源禹本紀所云昆侖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卥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卥有弱水昆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卥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禹貢昆侖在臨羌之卥卽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卥南八十里今肅州卥南昆侖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卥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卥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案卥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昆侖更在卥海之南去雍州太遠其非禹貢之昆侖明甚吐蕃悶摩黎山唐人造言唐以前從無以此爲昆侖者不足信山海經所云昆侖墟至積石一千七百里正河所出亦非卥戎所居鄭意蓋以臨羌之昆侖爲卥戎所居鄭與馬合逸周書王會解正卥有昆侖等九國孔晁注云九者卥戎之別名是也鄭以析支渠搜皆山名馬云析支在河關卥者水經注云自析支以卥濱于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後漢書卥羌傳云卥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卥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皆羌地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卥北接鄯善車師漢人以卥域兩河合流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謂積石爲河首北音讀析如賜字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爲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卥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是也漢河關縣在今甘肅卥寧府卥寧縣卥南塞外地也渠搜亦卥戎周書王會云渠搜以鼩犬孔晁注渠搜卥戎之別名也是也釋文誤引漢志朔方郡渠搜縣當之幷引武紀北發渠搜爲證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誤始于此陸氏因之彼武紀應劭注云禹貢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卥卥戎也劭旣知渠搜爲卥戎則必不以爲北發臣瓚亦辨之五帝本紀云卥戎析支渠搜氐羌渠搜之爲卥戎無疑但今不能定其所在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釋文曰導音道岍音牽字又作汧馬本作開○案曰史記漢書竝作汧）

鄭曰四列導岍爲陰列卥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地理志岍在右扶風（尚書疏○東坡先生書傳五卷○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黃度尚書說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傳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三卷○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金履祥尚書表注上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櫟書傳纂疏二卷○吳澄書纂言二卷○陳師凱書蔡傳旁通二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又索隱一卷○玉海二十卷地理門○小學紺珠二卷○通鑑前編一卷）馬曰三條導岍爲北條卥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尚書疏○東坡先生書傳五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傳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一卷○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蔡沈書集傳二卷○金履祥尚書表注上卷○王注○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櫟書傳纂疏二卷○陳師凱書蔡傳旁通二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二卷○史記索隱一卷○玉海二十卷地理門○洪适隸釋十八卷○小學紺珠二卷○章樵古文苑注十八卷）○傳曰更理說所

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岍岐荆三山皆雍州河謂梁山龍門西河疏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今更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

案曰鄭云四列者鄭意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爲陰列云云者西北爲陰東南爲陽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本史記天官書文）今鄭此注所分岍山西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又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正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荆山南條荆山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幷爲一條恐不如鄭義長也鄭引地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其下又云雍州山續志亦云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是也漢汧縣唐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汧山在境内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國語所謂虞矣（古字虞吳同）故吳嶽班鄭皆謂即岍山然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而無岍山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或互言之或析言之也嘗以漢志爲正疏又引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者漢志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續志云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水經注岐水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也水北即岐山矣山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岐陽廢縣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唐貞觀七年置周太王居岐之陽即此疏又引荆山在懷德縣者漢志左馮翊懷德縣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案史記周勃從定三秦賜食邑懷德尋置懷德縣此懷德建置之始今朝邑縣有懷德故城乃西漢舊縣荆山在其境也

又案曰續志無懷德縣省併也故城在朝邑而富平復有懷德故城者寰宇記謂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于此立縣爲名晉移富平來治（通典云晉自彭原移富平于今縣西南懷德城）後魏復徙去故有故城存焉其實與西漢舊縣無涉也隋地理志因之誤載荆山于富平縣李吉甫元和志云在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云在縣西南二十里皆謬也今朝邑縣治基頗高在彊梁原上當即宋時舊址土人謂原即荆山北麓其東麓則臨于河即禹貢荆山無疑矣蓋水經注言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今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在荆山下而富平縣無洛水一證也彊梁原爲荆山之麓一名朝坂一名華原山在朝邑縣西繞縣西而北而東以絕于河古河壖也故曰至于荆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不合二證也至于水經注沮水條内又有云沮水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澤泉水東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此皆指富平之懷德而言固未嘗與在今朝邑縣者混而爲一也而唐宋以來因之致誤者蓋由先儒謂漆沮爲洛水而澤泉逕富平懷德城北東南絕沮注濁水得漆沮之名遂以此爲漢志東南入渭之洛幷荆山亦移之富平非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疏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案曰傳云三山在冀州疏引地志云云者彼志蒲反又云有堯山首山祠故曰蒲泰更名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漢縣舜所都傳又云太岳在上黨西者太岳即霍山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餘詳冀州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釋文曰厎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反○案曰厎史記作砥後同）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厎柱厎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厎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案曰漢志析城在濩澤縣西南疏删南字非也濩澤今爲山西澤州府陽城縣其故城在縣西三十里垣縣今爲絳州垣曲縣其故城在縣西四十里大陽今爲解州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皆漢縣大陽關在今河南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唐王屋縣地西與垣曲接界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釋文曰行戶剛反又如字○案曰太行列子作太形則行讀如字故陸氏兼存之案行古本讀若杭晚周變讀若形非古音又案恆史記作常避諱）

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疏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厎柱析城沛出王屋淇近太行恆衛滹沱滱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案曰傳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導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旁水與鄭異觀經言逾于河又云過九江自是言山之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過之天文志云尾沒于勃海則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于此故云入非言水入傳非是疏附會爲漳潞諸水皆非也且導山諸節所舉之山在平陸距水次絕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者知馬鄭古注不可易也疏引地志山陽縣云云彼文稱東太行山彼志又有河内埜王縣太行山在西北埜王是正山陽是支淮南子俶眞訓高誘注亦云太行在野王疏偏舉山陽非也又引上曲陽云云彼志恆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幷州山職方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恆山是也漢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西北埜王縣今河内縣故城即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綿亘山西澤州遞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是上曲陽今爲直隸定州曲陽縣故城在縣西恆山在今縣西北詳堯典碣石見冀州海在碣石之東

又案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南并曰揭石遼西郡絫縣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下官水）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揭石則絫縣有小揭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碣石專以小碣石言之故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劉昭注曰碣石山在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唐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碣石山括地志曰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通典曰平州盧龍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盧龍後魏置營州肥城縣遼改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自後漢至隋唐曰絫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皆據小碣石言之至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山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是又據大碣石言之按唐志于平州盧龍縣則注云本肥如武德二季更名又置撫寧縣七季省于石城縣則注云本臨渝萬歲通天二季更名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之東南昌黎縣之東皆濱大海撫寧之南境西南境與昌黎界自漢以來縣名經屢改屢省之後壤地交錯不可得詳而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絫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山于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碣石竝舉自文穎以下諸說偏舉一處者皆不免罣漏惟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兩存其說而酈道元水經注亦兼舉二說按水經第四十卷禹貢山水條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曰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又第五卷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璜（漢書儒林傳琅邪王璜平仲傳古文尚書漢志作王橫）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後漢志注禹貢正義竝引張氏地理記張氏不知其名豈即此所稱張君邪）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又第十四卷濡水條注曰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并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以望海而勒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海中潮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濡水于此南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贊水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按酈氏既兼舉漢志驪成文穎絫縣二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絫縣境則其爲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矣而所謂枕海有石如甬道者今在昌黎東南又仙人臺碣石之頂也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寧之西其臺崇廣絕壁萬仞頂石爲天橋柱人罕能至此山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酈云淪海者蓋嘗海水波襄偶然漸及山下非眞淪焉蕩焉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求羡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季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季東巡海上至碣石建安十二季曹操征烏桓過碣石作詩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皆指此山也若如酈氏淪海之說無論山今現存有不可誣即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季戊戌東巡登碣石觀滄海改山名樂遊此明係山在平陸而以爲淪海不亦謬乎碣石當以在今昌黎北及撫寧西南者爲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釋文曰圉魚呂反華如字又戶化反）

鄭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疏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者漢志漢陽縣屬犍爲是益州部非朱圉所在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圉與圄同鄭不言冀縣言漢陽者志云天水郡明帝改漢陽續志亦云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季更名有冀縣朱圉山鄭據後漢志故與前志異也又云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者前志華陰屬京兆尹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鄭不言京兆言宏農者續志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據後漢志也西傾已見梁州山在今甘肅洮州廳西南漢冀縣今爲伏羌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最是伏羌縣志云朱圉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此所言里數與元和志所言六十里不合者今之縣治乃宋熙寧三季以伏羌寨爲城者在秦州西九十里見九域志與元和志云縣東南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向西南三十里故不合然漢冀縣故城正在今縣南五十步是今伏羌正冀縣也鳥鼠漢志在首陽縣西魏改漢首陽縣曰渭源縣隋屬渭州府因之今屬甘肅蘭州府山在縣西七十里太華詳堯典梁州

又案曰傳于西傾朱圉牽引積石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西傾朱圉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爲河所經此等何異說夢又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爲治渭何重見疊出不憚煩耶若依鄭馬以山脈言則非爲治山旁之水何須妄引總因僞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刱新說遂生支蔓又鳥鼠在渭源朱圉在伏羌若從傳爲治山旁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經似誤倒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紛紛不一是朱圉山脈緜亘于伏羌西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耶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爲部落中一小山亦非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釋文曰陪音裴○案曰陪史記作負漢書作倍顏氏云倍讀曰陪）

鄭曰屬豫州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毛詩七之一卷陳風譜疏○又七之二卷檜風譜疏○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疏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

案曰鄭引地志熊耳云云者前續二志略同又引外方云云者潁川郡崈高縣注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也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說文卷九下山部但有崈字嵩疑即崈也嵩字則在新附注引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崈字）續志則

云潁川郡陽城縣有嵩高山劉昭注云山海經謂爲太室之山禹貢有外方山鄭氏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是也又引桐柏云云者南陽郡平氏縣注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出續志同又引陪尾云云者江夏郡安陸縣注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是亦孔氏說故鄭用之也元和志云山一名橫山故鄭又云若橫尾者蓋以形似名也盧氏今屬河南陝州山在縣南五十里詳見導洛嵩高今爲河南府登封縣山在縣北十里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縣亘百五十里平氏今爲南陽府桐柏縣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山在縣西東南接湖北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詳見導淮安陸今德安府治傳以舉施功之山列所治水于下然如陪尾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竝不經此山則經自據山脈言之傳以山爲水所經非也

又案曰攷賈公彥周禮保章氏疏據春秋緯文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博物志亦云泗出陪尾隋唐志竝云泗水縣有陪尾山縣今屬山東兖州府本漢魯國卞縣陪尾山在縣東五十里此又一陪尾爲泗水發源處諸說以爲禹貢陪尾與鄭孔及班志皆不合不可從

導嶓冢至于荆山

鄭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續志略同是也漢臨沮縣隋唐改南漳縣今屬湖北襄陽府鄭于此不解嶓冢者已見梁州鄭于彼注以西縣之嶓冢言之西縣今西和縣屬甘肅鞏昌府鄭意以此嶓冢亦西縣山也但此嶓冢乃西漢所出西漢乃嘉陵水上源亦卽潛也禹貢所云漢皆東漢無西漢而班鄭皆以嶓冢爲西縣山者東漢從氐道來納泉川至沔陽此縣亦有嶓冢要非東漢始源故漢志于沔陽不言有嶓冢而應劭注補言之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縣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沔陽之嶓冢乃著自此以後隋又改此縣爲西縣（與漢西縣名相涵實非一縣）唐又改金牛縣又改三泉縣宋又改大安軍元又降爲縣明又改沔縣又置寧羌衛又卽衛置州而山人共境自後魏以來地名數變實一地皆是漢沔陽縣地也要之此山出魏晉以下鄭所不取則不可以解經明矣又下文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志以養水繫氐道下（或作漾與漾同）不言出某山而氐道亦似當有嶓冢故郭璞酈道元遂附會言之氐道今無攷不知所在此山班鄭皆不言亦不可以解經也

內方至于大別

鄭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注四十卷） 傳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

疏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也地理志無大別鄭云在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旣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案曰鄭引地志內方在竟陵者疏引前志是也又云名立章山者續志江夏郡竟陵縣立章山本內方鄭據當時之稱然也鄭又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者漢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但此縣續漢志改屬廬江郡不屬六安國故鄭云廬江安豐疏謂志無大別誤也大別在安豐則揚州界非荆州傳疏皆非是漢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南安豐故城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縣西北

又案曰班固鄭元司馬彪及水經四十卷皆以大別繫安豐杜預定四年傳注雖疑大別不當在安豐然亦不能言其處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江夏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卽沔口矣此條乃指在今湖北漢陽府城東北漢水西岸之山而言乃漢水入江處然但稱爲魯山又稱爲翼際山而未嘗指爲禹貢之大別山惟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祠此說蓋因杜預以二別當近漢水故臆度在此然無所據而相沿至今陸游入蜀記亦云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當以鄭注爲正說詳導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案曰岷漢書作嶓後同）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案曰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山乃湘水所經于大江無涉傳云江所經謬甚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湔氐道今爲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山在廳西北已見梁州又詳下文導江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湘南縣今爲湖南衡山縣屬衡州府山在縣西三十里已見堯典及荆州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曰衡卽橫也東西長今人謂之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東接于敷淺原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案曰九江漢志在廬江郡尋陽縣今在湖北黃州府蘄州東已見荆州敷淺原傳云一名博陽山攷漢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則敷淺原乃水也傳以敷淺原爲傅易山誤矣疏曲附傳刪去漢志傅易川三字以爲引證皆非也說文卷十一下灥部厵字注云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又重文原字注云篆文从泉徐鉉曰今別作源非是卷二下辵部邍字注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彔闕俗旣別造源以代原遂以原代邍誤謂原爲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不識字故也通典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考唐武德八秊于潯陽縣置蒲塘驛（宋之問有寒食江州蒲塘驛詩韋應物有蒲塘驛廻駕經歷山水詩）後改爲場五代時楊吳升爲德安縣今縣治故驛也屬江西九江府在府治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蒲塘之名本此）馬氏端臨曰德安縣有傅淺水吳氏澄曰德安卽漢歷陵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諸家皆從漢志及通典其說是也上文岷山南至衡山至爲荒遠相距數千里不知山脈何以相承若云治山旁水更不可通又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淺原又在江南其文參錯經意尤難究悉闕疑可也

導弱水（釋文曰弱本或作溺。案曰說文引正作溺）

鄭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此經自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傳寅禹貢集解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下文疏引前志桑欽說是也欽傳古文尚書故鄭用之續志畧同也弱水出張掖郡之刪丹縣鄭但舉郡名也又云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云云者說其各水下又云過言會云云說亦具各水下觀此則知過會至于皆是水之先後非施功之次第蓋施功先下流不先上源益知導山言山脈非言治山旁水也又鄭于導水始發此例則上文導山不妨敷淺原爲水也

至于合黎

鄭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傳寅禹貢集解二卷○史記索隱一卷） 馬曰合黎地名（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櫟書傳纂疏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案曰鄭云合黎山名者鄭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馬與鄭畧同傳云水名非也又引地說云云者前續志酒泉郡皆有會水縣不言合黎故引地說也

餘波入于流沙

鄭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史記夏本紀集解） 馬曰流沙地名（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疏曰地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旣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是續志略同也言古文則是孔氏古文說故鄭用之也據彼志澤在居延東北而裴駰引作西北水經作東北則裴誤也鄭又引地記云云者漢張掖郡今爲甘肅甘州府治張掖縣刪丹縣今爲山丹縣屬甘州府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弱水自此出酒泉郡今爲肅州會水縣故城在州東北合黎山在其東北居延縣故城在今甘州府治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自刪丹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東流至居延流沙合黎明在流沙之西傳云在東者蓋因弱水爲西流之水不當東北入居延故改之耳然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云居延海卽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則是漢志古文說謂居延爲禹貢流沙灼然可據顏師古承傳之誤謂流沙在敦煌西（敦煌縣今安西州治）杜佑從之不知經原以刪丹至酒泉者爲正流酒泉至居延者爲餘波無害于是水之爲西流也傳及顏杜皆非是鄭又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墬形訓云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是弱水通南海也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是流沙亦入南海也

又案曰杜佑從師古說近人因謂流沙在今嘉峪關外遂于晉魏隋唐諸史徧徵西域流沙以當之夫流沙多矣非弱水所入豈可據以易漢志古文說乎且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惟其在居延故耳如以龜茲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流沙皆牽引以充禹貢之流沙則距西河且萬里安得云千里哉經以刪丹至酒泉爲正流酒泉至居延爲餘波近人以合黎至居延皆正流而居延非流沙流沙自在西域則是弱水之西流者特其餘波而正流反東北流不更悖乎況今弱水實入居延而嘉峪關外竝無西流出塞之水乎原其致誤皆由傳以合黎在流沙東弱水西入流沙二語啟之傳之亂經如此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出其南脇（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二卷○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杜佑通典一百七十五卷州郡篇○馬端臨文獻通攷三百二十一卷輿地攷） 傳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祠不知水所在也

傳言順經文耳攷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竝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而云不記此水所在云云者黑水漢已無攷鄭闕疑不強說也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周室東遷舊都之地悉以予秦秦爲諸侯所擯輶軒之使莫有過焉況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元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山川已渺茫矣漢儒皆不能言黑水三危所在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竝無其文（王逸楚辭注三危山名在西方黑水出昆侖山尤爲妄誕西京賦昆明靈沼黑水元趾李善注謂昆明靈沼之水沚則與此黑水無涉）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謂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年代久遠今已堙涸也蓋自三危以北莫攷其原三危以南水行徼外不知其從何處入南海原流皆無可言惟據鄭說可知三危在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而已酈說僅見于正義而檢今水經注無此文蓋今書已非全本惟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郭璞亦無注）此則爲酈說之所本顏師古注漢書亦用酈說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今甘州府張掖縣界漢爲觻得縣地然今張掖縣西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縣西爲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此乃弱水竝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爲黑水邪張守節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此所言黑水源與張掖雞山又別唐伊吾縣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今爲哈密竝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攷而張守節又自爲之說曰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

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略按南海交趾二廣之海也其在揚州東者正爲東海爲得爲南海乎今河州黃河之北惟湟水合浩亹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且水之入河者同歸于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不書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是諸說皆不足據黑水當從杜佑闕疑爲是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黃度書說二卷）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

案曰馬云云者亦如導山分三條也此黃度所引不知何本以近是存之傳云鑿山穿地以通流者呂覽仲夏紀古樂篇云禹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云禹北爲防原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淮南子云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疏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實則有四五千里漢志云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續漢志河關屬隴西餘略同段熲傳云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里以上所言皆禹貢之積石自東晉以後而河關故縣爲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二季平吐谷渾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季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爲西寧縣西寧府治）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府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治）而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故李賢注後漢書誤謂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于桓帝紀延熹二季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于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又三季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杜佑亦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積石疏以積石在龍支故云三千里耳非也又穿鑿之功特偶用之疏云自積石至海皆然禹必不勞民至此亦非也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劉昭注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陽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也

又案曰自古言河出昆侖而雍州昆侖在臨羌非河源山海經言昆侖荒遠無攷爾雅言昆侖亦無指實當置勿論惟于闐之西水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爲河源見史記大宛漢書西域傳言河源者以此爲正唐人忽稱新說謂河源昆侖在吐蕃境內杜佑主之駮漢古義至唐書吐蕃傳載劉元鼎所見元史地理志載都實所窮又大同小異此經既不言上源今畧不辨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案曰水經河水篇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此下歷敘所經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正此經所謂南至于華陰也

東至于底柱

鄭曰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卷水經四卷河水注）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案曰鄭引地說云云者地理志不載底柱當以其無攷故鄭亦云未詳但有地說可據故又約畧言之地說鄭屢引之必係古書可信者地說既以河貫底柱又觸閼流故鄭以世所謂底柱爲閼流而底柱又別言之也水經河水篇歷敘所經至又東過砥柱間（酈注砥柱山名昔禹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云砥柱當在西河云云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灘以上其間灘石朱出一百二十里基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酈道元此節注因西河無山可當底柱而以鄭爲非然酈以底柱即三門元和志同此說必相沿已久而唐王翰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廹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砥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安隋唐漕運之道山㟁上有閣道牽泊石深尺許翰蓋目驗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爲此其說確甚酈以三門爲底柱五戶諸灘爲閼流則非矣若西河者鄭于禮記檀弓注以西河爲龍門至華陰之地要之華陰以下皆得稱之（西河詳雍州）若于華陰以上求底柱不但無山可當而于經文序次亦不順鄭何至倒置若此至傳云底柱在西虢西虢即今陝州此則總括言之不復細分析故也

又東至于孟津（案曰孟史漢俱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疏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案曰漢志河內郡河陽縣孟津在其境是固在洛北而實亦在河北傳但云洛北則似在河南矣非也河陽本晉邑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釋文曰伾本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鄙郭撫梅反字或作坯○案曰僞孔作大伾說文卷八上人部云伾有力也與大伾之義絕遠釋文云本作岯又云或作伾說文卷九下山部卷十四上自部無此二字或云當作胚卷十四下自部亦無之然則四者皆非也釋山云一成坯字作坯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則云坏丘再成文不同而義則合然則此字當从坯爲正史記作邳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邳湯左相仲虺所封國在魯薛縣與此大坯無涉史記假借用之）

鄭曰大坯地喉也沇出坯際矣然則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泲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尙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卷○黃度尙書說二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三卷○蔡沈書集傳二卷○爾雅疏七卷○水經五卷河水篇注）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氏云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洛汭者杜預左傳注在鞏縣南皇甫謐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據元和志隋時鞏縣移治東界則洛汭反在其西矣當縣未移杜云在南以洛之曲流言之皇甫云在北以洛之入河言之要皆在縣東北流當縣已移之後當云在西而云在東者誤也詳見名詁鄭云大坏地喉也沇出坏際矣者此必鄭引地說文也知者鄭注禹貢多引地說大陸注引地說以爲地腹此云地喉義與彼相似故知地說文又此出酈注所引酈于引畢鄭注之下繼云然則大坏即是山矣此是酈申鄭義之詞其上文然則大坏在河內脩武武德云云自是鄭引地說而申解之之詞也鄭云在河內云云者脩武武德漢屬河內郡脩武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在獲嘉縣西北武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皋水經四十卷同成皋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鄭云在脩武武德謂在脩武之西武德之東也蓋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揖云成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二說二而一者也張揖三國魏人其說與鄭合也鄭又云泲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者下文導泲入于河入也泆爲滎出也大坏在河北泲于此入河而泆出南岸爲滎故云出入自此地說但云沇出鄭兼出入以增成地喉之義也水經注河水東逕成皋大坏山下禹貢過洛汭至大坏者也鄭云云坏北即泲水從北來注之者酈解鄭意如此惟臣瓚謂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山在其東南周五十里高四十丈原瓚之意以脩武武德無山可當不知山僅一成皐淺已甚脩武武德臨河岡阜豈無足當之者（張揖以河南岸之成皋當之則又差高大其說尤當疑大坏之名南北岸皆得稱之）此正與爾雅合也作孔傳者似已欲主黎陽之說故特改爾雅之文爲再成而顧氏閻氏胡氏遂據濬縣山頗高大形實再重謂僞孔傳改爾雅爲確舛謬極矣若今本說文坏丘再成而酈道元則云爾雅山一成坏許慎呂忱等竝以爲丘一成孔安國以爲再成非也然則今本說文乃是李陽冰輩所改壞耳知坏祇一成則知必非黎陽高大之山矣俗儒又妄疑成皋之山非從東折北之地西去洛汭太近當以黎陽者爲是不知經所敘者原指河之東向所經正不當求之從東折北之地若大坏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坏而以北字繫于大坏之下乎當以鄭說爲正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釋文曰降如字鄭戶江反○案曰降漢書作洚此傳寫誤其地志以絳水爲降水說謬然亦不從水也）

鄭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縣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尙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十卷濁漳水注○鄭樵通志地理略第一○羅泌路史發揮五卷）傳曰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疏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此爲降水周時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

案曰鄭注云云者鄭據地說以駮地志以絳水爲禹貢降水之非也地說云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既言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爲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縣今爲冀州平鄉在冀州西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鄭云相去不容此數也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徙流而漢志乃以爲此經之降水禹貢二字恐後人所加若果如此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降水矣其謬顯然疏欲扶僞孔斥鄭注不得不主漢志因強爲回護乃欲移信都而西南之遂以襄國爲信都謂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信都則正在大陸西南似于經文爲順但漢志襄國縣自屬趙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甚遠豈可牽合襄國故邢國即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此地正是古大陸之所在而豈得反指爲降水發源之所乎亦妄甚矣故鄭不從也地志信都屬信都國而鄭云安平信都者彼志又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續志安平國信都縣有絳水劉昭注云故信都國延光元季改鄭據當代之書故云安平也鄭又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者降改爲共則後世不知其處之爲降水是失其故處也云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者既不知降水之處見此經降水則以爲是信都之絳水故依彼絳字居巷反之音而廢此降字下江反之音矣云或作絳字者言不但廢其音且有改其字从糸旁作絳者也云非也者廢讀改字皆非也鄭又云河內共縣云云者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水部淇字注與志同竊意志不言共水而言淇水疑後人以共是水名加水又轉寫作淇耳鄭當實驗而知是共水也引莊八季郕降于齊師者明此降水亦讀下江反也國于此者惡言降下于人改爲共耳云河所從去大陸遠者降改爲共既有因由共水入河之處比信都之去大陸爲遠足見降水之爲共水而非絳水也云屯氏河其故道者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鄭據當時河道黎陽淇口去大陸雖遠猶僅六七百里未合地說之文若從屯氏則道尤迂遠共水入河之處去大陸千里故因地說千里之文而疑屯氏爲河故道也不敢質言故云與也

又案曰水經注河水篇于汜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延壽津今滑縣境乃云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宿胥口在今濬縣西南）又淇水篇于會宿胥故瀆下歷敘至頓丘縣故城西（在今濬縣東）又東北逕枉人山東（俗名上陽三山在濬縣北二十五里）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即漢志所謂清河）以上皆言淇口河過之鄭以此爲降水者淇口爲禹河北折之始故曰北過降水蓋特記之也若依漢志降水在信都則折北已八九百里即酈注以漳水爲降水亦折北四五百里矣何足以識北折之始乎酈于淇口下云舊河水北入也足見鄭注之確乃仍主衡漳爲過降不信鄭淇口之說而駮之云稽之羣書共縣本共和國是有共名不惡降而改稱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降革爲今號但共和在禹貢後不得後之爲共而疑前之非降淇澳更在依安知非降改耶

酈說皆非也

又案曰水經言淇水東過內黃縣爲白溝而向北禹河不可得聞酈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卽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去相居耿（書序云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通典相州治安陽殷王河亶甲居相卽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閒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縣今爲彰德府臨漳縣若據彼文是禹河行臨漳之東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水後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後人遂目爲漳水故水經濁漳水篇敘漳水自斥漳縣南下歷敘至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卽經大陸所在（鉅鹿縣爲鉅鹿郡治卽今平鄉縣）凡漳所行皆河故道祖乙遷于耿史記作邢杜佑云卽邢州今爲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由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而必以屯氏爲禹河者鄴東河雖見漢志其實是河與漳水亂流酈注所謂漳瀆連漳絳是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其爲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濟滑之北出內黃淸河之東至滄景閒與大河故瀆合自是禹河故道故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若使從降水至鄴是西北去非東北去矣且漢志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合之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十六郡黎陽以下所過有魏郡東郡淸河平原信都勃海六郡與志云過郡十六異姑置不論但彼注言河所行有東郡淸河平原信都者卽屯氏河所過之四郡也其實又當有鉅鹿但無攷耳或疑屯氏不經大陸若以此爲禹河經至于大陸句幾無著落但數千載下一望茫茫皆成平地何知古之不經大陸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漯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爲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閒河渠書又言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餘歲天子發卒塞瓠子築宮名宣房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爲復禹迹則其意以西漢見行之河卽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觀漢志屯氏河實出大河故瀆（水經注亦云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鄭不直以故瀆爲禹河而以別出之屯氏當之者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此所徙卽大河故瀆而非禹河故鄭以別出者爲禹河此鄭學所以爲至精較司馬遷直以北瀆當禹河尤確也至鄴東河本漳水與河經流徙駁相亂班氏因目爲故大河酈道元以爲降水固非如執此爲禹河而廢鄭注屯氏河尤爲不可（溝洫志云屯氏出于築宣房以後史記無此言恐非）若章武入海則屯氏河與鄴東河同矣（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卽今滄州志于此郡縣下不言河入海在此者互見于他處也）

又案曰鄭以黎陽淇口爲降水者據地說降水至鉅鹿千里以此爲證也而酈氏旣疑黎陽鉅鹿亦非千里之遙乃以漳爲降無如斥漳北距鉅鹿祇百里尤不可言千里故又遷就其詞曲爲解云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爲鉅鹿語之纏絡厥勢渺矣按冀州正義春秋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卽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廣平曰陸異所同名脩武今爲獲嘉縣縣北吳澤陂亦大陸也酈以南北兩大陸聯爲一地以應地說千里之數酈爲此說者以地說古書不可槩駁故云然但地說指降水至大陸千里非大陸有千里如酈說則是北過大陸至于降水又至于大陸矣尤非也

又北播爲九河

鄭曰播散也（毛詩十九之四卷周頌般疏）傳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案曰鄭云播散也者淮南子要略篇云禹剔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分布岐出是有散義也傳云殺其溢者殺卽衰與鄭冀州注合說已詳冀州九河徒駭爲最北之經流其餘八支皆在兗域亦已詳冀州

又案曰上文鄭注以淇口爲降水據地說自此至大陸千里故以屯氏河是其故道攷今館陶臨淸淸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此河行淸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一路皆向東北行大約至今景州大河故瀆與之合自此而東至交河南皮以下則播爲九矣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然則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潔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成平今交河縣東光卽今縣鬲縣今德州詳見兗州至鄭注徒駭瀆連漳絳曰瀆則非正流近儒因此遂以漳水卽九河之經流曰徒駭者并卽是禹河故道恐非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鄭曰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尚書疏○毛晃禹貢指南三卷○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毛詩十九之四卷周頌般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五卷河水注）王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案曰鄭云相向逆受也者逆之言迎故爲相向逆受也河渠書溝洫志皆作同爲迎河入于勃海又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徐堅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堅唐初人語當有本與鄭義合也地志于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于魏郡屯氏河亦言至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治浮陽卽今滄州（元和志魯城縣大海在縣東九十里縣在滄州北一百里卽漢章武縣滄州東北至天津百八十里蘇秦列傳說齊宣王未嘗絕淸河涉渤海張守節曰渤海滄州也此卽指今天津南滄州北之海而言）但九河故道皆在德棣滄景閒此處已廹海口似無復有地可著逆河者溝洫志引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九河倘爲海漸及則逆河漸于海可知蓋海之西南岸所漸者漢漯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爲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天津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至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也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碣班固天文志增其文曰尾沒于渤海碣石此言水盡于勃海山脈盡于碣石非謂碣石旁海亦可通名

勃海而禹河入海在碣石也臣瓚乃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鄭注亦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又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右夾而納河按冀州夾右碣石云云鄭注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每州末水道是治水畢更巡行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故爲此解必如此方得遍巡州境鄭意以河入海在右北平驪成之碣石明矣卽僞孔傳說雖與鄭異然亦云禹夾行碣石之右而入河逆上帝都疏申之云河入海處傳云勃海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遠在碣石之南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然則河入海不在碣石又明矣地勢北高南下河安能逆繞北注而不就近入直沽之海邪

又案曰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而不詳其所以從鄭以屯氏爲禹河則漢之北瀆是定王時徙矣至王莽遂空自後代有變遷歷東漢及唐至宋橫隴之決河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至和二年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汲胙之流遂絕元至元閒又從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合泗奪淮河又一大變時會通河成賫河以利漕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徙之略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案曰冢从勹从豕俗作冢冢音蒙从冃从豕覆也非是漾夏本紀并裴駰引鄭注作瀁地理志同說文水部瀁注云古文从養僞孔作漾并是漢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夏本紀集解○文選四平子南都賦李善注）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漾水東南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疏曰地志漾水出氐道至武都爲漢不言中爲沔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得爲沔者梁州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漾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彼文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但氐道作相道乃傳寫誤（水經注二十卷引說文作獂道獂道屬天水郡別是一縣）至武都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氐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又云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武都廣漢漢中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荆州川續志則云武都郡沮縣沔水出東狼谷說文水部亦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水經及注亦以沔漢卽沮又前志旣以沮爲荆州川而職方荆州川有江漢無沮是沮卽漢氐道今已無攷武都在今成縣西北沮縣今爲略陽縣然則出氐道爲漾東至武都爲漢又爲沔又東至沮縣爲沮四名同實雖東狼谷有別源其實一水也鄭又云至江夏謂之夏水者此是下文滄浪之水句義而于此連言之鄭意欲見此水隨地異名以證始爲漾東爲漢與鄭合惟益以沔名疏云志不言沔此專據志氐道一條失記武都一條故也又引梁州云云以證漢得名沔是矣但云梁州向冀州則非當云向雍也又引志以明夏水亦卽沔漢與鄭又合也志云漢中郡沔陽縣應劭曰沔水出至武昌東南入江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沔陽縣今沔縣自略陽東南約三百里至沔縣然則彼志氐道武都沮縣沔陽四條原流是一言入江處曰江夏曰沙羨曰武昌亦一也

又案曰此節經注似無可疑矣而疑義乃紛如亂絲者則以前志分別東西二漢水而于隴西郡西縣下注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然則嶓冢是西漢源也而此經所敘的係東漢非西漢乃以爲導自嶓冢鄭于岷嶓旣藝以嶓爲西縣嶓冢此節注不解嶓冢自必亦以爲西縣山此大疑所從出也愚謂說經當主鄭注禹貢則兼主前續二志鄭與志異則舍志從鄭若嶓冢鄭與二志並合是不可駁也東漢是正派西漢是別源此經所敘東漢源流據志發源氐道東至武都又東至沮縣又東至沔陽漢氐道屬隴西郡師古曰氐夷種名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武都縣爲武都郡郡治本白馬氐地漢元鼎六年開爲郡今階州成縣西北百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故城卽漢武都郡郡治二郡之境大約在今鳳縣兩當之西秦州之北盡隴坻皆是但元和志于鳳州兩當河池二縣並云永嘉之後地沒氐羌縣名絕矣又于興州云晉永嘉末氐人楊茂搜自號氐王據武都自後郡縣荒廢然則氐道武都唐已無攷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莫有能言其所經者惟自沮縣以下差爲顯白水經卷二十七沔水篇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鄭注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縣亦受名焉案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略陽縣界晉永嘉後沒于氐羌縣廢後魏改置武興縣又僑置略陽縣西魏改略陽曰漢曲隋又改曰順政唐爲興州治宋後改順政曰略陽今在甯羌州北二百二十里鄭注又云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又東北流得沮口庾仲雍[illegible]）東過南鄭縣南（[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自略陽縣南甯羌州北流逕沔縣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褒城縣南南鄭縣南爲漢水經所謂導漾東流爲漢也其冠以嶓冢者何也水經卷二十敘西漢源流言水出嶓冢山東爲漢水（此處水經舛謬甚因其紛亂不可爬梳姑置之詳辨在後）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于江酈注謂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寰宇記云馬池源出嶓冢山）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又東南入西漢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今城在西和縣北）又西南逕宕備戍南（戍在西和縣東北）又西南逕祁山軍南（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今在西和縣西北七十里）又西逕蘭倉城南（今禮縣東南有蘭倉故城）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禮縣本漢嘉陵道地屬武都郡西漢水至此爲嘉陵水）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瞿堆卽仇池山在今成縣西北百里）又東南逕濁水城南（亦曰濁水戍在成縣西）又東南逕脩城道南（今略陽縣西北有循城廢縣漢志作循成道屬武都郡）又東南于槃頭城南與濁水合（[illegible]）又東逕武興城南（今略陽縣治卽

（武興故城唐爲興州順政縣元和志嘉陵江經順政縣南）又西南逕關城北（案關城卽今陽平關在寧羌州西北八十里東至沔縣一百七十里）又西南逕通谷（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按唐武德二季分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羌州金牛驛西三十里庾仲雍曰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蓋卽此通谷水也通溪上承漾水曰獻水口）又西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西流入西漢寰宇記云大寒水在三泉故縣南十五里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按龍門山在故三泉縣西七十里今在廣元縣東北八十二里）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水出東山西逕東晉壽故城南而西南入漢按今廣元縣南有漢壽水）又東南逕葭萌縣東北與白水合（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東南逕小劒戍北西去大劒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卽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水有津關按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州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本漢葭萌縣也此爲西晉壽今在昭化縣界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界東南流逕四川廣元縣西又西南逕昭化縣東南又南逕劒州東南入蒼溪縣界[illegible]西）又東南逕巴郡閬中縣（巴西郡治也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注漢水按三巴記云閬白二水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卽嘉陵江也自蒼溪縣界東南[illegible]又東南逕南部縣東北又東南逕[illegible]州東又西南逕南充縣東又南入定遠縣界寰宇記云嘉陵江水又名閬中水亦曰閬江亦曰渝水）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水北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按宕渠故城在今渠縣東北七十里宕渠水亦名渠江重慶府志云嘉陵江自定遠縣流入合州界又一百九十里合渠江又十里至州城東南合涪江又南四十里入巴縣酈道元以宕渠水爲禹貢之潛非是辯見梁州）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于江（謂涪水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以今與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略陽寧羌廣元昭化劒州蒼溪閬中南部蓬州南充定遠合州巴縣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

以上所敘雖皆專主西漢其中合潛水則與東漢通矣逕通谷又與東漢通矣至寒水注之則卽郭璞所謂東漢一支從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而入西漢者（見荊州疏引又水經注二十卷引劉歆之說與郭氏同）亦卽鄭梁州注所謂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者（見水經注二十九卷潛水篇）亦卽水經注所云葭萌西漢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見三十六卷桓水篇）西漢出自山源似非漢別但從沔陽伏流至葭萌者的係漢別之潛而此潛既與西漢合則通西漢上源皆得名潛故鄭梁州注言潛蓋漢西出嶓冢云云又言漢別爲潛流與漢合卽爲西漢云云以見潛沔通流故可以西漢之山源冠東漢首也後人有疑于此遂因應劭于漢志沔陽縣下注云沔水出而謂東漢實以此爲始源并于此地別指一山爲嶓冢後魏遂于此置嶓冢縣魏收地形志遂于此縣系以嶓冢山意以禹貢嶓冢實卽此山而西縣之嶓冢乃西漢源非禹貢嶓冢則班志鄭注皆妄矣李吉甫元和志云嶓冢山一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之所出東流爲漢水一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今考後魏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西漢沔陽縣地唐上邽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州西南鞏昌府西和縣東卽漢西縣地金牛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亦漢沔陽縣地漢志漾水出氐道是東漢源非西漢吉甫乃于上邽言之特沿襲水經耳其實西漢無漾名吉甫意乃以漢志西縣禹貢嶓冢爲非故移于金牛也杜佑通典亦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杜意與吉甫同蓋自南北朝人刱立此論唐人因之近儒號精地學者然主魏收及李吉甫杜佑說各出論著動輒數千言無非反覆駁難班志鄭注依俗學改古義果可爲典要耶且班鄭斷不可駁倘按之于經似有不合無已則闕疑可也後魏及唐人因其不可通別尋一山以代之遂尊信之且漫據小說筆記道路傳聞欲定嶓冢在今沔縣金牛驛北與寧羌州相連力辨秦州嶓冢山爲非皆妄也（水經卷二十歷敘西漢源流而其首乃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愚謂漾水出隴西氐道縣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十七字的係東漢源乃以爲西漢源[illegible]又插入嶓冢山三字則是氐道亦有此山水經作于魏晉問人因班志似不合禹貢故錯互其詞郭璞注山海經遂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皆非也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則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西源出隴西嶓冢山璩心知氐道嶓冢係後模故改爲漾山但西氐道本屬隴西如與郭說則曾改屬武都又于西漢水源不舉西縣皆未詳鄭注于此下又引漢中記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漢中記不知何書所云嶓冢似卽指在沔陽者鄭故駁之以爲沔水無西入之理因引劉澂之郭景純云東漢從沔陽分支南流入穴通山入西漢一說又引庾仲雍東漢通谷水自武遂川至關城合西漢一說而總之云諸言漢者多言西漾水至葭萌入東漢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診其公注似與劉郭庾三說相符之東西兩川但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矣此則鄭自以注家之牘同護水經之文耳其實鄭此條言二漢通流正可以調停徇書與班志不合之處而圓融其說若水經則以東漢源爲西漢源與禹貢以西漢爲東漢源正互相牴牾似不可據其以氐道亦有嶓冢則并可直斥其附會而不必同諱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釋文曰浪音郞○案曰滄史記作蒼）

鄭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是此水也（史記索隱一卷○水經二十九卷沔水注○又三十二卷夏水注）傳曰別流在荊州疏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案曰鄭云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者水經夏水篇注既引鄭此注其下卽引劉澂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彼雖不信鄭說而駁之然稱爲古文則知是孔氏古文說故鄭從之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卽古之所謂滄浪也鄭又云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者地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然則夏是江之別流而鄭以爲漢之別流者鄭說荊州之沱以爲夏水而于此滄浪之水亦以爲夏水蓋夏水介江漢之間既爲江之別又爲漢之別也僞傳亦云別流與鄭合疏云名別非水別非也鄭又引地說云云者此出水經二十九卷沔水注彼注不稱鄭今以意定爲鄭注併合爲一條者以地說古書鄭注禹貢屢引爲據又劉澂之引古文說與鄭同而古文說與地說同以漁父歌爲據鄭既從古文則此爲鄭注無疑且索隱云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之別流也漁父云云是此水也觀此則鄭引漁父甚明故知是鄭注也特酈道元將此條割散兩處分引而沔水注未標鄭名耳亦猶二十九卷潛水注引鄭潛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二十卷漾水注亦引此幾句而不稱鄭是其例也攷夏水篇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鄭注江津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又東過華容縣南（鄭注縣北臨中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又東夏楊水注之水上承楊水于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水之所出謂之堵口焉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卽夏口矣案地志江夏郡應劭注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入江故曰江夏然則夏口卽今漢口在漢陽府漢陽縣孫吳楊夏口于江南故專指江北漢入江之口爲漢口而不名夏口）以上所敘夏水源流其云流于江陵東南又過華容南卽經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而鄭不以此爲滄浪者鄭據劉澂之云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且書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耳然夏乃從江之北岸分江而入漢故并其源流皆繫之漢不必泥爲字而謂以漢爲之也劉又云假

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愚謂既非沔注夏與又東有何不合且對導漾言非東而何劉說本謬鄭妄據之故不信鄭注遂于沔水篇注別摸滄浪之義彼文敘至武當縣鄭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縣今均州）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隋經籍志庾仲雍漢水記五卷）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鄭強以千齡洲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攷地說滄浪近楚都楚辭哀郢上言出國門發郢都下言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夏首夏水口也龍門楚東門也地志楚之先熊繹封丹陽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釋文郢楚者在江陵北）然則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若在均州則與楚都何涉地說之書鄭援引最多必古書可信者鄭亦不能違其說乃強附會以爲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纏絡鄀郢地連紀郢咸爲楚都近人遂云自均州至漢陽皆名滄浪故曰近楚都但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卽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妄爲牽扯殊屬穿鑿此一小洲豈得兼包千里連絡鄀紀郢而皆被其名乎卽屈原遊江潭遇漁父其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抒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爲楚都之切證酈乃云漁父歌之不違水地尤爲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今江陵）又地說滄浪出荊山今按地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卽夏水（水經注名夏楊水見上）王粲在荊州作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山海經云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然則漳本出荊山夏本分江二水異源但異源而同流故自下通稱漳流至楚都爲陽又爲夏至入漢處爲堵口隨地異名漳之爲陽實卽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滄浪漳也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北漳繫冀州矣而南漳未繫荊州故別見于此滄浪之爲夏水無疑也

又案曰水經沔水又東過城固縣南以下歷敘所經至又東過荊城東（酈注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禹貢所謂內方山沔水又東右會權口又東南與陽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謂之楊水又東北[illegible]北權口州東南有權城陽水卽滄浪之水漢志漳水東至江陵入陽水入沔是爲陽水一名夏楊水卽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興安洵陽白河鄖西鄖縣均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荊門皆漢水所經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釋文曰澨市制反）

鄭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縣界（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史程大昌禹貢論下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又索隱一卷○水經注四十卷）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回南入江

案曰鄭云三澨水名者酈注馬王苾同鄭于弱水發例言過言會皆水名故也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卽引此經爲證但埤增水邊土亦卽可爲水名說文與鄭未必異鄭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曰過又曰合流明三澨爲水名也鄭又云在江夏竟陵縣界者攷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地在南郡邔縣之北酈注云春秋傳文公十六季楚師次于句澨宣公四季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季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季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閒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津途關路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縣北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按左傳澨有五雎澨宋地故鄭不引就其所引不知何者可當三澨邔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孟康曰邔音忌）其北卽襄陽縣東境今竟無所謂三澨淯水注云淯水左右舊有南澨北澨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淯陽間者（漢志南陽郡有陽縣有南盆聚）與邔縣無涉若以爲入漢之水則二澨不可爲三澨是諸說皆非也惟鄭及劉氏言在竟陵界竟陵今天門縣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明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澨馬溪河爲一澨后家河爲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景陵卽漢竟陵今爲天門縣屬安陸府）謂之三汊水卽索隱所云三參水此卽鄭注之所謂在竟陵者也大別鄭于導山以爲在安豐于此無注則必亦以在安豐漢志同京相璠亦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酈道元皆不信其說而又不能言其所在然酈于水經三十二卷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云俗名爲檀山嶇蓋大別之異名也雩婁在安豐縣西南又三十五卷注云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酈能信決水巴水所出之大別在安豐而不信漢水所至之大別在安豐何也要自唐以前未有以漢陽縣江側魯山當之者有之自元和志始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之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正相反安豐故城在今霍山縣西雩婁在安豐之南大別又在雩婁之南則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趨江漢水東北迤行楠入其境故曰至于大別蓋此山實在漢水之東觀子常濟漢而陳則已明明在漢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別至于大別大別非漢東乎今之所謂大別實在漢水西岸豈可通乎杜預所以疑安豐無大別者以其去漢太遠不知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陂者山脈之靡迤而不盡者耳觸者僅漸及之而已耳非水直至山下也傳云觸山回南入江回者回轉而後南入耳非繞至山巳入江也玩經兩言東不言南直至大別之下方用一南字何等著力明係漢水直抵東北始回轉而南若以今漢口西岸晴川閣畔瞰江之山與南岸黃鶴樓相對者爲大別則南字便爲贅疣大別之在安豐明矣

又案曰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鄭注卽堵口也爲中夏水縣故邔亭左傳若敖娶于邔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在東是[illegible]）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illegible]）

（北亦曰夏口實在江北孫權于江南築城名夏口而夏口之名始移于江南）今京山潛江天門沔陽羅田麻城英山漢陽皆漢水所經所謂過三澨至大別南入江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釋文曰匯徐胡罪反[illegible]）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水經二十八卷沔水注○徐堅初學記七卷）傳曰匯回也水東回爲彭蠡大澤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疏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謂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其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元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南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南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

案曰鄭云匯回也者說文卷十二下匸部匯器也器之受物有回折之形故以水之回爲匯也又云漢與江鬭云云者漢水觸大別之陂而入江則鬭既已邪行北入安豐境然後又東故云轉東也彭蠡已見揚州此言導漢故曰北江下文導江則曰中江知彭蠡爲南江矣三江解已見揚州又詳導江鄭云江分三孔是也傳以江入震澤震澤下流爲北江無異夢夢疏強爲附會尤屬亂道

又案曰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鄭注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誤又云毗陵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江則可又云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案水經此條顛倒失倫自酈氏所見本已然酈但知牛渚石城之誤與北江餘姚之非逕然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居巢今廬州府巢縣居巢亦當在石城之下牛渚之上而酈未之及且牛渚下接縣南二字尤紊謬而酈亦不辨蓋牛渚非縣縣南上疑有脫文當云又東過睆縣南（睆縣今安慶府治懷寧縣俗誤作皖說文無此字）并移于又東過彭蠡澤之下方合若嫌增移太多則刪去縣南二字亦可今竊爲釐正之東過彭蠡澤下當云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如此所敘乃不失先後之次其毗陵北之北江卽此經東爲北江亦卽下文東爲中江者也其一至餘姚入海者漢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水經合其實水經依今所更正言北江則明析矣若至餘姚入海者恐作水經之人亦不過附會漢志云爾今貴池分江水已湮沒不可見據理而談大江自石城分派萬無至餘姚入海之理不知漢志何以云云此當闕疑作水經者附會爲此說而不自知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東入海之文故耳至酈注乃合石城之分江水與在吳南之南江爲一條（說文亦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漢志水經以石城分江水至餘姚之說同其實必無此事若吳南之南江則是吳松江石城分江水亦斷不能與松江合）而以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之枝分故謂餘姚入海之派非班固之所謂南江也酈意蓋以毗陵之北江吳南之南江合此餘姚之江與浙江通者爲三江當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要皆與鄭注不合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傳曰江東南流沱東行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沱東行

案曰水經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鄭注岷山在徼外江水所導東南百餘里至白馬嶺歷天彭闕[illegible]今成都東南）此下歷敘所經至又東至華容縣南夏水出焉（鄭注江水左迆爲中夏水案此漢志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者正合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故鄭注荊州之沱以此當之）此經所謂東別爲沱者于梁則江原之鄭江于荊則夏水兼二水言之也

又東至于澧（釋文曰澧音禮○案史記漢書竝作醴）

鄭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四卷○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馬曰澧水名（史記夏本紀集解○王及傳同）疏曰鄭爲陵名孔爲水名楚辭遺余佩兮澧浦是水名

案曰鄭云醴陵名也者鄭例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也馬王以爲水名僞孔每事必與鄭立異故從馬王但史漢皆作醴裴駰引鄭亦作醴疏引作澧者順僞孔之文耳則知是陵名不从水傍無疑也鄭又云大阜曰陵者釋地文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亦云陵大𨸏也是也鄭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者攷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晉書同隋書長沙郡有長沙縣舊臨湘無醴陵唐書復有醴陵析長沙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瀆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湘之間郡有零陵武陵縣有零陵孱陵沅陵遷陵茶陵昭陵容陵地以陵著者甚多則臨湘有醴陵不足怪矣故鄭云然也不敢質言故爲疑詞也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敘至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illegible]）此江水又東至于醴所經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

傳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案曰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俱屬黃州府）水經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illegible]）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illegible]）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南注之（出廬江郡東陵鄉[illegible]縣今大冶縣及興國州[illegible]）卽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

東迆北會于匯（釋文曰迆以爾反）

鄭曰東迆者爲南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羅泌路史餘論十卷）馬曰迆靡也（釋文）傳曰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疏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微流而復合也

案曰鄭云東迆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迆北而會于匯者爲南江也上文言東爲北江下文言東爲中江則此匯爲彭蠡自是南江故鄭補言之也馬云迆靡也傳云溢也疏云邪出者說文卷二下辵部云迆衺行也卽引夏書此文以證是也江自九江東陵而東大勢邪行向北然至彭蠡入江處則南會于匯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非是今江自黃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迆北會于匯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疏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案曰傳補出南江疏引地志三江當之其實皆似是而非傳意謂江入震澤則其所指南北中江皆謬蓋誤據地志之文耳蹟已詳揚州及導漢江水發源甚遠其下流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竝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三江實一江南江不勞致功故從略也水經敍江水于東陵下殘闕不完或因已見漢水末故不具

又案曰漢志湔氐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江海會者江入海也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皆漢海陵縣地武進江陰常熟及太倉瀕海之鄉皆漢毗陵縣地江入海在其竟班氏所言大江原無訛漏然北江者大江正流與中江南江爲一者也而志又以吳松爲南江荆溪爲中江吳松震澤之下流固與江無涉卽荆溪者所受皆宣歙山源以入太湖至闔廬始開以通江禹時亦與江不通也班氏別而言之竝不指爲禹貢三江而後人牽以合之遂至大謬非班氏之過也惟石城分江水從今貴池青陽宣城涇縣寧國廣德至安吉入太湖矣而班又云至餘姚入海此水至太湖口不得復至餘姚此則班之不可解者但此水今已堙滅不必致詳且班自繫此水于石城縣下竝不與北江中江南江相關更可置之不論惟是水經沔水敍至與江合過彭蠡下又云又東至石城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此不過附會漢志以立文乃傳寫誤作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酈辨之云經書北江則可言至餘姚則非自謂能正水經之誤矣不知酈亦非也蓋水經不自石城分江水爲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卽松江）在吳縣南耳酈意則用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故遂取石城水而實之以南江之名且分南江爲二派上源皆自石城分江而下流入太湖之後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岐分爲三江口以入海一派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合浙江浦陽江以入海二派合岷江爲三江又于餘姚下分疏云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其意以班固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明係松江必非餘姚入海之江但其上源則二派皆承分江皆可謂之南江耳酈之意如此如其說則以岷江爲北江浙江爲南江又將遷松江而爲中江矣夫漢志水經分江水至餘姚之說若謂中隔宣歙難以越過若謂由太湖而至則太湖下流何嘗有入浙江之水已屬大非北人言南水故誤至此若酈意則又以松江亦承石城分江水欲使竝列爲二以配合大江而爲三種種迷誤皆不可從然諸說雖謬猶知有大江入海正道未有如孔傳之三江入震澤爲北江而入海其亂道尤甚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文曰沇音兗又以轉反○案古有沇字無兗字濟當作泲說見兗州史記及裴駰引鄭注周禮注引書竝作泆漢書作軼）

鄭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爲滎（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泲在溫西北平地泲水入河竝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疏曰地理志云泲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泲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泲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泲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泲清南出還清故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河東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續志略同是也志但云垣無東字鄭注則云東垣職方氏注及說文水部同也鄭于導河注云大坯地喉也沇出坯際矣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泲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與此注同也又豫州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亦是說此經溢爲滎之事也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隋置本漢軹縣及垣縣地修武縣今屬懷慶府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大坯山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其南岸則成皋（成皋春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爲汜水縣）泲從此入河滎陽（本韓邑漢爲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唐開元中又析二縣地置河陰縣明洪武中移滎澤治于隋故城之南五里　本朝改河陰爲鄉併入滎澤縣宋白續通典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南十七里今滎澤縣治既移南五里則滎陽故城在今滎澤縣治之西南止十餘里而泲溢爲滎卽當在此滎陽之東北滎澤之西南傳云在溫西北入河此後世改流新道非禹迹也云溢爲滎在敖倉東南此則禹迹也知在溫非禹迹者漢溫縣今屬懷慶府故城在縣西南河在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禹時泲水入河本不在此當在武陟縣東其南岸則汜水縣自汜水東至舊河陰縣四十餘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泲竝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敖倉者宣十二年杜注云敖山在滎陽縣西北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括地志又云敖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滎澤縣治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倉東南去今滎澤縣當二十里滎澤至東漢已塞故鄭豫州注言之傳出魏晉間人妄名孔安國乃云滎澤在敖

倉東南若不知有已塞之事此其苦心彌縫幾足亂眞矣然其上文當仍依鄭注武德入河方合乃因嫌全與鄭同直據目驗而云在溫西北平地方纔以入河云云古濘今渠雜然竝陳謬矣且溫在武德西數十里旣云在溫入河則河泲竝流應百餘里何得仍云數十里此其有意與鄭立異而不覺自露敗闕幷自相矛盾者也水經亦魏人作故泲水篇云在溫縣北入河而酈注云津渠勢改不與昔同又河水篇云又東過成皋縣北泲水從北來注之彼注旣引鄭注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泲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其下云卽經所謂泲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泲水自溫縣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卽泲沇之故瀆矣（奉溝水見卷七泲水篇鞏縣北入河注又沁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爲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東逕隰城北殷城南而東南注于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爲泲渠故班固闞駰竝言泲水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卽奉溝之下流古泲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泲渠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泲沇故瀆是鄭所謂武德入河者是爲禹迹則知溫縣非禹迹也傳云河泲竝流疏云南出還淸者說文滎絕小水也釋水正絕流曰亂郭注直橫流也酈泲水注引晉地道志云泲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葢水各有性泲性獨勁故能與濁河竝流不爲所亂仍橫截而南也

又案曰水經泲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東至溫縣西北爲泲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酈注泲水于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又南歷虢公臺西南流注于河泲水故瀆于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泲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案此所敘泲水入河之道正新道也葢武德入河南直成皋者禹迹也此所敘溫縣入河南直鞏縣則所謂津渠勢改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泲水惟從枝津之合溱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由禹以來泲水入河之道凡再變愈從而西）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滎澤北（酈注泲自河南泆爲滎分河南流漢明帝世詔王景作浚儀渠此卽景所修故瀆渠流東注浚儀故謂之浚儀渠靈帝建寧四季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亦謂之石門水南帶三皇山泲水又東逕廣武城北又東逕敖山又東合滎瀆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葢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滎瀆東南流注于泲今無水泲水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礫石谿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流歷敖山南又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泲卽經所謂礫谿矣經云泲出其南非也又東索水注之又東逕滎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泲遂合泲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與出河之泲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葢滎播河泲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泲卽陰溝之上原也泲隧絕焉又南會于滎澤又出垂隴城北又東南逕盤工城東又東合黃水[illegible]周初又導爲通川[illegible]職方豫州其川滎雒[illegible]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泲汝淮泗會[illegible]經于此下又云東過滎陽縣北者上文敘過滎陽北是指河水泲竝流而言此則專主泲水言也自下歷所經索水至黃水自此以下水經敘泲水枝流之北泲也經流如南泲也經參錯言之而酈注分言之今經流如左）又東過陽武縣北又東過冤朐縣南（冤朐故城在今曹州府菏澤縣西南自滎口石門至此皆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illegible]合焉者也過此則爲陶丘復出之泲矣）以今與地言之滎澤（屬開封府）原武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菏澤（曹州府治）諸縣皆滎瀆所經也（[illegible]秦遂加疏導[illegible]入泗曰渦水至懷遠入淮以上諸水同源[illegible]津渠交絡滎瀆爲河所壞禹迹無存矣若滎澤則[illegible]至東漢滎澤乃塞）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鄭曰地理志陶丘在泲陰定陶西北（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陶丘丘再成菏菏澤之水疏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泲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漢志泲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系以禹貢此古義也志云西南鄭云西北志南字誤也郭璞云在城中者定陶乃泲陰郡治其後徙西南包陶丘而爲城耳今縣屬山東曹州府縣治又徙于東北故陶丘與漢故城皆在西南七里也傳云陶丘丘再成疏引釋丘云云者說文卷十四下自部亦云陶再成丘也在泲陰卽引夏書東至于陶丘爲證是也菏卽菏澤漢志泲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泲陰縣故通典泲陰縣下云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府治菏澤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菏澤在陶丘東北相去不遠泲水自陶丘北匯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泲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山陽湖陵縣菏水在南且引禹貢徐州文爲證湖陵今魚臺縣地許愼云菏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也僞孔旣改徐州達于菏爲河故豫州菏澤直以爲在湖陵則似湖陵不在徐而在豫且在湖陵者卽爲澤矣此至于菏卽豫州菏澤在定陶者與菏澤水在湖陵者異而傳又增其文曰菏澤之水則定陶之菏澤與湖陵之菏水無別矣酈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尙書有導菏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于菏水又以湖陵入泗爲澤水所鍾而不知此特菏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乃導澤餘波南入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菏水酈乃混而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不知禹貢三言菏惟徐州達于菏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泲與汶合

案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泲水經于泲水又東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東北流下云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酈注南爲菏水北爲泲瀆）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酈注泲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淸口也泲水又北[redacted]朐城西城臨側泲水地理志壽張縣西北有朐城是也泲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redacted]山案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去今壽張縣五十里州西南有安山鎭卽古安民亭泲[redacted]淸澤[redacted]北流絕鉅野澤至此亭與汶合者禹迹也後不知何季改從澤西之淸水繞澤北以會于汶謂之淸口其澤中之道則無水及會通河逕鉅野縣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幷淸水會汶故道亦湮矣）

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

案曰地志泲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是也水經泲水歷敘所經須昌縣穀城縣臨邑縣盧縣臺縣菅縣梁鄒縣臨泲縣利縣至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酈注泲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山海經曰泲水絕鉅野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之注泲非泲入河）又東北入海（酈注郭景純曰泲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泲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竝失然河水于泲溫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illegible]水耳郭以爲泲注之水）

（事[illegible]也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密矣）以今與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竝屬泰安府）長淸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竝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竝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泲水入海之所經也

又案曰泲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淸河至宋又有南北淸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季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淸河入于淮一合北淸河入于海南淸河卽泗水北淸河卽泲瀆也（金史河渠志都水監田櫟上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淸河分流南淸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乎七八分北淸河乃泲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南渡後北淸河又有大小之分葢自劉豫導濼東行始齊乘以大淸河爲古泲水小淸河爲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今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泲水最南濕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淸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泲水所行而大淸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泲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靑城諸縣則皆古濕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葢宋時河嘗行濕瀆及河去則大淸兼行河濕二瀆其小淸所行則斷爲泲水故道也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葢桐柏之旁小山也

案曰地志云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言桐柏又言大復水經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言胎簪又言桐柏說似皆與禹貢不合其實皆是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卽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風俗通言上源略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下源大復言之惟水經則溯其原而系以胎簪胎簪寰宇記謂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復陽故城又在桐柏縣東葢胎簪最在西大復最在東漢志言出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西一峰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總名耳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泲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案曰泗沂二水已見徐州于文宜言沂泗古文不拘漢志淮水至臨淮郡淮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睢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郡其後不見于劉宋書葢省入山陽縣也宋明帝于此僑置襄賁縣隋開皇初改漣水宋太平興國三季以縣置漣水軍熙寧五季廢爲縣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有漢淮浦縣故城

又案曰水經淮水篇于桐柏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酈注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案此[illegible]注泗水篇云泗水過下邳縣又東南入于淮然則淮陰縣在下邳之東南俱屬下邳國壤地相接矣沂水篇云沂水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注云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然則沂入泗口淮相去不遠故連言會于泗沂也泗口一名淸口淮陰故城在今淸河縣東南五里）此下水經又敘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卽此經入海之道也（自元時河奪汴入淮而淸口以東又以一淮受全河河强淮弱退不敢爭乃穿高堰入高寶山泰與鹽閘河無淸淮之刷沙積河淤必堅築高堰使淮不南溢畢趨淸口借淮刷黃黃淮然治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

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程大昌禹貢論下○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水經注四十卷）

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鳥爲鵌鼠爲鼵地理志云隴西首陽縣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案曰鄭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者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如漢志鳥鼠同穴似是一山但雍州及導山皆單言鳥鼠于此又益以同穴之文當必有異未可牽涸說文（卷十一上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鄭氏尙書本于杜林杜說此經單名鳥）鼠明析同穴而別言之故鄭用其說又地說古書鄭屢援以證禹貢水經十七卷渭水注引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郭據此故以鳥鼠爲飛行而處之山同穴爲止而同穴之山是二山也僞孔以爲一山非也然經旣言渭水同出于二山則必其山脈連屬非截然各爲一地相距遙遠者可知鄭又云鳥名爲鵌云云者疏引釋鳥文彼郭璞注云鵌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李巡注云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皆與鄭合也山在今渭源縣西渭水出東流逕其縣北（縣從而南故水逕其北漢志山在首陽縣西南而今在縣西亦以此）又東入鞏昌府隴西縣界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案曰灃涇見雍州水經渭水篇自鳥鼠下歷敘所經至槐里縣南澇水注之下云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酈注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案豐水今自長安縣界西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入于渭）此下又敘至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酈注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北逕藍田縣又左合滻水又北入于渭[illegible]涇水漢志東南至陽陵入渭陽陵故城在今高陵縣西南三十里）此經注所敘卽渭會灃涇故道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案曰雍州漆沮旣從傳但言漆沮之水而以馮翊漆沮一名洛者繫此經之下明彼是扶風漆沮二漆沮不同而皆入渭

皆雍州水不容舉此遺彼故經兩繫之傳兩解之疏以此漆沮非自土沮漆則雍州爲自土沮漆可知直路縣自後漢已廢其故城在今鄜州中部縣卤北二百里懷德今同州府朝邑縣也縣卤南四十三里有懷德故城水經渭水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華陰縣北（注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更名寧秦漢高更名華陰）東入于河（注渭水會卽船司空所在矣春秋之渭汭也呂忱曰汭水相入也地理志）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咸寧縣界東逕臨潼縣北渭南縣北同州南華州北華陰縣北（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東至潼關四十里渭水南去縣北十五里又案華陰縣北卽懷德縣南也漢志懷德縣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闞駰所謂漆沮卽洛經所謂又東過漆沮入渭者也）于是又東乃入河是曰渭口漢爲船司空界也

又案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注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西東入洛今水出縣西北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南得黃嶔水口又南東南流逕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又東逕漆沮水爲一水又東出郭城東又南屈東南與濁谷水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城北爲栎陽渠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沮水又東逕懷德城南又東南合漢光武故城北東注于洛）禹貢豫有洛雍無洛洛水之名起于周周禮雍州其浸渭洛詩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漑浸水也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又匈奴傳武王居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云此洛卽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入渭以上所言皆闞駰所謂洛此經所謂過漆沮也

導洛自熊耳

傳曰在宜陽之卤

案曰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詳見導山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酈注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又東得乳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爲蒲池之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逕熊耳山所謂洛別爲波也波水又東稷水合又東逕熊耳山下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卤商州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商州春秋晉上洛邑漢爲縣又東北逕洛南本漢上洛縣地所謂導洛自熊耳也

東北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

案曰河南卽周王城洛水至其城卤南澗水自城卤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自城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瀍水卤也水經洛水篇熊耳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過河南縣（酈注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案河南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城卤北）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逕陝州盧氏縣南河南府永寧縣南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瀍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卤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洛而禹東會澗瀍之迹無存矣（詳見豫州）

又東會于伊

傳曰合于洛陽之南

案曰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卤來注之（酈注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圭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縣卤來注之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于鞏之東

案曰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卤南二十餘里水經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酈注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又東北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成皐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卽什谷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鞏縣故城南（今縣在河南府東一百二十里[illegible]所遂也）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洛口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北少東八里漢志雒水至鞏入河過郡二宏農河南行千七十里）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氾水縣北（氾水故成皐卤至鞏縣界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爲鞏縣治）又東從滿家溝入河洛口乃移于東非古之什谷矣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釋文曰隩於六反王篇於報反滌待歷反陂彼宜反）

傳曰攸同所事在下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疏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禮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夷狄戎蠻謂之四海

案曰傳以九山九川九澤爲九州之山川澤者史記索隱謂九山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與岷同）也九川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也說者因此推之以九澤爲沇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荊之雲夢豫之榮播荷澤孟豬雍之豬野按九川之數據經導水所列似確其九澤亦就經所有之澤言之恰合九數但無如導山所言自汧至敷淺原二十有七索隱强摘出九山殊難盡通如謂舉其大者則宜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柱內方等邪蔡蒙荊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族經有明文何以反不在刊旅之數耶九山既已不合則九川九澤亦不必泥故傳以爲九州之山川澤也

庶土交正底愼財賦

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案曰鄭以庶爲衆釋詁文底爲致釋言文云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者謂若白壤黑墳之類是衆土之美惡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衆土之高下明爲下是言其地勢之高卬及卑下非言地力之厚薄也云致其貢篚者九州或言厥貢或言厥篚皆自遠而來故言致愼奉其財物之稅者九州每州皆言厥賦賦之多寡宜準田之美惡不可意爲輕重故須愼也禹治水旣畢更役行之輕地肥瘠定貢賦高下故得交正而致愼也

咸則三壤成賦（案曰傳連下中邦爲句今用鄭讀）

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案曰鄭云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者于三等中又分九等也上文財賦兼貢與賦而言賦重于貢故又別言之咸則三壤而成正交正底愼之貨也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釋文曰台音怡）

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記夏本紀集解玉海五十文選諸侯門）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賜姓隱八年傳文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案曰鄭云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者鄭注皋陶謨言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其方五千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治水旣畢奄大九州四海之土廣輔五服而成之下文甸侯綏要荒是五服其間百里賦納總等是禹所弼則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方七千里每州封一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圻內共爲萬國故此以中邦爲九州天子建其國也又云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者隱八年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說文卷十二下女部云神農居姜水黃帝居姬水虞舜居姚虛嬀汭皆以爲姓是胙土乃賜姓也又云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云云者祗敬釋詁文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怡和也和有悅義故訓悅而台卽與怡通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釋文曰甸田遍反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銍珍栗反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音戛）

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謂刈穗斷去稾也三百里秸秸又去其穎惟稾秸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詩十四之一卷小雅甫田疏○又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禮記四卷禮器疏○玉海一百七十九卷食貨貢賦門）馬曰去其穎（釋文）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總入之供飼國馬銍刈謂禾穗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疏曰既言法壤成賦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于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益遠每服分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人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于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百里賦納總者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二百里納銍傳云銍刈謂禾穗者劉熙釋名銍穫禾鐵說文銍穫禾短鎌詩云奄觀銍刈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傳云秸稾也服稾役者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然計什一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銍乖近重遠輕之義益納粟之外斟酌納稾服稾役者解經服字于此言服明上下服者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尙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徒納稾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傳云所納精者少麤者多者直納粟米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案曰鄭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者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是田賦之制成于禹但禹必因堯下文謂甸服本皆納總是穗稾兼送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穀百穀之總名是堯時甸服皆入穀也鄭又云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云云者鄭說以王畿甸服每面各五百里合計方千里下文百里賦納總云云乃禹弼成之後又爲殺數居其間不在五百里甸服之內傳則以每服之內此句爲綱下文爲目故云去王城四面五百里與鄭異鄭說是也（辨詳皋陶謨下）又云總謂所刈禾也者據疏云穗與稾總皆送之鄭意亦當然也又以銍爲刈穗去稾秸爲去穎惟稾疑皆與傳疏同也但鄭以入粟米爲輕遠計粟米精銍秸麤若二百里三百里惟納銍秸不納粟米是反輕于四百五百里矣據疏推得三百里當稾粟妢納疑納銍者亦兼納粟米也鄭又云甸服之制本自納總云云者鄭箋文爲義計甸服與甸服之弼遠近既殊賦法當異故言甸服之內本皆納總其百里以下云云則在甸服之外故別爲之差不使與甸服制同此則鄭義與傳疏不同也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于此可見益有穀曰粟無曰米總銍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粟宜于藏米不可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男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疏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服事天子采訓事有役則供不主于一男訓任任受其役有常職于不主一也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所主事同故共一名

案曰馬云采事也者釋詁文傳云男任也者男邦史記云任國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任作男大戴禮本命篇云男者任也男子者任天地之道又古男與南通故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季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是男亦可訓任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釋文曰綏息遺反揆葵癸反奮方問反）

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武衛天子所以安

案曰綏安揆度釋詁文揆度釋言文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釋文曰要一遙反）

鄭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尚書疏）馬曰夷易也蔡法也受王刑法而已（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

而差簡疏曰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徵差簡故鄭云減殺其賦其荒服則力役田稅並無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歲隔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烝民詩民之秉彛毛傳訓常孟子作夷則傳亦通也鄭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者說文卷七上米部𥻆字注云𥻆𣁋散之也春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音素葛反說文作𥻆音同字從殺下米下蔡如字正義云說文𥻆𣁋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𥻆爲放𣁋之義故訓放也隸書改作巳失本體𥻆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定四季祝佗曰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蔡上素達反下如字據左傳釋文及疏雖云蔡當爲𥻆且明作蔡之非要是蔡字本有殺者故張參五經文字云𥻆春秋多借蔡字爲之鄭于此讀爲殺此古讀也據左傳爲放殺之殺而鄭以爲減殺之殺者讀同故爲此訓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堯之時土廣五千里五服服別五百里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于周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衞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一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詩五之一卷齊風譜疏○又十九之一卷周頌天作疏○又二十之四卷商頌殷武疏○羅苹路史國名紀六卷注）馬曰荒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一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毛詩二十之四卷商頌殷武疏○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賈馬既失其實鄭元九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婁豐年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采合二事亦爲謬矣禹之功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四國甘心三方天下戸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稾非其義也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得之矣（尚書疏○又益稷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六卷○毛詩二十四卷商頌殷武疏○案曰詩天作疏曰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于堯計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而肅云三倍則除本而三○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傳曰荒簡略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案曰鄭以蠻爲緡解爲羈縻者夏官大司馬疏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是也馬云蠻慢也禮簡怠慢者王制南方曰蠻疏引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是也馬又云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者史記匈奴列傳云逐水艸遷徙無城郭常處武王居酆鄗放逐戎夷以時入貢命曰荒今此此二百里流正是荒服之弼故馬以爲流即流行無城郭常居者是也又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注以采爲九州之內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流爲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不引禹貢此文爲證是鄭解流字之訓與馬合也鄭又云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云云者此鄭詳說禹敷土之事以禹之德能大中國廣其境界故堯五服共方五千里禹則倍之方萬里也又云甸服比周爲王畿云云者此就一面言之有五千里四面則方萬里與周禮職方氏之九服名異實同也仍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以封諸侯並九州諸侯有五等之制此外要服之弼及荒服與荒服之弼據曲禮云雖大曰子無五等之封也馬融以爲面三千里四面共方六千里與鄭違異其說無據不可從王肅駁鄭謂禹無拓境廣土事致鄭以要服以上在九州之內夷蔡爲要服之弼以下在九州之外當周夷鎭蕃彝放四凶疏謂在禹未治水之前而羽山三危皆在禹貢九州之內則禹之開境此正切證王駁皆非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釋文曰漸子廉反被皮寄反訖許乞反○案曰史記集解引鄭注在暨下則鄭以聲教屬下讀）

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疏曰流沙當是卥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卥大遠矣志言非也

案曰鄭云朔北方也者釋訓及小雅出車毛傳文又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者禹時東卥縮而南北嬴蓋帝都在北冀之北境直踰大漠其地最廣故其後分爲幽并營南則至于南海其遠可知若東則沇青徐不過跨海卥亦不過踰流沙耳故鄭云南北踰之也攷史記言顓頊之地已云北至幽陵南至交阯卥至流沙東至蟠木其稱禹功則言南撫交阯北戸卥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蓋南北長于東卥也四海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小雅蓼蕭序箋用此文疏引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然則四海以地言非以水言也此節總結上文所言蓋在要服之外亦即在九州之外要非在五服之外者要服外爲要服之弼荒服及荒服之弼即夷蠻戎狄又爲四海傳既以禹五服僅方五千里恐太迫狹以此爲五服外疏遂以流沙不當近在居延皆非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傳曰元天色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元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案曰傳以禹錫爲帝錫禹史記說同也

夏書

甘誓

大戰于甘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尚書疏）傳曰甘有扈郊地將戰先誓疏曰曲禮約信曰誓

案曰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者序云戰經云大戰故決之望文爲說也傳云甘有扈郊地者此馬融義也漢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自元魏鄠縣改屬京兆郡唐爲府故釋文云京兆鄠縣即有扈也攷水經渭水注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先己篇說此事以爲與有扈戰于甘澤即甘水是也以爲夏后相說苑卷七政理篇又以爲禹則皆誤也

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詩十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禮記四卷曲禮下疏）傳曰天子六軍其將命皆卿疏曰六軍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鄭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

案曰鄭云六卿六軍之將者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詩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六師即六軍也毛傳云天子六軍正義云一卿將一軍又大雅棫樸云六師及之常武云整我六師皆是也天子六鄉六遂六鄉之制則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云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是也合鄉遂之衆可制十二軍而但爲六軍者不盡用民也鄭以此經有六軍則夏制與周同矣鄭又云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者夏官凡軍將皆命卿鄭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蓋六官之長六鄉之大夫皆可爲將也六官之長即是冢宰司徒等六鄉之大夫則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是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鄉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二卷）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案曰鄭云云者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爲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釋文曰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案曰正从鄭說當如字讀）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櫟書傳纂疏二卷○王應麟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疏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所取法有扈氏侮慢之所以爲罪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侮慢此五常也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謂三才怠棄天地人正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

案曰鄭云有扈氏與夏爲同姓者史記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有扈氏觀射父所謂觀扈者觀即五觀見五子之歌扈則有扈是有扈爲同姓明矣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夏有觀扈商有姺邳亦以觀扈並言也鄭又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者禮運云播五行于四時月令所記明堂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有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云云大戴禮第六十六說明堂事名盛德篇威侮若孟春行夏令之類是也鄭又云三王天地人之正道者疏引繫辭文云云以證是也馬以爲建子建丑建寅說本伏生大傳夏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物有三變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于彼文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鄭雖有此說而注書仍不用者有扈夏同姓廢前代正朔不得爲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言三正此說非也

天用勦絶其命（釋文曰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案曰巢勦古字疑通故馬本作巢然說文卷四下刀部云劋絶也从刀喿聲子小切引夏書曰天用劋絶其命力部勦勞也从力巢聲子小切又楚交切引春秋傳曰安用勦民二字迥別當从說文作劋爲是所引夏書今刻作周書誤也）

傳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絶謂滅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案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此誓恭作共）

傳曰恭奉也言欲截絶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釋文曰御魚慮反○案曰明鬼下篇引此三恭字並作共）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主馬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晉伐齊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于矢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御克傷于矢而鼓音未絶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也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

案曰鄭云左車左右車右者此左右御三人共乘一車乃士卒之車非將所乘之車也知者魯頌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後疏亦引宣十二年左傳樂伯語以證左人持弓又引成十六年晉與楚戰于鄢陵欒鍼爲右使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

戰鄭無恤御簡子衞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又引此經云云上言左右下別言御證御在中央是也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此疏旣引成二年傳以說之又鄭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容好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彼疏引夏官大僕及成二年傳論天子諸侯親鼓亦居中在鼓下合諸條觀之兵車之制已明其鄭無恤御簡子是將所乘非士卒而彼疏以證士卒之車者成二年杜預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疑簡子亦不自爲元帥蓋御左將中惟元帥爲然其餘諸將皆將左御中也孔傳云云與鄭合但鄭注不全故不及御也知此言士卒之車者上文六事之人鄭云軍吏下及士卒則此左右御自是士卒言士卒可該將言將不足該士卒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疏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尙然征伐必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元曰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有功則賞祖主前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刑賞異處者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

予則孥戮汝（釋文曰孥音奴）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疏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

〔案曰〕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罪隸女子入舂槀上文言盜賊之金刃財貨皆入于司兵故鄭衆解此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鄭康成則以奴爲從坐而沒入縣官者賈公彥疏云先鄭引尙書予則奴戮汝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尙書奴爲子若詩樂爾妻奴奴卽子也引春秋傳者證隸爲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據此二鄭之異解者先鄭以奴爲奴婢卽係罪人本身後鄭以奴爲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惟此爲異若先鄭承上盜賊而言又引書及論語有厄箕子皆不可以盜賊例則知凡犯大罪者皆是不必專泥盜賊二鄭解同也玩孔氏賈氏正義則知鄭注尙書以帑爲子以戮爲辱與孔安國傳同蓋不用命者身既被刑子孫又沒入罪隸舂槀以戮辱之戮社爲戮殺帑戮爲戮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如此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釋文曰格庚白反）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尙書疏約鄭義）〔王曰〕相土居商工湯取商爲號（尙書疏）〔傳曰〕契封商湯以爲號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疏曰〕以湯于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封商湯以爲號鄭元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工湯取爲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卽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非始祖何用其所居爲天下號乎必不然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商書首故鄭先說商名虞夏及周當皆有之但今已亡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釋文曰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

〔馬曰〕台我也（史記三卷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帝王部創業篇）〔傳曰〕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疏曰〕稱舉釋言文

〔案曰〕馬云台我也者釋詁文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釋文曰恤荀律反）

〔傳曰〕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予聞汝不憂我衆之言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案曰〕傳以割正爲割剝之政者割剝說文刀部文也多方言桀劓割夏邑下文言夏王率割夏邑是桀爲割政于夏也正與政同古字通也此言予畏上帝下文言致天之罰皆奉天命以伐夏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于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必使汝堪之湯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桀衆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此湯之所誅桀也是湯奉天以伐桀之事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傳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釋文曰遏于葛反徐音謁）

〔馬曰〕遏止也（釋文）〔傳曰〕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割剝夏之邑居

〔案曰〕馬以遏爲止釋詁文

有衆率怠弗協

〔馬曰〕衆民相率怠墮不和同（史記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

〔案曰〕馬以協爲和同釋詁協和也說文卷十三下劦部協之同和也是也

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釋文曰喪息浪反）

〔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尙書疏）〔傳曰〕衆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案曰〕鄭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夏人歛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僴然嘆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鄭于彼注云亳湯之都也是時伊尹仕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此于日言去復來也是其事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云桀作瑤臺罷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此事又見韓詩外傳二卷又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云桀爲無道湯令伊尹往視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然則桀平日每以日自比乃其恒言孟子引此文而曰民欲與之偕亡孟子之解雖與鄭異然謂民以日比桀則亦因桀平日每自比于日故民就爲此言意亦不大相遠孔傳正作此解若趙岐注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汝俱往亡之岐漢之俗儒不合古義不可從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釋文曰賚力代反徐音來○案史記作理音轉而訛也）

〔鄭曰〕賚賜也（史記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傳曰〕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案曰〕鄭云賚賜也者釋詁及說文貝部文周頌序云賚錫予也禹貢納錫史記作賜錫與賜通故賚亦賜論語堯曰篇何晏注同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傳曰〕食盡其言僞不實〔疏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季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言而不行如食消盡故爲僞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案曰孥說文無之帑在巾部金幣所藏故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樂爾妻帑皆是也張參五經文字中五十一巾部帑字注云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音儻又作孥爲妻孥字然則此字起于字林也戮古文作㣇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尙書疏）〔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疏曰〕昭二十季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曰〕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者鄭以戮爲辱也又引周禮云云者秋官司厲文也鄭彼注以爲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是舉漢法以況也孔子于此又以爲權詞非實事不知鄭有此意否若鄭有此意則周禮注卽應从先鄭以爲罪人本身入官不必云罪人之子從坐矣恐非也

〔又案曰〕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予小子履三句注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于朕躬四句注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今考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爲湯說不云湯誓而孔安國乃云墨子引湯誓或疑其上文引泰誓禹誓遂槩從而誓之然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稱爲湯誓則無疑矣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後四句旣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槩稱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稱爲湯誓而易爲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玩其辭孰不以爲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得不以爲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以明之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伐桀豈桑林自禱之時乎墨子欲取湯禱旱翦其爪髮身爲犧牲之事以證成其兼愛之說故改伐桀爲禱旱斷章取義稱爲湯說而其實則湯誓也但今湯誓實無此語此何以解蓋湯誓必別有一篇伐桀大事湯之誓告必不一而足知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申明者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此爲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此爲告天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卽以堯曰咨爾舜一段爲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今堯典並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而遂疑論語爲非帝堯之言乎且墨子尙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語亦不見于今湯誓中豈非別有一湯誓之明驗乎及東晉晚出古文一出則遂取論語國語墨子各處所引之湯誓一槩被之入湯誥中此則漢魏諸儒所不料也孟子引湯誓時日害喪云云趙岐見其現湯誓故注曰湯誓尙書篇名也國語引湯誓余一人云云韋昭不知爲別一湯誓而又生于三國日末見晚出古文故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不非散亡也今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誤闕安得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爲其所遺乎此必別自爲一篇無疑而入之湯誥則妄矣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尙未刪也而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湯誥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秘典得見古文尙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卽包咸注有罪不敢赦三句亦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其爲伐桀告天甚明故知非湯誥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案曰洪适隸釋十四載蔡邕石經殘碑于盤庚下篇首句盤字般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二鴻漸于磐郊祀志作鴻漸于般則知盤本作般也）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繼之于[illegible]通盤庚[illegible]焉至陽[illegible]臣時事[illegible]（十四載[illegible]履祥通[illegible]）庚祖乙[illegible]徙而立[illegible]（山堂[illegible]曰堯典[illegible]）盤庚元[illegible]行政化[illegible]（名紀注[illegible]四卷）復衰百[illegible]耿在河[illegible]王及皇[illegible]

是大名殷是亳內別名鄭以商自此號殷前未有殷名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于殷先正其號知于此號殷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

〔案曰〕鄭云盤庚湯十世孫云云者殷本紀云湯太子太丁未立卒弟外丙立崩弟仲壬立崩太丁子太甲立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巳立崩弟太戊立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子祖丁立崩沃甲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盤庚爲湯十世孫也馬融注盎與鄭注同也鄭又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者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傳杜篤奏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于亳是其事也又曹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儀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亦言盤庚去奢從儉之事皆與鄭合也圮耿事已見序其實所以遷都之故兼爲奢侈及河圮兩事故鄭兼而言之也鄭又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作則必以中下二篇爲盤庚爲君時作此義于經無可考然王肅說亦同必有據也至史記以爲盤庚崩後作則妄矣小司馬以爲不見古文故有此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非不見古文者但史記雜采羣書不可信者正多耳

〔又案曰〕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季左傳云鳥鳴于亳社亳是殷地大名故以殷社爲亳社也自盤庚改號爲殷故不曰遷于亳而曰遷于殷也鄭注書序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卽今陝西商州契子昭明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其地今無考昭明子相土襄九季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後微子封此卽今縣河南歸德府治相土至湯十二世湯始居亳從契父帝嚳所居序言自契至湯入遷經傳可考者惟此四處湯旣有天下以商爲號鄭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契所封鄭以湯取契所封爲代號也（服虔王肅以爲取相土所居商丘爲號與商丘非一地契封商見書傳史記中候甚明湯何必割取商丘一字爲號服王說非也）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

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盤庚將治亳殷于湯言居亳于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此說與此經正義正同盤庚遷殷蓋復湯之舊都也據經上篇言先王五邦者湯始居商丘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是爲五邦鄭馬王說皆如此孔傳不數商丘而數盤庚遷亳爲五計上篇是未遷時作豈容逆數爲五傳說非是但經言先王五邦而序言盤庚五遷者猶言盤庚以上所居凡有五處云爾其實湯居商丘特沿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乃立文之體隨便總言之耳且自契至湯八遷數湯在內自湯至盤庚五遷又數湯在內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以此言之鄭馬王皆數湯之商丘及亳在五遷內則孔傳于序云湯自商丘遷亳無可疑而正義反疑商丘乃相土所居契至湯有八遷不應契至相土三世七遷相土至湯十二世只一遷此則謬甚時代旣遠八遷可考者惟四安見相土遷商丘之後不又遷他處其後又復遷商丘而湯承之耶（據馬鄭王說則五遷者數至耿而止盤庚自耿遷亳甚明又而史記又言祖乙遷邢蓋耿卽邢也邢今順德府邢臺縣自盤庚遷亳之後武乙又自亳遷朝歌至紂而亡合計商家共有十四遷也）今此經言盤庚遷殷殷是亳小別名則亳殷本爲一地正湯之故都也

〔又案曰〕諸家言亳所在說又紛紛不一今考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續漢志縣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又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所謂殷者亳之別也今偃師縣屬河南府鄭主此說的然可信而皇甫謐則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三十里有尸鄉亭是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征葛事據序及史記在湯征篇而此云云知今本古文出于謐）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卽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

篇曰三亳阪尹是也謐之說似有理其實非是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泲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于此文下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薄此爲湯嘗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泲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故班氏于[illegible]陽諸郡國皆不言湯都而獨繫之偃師可知鄭說[illegible]馬彪于梁國之蒙及穀熟皆不言亳注安引皇甫[illegible]是惟于薄縣則云湯所都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illegible]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書正義引此說作伊尹冢在泲陰己氏縣非是）而又[illegible]有臣瓚者于前漢志山陽郡薄縣下云湯所都而又[illegible]亳今泲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云云蓋薄縣者漢[illegible]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illegible]爲亳且改屬泲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泲陰亳縣者[illegible]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illegible]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于蒙[illegible]也本一說也孔穎達書詩疏皆誤認爲異說其謬[illegible]師古于偃師下云臣瓚曰湯居亳今泲陰亳縣是今[illegible]冢此說非也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蓋[illegible]亳也（後人因晉人說并漢志論分野一段中薄字生大傳亳字改爲薄而元和志亦云亳薄字[illegible]）（是）非兩漢本無亳名祇因晉人以湯嘗止于此且以[illegible]而附會其說師古引劉向說以折之精矣（皇覽曰[illegible]陰亳縣北東[illegible]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漢哀帝建平元[illegible]御史長卿案行水火以行湯冢按劉向不知湯葬[illegible]時長卿者突然得之足知其妄）其于山陽薄縣下不必復采瓚說卽[illegible]斷以非是乃又姑存之此則師古之疏耳而薄固[illegible]非亳則蒙穀熟可知杜預臣瓚之說皆非是而皇[illegible]立說又以一薄分爲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師舊[illegible]亳以此合立政三亳之文（杜預亦兼存偃師其意[illegible]二亳故以商頌景亳爲[illegible]鞏縣西南有湯都是卽偃師之亳也而皇甫謐[illegible]爲北亳在蒙後人遂以蒙有景山爲證不知彼景[illegible]訓景爲大是升彼大山非山名卽屬山名而取松柏[illegible]廟何必在近郊之間下文是斷是遷謂斷之于生植[illegible]之于造作之所魯頌閟宮云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illegible]是尋是尺徂來在今泰安縣新甫在今新泰縣去曾[illegible]尚遠未嘗不可掄其材木以成新廟侯國旣然天子[illegible]必以遠近始得者書生之見可笑耳至景員[illegible]鄭氏前員爲去河爲何以頌舟何皆是[illegible]此維河當景爲水何也旣維何是間[illegible]

是諸侯大至員之所云亦不得如毛傳爲大均且古文員云同字耳然則以景山在蒙證北亳在蒙者其說亦妄况偃師正在河洛之間若景員維河可解爲黃河則正可以証亳在偃師今鄭氏旣讀爲何則不可爲偃師之證矣而蒙乃宋地卽左傳蒙澤也商時大河未南徙此地安得有河卽欲援景員以爲蒙有景山之證又可援維河以爲蒙有大河之證乎不知立政三亳鄭解謂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謐之謬如此唐人括地志沿襲其說皆不可信也（漢薄縣故城在今夏邑縣二縣再考至今之亳州則後周武帝置本漢譙縣地屬沛郡蒙城縣則唐天寶二年置本漢山桑縣地亦屬沛郡並見元和郡縣志與皇甫謐所言又全無涉）三亳旣不可信則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其說淺陋更不足辨矣且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不在偃師而在梁國則居洛東不得東觀于洛矣（束晳據汲冢古文以盤庚自奄遷殷在鄴南三十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是此說以殷在河北與諸家說尤更乖異皆不可信如其說則殷在今彰德府安陽縣矣河亶甲居相相在今安陽洹水南有殷墟其爲河亶甲所居必也而顧以爲盤庚于辨詳書序）當從鄭以亳殷在河南偃師下篇先王適于山先王卽湯亳地依山故言適于山盤庚之遷實復湯故居也

民不適有居

〔傳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疏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

率籲衆慼出矢言（釋文曰籲音喻慼千歷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卷下一百六頁部云籲俞注反）

〔傳曰〕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疏曰〕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

〔案曰〕說文卷九上頁部云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慼說文所引是孔氏古文僞孔氏欲闢舊解改慼爲感訓爲憂謂衆憂之人不詞甚矣慼蓋謂貴戚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名之下文云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卽衆慼也僞孔旣以感爲憂衆憂之人不易呼名因訓籲爲和古無是訓也又釋言云矢誓也郭璞注相約誓易晉卦六五矢得勿恤虞翻注矢古誓字論語夫子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毛詩鄘風柏舟云之矢厷靡佗衛風考槃云永矢勿諼毛傳鄭箋並同然則出矢言爲出誓言文義明順乃必以矢爲正直尤非也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

〔傳曰〕我王祖乙居耿爰于也言祖乙已居于此

重我民無盡劉（〔案曰〕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鎦殺也無劉字然劉此字見經多矣又見爾雅云殺也故周頌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傳虔劉毛杜皆云殺也安得云無此字且漢天子姓許愼不應不載又竹部劉木部劉皆云劉聲則劉與鎦自是重文後人傳寫誤脫去耳非許本無也）

〔傳曰〕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疏曰〕劉殺釋詁文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釋文曰稽工兮反台音怡）

〔傳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于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疏曰〕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尙不常安有可遷輒遷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尙書疏○王同）〔馬曰〕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釋文○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四卷○小學紺珠二卷）〔傳曰〕湯徙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

〔案曰〕鄭以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邦者馬注與鄭同王肅亦云然與班固前八遷後五遷實止十二之說合也傳以盤庚遷殷入五邦之數與鄭馬王不同然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于古必不可以已方欲遷充入其數明矣辨已見前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案曰〕斷多管反从㡭从斤㡭古絕字今作斷箸㡭㡭卽繼字其義反矣）

〔傳曰〕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況能從先王之業乎

〔案曰〕罔知況克能並釋言文烈業釋詁文

若顛木之有由櫱（釋文曰櫱五達反本又作枿○〔案曰〕說文卷六上木部櫱字注云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櫱五葛切又重文櫱字注云櫱字或从木辥聲又櫱字注云古文枿許愼師賈逵自序稱書孔氏則所引乃眞古文作甹櫱是矣然卷七上马部甹字注云木生條也从马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尙書只作由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马象枝條華函之形徐鉉曰孔安國注尙書訓由作用用枿之語不通以州切合而汝之參以釋文此櫱字許于木部雖引作櫱而其下卽出古文枿卽枿也隸變耳至马部又引作枿而其下節以古文言枿況馬又作枿則此字必當作枿不但作櫱者誤卽櫱亦漢俗師所改耳然櫱重文旣有于義又通不但不必作櫱并不必作枿也至由字雖許兩引皆作甹然古文旣皆作由則从俗正合亦不必作甹誠因僞孔訓用離本義太遠致使俗人不復知由字本作甹亦不復知由有木生條之訓矣至顛字本人頂而通作走部中走頓之趍字用如論語顛沛左傳子都自下射之顚之類甚多此經則又借作木部中仆木之槇字用皆是也）

〔馬曰〕顛木而肄生曰枿（釋文○董鼎書傳輯錄纂注三卷○陳櫟書傳纂疏三卷）〔傳曰〕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櫱哉〔疏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illegible]

〔案曰〕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者馬本作枿與櫱同毛[illegible]汝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商[illegible]云苞有三櫱傳亦云櫱餘也同訓餘故轉相訓方言[illegible]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郭璞注傳曰[illegible]屛是也由卽甹之省甹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illegible]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春秋[illegible]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是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傳曰〕言天其長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徙

〔案曰〕亳殷本湯故都而曰新邑者五遷以來所都無[illegible]乃復其故邦雖舊而邑則新也

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釋文曰厎之履反）

〔傳曰〕言我徙欲如此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釋文曰斆戶教反）

〔傳曰〕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illegible]曰先教民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釋文曰箴之林反）

〔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illegible]敎以無伏之（尙書疏）〔馬曰〕箴諫也（釋文）〔傳曰〕言無有敢伏[illegible]之所欲箴規上者〔疏曰〕又戒臣

〔案曰〕鄭云奢侈之俗云云者說詳篇首案又云將屬[illegible]者說詳下節疏馬云箴諫也者箴本衣箴字說文卷[illegible]部云箴綴衣箴也內則云紉箴請補綴醫者以石刺[illegible]箴石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亦曰箴毛詩小雅庭[illegible]以箴之周語召公諫厲王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是[illegible]

王命衆悉至于庭

〔傳曰〕衆羣臣以下〔疏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illegible]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illegible]必詢萬民

〔案曰〕鄭以上篇盤庚爲臣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illegible]盤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言盤庚斆于民繼以曰[illegible]伏云云是盤庚之言也繼以王命衆云云則王乃陽[illegible]

庚矣下文王若曰是盤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與中下篇不同鄭注確甚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傳曰〕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案曰〕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貶下是退意故云退汝違上之心下文亦云汝克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釋文曰〕任（而鴆反）

〔傳曰〕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釋文曰〕（播波餓反匿女力反○〔案曰〕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譒敷也即引此經王譒告之以譒是古本播作譒且讀告之句絕不連修字爲一句）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傳曰〕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釋文曰〕聒（古活反）

〔鄭曰〕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尚書疏）〔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尚書疏○釋文○〔案曰〕疏作王注）〔傳曰〕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僞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案曰〕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者鄭本聒作懖也說文十二卷上耳部聒字注云讙語也不引尚書其十卷下心部懖字注云善自用之意也商書曰今汝懖懖重文𢟍字注云古文从耳今觀釋文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則馬融詁訓與說文合但今刻說文脫拒字耳此字與聒迥別祇因古文从耳晉人遂改爲聒然鄭云讀如聒耳之聒則鄭不作聒必與說文同作懖明矣鄭又云聒聒難告之貌者孟子苟不好善則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是難告之貌也孔傳以爲無知之貌玉篇卷上心部第八十七懖字注云愚人無知也亦兼引說文善自用之謂玉篇出顧野王雖知存古時孔傳已行遂用其訓其實愚人無知苟能發憤雖愚必明惟拒善自用使人難告以善斯不可救鄭義甚精不可易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釋文曰〕惕（他歷反）

〔傳曰〕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傳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逸過也〔疏曰〕逸過釋言文

〔案曰〕觀爟同周禮夏官有司爟鄭注云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然則鄭以此經觀火與司爟之爟同皆訓爲熱觀火者熱火也說文十卷上火部炪字注云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職悅切類篇引說文作火不光類篇雖出宋人所見說文猶是善本祇因說文傳寫之誤脫去不字遂失其解再絫以玉篇卷下火部第三百二十三炪字注云丑出許出二切火光也鬱也此疑衍一也字當是火光鬱也鬱則不光矣其說文十卷上火部注所云讀若巧拙之拙者乃音也非義也後人遂改爲拙非也經言予威如熱火之猛烈但予炪謀絀威不用使汝縱逸不肯徙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釋文曰〕紊（音問徐音文）

〔傳曰〕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案曰〕傳云紊亂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系部義彼即引商書此文以證是也毛詩棫樸疏引說文云綱網紘也蓋所以張網者漢成帝紀詔引此經服田云云應劭注農夫服田厲其督力乃有秋收也言下從上令如網之從綱盡力遷徙以圖安如農之力穡以有收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傳曰〕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釋文曰〕昬（馬同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暋皆訓強故爾雅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鄭曰〕昬讀爲暋暋勉也（尚書疏○三國魏志卷武帝紀裴松之注）〔傳曰〕戎大昬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于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于田畝則黍稷無所有〔疏曰〕戎大昬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昬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昬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暋也

〔案曰〕鄭云昬讀爲暋暋勉也者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何必昬于作勞薛綜注云昬勉也是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

〔案曰〕說文口部云吉善也然則吉言善言也以百姓爲百官說已詳見堯典此下篇告爾百姓于朕志傳亦以爲百官也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釋文曰〕（奉孚勇反恫徒弄反又音通○〔案曰〕蔡邕所書石經身作命邕以熹平四年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見後漢書邕傳邕所書尚書即博士所習今文其石久亡殘碑載宋洪适隸釋）

〔傳曰〕羣臣不欲徙是先惡于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于身無所及〔疏曰〕恫痛釋言文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釋文曰〕（相息亮反徐息羊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案曰〕說文十卷下心部㦖字注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詩曰相時㦖民息廉切蔡邕石經殘文憸作散載洪适隸釋三者不同攷㪔散之㪔右从攴不从殳左从𣏟其加月者襍肉也从肉㪔聲別是一字邕皆誤）

〔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釋文）〔傳曰〕言憸利小民尚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案曰〕馬云相視也者釋詁文又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考憸本作㦖立政憸人釋文云本亦作㦖馬于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此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彼戒成王立政故言勿用佞人此則偷安而欲沮大謀故云小小見事皆望文爲說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釋文曰〕曷（何末反）

〔傳曰〕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于衆有禍害〔疏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于衆人不免禍害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釋文曰〕（燎力召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反○〔案曰〕釋文于左傳引書又云燎力弔反）

〔傳曰〕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絶之

〔案曰〕隱六年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

云云杜預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滅莊十四年所引同據此則經有惡之易也句僞孔因尚書無也字遂刪之（禮記引太甲無越厥命以自覆也又引天作孽可違也墨子引太誓乃聞不言也惟此四處有也字然孟子引天作孽云云卽無也字共伏生二十八篇梅氏二十五篇則皆無之）攷左傳前段以陳桓公長惡不悛欲救不能後段以蔡哀侯繩息嬀語楚子楚滅息取息嬀後欲悅息嬀遂伐蔡各引書證之皆言惡之易長則此四字不可刪且經本言惡易長非指浮言易動今刪去四字遂以此節專承浮言說又以不可撲滅改作尚可撲滅正相違反恐當從左傳及杜預注爲是僞孔之刪倒及傳義皆非也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馬曰〕靖安也（釋文三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上○〔案曰〕此條出釋文原本注疏無天與官元大德間時釋文未入注疏從原本采入又曰本山井鼎作七經孟子攷文物觀等又作補遺此條在補脫門）〔傳曰〕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疏曰〕靖謀釋詁文

〔案曰〕馬云云者周頌昊天有成命肆其靖之箋以靖爲和安則靖有安義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釋文曰〕（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案曰〕遲字陸徐異音小雅四牡倭遲韓詩作郁夷匡謬正俗亦云書遲任音夷亦音遲古通也下二句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上作人維舊無求字下舊上求作救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案救當作殺卽古文求說文引虞書旁救孱功卽旁求也）

〔鄭曰〕遲任古之賢史（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馬曰〕遲任古老成人（尚書疏○釋文）

〔案曰〕鄭云云者馬云古老成人本大雅蕩篇但論語孔子引周任之言馬云古之良史遲任與周任相類彼既良史此不應異故以爲古之賢史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傳曰〕古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釋文曰〕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

〔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釋文曰〕（與音預）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周禮三十卷夏官司勳疏）〔傳曰〕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疏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于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惟禘祫乃祭時祭不及之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秊一祫在秋五秊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秊再殷祭禮緯云三秊一祫五秊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案曰〕鄭云云者夏官司勳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賈公彥疏曰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欲遷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先王之時爾祖從先王在享祭之中況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彼書注以大享爲烝嘗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于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據此則鄭以商祭功臣于烝嘗與孔傳同且周制亦與商同賈疏云或殷周禮異者乃衍說耳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謂是夏殷之祭名（祭統亦有此文經注並與此畧同其郊特牲云春禘秋嘗鄭亦以爲夏殷禮禘爲禴字之誤從王制爲正至祭義亦云春禘秋嘗則鄭直釋爲夏殷禮並不破禘字蓋郊特牲己備故此不注近日惠氏士奇云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焉考祭統云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惠說本此以禘經鄭注尤爲精密當從之趙匡謂王制祭統礿禘嘗烝鄭云夏殷禮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今考成王追念云云與上所言時祭禘嘗之文隔越不屬文義迥不相蒙何得據此以駁鄭兄禘嘗上文俱連論祭事有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蓋周禮墨者守門故以古者爲夏殷而其下又云古者云記曰明祭統所稱古者多指夏殷鄭學精密如此奈何趙匡于上下文俱不細檢而妄譏前人哉）據王制又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是虞夏之時祭與夏殷同名鄭于王制注及周禮春官大宗伯注禮緯注并作禘祫志駁許慎五經異義又以爲王制所記乃殷以前之制至周公制禮改春爲祠夏爲禴禴即礿以禘專爲殷祭不爲時祭之名蓋因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云云司尊彝亦有春祠夏禴云云又詩小雅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及毛氏傳文推測知之殷盛也盛祭即大祭也爾雅禘大祭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夏正祭感生帝于南郊（祭法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此禘謂圜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禘謂南郊）及宗廟五秊一祭皆爲禘公羊傳五秊再殷祭謂五秊之中一祫一禘禘之言諦審諦昭穆徧祭之祫之言合合先君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皆有盛大之義皆殷祭也夏殷天子諸侯三秊喪畢爲祫祭後因以爲常三秊一祫五秊一禘周制以魯禮推之亦三秊喪畢爲祫祭明秊爲禘祭後因以爲常亦三秊一祫五秊一禘所謂五秊再殷祭者如此謂再殷祭皆在此五秊中耳其實前祫距後祫前禘距後禘皆已六年矣夏殷之制與周異者天子當祫之歲春惟一礿而不祫夏秋冬皆有祫又有時祭祫在先時祭在後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是也諸侯當祫之歲春亦惟一礿而不祫夏當行時祭一禘之時犆行一祫而不時祭以異于天子惟秋冬時祭與祫得竝舉然亦時祭在先祫祭在後以異于天子所謂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是也天子惟祫歲廢一時祭諸侯歲朝則平常已每歲廢一時祭至祫歲夏禘又廢凡廢二時祭云若周則當祫之歲但行于孟秋當禘之歲但行于孟夏餘三時皆不行天子諸侯皆然但天子祫禘時祭竝舉諸侯行祫禘則廢時祭（魯惟禮同天子魯頌秋而載嘗）此周制與夏殷異也因周祫但行于秋故時祭

名嘗祫祭又名大嘗則祭統所云內祭大嘗禘是鄭言三代時祭禘祫之制如此（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說甚精但孔安國論語注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據此似禘與祫無別矣考鄭禘祫志說禘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蓋祫爲合聚昭穆禘爲諦審昭穆公羊傳說祫深得合聚之義而鄭說禘深得諦審之義與孔安國禘祫皆序昭穆合祫則于太祖廟列羣廟之主禘則于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故云祫大禘小而賈逵劉歆云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說雖異而意則同也鄭說必有所本古書亡失者多後儒不能信古憑臆攻難自陸淳趙匡以下妄說紛紛皆不足辨）至注此經及周禮言功臣與祭但舉烝嘗則鄭意似不以禘祫爲有功臣（正義謂烝嘗有功臣禘祫可知因舉近代之制以爲說者非是且功臣配所事之君所事之君廟毀時祭不祭毀廟則功臣亦當止此近代與三代所同但三代時所事之君廟毀則功臣便永遠停罷故惟時祭及功臣其禘祫專序昭穆豈容異姓之臣參列其間後世因禘祫合祭羣廟之主而并及功臣殊爲瀆亂乃時祭反廢功臣則是兩失之矣而三代豈有此乎）說者謂詩序長發大禘也而詩中及阿衡以此爲禘有功臣之証然毛傳鄭箋但言詩序成湯之功而及伊尹然不以爲配享則此說固不足據矣況長發之禘鄭以爲祭天南郊尤與享先王無涉也何休文二年公羊傳注亦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以上二說以禘有功臣祫無功臣與正義差別然祫祭兼毀廟之主所祭既多固不便更及功臣禘雖穆主于文廟昭主于武廟所祭差簡但禘祫皆序昭穆雜以功臣則非序昭穆矣當專主烝嘗爲是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釋文曰射食夜反）

鄭曰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尚書疏）傳曰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

案曰鄭云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者禮記言射內志正定八秊左傳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志其目也是射有志也屬矢之屬竹戍反與注同昭二十一秊左傳杜解云注傳失是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釋文曰侮亡甫反）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尚書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案曰鄭以老弱爲輕忽者攷唐石經老在侮上蔡邕石經殘字云女毋翕侮成人毋流戴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流字下闕固不可解翕侮義亦未詳然侮與成連文則知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確甚僞孔非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釋文曰長竹丈反○案曰當如字）

傳曰敕臣下各思長于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傳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釋文曰臧徐子郎反佚音逸）

傳曰有善則眾臣之功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罰罪己之義

案曰此一節國語周語內史過對襄王引之韋昭注云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義與傳略同佚彼作逸釋言郭注引同恐作佚者非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釋文曰度徐如字亦作渡○案曰恭蔡邕石經作共乃口作爾口見洪氏隸釋釋文度作渡者無理必誤也）

傳曰致我誠告汝眾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尚書疏）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尚書疏）

案曰鄭王云渡河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盤庚自耿遷殷故云渡河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釋文曰話胡快反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

馬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中）傳曰話善言民不循敎發善言大誥用誠于眾

案曰馬云話告也言也者大雅抑云告之話言釋詁云話言也是也孫炎注釋詁云話善人之言也大雅板及抑毛傳皆以話爲善言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話合會善言也籀文作譮从會是話本善言而兼合會之義也馬又以亶作單訓爲誠者小雅常棣亶其然乎毛訓亶爲信天保俾爾單厚毛亦訓單爲信同訓則得通大雅桑柔逢天僤怒釋文云僤本亦作亶僤卽單字而亦作亶則亶單同又毛訓僤爲厚周頌昊天有成命單厥心毛鄭亦以單爲厚釋詁亶誠也又亶厚也亶有二訓單既與亶同訓厚則亦得與亶同訓誠也

咸造勿褻在王庭（釋文曰造七報反馬在早反褻息列反）

馬曰造爲也（釋文）傳曰造至也眾皆至王庭無褻慢

案曰馬云造爲也者釋詁文馬讀造爲史記屈原傳造爲憲令之造也孔訓至則讀如王制國之俊選皆造焉之造故釋文孔馬異讀但馬既以造爲爲則不知所造何物其下不當繼以勿褻云云恐係僞孔妄改然不可攷矣馬本卽杜林賈逵等所傳之古文其本既亾注又殘闕則其義不可得詳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釋文曰鮮息淺反○案曰感蔡邕石經作高載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命浮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鄭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上篇疏）傳曰我殷家于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徙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古后之聞謂遷事

案曰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者鄭注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更號爲殷故也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釋文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籲羊戍反）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于殃罰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因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釋文曰忱市林反○案曰蔡邕石經汝遷作爾遷厥邦作厥國汝不上有今字見隸釋）

傳曰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釋文曰鞠居六反臭徐天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

傳曰鞠窮也言汝不忠自取窮苦不從之害如舟在水中不渡臭敗其所載物 疏曰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于外謂穢氣也

案曰傳以鞠爲窮者毛詩大雅篤公劉芮鞫之卽傳以鞫爲究小雅節南山以究王訩傳以究爲窮鞫相訓則鞠亦窮鞫鞠同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釋文曰屬音燭沈直林反瘳勑留反○案曰蔡邕石經稽作迪怒作怨誕作永載隸釋又見東觀餘論）

馬曰屬獨也（釋文）傳曰汝忠誠不屬逮古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汝不謀長久之計思不徙之災是大勸憂之道無後計何得久生在人上

案曰馬云屬者釋山云屬者獨者蜀此反以屬爲獨疑獨上脫不字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釋文曰穢于廢反倚于綺反徐于寄反迂音于）

傳曰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釋文曰迓五嫁反畜許竹反下同）

傳曰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眾耳 疏曰迓迎釋詁文

案曰傳云迓迎也者小顏匡謬正俗引盤庚云予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列子云鄭氏遇駭鹿御而擊之注御音訝迎也此經與牧誓弗迓克奔皆作御今本乃衞包所定孔氏出于晉代故倘存古訓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釋文曰勞力報反又如字○案曰丕蔡邕石經作不古不丕通也載隸釋）

傳曰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案曰蔡邕石經崇作知載隸釋）

傳曰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于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于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 疏曰崇重釋詁文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同心願樂之意（尚書疏）傳曰不進進謀同心徙

案曰王以生生爲進進者說文卷六下生部云生進也是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傳曰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傳曰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案曰國語云實有爽德賈逵注云爽貳也氓詩云女也不爽毛傳云爽差也洛誥亦云雖事其爽侮爽德差貳之德也言汝不與我同心是有爽貳之德先后在天將自上降罰于汝傳言湯有明德非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傳曰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釋文曰戕在良反又士良反○案曰蔡邕石經戕作近載隸釋又見東觀餘論）

傳曰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釋文曰斷丁緩反）

傳曰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傳曰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 疏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用錢然漢書食貨志有其事玉是物之貴者責其貪財舉一物言之

案曰具說文廾部云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共置此貝于六書爲會意也古者以貝玉爲貨幣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王會云若人元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元貝班貽貝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小雅巷伯疏引舍人注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毛詩疏云貝龜鼈之屬其文黃質白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六七寸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說文貝部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管子國畜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途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地數揆度二篇亦云然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自秦以下貝玉始不爲幣自此以上皆以爲幣蓋三代同之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釋文曰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案曰唐石經朕下有子字玩僞孔傳似僞孔本本有之後人傳寫誤脫也崇降弗祥蔡邕石經作興降丕永載隸釋）

傳曰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于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釋文曰易以豉反○案曰嗚呼蔡邕石經作於戲載隸釋易从鄭當讀如字）

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尚書疏）王曰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尚書疏）傳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案曰鄭以不易爲不變易者時盤庚欲遷恐眾臣阻撓故以不變要之王云命之不易則于此時情事不切僞孔從之非也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釋文曰遠于萬

（反又如字分扶問反又如字○案曰蔡邕石經分猷作比猶設作翕載隸釋又見東觀餘論）

傳曰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

乃有不吉不迪

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釋文曰暫才淡反○案曰恭左傳引作共釋文云音恭）

傳曰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刦奪之爲姦于外爲宄于內疏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秊齊桓公云恐隕越于下文十八秊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意故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成十七秊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刦奪之事也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釋文曰劓魚器反徐吾器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案曰左傳引此釋文云殄大典反種章勇反又按如傳及杜預說易字不當有以豉反之音）

傳曰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于此新邑疏曰易種者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

案曰哀十一秊左傳子胥諫吳王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杜預集解曰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正義曰彼文孔安國言殞隊謂受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以截鼻爲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傳曰自今以往進進于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盤庚下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釋文曰奠田薦反）

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尚書疏）

傳曰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疏曰鄭意奠厥攸居止謂民居孔言定其所居是官民之居並定之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而朝後市

案曰鄭云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者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周禮地官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云云是也又云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與此解正厥位意同也

綏爰有衆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

案曰鄭以綏爲安爰爲于者並釋詁文又云安隱于其衆也者隱亦安也莊子應帝王篇云其臥徐徐司馬彪注云徐徐安隱貌是也說文卷七上禾部新附穩字注云安也此俗字不可施于經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案曰蔡邕石經作曰女罔台民易建大命載隸釋台民之義未詳）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尚書疏）王曰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尚書疏）

案曰鄭以懋建爲勉立者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懋勉也又卷二下廴部云建立朝律也是也又以命爲令者釋詁命令同訓告故得轉相訓又說文卷二上口部命从令从口命旣從令則可訓令而敎亦用口故言教令王注以爲性命又妄牽五福皆非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案曰堯典疏曰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于夏侯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若依今本則盤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賢陽者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作心腹二字賢陽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稱爲今文裴宋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故反以鄭本爲今文也又案今予之予蔡邕石經作我載隸釋）

鄭曰歷試也謂揚其所歷試（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文選六卷左太沖魏都賦劉淵林注○案曰劉裴二家皆不著鄭名然所據旣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之鄭氏今定作鄭注）傳曰布心腹言輸誠于百官以告志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敷之言溥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也管寧傳陶丘一等之奏左思之賦用優賢揚歷語皆本之此經而前此漢咸陽令唐扶頌已云優賢颺歷載洪适隸釋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臤之寵公羊成四秊經鄭伯臤卒疏云臤穀梁作賢說文卷三下臤部云臤古文以爲賢字然則優臤卽優賢也夏侯等旣誤于前二孔附會于後古義遂微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釋文曰比毗志反讒仕咸反）

傳曰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釋文曰降工巷反○案曰蔡邕石經嘉作綏載隸釋）

傳曰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疏曰先王至此五邦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

案曰云古我先王者正指湯也適于山者往于亳也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後屢遷而不定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立政云三亳鄭彼注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然則亳地依山故此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也盤庚復湯舊都避耿之圮而適亳殷山險之地故舉湯事以誥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王適于山泛指五遷其說非是成皋者漢志河南郡有成皋縣卽虎牢也轘轅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降谷者不知所在當亦在河南或謂卽今永寧縣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傳曰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

案曰蕩析離居正指祖乙圮耿之事三代時河患見于經傳者絕少觀經所言惟是爲甚然爾時諸臣方以從遷爲苦甚止于瀕河僾溢之患不若後世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之甚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案曰蔡邕石經爾上有今字見隸釋隸釋又以謂作惠震作祇亦見東觀餘論）

傳曰言皆不明已本心

案曰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是震與振同而祗與振又每通用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無逸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祗見孺子鄭注祗或作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祗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傳曰以從故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釋文曰弔音的或如字賁扶云反）

傳曰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于衆至用其善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疏曰弔至靈善宏賁皆大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

案曰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又節南山不弔昊天毛鄭皆云至而鄭于節南山又云至猶善也則傳云至用其善者是也說文辵部云遥至也多歷反今通用弔又省作弔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墳賁通故賁大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釋文曰長竹丈反相息亮反○案曰蔡邕石經隱作乘懋作勗見隸釋）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疏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勑衆臣故二伯以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尙也反覆相訓故尙爲庶幾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

案曰傳云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者傳意以此邦伯爲兼二伯及州牧二項諸侯在內言之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虞夏四人曰四嶽殷周二人曰二伯州牧者每州諸侯之長肇十二州則十二牧九州則九牧二伯不可通稱牧九牧得通稱伯也（鄭云殷州長曰伯者據王制州有伯爲說殷制而云然鄭非不知常文牧可通稱伯也疏謂鄭約言之而孔意不然者非是）傳以隱爲隱括者後漢卷十六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伏生尙書大傳畧說云子贛曰隱栝之旁多枉木則隱栝是矯枉爲直之器故所以正不正故借隱栝言致隱說文作㥯今作隱古字通也

厥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釋文曰好呼報反）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尚書疏○王同）

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于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疏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鞠訓爲窮鞠人謂窮困之人

案曰鄭云鞠養也者毛詩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傳義也釋詁疏引方言云鞠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是也與中篇自鞠自苦之鞠不同傳訓窮非也

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釋文曰告故報反）

傳曰已進告汝之後順于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案曰伏生大傳引盤庚曰湯任父言卑應言見王應麟困學紀聞今盤庚無此文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釋文曰肜音融○案曰說文卷八下舟部云肜船行也从舟彡聲丑林切而無从肉爲祭名之字玉篇中卷十八舟部肜字注云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攻船行之義當从舟丑林切而祭名則見尙書爾雅及何休公羊宣八秊注當从肉讀若融二字判然不同文字當主說文說文無肜字則各經肜字皆後人改不可信用疑當作融若玉篇竟合兩字爲一直以一字有兩音兩義則已謬甚恐是孫強妄改非顧野王元本矣鄭康成絲衣詩箋作融不作肜今本注疏亦爲俗人改作肜賴陸德明釋文足本尙仍其舊鄭固與說文合也然文選張平子思玄賦展洩洩以肜肜衛自注和貌李善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而云融與肜古字通又後漢書六十上馬融傳豐肜對蔚洪适隸釋卷二殽阬君神祠碑陰郡吏名有馬肜仲選則肜乃漢俗字非魏晉人造也）

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疏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秊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釋天又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于義非所須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禘祫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爲肜祭不知此肜何祭之肜也

案曰高宗武丁也序以爲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祖己訓王伏生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秊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此說與序同然以二說及經文考之雖書當作于高宗之世要亦未有明文也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己旣訓武丁以雉雊宜修政其後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據此則是訓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武丁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爲無理然其與序合否未詳以備一解可也又按鳧鷖五章毛以爲皆宗廟鄭箋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是凡祭皆有肜也其首章箋云祭祀旣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正義曰繹祭之禮郊特牲注云祊當廟門之外內室繹又于其堂詩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據正義又以爲繹祭之禮天子諸侯于祭之明日大夫謂之賓尸卽于祭之日儀禮有司徹是也此惟宗廟爲然其餘諸祭則天子諸侯大夫皆同日耳今此經有豐昵之言知爲宗廟之肜也

越有雊雉（釋文曰雊工豆反）

傳曰雊鳴于肜日有雉異疏曰詩云雉之朝雊尙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案曰傳云雊鳴者顏之推家訓卷上文章篇云詩云有鷕雉鳴又云雉鳴求其牡毛傳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尙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然則雊乃雄雉鳴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釋文曰己音紀○案曰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外戚孝成許皇后傳又後漢書律厤志皆引此文格皆作假）

鄭曰祖己謂其黨（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六卷）王曰祖己言于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六卷）傳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曰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云王云云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誤是也作疏者明知鄭義每爲傳壓此句無傳故仍申鄭義也傳以格王爲至道之王者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叚借也闕古雅切又卷八上人部云假非眞也从人叚聲古疋切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頟切又卷六上木部云格木長皃从木各聲古百切自後世叚字廢而不用叚借之叚非眞之假皆作假而至也之解則專屬之格字尚書二十八篇格字十九見而無假字除說文引虞書外益稷格則承之庸之又祖考來格此經格王西伯戡黎格人大誥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天迪格保洛誥王賓殺禋咸格多士則惟帝降格君奭格于皇天又格于上帝又天壽平格多方惟帝降格于夏呂刑罔有降格又庶有格命僞孔皆訓至君奭矧曰其有能格無訓亦當爲至舜典格汝舜訓來湯誓格爾衆庶盤庚上格汝衆無訓亦當爲來來與至義亦通也據說文及史記漢書等所引推之則凡格皆當作假今本疑皆僞孔所改其他經若商頌烈祖篇鬷假無言鄭云至如此之類則尚存古字然古字音相類者輒得通用假格音旣相近則通用亦可且格至見爾雅卷一釋詁格來見卷二釋言未必皆是郭璞所改詩大雅抑篇神之格思毛云至禮記大學篇格物鄭云來亦未必皆後人妄改釋詁又以假格同訓爲陞則亦可同訓爲至方言云假洛至也邠唐冀兗之閒曰假或曰洛郭璞注云洛古格字是也況薛尚功鐘鼎款識卷九趠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季鎬卷十伯姬鼎銘云王格大室卷十四敔敦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邦敦云王格于宣榭牧敦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宮格大室敔敦云王格于成周據此則古固有以格爲至者又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君心之非何晏趙岐以爲正倉頡篇以格爲量度學記扞格而不勝鄭以格爲如凍洛之洛爾雅卷三釋訓以格爲舉格字之義其多如此說文每字之下義多不備何必木長皃一訓遂足盡格字之義而必不可作來至解乎然則尚書格字卽從僞孔而不從說文作假亦未爲甚謬也孔光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天右王者故譴告之欲其改更是說此經至道之王所以必正其事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傳曰祖己旣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

案曰傳以監爲視典爲常並釋詁文

降季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釋文曰中竹仲反又如字）

鄭曰季命者耆老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尚書疏）傳曰言天之下季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疏曰鄭云愒貪也五福壽爲首六極短折爲先是季命最人所貪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解愒爲貪釋言文郭璞注云謂貪羨是也傳云民不修義以致絕命者據釋文中音竹仲反則傳意以中爲與中與之中同當爲去聲不可讀平聲史記載此文則云非天夭民中絕其命則爲中道之中義與傳異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釋文曰台音怡）

傳曰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案曰孔光傳所引及蔡邕石經孚作付史記作附與付通也說文卷八上人部附字注云与也从寸持物對人寸手也于六書爲指事方遇切孔光旣引此文而釋之云言正德以順天也民不順德天旣付命罰之人宜正德以順天文義甚明僞孔改付爲孚訓爲信其意以正德爲天之德乃曲說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釋文曰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案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攷晉姜鼎云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宣和博古圖呂大臨攷古圖薛尚功鐘鼎款識王俅嘯堂集古錄皆載此鼎銘皆釋司爲嗣是古文嗣字省作司此經司字卽史記嗣字釋詁允嗣同訓則此司字與允同義傳以司爲主與下允嗣作異解非也）

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陳櫟書傳纂疏三卷）王曰高宗豐于禰故有雉雊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尚書疏○王應麟玉海入十八卷鼎彝門）傳曰允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疏曰釋詁云允嗣繼也俱訓爲繼是允爲嗣也釋詁云卽尼也孫炎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

案曰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者說文卷一上示部禰字在新附注云親廟也一云古文禮也然則此字許愼所不取毛詩泉水云飲餞于禰釋文云韓詩禰作坭坭字亦說文土部所不收不可信毛傳訓禰爲地名鄭箋以爲衞女所嫁國適衞所經之道並不以爲廟而鄭注士虞禮記引飲餞于禰以證餞尸于寢門外之事亦不以禰爲廟釋文于儀禮引劉昌宗本作泥然則鄭于毛詩亦必作泥不用禰字鄭固與說文合矣但漢有禰衡禰是其姓必有所從來則此字似不得爲俗字今馬王注以昵有近義釋爲考謂爲禰廟則馬王亦謂有此禰字蓋昵禰音相似故爲此訓也張參五經文字自序云許叔重收集古文籒篆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祧禰之類說文漏畧今得之于字林據此則知禰字馬融用之字林有之于經雖不可用于注出之則無害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旣戡黎（釋文曰伯亦作栢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耆○案曰黎史記殷本紀又作飢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說文引書又作𨞪玉篇同或音同通用或增減偏傍本一字也）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詩一之一卷周南召南譜疏○又十六之三卷大雅旱麓疏○論語疏八卷）王曰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傳曰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疏曰西伯鄭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說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

案曰鄭云西伯周文王也者孟子伯夷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是西伯爲周文王也時國于岐云云者說文六卷下邑部郊字注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別出岐字注云郊或从山因岐山以名之也又詩周頌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鄭箋以高山爲岐山是文王國于岐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高帝元年屬雝國漢之雝國卽三代之雝州故國于岐爲雍州伯也伯之義鄭王不同者攷天下諸侯之長唐虞置四人爲四岳夏殷周置二人爲二伯每州諸侯之長謂之州牧亦稱州伯（詳見堯典）此西伯鄭必以爲州伯非二伯者大雅旱麓篇瑟彼玉瓚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毛意以爲二伯卽大宗伯九命作伯康成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是康成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受此賜則康成意卽以爲此經之西伯是州伯之伯卽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者是疏于毛則引孔叢子思述子夏之言謂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文王因之于鄭則引此經并注以證又引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云云王肅每事欲與鄭異故于此經從毛以爲二伯又私造孔叢之書以實其說然毛傳固不及鄭箋之確天問及王注可爲文王作州伯之切據也又伏生大傳謂戡耆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牖里散宜生閎夭南宮适取美馬怪獸美女獻紂始赦文王是時文王猶未甚强盛知其僅爲當州之牧未爲二伯王肅注非是疏又申僞孔意謂與王同皆非也（史記以囚羑里在戡黎之前此說非是）鄭又云南兼梁荊者逸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雖爲雍州伯實兼牧三州也知三州是兼梁荊者詩序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汝墳是文王兼牧荊州矣梁在荊西雍南兼之可知云國在西故曰西伯者以稱西伯嫌類東西二伯之伯故辨之也戡說文十二卷下作𢦟注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𢦟黎口含切別出戡字注云刺也从戈甚聲竹甚口含二切伏生大傳亦作𢦟則戡字後人改也黎說文六卷下邑部作𨞪注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𥝢聲商書西伯戡𨞪蓋距紂都在千里內故鄭云入紂圻內也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于此又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三說則唐宋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則實在黎亭故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以今輿地言之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爲府治而孔傳及說文並云黎在上黨東北者蓋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西伯所戡之黎不知爲何氏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預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卽戡黎之黎若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其後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衞邶風式微序云黎侯寓于衞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微黎侯寓于衞是也黎陽爲漢魏郡屬縣宋屬衞州後改屬濬州有黎陽山卽世俗誤指爲大伾者故城在今衞輝府濬縣西南三里此則堯後之黎非戡黎之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案曰格人史記作假人疑古格假可通用說已詳高宗肜日故王充論衡卷二十四卜筮篇引此經仍作格人與僞孔本同若王符潛夫論卷六卜列篇引作假爾疑爾本作尒與人相似故致誤耳又徐廣曰元一作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史記殷本紀集解）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攷之皆無知吉者

案曰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者白虎通卷下蓍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毛詩泮水元龜象齒傳亦云元龜尺二寸史記龜策列傳云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是也論衡有云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卽此事也七十卜今不可攷矣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釋文曰相息亮反）

傳曰相助也（案曰从裴駰所引）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案曰史記虞字下有知字詳僞孔傳文似僞孔本亦有知字）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史記殷本紀集解）傳曰以紂自絕故天棄之宗廟不有安食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

案曰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云云者鄭意以不有康食以下三句皆祖伊歷數紂罪惡之詞則故天棄我宜上屬自絕爲解言王自絕故天棄絕之我者我王也傳以下屬不有康食爲解非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釋文曰摯音至本又作𢫂）

傳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案曰罔弗欲喪者論衡執增篇尚書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言欲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是也大命不摯史記作大命胡不至翫僞孔傳云何以不至是僞孔本亦有胡字唐石經下旁增胡字是初時誤脫後攷得其實而增者不知今本何以又脫也胡爲何者見詩邶風日月毛傳摯爲至者說文十二下女部𢫂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𢫂釋文亦云又作𢫂今作摯疑僞孔改但說文旣引周書爲證而其下又云讀若摯同詩關雎毛傳云鳥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又釋詁摯臻也郭璞云摯臻皆至然則摯與𢫂皆爲至作摯亦可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釋文曰參七南反○案曰說文卷二下辵部云返還也且引商書祖甲返以證今商書無此文疑所引卽此句伊彼誤作甲而返與反則字通也）

馬曰參字累在上（釋文）傳曰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于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于殷國必將滅亡

案曰馬云參字累在上者累字乃俗書不成字說文作纍在卷十三上糸部注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畾聲力追切疑馬實作纍釋文引之變从俗作累耳曑字在卷七上晶部注云商星也从晶㐱聲所今切又參字注云曑或省其義似皆與纍無涉而馬云云者蓋曑星名而其象三星相連故

易繫辭傳參伍以變說卦傳參天兩地參皆讀三天下數極于三參字从晶从㐱其上皆有纍綴之形故傳云參列而馬以爲纍在上也南有嘉魚詩云甘瓠纍之毛傳云纍蔓也紂居高位而其惡纍綴蔓衍故云多參在上也今隸書參字之上改从厽變三圓形爲三銳形果爾則當在卷十四下之厽部不當在晶部而馬亦直當言厽在上不當言纍在上矣非馬與說文違乃隸書誤也唐元度九經字樣日部云曑參音森商星也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字从厽厽音累唐氏變三圓爲三方然尚知二字不同則未爲大謬也再攷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一亦有曑字且注云日岑切見尚書觀此則知西伯戡黎中曑字古文尚書本从晶不从厽也乃玉篇卷下厽部第三百五十六云厽力棰切累墼爲牆壁也尙書以爲參字七貪切此已誤會又云參千含切相參也分也卽三也又所今切星名亦作曑此則直以从三銳形者與从三日者合爲一字其誤甚矣玉篇經孫強改壞非顧野王之舊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陳櫟書傳纂疏三卷○僖十五年左傳疏○皇侃論語義疏九卷○邢昺論語疏十八卷○孫奭孟子疏卷二下）王曰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尚書疏○邢昺論語疏十八卷）傳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疏曰鄭以微箕在圻內孔雖不然箕亦當在圻內王云入爲卿士葢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也

案曰鄭云微子與紂同母云云者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世家云微子帝乙首子紂之庶兄論語微子篇馬注亦但云紂庶兄不云同母呂覽仲冬紀則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時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此鄭所本鄭注此條見梁皇侃論語疏（皇疏久亾日本根伯修與神君彛俱遊下毛足利學得其藏本刻之平安服元喬序）據彼稱爲鄭元尚書注詩大明疏引鄭書序注與此義同而文則異故兩存也鄭又云父師者三公也云云者東晉晚出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篇鄭所不見而此注與之合者地官序官有師氏保氏秩中大夫下大夫鄭注云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彼疏云書敘是君奭敘云聖賢兼此官者名公周公爲三公分陝以周公聖下兼此師氏名公賢下兼此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本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乃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名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改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始終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直至周禮方以三公兼師保賈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初制成王作周官改爲三公直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雖無周官篇而逸文或別有傳于人間者趙商得援爲問魏晉人采取成篇故與鄭義合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卽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卽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兼師保而不特設虞夏商周皆然惟成王周官改易古制特立三公直名師保至周禮旋卽復故也鄭以少師爲太師之佐乃不言三孤而必言孤卿者三公又兼六卿一公兼二卿若小宰佐太宰小司徒佐大司徒小宗伯佐大宗伯小司馬佐大司馬小司冦佐大司冦小司空佐大司空此內擇賢者以一人兼二職是爲三孤孤卑于公直與六卿並列爲九故名孤卿也攷工記云九室九卿朝焉彼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彼疏云皆義以夏之九卿謂三孤與六卿爲九此云九卿亦謂周之三孤六卿爲九卿又云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彼注云分國之職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彼疏云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爲三分三公治之三孤佐三公是也鄭又云三公箕子爲之者五行志劉歆以爲殷箕子在父師位是也又云孤卿比干爲之者論語孟子每以箕子比干竝稱太師旣是箕子知少師是比干也鄭又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者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按戡黎之黎在潞安府長治縣鄭以爲圻內潞城榆社與長治相連故亦圻內紂都朝歌在衞輝府淇縣黎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于河北地形西北贏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又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矦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矦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義也鄭又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論語微子篇馬注同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李鼎祚引虞翻注云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服虔杜預以箕子紂庶兄因微子牽合致誤也尚書左傳疏引鄭尚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篇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爲紂諸父甚明鄭必連比干言之但引者不全耳故以意增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疏曰鄭元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訓或爲邦重文作域則或卽域字韓詩商頌奄有九域毛詩作奄有九有則域有同故或爲有史記亦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亂治釋詁文政之言正常訓也

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釋文曰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

馬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我紂沈湎酗醟敗亂湯德于後世疏曰說文云酗醟也酗醟一物謂醉而發怒

案曰馬云云者禮祖有功商頌屢稱烈祖毛鄭皆以爲湯他如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無稱祖者故知我祖謂湯湯爲上世故下爲下世也沈酗于酒史記作沈湎于酒湎字義見酒誥當从之皇甫謐妄改爲酗傳則云沈湎酗醟攷說文十四下酉部酗字注云醉醟也从酉句聲香遇切醟字注云酗也从酉熒省聲爲命切而無酗字疏强改說文以資附會皆非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釋文曰好呼報反宄音軌）

傳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于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釋文曰度如字）

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尚書疏作王注○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六卿典士相師效非度疏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

案曰馬以度爲法度者說文三下又部云度法制也从又庶省聲是也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尚書疏○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案曰鄭云凡猶皆也者史記云皆有罪辜是凡爲皆也又云爵祿無常得之者則鄭意以獲之言得而已經無得中之義傳說非也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釋文曰讎常周反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厓五皆反又宜佳反）

傳曰卿士旣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水無涯際無所依就

案曰史記云小民乃並興則此經方興當訓方爲並傳說非也說文云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儀禮鄉射禮云不方足鄭注云方猶併也是方之義爲併鄭又注鄉射禮云竝併也又注聘禮云今文竝皆爲併則竝併同字方訓併則亦得訓竝也淪喪史記作典喪禮記曲禮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鄭云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典喪則國從之故以涉水無津厓爲喻作淪者非以典字之上冊稍似淪故誤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越于也者釋詁粵于也越粵同也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前已呼父師少師故云重呼也

我其發出狂（釋文曰出尺遂反○案曰狂史記作往裴駰集解引鄭注亦作往）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傳曰我念殷亾發疾生狂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狂作往故爲此訓也此篇原爲微子欲去殷訪于箕子比干而作上文言殷之亂已詳此處正當結出出亡本意以爲下文發問正文晚晉本改爲出狂孔傳以爲微子自發狂疾非也

吾家耄遜于荒（釋文曰耄字又作旄莫報反）

鄭曰耄昬亂也（尚書疏）馬曰卿大夫稱家（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在家耄亂故欲遯出于荒野言愁悶疏曰在家思念之深不堪耄亂故欲遯出于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

案曰鄭云耄昬亂也者此節鄭本今無攷疑當作旄也知者老字从毛从人从匕再加毛作耄則不成字說文所無不可用也此經釋文云又作旄攷說文卷四上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亾報切今此經鄭云昬亂則正當作眊而作旄者旄在說文卷七上㫃部本幢也古字通用故耳至呂刑耄荒釋文云亦作薹此乃薹字之誤說文八卷上老部薹字注云年九十曰薹从老从蒿省是也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或作八十曰薹九十曰旄則陸德明所見曲禮本作旄要之呂刑曲禮皆當作薹作耄者誤作旄者通耳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皆以旄爲薹旣可通薹則亦可通眊矣今微子呂刑及僞大禹謨耄期凡當作眊耄或通旄者皆改爲耄此則僞孔之謬也說文虞書耄字从此一句必唐人妄增蓋虞書無耄字僞大禹謨誤許慎不見也微子自言吾若長固守在家則昬亂相尋故欲爲遯荒之計庶幾國雖亡而猶可以保我卿大夫之家乎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而史記作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于是家保正此意傳及正義乃作愁悶而欲出遊解如此閑情與宗祀存亡之計何涉而猶待訪問耶周易遯象傳云君子以遠小人李鼎祚集解載侯果說云羣小浸盛君子避之高尚林野所謂吾家耄遜于荒也然此乃微子自言欲遯若指他人語反寛緩且耄字從來亦未有作賢人解者侯說亦非馬云云者說詳洪範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釋文曰隮子細反玉篇子兮反如湘祖稽反）

馬曰隮猶墜也恐顚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隮隮溝壑（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顚隮墜如之何其救之疏曰昭十三年傳小人老而無子知隮于溝壑矣故王肅云隮隮溝壑也

案曰馬云云者史記作隮說文卷二下足部云躋登也商書曰予顚躋觀此注馬亦作躋與史記說文同也晉人作隮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無此字張參五經文字卷中𨸏部云隮子計反見商書此未足據毛詩鄘風朝隮于西曹風南山朝隮商頌聖敬日躋毛傳皆訓升春官眡祲十煇九曰隮先鄭亦訓升以隮爲墜疑猶以亂爲治也微子欲去而恐顚隮于非義故欲箕子指而教之王孔非是

若之何其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陳櫟書傳纂疏三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三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其語助也者古其字作丌說文五卷上丌部云下基也象形讀若箕鄭以爲語助亦取下基也引禮記者檀弓篇文彼注亦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案曰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者鄭以微子並呼父師少師

而告之今答者獨父師箕子而比干無言故解之以其志在殉國故也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耉長舊有位人（釋文曰咈扶勿反耉工口反長竹丈反○案曰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菑亡殷國乎與合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也）

傳曰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耉老之長臥仕之賢不用其敎法紂故

案曰傳以咈爲違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彼訓引此文以證是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耉（大雅行葦亦云以祈黃耉）毛傳云耉老也孔疏引釋詁云黃髮耉老壽也孫炎曰耉面凍棃色如浮垢儀禮士冠記鄭注賈疏並同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釋文曰攘如羊反犧許宜反牷音全○案曰說文犧字注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秦詛楚文曰圭玉犧牲然則古犧字止作羲）

鄭曰犧純毛牷體完具（周禮三十六卷秋官犬人疏）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釋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知色純曰犧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具知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犧牷牲既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知器實曰用也漢魏以來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盜而無罪政亂甚也

案曰鄭云犧純毛牷體完具者孔傳同孔亦偶有襲取鄭義者也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彼承毛之之下而言必用牷物且以牷與尨對言則是牷爲純毛而此以犧爲純毛牷爲體完具者葢牷有純義彼文止言牷以牷兼純毛體完二義此則犧牷對言當分兩解牷字从全當爲體完則犧爲純毛可知馬云因來而取曰攘者論語攘羊周生烈曰有因而盜孟子攘鷄趙岐曰取自來之物是也往盜曰竊者論語賞之不竊皇侃曰竊猶盜也是也天曰神地曰祇者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之禮是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釋文曰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斂力檢反馬鄭力鹽反徐云鄭力劒反）

鄭曰斂謂賦斂也（釋文）馬曰稠數也斂賦斂也（釋文）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案曰鄭馬云云者讎斂即重賦也傳既云重賦又添出斂聚怨讎一解殊爲岐誤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釋文曰瘠在益反）

傳曰上下有罪皆合于一法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案曰說文卷二下辵部退數也从辵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薄邁切以敗爲退又誤作周書）

傳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言欲以死諫紂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釋文曰刻音克）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釋文）傳曰我敎王子出合于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于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案曰馬云云言也刻侵刻也者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撣嗣箕子賢焉帝乙懵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太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于子子若不出必同爲紂所誅宗祀絶矣傳解刻字之義雖似與馬意微異大旨亦合也王充論衡本性篇引此經乃云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又申之云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父師之言而謬以爲微子之言又以刻作孩以王子爲紂以不出爲性惡不出衆庶皆非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釋文曰靖馬本作淸顧音故徐音鼓○案曰毛詩韋顧旣伐漢人表作韋故是顧有鼓音禮記緇衣君子寡言而言鄭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則知顧可从上聲讀也）

馬曰淸潔也（釋文）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然非一途疏曰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于仁也

案曰馬云淸潔也者孟子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是也孔作靖訓爲謀釋詁文亦得備一義也

又案曰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于比干已死後復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則尙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別有其人卽名疵彊者是此司馬遷說也（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裴駰不明遷）之意于世家所引微子篇文仍引孔傳鄭注而又云比干已死而云少師似誤此葢錯會史記之文耳然史記雜采古書不必悉本安國其言不足據而鄭康成注微子云箕子紂諸父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則鄭意固以微子所告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矣非疵彊也（李翰比干碑云貞觀十九年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鄭師祖孔學其說本于安國不可易也且太師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太師不可稱父師父師必是箕子而少師之爲比干可知矣

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史記亦云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愚謂武王克殷時微子未必面縛自詣左傳史記皆不可信也論語微子去之馬融注去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就旣定卽先決計長往武王求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阽危之時則恝然而遠引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而來歸孔子肯以仁許之耶

周書

大誓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一作至孟津觀兵）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尙書大傳○尙書疏○詩十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又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趙岐孟子注○孫奭孟子音義卷下○史記周本紀○又裴駰集解○水經五卷河水酈道元注○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帝王部創業篇）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惟四月見大傳鄭彼注云周四月則是建卯之月也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文王年數不改元十一年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此正敍觀兵事四月者十一年之四月也史記作九年者疑非說已詳書序云太子發者鄭大傳注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白虎通爵篇云天子之子稱太子引此經下文太子發升舟以證白虎通說意與鄭合但稱太子固爲卒父業實亦因武王謙未敢遽稱王及魚入舟火流屋諸瑞畢臻然後稱王故也馬云畢文王墓地名也者史記魯世家言成王葬周公于畢從文王揚子法言卷九君子篇或問仙有諸曰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又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是文王墓在畢故馬云云祭于墓而後啓行明奉父命也鄭云六軍之兵東行者天子六軍時武王已備其制也鎬京在西紂都朝歌在東故云東行也

又案曰太誓一篇出于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復皆有之眞孔氏舊書也但其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者甚多故馬以爲疑而鄭亦云民間得王亦云後得要之鄭馬王皆爲之注則不斥爲僞明矣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皇甫謐輩見馬王之疑之也世又共稱非伏孔所傳也遺落之文援取甚便也遂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太誓其後鄭馬王本亾而此篇亦與俱亡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亾太誓一篇良可惜也彼逸書藏在秘府不列學官其亡猶有說此篇則列于學官博士所習亦竟爲僞本所奪今既搜輯鄭馬王三家注遂采列如左又疏謂此篇爲僞而曰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考史記所載猶約畧可尋前段敍觀兵後段敍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中下二篇亾者較多今亦不能詳定故不復分上中下但總爲一篇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齊栗信哉子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與師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鄭曰師尙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馬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蒼兕主舟楫官名（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周禮三十七卷秋官伊耆氏疏○班固白虎通卷上誅伐篇○史記周本紀○又裴駰集解○又齊本紀集解○索隱十卷○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冊府元龜○王應麟玉海一百四十七卷兵制門）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司徒司馬司空皆軍中有職者餘三卿無事故不及大傳謂三公兼攝六卿非也鄭云師尙父文王于磻溪所得云云者尙書中候雒師謀云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至磻溪之水呂尙釣崖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鄭注本此毛詩大明傳云尙父可尙可父是尊之也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亦云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與鄭合也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手部云把握也又戉部云戉斧也今作鉞从俗也鄭又云號令之軍法重者說文卩部云令發號也是號令相類故云號令之而號又嚴于令故云軍法重者也淮南子卷六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矦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卽是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也蒼兕馬以爲官名當別有據而王充論衡是應篇云蒼兕水中之獸也時出浮揚一身九頭善覆人船尙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說非也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詩周頌思文疏○禮記六卷檀弓上疏○論語疏二卷○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漢書五十六卷董仲舒傳○終軍傳○司馬相如傳○後漢書八十卷上杜篤傳李賢注○宋書二十七卷符瑞志○許慎說文十一卷上水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爵篇○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十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十三卷○董宗說唐柳先生集注釋一卷）

案曰鄭云白魚天之瑞者詩疏及後漢光武紀注引中候合符后云武王度孟津白魚入舟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云授右注右助也而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與中候意同是天之瑞也云白殷正色者禮記檀弓云殷人尙白是也云今尙仁人在位者謂微子箕子比干三仁也鄭知此時三仁尙在者周本紀旣載此經下乃云是時諸矦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猶在也云得魚瑞卽變稱王者鄭以中候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而此經升舟稱太子白魚入舟下卽云王跪取故以爲得魚後變稱王也釋丘云涘爲厓說文水部云涘水涯也从水矣聲牀史切引此經以證故云涘涯也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者祭天之禮本用特牛此因受瑞而報祭卽以所得魚爲牲是權時之禮故云變禮也馬云魚兵象非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王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尙赤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葢牟麥也詩曰詒我來牟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鵰摯鳥也明武王能伐紂（尙書大傳注○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又周頌思文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史記周本紀集解○又索隱一卷○漢書董仲舒傳○宋書符瑞志○董仲舒春

（秋繁露卷十三同類相動篇○册府元龜帝王部創業篇○王幼學綱目集覽七卷漢成帝紀）

案曰鄭云五日燎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祭之第六日爲五日也云王屋王在之舍上者時在師中不宜有屋故以舍上解之謂軍行舍止張帷幕爲宮若周禮掌次云師田則張幕是也馬云王所居屋當亦謂所止舍處但未見舍止之義不如鄭確也云鵰當爲鴉而又云鴉烏也者據書說禮說實是烏非鵰書大傳引此經云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董仲舒對策及繁露同類相動篇略同明鵰字是誤詩小弁毛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說文卷四上隹部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謂之雅攷說文雅云短尾隹長尾鳥而通者甚多雅籒文卽作鵰鵰鴉二字皆左聲右形其右从鳥从隹皆可故鄭注鴉毛傳說文皆作雅而其左周篆作周牙作㸦因相似致誤故云鵰當爲鴉但鴉本从牙聲而牙古音吾則鴉亦音吾古字音近者同用則烏音烏呼之烏與吾音本通自是一物故毛傳連稱爲雅烏而說文亦以秦人所謂雅卽楚烏鄭亦云鴉烏也馬云摯鳥者其說無據亦不如鄭確也書說禮說者皆緯書也未詳其書名緯書而謂之說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者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烏有孝名者說文云烏孝鳥是也王充論衡卷十七指瑞篇亦云魚木精白者殷之色烏孝鳥赤者周之應氣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說皆與鄭合又卷十六講瑞篇云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鄭以流爲變是亦言赤非烏色由火變成與充合也又卷三初稟篇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文武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烏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復用魚烏命武王也充所引乃漢經師相傳舊說皆與鄭相發也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者據詩思文疏本書緯旋機鈐及合符后文彼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之是也云入意須暇紂五秊者多方云天惟五秊須夏之子孫夏暇通鄭彼注云天覬紂能改待暇至五秊欲使復傳子孫五秊者文王受命七秊而崩武王踰秊卽位爲八秊至十三秊誅紂是市五秊爲須暇也云武王卽位此時三秊者市三秊也八秊卽位至此十一秊適市三秊未滿五秊見未可誅紂鄭具言此是解五至之意也思文疏雖言太誓不解五至而于合符后解之然于解畢火烏下將解銜穀而具言此是明以天意爲五至示武王當待五秊一至爲一秊也云穀蓋秊麥者秊麰通以禮說言穀芒說文卷五下來部云來來麰一麥二夆（从詩疏所引今作縫非）象其芒刺之形秊麥正穀之多芒者又言王命曰爲秊知此經穀卽詩來秊也來秊漢書三十六卷劉向傳引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來古讀釐釐麰卽來秊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思文疏云合符后注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至爲當異日言五至以穀是第五至乃有穀然則本因烏銜來呼來秊後又爲行來字也茂釋詁云勉也繁露引同對策又引作復音同通用也茂哉卽下文勉哉蓋喜得此瑞而卽戒以天命之不可恃漢書七十七卷劉輔傳云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是正說此經茂哉茂哉恐恃之之義也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周禮二十五卷春官太祝疏○儀禮二卷士昏禮疏○禮記六卷檀弓上疏）

案曰周禮大祝疏引此稱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然則此節正當在此其云周公書殆卽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所謂君臣動色相戒也

八百諸侯不名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帝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鐃譟師乃搯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尚書大傳○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又二十之二卷魯閟宮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說文十二卷上手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禮樂篇○史記周本紀○漢書四十六卷婁敬傳○宋書符瑞志○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人事部○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此一節集合諸文而鈔之諸侯咸會而不克伐者爲欲須之五秊也來古音釐來時詞諧韻也大傳引維丙午至前歌後舞云云不言書曰據諸文當爲太誓故幷惟丙午六字亦以爲經文也還或作遶誤也鼓鐃譟者鼓從攴旁攴小擊也鼓亦擊也鐃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大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譟讙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讙譟耳說文搯捾也从手舀聲周書曰云云搯者拔兵刃以擊刺詩曰左旋右搯上刀切今毛詩作左旋右抽說文所引不知何本据彼以爲擊刺而大傳作慆鄭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似與上下文義尤相合讙呼之聲徹于天地其喜如此管子卷十三白心篇云臣代其君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房元齡注云謂之篡豈能使紂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于理是也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皆敘十一秊觀兵還師之事乃太誓之上篇也晚出僞本以觀兵事但從武王口中帶述觀政一句于是後儒遂不信有此事且此篇原係敘事多詞令少今僞本則三篇皆武王語罪狀紂者排疊堆垛已甚而當時實事盡遭割棄于是白魚火烏爲世且指爲怪誕不知履帝敏歆元鳥生商亦其類也豈可廢乎卽或史臣增飾未可盡信如孟子之疑武成可也豈得斥武成爲僞哉

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尚書大傳○詩譜序疏○又十一之一卷小雅鴻雁箋○又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說文三卷下攴部○史記周本紀○史繩祖學齋佔畢三卷）

案曰自此以下爲太誓中篇之詞十三秊史記作十一秊今據鄭說改正攷史記所述秊分皆誤其說已詳序太誓全篇已亡今以意定之而斷以此節爲十三秊伐紂事者據孔疏上篇敘觀兵中下二篇敘伐紂今本紀前一段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其爲敘觀兵事固甚明其下卽繼以魚躍火流二段其下卽繼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皆檃括上篇經文也其下卽繼以居二秊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其下卽繼以此節之文則此節爲中篇敘伐紂事無疑况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與此合尤有確據也前已改九秊從他文作四月此無他文可從只得直改作十三秊然上文一段不入經而此節入經者上文一段乃史遷述武王所以不可不畢伐之故語氣不似經文且裴駰亦不引馬鄭注此節則與孜孜無怠句相連孜孜句䟽諸家皆引作經文則知上三句亦經文矣且有此秊月方見眉目耳十二月本當爲一月周一月殷十二月也

又案曰詩譜序疏云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毋怠天將云云然則毋怠與天將文連此乃第二次與師伐紂而諸矦勸勉武王之言說文孜汲汲也从攴子聲周書云云子之切史作孳古字同也鴻雁箋引下二句而疏云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東晉晚出僞本云元后作民父母語實本此而改爲武王語則夸矣

司馬在前

王曰司馬太公也（詩大雅大明疏○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王以司馬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春官太祝疏）

案曰雜采諸文不能定其先後約畧編之格正也正言疑卽下文正稽古云云之說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秊丕天之大律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鄭樵六經奧論二卷○漢書郊祀志○又刑法志○又平當傳○後漢書四十卷下班固傳李賢注○又申屠剛傳注○舊唐書一百二卷褚无量傳○文苑英華七百六十一卷褚无量皇后不合南郊議○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史繩祖學齋佔畢三卷○翻譯名義集九卷）

案曰鄭云丕大律法並釋詁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劉向說苑二卷臣術篇○洪邁容齋續筆一卷）

案曰劉向親校古文秘典所引太誓爲可信漢武帝紀元朔元秊詔議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有司奏議曰附下罔上云云與說苑文同蓋太誓漢初已盛行故引之者多以上疑皆周公之格言繼諸矦孜孜之語而進者

天子發拜手稽首（周禮春官太祝疏）

案曰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天子發拜手稽首言以下則其間自有文然旣相承引之則是武王聞周公所陳格言拜而受之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史記周本紀）

案曰自此以下爲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衆庶盤庚綏爰有衆牧誓乃誓子其誓相類凡誓誥篇首皆有之故定爲經文武王乃作或議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爲後人塡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諡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案曰谷永傳及敘傳引此經皆以爲今文尚書蓋此篇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本有之師古旣以梅賾所獻爲眞古文遂曰此爲今文其實則鄭所傳壁中古文亦載此篇與伏生合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馬曰毀壞三正動逆天地人也（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漢書禮樂志○又五行志○又谷永傳○又敘傳○荀悅漢紀孝昭皇帝紀）

案曰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者鄭意以王父母弟卽從父昆弟與己同祖者故以爲祖父母之族鄭又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不謂之曰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樂記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閒在濮陽南案此事見史記樂書又見韓非子卷三十過篇王充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高誘注正所謂爲淫聲變亂正聲者也馬云云者說見甘誓

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

案曰鄭云夫子丈夫之稱者檀弓曾元稱曾子爲夫子鄭彼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則夫子似尊貴之稱今此經上文云告于衆庶則下及賤者而云夫子故解之以其亦得爲丈夫之通稱故也征誅大事不可屢試觀兵之後此爲再舉矣若不成則無復來之理故申戒之曰不可再三上節陳紂罪此節明已志其文多與牧誓相同然史記旣載此二節于前又載牧誓于後明係兩篇之文非複出也且裴駰于此二節皆引馬鄭注則其爲太誓經文無疑

牧誓

時甲子昧爽（釋文曰昧音妹）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約鄭義）馬曰昧未旦也（釋文）傳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疏曰春秋書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記言直指設言之日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注曰此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禮記檀弓下篇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紂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其身高誘注云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克紂故曰一日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又卷十五貴因覽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武成疏引帝王世紀所載全取此文）淮南子卷十三氾論訓云殷之敗非待甲子之日也高誘注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論衡卷二十五詰術篇云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子合也鄭引詩肆伐大商云云者大雅大明文與此昧爽合故鄭引之彼箋云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云云疏曰引牧誓證清明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昧爽昧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朝旦爲清明說文日部亦云昧爽且明也與鄭及傳合也馬云未旦者荀子卷四儒效篇云武王行日以兵忌東面迎太歲至氾而氾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楊倞注云厭掩也夜掩于旦謂未明以前也此與馬合但遺漏爽字不解于義未備也傳云四日當爲五日說詳後辨武成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釋文曰牧如字徐音茂說文作坶字林音母○案曰此文鄭注詩大明及）

（禮記樂記並引之牧本作坶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於坶野从土母聲莫六切許慎偁書孔氏鄭與之合確然可信玉篇上土部第九坶古文尚書作坶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同此則皆據僞書并與古文至今本毛詩亦作牧而釋文云坶音牧本又作牧疏云牧誓及書序皆作牧禮記及此作坶古字耳觀知此字在唐初已諸本互異古俗通行其後不知何時又一槩俱改作牧也）

鄭曰郊外曰野將戰於郊故至牧野而誓（尚書疏）　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疏曰傳言牧在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據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牧是郊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而鄭云郊外曰野豈王行已至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戒敕之

案曰鄭云郊外曰野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今鄭乃云云蓋鄭意以經坶字今文作牧若全引釋地之文恐與坶字相涉嫌坶亦是地遠近之稱故略之也且毛詩駉傳云郊外曰野與鄭合釋地疏云以細別言之則郊外牧牧外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郊外總稱野也又杜子春注載師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鄭注君陳序略同朝歌紂都坶在朝歌南七十里是在遠郊之內近郊之外王至于商郊坶野是既進百里之遠郊而至七十里之坶野鄭云郊外曰野者謂近郊之外云將戰于郊者統謂近郊遠郊之間卽坶野也僞傳強以商郊牧野爲一妄言三十里距國都何如此之近詩大明云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箋云言戰地寬廣不用權詐也疏云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若距國都三十里安得此寬廣戰地疏力護僞傳又誤會鄭意而強駁之大謬當以說文朝歌南七十里得之鄭注序牧野紂南郊地亦與說文合司馬彪續漢志亦云朝歌南也（皇甫謐云牧在朝歌南七十里此本說文是也而疏云不知何出是不知坶牧古今字通故也抑爲僞傳實出謐手此又互異恐是故爲參差掩其迹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釋文曰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戉旄音毛麾許危反逖他歷反○案曰鉞音呼會反車鑾聲非斧也詩曰鑾聲鉞鉞斧戉之戉無金傍麾字不成文理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此秉旄爲指麾當从之逖遠釋詁本作逷郭璞引此經以證亦作逷詩抑篇用逷蠻方傳訓逷遠疏引釋詁亦作逷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引古文尚書同今此作逖恐非）

馬曰白旄旄牛尾（釋文）　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卷二上犛部云氂犛牛尾也氂旄古字通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

案曰馬云冢大釋詁文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曰孔以時已稱王應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營軍是其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

案曰傳以御訓治者思齊詩云以御于家邦箋云御治也引書越乃御事以證是御爲治也太誓云乃告司徒司馬司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鄭以爲夏制伏于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于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于夏同于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則此三卿與三公無涉說與伏異竊謂三公兼卿雖立制如此此時出師征伐六卿且不必盡從又何用三公徧攝六卿以行則知此經三卿自爲軍中有職掌之人所以舉之無庸牽引三公注疏說是不必從伏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大夫位次卿而數衆故以名之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師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案曰亞旅次卿故傳以爲大夫文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杜預曰亞旅上大夫也正義引牧誓爲証又成二年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杜亦曰亞旅大夫也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旅爲大夫甚明師氏者傳云云疏云云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是其官大夫也其職則云掌以媺詔王鄭注云告王以善道也此一節指平日無事燕見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視朝于路寢門外司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則以詔王此一節指視朝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云舉猶行也疏云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美道故也此一節是承上以媺詔王而別言之其下又云聽治亦如之注云謂王舉于野外以聽朝疏云卽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故云亦如之此一節又承虎門一節而別言之蓋如祭祀則南北郊山川皆在野外會同亦有在畿外者軍旅更不待言皆有聽朝之事故也至其下文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注云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此一節則別敘王在宮中守衛之事其下文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此一節則別敘王在野外守衛之事綜計師氏一官職掌以媺詔王又主以兵守衛此上所引六節其前四節俱指詔王而言後二節專指守衛之事此經武王臨敵誓衆呼師氏告之當以兵守內列爲主且下文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師氏亦在其中正所謂各以其兵者也作僞傳者當云師氏中大夫在王宮以兵守門在野外則守內列方爲明析今不引守內列反引守門疎謬已甚疏雖知連引二節而詞不別白亦非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旅帥也（尚書疏）　王曰師長卒長（尚書疏）　傳曰師帥卒帥疏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帥義同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與孔同鄭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師帥旅帥也者二千五百人之師爲師帥舉全數則云千夫長五百人之師爲旅帥舉全數則云百夫長也王及傳疏解千夫與鄭同惟百夫則異但以百夫長爲卽百人爲卒之卒長則與二千五百人而稱千夫者絕不類鄭注是王及傳疏非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釋文曰羌徐起良反髳茂侯反濮音卜○案曰盧史記作纑）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八國皆西南夷文王國在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

案曰馬云云者釋經及字義也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八國既爲王率則是與謀也庸者文十六年傳庸濮伐楚楚人出師百濮罷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楚師北禪鯈魚人逐之楚師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戢黎廬大夫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禪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石溪仞入庸道據此則庸地可推而知晉上庸今爲湖北鄖陽府房縣其地在江之北漢之南而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殊不分明（詩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毛傳庸姓也此以國爲姓者）蜀者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國用則蜀是西南夷大名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尙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名也羌者說文羊部云西戎牧羊人也詩商頌殷武自彼氐羌鄭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傳云在西蜀叟叟者蜀夷別名後漢中始見故知都夷傳叟二百餘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遣叟兵三百人張嶷傳叟夷數反武侯出師表云賨叟青羌散騎武騎皆出於明章以後今傳云云豈果武帝時有此稱乎殆魏晉人假託耳）商羌髳率師會牧野則髳亦西戎也詩小雅角弓云如蠻如髦毛傳髦夷髦也鄭箋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釋文云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尙書同音莫侯反正義云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別名知者武王伐紂八國從之其中有髳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括地志云嶲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今疊宕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也）盧者桓十三年左傳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杜預曰盧戎南蠻釋文盧如字本或作廬音同據此則文十六年傳楚使盧侵庸者卽盧也彭者後漢書岑彭傳征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惡之夜爲刺客所殺光武紀李賢注武陽縣屬犍爲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按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卽漢武陽縣蓋彭國故墟故有彭亡之名濮者左傳巴濮吾南土也鄭語史伯曰叔逃難于濮而蠻又楚蚡冒始啟濮韋昭注濮南蠻之國爾雅南至于濮鉛杜預左傳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又稱叟濮後漢李恢傳賦出叟濮是也（周書王會解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有百濮孔晁注南蠻別名又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蠻丹沙所出王應麟補注云卜人卽濮人禹貢荊貢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實古濮地也）惟微者他無可攷但見立政云夷微盧烝彼既以微盧並稱與此經正同則知微亦南蠻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釋文曰比徐扶志毗志二反）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疏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卽戟者長短雖異形制則同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一也

案曰傳云稱舉也者說文冓部云爯并舉也稱言傳舉也傳乃通用字當从說文作爯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亦云古文尙書稱作爯今本作稱恐衞包改也傳又云戈戟疏引方言楚謂之孑俗刻誤作干遂不可讀今改正莊四年傳授師孑焉以伐隨是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孑戟也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又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江氏永曰戈戟皆有曲胡而異用以春秋傳攷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椿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刜林雍斷其足當亦是戈胡擊之刜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潁考叔壺甄倒戟禦公徒皆倒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鉤人出于井蓋鉤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欒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觀此則戈戟相似而實異用傳以爲一物疏又曲附會之皆非是云干盾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年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何休注云干盾也以朱飾盾又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所以自扞蔽是也矛者酋矛也攷工記有酋矛夷矛知此是酋矛者攷工記言車有六等之數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斯最崇矣夷矛三尋太長彼文不及之是兵車不建夷矛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

案曰鄭云云者此經望文自明無勞詁釋而鄭必爲此注者以言必有據如盤庚太誓酒誥多士無逸各有徵引而君奭又曰鄭云稱人之言立政咸戒王云讀羣臣之辭可見言貴有本自古已然鄭欲發此義故于此特著之也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釋文曰牝頻引反徐扶忍反索西各反）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知外事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妲己惑紂紂信用之疏曰檀弓離羣索居鄭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爲盡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

牝牡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飛走通也晉語云殷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案曰王蔡邕石經作任）

鄭曰肆祀祭名荅問也荅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卷○詩十九之三卷周頌雝疏○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昏亂肆陳荅當也言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案曰鄭云肆祀祭名者雝詩云相予肆祀鄭彼箋云助我陳祭祀之饌是解肆爲陳與此不同彼疏引此注而解之云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紂所棄故知祭名理亦通也釋詁云廸進也史記作不用不登進卽不用傳以爲道非也王父母弟謂同祖者解詳太誓傳非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釋文曰俾必爾反徐甫婢反宄音軌）

傳曰紂尊長逃亡罪人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案曰傳以逋逃爲逃亡說文辵部云逋亡也史記索隱卷二十二張耳亡命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匿則削除名籍故爲亡也崇訓尊者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對尚書問引此經崇作宗師古曰宗尊也古宗崇字亦通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釋文曰愆去虔反）

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詩大明疏）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

案曰鄭云云者成十六秊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鄭用以說此經吳子云兵以治爲勝前却有節司馬法云軍以舒爲主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不踰列是以不亂是其義也愆傳訓過者釋言文也說文心部云愆過也籀文作諐是也鄭注樂記引不過四伐五伐是亦以愆爲過也

夫子勗哉（釋文曰勗許六反）

傳曰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案曰傳以勗訓勉釋詁文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同且引此經以證从力冒聲許玉切揚雄方言卷一云釗薄勉也秦晉曰釗或曰薄自關而東周鄭之閒曰勔釗齊魯曰勗茲是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清疏○禮記三卷曲禮上疏）傳曰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

案曰鄭云云者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舞云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疏云武樂六奏每一奏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引牧誓者此武王戒誓士衆今武樂惟用四伐尚其少也據此文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言六伐七伐又此疏及曲禮疏引此經亦皆無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七伐雖史記及蔡邕石經皆有之疑衍文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案曰說文卷十上犬部狟字注云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胡官切但若从狟則不得訓威武蓋古字借狟爲桓也）

鄭曰桓桓威武貌（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桓桓威武貌者釋訓云桓桓威也周頌桓篇序云桓武志也是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釋文曰貔音毗羆彼皮反○案曰史記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僞尚書無螭字據史記如離之文必歐陽尚書作如螭也然此乃今文家遷書所載雖多古文亦雜取今文鄭則傳古文未必與史記同也）

鄭曰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禮記三卷曲禮上疏）傳曰四獸皆猛健使士衆法之奮擊于牧野貔執夷虎屬也疏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㹳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案曰鄭注貔云云者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引此經如虎如貔以證疏卽引此注以證韓奕詩云獻其貔皮疏引陸璣疏云貔似虎一名白狐此經疏及詩疏又俱引釋獸及郭注云云又說文卷九下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房脂切卽引此經以證邢昺爾雅疏引字林亦云貔豹屬後漢光武紀李賢注又云貔虎屬是貔與虎豹皆一類僞傳與鄭合也其云執夷者禮記釋文引作執夷反竊謂執夷實卽貔字之反切釋文添一反字甚確但反切起後漢末孫炎孔安國當武帝時焉得有此乃此傳亦云執夷可見僞傳出魏晉閒而郭璞爾雅注陸璣詩疏並以執夷爲貔別名皆非也釋獸又云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注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韓奕詩赤豹黃羆疏引陸璣疏云羆有黃羆赤羆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然則貔是虎屬羆是熊屬以類相從配合成句也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釋文曰迓五嫁反馬作禦○疏曰王肅讀御爲禦）

鄭曰禦強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帝王部創業篇）馬曰禦禁也役爲也（釋文○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王曰御讀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尚書疏）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疏曰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于彼令彼知我有義也

案曰鄭云禦強禦云云者鄭本迓作禦也釋詁云迓迎也郭璞注云公羊傳跛者迓跛者邢昺疏云公羊成二秊傳文引以證迓爲迎也宣二秊左傳狂狡輅鄭人杜注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鄭注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蓋以作非一人到茲異也當以迓爲正餘皆假借攷說文言部訝字注云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吾駕切又迓字注云訝或从辵則訓迎之字以訝爲正御爲假借迓則重文今爾雅作迓固亦無害若公羊雖作迓而釋文云迓本又作訝知此字以訝爲正邢乃以迓爲正未初人已不識說文如此至此經據今僞孔本訓迎作迓釋文五嫁反而疏則云王肅讀御爲禦然則唐初陸德明本作迓孔穎達本仍作御（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牧誓弗御克奔孔注不迎擊之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徐仙民音是偏古不知古音反以爲非但在唐初多見書本今僞孔本作御由此推之盤庚迓續乃命）洛誥迓衡亦當作御蓋訝迓皆从牙牙古音吾故通御後人強分御車之御迎御之御爲二音不知唐韻九麻三十五馬四十禡等音皆古所無也鵲巢御與居爲韻是矣（思齊以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曰御當爲訝迎也士昏禮注同列子卷三周穆王篇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殷敬順釋文曰御音訝迎也）僞孔傳出魏晉閒尚知古音今本則開元所改也（開成石經亦仍其誤）然此特就迓本爲御言之耳其實據釋文史記并裴駰所引鄭注馬鄭皆作禦當从之不但作迓者非卽作御亦王肅有意欲與鄭異而妄改僞孔从之謬也鄭以禦訓強禦謂強暴者詩大雅蕩云曾是強禦毛傳云強禦強梁禦善也又崧高不畏強禦疏亦云強梁禦善之人孟子禦人于國門之外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幷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又云克殺也者釋詁云殺克也公羊隱元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是也言不暴殺來奔之人則商人皆爲西土之役矣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三者皆王師之仁所以異于霸術也鄭深得之僞孔解與鄭同但作御故云迎擊攷御止可訓迎不可云擊其解役字尤紂曲馬王以禦爲禁止用兵之際但有禁殺之事未聞有禁止之法皆非也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鄭曰所言且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所言且也者古音讀且與所字相似故訓所爲且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案曰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箕古文箕字見尚書）

傳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秊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疏曰商曰祀周曰秊釋天文此周書稱祀箕子不忘本也箕子商人記傳引此篇皆云商書是箕子自作明矣

案曰十三祀者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爲受命之元秊七秊而崩武王嗣位不改稱元秊十一秊觀兵于商十三秊勝殷殺紂還歸鎬京訪于箕子而作此篇此鄭氏說也晚出古文據漢書律歷志改爲文王受命九秊而崩其言武王以十一秊觀兵十三秊勝殷殺紂則同故以此十三祀爲歸宗周告武成之後（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據此似十一秊滅紂十三秊訪洪範矣大傳鄭爲之注王解經復不從之蓋鄭學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又注經與注緯不同經與注傳亦不同中候大傳鄭皆注之中候言書有百二篇大傳言十一秊滅紂解經皆不用其說）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釋文曰騭之逸反相息亮反彝以之反）

馬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釋文）王曰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尚書疏○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傳曰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疏曰傳以騭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于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于民皆是天助之事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與孔異

案曰馬云陰覆也者說文雲部霒字注云雲覆日也从雲今聲于今切又会古文省阜部陰字注云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会聲于今切若从王及僞孔以陰爲深默當作陰若从馬以爲覆當作霒但古字多通則作陰亦可也馬又云騭升也者阜部陟字注云登也从阜从步竹力切又馬部騭字注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之日切二字各異古字多通故借騭爲陟登卽升也馬必以陰騭爲覆生者據上所引霒有覆義陟有升義馬又以升猶舉舉猶生輾轉相訓明騭得爲生也釋詁云騭陞也郭璞注引方言曰魯衞之間曰騭呂覽卷十七君守篇引此經而申說之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云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漢書五行志亦引此經服虔注云騭音陟應劭注云陰覆陟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列子卷一天瑞篇云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張湛注云職主也說皆與馬融合此漢人詁訓也王肅及僞孔解陰騭之義皆非是（宋世家以騭爲定王及僞孔本此然史記不盡可從也）孔又以相爲助協爲和合彝倫爲常理者釋詁相助同義故相爲助也說文劦部云協衆之同和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僖二十二秊左傳引作協是協爲和又爲合也釋詁云彝常也說文侖部云侖理也是彝倫爲常理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釋文曰鯀工本反陻音因汩工忽反行戶更反○案曰蔡邕石經陻作伊古音相似通此字古只作垔後人加阜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垔字注云塞也卽引此經以證从土西聲於眞切蔡又以洪作鴻亦古字通也又以汩作曰並見洪适隸釋曰字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汩于筆反从水日聲蔡省筆故作曰也行古讀五行之行亦若杭）

傳曰陻塞汩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疏曰襄二十五秊左傳說陳之伐鄭井陻木刊謂塞井斬木是陻爲塞也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道則五行陳列皆亂

案曰傳以陻訓塞見上汩訓亂者張衡南都賦漻淚減汩司馬相如上林賦汩乎混流皆有亂義方言汩疾也亦亂意又古訓有反義說文汩治水也治反爲亂也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釋文曰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案曰史記集解徐廣曰斁一作釋此字本誤作釋又傳寫之誤）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裴駰集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卷帝王部訪問篇）傳曰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疏曰畀與釋詁文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

案曰鄭以畀訓與者說文丌部云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是也洪範訓大法者釋詁文疇訓類者疇本當作𤰔疇乃流俗妄造不成文理說文田部𤰔字注云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詘之形直由切或省作𠃬此言九𤰔者蓋龜背所列之字縱橫錯落其行列象田耕詘之形而所列者有九故曰九𤰔劉歆班固皆以爲九章鄭康成及僞孔傳顏師古以爲九類田形有章義亦有類義也易否九四𤰔離祉九家注云𤰔者類也是也俗乃作田旁加壽攷說文白部𠷎字注云詞也从白𠃬聲𠃬與𤰔同虞書帝曰𠷎咨直由切又口部𠁥字注云誰也从口𠃬又聲𠃬古文𤰔直由切玩說文本義𠷎乃語助

詞有詞無義𠷎乃爲誰二字已不可混堯典亮采惠疇疇字僞孔訓事與類之義相近是矣而𠷎咨若時𠷎咨若予采當从說文爲𠷎𠷎若予工𠷎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當爲𠷎今四處史記皆作誰僞孔從其訓爾雅釋詁亦直云疇誰也（郭璞注此乃引疇離祉爲證誤）蓋古字多假借凡詞也之𠷎誰也之𠷎皆借疇爲之亦尚無害今以此三字並變从壽則非矣何也壽考之壽在老部本作𦓹从老省𠷎聲今加口又誤作寸變爲壽以此作壽考之壽已不成字又强使田形之疇語詞之𠷎𠷎誰之𠷎三字槩從壽得聲非謬中之謬耶斁訓敗者斁本當作𣪏說文卷四下攴部云𣪏敗也从攴𡴀聲商書曰彝倫攸𣪏當故切卷三下攴部云斁解也从攴睪聲詩云服之無斁斁猒也一曰終也羊益切二字絕不同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𣪏古文斁見尚書雲漢詩云耗斁下土箋云斁敗也春秋緐露引作射與斁通應訓猒毛詩古文則作𣪏故鄭訓敗也俗儒不識字變疇作疇混𣪏入斁皆非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釋文曰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卷帝王部訪問篇）傳曰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疏曰嗣繼釋詁文

案曰鄭引傳云云者僖三十三年文襄二十一年傳亦云鯀殛而禹興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釋文曰錫星歷反）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疏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卽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有此說也此九類禹次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義當然也

案曰傳以九疇爲洛書又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云云者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說曰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經曰惟十有三祀至彝倫逌敘云云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極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又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歆之說如此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是歆之說實本安國矣孔傳晉人假托于顧命河圖注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而于此篇則以爲洛書蓋取歆說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載鄭元注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曰九篇六篇則不止八卦九疇而八卦九疇亦當在內蓋鄭學與孔劉家法本合其說宜無不同又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鄭注曰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也禹于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爲出于洛書說與劉歆合亦與孔傳合也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亾久矣（桓君山曰河圖洛書但有兆眹而不可知見桓子新論）俗儒紛紛之論以五行生成圖爲河圖以太一下行九宮圖爲洛書所未詳也

初一曰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爲始

案曰馬云云者孔傳與馬同下文疏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初一曰等禹之所加疏推傳義卽馬義也鄭注殘闕無明文但傳每違鄭從馬此條鄭未必與馬同況鄭注繫辭云洛書有六篇其篇如此則鄭必以六十五字爲皆洛書本文與劉歆同也說見下文五行稱行者白虎通五行篇云行者言爲天行氣之義也播五行于四時迭相休王是爲天行氣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案曰敬五行志及孔光傳引並作羞則是漢人本如此又藝文志引此經而釋以進用五事云云藝文本之劉歆七畧則歆亦作羞似爲可从但鄭小雅小旻箋引此文作敬字其實羞羞乃敬字之誤也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又茍古文羊不省敬字从攴而其左从茍類羞遂誤爲羞以形相似也晉書作羞又因羞而誤也）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爲醲（尚書疏）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釋文）王曰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尚書疏）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疏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案曰鄭云農讀爲醲者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醲厚酒也鄭意訓農爲厚也馬王主田農漢書張晏注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蓋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蓋用之誤見上而農訓厚則是說文卷三上晨部作農从晨囟聲徐鍇曰當从囟乃得聲隸變作農此字雖訓耕而卷十一上水部濃爲露多引詩零露濃濃卷八上衣部襛爲衣厚皃引詩何彼襛矣又醲爲酒厚諸字皆從農得聲而亦兼取其義且古字多同用則農訓厚可知傳多從馬王偶或從鄭違馬王此其一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案曰協五行志作旪應劭曰旪合也師古曰旪讀曰叶和也攷說文第十三下劦部云劦同力也从三力恊勰協旪叶皆劦之重文恊爲同心之和从劦从心勰爲同思之和从劦从思協爲衆之同和从劦从十也旪爲古文協从曰十叶亦古文从口六字實一字五行志叶特旪之訛耳而師古云讀曰叶謬矣僞孔作協五紀同爲協用正與衆義合也）

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疏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于星辰乃爲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疏曰皇大釋詁文

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案曰傳以皇極訓大中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日蝕對曰書曰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又八十五卷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文選四十九卷干令升晉紀論注引宋均注尚書考靈曜並同此漢人詁訓也再考極之訓中經典屢見本疏引莫匪爾極周頌思文文毛傳云極中也以爲民極周禮六官序首皆有此文鄭注與毛同又商頌四方之極鄭箋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謹罔極杜預解並同說文卷六上木部極棟也从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爲極義出于此是以廣韻亦以極字兼中與至二訓然于皇極之極則先儒皆以爲中無二訓也惟皇字漢人有異解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五行志說本伏生五行傳蓋五行傳直以皇極作王極故鄭彼注云王君也然白虎通號篇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詩皇矣上帝又皇王惟辟傳並云皇大也箋云言大王者武王事益大是皇有大訓也伏生乃今文之學非古文其說不盡可從鄭注傳與注經異義者多彼傳以皇作王自當訓君此經作皇鄭必不訓君也下文遵王王道方訓君耳

次六曰乂用三德（案曰乂五行志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乂蔡邕石經亦作艾見洪适隸釋攷說文卷一下艸部艾字注云冰臺也从艸乂聲五蓋切此乃艸名雖古字多假借究非正體卷十二下丿部乂字注云芟艸也从丿从乀相交魚廢切又刈字注云乂或从刀此字旣爲芟艸亦非訓治之字惟卷九上辟部嬖字注云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嬖魚廢切此字正訓爲治許愼引書本孔安國堯典作嬖則洪範亦必作嬖可知此字尙書屢見說文所引及洪範此文外堯典又有烝烝乂皋陶謨俊乂在官萬邦作乂禹貢淮沂其乂又土蔑作乂微子用乂讎斂洪範從作乂乂用明乂用昬不明康誥用保乂民乃其乂民惟民其康乂乃非德用乂用康乂民乂重句召誥其自時中乂亦敢殄戮用乂民洛誥曰其自時中乂多士保乂有殷君奭巫咸乂王家保乂有殷用乂厥辟又保乂有殷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立政以乂我受民惟正是乂之又乃俾乂康王之誥保乂王家呂刑率乂于民棐彝又序亾書有咸乂僞孔一槩皆作乂謂爲治爾雅釋詁亦云乂治也盖此字自魏晉以來俱以芟艸之字或艸名之字代之而正體嬖字遂廢不用古字多假借要亦無害鄭下俊乂云智過百人爲乂亦治意從作乂則直訓治其鄭本之或作乂或作艾變則無攷矣惟萬邦作乂鄭訓養詩小雅鴛鴦云福祿艾之毛傳云艾養也鄭箋同此蒙上爲民乃粒正當爲養僞孔亦訓爲治則非也）

傳曰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應劭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與傳不同傳是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案曰說文三卷下卜部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卟疑古兮切又六卷下禾部木曲頭止不能上也古兮切又稽部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古兮切卟本爲卜問字因與稽同音借作稽此經卟疑僞孔作稽疑是也稽考之稽亦當作卟亦以同音借作稽僞大禹謨無稽之言是也堯典稽古本當作禾以極于上而止有上同義也乃又借稽用之于是一稽字或作禾或作卜同或作稽攷或作上同其實本義惟留止彼三義皆假借也至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又云稽古文尚書作𥝌汗簡未可盡信當以說文爲正）

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案曰傳以稽訓攷者卜問亦是稽攷之事故也應劭曰疑事明攷之于蓍龜與傳合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眾也徵驗也謂眾行得失之驗（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

案曰鄭云云者庶眾釋詁文孟康注五行志以休徵爲善行之驗是徵爲驗也下經言肅乂哲謀聖則休徵應之狂僭舒急蒙則咎徵應之是眾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釋文曰嚮許亮反一音許兩反○案曰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及谷永傳並同）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馬注此條僞孔傳與之同應劭漢書五行志注亦同而裴駰史記集解采馬注脫去嚮勸人用五福六字今以意增）傳曰此已上禹所第敘疏曰自初一曰已下至六極禹所第敘禹爲此次者五行諸事之本故爲初發見于人爲五事故爲二正身而後及人乃名爲政故爲三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行事在于政得失應于天故庶徵爲八天監在下善惡必報故福極爲九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處末也五行不言用者萬物之本不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者總該九疇非數能盡也稽疑不言數者卜五筮二舉卜不兼筮舉筮不兼卜且疑事既眾不可以數總之也庶徵不言數者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福極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也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也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卽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等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

案曰馬以威爲畏懼人者古威畏通也傳云已上禹所第敘者釋文引馬注云五行至六極是洛書文則初一曰等二十七字是禹所加本文惟三十八字上傳云禹因而第之此傳云此已上禹所第敘是孔與馬同疏欲申孔故曲爲附會實則五行志所引劉歆說六十五字皆本文者爲是觀鄭言洛書有六篇則何必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爲疑諸家之說皆非也（疏所引顧氏彪也大劉焯也小劉炫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案曰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見宋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史記宋世家亦無一二等字漢谷永傳永對策引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卜部引卟疑不言七當是僞孔妄加）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皆其生數疏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于陰陽陰陽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

及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者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土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鄭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云云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此與書注相發彼正義曰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于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王四季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尙柔故可曲可直金在西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也此亦與書正義相發經意兼含成數但本文惟舉生數故鄭云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也逸周書卷三小開武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孔鼂注云言其所順而動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洪範合也至于播五行于四時則月令木火土金水更相休王是爲相生遞王之次與此次不同春秋繁露卷十一五行之義篇云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董子言如此義各有取也又昭二十五年左傳正義洪範五行以生數爲次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洪範異者以相尅爲次此又一義也

水曰潤下（案曰下古音戶釋文無音然炎上之上釋文有二音以此推之則下亦當有上去二音）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尙書疏）

火曰炎上（釋文曰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王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尙書疏）〔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之常性

〔案曰〕王云云者睽彖傳云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卽引此經以說是也

木曰曲直

〔傳曰〕木可揉使曲直

金曰從革

〔馬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傳曰〕金可以改更

〔案曰〕馬云云者上下文王孔注亦必本馬義木金土皆言其人事之作用也

土爰稼穡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土可以種可以斂〔疏曰〕鄭元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

〔案曰〕王云云者傳與王同疏引周禮注地官序官司稼注也說文禾部云穀可收曰穡收斂同義故斂之曰穡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釋文曰鹹音咸）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地使鹹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是木實性然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水火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于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卽五材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案曰〕傳疏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所成說猶未備物之鹹酸者甚多不獨斥鹵木實之味亦不盡皆酸也苦不盡由火爐辛不盡由鑠金卽木實之苦辛者多矣甘亦不獨在穀也胡氏渭云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餘皆倣此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昭元年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天生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因二氣爲五行五行亦氣也於物最大由五行有六氣則陽屬金風屬土雨屬木晦屬水明屬火陰自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此鄭說見下文）其降生五味亦由五行而來子太叔言五行于六氣之下正謂六氣爲五行之用耳杜預注云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正謂由五行有六氣以成五味

耳非六氣在五行之前也蓋五行萬物之本無所不包原以氣言義方廣大至其形質已成爲民所用謂之五材則已滯于一物矣潤下作鹹等雖取切于民用者言之其實潤下等字仍作水火等字說始得也

〔又案曰〕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爲五星分位于地爲五方行于四時爲五氣德稟于人爲五常用于人爲五材播于音律爲五聲發于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于物爲最靈今考木爲歲星火爲熒惑金爲太白水爲辰星土爲塡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卽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年二十五年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以信屬水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鑿度孔子云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與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貌五事思屬土思曰睿則智爲土必矣（孟子智巧聖力之喻德必以智而成）

〔又案曰〕初一曰五行一節六十五字既爲洛書本文則自一五行以下皆禹所推衍也然其中曰而曰汝曰乃者爲箕子告武王之辭若八政若五紀若稱極疑但爲禹之語箕子無所附益其餘諸疇之中必多箕子所演說可知皇極一疇凡二百五十四字較他疇獨詳蓋洪範所重在此也傳疏既以初一次二等爲禹所第遂謂一曰水二曰火以下直至六曰弱盡屬箕子之言而與禹無涉禹之文大少箕子之文太緐皆非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釋文曰貌本亦作貎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尙書疏○詩十二之二卷小雅小旻疏）〔傳曰〕貌容儀言詞章視觀正聽察是非思心慮所行

〔案曰〕鄭云云者詩疏引此注而解之云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聽聰及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是也僞傳云觀正察是非卽下文曰明曰聰句中之意此節但舉其目而已尙未及此傳非也

貌曰恭

〔傳曰〕儼恪

言曰從

〔鄭曰〕恭明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尙書疏）〔馬曰〕發言當使可從（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是則可從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從不以己身言而指人從我馬孔並同鄭又恐人致疑而解之云彼從由于我是其義精矣文十四年左傳晉人納捷菑于邾邾人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其詞順論語言不順是言有順義禮記孔子閒居氣志既從鄭彼注云從順也是從有順訓鄭非不知而于此必爲此解者春秋繁露卷十四五行五事篇全引此經而釋之云從者可從則與馬鄭合是先漢古義不可改也

視曰明

〔傳曰〕必淸審

聽曰聰

〔傳曰〕必微諦

思曰睿（釋文曰睿悅歲反○〔案曰〕說文卷四下𣦻部叡字注云深明也通也从𣦻从目从谷省以芮切又睿字注云古文叡今僞孔作睿是古文也）

〔鄭曰〕睿通于政事（詩二之二卷邶風凱風疏）〔馬曰〕睿通也（釋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于微也（尙書疏）〔傳曰〕必通于微

〔案曰〕鄭馬王及傳云云者睿五行志作容而釋之云容寬也班孟堅又引論語八佾篇孔子之言寬以解此經容字之義爲寬大包容春秋繁露則直作容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然鄭于此經仍作睿訓通伏生五行傳作容而鄭注云容當爲睿通也致其實古文睿與容相似而誤也居上固主于寬然容者或有未睿而眞睿必無不容鄭義不可易也

恭作肅

〔鄭曰〕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尙書疏○詩小雅小旻疏）〔傳曰〕心敬〔疏曰〕恭在貌敬在心當緣恭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

〔案曰〕鄭云君貌恭則臣禮肅者鄭注無逸云恭在貌敬在心注五行傳引說同疑古文恭只作共不从心此云貌恭致禮肅禮貌似一而傳以肅爲心敬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肅肅敬也則肅卽敬而敬在心蓋鄭解此經謂君以外貌之恭致臣內心之敬臣事君以忠而說文心部訓忠爲敬此古義也傳出魏晉閒猶知訓詁其改鄭致臣之義則非

從作乂（案曰乂詩小旻及箋所引皆作艾漢書五行志及王莽傳所引並同說詳上文）

〔鄭曰〕君言從則臣職治也（尙書疏○詩小雅小旻疏）〔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可以治〔疏曰〕下從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治也

〔案曰〕鄭馬乂爲治釋詁文

明作哲（釋文曰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疏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爲哲○〔案曰〕說文卷七上日部哲字注云昭晣明也从日折聲旨熱切攷哲字此經及儀禮哲明行事皆當之舌反詩陳風明星哲哲小雅庭燎哲哲易大有九四象傳明辨哲也皆當之世反然其義皆同則音彼此互易皆可故釋文于此經並列二音據疏王肅作悊則謬矣鄭作哲而讀爲哲訓昭哲與說文合僞孔與鄭同僞孔多從王背鄭此條獨從鄭不從王頗有可取至鄭小旻箋引此經作哲則以音同通用哲書亦作哲隋書作知則聲轉而誤也又此字上從手旁今俗有作木旁者說文無此字尤謬）

〔鄭曰〕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尙書疏○詩小雅小旻疏）〔王曰〕悊智也（尙書疏）〔傳曰〕照了〔疏曰〕視淸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

〔案曰〕鄭以哲爲昭哲者說文日部義也已見上五行志作悊特以音同借用耳五行傳同應劭注五行志仍訓爲明不訓爲智則非正作悊矣而王肅欲與鄭異遂改作悊且訓智攷說文卷十下心部悊字注云敬也从心折聲陟列切此別是一字卷二上口部哲字注云知也从口折聲陟列切又重文悊字注云哲或从心今此經哲字雖讀與悊同而一从日訓明一从心訓知文義俱異若作悊則與思睿之義相混鄭注及僞孔與說文合得之又鄭注五行傳云悊瞭也鄭注春官敘官云瞭目明見此經哲屬視義應作明鄭說爲長（墨子卷十經上篇知明也此卽悊字悊可訓明哲不可改悊）

聽作謀

鄭曰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尙書疏○詩小雅小旻疏）馬曰上聽則下進其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傳曰所謀必成當疏曰聽聰則知是非從其是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

案曰鄭馬云聽聰則臣進謀者此董仲舒春秋繁露義應劭漢書注同也詳見下文

睿作聖

鄭曰君思叡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尙書疏○詩邶風凱風疏○又小雅小旻疏）傳曰于事無不通謂之聖疏曰睿聖俱通名聖大睿小緣其能通微因睿作聖也鄭元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衆物之先無所不通是名爲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衆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等所致若肅乂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矣又聖大睿小若君睿致臣智則智皆上于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主爲說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于太戊桑穀之下云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聽之異皆書傳文孔取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案曰鄭云君思叡云云者聖賢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也義已見益稷篇又義理之學自唐虞以至周初猶皆渾淪言之未暇精析是以本篇庶徵聖與蒙對多方與狂對秦誓言人之彥聖春秋文十八秊傳季孫行父說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禮地官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平列諸文中若不別白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故臧武仲亦稱之直至夫子贊易以暨論語孟子益加推闡始知聖義獨大其實則在商代尙未及此義唐初古訓具存疏欲扶孔廢鄭强駁之其實鄭以聖義通於賢智正古義也鄭又云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者鄭又總說恭作肅以下一節之意也僞孔傳以肅乂等以下屬君鄭以屬臣與僞孔傳異馬融注與鄭同禮記中庸篇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五事卽修身之道能以恭從等事致肅乂等臣則其身之能爲肅乂等不言可知矣此鄭義足以包傳意也毛詩小雅小旻篇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彼箋云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鄭尙書注義實本此彼疏言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者以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此說尤精足以發揮鄭義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應劭注五行志聽作謀云上聽則下謀說皆與鄭馬合則知先漢古訓不可易也僞孔傳妄改鄭義孔穎達附之反駁鄭云如肅乂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愚竊謂鄭意原非謂休咎皆臣所致也伏生大傳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言之不從是謂不乂視之不明是謂不悊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悊爲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者也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觀鄭此注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乂哲謀聖爲君事也特欲見休咎君臣共致君當修身以取人故發此義穎達之駁妄矣

又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眭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此說是也何以知之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京房謂之方伯卦）東震爲春爲木西兌爲秋爲金北坎爲冬爲水南離爲夏爲火坤土寄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爲震言主說說字從言爲兌聽者耳有陷聚爲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爲離又云震爲足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淮南精神曰耳目日月也離日坎月離目坎耳故耳目者日月也劉劭人物志劉昞注亦曰離目坎耳視聽所由）又云坎爲耳痛兌爲口舌注家云坎爲耳爲疾故爲耳痛兌得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爲思爲土坎爲虛爲人爲納離爲見爲明爲光是皆足以証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故庶徵恒雨乃貌不恭之罰劉歆以爲卽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卽大水旣以恒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應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篇云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旣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耳此說在漢俗儒椒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應則貌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與乂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燠燠應哲則視屬木金爲寒寒應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可卽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卽以日爲火況强木以爲燠而火位正南于時夏也反不得爲燠强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于時冬也反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謂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則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郤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高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高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爲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尙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尙書說但此旣是醫病之法則與洪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相屬不同洪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經以其氣類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强合而爲一至許愼所從之古尙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旣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

又案曰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麤者也聖人終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雜乎氣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見鄭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也肅乂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于食味別聲被色之閒至于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敎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尙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賓掌賓客之官也（尙書疏）傳曰食勤農業貨寶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敎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衆敎以禮義司寇主姦盜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疏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敎于民有八事以用于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元王肅皆謂官職卽如其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敎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其職先後之宜者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先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卽次之食貨旣足民生厚矣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次祀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敎而後誅故司寇在司徒之後德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六師征之是其職先後之宜也鄭又以食貨等皆爲設官分職解之者鄭意以政賴官以行八政皆官之所掌而或指其職或稱其官號蓋錯舉以互見之馬王說皆與鄭同也傳以爲主于政敎不主官言疏附會傳强駁鄭皆非也攷周禮六官曰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周制損益唐虞夏殷而成孔穎達曲禮下疏云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據此則三王同有六卿又引鄭注大傳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夏六官與周大略相同后稷天官司徒地官秩宗春官司馬夏官作士秋官共工冬官也今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演宜爲夏制鄭于此經注云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卽據夏制言之國語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則后稷是官名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官爲稷至試舜又改名爲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司貨賄屬秋官職闕無攷但在掌客掌訝掌交掌察之後當是專掌朝聘之貨賄鄭意當不謂此天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及職內職幣諸職鄭所云司貨賄當指此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爲一而稷掌之禹貢稷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其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蓋自古食貨皆掌于天官如此太府等皆天官之屬則周制亦因虞夏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鄭言秩宗舜時始置（崔靈恩說同見通典）則夏秩宗必沿虞制而此云若宗伯則借周制言之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民之官者鄭言初堯冬官爲共工舜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南子竝同詳堯典）後復分爲共工與虞其後不知何時又合爲司空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注書序咎單作湯司空疑必因夏則夏有司空明矣鄭注大傳言共工蓋隨便言之周禮司空官亾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故知是居民之官也云司徒掌敎民之官者司徒虞官夏因之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敎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周禮司寇爲刑官小宰職云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也虞本號作士據此經則夏已改名司寇而大傳注仍云作士亦隨便言之云賓掌朝覲之官若大行人者借周制言之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云云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云師掌軍旅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禮記疏引鄭云堯時祝融爲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爲司馬緯書又言棄爲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云禹元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略同周禮也其殷制則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疏云三王同有六卿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爲殷禮然天官以下卽殷家六卿何者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

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異太宰爲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但太宰既尊故先列太宰并顯太宰之下隸屬耳然則虞夏殷周六官之制略相等也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

四日星辰

鄭曰星五星也（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此非鄭注）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疏曰二十八宿布于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丑爲十二辰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謂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爲五星也

案曰鄭以星爲五星雖見本疏及史記注但堯典疏云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十八卷大宗伯疏謂鄭于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

五日歷數

王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尚書疏）傳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敬授民時疏曰歷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以爲一歲之歷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于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歷所以敬授民時也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也

案曰王及傳疏云云者歷數雖與歲月日星辰並列爲五其實卽是布算推測一歲日月所行及星辰限度上協天行以下協民事非歲月日星辰外別有所爲歷數也分至啟閉紀于歲者也察之日躔發斂朔望朏霸紀于月者也察之日月相推交道表裏永短昏所紀于日者也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躔月離所在紀于十二辰者也察之十有二次及衆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後紀于歷數者也察之圭槷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啟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夏至日極北以後漸向南至秋分南北中至冬至而南極極則復向北至春分而中夏至而復北極自南而北爲斂自北而南爲發發斂一終爲一歲故分至啟閉紀于歲也朔謂月一日日月合朔也望謂月十五日月滿與日相望也朏从月出月未盛之明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是紀于月之盈虧消息者也永謂仲夏晝長短謂仲冬晝短昏者日入三商爲昏所者旦明日將出也晝長宵短晝短宵長以昏所爲度是紀于日之見沒者也列星見伏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毛傳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昏見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鹵陸朝覿是皆謂旦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鹵沒而不見若夏小正云參月參則伏傳曰伏者非亾也星無時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是也昏旦中者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之屬中謂正南方之中也日月躔逡者躔謂行歷其次逡謂行過而還若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日月會于陬訾仲春日在奎注日月會于降婁之屬然則列星見伏昏旦中紀于星日月躔逡紀于辰今併言星辰者辰卽列星之分爲十二次者故經合星辰爲一也贏縮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但日月之行皆有遲有疾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必審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也今歷或兩三月相仍皆大或兩三月相仍皆小是日月有贏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恆星以識其躔舍而恆星約六十九年有餘而右移一度故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冬至起乎此仍復乎其所而星則稍移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以示民不可執古以例今也（恆星歲行萬四千一百九十三分度之二百有四計六十九年二百有十日而行一度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二百五十一日而行一次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年九十日而右旋一周）若土木火金水五星則止以占變與歷數無關故不及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疏曰皇大也極中也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義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論語允執其中謂此也

案曰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于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鄭此注解立中之義與僞孔合也惟因五行傳作王從訓爲君其注洪範必仍作大立其有中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案曰斂宋世家作傳古字同用）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疏曰五福生于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言教用五事而云斂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者故以勸民

案曰馬以敷錫訓布與者說文寸部云尃布也釋詁云錫賜也說文勺部云与賜与也是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于君取中

案曰馬以于爲取七月詩毛傳文

錫汝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疏曰保訓安也既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從君化也

案曰鄭云又者衆民不但于汝取中又賜汝以守中之道承上而言故云又也民之于上而言錫者錫上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鄭以保爲守者周禮小祝云有寇戎之事則保郊哀元年左傳云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皆謂保守是保爲守也僞傳訓安義亦通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曰比毗志反）

傳曰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釋文曰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疏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案曰猷卽猶字凡字左形右聲者多則作猶爲正俗乃分之以猶爲如猷爲謀非也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協作叶說已見前罹作麗史記作離攷罹本俗字說文卷七下网部在新附中不可入經此字只當作離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是也易象傳云離麗也周禮以八辟麗邦灋注云麗附也杜子春讀爲罹然則離麗罹同也詩又云逢此百罹釋文云罹本又作羅則罹乃後人妄改耳時人下不當有德字史記亦無德字）

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民戢有道有爲有守汝則念錄敘之凡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羅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不合于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疏曰戢斂也因上斂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使其身有道德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爲官也不合于中不羅于咎是中人已上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取錄用也安汝顏色以謙下人此不合于中之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汝則予之爵祿以長進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信矣

案曰馬以猶爲謀者釋詁文云有所趣舍者有猶有爲是有所趣有守是有所舍也傳以皇爲大說已見前則爲法釋詁文而爲汝者中庸抑而強與鄭注而之言女也是也康爲安亦釋詁文錫之福傳以爲與之爵祿者下文雖錫之福鄭以爲與之爵祿是傳與鄭合也此節依傳疏分作兩等人上等人則念之中人以上則受之而假以顏色引納其言且錫之福以誘進之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釋文曰無虐馬本作亾侮煢求營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案曰宋世家作毋侮鰥寡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作毋侮矜寡矜古通鰥皆與馬本同當係古文本如此今晚晉本乃後人妄改也）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疏曰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案曰馬以高明爲顯寵者者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高明爲顯寵者也下文高明柔克馬注以君子言與此同文異解也不侵虐單獨者不畏顯寵者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釋文曰其行如字徐下孟反○案曰王符潛夫論卷二思賢篇引此經人之有能三句羞作備未詳邦史記作國潛夫論及許沖進說文上書引此經並同）

王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如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疏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于見知必當行自進益國其昌矣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非徒與官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彼喜于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于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疏薄更無恩紀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案曰王以羞爲進者釋詁文傳以正人爲正直之人者此經上下所言臣民皆指其德不指其官則正人自是正直之人也傳又以富爲以爵祿富之者周禮太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鄭注謂班祿所以富臣下引此經爲證是也又以穀爲善道接之者毛詩小雅黃鳥云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云穀善也鄭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是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疏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無好德謂性不好德之人定本作無惡誤耳

案曰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者蓋史記本無德字鄭本亦無德字而以于其無好女爲句上文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云云責君當備禮以來賢也此于其無好汝云云戒君之用非其人也君之待臣既富方穀恩義備矣可謂能使有好于而家矣而爲臣者仍無好汝則非賢可知然則無好汝者乃實不能有好于而家之人故鄭云云也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箋云示當作寘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周之列位言惟賢是用無好于汝家則不可用潛夫論既引上文人之有能云云而申之云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

于人德稱其位亦此義也云爲天子結怨于民者月令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是也僞傳妄增德字改易鄭義疏曲附之皆非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釋文曰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曰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冊府元龜天寶三載勅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于微言實欲暢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宜示國學主者施行文苑英華亦載此勅是孫之遜舯但陸氏釋文成于貞觀陂音秘云云雖陸氏原本亦有之恐是後人所加也東吳顧氏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適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音音義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愴恨平都相蔣君碑愍慕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爲義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儀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謠黃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太元經陽氣化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勑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音俄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拊動風將等于二儀始與枝雌知斯爲領顧說近是辨見下）

傳曰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案曰蔡邕石經及尙書舊本皆作無頗唐明皇帝據周易改陂然楚辭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古易本作頗乃反據改壞之易以改無誤之書何也但此詔及匡謬正俗義皆作誼此則又是明皇以後人改史記呂覽引皆作義亦皆後人改鄭衆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誼从宜聲而宜古音魚何反正與頗協有何不倫邪傳以遵爲循釋詁文呂覽卷一貴公篇引此經高誘注云義法也據傳云云是治民之法也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釋文曰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案曰呂覽韓非引有皆作或詳多士說文卷十二下女部妞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妞呼到切妞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致今驗之人猶然求其淡然無所致者千百無一二故曰人性也此部中則出好字則注云美也从女子呼皓切玉篇卷上女部好字注云呼道切美也又呼導切愛好也妞字注云呼道切妞也亦作致是直以美好愛好併爲一字而致字則直以爲姓氏矣其卷下子部又別[illegible]字注云古文好字皆非也周伯琦六書正譌卷四致字注云愛而不釋也从女丑聲書曰云云又妞別作好乃呼皓切是亦誤以性爲姓氏而竟以好爲致之重文亦非也竊謂致字許愼直以人姓釋之非以愛好爲正訓人姓爲旁義如果係姓氏而引書作證何憒憒至此若美好字與致同物則又何嘗別出故知姓乃性也至石鼓文从孜好時則皆是美好與致無涉而惠棟乃云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意以致好是一亦非當從說文爲定）

馬曰好私好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

案曰馬及傳云私好者呂覽引此經高誘注同此漢義也彼注又云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韓非子卷二有度篇云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荀子卷一修身篇引此經而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意皆與馬及傳合又荀子卷十一天論篇云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愼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詘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云云此之謂也此言道貴中不貴偏乃斷章取義其實作好作惡是黨私害公不但畸偏與荀子意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釋文曰平平婢緜反○案曰平平當作釆釆釆皮莧反平聲則皮延反也釆與平相似易譌堯典己詳辨之矣知此亦是釆誤爲平者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此作王道便便徐廣云一作辯是則與堯典平章平秩等僞孔本作平鄭本作辯史記引作便者同以相比況知此亦當作釆也）

鄭曰黨朋黨（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

案曰鄭云黨朋黨者孔安國論語注以黨爲相助匿非又以爲助私是有朋類也傳以蕩蕩爲開闢非也呂覽引此經高誘注云蕩蕩平易也引詩魯道有蕩以證詩毛傳亦云蕩平易與高誘合也平平辯治毛詩釆菽傳義攷詩云平平左右釋文以爲韓詩作便便是與史記引此經作王道便便者同然則今本毛詩作平平者亦誤其古本必作釆釆與此經同也又襄十一年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服虔注云辯治不絕之貌與詩毛傳合且僞孔作平平亦訓辯治改其字不能改其義也墨子卷四兼愛下篇云兼愛者周詩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此文武兼也此所引下四句小雅大東文而與洪範合爲一蓋所傳本異其義則同也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又部云反覆也人部云側旁也覆則反道旁則傾側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此節當與五事之肅乂哲謀聖例解之蓋能會聚有中之人用之則必能會其有中而行之已在先矣臣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益可知矣鄭說足以該傳義也

曰皇極之敷言（案曰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則皆作皇極而于此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从史記作王僞孔作皇非也）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

案曰馬云王者當盡極行之不以極字連王爲解者以下文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與此王極之敷言語意相似則此王與下民對故以爲王者當盡其極行之不作九疇之皇極解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案曰下訓字史記作順僞孔欲解上訓爲文是順亦爲是訓攷史記五帝本紀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言聖德能順人也徐鍇說文繫傳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故得爲順僞孔之改似亦可通然馬注上句爲教訓下句爲順天則與史記合訓雖通順而此經都異文異解僞孔非也）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爲順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案曰馬以彝爲常釋詁文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于上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

案曰馬以極爲盡極說已見上傳以爲中心非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釋文曰近附近之近○案曰此訓字史記亦作順當从之）

王曰民納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案曰王孔訓近爲益者說文卷二下辵部近附也从辵斤聲渠遴切增韻親也近之也若指遠近定體則巨謹切別爲一音毛晃曰凡遠近之近上聲附近之近去聲附近有傳益之義論語附益之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趙岐曰附益也故近得爲益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案曰王注云云者政教務中承皇極之敷言三句義民善是用承凡厥庶民四句義益用中于民樂取人善乃作父母之實也王又訓王爲往者韓詩外傳卷五云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蔡邕獨斷說皆與詩外傳略同春秋繁露卷四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卷廿三刑法志云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說文卷一上王部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以上諸文皆與王注合此先漢古義也然經既言天子又言爲王者易緯乾鑿度孔子說君人之號云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逸周書卷九太子晉解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此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詩四之三卷鄭風羔裘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案曰鄭云正直中平之人者對下剛而能以柔克柔而能以剛克是去偏歸中此則自然不偏故爲中平也傳云能正人之曲直者襄七年傳公族穆子引詩好是正直而釋之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杜注云正直爲正正己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故孔傳取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貫不如鄭義之密且遺却正直爲正而但言正人曲直亦非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尚書疏○詩四之三卷鄭風羔裘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克勝也（釋文）王曰剛能立事和柔能治（尚書疏約王義）傳曰剛克剛能立事柔克柔能治三者皆德

案曰鄭以克爲能釋言文剛而能柔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昭二十年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也詩羔裘疏既引鄭此注而又申其義云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是也鄭又以三德爲人臣者上文乂用三德是言君之治民當用三德之人以治之則三德當屬臣言傳以爲人君自有之德非也馬王云云與鄭同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釋文曰燮息協反○案曰燮史記作內未詳）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尚書疏）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疏曰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隨時而用之王肅意與孔同鄭元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三德擇使之者蓋天子無職用人其職而天下之德才質不齊大約有此三等故隨其時地所宜用之若人君自有此三德而隨時以協于極此義已在皇極一節中矣鄭說是傳非也安平之國云云者周禮大司寇職云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也約以此經平康爲平國正直爲中典彊弗友爲亂國剛克爲重典柔克則輕典也雖出治不專用刑而隨宜用人正相類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案曰潛左傳史記並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疏曰文五年左傳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節鄭注已亡馬注主治人言與上文鄭注意一貫當是也月令云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是沈陰同義故云沈陰也詩潛雖伏矣是潛伏同義故云潛伏也陰伏之謀云云者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也沈陰潛伏積漸使然故潛或作漸義亦通也君親無將將而誅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文引以證亂臣賊子當使剛能之人誅治之也云高明君子亦以德懷者亦上燮友柔克也然則沈潛剛克亦承上彊弗友剛克言之從可知也文五年傳甯嬴引商書云云杜預云沈潛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據杜意是言滯溺之人易至優柔故須以剛自克亢爽之人易爲剛斷故須以柔自克但上文鄭注以剛克柔克主治人杜乃以爲自克既與鄭違且鄭以剛克柔克爲剛而能柔柔而能剛是已成之德今言滯溺者亢爽者云云是其德未成猶待修治非經稱三德之意且此德非可乂用矣彼文又云天爲剛德云云者彼乃甯嬴因陽處父性質純剛必當賈禍故言天猶順四時之序而不違況人豈可剛愎自用如此耳傳因此遂以高明爲天沈潛爲地又生出臣正君君納臣支贅

皆非也漢書敘傳云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彼亦言君德乃斷章取義不可泥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釋文曰辟徐補亦反○案曰說文卷九上辟部云法也从卪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

鄭曰此凡君拊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公羊傳十七卷成元年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不言王關諸侯諸侯于國得專賞罰（尚書疏）

案曰鄭云凡君拊臣之言者凡是最括之詞鄭以辟兼天子諸侯與馬王同也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是諸侯得爵命大夫周公誥康叔云敬明乃罰是得專刑罰玉藻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得備珍異也馬云辟君也者釋詁文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者辟是天子諸侯通稱坊記云土無二王若王則專謂天子今不言王言辟故關諸侯漢書注引韋昭說同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文曰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案曰蔡邕石經凶上復有一而字）

鄭曰害于女家凶于女國亂下民（公羊傳成元年疏）馬曰忒惡也（釋文）王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尚書疏）

案曰鄭以而爲汝者說見上文又論語且而從辟人之士史記高祖本紀此非而所知陳平世家而反明矣曹參世家若試私問而父齊悼惠王世家顧而父知田耳是也馬云忒惡也者昭二十五年杜注慝姦惡也說文無慝字古以忒爲慝也王云大夫稱家者周禮家宗人家司馬謂大夫采地是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案曰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卟疑古兮切今作稽是後人改筮本作䈅俗省也）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尚書疏）傳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命以其職疏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

案曰鄭以稽爲攷者易履上九視履攷祥虞翻訓攷爲稽故得轉相訓說文卜部卟與稽同也傳云龜曰卜蓍曰筮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灼剝龜也象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卷五上竹部云䈅易卦用蓍也从竹从𢍰𢍰古文巫字是龜曰卜蓍曰筮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釋文曰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亡鉤反驛音亦衍以淺反○疏曰鄭元曰云云雺近蒙○案曰霽當作濟蒙當作雺驛當作圛在雺之上悔當作𢘆占下當有之字忒當作貣卜五占之用句二衍貣句僞孔刪改其字倒其次又亂其句讀辨詳下）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雺克也二衍貣謂貞𢘆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色不澤懜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𢘆𢘆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五卷○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詩五之二卷齊風載驅疏○周禮二十四卷春官太卜疏○爾雅五卷釋天疏○賈昌朝羣經音辨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漢制攷四卷）馬曰占用二占筮也（釋文）王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五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

傳曰雨龜兆形有似雨者霽有似雨霽者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疏曰灼龜爲兆其璺坼形狀有五種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詩云零雨其濛蒙是闇義故以蒙是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疏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也克謂兆相交錯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季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爻從下起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言下體是其正悔之言晦晦是月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言正見上不正上言終見下爲始也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斷用從上句二衍忒指筮事王云卜五者卜多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衍忒者推衍爻義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之文諸本互異說最糾紛當以鄭爲正也五兆之名宋世家霽作濟蒙作霚徐廣曰一作被驛作涕徐曰一作洟裴駰曰尚書作圛裴引鄭注與今本不同者濟圛霚鄭周禮春官太卜注引與今本不同者濟圛蟊而皆以驛在蒙之前疏此經疏則鄭王皆以雺爲蒙圛爲驛又詩載驅箋古文尚書以悌爲圛疏云洪範卜兆有曰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于古文則爲悌合而論之霽作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是濟霽通也蒙作雺者說文卷十一下雨部云霚地气發天不應雺籀文霚省然則霚雺是一鄭讀若蒙而即改爲蒙則非矣（雨部又有天气下地不應曰霿爾雅乃互易之天气下地不應曰雺地气發天不應曰霧王肅從爾雅與說文不合恐非而今俗刻史記又誤雺爲霧爾雅誤霿爲霧霧乃俗字說文所無徐鉉張有皆已辨之）其作蟊者音近而假借作被者被古音平賀反音轉而譌也驛作圛者說文卷六下口部云圛回行也从口睪聲尙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羊益切蓋古文作悌太迂故賈逵作圛許愼書爾孔氏又攷之于逵其說宜從僞孔乃因其讀若驛而即改爲驛妄矣其作涕者蓋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誤從水（見鄭氏易注）作洟者又因涕而誤也圛在雺上亦宜從原第也悔作𢘆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說陟盈切𢘆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𢘆从卜每聲荒內切許愼引書固爲可信況貞从卜則𢘆亦宜从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𢘆字遂廢不用鄭本必作𢘆與說文同也占下史記有之字鄭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云云者言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也然則鄭作用字句絕與史記合僞孔刪之字而連下二字爲句非也釋文謂馬亦讀占用二注云占筮也是以占屬貞𢘆矣鄭不從者說文云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本爲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但兆卦皆有

猶詞皆須推究故卜筮可通稱占若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儀禮士冠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是筮卦亦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貣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衍卦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非也忒作貣者易豫彖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貣管子曰如四時之不貣月令無或差貸貸即忒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文字云貣相承或借爲貣字是貸貣通漢張表碑奇忒字作苛忒此其證也此經鄭作貣正依古文也鄭云雨兆之體氣云云者鄭占人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是占視體氣也濟如雨止者郭璞釋天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濟即霽也蒙驛傳以連與斷相對鄭作圛雺以明與闇相對王與傳同鄭義是也詩載驅首章言齊子發夕次章言齊子豈弟則豈弟自當爲發夕之類此本刺文姜會齊襄公行淫亂之事豈得加以愷悌樂易之美名故鄭以豈爲闓弟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開明謂侵明而行往會襄公此古義也圛訓明正與雺對晚晉人妄改爲落驛以對蒙但蒙晻之象昏昧已極不但連而已豈得以對稀疏落驛即絡繹詩會同有繹正連屬意豈得爲不連即說文以圛爲升雲半有半無亦是光明狀與鄭合豈不連乎（司馬貞因史記誤涕遂云如泣涕相連狀不但非鄭光明意且傳云不連司馬云連正與相反尤謬）克傳云兆相交鄭云如祲氣色相犯王與傳同鄭是也說文克本訓肩能勝此物爲克則我能勝彼亦爲克易曰大師克相遇莊十一季傳得儁曰克並無交義當從鄭爲祲气相犯也周禮眡祲掌十煇一曰祲先鄭注祲陰陽气相侵是也鄭又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貣者繫辭上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鄭注云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又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又云參伍以變詩大雅瞻卬云鞫人忮忒毛傳云忒變也爾雅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說文卷六下貝部貣字注云从人求物也从貝弋聲他得切此經無取从人求物而作貣者音同假借耳其正體忒字在卷十下心部注云更也从心弋聲他得切訓更則有變義與毛傳合故鄭以衍忒爲因卦象之變衍之也僞孔雖從馬王以占用二爲一句然馬衍貣句注已亡王則仍以衍貣專屬筮與鄭合而疏妄推僞孔意遂以衍忒總指卜筮尤非也

又案曰疏以龜兆有金木水火土之象不知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疑五者不知孰爲金孰爲木孰爲水火土也攷占人體色墨坼四事太卜注以色即雨霽等則雨霽等非體故賈疏以體爲金木等此疏混色入體已覺小誤但未強作分配耳至俗儒紛紛各以五兆分配五行皆不讀周禮而憑臆亂道者不足辨也

立時人作卜筮

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以時爲是釋詁文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儀禮十二卷士喪禮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疏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考工記云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郊特牲云夏收殷哻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元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若三人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季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案曰鄭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鄭彼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占者三人鄭彼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故鄭即引周禮春官太卜三兆三易以證傳以三法爲夏殷周疏引杜子春說而駁之又引鄭易贊以證其當爲夏殷周皆非也林之奇全解載劉彝云九疇夏書也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此駮頗確攷鄭于太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易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然後其下各繼以子春云云然則鄭意本以三兆三易皆空言其義未嘗指爲何代所以賈公彥于三易一條下又補疏云鄭雖不解周易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于四時故名易爲周也賈又載鄭志趙商據子春說問子春何由知之鄭答此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此條知鄭未嘗以子春爲是而近師之說更所不信易贊漫述之云爾非定論也蓋子春以玉兆瓦兆爲顓頊帝堯似可出箕子口中而其下又以原兆爲有周之兆則其于三易雖祇說伏羲黃帝而于周易必以爲文王所演若洪範則禹所作箕子所陳其不可援彼實之明甚至僞孔及疏之謬更不待言然則鄭以三兆三易解洪範斷主太卜注前一說爲正鄭又云從其多者成六季傳引此而解之云衆故也是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案曰鄭周禮注引此謀及庶人作民疏于下節云變庶人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言民見其同耳疑鄭本緊作庶民疏乃衍說耳蔡邕石經亦正作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尚書疏）傳曰將舉事而汝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疏曰謀及卿士以卿爲首其大夫及士亦在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人主爲一又總羣臣爲一也

案曰鄭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冬官雖稱事官其實治教禮政刑皆事說文士部云事也又卩部卿从卯皀事之制是卿掌事也周禮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所謂謀及庶人者也白虎通卷下蓍龜篇引此經而說之云所以先謀及卿士庶人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請徵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釋文）傳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于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疏曰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于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

案曰馬云逢大也者儒行逢掖之衣鄭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是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同傳訓遇非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此從多者數以太半爲多小半爲少也下文逆多亦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疏曰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智等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筮從之理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後卜鄭元云筮之凶則止何卜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二占俱凶則止不卜仰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更爲卜筮若吉凶未決于事尙疑者則得更爲卜筮也

案曰鄭以內外爲境內境外者隱元秊公羊傳云王者無外何休注云王者以天下爲家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禹貢冀州鄭馬注皆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若然則天子不應言境內境外但王制每言天子千里之內千里之外又云天子之縣內諸侯藏外諸侯嗣然則天子亦有外內也抑上文惟辟作福馬云闢諸侯或者此亦闢諸侯與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者人雖三從終以疑故卜筮既用卜筮不容違神而徇人故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釋文曰暘音陽）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尙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四卷○詩十五之三卷小雅漸漸之石疏○小學紺珠一卷○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疏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也晅乾也是雨潤物暘乾物風動物也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暑長物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爲煖故傳以煖言之昭元秊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明是燠也惟彼陰于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益用中則陰順時爲休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案曰鄭云雨木氣云云者孔謂鄭用五行傳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也傳以曰時爲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時與是同詳見下文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釋文曰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杜反）

傳曰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廡豐也釋詁文

案曰王應麟云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今刻史記仍作五者應麟所見猶裴駰本攷其實上文列庶徵五曰總以曰時云云言其休一極云云言其咎當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言是五者皆備至也時是本釋詁文此以時爲是與上立時人之時同也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荀爽傳云五韙咸備各以其敘李賢兩注皆引史記一作五者一作五是又釋韙爲是氏與是通李荀約舉經文故云爾此漢學也僞孔以曰時屬上讀如此則時即以敘何用重言邪司馬遷傳孔安國學所載必從古讀王應麟不識古反以作是爲傳習之差其陋固不足辨裴駰亦無識于此節采僞孔傳不采鄭注致史記諸本亙異皆俗儒所亂也（是又作氏者覲禮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地志西河有觬是說文作觬氏又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荘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韓勑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班固幽通賦氏中葉之柄靈亦以氏爲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爲孔融改氏爲是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隸釋豈漢季始改乎當時以兩字本通故或作氏或作是非有異義也）廡古文作無音武而有無但作无亾後人既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此經加广以別之廡乃堂下周屋音同而義則非矣疏引釋詁云云今釋詁乃作蕪郭璞注蕪豐盛疏云蕪者蕪無也洪範庶草蕃廡蕪音義同郭璞所據本已誤作蕪疏宋人作更不識字實則洪範釋詁皆當作無

今本皆俗人改說文卷六上林部𣞤字注云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徐鍇曰或說大卌爲規模之模諸部無者不審信也文甫切玉篇卷中林部第一百五十九𣞤字注云文甫切緐蕪豐盛也今作無爲有無字觀此則知作廡固謬作蕪亦非蓋卷九下广部廡字堂下周屋卷一下艸部蕪字薉也皆不得訓豐也（國語卷十晉語云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曰蕃滋也廡豐也訓詁與孔同此非韋本孔乃僞孔竊韋至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載庑字以爲古文尙書廡字从此則不足信）一極無之無史記作亾周禮司市云亾者使有先鄭注云无此物則開利其物使之有詩谷風云何有何亾是亾與有無之無同也若无字之正體則說文卷十二下亾部無字注云亾也从亾𣞤聲武扶切又重文无字注云奇字無通于无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今无字僅存于周易而𣞤字則廢而不用久矣若蕃雖與繁通亦宜从說文作緐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傳曰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也

案曰傳云敘美行之驗者漢書五行志引此經孟康注同也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鄭所引不知出何書然云孔子說休徵則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釋文曰咎其九反○案曰汗簡卷中之二云狂古文尙書作㤮未詳）

鄭曰狂倨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尙書疏○詩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公羊傳成公元秊疏）傳曰敘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

案曰鄭云狂倨慢也者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鄭彼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是也鄭又云恒常若順也者王充論衡卷十四寒溫篇引此經而解之云若順恒常也與鄭合恒若極備凶也恒雨無暘恒燠無寒言極備則極無可知

曰僭恒暘若（案曰汗簡卷上之二云古文尙書僭作𢘓蓋古字省筆也）

傳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疏曰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

案曰傳以僭爲僭差者五行傳曰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鄭彼注云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暘也是也

曰豫恒燠若（釋文曰豫羊庶反徐又音舒○疏曰豫鄭王本作舒○案曰宋世家亦作舒索隱曰下有曰急益遂豫之義與舒緩意本同而舒對晢又與急自相對意味尤長漢書及何休成元秊公羊注論衡寒溫篇引此經並作舒晉書五行志引經作豫引傳仍作舒宋書隋書新唐書各志並作舒大傳作荼舒同玉藻說珽云諸侯荼鄭讀荼爲舒遲之舒考工弓人云寬緩以荼注及鄭司農注並讀舒徐也詩何人斯亦不遑舍朋來讀舒定六秊齊人執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舒氣是也）

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尙書疏○公羊傳成元秊疏）王曰舒惰也（尙書疏）傳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疏曰明不照物則自逸豫故豫對晢

案曰鄭云舒舉遲也云云者五行傳曰不悊厥咎荼厥罰常燠鄭彼注云君視不瞭則荼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恒燠也鄭以豫作舒荼與舒通釋言云舒緩也緩有遲義故云舉遲也王云云義同也

曰急恒寒若

鄭曰急促自用也（尙書疏○詩正月疏）傳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疏曰心無謀慮則行急躁故急對謀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彼注云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促延故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案曰蒙宋世家作霿晉書志同五行傳作雺班固司馬彪又作霿霧俗字當作霿雺同霿則因霧爾雅釋雺霿與說文互易而誤蒙則聲近而誤鄭必從五行傳作雺也）

鄭曰蒙見冒亂也（尙書疏）王曰蒙瞽蒙也（尙書疏）傳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性不通曉則行蒙闇故蒙對聖

案曰鄭王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聖厥咎雺厥罰恒風鄭彼注云雺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是也鄭氏尙書蒙必作雺疏引鄭注欲就孔傳故改蒙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左氏穀梁並[illegible]又乃推書覺[illegible]）

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徵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illegible]職兼所總[illegible]正官之吏[illegible]政治明賢[illegible]其柄權臣[illegible]言皇極之[illegible]如歲兼四[illegible]四時言之[illegible]有正官大[illegible]太卜爲上[illegible]此以爲正[illegible]夫與小官[illegible]

案曰鄭云[illegible]象云云者[illegible]爲明皇極[illegible]月惟日皆[illegible]則其所致[illegible]云非徒風[illegible]釋詁文尹[illegible]毛傳鄭箋[illegible]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illegible]

鄭曰箕星[illegible]木八妻從[illegible]方木氣兩[illegible]雨也推此[illegible]由已所克[illegible]

（○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又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四卷月令疏○六經天文編下卷）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星民象好風好雨亦如

民有所好

案曰鄭云箕東方木宿從妻好風畢西方金宿從妻好雨云云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故云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詩大東云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宿畢乎（事又見孔子家語卷十七七十二弟子解）鄭衆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漢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下卽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箕好風畢好雨從古有此說昭九季春秋傳曰火水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已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火畏水以丁爲壬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已爲甲妃故三與十合甲已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畏金以乙爲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昭十七季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偶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爲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爲牡妃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鄭注意本此鄭又云推此則南宮云云者由從妻所好推之則南宮是火火克金陽金氣爲火妃故南宮好陽北宮是水水克火燠火氣爲水妃故北宮好燠中宮四季是土土克水寒水氣爲土妃故中宮四季好寒此鄭推言之皆從已所克得其妃從妃所好也此經所說星除五緯外凡二十八宿及衆星皆包在內據史記天官書言列星有太一有三公有藩臣有五官等而此以爲庶民之象者以恒星甚衆似下民衆多之象且民有情欲故多嗜好星亦有嗜好與民之有情欲者同故也鄭于上文注旣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禮記十六卷月令疏）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尚書疏）傳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疏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行有常度喻人君政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案曰鄭注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者攷漢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段天文志文以解此經及鄭王之義爲適合也月令云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冬之月日在斗此云夏至于東井與月令合云冬至于牽牛與月令異者月令據月初夏至冬至則月中也仲夏日在鶉首鶉首之初至中皆東井度也故夏至于東井與月令無殊仲冬日在星紀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劉歆三統歷云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是節有早晚所舉異時故不同也冬至日南極云云至則寒爲害者僖五季左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冬至爲日南極則夏至日北極也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否不如度者歲惡人僞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攷晷者表之景也如度者冬至晷景丈三尺是長之極也周禮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引司農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此尺有五寸是極短之晷也知者鄭注周禮馮相氏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則南不極則有愆陽溫爲害北不極則有伏陰寒爲害也云黃道一至南從朱道云云者孔穎達月令疏載鄭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略與之同則其說由來舊矣黃道一三字今天文志無之從鄭所引增也所云朱道者本作赤道但此乃九行之赤道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處亦名赤道與此名同易惑故攷之也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季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歷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季過半循二青道四季過半循二黑道四季過半循二白道四季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季過半入行一周古歷以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歷謂之正交古歷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歷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九道之說于是明矣鄭注云云于此可得其槩王者順時出政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是也若孟春行夏令等謂之反令漢魏相傳相奏表云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是四時各有所宜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二卷○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疏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其文見于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引春秋緯孔亦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鄭以爲從妻所好顧氏亦同言從星者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喩政教失常以從民欲所以亂也

案曰鄭引緯以證月從箕多風傳引詩以證從畢多雨說已詳上文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說與鄭合鄭又云日之從星不可見者日在下而光盛星在上而光微故日見時星不可見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故解所以不言日之故也五行傳曰王極不建厥咎瞀厥罰恆陰鄭彼注云瞀與思心之咎同故子駿傳曰瞀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恆陰也其下又云時則有日月亂行今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正是日月亂行之事然則自王省惟歲以下至此皆言皇極之得失明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尚書疏○詩十七之二卷大雅旣醉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攸好德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尚書疏）傳曰壽百二十季富財豐備康寧無疾病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案曰鄭云康寧人平安云云者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卽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等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肅專指人君非也徐幹中論卷下夭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觀此則福極通天下言與鄭合此古義也釋詁云寧康安也故云康寧人平安也考成亦釋詁文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者荀子卷十八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卷三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義以行人心以安並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也盇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僞傳以爲不橫夭旣非屬貌又不對惡且卽是壽與康寧何用重言之其說非也福備也者禮記祭統文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釋文曰折時設反又之舌反○案曰會選云時設反則音如逝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曲禮短折陸但音市設反則陸意以前音爲正）

鄭曰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尚書疏○周禮十五卷地官司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凶終也（釋文）傳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疾常抱疾苦憂多所憂貧困于財惡醜陋弱尫劣疏曰人之大期百季爲限傳以最長者言之爲百二十季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鄭康成云云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未齔曰凶者說文齒部云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从齒从七鄭注周禮司厲亦云然則未齔謂七歲以下儀禮喪服傳所謂无服之殤也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則未冠曰短謂不及二十未婚曰折謂不及三十傳以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非也疏又引漢書云云然福極皆就人言若兼禽獸草木則何有貧富何有好德又兄喪弟父喪子自是屬憂不得以爲短折皆非也鄭又

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云云者皆本伏生五行傳文鄭彼注云殖氣失故于人爲凶短折長氣失故于人爲疾殺氣失故于人爲憂藏氣失故于人爲貧生氣失故于人爲惡天爲剛德剛氣失故于人爲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儒不敬也是也鄭又云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云云者以五行傳止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故鄭反覆推言之也云所以然者云云者人之福極關乎命運定于初生故云行運氣性然所以致此之故則不但行運氣性要亦各由自取其中實有至理如下文以義言之以下所推是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釋文曰豫本又作忬）

王曰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尚書疏）傳曰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疏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

案曰詩豳風譜引鄭注謂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王及僞傳以爲克商明年然經言既克商二年則是既克商而又二年明不數克商之年也故鄭以爲後二年王及僞傳皆非是又說文卷十下心部悆字注云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羊茹切史記作不豫僞孔從之又改不爲弗當以說文爲正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悆古文尚書豫與說文合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釋文曰爲于僞反戚千歷反○案曰穆史記作繆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六卷○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事疏曰釋訓云穆敬也戚是親近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周公言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近也二公恐王死周公言王未可死是相順之辭鄭云云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案曰鄭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管蔡等國爲文之昭邘晉等國爲武之穆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是文子爲昭武子爲穆（說詳酒誥）故鄭以穆卜爲于文王廟卜也逸周書卷一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茲奇昌爲三龜從光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蓋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穆爲敬雖本釋訓穆穆爲敬其義非也鄭又云周公內知云云者據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傳解戚爲近既屬穿鑿且周公方欲止二公之卜而自爲請代如徒爲相順之詞則當與二公同卜矣何爲獨自潛卜不使二公知乎傳非也周公知王不死而必請代者君疾方危憂之深也止二公卜而自以爲功者公親二公疎也功史記作質謂公以已質于三王以代武王是亦得爲一義但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史記亦作功不作質則此自當從功謂公欲爲已功如鄭義也

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釋文曰壇徒丹反墠音善）

鄭曰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尚書疏）馬曰壇土堂（釋文）傳曰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于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于中爲三壇疏曰三王每王一壇故三壇除地爲三壇又爲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漢地理志酆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後漢書言鄭西入關事馬融則鄭曾至酆親見遺址也傳云壇築土墠除地者祭法注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謂壟去艸莽闢除坐地爲墠即于其中聚土築之爲壇也吳澂曰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構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敢告廟而爲壇以告也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釋文曰植時職反徐音置○案曰史記作戴）

鄭曰植古置字（尚書疏○陳櫟書傳纂疏四卷○詩二十之三卷商頌那疏○司馬光類篇六卷中）傳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疏曰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周禮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

案曰鄭云云者論語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說文植字重文作櫃集韻亦或作櫃汗簡卷中之一亦有櫃字云見裴光遠集綴是植置同也珪者古文圭字見說文土部傳云璧以禮神珪以爲贄而非禮神者蓋因一植一秉推而知之

史乃冊祝曰（釋文曰祝如字或之六反○案曰冊史記作策古字通用）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史爲冊書祝辭也

案曰鄭以冊爲策謂簡書者冊策同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衆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是策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文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百名以下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此祝詞百二十八字故書于冊也鄭以策文周公自作而傳云史爲冊書祝辭非也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釋文曰遘工豆反）

鄭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尚書疏）傳曰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疏曰本云元孫發諱曰某牧誓不諱發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其意鄭云成王讀之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典故不須諱

案曰鄭云云者此冊周公作之以告三王父前子名斷無諱發而稱某者厥後成王得此冊讀其文必不敢稱名必言某矣史官記成王感悟迎公之事追敘其始詳錄冊文因成王之讀而改發爲某鄭說確不可易傳惟言臣諱君不知所謂臣者爲誰若謂初時作冊即諱則武王尚在而諱其名是預死其君也且周公祭文王徵詩猶曰克昌厥後今武王未沒又當三王前安得諱其名乎若謂錄此篇書時乃諱之則成王得此冊時已當舍故諱新之後猶直斥武王名乎僞孔欲求異于鄭而不顧其說之動輒有違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釋文曰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尚書疏○司馬貞史記索隱十卷）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鄭讀丕曰不與孔異鄭元弟子趙商問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元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案曰鄭云云者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臯陶謨曰予弗子故不子爲不愛丕讀不者說文云丕大也從一不聲丕既以不爲聲自可借爲不字尚書以丕爲不不爲丕者甚多鄭讀丕爲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負蓋不有跗音又有浮音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猶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也魏篆穆徽曰庶無負子之責亦以負爲不）索隱乃云爾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且云鄭讀丕爲負妄改鄭讀以遷就史記大可異矣若傳言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義甚闇晦疏曲附之謂責如左傳已責之責言負天一大子是何言哉總由誤會史記負字而牽合傳意耳可見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已罕識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傳曰我仁能順父又多材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以帝爲天者大雅文王在帝左右毛傳以帝爲天是也敷爲布者禹貢鄭注義同也佑爲助者釋詁右助同訓勴故得轉相訓說文卷八上人部無佑字古但作右卷三下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是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案曰魯世家寶作葆留侯世家徐廣注云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然則寶葆通也）

鄭曰降下也寶猶王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案曰寶猶王也俗刻誤作爲神也今從震澤王氏刻改）

案曰鄭云降下也者說詳禹貢寶猶王也者周易繫辭傳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命武王居天子位爲天下主是寶命也又云爲宗廟之主也者哀公問云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彼疏據駁異義指謂天子是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卜知吉凶

案曰馬云云者說詳西伯戡黎傳以卽爲就釋詁文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案曰書傳會選屏卑正反）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屏藏也

案曰馬以俟爲待者釋詁及說文卷十下立部皆云竢待也卷八上人部俟字則云大也引詩伾伾俟俟爲證今以俟爲竢或俗訛或古通也傳以屏爲藏者說文尸部云屏蔽也屏有隱蔽義故爲藏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神明奉以出反必告設尊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間是以玉禮神事畢藏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傳曰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是三代之法並用之故知三龜三王之龜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纔觀可識也

案曰三龜以爲太卜三兆可也而傳云三王之龜疏云三代法意指夏殷周則非也蓋太卜三兆三易鄭意皆不指夏殷周玉兆瓦兆原兆乃灼龜發火似玉瓦原之鏬原原田也說已詳洪範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釋文曰籥羊若反徐以略反并必政反○案曰鄭周禮大卜師注引啟作開）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馬曰籥藏卜兆書管（釋文○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王曰籥開藏占兆書管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疏曰占兆別在于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彼頌是也

案曰鄭云籥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鍵論文當言以籥啟室見書嫌文繁省之不可言籥啟故又倒言啟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僮竹笘也門部闔字注云關下牡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从竹者古字通也說文之義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爲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籥爲闔下牡則闔卽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啟門鍵牡以閉門故雙言啟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管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所謂瑣簧管則猶瑣匙而與今之瑣匙異今之瑣匙是其形是牝却有眼以受簧古之管則全是牝形插入瑣中以韜簧者簧韜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鍵器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爲鍵與鄭正相反今此經啟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爲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卽鍵閉而云啟籥則文太鄙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而與鄭違也鄭又以書爲占兆書者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見書卽彼四兆書啟籥者卜師啟之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疏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

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元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

案曰傳云云疏引占人云云注云云者彼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云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璺處爲兆廣坼兆璺者就正璺傍有奇璺罅者爲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蓋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所占宜有大小詳畧故其差如此然體色墨坼實非截然判分四事此經上文疏引太卜三兆云云彼注云頌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彼疏云體者謂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者占人云云彼注云云若然體色墨坼各不同今鄭云云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璺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此疏尤詳析以卜人占坼言之假如于金木水火土五兆中占得一體再進而觀其色于雨濟圛蟊克五色中是何色色定矣再進而觀其墨之廣狹何如然乃進而觀其坼之微明何如是謂卜人占坼也是不敢以一占遽定故重累占之也人君位尊舉事既謀乃心不敢自是又謀卿士庶人而後且卜得一兆兆別分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龜並卜其體皆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坼矣若然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上下也又五行是體雨霽等是色而洪範疏據今龜法五行疑其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混體于色亦誤也君既占體必攷其頌凡卜皆然若不攷頌何知吉凶而此疏乃云公必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亦誤也又太卜兆體五而中庸動乎四體注龜四足則體有四者太卜注又言以火灼龜之法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與中庸注同是灼此四體以發彼五體之兆此經所言體乃五兆之體也五體孰吉孰凶五色孰善孰惡則不可攷矣（詩衛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此失禮事不可倒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鄭曰茲此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一人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釋詁及論語子罕篇孔安國注文馬云云者曲禮下篇文也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釋文曰瘳勑留反）

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尚書疏○陳檪書傳纂疏四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眞德秀讀書記乙集二卷）傳曰歸從壇歸翼明瘳差也疏曰壇所卽卜故從壇歸翼明釋言文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名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縢是束義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緘是束縛之義藏之于匱東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所納册卽下文王與大夫所啟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卜而藏其書本常禮此重秘書故又持加金緘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釋文曰喪蘇浪反孺如樹反）

鄭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謂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于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于民間也孺子謂成王也（尚書疏○詩二之一卷豳譜疏○又八之一卷七月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傳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國誣周公惑成王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疏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

案曰鄭云管國名叔字封于管者周本紀云封弟叔鮮于管僖二十四季傳杜預注管國在熒陽京縣東北是也云周公兄武王弟者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據此則十人同母後漢襄楷傳云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與史記合也管叔蔡叔霍叔卽大誥序所謂三監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也獻三爲羣人三爲衆通言之人亦可稱羣故云羣弟也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言必可信乃定四季傳萇宏言蔡叔康叔之兄而賈逵杜預并以蔡叔爲周公兄蓋據僖二十四季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爲說然富辰或可隨便言之未足據也又祝佗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季哉八人者伯邑考前死不數武王故八也無官者非無爵邑之謂若管若蔡若曹若郕若霍皆其封邑但非周公等爲六卿之長可比故曰無官耳周公于管叔爲弟康叔聃季于曹郕霍皆爲弟而並爲六卿佗言此以明不尙季之意其下遂言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季也蓋曹之祖振鐸文王子晉之祖唐叔虞武王子曹乃晉之叔父行齒尊長晉侯爵而曹伯爵故非尙季也此就五叔中抽出言之耳而杜以振鐸與武王異母解五叔于管蔡郕霍外去振鐸而易以毛叔聃無可考不知杜何據此皆諸說之與史記互異者今自當以史記爲定至于管叔爲周公兄則自古相傳初無異說其以爲周公弟者獨有僞孔及白虎通卷下姓名篇彼文云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予所據元大德九季刻雖舊本但譌脫甚多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爲正鄭又云既喪謂喪服除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欲攝政者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季事也鄭必爲此解者定四季傳云周公爲太宰禮君薨百官總巳以聽于冢宰三季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巳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流言者如水之流傳行云聞流言不信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釋文曰辟扶亦反法也說文作擘必亦反治也馬鄭音避○案曰法治二字互誤釋文單行足本及注疏所載同今改正）

鄭曰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于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蔡傳旁通四卷下○毛詩八之一卷豳風諸疏○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十八卷○禮記明堂位疏○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疏曰辟法釋詁文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辟卽下文居東謂避居東都也僞孔訓法則謂誅殺以居東爲卽東征一聞流言卽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亦王未迎周公之前事也下大誥序始言武王崩三監叛此則在迎歸周公之後矣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爲一談以此流言卽爲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懵愚亦何至旣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啟始釋然乎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此僞古文不可信卽可信亦是撮敘始末不當以致辟膠黏流言之下猶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夷叛沒與叛相隔甚遠非連敘也說文卷九上辟部擘字注云治也卽引周書我之不擘爲證訓治則似作案驗其事解非誅殺然亦不如鄭作避居爲是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季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尚書疏○詩豳風譜疏○又八之二卷鴟鴞疏○禮記明堂位疏）王曰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鎭撫之案驗其事二季之間罪人皆得詩序三季而歸此言居東二季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季詩言其歸之季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毛詩豳風諸疏）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季之中罪人此得疏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東征也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季又云三季而歸此言二季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季此直數居東之季除其去季故二季也

案曰鄭以罪人爲周公屬黨爲王所拘執者鄭以斯時公之心跡未明王疑方甚則此事實情理所有況此時武庚未叛管蔡未誅罪人斯得舍此將何所指乎鄭說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于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然則康成此注干寶已引用之古書多亡無可援證在鄭當日必別有據也王及傳以居東爲東征其謬巳辨見前疏以二季三季不合曲加回護皆非也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明季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季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據此似流言之明季卽東征者故王及傳以居東爲東征也鄭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者據墨子等書周公實有避居事居東非東征也作雒解總敘武王克殷以迄作雒其季次有凌越而過非必比季接敘卽如所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孔晁注云謂乃後之歲則非比季接敘者也然則元季葬武王者謂武王崩後踰季改元之季二季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二季不可以二季文承元季下遂謂此季相接以此難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釋文曰貽以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吁嬌反誚在笑反○案曰貽鄭當作詒卽欲爲貽遺字亦當作詒在說文卷三上言部貽俗字）

鄭曰于後于二季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詩云鬻子斥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詩豳風譜疏○又七月疏○又鴟鴞疏）傳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疏曰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言宜誅也釋言云怡遺也鄭元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季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案曰鄭云云者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首章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喩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鴟鴞之意殷勤于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喩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季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毛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爲怡悅王心當訓貽爲遺也僞書僞孔傳實本之詩毛傳但以罪人爲東征誅管蔡其說既斷不可通辨巳見前然則罪人將何所指知鄭注不可易也鄭又以詒爲讒者說文卷三上言部譙字注云嬈譊也从言焦聲讀

若嚼才肖切又重文誚字注云古文譙从肖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揚雄方言云譙讓也誚卽譙字故誚亦訓讓嬈譊亦有讓意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釋文曰穫戶郭反拔皮八反）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季之後明季秋也（毛詩豳風譜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傳曰二季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疏曰上文居東二季未有別季之事知卽是二季秋也嫌別季故辨之

案曰鄭云秋謂二季後明季秋者據鄭于篇末總述數季事云周公辟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居東二季成王收周公屬黨時成王季十四明季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成王季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元季也然則鄭所云二季後明季者謂二季之後亦卽二季之明季重言之耳上距始出避時周帀二季實出入三季若泥後字讀以秋爲二季後第三季之又明季之秋似避居爲出入四季則謬矣僞孔以居東卽東征秋卽二季秋謬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釋文曰弁皮彥反徐扶變反說如字徐始銳反）

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季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尚書疏○詩三之三卷衛風芄蘭疏○儀禮一卷士冠禮疏○穀梁傳六卷文十二年疏）傳曰皮弁質服以應天疏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尙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蒙故爲質也鄭以爲爵弁

案曰鄭以弁爲爵弁者蔡邕獨斷云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蔡邕與鄭合也傳以爲皮弁非也據周禮司服及弁師皆無爵弁而天子爵弁見于經者惟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一條鄭必以此經之弁爲爵弁者司服云視朝皮弁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則皮弁天子視朝常服此時承天變宜有異知非皮弁也司服又云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此數者又皆不宜于是時故推以爲爵弁也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襄九季傳晉侯問公季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生晉侯曰十二季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詩標有梅疏云異義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慎謹案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明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從庶人法也云成王時十五者鄭以周公居攝四年作康誥康誥有孟侯之文謂成王季十八又以此季成王迎周公反卽爲居攝元季故推以爲成王時十五也云爵弁降服者儀禮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爵弁雖尊要非天子之服故爲降也云如國家失道者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未道猶失道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其事已明無須復問但屬奇異不容遽信故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曰噫于其反馬本作懿）

馬曰懿猶億也（釋文）傳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案曰馬云懿猶億也者噫說文云飽食息也經典皆借爲歎詞而馬作懿者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詞也疏引此經爲說又大雅有抑篇楚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懿抑皆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噫噫也億念之故發此聲億之也說文無億字當作意馬訓億億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當作意與劉熙合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釋文曰沖直忠反）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周公忠孝如是云云者周公于武王則爲忠於文王則爲孝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案曰陳樸采馬音）

鄭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毛詩八之二卷豳風東山序疏）王曰亦宜褒有德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疏曰改過自新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褒衣籩豆是國家禮也

案曰鄭以新爲自新者鄭于書注及詩箋文皆作親而訓釋則爲新盩古親與新通也馬融亦然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語本漢儒能朋來遠謂程子讀親爲新非漢儒所及妄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尚書疏）馬曰反風風還反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郊以玉幣謝天疏曰祭天南郊謂之郊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幣也鄭引易傳云云故郊之日得反風也

案曰鄭引易傳云云者易稽覽圖中孚傳文也後漢書周舉傳舉對策引易傳云云李賢注以爲稽覽圖又郎顗傳顗條便宜亦引此以爲易中孚傳王欲迎公甫出郊卽反風故云不旋日傳疏妄牽祭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釋文曰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鄭曰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文王季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季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季後六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崩崩時季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季生成王則武王崩時

成王季十歲服喪三季畢成王季十二明季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也居東二季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季十四也明季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成王季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季也居攝四季封康叔作康誥五季作召誥七季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季也作康誥時成王季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季作洛誥時成王季二十一也明季成王卽政季二十二也（尚書疏○詩邶鄘衛譜疏○又豳風譜疏○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又十七之三卷大雅公劉疏○又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又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穀梁傳六卷文十二年疏○案曰楊士勛云鄭約大戴禮○驪壁志遺三卷）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釋文○爾雅二卷釋言邢昺疏）王曰文王季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季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季伐紂明季有疾時季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季稱元季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季克殷殺管蔡三季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季至六季而成七季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季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季致政成王季二十（尚書洛誥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陳櫟書傳纂疏五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五卷○毛詩豳風譜疏○禮記明堂位疏）傳曰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疏曰序云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季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于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案曰鄭云築拾也者釋言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爲拾則馬鄭王本皆當作筑釋文云本亦作筑者馬鄭王本也傳以爲築有其根說文卷六上木部云築擣也从木筑聲陟玉切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云篤築也築堅實稱也僞孔欲爲此解以求異于馬鄭遂改筑爲築若謂所築者是木則偃者是禾拔者是木經言大木所偃正指木拔而壓偃之禾耳不得卽以所偃爲木若謂所築者是禾則上文云大熟知此時正居收穫之期遭風所偃拾而取之何用後加擣築其根使之堅實乎傳非也疏謂鄭注曲碎鄭文似曲碎義實是傳文似明順義實非也

又案曰傳以居東卽東征故以大誥篇所敘之事皆在居東二季句中自此以下直至歲則大熟俱爲大誥以後之事疏曲附之其說謬甚鄭歷敘三朝出入百數十季文已甚明惟居攝元季下應增于是三監及武庚遂叛周公東征明季殺武庚及管叔語許大誥居攝三季周公歸然後繼以四季封康叔云方爲完備

又案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載金縢一篇事其牴牾者甚多而尤異者有二說焉其前一說則云作詩貽王之後營成周雒邑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一說也其後一說則云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卒王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云云此又一說也又蒙恬列傳秦二世令人賜恬死恬對使者稱引周公之事其說與前一說同譙周譜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有此說王充論衡卷十八感類篇亦並載二說與史記畧相似而以前一說爲古文家說則後一說乃今文家說也前說于代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爲奔楚雖誤猶近之後說所云公欲葬成周王葬之于畢出亡篇亳姑序事誠有之然是周公致政還老歸豐以後事與雷風示變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爲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卷下喪服篇漢六十七卷梅福傳後漢六十一卷周舉傳六十五卷張奐傳說並同要是今文說與鄭所傳古文本之孔安國杜林者不同夫周公旣卒所云親迎又何迎乎此不可信也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疏曰鄭王本猷在誥下○案曰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大守翟義起兵誅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文亦道在誥下今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于文爲便加釋文及疏說漢時本皆猷在誥下今本乃晚晉人改）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尚書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禮記明堂位疏）傳曰周公稱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于御治事者盡及之疏曰管蔡導武庚爲亂周公陳伐叛之義大誥天下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之伐管蔡乎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其言煩重殷勤多止而更端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畧于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耳

案曰鄭以王爲攝也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旣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卽公攝故鄭彼注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篇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是也周公旣攝王此誥是周公之語故鄭以爲周公若如王肅及傳疏謂是周公述王命則當如多士多方先言周公曰更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謂周公矣且此篇本成王感風雷迎周公歸而居攝以後之事傳乃以爲卽居東二年之事則在未敢誚公之前矣疏乃曲爲之說云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時王方疑公必不使公伐管蔡卽此數言則王肅及傳之謬可見而王之非成王亦可見矣伐兄而言伐弟亦是曲附傳說皆非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疏曰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案曰弗弔傳以爲不至則音的顏師古以爲不爲天所弔閔則如字傳是也說文弔問終也从人持弓𨑩至也从辵弔聲二字不同𨑩字後人不識無復用之經典多以弔代𨑩俗又省爲弔詩小雅天保云神之弔矣節南山云不弔昊天大雅瞻卬云不弔不祥及爾雅赴來弔艐義爲至者皆作弔此弔與不弔昊天義同彼毛傳云弔至也鄭箋云至猶善也是也釋文並列二音非也）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尚書疏○案曰王注同）傳曰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疏曰釋詁云延長也

案曰鄭以割爲害者僞孔傳同此字馬本作害則知割害義通說文卷四下刀部割剝也从刀害聲但古人製字聲亦有義割旣从害得聲自可訓害也翟義傳作惡割剝惡失意亦同也鄭又以延爲長者疏引釋詁是也據釋文及疏鄭馬王皆不少延爲句惟僞孔傳以延洪連文而毛氏奇齡據唐裴度中和節賜百官尺詩連用延洪字以爲唐人猶知古義然翟義傳亦以洪屬下句則知延洪之解出晚晉僞傳古無此訓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巳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釋文曰賁扶云反徐音奔）

王曰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尚書疏）傳曰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又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況其有能至知天命乎先自責巳發端嘆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案曰王以洪爲大惟爲念傳以嗣爲繼歷爲數迪爲道康爲安俱釋詁文矧爲況釋言文巳爲嘆辭者翟義傳作熙師古曰熙嘆辭是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釋文曰遺唯季反）

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時旣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尚書疏毛詩一之五卷召南何彼穠矣疏）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

案曰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者君奭云惟寧王德鄭彼注云寧王者文王也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故鄭彼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毛詩云文王受命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意文武俱是受命之王故皆得稱寧王也毛詩何彼穠矣平王之孫毛傳訓平爲正以爲文王鄭箋同彼疏引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此經注旣解寧王爲文王遂言文王兼有平王之號牽連及之也鄭又云時旣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者大傳大誥傳云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此正鄭所謂旣卜乃後出誥也龜而必謂之寶龜者爾雅釋魚四曰寶龜郭璞注即引此經以證春秋經曰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龜青純何休云謂之寶者言世世寶用之辭是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釋文曰蠢尺允反）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尚書疏）傳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于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于此蠢動疏曰釋詁云蠢動也

案曰鄭以蠢爲動者疏引釋詁文釋詁又以蠢動同訓作是蠢即動也詩小雅采芑蠢爾蠻荆毛傳楊雄法言卷九君子篇蠢迪檢押李軌注並云蠢動也說文十三下䖵部蠢字注云蟲動也从䖵春聲尺尹切又重文𢧢字注云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𢧢于西是也但我有𢧢于西攷今周書無此文疑即此有大艱于西土之句王莽攷作有大難于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說文以𢧢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西人而西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作𢧢者張揖廣雅卷一釋詁云𢧢出也玉篇卷中第二百六十二戈部又作𢧢注云充允切亦蠢字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亦以𢧢爲蠢至隸書變𢧢爲春遂作蠢矣

殷小腆誕敢紀其緒（釋文曰腆他典反誕大旦反）

鄭曰腆謂小國也（尚書疏）馬曰腆至也（釋文）王曰腆主也殷小王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尚書疏）傳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案曰鄭以腆爲小國者方言卷十三云腆厚也說文卷四下肉部云腆多也以厚與多爲小古有反義亦如治之爲亂也王及傳以誕爲大釋詁文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釋文曰疵在斯反）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尚書疏）馬曰疵瑕也（釋文）王曰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尚書疏）傳曰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疏曰釋詁云疵病也

案曰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者天降威于我國使我王少國危骨肉自相讒賊是推言殷所以敢紀其緒之由故知疵是疵病之瑕也伏生大傳云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正所謂知周有疵而欲叛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傳曰祿父欺惑東國人令不安言我殷當復反鄙易我周家

案曰云鄙我周邦者宣十四年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我比其邊鄙成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注云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襄八年鄭子展曰鄙我是欲注云欲以鄭爲鄙邑此即鄙我之義周目殷小腆據今勢殷謂周爲鄙追昔事周之先蓋世爲殷家西陲荒裔小君長則武庚之叛必有鄙周之言可知傳云鄙易我非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釋文曰敉亡婢反）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案曰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翟義傳云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疑古文獻下有儀字然鄭論語注曰獻猶賢也則無儀字于義已足傳以敉爲撫釋言文寧爲安圖爲謀釋詁文鄭洛誥注訓敉爲安說文訓撫玉篇兼二訓此敉寧連文不可言安安要之撫亦有安義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釋文曰幷必政反）

鄭曰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尚書疏）王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尚書疏）傳曰大事戎事也人謀旣從卜又幷吉所以爲美疏曰成十三年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知大事戎事也

案曰鄭王云三龜者洪範金縢王以休爲美釋詁文傳以大事爲戎事周禮太宰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亦謂戎事爲大事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釋文曰逋布吾反）

傳曰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人謂祿父疏曰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氏也總呼卿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猷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二者詳其文餘略之也

案曰傳以肆爲故釋詁文于爲往鄭棫樸詩箋文逋爲亡說文辵部文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鄭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尚書疏）傳曰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不宜違卜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嘆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案曰鄭以艱爲難者說文卷十三下堇部云艱土難治也是也傳以考爲成翼爲敬俱釋詁文逸周書謚法解亦以考爲成詩小雅六月大雅行葦卷阿傳皆以翼爲敬敬成而云考翼古人語倒也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釋文曰卬五剛反毖音祕）

馬曰造遺也（釋文）傳曰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不得已征四國于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于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于憂不可不成汝寧考所謀之功責其善助

案曰馬云造遺也者造翟義傳作遭疑馬本與之同甫刑云兩造具備史記作遭文侯之命云嗣造天丕愆僞傳亦訓爲遭是造遭亦通也今訓爲遺自天言之爲遺我以役自我言之爲遭天之役意亦同也役廣雅云使也沖人嗣大歷服天又降威國有疵是遭天所使也卬翟義傳作身邶風匏有苦葉云人涉卬否小雅白華云卬烘于煁大雅生民云卬盛于豆毛傳並云卬我也釋詁卬身皆爲我郭璞曰卬猶姎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呼爲身邢疏云說文女人稱我曰姎語轉曰卬僖九年傳小白余杜注余身也是卬身皆我也傳以恤爲憂恤當作䘏說文卷八上比部毖字注引周書曰無毖于䘏然則不卬自恤亦當作䘏今作恤者僞孔改也又卷五上血部䘏字卷十下心部恤字皆訓憂詩唐風羔裘序箋小雅蓼蕭大雅桑柔箋並云恤憂也是䘏恤通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案曰傳以替爲廢釋言文說文卷十下竝部替字注云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又別體或从兟徐鉉曰俗作替非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釋文曰相息亮反畏如字徐音威）

傳曰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嘆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基業言卜不可違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釋文曰省息井反閟音祕）

傳曰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閟愼也言天愼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疏曰閟愼釋詁文

案曰爾丕克遠省二句傳以丕爲大雖是古訓但古多以丕與不通用莽擬此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閟毖傳以爲愼勞而疏云閟愼釋詁文攷釋詁但有毖愼無閟愼說文比部毖亦訓愼古無以毖爲勞者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莽作毖勞蓋擬閟毖二字音混以勞代閟又倒其文故孟康解爲愼勞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愼不可云愼勞也又下文勤毖傳訓勞愼是僞孔亦知毖訓愼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耶然則此閟毖與下勤毖皆當作勞愼可知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釋文曰棐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我何其不于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疏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

案曰傳以棐爲輔忱爲誠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日蝕對曰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翟義傳于此句作天輔誠辭康誥亦云天畏棐忱是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傳曰天亦勞愼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我何敢不于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釋文曰日人實反○案曰古日字與曰字相似故釋文音之）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案曰傳以若爲順釋言文逝爲往釋詁文

若考作室旣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釋文曰厎之視反構古候反菑側其反穫戶郭反○疏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孔傳所解弗爲衍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于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旣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案曰肯字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肎尚書古文作肎說文卷四下肉部肎字注云骨閒肉肎肎著也从肉从冎省又重文肎字注云古文肎此字本骨閒肉冎借爲肎可之肎釋言及邶風終風唐風有杕之杜箋皆云肎可也是也隸變从止于義無取非也肯構下鄭亦有厥考翼云云疏云鄭增之非鄭增之晉人删之耳翟義傳亦無此一節則晉人所增也）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詩十六之五卷大雅文王有聲疏）傳曰以作室喻政治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

案曰鄭以翼爲敬者釋詁文詳見上文傳以構爲構立屋者說文卷六上木部構字注云蓋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又桷字注云榱也椽方曰桷椽字注云榱也榱字注云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然則椽榱桷一物異名構木爲椽蓋立屋故傳云云而杜林說亦得備一義也傳以菑爲菑耕其田者攷詩小雅采芑于此菑畝毛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正義曰三句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又大田云以我覃耜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以利耜熾菑

發地也正義云此及載芟良耜皆于耜下言俶載是用耜于地之事知當爲熾菑故方言云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弓人云鋸榦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栗如裂繻之裂鋸弓榦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傳曰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我何敢不于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傳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子惡故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畀大故

其子

案曰民養翟義傳作民長顏注云長養彼必反勸助之弗救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王曰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尚書疏）

案曰王以上帝爲天文王詩毛傳文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傳曰于天輔誠是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國叛乎

案曰此節王莽擬云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以棐忱爲輔誠已見上（今俗本漢書脫此一句）以法與戾皆爲定疑法本定字說文廌部云灋古文法字與定相似故誤也毛詩小雅雨無正及大雅桑柔傳皆以戾訓定言天道輔誠爾無敢改易天之定命況今天已降定命于周邦乎下文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不易即定也傳以戾訓罪非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釋文曰易以豉反）

王曰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尚書疏）○（孔傳同）

案曰王讀易以豉反非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傳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也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于從言必從也

案曰說文卷五下嗇部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此云穡夫穡與嗇同田夫除艸穢去非種天之喪殷似之也魏風伐檀傳種曰稼斂曰穡疏云稼穡相對散則通大田曾孫之稼非唯種之湯誓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此言除艸宜云稼而云穡亦通稱故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若茲

王曰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並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尚書疏）傳曰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故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案曰指莽擬作旨顏注云旨美旨美說文旨部文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王作旨意解固與莽異然亦作旨益古旨與指通傳用王義遂改作指則古義泯不見矣宜以顏注爲正也白虎通卷上誅伐篇云誅不避親戚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是說此經之意兄而言弟惟白虎通有此說恐非也此經全篇多以卜爲言而篇末亦歸之于卜者周禮太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是古者用兵必問卜左傳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是古者卜大師則以遇戰克之兆爲吉也抑武庚罪無可赦管蔡惡不忍言歸之于卜以祈天命而已此聖人之公且誠也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釋文曰魄普白反）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釋文○戴侗六書故二卷）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疏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建獻卜之事與召誥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須度量而天下大服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案曰馬以魄爲朏者說文卷七上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漢律厤志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揚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宋咸注曰載魄當作朏其實魄即朏也馬又云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者禮記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卷下日月篇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詩天保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此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言三日爲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益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西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初昏始見西方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皆非也魄字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既生魄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皆作魄而說文作霸者漢律厤志引武成亦作霸攷古鐘鼎文魄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諴鼎云惟十有四月既从霸又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周䣄公緘鼎銘云隹十又亖月既死霸釋文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又周高克尊銘云隹十又六年十月既生霸釋文云惟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又卷下周毛父敦銘云隹六月既生霸釋文云惟六月既生霸並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俗作魄必駕切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䨣音膊雨濡革也从雨从革然則此經本當作霸也薛宣古文作𢦏𢦏乃古哉字則未詳也哉訓始者釋詁文故疏云哉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是也又三月者四年三月非七年書傳孔傳及疏非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尚書疏○毛詩一之三卷周南芣苢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序官疏○又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又二十二卷春官大司樂疏）傳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疏曰釋言云集會也民服悅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詞矣

案曰鄭以基爲謀者釋詁文也史記封禪書秦都咸陽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秦故周地故云岐鎬處五嶽外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乃建王國焉是爲于政不均東行洛邑謀作天子之居也鄭必以基爲謀者大傳營洛在攝政五年此是攝政四年猶未營洛故但爲謀也知四年者攝政四年建侯衛即此下侯甸男邦采衛是故知四年也鄭又云隆平已至者詩芣苢疏引鄭此注以爲康誥注又言隆平即太平文王武王時皆未得爲太平直至周公方致太平白虎通卷上封公侯篇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此說與鄭合然太平宜待制禮樂此時居攝四年未作禮樂而云已太平者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引鄭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行誅謂誅武庚管蔡又引書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云云而申之云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又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年制禮作樂然則四方和會太平有兆故鄭云已至疏云民服悅見太平亦據鄭義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釋文曰見賢遍反）

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恒闊焉（尚書疏）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于周疏曰以大司馬大行人職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士亦主其勞故云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土功勞事民之所苦而此和悅見太平也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案曰鄭云不見要服云云者此經侯甸男邦采衛邦字居中以貫上下謂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諸侯也百工者五服諸侯之百官也堯時甸侯綏要荒五服方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各爲幾數居其間則方萬里周制又改爲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服皆在王畿之外故鄭注禹貢言弼成之制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周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周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周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周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周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此在九州之內至于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則與周夷鎮蕃相當而在九州之外矣夏之五服有要周大司馬職方氏言九服無要而鄭注禹貢以夏要服當周要服此經主周制亦云不見要服蓋大行人又以蠻服爲要服蠻即要也故鄭據以言之要服尚在九州之內與夷鎮蕃不同然視侯甸男采衛則遠矣故鄭云遠于役事而恒闊焉僞孔傳于禹貢五服以爲每服皆首句總言之其下析言之合計王畿之外每面二千五百里共方五千里蓋不解弼成之義故以爲夏五服小于周九服此經之傳言周五服去王城里數未嘗不是但以爲與禹貢異制則非矣不知夏周制雖小異道里適均也說詳皋陶謨及禹貢周語祭公謀父曰侯衛賓服韋昭注云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觀此則知邦字居中以貫上下也傳訓士爲事者說文士部文又毛詩鄭風褰裳豳風東山小雅祈父周頌敬之傳皆以士爲事是也疏引書傳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觀此則知此時合諸侯以觀其心始謀營洛而猶未營是四年事非七年上節疏曲附僞孔反譏鄭不詞妄也

周公咸勤

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

案曰傳以勤爲勞釋詁文毛詩小雅采薇序云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又杕杜序云勞還役也是勤亦勞也因五服之人即事于周樂就功作各效其力故皆勞勉之也

乃洪大誥治（釋文曰治直吏反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作周公乃洪大誥治）

鄭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尚書疏）傳曰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案曰鄭以洪爲代者釋詁云鴻代也郭璞注云鴻鴈知運代疏云鴻鴈知運代者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知其時運而更代南北也觀此則鴻有代訓而字與洪通古者如洪範及此經洪字皆作鴻後人改爲洪并一槩訓大但洪大連文若以洪爲大則安得言大大惟從鄭以爲代謂周公代成王誥則知王若曰者王即周公朕其弟者周公謂康叔爲弟無疑也周公于成王代攝其位即代行其政故于征伐代爲發誥則有大誥于封爵諸侯代爲發誥則有康誥自唐以

下學者不讀爾雅卽一洪字失其訓詁不知周公代王之義而朕其弟又實是兄語弟之詞遂疑此篇爲武王書無論書序孔子所作言成王封康叔顯有明文不可駁且定四秊傳祝佗明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佗衞之祝史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有誤又僖三十一秊衞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相之享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此甯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又安得誤豈俗儒是而甯武子祝佗反非耶掎摭左傳亦不足信而幾千秊下憑臆白撰者反可信耶義理或可空談事實何容懸斷知鄭注不可易也

王若曰孟矦朕其弟小子封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矦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矦呼成王也（尙書疏○玉海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傳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矦孟長也五矦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疏曰孟長也五矦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卽州牧也五矦之長五等諸矦之長也而左傳云五矦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州牧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此方伯自是州牧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旣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非如鄭元云殷之州長曰伯也此指命康叔而鄭以總告諸矦孟矦呼成王義理駢曲皆不可信

案曰鄭以爲總告諸矦者上敘作洛和會之事諸矦咸在故誥雖爲康叔作亦總告諸矦也以孟矦爲呼成王者成王卽位秊十三至是六秊十八矣十八爲孟矦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矦孟矦者四方諸矦來朝迎于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爲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涖阼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敎成王呼成王爲孟矦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矦爲成王可知大戴禮公冠篇盧辯注兼天子諸矦言之南史陳沈文阿以此篇爲成王冠儀故篇末附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詞幷附漢孝昭冠詞成王與昭帝皆卽位後始冠者也據士冠禮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之子冠禮與士同諸矦之子可知惟卽位始冠則異于士邦與諸矦多同金縢鄭注及詩摽有梅疏引異義皆云天子諸矦十二而冠成王十歲卽位十二而冠魯襄公立九秊秊十二而冠是其期同士冠禮疏據公冠篇推得大夫士三加天子諸矦皆四加是其儀同據此諸文公冠爲成王無疑可稱公卽可稱矦故以孟矦爲成王也傳以爲五矦之長卽州牧也但牧伯之制總領天下諸矦者唐虞四人夏商周二人爲伯當州之長則皆每州一人爲牧殷州長亦通稱伯此鄭據王制而言未可非其實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而從無稱爲孟矦者傳係魏晉人臆說不足信漢地理志雖以孟矦爲康叔然亦不以爲州長之稱則傳義非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釋文曰怙音戶冒莫報反聞如字徐又音問）

傳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以爲教首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此始爲政于我區域諸夏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案曰傳以明德愼罰爲顯用俊德愼去刑罰者伏生大傳引此經作克明俊德則與堯典文同鄭彼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故傳依用之成二秊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巫臣欲勸王崇已德去已罰而其說經意則指文王顯用有德去罰不用其義亦與傳合大學引克明德則謂自明明德乃斷章取義荀子卷十二正論篇引此經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者使人疑尤非本旨也傳又以庸爲用毛詩王風兔爰齊風南山傳及說文用部文祗爲敬釋詁文宣十五秊左傳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預解爲用可用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以爲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祗祗威威是則威爲畏忌意當爲畏可畏解徐幹中論注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是也冒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趙岐注孟子吾于武成節引此亦作冒聞于上帝且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釋文曰殪於計反）

傳曰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于其國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疏曰天美文王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道以兵患殷文王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案曰天乃大命文王者詩大雅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也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王充論衡卷三初稟篇云康誥曰冒聞于上帝云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以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說與大傳合殪戎殷者傳雖以殪爲殺但中庸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親郼如夏高誘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殪戎殷當爲壹戎殷卽壹戎衣也宣六秊左傳晉中行桓子論赤狄貫盈將可殪也引此經爲證杜預曰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說文歺部殪古文作𣨙𣦵部古文作𣦸𣨙字从古文死壹省聲壹𣨙二字易亂此經殪字其始必是壹字而从古文作壹與𣨙相似故中行桓子假借取義杜預亦望文爲說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未足爲據僞傳從之但上言殺下又言兵語意殊嫌複疊當從鄭中庸注以爲壹用兵伐殷（文武成云一戎衣辨見本篇）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釋文曰勗許玉反）

傳曰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矦

案曰傳以寡兄爲寡有之兄者思齊詩刑于寡妻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且引此經以證顧命寡命義同也肆故釋詁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釋文曰遹音聿又音述衣如字徐於旣反）

馬曰遹述也（釋文○眞德秀讀書記乙集二卷○案曰注疏所采經典釋文此一條誤作紹述也今從眞刻足本釋文篇四卷改正）傳曰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

案曰馬云遹述釋言文彼孫炎注云遹古述字是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

傳曰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當大遠求商家耉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尙書疏）傳曰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案曰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者上文言近之則法文考遠之則法殷之先哲王及耉成人其敎康叔法古已備此又言別求古先哲王則自是虞夏之先哲王也傳云大于天爲順德云云者荀子卷六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云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意亦與傳略同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釋文曰恫音通又勅動反瘝古頑反）

鄭曰恫痛瘝病（尙書疏）傳曰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案曰鄭以恫爲痛者釋言文又以瘝爲病者鄭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疒故說文無瘝字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瘝在同皆非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釋文曰棐芳鬼反又音匪忱市林反）

傳曰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案曰傳云云者郭璞爾雅注引天畏作天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云馬本作威古威畏字通言天之明威可畏以其所輔者誠也棐爲輔者釋詁棐輔同訓俌俌卽輔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不在大大起于小不在小小至于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案曰傳云大起于小小至于大者國語卷十五晉語九知伯國諫知襄子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說苑卷五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引周書與國語同韋昭注曰或大而不爲從或禍難起小怨章義與傳合也傳又以惠爲順釋言及毛詩邶風燕燕傳小雅楚茨箋文懋爲勉說文心部文釋訓亦云懋懋勉也言當擾順不順者使之順勸勉不勉者使之勉昭八秊左傳齊欒高相攻子旗語陳桓子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遂和之如初懋作茂者釋詁云茂勉也是與懋同也時殷亂方定尙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勉之服以寬大與子旗語情事正合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釋文曰應應對之應徐於甑反）

傳曰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宏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案曰已同噫說見大誥殷民卽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衞康叔世家周公成王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者是本篇序亦云然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傳曰宏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釋文曰眚所領反本亦作省）

傳曰歎而敕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愼疏曰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殺以誤故也原心定罪斷獄之本

案曰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康誥小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眚省災哉古字通釋言云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不殺異堯典眚災肆赦鄭注意與此同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案曰勑今作勅攷勑力代反與敕不同僞經與傳誤以勑爲敕如敕我五典敕天之命皆誤作勑此經傳解爲敕正則亦當作敕）

傳曰政教有次序治理大明民其自勑正勉爲和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民其盡棄惡修善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民其皆安治

案曰僖二十二秊左傳晉卜偃引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禮記大學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于赤子之耆欲也孟子亦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岐注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玩左氏孟子二說此節三段皆主用刑而言以大明服人民自勑勉去惡如去疾民自棄惡民犯法如赤子無知吾保救之推心而中其欲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于刑也荀子富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君國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意義畧同惟以疾爲急疾之疾則異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傳曰無得有妄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釋文曰劓魚器反刵如志反）

鄭曰刵臣從君坐之刑（尙書疏）傳曰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

疏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

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

案曰鄭云刑者臣從君坐之刑者僖二十八季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刑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但後用刑而鄭于此注以刑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合周初之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釋文曰臬魚列反）

傳曰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疏曰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衛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案曰傳疏以康叔時爲州牧故以外事爲外土諸侯之事康叔爲之陳法是也臬訓法疏言準限之義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璞曰杙縈也臬門橜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與門限之闑相連準的限制皆法義也殷罰者荀子卷十六正名篇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褎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據此則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釋文曰要於宵反蔽必世反）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疏曰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案曰傳以要爲要辭者周禮鄉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爲其罪法之要辭是也要囚二字兩見于此章又兩見于多方篇孔于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于多方篇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前後異義則不可當皆以爲獄辭之要蔽爲斷者太宰云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云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鄭皆以弊爲斷說文無弊字有蔽字弊即蔽也昭十四季傳邢侯雝子爭田叔魚攝理蔽罪邢侯杜預云蔽斷也是也國語卷十五晉語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韋昭注蔽決也決亦斷義也十日爲旬三月爲時既得要辭猶必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乃大斷之者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是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釋文曰彝以支反）

傳曰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于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

案曰荀子卷九致仕篇引此義刑義殺云云又卷二十宥坐篇亦引此經並作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與僞孔本不同又皆申說之云言先教也楊倞注云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也然則勿庸謂勿遽用刑順事謂教民之事言勿遽用刑以即政女當思曰我未有順導民之事其義與僞孔傳小異惟孔子家語卷一始誅篇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王肅曰言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又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此所引釋則同今本家語王肅私定孔傳疑出肅手故合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傳曰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

案曰定六季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故云朕心朕德惟乃知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釋文曰攘如羊反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案曰說文引作凡民罔不憝孟子引作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徒對反司馬光法言注同）

傳曰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顚越人于是以取貨利暋强也自强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案曰傳以自爲用古義有此訓然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云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世曉然皆知夫爲姦雖隱竄逃亡不足以免莫不服罪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此以自作服罪解益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傳非也傳又以暋爲强者暋强釋詁文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暋冒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暋不畏死冒昧爲惡自强爲惡義亦同又卷十下心部云憝怨也从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憝怨與惡意亦通也孟子萬章下篇引此下三句而申之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即惟曰未有順事當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教而誅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釋文曰鞠居六反弔音的徐武彰反）

傳曰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于不孝不友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于我執政之人得罪乎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曰釋親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惡猶爲人惡況不孝弟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也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天明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爲天明白之道

案曰元惡大憝者揚子法言卷二修身篇云君子誨者不至何元憝之有李軌注云元憝大惡也元憝即隱括此經元惡大憝之文故李軌以爲大惡也承上殺人取貨固爲大惡起下不孝不友爲惡尤大也上稱厥父下稱厥考疏云考通生死者郭璞尒疋注云禮記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今學者從之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倉頡篇曰考妣延季明非死生異稱是也傳以鞠爲稚者釋言云鞠稺也是也弔爲至者釋詁文也此字尚書屢用之盤庚弔由靈大誥弗弔及此經皆至也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毛傳鄭箋皆以弔爲至陸氏釋文音都歷反與此弔同此古訓也或作如字讀解爲弔憫但據檀弓畏厭溺而死者倘皆不弔此不孝不友之人反當弔耶此說非也傳以泯爲滅者說文無泯字惟有湣字米忍反周禮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湣杜子春讀爲泯二鄭从之湣即古泯字毛詩桑柔傳云泯滅也是也文王作罰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周禮雖作于周公當本之文王故云文王作罰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是說此經之義也

又案曰僖三十三季左傳晉臼季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季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臼季語意同後漢書肅宗本紀元和元季詔亦引書父不慈云云李賢注引左傳胥臣云云胥臣即臼季也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語意並同前文今截父不慈四句雖似檃括此經子弗祗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兼濟刑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即當繼以臼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前明注疏刻本于此節不念鞠子以下脫漏甚多當是傳寫遺落其末綴一段亦有脫字故承接不順今以意讀之云左傳引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父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以骨肉得相容隱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法今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此疏所引鄭說蓋出鄭志其義甚精疏駁之殊謬又以左傳所引即此經之文而不言逸文皆非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釋文曰戛簡八反）

鄭曰訓人謂師長（尚書疏○玉海一百二十八卷官制門）傳曰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疏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爲訓人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急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傳以戛爲常釋詁文郭璞注云戛義見書又釋言云戛禮也郭云謂常禮是戛爲常也疏云猶楷者禹貢納秸服釋文云秸本或作稭鄭注禮器引作稭郊特牲稾鞂釋文鞂簡八反儒行後世以爲楷疏云楷法式然則戛與秸同音稭與楷相涉故戛猶楷也外庶子傳以爲掌衆子之官疏以即諸子者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注云國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倅如物有副倅之倅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是也燕義云古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與夏官諸子同是庶子即諸子故鄭注周禮敘官亦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是也但燕義所云是天子之官故兼言職諸侯之子此庶子是諸侯之官但主卿大夫士之子也鄭以訓人爲師長之官者若天官大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是也鄭以庶子訓人爲二其庶子注已亡疑當與傳同傳以訓人即庶子不如鄭注明析也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傳曰惟其正官之人于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

案曰釋詁正長也官各有長正人官之長也鄭注周禮宮正主宮中官之長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大府爲王治藏之長此類皆是也疏云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者大雅雲漢云鞫哉庶正彼箋云庶正衆官之長也彼疏云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若以此解正人則太緐且三百六十職中如太宰司徒六官之長其秩甚峻此經正人在庶子之下品職不甚尊恐只當指官正之類未便以太宰等均爲正人則疏總言三百六十職者非也傳以小臣諸節爲有符節吏者馬注太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太誓在軍中誓戒羣臣則諸節自是受符節從軍者此是國中之官故以諸節爲有符節吏周禮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則諸侯之掌節當亦不止一二人故云諸也傳兼言外庶子以庶子與正人小臣諸節竝蒙不率以訓人非官故也疏又連教人言之則以訓人并目庶子正人小臣諸節實則皆非是當從鄭以庶子訓人正人小臣諸節四等竝蒙不率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釋文曰別彼列反）

傳曰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申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于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若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于其小臣外正官之吏竝爲威虐大放棄正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案曰小臣即小臣諸節也外即外庶子及訓人也正即正人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釋文曰忌其記反懌音亦）

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尚書疏）傳曰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于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

疏曰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故鄭云祇祇威威也

案曰鄭以敬忌爲祇祇威威者表記引甫刑曰敬忌鄭彼注

云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愼今于此注云祇祇威威是也祇之言敬故以敬爲祇祇威卽畏忌爲戒愼有畏意故以爲威威也顧命篇末云以敬忌天威是凡言敬忌義皆同也荀子卷八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則懌當作擇謂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敬忌是祇祇威威則擇人是庸庸也僞孔作懌以爲悅懌且多乃裕民二句疑皆僞孔所增攺也

又案曰自敬明乃罰至此詳言愼罰之事定四年傳康叔爲司寇史記亦言康叔旣封衞其後復入爲周司寇意康叔本法家故特于用刑反覆申之抑以殷俗化紂之惡而大壞非刑無以弼敎與要歸于至愼不專尙嚴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傳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惟求等況今民無道不之從敎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曰爽惟民迪鄭以迪爲下讀

案曰迪吉康鄭讀是也傳以爽爲明者說文日部云昧爽旦明是爽爲明也迪道釋詁文吉善說文口部及詩召南摽有梅傳文康安時是亦皆釋詁文哲智釋言及說文口部文乂治亦釋詁文說文辟部作辥隸變作乂作爲亦釋言文適之邶風北門傳文釋詁適之皆爲往則適亦之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釋文曰說如字徐始銳反殛紀力反）

傳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所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于周敎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誅罰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愼罰明聞于天者乎言罪大疏曰顧氏彪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我

案曰監視釋詁文戾定毛詩小雅雨無正大雅桑柔及雲漢傳文屢釋言云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詩巧言君子屢盟鄭箋云屢數也字當作婁俗爲屢非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傳曰言當脩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是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亾汝

案曰不汝瑕殄傳云不汝罪過僖七季左傳楚文王謂申侯曰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杜預注云不以女爲罪釁是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案曰說文卷五下亯部云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俗作享非也）

傳曰當念天命之不于常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案曰大學引惟命不于常鄭注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于於釋詁文葢秦漢閒人假借於爲于字因附益爾雅而鄭用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案曰告唐石經作誥釋詁誥告也則二字同也）

傳曰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告之言卽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案曰殷民卽前文所謂應保殷民者也

酒誥

王若曰（釋文曰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

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尙書疏）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釋文）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疏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云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

案曰鄭云成道之王者據疏則鄭馬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衞宏賈逵亦有成字此漢學也馬謂是後錄書者加之葢以成是諡故云然鄭以爲成道之王則鄭意以當時號爲成王如湯稱武王文王稱寧王之例孔無成字晉人刪也

明大命于妹邦

鄭曰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尙書疏○詩二之一卷邶鄘衞譜疏○又三之一卷鄘風桑中疏○又九之三卷小雅伐木疏）馬曰妹邦卽牧養之地（釋文）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疏曰此妹與沬一也故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卽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

案曰鄭注妹邦云云者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此以妹邦屬鄘則在朝歌之南矣鄭必以朝歌之南爲鄘者以妹邦化紂淫惡尤甚而于詩見于鄘風所稱沬之鄉者是詩又稱沬之北沬之東則沬北沬東與沬鄉同被紂化俱在朝歌之地而各處其一偏矣說文邑部云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沬北爲邶也對北而言則沬鄉爲鄘在南沬東爲衞矣故鄭言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益以見沬鄉在南屬鄘國矣沬鄉卽妹邦沬妹字通也僞孔故欲與鄭違異以妹爲朝歌以北若然則沬之北遠于紂都其俗當善何以詩咏沬之北與沬鄉沬東同刺乎傳說非是疏附會之皆妄也鄭又云其民化紂嗜酒者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下文言嗣王酣身是嗜酒爲紂所化也又言康叔爲連屬之監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連屬皆諸侯之長得兼統數國者也鄭必言此者攷鄭詩譜旣言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又言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衞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是鄭以康叔未有邶鄘妹旣屬鄘非康叔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屬之監故也鄭必以康叔不有邶鄘者詩譜以邶鄘衞爲商畿方千里之地則太大不得封一國故云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邶鄘衞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雖不得邶鄘爲連屬之監故被其敎亦猶文王居岐豐化行江漢也知康叔爲監者詩旄丘序云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明衞之先世爲方伯連率也馬義未詳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西土岐周疏曰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揄爲昭毀揄生公非爲穆公非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太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厤爲昭季厤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穆也

案曰傳云父昭子穆云云者鄭儀禮喪服傳注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又周禮小宗伯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佋子曰穆國語周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韋昭注十五王謂后稷不窋云云與世本同是文王次正當穆𤋮后稷至文王千餘年傳世僅十五則必每世皆七八十歲生子方合恐無此理葢不窋失官竄居戎翟亾其譜牒𤋮自後遂以此爲定周頌載見篇云率見昭考毛傳鄭箋皆以爲武王是文王爲穆也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釋文曰毖音祕少詩照反惟行下孟反喪息浪反○案曰古音凡行皆讀若杭釋文音非也）

傳曰文王所告愼衆國衆士于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敎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亾亦無不以酒爲罪也疏曰衆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旣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事以其早賤更別目之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敎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亦天所使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

案曰傳以誥毖爲告愼者毖愼說文比部文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是也西伯戡黎注文王爲雍州牧故得總告衆國也少正官之副貳也葢康誥正人爲正官之首則此少正乃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庶士總指朝臣葢士之言事也朝臣各有事故稱庶士若少正則爲其倅貳以其早賤更別目之不在庶士之內疏說最明其御事傳云治事吏而疏以爲早賤則非也牧誓御事在三卿之上豈早賤者故傳疏以爲卽總目三卿等此文與彼同不應有異葢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凡朝臣皆御治事者也

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案曰鄭周禮注引有正有事二句正作政愛說文卷十下心部㤅字注云惠也从心先聲烏代切俗加夂非）

傳曰小子民之子孫正官治事謂羣吏敎之皆無常飲酒于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文王化我民敎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敎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曰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案曰有正爲正官卽上文所謂庶士葢正官之首卽正人也有事爲治事卽上文所謂少正也曰有正有事則朝臣盡之矣而必先之以小子者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故也傳以彝酒爲常飲酒者韓非子卷七說林篇引紹績昧對宋君曰康誥曰無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是也疏引大傳者彼文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鄭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志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賓祭友助祭者也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釋文曰長之丈反賈音古養羊亮反洗先典反腆他典反○案曰牽古文尙書作𤍰見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洗當作洒滌也从水西聲先禮反俗作洗非也）

馬曰洗盡也（釋文○案曰洗腆二字音并馬注此一條注疏所采釋文俱漏去從足本第六卷補）傳曰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敎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旣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案曰上文聽祖考此厥考皆指父現存稱親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以爲對文如此散文則通引此經爲證是也傳以肇爲始釋詁文釋言云肇敏也郭璞引此經解之其義勝孔傳也賈爲賣者說文貝部云賈坐賣售也是也慶爲善者毛詩皇矣傳文洗爲潔者洒滌有潔義也馬訓盡未詳疑有誤腆爲厚者方言文又白虎通卷下商賈篇云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亾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賈之哉我待價者也卽如是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可知也方言欲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據此是言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

傳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敎勿違犯疏曰衆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經戒愼酒從早至尊故先敎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

案曰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文言庶士而繼之以少正則以其早賤者別言之此文言庶士而繼之以有正則指其尊貴者別言之皆舉此以該彼互文亦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言之耳若如傳云統轄庶士有正者未必然也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

傳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疏曰釋詁云羞進也

案曰羞耇惟君傳以爲進于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文義紆曲不可從愚謂羞耇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蓋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此戒妹土邦國之臣而傳以爲戒其君故誤耳觀省作稽亦皆戒臣之詞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釋文曰饋其位反）

鄭曰饋祀助祭于君（尚書疏）傳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于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案曰鄭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此饋祀傳謂祀其祖考則上文已言惟祀得飲酒足以明之此處何必又及卿大夫祀先得飲酒之事當從鄭爲助祭諸侯助祭王朝亦是助祭但此主于敎妹土恐其在本國習染惡俗故誥戒之若助祭王朝自無縱酒之事然則此助祭乃卿大夫助祭于侯國非諸侯助祭于天子也傳以介爲大釋詁文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傳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邦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敎不厚于酒故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

案曰傳以棐爲輔說見康誥徂往釋詁文言御事總指朝臣言小子舉民之幼者以該長者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釋文曰相息亮反暇遐嫁反）

傳曰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崇聚也暇逸猶不敢況聚會飲酒乎明無也疏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湯名帝乙而此又爲紂父者乾鑿度又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紂父殷道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攷殷本紀商世數不數兄弟相及者從湯至帝乙十六世而云元孫之孫又云六世王者言元孫以見恩所殺止更言之孫則無恩見矣孫者通遠近言之雖百世亦孫六世王者六世以後之王以恩絕于六世故也

此言御事蓋亦總目朝臣合凡御治事者而言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

傳曰于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衞服國伯諸侯之長疏曰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衞爲蕃衞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案曰前康誥敘首言侯甸男采衞乃據周制此節言殷亦舉周服之名者或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周九服之名始于殷皆可鄭注王制言殷封建之制說見臯陶謨獨殷之服名不見經注無以言之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名以言之耳其實殷仍五服甸侯綏要荒而已不言采省文耳又服數非五卽九惟周官言六服蓋周九服本除畿內連畿內除蠻夷鎭蕃則六矣然周官爲書亦不足據正義言六服支綴甚矣邦伯當兼當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正義亦非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傳曰于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疏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

案曰百僚庶尹卽有正也惟亞卽有事也惟服宗工總言之據正義以亞兼大夫士則與牧誓亞旅專言大夫者不同

越百姓里居

傳曰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疏曰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案曰百姓說詳堯典里居田里者則載師三等采地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謂有致仕者副之者以在朝旣有正田旣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鄭說畿內九十三國三代皆同則致仕副邑殷亦與周同

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釋文曰湎面善反辟扶亦反）

鄭曰飲酒齊色曰湎（詩十四之三卷小雅賓之初筵疏○又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傳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于正于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

案曰鄭云飲酒齊色者蕩詩云天不湎女以酒彼疏引此注是謂飲酒而醉面皆變爲一色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湎沈于酒也从水面聲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沈于酒則齊色意亦同故傳云沈湎也傳又以尹爲正釋言文郭璞曰謂官正也小雅都人士傳亦云尹正也是也祗爲敬辟爲法竝釋詁文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釋文曰酣戶甘反身如字馬以政反縱子用反泆音逸又作逸亦作佚衋許力反○疏曰庶羣自酒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傳曰嗣王紂也酣樂其身施政令于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于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衋然痛傷其心紂大厚于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疾很其心不能畏死罪人在都邑而任之于殷國滅亡無憂懼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于殷無愛于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案曰傳以酣爲樂說文酉部云酣酒樂也是也又以衋傷爲痛傷說文卷五上血部云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卽引周書此文以證許力切是也玉篇卷中第二百二十八血部云衋痛甚也此字本从血从聿及皕乃改入皿部恐玉篇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元本其云痛甚則與說文及孔傳合至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衋古文尚書作𧖧出義雲章从血者又改爲从久則更不可解又張參五經文字云衋从聿从皕皕音過皕乃聲非从皕而張乃云云疑皆非也商邑傳以爲都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京大師衆也天子所居故大衆言之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是說此經以邑爲都之義也罹爲憂釋詁及王風兔爰毛傳文說文無此字蓋古作離也弗惟馨香登聞于天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者國語卷一周語上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昭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聞于神正此義也腥俗字本當作胜也傳以自爲用詩周頌執競毛傳文也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亦是說此經之意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釋文曰監工陷反劼苦八反）

傳曰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聖賢有言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于是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愼殷之善臣信用之疏曰劼固釋詁文

案曰多方亦曰我不惟多誥言不在多言耳傳云我親行之欲見非空言作誥非也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于人毋監于水戰國蔡澤說應侯曰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則民監之言其來久矣傳以劼毖爲固愼而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劼愼也从力吉聲卽引周書此文以證固而愼之固亦愼也殷獻臣殷之故家殷士膚敏者也人望所在故欲其周固愼戒之其後敎成王治洛亦曰其大惇典殷獻民亦此意釋言云獻聖也聖是通明之號也

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

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二十九卷玉藻疏）傳曰侯甸男衞之國當愼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疏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卽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

案曰鄭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彼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故彼疏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彼疏又引熊安期疏云周禮太史職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襄廿五季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廿八季傳曰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大戴禮卷八盛德篇云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彼注亦云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是以酒誥云云鄭注云云是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季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廿季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宜行王命故居右也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廿四季命左史戎夫作記似左史記言矣然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則左字是誤否則亦闕而代攝者乃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與禮記正相反非也今此疏以太史內史爲侯國之官據熊疏太史卽左史內史卽右史襄十四季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季楚有左史倚相侯國有左右史則卽太史內史可知也鄭惟言記言記行不及六典八柄者王朝與侯國官制雖相放效若六典八柄恐非侯國所有傳言掌典法疏附會之皆非也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尚書疏）傳曰于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愼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疏曰于善臣卽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卽上侯甸男衞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卽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

案曰鄭以服休服采爲近臣者說文木部云休息止也故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采之言事朝祭皆大事故以服采爲朝祭之近臣也孔傳云云與鄭異攷此處上下文皆指百工官職何以爾事忽指身事服休服采爲服美道服治民乎其說非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釋文曰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

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詩十一之一卷小雅祈父疏）馬曰違行也（釋文）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愼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疏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司馬征伐閫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宏大釋詁文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

案曰鄭以若疇爲順壽又以圻父爲司馬主封畿之事者詩小雅祈父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又云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彼疏云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但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攷若順釋言文也疇本俗字無理不可用

說文田形則作𤰜或作𡿺語詞則作𠷎引書𠷎咨以證誰也則作𠷎三字各不同而𡿺𠷎皆从𤰜得聲者也今此經若疇孔解爲疇咨使其解果是則字必作𠷎矣而今乃作疇者祇因俗人妄造壽字以當壽考之壽又强加田傍又將田形語詞誰也三字皆廢不用槩以一疇字當之故妄改孔本作疇耳乃所父疏引鄭注以爲順壽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釋文云𠷎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然𠷎又無此字當是𠷎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葢以𠷎是語詞作若𠷎于義無取故破𠷎爲壽解爲順壽釋文云本亦作壽者馬鄭本也說文卷八上老部壽字卷四下𠬤部受字並殖酉切故音受也（壽字注从老省𠷎聲當是从𠷎字口字得聲亦如卷二上口部𠷎字注从口𠷎又聲乃是从𠷎字又字得聲也）司馬主兵甲而鄭以爲順壽萬民者夏官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皆綏靖萬民使各得順壽之事王朝如此矦國當畧放其制故鄭云順壽萬民之圻父也薄違傳云迫違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違離也而馬以違爲行者訟象傳天與水違行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葢相違而行卽有迴繞之義馬與傳同也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故傳以農父爲司徒也諸矦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圻父農父旣是司馬司徒宏父自是司空也三卿一例句法平列若壽爲順壽萬民薄違爲迫回萬民若保當爲順安萬民傳別言當順安之語勢欹側非也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矦三卿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于酒乎疏曰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以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棱之其實總上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釋文曰佚音逸）

傳曰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于酒勿用法殺之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疏曰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殷之諸臣漸染紂惡日久故不可卽殺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

案曰傳以佚爲失古字佚與失通謂縱失之也拘當作抲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云抲撝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抲虎何切字又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彼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釋文云苛音何又呼何反彼疏云幾酒不得非時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然則彼注苛察非時正此經所謂抲羣飲也天官閽人注苛其出入秋官環人注苛留並作苛而閽人釋文又云苛本又作呵故天官宮正注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地官比長注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漢李廣傳廣飲醉霸陵尉呵止廣江充傳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皆是也以上諸文並與抲同經言執則必不重言拘故當爲抲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書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苛字从艸从可今乃从止从句爲苟字經典所無故許愼以爲不合然卽此可見有以可誤爲句者則抲之誤爲拘亦未必始于僞孔但僞孔竟解爲收捕則非矣飲酒罪至于殺者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葢古有此法漢以後尙有此禁故有賜酺之令然曰其殺猶爲疑詞及其論決則又必審其情也諸臣惟工諸惟是語助傳以工爲官者周頌嗟嗟臣工毛傳云工官鄭箋以工是諸矦之卿大夫是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鄭曰斯析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六卷毛詩陳風墓門音義）傳曰汝有此明訓以享國汝若怠忽不用我教辭惟吾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于見殺之罪

案曰鄭云斯析也者陳風墓門云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尙書注云云又云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說文十四上斤部與毛傳同傳以斯爲此非也有斯明享言有分析明白之訓以享國也傳又以蠲爲潔毛詩小雅天保傳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愼而篤行之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案曰傳以司爲主詩鄭風羔裘傳文也

又案曰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祕注皆不明確徒亂人意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矦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應麟此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卽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矦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亾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旣已全亾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爲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況酒誥古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尤大謬反覆攷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葢尙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識古者詳之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尙書）

傳曰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于國用其臣以通王敎于民通民事于國通王敎于民惟乃國君之道汝惟君道使順常于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疏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旣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卽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于國使人君知之也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于國故連言之用臣卽用卿大夫都家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敎于民也上承于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

案曰鄭注云云者康叔所治當有卿大夫采邑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言用其庶民及小臣之賢者以達大家之政于邑用其臣之賢者以達二王後及邦君之政于國此二者皆州牧之所有事也詳覈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疑是僞孔所改也王與邦君然言則非天子故鄭以爲二王之後二王之後亦邦君也以其不臣更別目之達王及邦君政亦須用庶民但言臣者省文也大家是本國卿大夫采地故鄭言于邑王與邦君是他國故言于國也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鎭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卽衞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皆是也傳以大家爲兼卿大夫者是也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夫稱家卿稱都對文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云上大夫曰卿是卿亦大夫孟子孟獻子百乘之家是卿亦稱家且侯國不可言都也傳又言都家則非是疏附會之引都家之官注乃夏官敘官都司馬家司馬注文愚攷侯國之制經典無文載師家邑小都本王朝之制但侯國亦有卿大夫則制必相似若兼言都家則連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兼舉之與侯國不合疏又以公邑解之載師四等公邑全屬王國之制侯國豈得備有且夏官都司馬注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司馬注云家卿大夫采地觀此文甚明侯國自然只應有家不應有都何得混言都家且疏于上注改三公爲公卿下注去卿字專言大夫移易鄭注以遷就僞孔皆非也傳又以王爲天子王字句絕亦非以惟邦君爲句謂惟乃國君之道亦不詞當從鄭義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傳曰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疏曰不言士從可知

案曰三卿已詳牧誓酒誥鄭注禮記內則云諸侯幷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兼職者王制疏引崔靈恩疏云三卿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諸侯無冢宰宗伯司寇也尹卽酒誥庶尹正官也旅卽牧誓亞旅之旅但彼專言大夫此兼士爲異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釋文曰勞力報反下同）

傳曰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疏曰敬勞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案曰上文旣言用賢才以達政立典常以爲法使三卿以下皆不敢厲人而此節歸本于躬行率先以爲之倡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釋文曰宄音軌見如字徐賢遍反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

鄭曰戕殘也（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疏〇案曰釋文作馬注）傳曰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疏曰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之下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案曰鄭云戕殘也者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賈逵注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是戕爲殘也

又案曰論衡效力篇梓材云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以戕敗人宥適下讀又以音相近誤戕爲彊又脫去敗字又以音形俱相近誤宥爲有又啟字避景帝諱改開又偏傍相近誤監爲賢又亂古一作率以相近誤爲率又爲字古讀若化誤爲化又謬解之云言賢人壯彊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攷馬鄭于此經者以戕爲殘又鄭于太宰注引此經與今僞孔本不異則知論衡妄也

王啟監厥亂爲民（釋文曰監工暫反劉工懺反爲于僞反）

傳曰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

案曰傳以監爲監官攷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然則監指諸侯而言啟監猶立其監也傳云監官非是或以監爲諸侯之長謂康叔但康叔爲州牧固諸侯之長而此經啟監卻泛指凡爲諸侯者諸侯政之善否繫牧之責責監卽責牧也此說亦非或又以爲如三監之監此時武庚已誅何監之有尤謬厥亂爲民如下文所云是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釋文曰屬婦上音燭妾之事妻也）

鄭曰無胥戕無胥虐無相殘賊無相暴虐（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疏）傳曰敎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存恤妾婦和合其敎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疏曰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

案曰鄭以胥爲相釋詁文戕爲殘已見上又小雅十月之交箋文大傳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困此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此說敬寡屬婦義也屬對敬故傳解爲存恤妾婦孤窮須存卹以繫屬之也疏以屬婦爲屬于人之婦卽妾婦也說與陸氏以屬爲妾之事妻同孔鮒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疏說本此要非傳意鄭周禮州長注屬猶合也聚也儀禮士昏禮注屬注也從尾蜀聲徐鍇曰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故從尾傳以屬爲存恤正合聚注續之意也說文卷十二下云媰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于媰婦側鳩切玉篇卷上第三十五女部云媰仕于仄鳩二切餘同說文張揖廣雅釋詁亦云孕重妊娠身媰傳也又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媰孀媰是妊身孀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竝言之義皆與說文同也玉篇卷上第二十三人部又作傷壯救休救二切解與媰同此經作屬屬音通媰則從說文作媰婦亦得爲一義但此經

句皆作對者上言敬養寡弱下云至于鰥婦文義偏側不得帖妥或上句敬當作矜讀爲鰥則可敬矜音轉相亂或以致誤然無所據姑存其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釋文曰恬田廉反）

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案曰傳以引爲長釋詁文恬爲安說文心部文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釋文曰菑側其反畎工犬反）

傳曰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案曰傳以稽爲考者鄭周禮宮正注云稽猶攷也計也稽攷而計畫之以治田也敷爲布者小雅小旻傳文菑爲發者說詳大誥疆字本作畺在說文卷十三下畕部注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居良切又重文疆字注云畺或从彊土畎字本作𡿨卷十一下部首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梠廣五寸二梠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𡿨倍𡿨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又重文甽字注云古文𡿨从田从川畎字注云篆文𡿨从田犬聲是所謂陳列修治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釋文曰垣音袁墉音庸塈許氣反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至色（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七卷下○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四卷○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傳曰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塈茨蓋之疏曰室言塗塈塈亦塗也茨謂蓋覆也

案曰馬云卑曰垣高曰墉者國語君有短垣是垣卑毛詩其崇如墉是墉高也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垣牆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是垣墉皆牆但卑高異耳又以塈爲塗色且單舉塈不言塗者說文土部塈字注云仰涂也而塗字則在新附是塗當作涂玉篇卷上第九土部云塈虛既切仰塗也漢書卷八十七揚雄傳云獿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塈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顏師古曰塈即今之仰泥也義皆與說文合釋文引廣雅云塈塗也故疏亦云塈亦塗也然則涂塈本一事但仰不仰小異垣墉雖有別大約俱在高處多須仰涂故馬舉塈見涂也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塈猶煟煟細澤貌也塗之則細澤義亦通也其言塈色者春官守祧掌廟祧黝堊鄭司農云黝黑也堊白也釋宮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郭璞云黑飾地白飾牆穀梁傳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蓋地與柱宜黑牆宜白范甯穀梁注黝堊皆黑者非地官掌蜃共白盛之蜃注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今東萊謂之叉灰疏云蜃蛤在泥水叉取爲灰攷工記匠人爲世室用白盛注盛之言成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今此經塗塈指言涂牆故以爲堊色也茨傳以爲蓋者小雅甫田如茨如梁箋云茨屋蓋也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穀梁傳楚雍門之茨范甯云茨蓋也說文艸部云以茅葦蓋屋是也匠人有葺屋瓦屋葺屋是艸屋則古以茅覆屋其常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釋文曰樸普角反斲竹角反雘烏郭反徐烏郭反說文云讀與靃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疏曰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案曰此段疏多脫誤不可讀二文者蓋指塗塈茨塗丹雘也說文丹部引周書作斁丹雘據疏疑上文塗塈茨之塗亦本作斁）

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尚書疏○陳師凱書蔡傳旁通四卷之下）

馬曰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釋文○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傳曰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疏曰塗丹皆飾物之名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馬云治木器曰梓者釋木云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則梓是木名而治木器亦曰梓以梓材美遂以名工故攷工記筍簴飲器射侯皆梓人爲之也樸說文木部云木素也斲斤部云斫也馬以樸爲未成器傳以爲樸治斲削然則樸是就其素質治之而未成器斲是斫削已成器也馬云雘善丹也者說文卷五下丹部亦云然彼即引周書此文以證鄭又引山海經青雘者南山經文青雘即今空青鄭舉此以見雘不獨丹兼有青也山海經所載雘又有白黑鄭不舉者丹青所用尤多也上文塗塈茨塗塈是一事茨是一事此塗丹雘以塗字總目丹雘傳疏以塗丹皆爲飾物之名非也

又案曰以上三喻傳疏云以喻人君爲政之道先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加以教化飾以禮義然後功成此說是矣而未盡也愚謂周公于康叔欲其善繼穆考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三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事亦見劉向說苑卷十二建本篇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馬以梓爲杍杍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杍材者正以杍之樸斲丹雘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此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畧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釋文曰夾音協付如字馬本作附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

傳曰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于先王之道遂大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疏曰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

案曰傳以夾爲近多方夾介同說文大部云夾持也是有近義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夾古文尚書作亦是也后爲君者說文后部云后繼體君鄭曲禮注后之言後釋詁后王皆君也不言王而言后對先王指繼體君也式用釋言文付在說文人部与也从手持物對人然此字經典少用宜从馬作附也肆今釋詁文懌訓說毛詩大雅板傳文但古無此字釋文云字又作斁是古以斁爲懌然斁本訓厭似不得爲說說文心部懌在新附注云說也經典通用釋疑此得之迷傳云愚釋言云迷惑也是也

又案曰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用德和民以繼先王而受命也其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先王之時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王應麟曰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讐民皆商之忠臣義士也）傳槩以爲戒康叔順文敷衍皆不足取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釋文曰監古陷反）

傳曰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于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案曰傳非也已句噫同歎以結之若茲句總目三篇也監惟曰欲至于萬年言諸侯能若茲誥則享國久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言今王能若茲誥則受命固也此篇三言監皆指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而康叔實爲之牧長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望後六日二十一日疏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于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紀之將言望後之事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爲望是己丑爲望言既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

案曰鄭以此篇爲居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周事故鄭以爲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爲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孔傳從之然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于七十子故鄭从之史記襍采羣書劉歆恐亦出揣測皆不如伏生爲可信漢書五十八卷公孫宏傳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明營成周不必待七年也鄭又以二月爲一月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說詳洛誥）又推其不言正月之故以未制禮故也傳以望爲日月相望者劉熙釋名卷一釋天云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說文𡈼部云朢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𡈼𡈼朝廷也據此則俗从亾通作望者非也傳云長月十五日望疏以十六日爲既望者易小畜上九云月近望孟喜以爲既望謂十六日是也傳又言越六日是二十一日疏又言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據經乙未溯之皆不誤鄭亦當同但以爲是正月非二月則異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鄭曰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禮記二卷曲禮上疏○爾雅四卷釋宮疏○史記三十二卷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疏曰周謂王都武王已都鎬知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時于豐立文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至豐告文王廟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當先祖後考此必于豐告文王于鎬告武王也

案曰鄭云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者考親于祖祖廟猶告考可知步行也者說文亦云然步从止从少止足也少者反止亦一足也止少接踵而前爲行也堂下謂之步釋宮文豐鎬異邑者鄭箋文王有聲詩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是異邑也云步自周則至于豐一似出廟入廟甚爲近便不見異邑相遠之文者成王恭于父祖奔走速疾告武王廟卽行不俟車駕故錄書者不以異邑相遠爲文以見成王之恭也魯世家注引此爲文誤作爲父據曲禮爾雅疏改正馬云周鎬京也者周自后稷居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鎬京或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是也既營東都于洛又謂洛爲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是也此方從周至豐告營洛事則周自是鎬京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是也云豐文王廟所在者史記索隱卷十云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于豐立文王廟是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釋文曰先息薦反又如字○案曰易先天而天弗違月令先立春三日皆與此同音如字讀非）

鄭曰相視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于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案曰鄭云相視釋詁文伏生大傳太保先周公相宅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觀洛邑也是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釋文曰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憤反）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于順來三月丙午朏于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于朏三日是三月五日

凡發豐至洛十四日也經營者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元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鄭云外朝一在庫門外皋門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其市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考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案曰傳以朏爲明疏引說文者卷七上月部文彼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是也疏又引周書月令三日粤朏者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師古謂說月之光彩非是王應麟謂月采當作月令粤與曰通隋東阿王碑有其詞粤是也疏既稱爲周書月令則是逸周書月令解或疑月令解卽戴氏采入禮記者但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禮記月令不同則知逸周書月令別是一篇非禮記月令且亦竝無三日曰朏之文至逸周書月令其序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今日雖存文則亾矣不知孔穎達何自得之豈在唐猶未亾故得見而引之與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故也又史記云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與此經合也云卜宅又云得卜者周官太卜國大遷則貞龜盤庚遷亳太王遷岐衞文公遷楚邱未嘗不卜故此亦言卜宅卽洛誥所卜是也經營者大雅靈臺云經之營之毛云經度之也鄭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故此傳云規度位處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釋文曰汭如銳反）

鄭曰汭隈曲中也（尚書疏） 傳曰于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于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 疏曰水內曰汭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治位乃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本是殷民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拘常例也

案曰鄭云汭隈曲中也者此洛汭是洛入河處二水相入必有隈曲禹貢河東過洛汭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皆是也鄭以爲隈曲杜預亦云水曲流爲汭與鄭合傳以爲洛水北攷成周固在洛水北傳以洛汭爲洛水北可也但汭字以水內見義非以水北爲訓爲孔于堯典立一水北爲汭之例遂于凡汭字皆言水北于此經義雖合而字訓則非也傳以攻爲治者攷工記攻金攻木等工鄭云攻猶治也是也治都邑之位者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建國必立城郭宮廟朝市之位也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備引此經而云正位謂定宮廟然彼文正位下別言體國則正位固不該城郭等鄭引此證彼非正解其注此經必兼城郭等也逸周書作洛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彼文正言營洛之事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奇數也云郛方七百里者譌當作七十里郛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彼下文云制郊甸方六百里謂王畿也郊方七百里則出王畿之外四面各五十里必不然矣云南繫于洛水則在洛北正此經所云洛汭也云以爲大湊者孔鼂注云湊會也爲天下所湊會謂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宮云云者鼂又云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鼂又云明堂在國南本講學大夫淳于登說韓嬰詩外傳及鄭禮記注同也疏引左傳解此經爲農時役衆不拘常制者鄘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謂小雪時疏云小雪十月中氣周十二月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前小雪後方興土功而此于周三月起功不依常時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故不依常時也鄭改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則下文甲子命庶殷丕作是今十二月之二十一日亦非冬至以前也今十二月非農時疏約言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尚書疏） 傳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于洛汭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疏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是三月十二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不書者無事也

案曰鄭云云者公至洛之後王亦繼至而經無文故解之以爲王于相宅無事故不書也但下傳云王與公俱至故此疏據以爲說則非是辨詳下文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于天者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以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配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祀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案曰用牲于郊傳以爲告立郊位于天者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匡衡等奏天之于天子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于豐鄗成王郊于雒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禮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薶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從新邑定郊禮于雒神明章矣據此知是告郊位成也傳以牛二爲后稷配天者逸周書作洛解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以后稷配故二牛疏引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文據彼知帝稷各一牛也傳又言后稷貶于天云云者蓋經典所言太牢皆牛兼羊豕言少牢則祇羊豕惟郊天用特牲專用牛不兼羊豕而稷則有異郊特牲又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犢貴誠也又禮器云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愼其獨也此皆言郊天特牲之事又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彼稷謂祭穀神非此配天之祭不得以爲說今孔傳乃言稷有羊豕者孝經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于明堂同是配天之典詩我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其詩云維羊維牛是配食有羊則亦有豕可知又生民詩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禖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禖又云從于帝而見于天則是祀天而以先禖配也則配天者用太牢矣以此推之則后稷配于郊當多羊豕以少爲貴故多爲貶也經不言者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主于祀天牛與天牲同而見之羊豕非天牲則不言也又攷鄭康成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此經牛二之解傳疏既云帝稷各一有南郊自當有北郊經但言郊牛二意若專指祭天南郊不及祭地北郊者據下節疏以爲省文王肅等說此經皆天地竝祭疏說得之作洛解亦舉天以該地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 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省文也

案曰作洛解云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云云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者疏以爲省文是也既以爲省文則牛一羊一豕一亦舉社見稷耳攷之禮牛羊豕各一爲牢又爲太牢鄭注周禮宰夫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韋昭注楚語云太牢牛羊豕是也郊惟特牲社用三牲以多爲貶已見上文社牲如此稷牲可知故舉此見彼作洛解但言太社亦省文也乃傳則云社稷共牢夫社稷不可合爲一壇豈容以一牢而祭兩壇乎亂妄甚矣白虎通卷上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又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據此可爲舉社見稷之明證疏乃曲附僞孔援郊特牲以證社稷共牢彼文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攷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者謂兩壇皆用太牢也豈共牢乎傳疏非也

又案曰鄭康成以社爲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僞孔以勾龍卽社非也社乃土神勾龍乃人名后土乃其所居之官稷乃穀神棄乃人名后稷乃其所居之官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卽祀以爲社爲稷也此社于新邑卽土神而以勾龍配者言社以該稷耳傳直以爲勾龍謬矣又此傳之說雖誤但既以社爲勾龍則知社非卽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傳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疏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季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于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于彼也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邦伯諸侯之長故謂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

案曰疏引左傳者彼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之意故引之宣十一季楚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亦此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釋文曰復扶又反）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尚書疏） 傳曰諸侯公卿竝覲于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 疏曰上周公用書命庶殷者自命之不由王也庶殷既作諸侯公卿乃竝覲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竝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已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

案曰鄭云云者經言以庶邦鄭言以皮以皆與也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則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者春秋定八季經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季左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器當是此時所賜與周公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璋必云以皮

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是用璋爲幣必以皮配合之也攷公羊傳璋卽寶玉大弓之玉鄭以璋與寶玉大弓殊言之者何休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禮天之器當尤異故別言之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鄭曰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尚書疏）王曰爲戒成王賜周公也（尚書疏）傳曰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于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疏曰幣旣入卽云賜周公者召公不得賜周公知稱王命也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故稱王命賜周公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

案曰鄭云戒成王立于位云云者是時王與公俱在王葢以旣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知者洛誥王言公既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恒吉則相宅時王畱西都未來當于使來告卜之後而來洛也故上文鄭注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僞孔言王與周公俱至攷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言伻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公同以乙卯至洛何用伻來獻卜予僞孔非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尚書疏）傳曰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愼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憂何其奈何不敬之欲其行敬疏曰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

案曰鄭以元爲首者僖三十三秊狄人歸先軫元面如生是謂首爲元也說又見下文傳訓大逸周書祭公解云皇天改大殷之命則傳亦得備一義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傳曰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案曰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傳訓遐爲遠則古字借也遐遠亦釋詁文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傳曰于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

厥終智藏瘝在（釋文曰瘝工頑反○案曰智本作悊藏本作臧瘝本作鰥皆隸書省借改也）

鄭曰瘝病也（尚書疏○王同）傳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康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亾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釋文曰夫知並如字籲音喻）

王曰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尚書疏○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五卷）傳曰言困于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亾出見執殺無地自容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疏曰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

案曰王以夫訓匹夫者讀如字觀禮記若夫鄭注亦讀如字疑古自有此訓今人讀爲扶解爲虛字者皆俗說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鄭曰面猶回向也（尚書疏）傳曰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桀棄禹道天已墜其王命次復觀有殷天道所以至于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既墜其王命疏曰面爲向義志意向天言能同天心也

案曰鄭以面爲回向者鄭夏官撢人注云面猶鄉也鄉向同漢項籍傳馬童面之劉攽曰謂面向之是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案曰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平帝十二年詔引書曰無遺耇老師古曰召誥之辭今作壽耇與耇老義同也）

傳曰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釋文曰諴音咸碞五咸反徐音吟）

傳曰召公歎曰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于小民成今之美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碞僭也又當顧畏于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案曰傳以丕爲大諴爲和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諴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諴于小民胡㲋切丕字始一終亥本作丕分誼本作不丕不古通也碞爲僭者說文卷九下石部云碞磛碞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臣鉉等曰从品與喦同意五銜切然則山石參差不齊象似僭差故傳訓僭廣韻卷二下平二十六咸亦云碞僭差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尚書疏○王同）傳曰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勢正中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卥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案曰鄭云自用也者詩執競傳文傳云躬自非也傳又以土中爲地勢正中疏引周禮云云者彼疏云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地與日爲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據中表之卥表而言是地于日爲近卥亦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卥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卥則景朝多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景短多暑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爲近北景長多寒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當土中也王充論衡卷二十四難歲篇云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卥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周公卜宅曰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康成謂禹弼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減湯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與鄭合又漢書婁敬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遬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白虎通京師篇尚書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此皆說自服土中之義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案曰書傳會選釋治平聲）

王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尚書疏）傳曰稱周公言其爲大邑于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愼祀于天地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案曰王云君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文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釋文曰比毗志反徐扶志反）

傳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曰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

案曰傳以邁爲行釋言文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秊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秊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尚書疏約王義）傳曰繼受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案曰王云云者召公引夏殷長短之命爲王監若但謙不敢知非戒王意故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也說詳君奭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秊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案曰肆說文無此字當作𨽸）

傳曰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秊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秊

案曰王充論衡卷二率性篇云人性有善有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經言初生似言嬰孩時亦可而王充以爲十五子者大戴禮記保傅篇盧辯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經言自詒哲命謂當修賢智之德以祈永命則非嬰孩所能故王充以太子入太學之期當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傳曰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秉常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愼罰順行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于王亦有元明

案曰傳以元爲首者釋詁首元皆始則元亦首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秊式勿替有殷歷秊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傳曰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秊勿用廢有殷歷秊庶幾兼之疏曰王者不獨治當以臣助之上惟指勤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

案曰傳以恤爲憂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式爲用替爲廢竝釋言文王符潛夫論卷六正列篇云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勤恤卽安民民安乃命永故符說此經義如此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釋文曰讎字或作醻）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尚書疏）王曰我小臣召公自謂（尚書疏）傳曰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我小臣謙辭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上匹之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疏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頭至手又申頭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于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于王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且拜且言故以爲既拜興拜訖復言也拜手稽首說詳堯典傳以讎爲匹釋詁文又以末爲終者說文木部云木上曰末易繫詞下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詞擬之卒成之終干寶注云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然則末終皆謂卦之上爻是末猶終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釋文曰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疏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與衆百君子皆勤也

案曰勤卽上文勤恤之勤上既言爲治宜君臣共勤又言百君子指諸侯與羣吏謂治民非一人故傳以非敢獨勤解之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秊二十成人故歸政而退老疏曰周公攝政七秊三月營洛邑既成歸西都其秊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所誥也言還政者以成王已二十成人故也傳說成王之秊惟此而已王肅于金縢篇末云武王秊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秊

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于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所據也

案曰傳以復爲還政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正義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七年致政成王鄭注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鄭注周禮天官說並同此周漢相傳古義也王莽託周公以行其姦語多附會但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假託正爲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無由託之漢書卷九十九上莽傳云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于成王也傳又以成王時年二十者說本王肅肅據家語家語肅所私定與鄭不合非也說詳篇末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疏曰如往釋詁文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釋文曰瀍直連反）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先卜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尚書疏顧彪述鄭義○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傳曰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瀍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疏曰黎水下不言吉凶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者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故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今河南城也洛陽卽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

案曰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既得卜經營然後周公至洛遍觀于新邑營無煩更卜則經所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卜兆實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處也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鄭意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是周公所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頑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傳疏似皆誤以爲河朔黎水之卜亦爲欲建王城澗東瀍西之卜亦出于周公皆非也河朔黎水者河北黎水交流之內謂黎陽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水經五卷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酈注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此地與紂都朝歌密邇故鄭云爲商民懷土重遷先卜近以悅之也鄭云瀍水東今洛陽召公所卜今河南云云者舉漢地名爲驗也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鄭以惟洛食爲居民服田相食傳以爲兆順食墨自淺見觀之似食墨之說爲是其實非也蓋墨者烟煤所成（墨字从黑黑字从炎上出田是烟煤所爲也）利以引火卜者四時各灼龜之一體（鄭注周禮云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後右冬灼前右）而龜陰類不宜于火以楚焞焌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滿腹故必以墨畫之使火循墨而延爇以見其兆然則卜未有不食墨者豈食墨必爲吉邪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經何爲言食墨邪當从鄭服田相食之說爲長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釋文曰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傳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案曰伻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此字新附亦無惟卷十二上手部有抨字注云撣也傳訓伻爲使而釋詁拼抨皆爲使則此字當从手漢劉向傳引此經孟康注云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是也詩大雅桑柔云荓云不逮毛傳云荓使也經典釋文云荓本或作拼說文卷一下艸部荓馬帚也是以荓爲拼乃假借字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鄭曰伻來來者使二人也（尚書疏）馬曰貞當也（釋文）傳曰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當用我億萬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疏曰拜手稽首施于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尙不稽首況于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案曰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二人也召公先至洛相宅既得卜經營當卽繪其地圖未及發使聞王而周公至周公自然先以召公所卜及圖使人獻王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言來來也視古示字儀禮士昏記云視諸衿鞶鄭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作示俗誤也馬云貞當也者乾利貞子夏以貞爲正師彖傳云貞正也貞與正通而廣韻云正當也廣韻必有所本故馬云當也億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安也則非數卷十下心部意字注云滿也一曰十萬曰意然則此字當从心不从人也傳云十萬與說文合疏引王制楚語爲證又言今算萬萬爲億者詩伐檀禾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正義萬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故彼注云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據此疏則楚茨亦傳云百萬箋云十萬各從其家今刻楚茨箋傳具十萬曰億此俗人妄改凡鄭箋與毛異者則著之同則不復更說如楚茨箋與傳同何必復出且疏亦更不及乎無識者據此俗刻或反疑鄭于一箋中彼此互異不知鄭訓詁極精豈肯乃爾）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韋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鄭从古數韋與之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萬萬曰億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下數也鄭以數爲多故合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則此傳是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尚書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傳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疏曰于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卽周公所制禮雖有損益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知者以此云祀于新邑卽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卽殷家舊禮也

案曰鄭以殷禮爲先代禮者白虎通卷上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亦據此經以爲用先代禮詩周頌酌疏幷衍鄭意與此經注同此漢經師相傳古義也鄭又言周公制禮樂既成者明堂位及大傳皆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此上文言復子明辟是將致政知禮樂已成然則此時王已應卽政而又言待王明年卽政者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歷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周公反政是致政在是年年終則王卽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猶未卽政故仍殷禮也傳云舉殷家祭祀疏謂殷禮卽周禮周禮何得與殷同且以下文騂牛爲證據傳以爲與烝祭是一事耳若依鄭則是改歲之事何得以爲證乎改歲始用周正色此時未用亦如殷尙白而元牡告天用夏禮鄭義甚確傳疏皆非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文選三卷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又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傳曰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案曰王以秩爲序者秩當作豑見堯典云無文者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下卽引此經咸秩無文而說之云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則咸秩謂秩其尊卑無文謂禮儀簡質何休注公羊桓十一年傳鄭注禮記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尙質周尙文也此言無文明用殷禮耳僞孔云次秩不在禮文者祀之非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釋文曰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案曰曰口上開字與日絕異陸屢辨之陸不識字故也然觀其辨則知唐初猶不至如今人以闊扁爲曰狹長爲日也篤本作竺多毒反與管同厚也見說文二部）

傳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

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者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是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案曰教據大傳當作學）

王曰此其盡自敎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尚書疏）傳曰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敎衆官躬化之

案曰伏生大傳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于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康誥言侯甸男采衞播民和見士于周則使天下諸侯盡效功正此時情事所引傳伏生據未焚書以前傳記蓋七十子緒言自爲可信王及傳非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釋文曰燄音豔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尚書疏）傳曰少子愼朋黨少子愼朋黨戒其自今已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尙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案曰鄭以孺子爲幼少者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是也傳以其朋爲愼朋黨者後漢書卷四十八爰延傳延上封事于桓帝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是也又以燄燄爲火尙微者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也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上書成帝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兒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然則庸庸猶燄燄也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釋文曰嚮徐許亮反惇都昆反）

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

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尚書疏）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曰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元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孟子引享多儀四句趙岐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趙意與鄭畧同也傳以爽爲差者詩衛風氓毛傳義也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何其爽與張揖注又卷八十七揚雄傳校獵賦不見其爽顏師古注竝同方言卷十三云爽過也郭璞曰謂過差也是也逸周書卷六謚法解爽傷也墨子及韋昭國語注皆以爽爲喪爽傷喪音近故爽有傷義說文人部云侮傷也經爽侮連文則侮似不可訓傷當从傳爲慢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釋文曰頒音班徐甫云反棐音匪又芳鬼反）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尚書疏）馬曰頒猶也（釋文）傳曰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疏曰說文云頒分也

案曰鄭以頒爲分者說文卷三下攴部攽字注云分也郎引周書乃惟孺子攽以證然則字當作攽且攽字句絕也馬義未詳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釋文曰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

鄭曰蘉勉也（馬王同○釋文○尚書疏）傳曰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

案曰鄭云蘉勉也者此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曹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茲卬索隱引譙周云郎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或爲孔改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傳曰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案曰傳以篤爲厚釋詁文戾爲來者詩我客戾止箋訓至釋詁來戾同訓至故轉相訓公羊隱五年登來之鄭注大學引作登戾之是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傳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當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疏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是祭祀最尊大

案曰傳以稱爲舉者逸周書祭公解載穆王命祭公之言亦有王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晁注云稱謂舉行也是也伏生大傳引此經云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鄭皇矣江漢詩箋皆以對爲荅則義同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釋文曰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遽反○案曰馬鄭王讀皆古音說見牧誓然嫁音後世已變者依古音讀則五嫁反亦不如唐韻中迓字之音漢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御卽古迓字）

鄭曰稱上曰衡（文選五十二卷曹元首六代論注○又五十五卷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傳曰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案曰鄭云稱上曰衡者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于其上是也傳以迷爲惑釋言文毖爲愼釋詁文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王曰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尚書疏）傳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疏曰退退朝也周公令成王坐王位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于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行新政也

案曰王肅注云云者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誥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成王前春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宗周卽鎬京王肅意畧與鄭合也（惟云俱至爲誤見召誥）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卽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爲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若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釋文曰敉亡婢反監工銜反）

鄭曰敉安也（周禮春官小祝疏）傳曰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不可以去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亾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

案曰鄭云敉安也者大誥云敉寧寧訓安則敉亦安意也傳以爲撫順者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敉撫也从攴米聲讀若弭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故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攴部云敉安也撫也兼鄭許二訓也士爲事說文士部文四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亦云輔弼疑丞卽引洛誥此文以證大戴禮保傅篇則云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此與諸說大同小異傳疏皆非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世享（釋文曰斁音亦）

傳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疏曰釋詁云肅進也

案曰傳以予往爲往洛邑者下文戊辰王在新邑是王仍將往洛也祗敬釋詁文困哉當作困我漢書卷六十杜欽傳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毋困我又卷九十八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也逸周書祭公解亦云公無困我哉是也傳又以斁爲厭說文攴部文刑爲法大雅文王傳周頌烈文箋我將傳文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天之命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雝疏）傳曰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意疏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退爲去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居臣位爲太師也

案曰鄭云文祖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五德運代皆取相生周木德生木者殷水德生水者夏金德生金者虞土德生土者唐火德明堂之制唐虞三代皆有之而名則異堯火德合稱文祖而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名不相襲要其制是一故云文祖周明堂也鄭又云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又與武王竝稱則是稱文王以文王有文德合于火精故卽以文祖稱之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威也雝詩云旣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彼箋用釋詁義訓烈爲光此訓威者以光烈連文不得以烈爲光故訓有異亦得兩通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曰少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案曰其自時中乂傳以爲用是土中爲治者召誥自服于土中其自時中乂是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傳曰我旦以衆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

案曰傳云烈業師衆孚信竝釋詁文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釋文曰單音丹馬丁但反）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皥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詩周頌維天之命疏）馬曰單信也（釋文）傳曰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

案曰鄭以考爲成釋詁文又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云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槁于義爲成凡五材乾槁乃成是也昭明小雅鹿鳴箋義單盡天保箋義也馬以單爲信疑非也鄭又以文祖德爲明堂之德者大戴禮盛德篇云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禮記月令篇言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盛德在土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青陽太廟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太廟明堂右个太廟太室總章左个總章太廟總章右个元堂左个元堂太廟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鄭又以明堂祀五帝云云者月令春帝太皥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昊冬帝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爲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爲用其法度也又以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馬融注論語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

鄭曰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詩一之五卷召南何彼穠矣疏）傳曰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己來愼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疏曰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愼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案曰鄭以寧爲寧王謂兼文武者周公謂文王爲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云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于尚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鄭欲言武王亦得稱寧王以說此經之寧爲兼稱文武也營洛邑遷頑民凡毖殷之事皆文武之志故曰使我來毖殷乃受命于文武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吾南望三塗北望有嶽顧瞻河宛瞻于伊洛毋遠天室史記周本紀又言武王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洛乃武王意文王始受命

故亦推本之傳及顧彪以寧爲安非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釋文曰秬音巨鬯敕亮反卣由手反又音由禋音因）

鄭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尚書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案曰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者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明禋是祭五帝然則下文禋于文武亦言禋何蓋承上明禋順便言之或精意以享爲禋可通言也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洛邑有明堂則既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偏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傳以此明禋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于文武爲一事非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鄭曰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尚書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傳曰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疏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云不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上文明禋爲遍祭五帝于明堂此爲祭于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此祭文武不知是用祫禮用禘禮抑用時享禮不可知也傳既以上文明禋爲祭文武遂以此節爲申述上文實即一祭但告太平難言不宿疏曲附之終屬詞窮益見鄭義之確

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釋文曰遘工豆反厭於豔反徐於廉反）

馬曰厭飫也（釋文）傳曰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曰釋言云惠順也釋詁云遘遇也厚行典常有次序則凡爲政者皆無遇用患疾之政以害民

案曰馬云厭飫也者曾子問祭殤必厭鄭注厭飫而已是也說文卷五上甘部猒飽也从甘从肰卷五下食部飫燕食也从食芺聲引詩飲酒之飫爲證燕食亦飽義也隸變加厂又或作饜飫又省作飫皆非也傳云自用詩執競傳文引長考成皆釋詁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釋文曰王在新邑孔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疏曰鄭以烝祭上屬○案曰據疏則鄭以王在新邑烝祭爲句釋文脫祭字單行本及割入注疏本竝同）

鄭曰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尚書疏約鄭義○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又二十之一卷魯頌譜疏○又閟宮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七卷郊祀門）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疏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知晦日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季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于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即祭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元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于是成王元季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

案曰鄭云云者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釋天亦云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云云者上文周公反政此別以歲起自是成王即政元季爲欲立公後用二特牛告文武是因事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不相蒙也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則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攷春秋隱六季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記襍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云

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之孟月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季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季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爲晦日安見其不然乎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季營成周七季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季事洛誥是七季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季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今解爲王到到與在絕異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經言戊辰烝祭傳必以戊辰爲晦而烝祭在明月正月則以何日邪王到猶日祭祀大典反不日邪且周正月則夏仲冬也豈可行烝祭之禮乎若以夏仲冬烝祭則正公羊所譏矣疏乃强附會以爲冬祭必用仲月援大司馬仲冬大閱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邪疏又云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即祭是因鄭謂正月朔日祭文武而爲此說破之耳但戊辰晦到本出僞傳謬說而可據以駁鄭邪且烝是冬祭萬物成熟祭必備物今用特牛豈得爲烝邪疏反謂太牢外加一牛非曲說邪又據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賈公彥彼疏云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孔穎達禮記祭統疏同今成王封周公後乃因祭命之降同侯國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疏既曲附僞傳幸尚附載鄭注又引烈文箋而申之云云其意則是而語尚未詳析據彼烈文疏謂是成王即政元季歲首朔日用朝享禮告嗣位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故當用朝享之禮朝享者朝廟受政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即春秋文六季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又引洛誥文王騂牛一云云及鄭注謂與烈文告嗣位爲同日事但二禮不得同當先以朝享禮告嗣位事訖更祫祭文武于文王廟告封周公必知非一祭者告即政用朝享禮當徧歷羣廟封周公惟祭文武故知不同合彼疏觀之始明也（詩書疏俱出穎達詩疏推鄭義謂告文武封周公與朝享告嗣位同在成王元季歲首朔日書疏從僞孔駁鄭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一人而自相矛盾詩疏是書疏非也）

又案曰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季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歷歸餘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爲閏九月非也況據伏生大傳召誥實在居攝五季洛誥在七季合爲一季亦非也若以五季三月丙午朏推之至七季十二月幾帀三季必有一閏矣有閏月則七季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蓋惟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季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僞傳及疏皆非也

又案曰用騂牛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彼注云騂牲赤色禮記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鄭上文肇稱殷禮注謂周公制禮不令成王即用仍用殷禮俟明季即政方用此即政元季正月朔日告祭故用周之正色也鄭以冊爲冊祝書者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緐古文尚書冊劉熙釋名卷六釋書契篇云漢制約敕封侯曰冊冊賾也敕使整賾不犯之也是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釋文曰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祼官喚反）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釋文）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尚書疏○玉海九十七卷郊祀門）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尊周公爲賓異于其臣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先言殺後言祼者殺禋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以祼爲重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末非祼時也攷禮記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定四季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策也文十三季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

案曰傳以此節爲即上文特牛告文武事是也但文武異廟而上文鄭注謂祫祭文武于文王廟者烈文詩疏引此而申之云并告文武一處爲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然則此言咸格者明其躬詣耳傳云皆至其廟親告似文武廟兩處各祭者非是又以此禋祼同在烝祭日則尤謬辨已見上太室馬以爲廟中夾室則是旁次室非正室矣非也王以爲清廟中央之室得之周頌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彼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上文鄭注謂以特牛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今王肅于此太室亦以爲文王清廟是王肅意以此節與上特牛告祭爲一事也其以爲中央之室者清廟箋又說死者之廟象生時所居宮匠人注說宗廟王寢明堂三者大小雖異其制則同宗廟以祭先王寢王所居明堂聽政地也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宮未暇爲明堂制然據樂記注克紂時所作文王廟即爲明堂制因文王已受命不可用侯國制不嫌死廟異生宮況周公致太平制禮樂營明堂于洛邑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之數自然亦作其廟于洛如明堂矣月令十二月王各有聽政地而太廟太室則爲中央所居是在四堂之正中者也文王廟制亦如之則經言入太室祼自是文王清廟中央之太室與明堂之太廟太室同制者故王肅云云也斯干詩疏載鄭志答張逸引此洛誥王入太室一條亦言周

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其意亦是指太室爲廟中太室也祼傳以爲告神殊不明疏以爲獻尸是矣又引郊特牲云云則非也蓋祼有二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論語旣灌孔安國注酌鬱鬯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祼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注周禮司尊彝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祼經先殺後祼自是獻尸之祼疏誤以獻尸之祼即是降神之祼曲說爲記者不依行事之次大謬所引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一段乃侯國之制正所云因祭命臣者以解此經尤謬說已見前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秊（釋文曰受命絕句馬同）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秊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釋文○武成疏約鄭義○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序官疏○禮記五十二卷中庸疏○玉海一百九十五卷祥瑞門）馬曰惟七秊周公攝政七秊天下太平（釋文）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秊天下太平

案曰鄭云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鄭據此文也云武王俯取白魚見大誓云皆七秊崩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七秊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秊爲文王元秊則文王受命七秊不數受赤雀之秊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後二秊伐紂後二秊有疾疾瘳後二秊而崩是通數得魚之秊及崩秊爲七秊也然則文王受命之後跨歷八秊實爲匝七秊武王得魚以四月崩以十二月則亦幾匝七秊矣管子卷十六小問篇武王伐殷克之七秊而崩是也周公居攝竟是秊十二月亦已匝偏七秊故不敢過也歷攷羣書如逸周書卷六明堂解韓非子卷十五難二篇淮南子卷十一齊俗訓皆言周公居攝七秊與鄭合也馬注亦同又云天下大平說詳康誥及序

又案曰自戊辰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亦皆七秊中事也故總結之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秊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七秊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正義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秊十三鄭康成用衞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秊十歲（家語肅私定不足信衞宏傳古文尙書鄭亦傳古文故從其說）是幼弱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秊十三至明秊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時成王秊十四即位攝政之元秊周公東征管蔡後二秊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秊則罪人斯得除往秊時成王秊十六攝政之三秊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秊而得攝政七秊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秊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成王時秊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秊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秊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已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秊十三明秊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秊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秊十四至明秊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秊之後明秊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秊時成王秊十五書傳所謂一秊救亂明秊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秊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秊踐奄四秊封康叔書傳所謂四秊建侯衞時成王秊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十八稱孟侯明秊營洛邑故書傳云五秊營成周六秊制禮作樂七秊致政于成王時成王秊二十一明秊乃即政時秊二十二也據此正義孔鄭異說鄭據伏生書大傳故可信（伏生傳今文鄭傳安國古文然伏生亦傳安國二家之學異流同源故往往暗合）若僞本孔傳皆出王肅臆造不足據也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秊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尙書疏）傳曰周公致政明秊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命誥此衆士周之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衞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爲士其名不類孔意不然

案曰鄭以三月爲成王元秊三月者成王即政元秊即周公致政明秊也鄭又云周公自王城往成周用王命告殷衆士以撫安之者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事已具故此撫安之史記魯周公世家以爲多士與無逸同作皆所以戒成王多士自爲遷殷頑民而告之與無逸戒成王指意各別史記非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釋文曰弔音的旻閔巾反喪息浪反）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釋文）傳曰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于帝王

案曰馬云秋曰旻天者本爾雅釋天月令孟秋云秋氣始肅仲秋云殺氣浸盛是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言旻天者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有取于肅殺也馬注殘闕今推之其意亦以弗弔爲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善故旻天大降喪亾于殷也僞傳則訓旻爲愍彼釋天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愍痛也眉殞切郭以音相近訓旻爲愍而僞傳從之言旻天本以愍下得名但道至者則愍之殷道不至故天降喪與馬注異攷詩大小雅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恆有取于威故鄭駁異義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據此則馬與毛詩及鄭義合僞傳非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疏曰鄭康成王肅本弋作翼）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尙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騶虞疏）馬曰翼取也（釋文○尙書疏作王注）傳曰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吉日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義也驅即取故馬言取孔改弋非也允罔固亂云信無堅固治論語罔之生也何晏注云罔誣罔固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忈郭忠恕汗簡心部有忈字釋爲固字云見尙書蓋忠恕惑于僞孔故誤仞忈爲古固字實則是怙字也忈字从古下心移其古于心傍即爲怙實一字也左氏僖十五秊及宣十二秊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然則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詞誼明順僞孔非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釋文曰嚮許亮反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屑）

馬曰屑過也（釋文）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天下至戒是嚮于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于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案曰傳以上帝引逸爲天欲民逸樂者王充論衡卷十八自然篇云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又卷七語增篇亦引此經而釋之語畧同王充以上帝爲舜攷經傳凡言上帝皆指天帝充此說誤其言天無爲人君宜法天則甚精確傳云天欲民長逸樂桀不之逸樂故天譴告之與充法天無爲之義正合是也其以淫佚爲過逸則非也馬本泆作屑當從屑爲正（釋文云又作佾說文卷八上人部佾字在新附裴光遠集綴又作佾見汗簡此皆因屑而誤）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與此文相類桀紂惡同則此自當作屑說文卷八上尸部屑字注云動作切切也从尸㕕聲私列切方言卷十云迹迹屑屑不安也江沅之閒謂之迹迹秦晉謂之屑屑或謂之塞塞或謂之省省不安之語也郭璞注云皆往來之皃也又卷十二云屑往勞也郭璞注云屑屑往來皆劬勞也觀說文方言解屑之義正與引逸相反天欲民逸樂聖人法天致治桀紂動作切切往勞不安使民不逸樂則其惡有辭也動作切切則過矣故馬云過也孔于多方既作屑而于此妄改作泆且以馬過也之訓移屬之淫而訓泆爲逸非也引長釋詁文適之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適之也从辵啻聲宋魯語革更卷三下革部云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是也甸治毛詩信南山韓奕傳義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于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案曰云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者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是也文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紂父以前未喪天下皆能配天而行與此合也易帝乙歸妹荀爽以帝乙爲湯虞翻以爲紂父荀是也據殷本紀湯號天乙紂父亦名帝乙殷道質疏可同名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先王勤家

傳曰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案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裴駰引馬注云云疑馬本如此）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案曰馬以誕爲大釋詁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泆水所蕩泆也是誕淫厥泆謂大淫樂其逸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傳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亾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傳曰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案曰云自乃邑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引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爲證又卷下三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此云自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案曰蔡邕石經殘碑有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八字蓋死字誤爲元而脫違字也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漫滅諸本皆無此字蔡邕又缺後字以下不可攷矣僞孔云誅不知僞孔本後下有一字而以誅訓之邪抑本無此字而以意增成其句邪）

傳曰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卤汝于洛邑教誨汝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卤廻故爲居卤

案曰洛邑在故殷朝歌卤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卤故曰遷居卤爾然康誥稱作新邑于東國洛而云卤爾者洛在鎬之東殷之卤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人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案曰迪道說文卷二下辵部文釋詁同簡大亦釋詁文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尚書疏）王曰言商今為我之天邑（尚書疏）傳曰言我周亦法殷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曰）鄭王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

案曰鄭云云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商邑亦本天所建王注非也率肆傳云循故事憐愍汝者肆故釋詁文王充論衡卷六雷虛篇云人君于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釋詁又云彝常也方言云憐愛也汝潁之間曰憐然則彝與夷通彝常即故事引論語哀矜作哀憐是矜憐同義充說與傳合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釋文曰逖他力反比毗志反○案曰蔡邕石經王曰下多告爾二字奄說文卷六下邑部作𨛫注云周公所誅𨛫國依檢切廣韻音同又音史炎反注云國名玉篇又音烏檢反注云周所伐商奄也陸德明于此及左傳皆無音遜傳訓順故遜之言遁其謙順者字當作愻俗儒見愻字皆改為遜而經典中遜罕見愻字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愻順也引唐書五品不愻此古文也而偽孔已改為遜矣此經訓順正當作愻而亦改為遜矣不知愻遜二義全別也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遁可作孫也論語奢則不孫又近之則不孫是順亦可作孫也孫與愻遜俱可通而遜愻都不可通今皆為俗儒改亂惟緇衣恭以遠之則民有孫宋本尚作愻）

王曰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尚書疏）傳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疏曰）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秊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案曰云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秊伐管蔡時事今此多士是成王卽政元秊作上距踐奄五六秊追述前事故云昔也（成王政將蒲姑多方周官四篇其次當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說詳序及多方）四國者破斧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為一也鄭亦當同知者說文邑部云奄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唐魏王泰括地志遂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豈應在此則括地志之言未可信鄭成王政序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傍據鄭此注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與奄淮夷皆附屬故說文云在魯當以此說為正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于淮夷正義有心黜鄭凡鄭說皆以私意駁之此不可信也而奄之為夷其證有二孟子上文言伐奄戮飛廉驅虎豹犀象下文言兼又言驅其所驅者指虎豹犀象則所兼正指奄飛廉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潏在西戎生飛廉又言伯翳子孫或在九州或在四荒此飛廉為所兼之確證而奄為夷亦可知觀其與淮夷同叛正為一類其證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于蒲姑蒲姑齊地近其國敎化之處言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知鄭以奄為在淮夷之地者得之（破斧疏云黜殷伐淮夷奄皆東征事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夷四國謂諸夏之國故不數也此疏不詳攷而顧違鄭義非也）奄既與淮夷是一則知此經四國與詩四國謂管叔蔡叔祿父奄君者同其中卽包淮夷也降命謂下令卽作誥也王以民命為君降為誅之非也詳多方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傳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敎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釋文曰賓如字徐音殯幹古旦反徐本作榦音同下篇放此○案曰賓从馬讀則徐音是也幹說文卷六上云榦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古案切作幹非也）

馬曰賓卻也（釋文）傳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汝身言刑殺

案曰馬云賓卻也者馬以賓與擯同戰國趙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秦傳作賓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賓擯通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汝其有安事有長久秊于此洛邑（尚書疏）傳曰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案曰王云云者易貞固足以幹事故有幹為有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敎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曰）鄭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

案曰傳以時為是釋詁文或為有微子傳同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毋或作好毋或作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从王之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為有詩小雅天保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卷十二下戈部或字注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字注云或又从土是或卽域九或卽九有隱三秊穀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或卽有也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案曰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卷八儒增篇引同史記作無佚蔡邕石經于下文乃逸之逸作劮又無淫于觀于逸作毋劮則于此篇首亦必作毋劮可知也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則毋無通也說文卷十上兔部云逸失也从辵兔謾訑善逃也卷八上人部云佚佚民也从人失聲卷十三下力部無劮字石經殘碑論語夷逸作佚漢書凡逸多作佚而劮則未之見疑逸佚劮亦通也）

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疏）傳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案曰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者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攷易觀五為君子而君人五號無君子之名則君子非人君之稱止是在官長者傳云君子且然況王者乎與鄭合也大雅鳧鷖箋以君子斥成王者彼欲明太平君子皆然故稱之與此注不悖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案曰穡蔡邕石經作嗇）

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案曰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而解之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攷禮記雜記夫子論蜡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論衡據此以說此經之義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釋文曰相息亮反諺魚戰反○案曰諺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作憲蔡邕石經作憲喜延反毛詩板云毋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也誕石經作延省筆也否作不古字通也）

傳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曰）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太戊也（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疏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敎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商頌烈祖序祀中宗也鄭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是也此疏言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彼烈祖疏亦謂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鄭言殷六廟者據正者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六者決定不毀至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也攷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秊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議曰王者始受命諸矦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祭義（當云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此自是正論後哀帝時劉歆又議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此以三宗之帝甲為太甲與鄭不合其謬不待言宗無定數廟濫祭瀆恐亦無此禮馬昭云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據此則殷之三宗廟皆不世此疏既妄烈祖疏亦未必得鄭意皆非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釋文曰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案曰嚴史記魯世家徐幹中論天壽篇所引竝同馬作儼曲禮儼若思注云儼矜莊貌釋文云本亦作嚴然則嚴儼通也寅史記作敬傳亦訓為敬則此字當作夤說文卷十四下寅部云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宀不達髕寅于下也此字無敬義卷七上夕部夤字注云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夤後人與此夙夜惟寅皆改作寅非也度蔡邕作亮亮本俗字字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倞彊也疑亮卽倞字移人于下誤京作高遂作亮而載籍中遂罕見倞字惟唐楊倞注荀子尚作倞耳晚晉尚書多俗字亮采惠疇亮天功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皆作亮今觀石經蔡邕已用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為名則其來久矣以亮為度義未詳也）

鄭曰恭在貌敬在心（尚書疏）傳曰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

案曰鄭云恭在貌敬在心者鄭意以嚴恭為貌寅畏為心也既以恭為貌則字不當从心疑古文恭字只作共秦人始加心而古實無此字說文卷十下心部雖有恭許慎亦多有依秦文者卷三上共部但云同也疑屬其訓今經典中如文十八年左傳兄友弟共之類[illegible]文恭者[illegible]行足本同可見古文只作共不从心或卽用卷三上廾部之龔亦可也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illegible]）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illegible]）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集解）[illegible]

案曰[illegible]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illegible]）

鄭曰[illegible]殷道[illegible]也（魯詩[illegible]）[illegible]役有[illegible]（[illegible]家集解）[illegible]出入[illegible]

案曰[illegible]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illegible]）

鄭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

丁立憂喪三季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左傳一卷隱元年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左傳隱元年疏○晉書二十卷禮志○杜佑通典八十卷凶禮篇引傳士段暢議○案曰杜預于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云載晉書時孔傳未出故杜注左傳于今尚書者不引且今孔傳亦無此文故定爲馬傳）〔傳曰〕武丁起其作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季不言言孝行者〔疏曰〕亮信陰默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季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于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季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案曰〕鄭云作起也者說文人部文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云闇謂廬也者伏生大傳亦引傳說曰高宗居凶廬三季不言此之謂梁闇與鄭合也又云居倚廬柱楣者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凷又云既虞翦屏柱楣然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楣是既葬之後也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楣者鄭注喪服四制云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又注喪服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賈公彥疏云翦屏者既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竪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楣者即施于倚廬之處故鄭併言居倚廬柱楣也（朱子云柱字从手不从木音家與反堊始者戶北向用艸爲屏不翦其餘艸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艸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說文無柱字古通用柱从木不从手朱子小誤其言梁闇之制則是不知論語集注何以只泛言天子居喪之名殊覺顢頇鶻突）後人更造菴字以當闇後漢皇甫規入菴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去之後齊人謂柏菴爲帳幔不疑兵退是則結草木爲廬皆曰菴漢胡建傳注區者小室之名若爲菴屋之類攷說文卷一下艸部無菴字新附亦無則此字實當作闇也論語子張引書高宗諒陰云云何晏集解采孔安國注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然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僞本托名安國爲傳亦采論語注入之說命傳同而彼正義又承出信默之信爲信任冢宰邪爲論語疏亦用之尤妄中之妄矣當從鄭說爲正（晉書杜預傳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爲古者天子諸矦三季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盧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季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季而云諒闇三季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季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季無改于父之道玩預說知梁闇乃凶廬非信默之謂信默之解出于安國鄭師祖孔學而不襲其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傳所及也國語武丁三季默以思道韋昭即以諒闇解默字之義此尤誤會）

其惟不言言乃雍

〔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尚書疏）〔傳曰〕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疏曰〕鄭元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季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季之外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不言在喪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

〔案曰〕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季竟如土偶故鄭以爲在三季內之言說命乃僞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正如今日作時文者挑剔翻弄法耳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季無改于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季不言言乃驩則言乃驩在三季內非免喪後可知也又以雍爲和諧者大雅思齊毛傳雝雝和也雍雝通也據疏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尚書亦作言乃雍與僞孔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言乃驩裴駰集解引鄭注云驩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坊記引作言乃讙注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與史記同但裴駰所引鄭注如果是無逸注則既解爲雍又解爲驩必無此理蓋作驩者今文史雖稱司馬遷所載多古文實亦襍采今文作雍者則古文也裴駰所采不必是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往如此熊朋來經說乃云坊記言乃讙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妄稱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說命晚晉僞書鄭何由見鄭于無逸明云和諧乃誣其不知非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馬曰〕寧安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釋詁文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尚書疏）〔傳曰〕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故亦享國永季

〔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謂政之小大非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季裴駰注云尚書作五十九季至蔡邕石經則又作百季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季之壽劉向杜欽兩傳亦俱有此言與（杜欽在杜周傳中）蔡邕合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季又卷五異虛篇云殷高宗時桑穀俱生于朝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桑穀亾遂享百年之福此皆與尚書不同所傳者異也

其在祖甲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又索隱十卷○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馬同）〔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同）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下文王義非是辨亦見下

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案曰舊史記作久）

〔鄭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閒故云久爲小人（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一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二卷○蔡沈書集傳五卷○黃度尚書說六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一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吳澄書纂言四卷○朱祖義尚書句解九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五卷）〔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亾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疏曰〕祖甲是太甲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鄭元云云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亾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也

〔案曰〕鄭馬云云者鄭馬以此節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節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同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且無逸一篇小人字八見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故知是逸于民間而爲小人也傳以爲太甲非是疏引國語史記辨祖甲非賢但經與傳記不同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經辨詳下文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案曰三十唐石經作卅但卅乃變文依正當作卅說文卅部云卅三十并也先合反）

〔王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在桐三季思集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季此以德優劣立季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曰〕以其世次顚倒故解之云以德優劣季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案曰〕祖甲鄭以爲帝甲說本馬融傳以爲太甲說本王肅鄭是傳非也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其辨一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足徵其妄其辨二也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其辨三也孔傳之意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爲一彼僞文固不足信且此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乃云太甲爲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其辨四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季太甲惟得十二季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季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季舊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季朱子以爲僞書）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何疑乎其辨五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釋文曰耽丁南反樂音洛○案曰生則逸中論天壽篇引不重出惟耽樂之從耽字論衡語增篇引作湛攷毛詩凡耽樂字皆作湛古字如此之從漢鄭崇傳及論衡中論引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中論引同鄭崇傳及論衡所引作時亦罔有克壽四三中論作三四）

〔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與小人之子同其敝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季下者三季言逸樂之損壽

〔案曰〕傳云逸樂損壽者漢杜欽傳欽說王鳳引曰或四三季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欲生害與傳逸樂損壽合也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引此經而說之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與傳義同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釋文曰卑如字馬本作俾鮮息淺反昃音則本亦作仄○案曰蔡邕石經及漢谷永傳引小民皆作小人惠鮮作惠于）

〔馬曰〕俾使也（釋文）〔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疏曰〕昭五季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并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複語猶艱難也

〔案曰〕馬云俾使釋詁文云惠鮮鰥寡者僞孔本如此當有所據但依文義宜以惠鮮相屬爲解謂惠鮮此鰥寡今云加惠鮮乏之人非也攷釋詁云鮮善也詩小雅北山箋車舝箋大雅皇矣箋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即鮮我未老鮮我覯爾之鮮當音仙黃鳥箋云以善道與我是也墨子卷四兼愛中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同煢）獨無兄弟者有所襍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傳以昃爲日昳者說文卷七上日部昳在新附注云日厢也國語卷十七楚語左史倚相語子亹引此經韋昭云日昃日昳與傳合也說文厢字注云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此當云从日从仄仄亦聲徐鉉曰俗別作昃非是然汗簡亦有昃字蓋說文卷九下厂部云仄側傾也卷十下夨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力切又皆傾側象日下且仄字籀文𠩄即从夨故厢亦可昃也離九三日昃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欲言其勤故兼舉中昃也豐彖日中則昃孟喜作稷中候握河紀云昒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云稷讀曰側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昃范甯曰稷昃也隸釋卷一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卷四李翕析里橋郙閣頌云劬勞日稷卷九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伏琛齊地記云齊城南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近）然卷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勞神日昃則厢之作昃自漢已然也經云不遑暇食而傳惟云不暇食者遑亦暇也偟暇釋言文召南殷其雷小雅四牡傳皆云遑暇也國語則以皇爲遑說文卷二下辵部遑在新附注云或从彳此字不知始何時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曰供音恭○案曰晏子卷一諫下篇盤于遊田作盤游于田國語卷十七楚語惟正之供作唯政之恭說文無供字據漢書及蔡邕石經只作共此與下文萬民惟正之供皆晉人改）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疏曰〕釋詁云盤樂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季（尚書疏○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王曰〕文王受命嗣位爲君（尚書疏）〔傳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季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內滅享國五十季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季即位此據代父之季故爲即位時季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季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于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云受殷王命然殷之末世政敎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云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

〔案曰〕鄭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

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注云以爲太子春秋文元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爲君必受命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攷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又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文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則受天命時季已九十弓矢之錫當亦距此時不遠此言中身則是中季其後享國尙有五十季則非彼二文之受命矣王注同也又呂覽季夏紀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季歲六月地動攺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季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季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季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言五十季舉成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釋文曰愆起虔反○案曰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隸釋蔡邕石經殘碑有酒毋劮于遊田維七字維下闕其下卽有共字合之永所引正同今乃作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疑皆僞孔增改也石經其下卽繼以毋兄日今日五字日下闕兄卽況字今作皇疑僞孔從古文作皇是也愆汗簡卷上之一采古文尙書作𠎝說文卷十下心部愆字重文作𠎝注云籀文然則𠎝與愆同而又畧省也）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尙書疏）傳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疏曰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案曰鄭以淫爲侵淫者說文水部淫浸淫是也皇石經作兄者兄古況字泰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皇亦與況通但蔡石經作兄本意未必卽以兄代皇詩大雅桑柔倉兄塡兮召旻職兄斯引釋文皆音況小雅常棣況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況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況管子書亦多以兄爲況是兄況同也詩三處毛傳竝云滋然則毋兄曰者毋滋益曰云云也僞孔作皇訓爲暇上文不遑暇食遑卽是暇下文皇自敬德鄭亦訓暇則作皇者是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釋文曰酗況付反）

傳曰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

案曰漢書卷七十五翼奉傳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引此經皆作毋若殷王紂論衡又申之云毋者禁之也古毋與無通說已見篇首酗說文卷十四下酉部無此字俗字也據義當作酌彼酉部云酌醉營也說見微子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釋文曰譸馬本作輈幻音患詛側助反祝之又反○案曰譸馬本作輈注疏所采釋文漏去今從單行全本補入）

傳曰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疏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幻卽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案曰傳以譸張爲誑疏引釋訓云云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譸詶也从言壽聲讀若醻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張流切卷四下予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本同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侜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彼箋云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據釋文則馬又以譸作輈後漢皇后紀孝仁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是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侜張李善曰輈與侜古字通善卽據馬融尙書讀侜爲輈也又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謂朔古文尙書作朔今攷尙書無朔字此所云朔亦卽譸字也譸侜輈侜朔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同也傳又以幻爲惑者說文卷四下予部幻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予胡辦切汗簡卷上之二云幻古幻字戶慣切見尙書此字說文不載據文則是古文也聽蔡邕石經作聖乃訓下無之乃二字亂下無先王之三字攷古聖字作𦔻俗儒不識仍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部有𦔻字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尙書叅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𦔻字从耳呈省聲卽聖字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釋文曰詈力智反○疏曰皇王作況○案曰皇蔡石經作兄兄卽況已詳上文石經今文也王肅號爲傳古文者而乃同于今文肅以意定之也鄭从古文作皇當以鄭爲正蔡又以自作白蓋自或省作白故誤也說文卷四上自部云白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是白省作白也白字篆作白象口氣出自省作白與白相似故誤耳亦當以自爲正也）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尙書疏）王曰況滋益用敬德（尙書疏）傳曰小人怨詈則大自敬德有過則曰我過

案曰鄭云皇謂暇者義見上文王注非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尙書疏）傳曰怨詈四王不啻不含怒言常和悅

案曰鄭以不啻爲不但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是有不但義也又云乃欲屢聞之云云者承上敬德省愆而言明是欲聞得失如傳云云則經言不敢含怒足矣何不啻之有鄭是傳非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聖）

傳曰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疏曰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釋文曰叢才公反）

王曰不永念厥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尙書疏）傳曰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罰殺無罪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

案曰王以辟爲刑者釋詁云辟辠也是辟爲刑也傳以爲爲君之道攷釋詁辟雖亦有君訓但此方戒王聽譸言殺無罪則此念厥辟自是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不應泛指君道傳說非也傳又以寬綽爲寬緩者詩衞風淇奧云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衆綽緩也是也又以叢爲聚者說文卷三上丵部文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案曰嗚呼石經殘碑載隸釋作於戲此篇凡七嗚呼觀此一處其餘當同今作嗚呼衞包改也又監上石經無其字）

傳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案曰伏生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元大德九年劉世常刻本有張楷嚴度序）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帝王德有優劣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王治五千里內也其下亦引書無逸云云爲證其意蓋言天子亦在須爵五等內以見必當有德以居位之義今無逸無此文不可得而詳矣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于中以爲十六謬矣

案曰傳以君奭爲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駁之者攷謐以奭爲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遂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晚周是秦火以前書爲可信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勛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是非文王子也說文卷四上皕部云奭盛也从大从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卷四上䀠部又有奭字與奭字相似有㗊字古文以爲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篇以爲召公名醜實則名奭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釋文曰弔音的）

傳曰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于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案曰弔訓至與毛詩詁訓合說詳大誥俗儒解爲如字讀者皆非也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釋文曰棐音匪忱市林反）

鄭曰殷之興亡與君奭同知（尙書疏約鄭義）傳曰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案曰鄭云與君奭同知傳云亦君所知者此我不敢知與召誥同文彼王注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與鄭此注及傳合也傳以基爲始孚爲信釋詁文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案曰蔡邕石經終作道祥作詳）

馬曰崇充也（釋文○案曰注疏所采釋文作受也作受則無義今从單行本改正）傳曰紂終墜厥命以不善故

案曰終馬作崇訓充者釋詁文鄕飲酒主人拜崇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樂記子語賓牟賈武始而北出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奏也每奏一終爲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爲充充滿周備兼有終義故曰武始曰以崇以崇卽以終毛詩蝃蝀傳云崇終也此經對上文基爲始故言崇卽終也直改終則非也祥孔訓善者亦釋詁文說文卷一上示部云祥福也一云善是也蔡邕作詳者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祥本亦作詳（亦見丙子學易編晁氏曰荀作詳審也文意尤顯見不知古祥詳通用故云然）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芉疏云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芉者春秋繁露云芉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芉者祥也鄭注車人云芉善也然則祥可通詳又可省作芉其實一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釋文曰已音以遏於葛反徐音渴纔反佚音逸易以豉反諶氏壬反）

傳曰君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勸化于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未淫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甚亂董遹訓失爲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齊矦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文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爲佚然則莽作遏失與孔作遏佚同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傳曰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于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卽文王也（尙書疏約鄭義）王曰周公重言故稱又曰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尙書疏約王義）傳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于文王所受命疏曰鄭以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王以周公重言孔不解當與王同

案曰鄭云寧王卽文王者說詳大誥洛誥又曰之解鄭是王非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皆三公之官

當時爲之號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三卷○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又二十之四卷商頌長發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疏曰據太甲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伊尹也詩稱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元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案曰鄭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是也又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兵書用間篇云湯以爲阿衡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隸釋卷八衞尉衡方碑云肇先葢堯之苗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卷十二逡儀令衡立碑云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爲氏又卷十外黃令高彪碑云猗衡衞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猗平偏旁假借倚與猗近是湯以伊尹爲阿衡依倚取平也又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釋言云尹正也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與鄭合又說文卷八上人部伊字注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據此則是稱伊亦有取于尹治之義故鄭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也呂氏春秋卷十四本味篇云（據元嘉興路總管劉貞刻本有鄭元祐序）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說則以伊爲水名本其所生處爲氏與鄭說異恐未可信也鄭又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卒于沃丁時終太甲之時秉衡者惟伊尹知經言太甲時之保衡卽阿衡伊尹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者劉向說苑卷八尊賢篇云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據此則伊尹本是三公而詩書稱爲阿衡保衡明是爲之美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阿衡保衡他無所見乃特起之正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又長發詩以阿衡爲卿士彼疏備引鄭此注而辨之云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彼注云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但不知伊尹何公所兼何卿也詳鄭意以伊尹在湯爲阿衡明見商頌而保衡亦取衡名惟更阿作保經再言時則有知是太甲改稱僞孔乃造爲僞太甲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欲見伊尹于太甲時仍稱阿衡又造僞說命言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卽用此經成湯伊尹格于皇天之文却以昔先正保衡冠其上欲見成湯時伊尹卽兼保衡之號不待太甲始改而于此經則總言太甲繼湯合兩時則有以爲一是其故與鄭相牴牾也疏乃曲附之引彼僞書證此僞傳豈知經傳本出一手皆非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鄭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于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葢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大戊也

案曰鄭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者何休注宣三年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注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卽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高誘注云太一天神馬注堯典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易乾鑿度有太一九宮法鄭注云太一北辰之神則太一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一六天雖六而實一也此經上文伊尹聖人言格于皇天故鄭以爲北極大帝伊陟臣扈功德不及伊尹故但格上帝而鄭以太微所統五帝言之也馬云道至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政令若月令所紀是也疏以臣扈不得至太戊仍在者太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雍己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年晉有竹書紀年紀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年凡八十四年竹書出于東晳託言汲郡人不準發魏安釐王冢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但年數雖不可攷而臣扈至太戊歷九君壽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皆非也傳以乂爲治者說文嬖部文乂與嬖同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寔守王家所謂乂王家也

又案曰俗儒以天帝爲一輒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鄭注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注以蒼璧禮天云云已見上節案一條內賈公彥疏之云已下有五天明此禮天是冬至祭圜丘者又注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氏疏之云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此三條爲一說卽此經皇天爲北極大帝也注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云五帝靈威仰云云又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云已見上文又注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注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同注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云帝黑帝也注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云上帝五帝也典瑞旅上帝及秋官職金旅上帝注竝同此九條又爲一說卽此經上帝爲太微中所統也注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此條則合而言之葢鄭氏之意以皇天與上帝不同冬至所祀于圜丘以帝嚳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稷配者上帝也記曰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周易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俗儒以爲圜丘卽南郊無二時無二地無二配于是以啓蟄之郊專爲祈穀非也鄭說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一條似有可疑然疏家以長日爲建寅之月非冬至又何疑哉諸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或相樛葛葢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故耳（賈公彥云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春秋文耀鉤云春靈威仰云云又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按元命苞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按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亦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夏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共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自王肅始以六天爲鄭氏罪案趙匡因之宋元以來諸儒羣起而譟之若與鄭氏有怨讐然者合郊丘而爲一混天帝而不分憑空架虛謬妄相襲獨不思周禮言祀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帝之有六經典固有明據五帝分王四時故馬融以格上帝爲奉天時而皇天則北極最尊者也其各爲之名字亦皆古訓相傳非鄭私造何怪之有乃或以爲天卽理或以爲天猶性帝猶心或以爲徧覆曰天主宰曰帝皆浮游不根豈足爲典要惟趙汸述其師黃澤之言獨宗鄭說學者宜深思之鄭說于古有可徵于理本不悖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疏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乃求傳說

案曰竹書紀年言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傳說得之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傳說竝列此言甘盤不言傳說葢偶不及之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案曰王以率爲循釋詁文祭法說虞夏殷周四代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以四者皆爲升祖配天之祭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郊謂祭上帝于南郊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經典所言配天之祭惟此最備然則此經上文既言格于皇天又言格于上帝此云殷禮陟配天遂合明堂祖宗之祭而併言之葢謂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傳以純爲大釋詁文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釋文曰屏賓領反辟必亦反）

王曰王人猶君人也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尚書疏）傳曰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之

案曰傳取王義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尚書疏）王曰殷君臣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尚書疏）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曰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言不及臣王肅以爲兼言君臣鄭注以爲專言臣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專言臣事者君奭臣也告君奭宜言臣事且承上文成湯等五君皆賴賢臣以致治故鄭以爲專言臣事也王孔非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案曰禮記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爲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寧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于義理）

傳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謂勤德以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案曰緇衣注割之言葢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葢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釋言云葢割裂也葢割同訓故鄭以割爲葢傳云割制非也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釋文曰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散素但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古活反南宮馬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尚書疏○詩十六之二卷大雅緜疏○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卷）傳曰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夭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疏曰傳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

案曰鄭引詩傳說云云者大雅緜詩卒章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鄭所引傳是緜篇傳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諭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

蓋鄭先受韓詩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云呂望太師云云者大明詩云維師尙父毛傳云師太師也尙父可尙可父鄭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是呂望爲太師故周公不敢以自比也此經所舉五人而國語卷十晉語稱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敬友二虢其即位也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此所舉止三人墨子卷二尙賢上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顚閎夭爲臣此所舉止二人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則又止舉一人皆文有詳略爾非有所去取也若古今人表以泰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虢中虢叔列第三格但晉語旣言文王敬友二虢而白虎通卷上辟雍篇且謂周公師虢叔則虢叔不劣于四人甚明人表任意高下不可信也傳以虢叔爲虢國叔字文王弟疏又引左傳證之者韋昭注國語云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僖五季傳杜預注則以二虢爲文王同母弟攷漢地理志右扶風有虢縣此西虢也河南郡滎陽縣應劭注云故虢國今虢亭是此東虢也僖五季疏引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國語卷十六鄭語史伯對鄭桓公章昭注與賈逵說同隱元季鄭莊公言制虢叔死焉此虢叔章謂是虢仲之後世子孫爲鄭桓公所滅者故云死焉非此經之虢叔此經虢叔自是封西虢其後爲晉獻公所滅者也（公羊以虢爲郭假借字隸釋卷九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其先周之胄稽度郭建國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晉克其邦又卷十司隸從事郭究碑云其先出自郭叔寔有懿德文武諮焉郭即虢也虢有二此經惟言叔者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周文王命瘨鼎銘云惟三季四月庚午王在豐王呼虢叔召瘨彼國語謂文王即位咨二虢是初即位此三季在豐是受命稱王之三季詩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是也計文王在位五十一季自虞芮質成改稱元季凡七季而崩然則初時二虢竝列晚季惟叔用事故此經惟言叔也）傳又以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顚括皆名定六季公羊傳仲孫何忌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譏二名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殺其君即位後改爲熊君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攷古圖說以太初歷推爲武王器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此皆與傳合但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傳云散氏非也五人名氏雖散見羣書然在文王時事蹟亦罕傳惟文王被拘羑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免此事最著見淮南子卷十一道應訓而殷周本紀謂閎夭之徒共爲之後漢書卷六十四延篤傳亦云文王羈里閎散懷金季賢注引帝王紀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尙尙知三人賢結朋友之好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皆所傳聞異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釋文曰蔑徐亾結反）

（鄭曰）蔑小也（尙書疏）（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敎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案曰）鄭以蔑德爲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即精微也逸周書卷八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己追學文武之微德是也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閒居論三無此以無言道也說文引古文奇字曰无通于元則无元同義蔑者无也蔑德體元之德也韓詩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愼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愼其獨也文王蔑德即此也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釋文曰見賢遍反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勖音問或如字）

（馬曰）勖勉也（釋文）（傳曰）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案曰）馬云勖勉者釋詁文云冒聞者說文冃部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漢書言治田有陳根朕發土長冒橛之語是冒有上進義故云冒聞傳云覆冒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尙書疏〇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三卷）（傳曰）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疏曰）虢叔文王弟其季長故先死

（案曰）鄭言五人中有一人死不言誰死傳以虢叔實之者說苑卷十三權謀篇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曰此妖與武王曰天落兵也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顚閎夭皆執劒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閎夭封比干墓又逸周書卷四克殷解言武王克商泰顚等事與史記略同乃史記之所本惟南宮括作南宮忽殆即一人又墨子卷二尙賢下篇云武王有閎夭泰顚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皆在獨少一虢叔馬融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虢叔鄭注與馬同故傳云虢叔先死孔叢子卷上記義篇云虢叔閎夭太顚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孔叢子與孔傳同係一手僞書而此說則近是也隸釋卷十二先生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采食于虢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爲晉所并又銘云寔惟先生虢仲之裔攷晉滅者西虢乃虢叔後而此以爲虢仲且武王時虢叔已前死安得虢仲反在而封之皆非也僞又以劉爲殺說文金部文劉古作鐂揚雄方言卷一云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曰）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案曰）傳以昭爲布冒攷說文卷四上目部云䀎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䀎亾保切說文所引乃孔壁眞古文爲可信彼文旣訓爲低目視是謂武王尊禮賢臣不敢高視禮記曲禮論臣視天子上于面則敖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季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傳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疏曰）詩泳之游之左傳闇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

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釋文曰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鄭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寗傳注）（馬曰）鳴鳥謂鳳皇也（釋文）（傳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敎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曰）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後成王即位初時已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故戒之

（案曰）鄭以耇爲老者說文老部云耇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造爲成且引詩證之者是大雅思齊文彼箋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以證此造爲成也又云鳴鳥謂鳳也者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鳥不至孔安國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說文卷四上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寗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古文鳳象形作朋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飮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寗國語卷一周語上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韋昭曰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李賢注亦云鸑鷟鳳別名也然則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沖人即政故恐其不復聞也疏引卷阿詩鄭箋是三君所引攷公劉泂酌卷阿三詩序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公劉箋云周公反政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王不留意治民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奭序合然則君奭與公劉同時作也其下又隔泂酌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鳳至故以喻焉是鳳至在成王即政後甚久上距作君奭時多季矣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復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適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阿所云當之其說固謬此經疏又以卷阿爲成王初即位作其時已有鳳至今周公慮鳳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非也馬云鳳皇者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于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尙書疏〇時瀾增修東萊書說二十六卷）（傳曰）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敎之

（案曰）鄭以猷爲謀者釋詁文裕爲寬者說文卷八上衣部裕訓饒饒則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釋文曰亶丁但反）

（傳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案曰）傳以極爲中毛詩思文傳鄭注周禮天官義也亶誠釋詁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釋文曰戡音堪）

（傳曰）告以誠信呼而名之敕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喪亾大否言不可不戒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于此道大且是

（案曰）傳以襄爲因者釋詁儴因也費誓寇攘鄭云因其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襄是也二人爲文武者小雅小宛云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彼疏云文王武王創業今將亾故從夕至明發不能寐所思惟文武二人是也傳以弗戡爲不勝者弗堪也反言以明之古人語也以堪爲勝者列子卷四仲尼篇云公儀伯曰臣力能堪秋蟬之翼殷敬順釋文云堪猶勝也是以戡伐之戡爲堪勝之堪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于疑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彼以堪代戡此以戡代堪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釋文曰俾必耳反）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傳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敎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案曰）鄭云率循俾使竝釋詁文皋陶謨云至于海隅蒼生此云丕冒海隅日出虞周聖人竝都冀北以東南爲遠故云然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傳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于民（疏曰）顧氏云我亦日用勉勸躬行于天道加益于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尙書疏）（傳曰）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愼終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曰）鄭云剴切之者小雅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是也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詩八之一卷豳風譜疏〇劉三吾書傳會選五卷）（傳曰）周公

歸政之明季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疏曰）洛誥歸政之事多士次之是歸政明季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季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踐奄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明二者爲一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宗周卽鎬京也禮記祭統衞孔悝鼎銘云卽宮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

案曰鄭云奄在淮夷旁者說已詳多士云周公居攝時亦叛者金縢序云三監及淮夷叛鄭彼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是不言奄叛而此言奄亦叛者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也云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者詩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季踐奄故云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也傳以宗周爲鎬京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又雨無正云周宗旣滅鄭箋亦云周宗鎬京也疏引祭統云云者周旣東遷無復西都故名東都王城爲宗周其在西都時不得以東都爲宗周故知宗周是鎬京也葢成王是時常居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是也鎬去豐二十五里然則至鎬誥庶邦後仍歸豐矣

又案曰此篇爲滅奄歸誥庶邦則是周公居攝三季所作當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而編于君奭之後則周公復辟成王卽政已久殊不可解且此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而多士昔朕來自奄卽謂此來自奄也是多方在多士之前甚明而反居此何也攷此篇之上有亾書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序此篇之下次以周官成王政序鄭注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是鄭意以爲篇第倒亂也成王政將蒲姑與多方是相連之事鄭于成王政云云則將蒲姑多方亦亂其第可知周禮卷九地官敘官師氏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云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季時此言雖出趙商商旣援以問鄭必是鄭義然則周官亦當還于康誥之前而多方等篇益可知矣古書出于屋壁安得無誤卽如蔡仲之命及費誓厠稷王書中其次有不可曉者鄭闕疑不論葢其愼也作僞傳者明知篇次不合但故欲與鄭牴牾不肯從篇第錯亂之說乃刱說云周公歸政明季淮夷奄又叛其意謂大誥是初叛此多方與成王政等爲再叛兩時兩事又牽合費誓以與此爲一疏曲附之又據下文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僞傳及疏以爲伐紂爲一攝政之初三監及淮夷叛爲再成王卽政又叛爲三今攷之周公東征只有一次未聞再舉至再至三特據大判言之不必定有三事以實之也至于費誓則有淮夷徐戎無奄大誥有淮夷奄無徐戎所伐之國不同其不可合一也周公伐三監淮夷在攝政三季封伯禽則在歸政之季費誓之作則在伯禽之國之後上距攝政三季相隔甚久伐之時不同其不可合二也魯世家于敘費誓事內誤牽涉管蔡此其謬不待言僞孔固已知其謬矣但費誓與大誥非一事僞孔知之與成王政等亦非一事（成王政等亦有淮夷奄無徐戎）僞孔不知竟欲强合爲一是不可合者合之也大誥序三監淮夷叛云云與成王政序東伐淮夷踐奄多方序歸自奄云云實相連比僞孔强分初叛再叛是不可分者分之也總因拘于篇次欲與鄭立異憑空造出再叛再征强借費誓作證耳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季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彼注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彼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父在當爲母期但此期喪名是期不得謂之非三季故父再期乃娶達子志也豈可十五月而禫竟夷于旁期乎雖則如此究不得謂伯禽作此誓時周公尙在卽是周公再東征也魯自出兵與周何涉觀魯頌泮水僖公又征淮夷豈亦出成王周公乎鄭謂篇倒當從之僞孔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尙書疏）傳曰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爾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亾

案曰王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之事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葢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還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詞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其實不足疑也尹傳以爲正釋言文降命猶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于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是微僞傳之出于肅也又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不可云不用我下誅汝君因言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如其解則經當云乃有不用我命我乃降爾命矣豈復成文理乎且下句言大罰殛之傳又不得不解乃旣言大下誅汝君又卽云乃其大罰誅之是誅而又誅也豈有此理乎此皆王肅妄解而僞孔從之者因鄭注已亾姑存僞傳無駮聊此見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

傳曰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乃大爲過昏之行

案曰云夏桀誕逸淫昏者大戴禮記卷十一少閒篇云禹崩十七世乃有末孫桀淫佚于樂德昏政亂宣三季左傳云桀有昏德是也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釋文曰迪徒歷反馬本作攸麗力馳反）

馬曰攸所也（○迪作攸釋文）傳曰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桀之惡乃汝所聞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敎麗施也言昏昧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案曰馬云攸所也者釋言文經兩云不克開又云開厥顧天逸周書卷二程典解云愼德德開開乃無患孔晁注云開通言德合也又有九開文開保開皆亾又有大開小開是開本周人語也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疏曰鄭王皆以甲爲狎）

鄭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尙書疏）王曰狎習災異于內外爲禍亂（尙書疏）傳曰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不能善奉于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于治民

案曰鄭王皆以甲爲狎訓爲習者詩芄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箋云狎習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旣有狎音卽從狎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斥以爲非何也又釋詁云狎習也釋言云甲狎也郭璞曰謂習狎說文犬部云狎犬可習也是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云命古文尙書甲然則甲狎同也鄭又以內亂爲鳥獸之行者夏官大司馬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詩齊風序襄公鳥獸之行是也呂覽言桀聽于末嬉是其淫亂也傳以靈爲善者詩定之方中鄭箋同旅爲衆者釋詁文舒爲惰者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厥咎舒是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釋文曰懫敕二反劓魚器反）

傳曰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于是桀曰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案曰傳以叨懫爲貪叨忿懫者說文卷五下食部饕貪也重文作叨又卷十二上至部𢡜忿戾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𢡜𢡜讀若摯是也傳又云桀尊敬其劓割夏邑殘賊臣者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敎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韓非子卷十七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亾國之臣也墨子卷一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于羊辛歧踵戎高誘注云羊辛歧踵戎桀之邪臣又卷十五愼大篇云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干莘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又表干莘推侈俱在第八格此皆所謂殘賊臣立政云桀惟任暴德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釋文曰畀必二反）

傳曰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代之大下明美命于成湯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釋文曰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殄亭遍反辟必亦反）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爲民主（尙書疏）傳曰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愼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淸自湯至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案曰王以簡爲大釋詁文要囚詳康誥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傳曰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其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

案曰屑有辭詳多士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釋文曰間間廁之間）

傳曰夏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亾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案曰傳以間爲代釋詁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釋文曰蠲吉元反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釋文）傳曰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亾謂誅滅

案曰馬云蠲明烝升傳云絜進者詩天保吉蠲爲饎傳云蠲絜也烝進釋詁文絜則明進則升義亦通也釋文云蠲一音圭者彼天保釋文亦云蠲舊音圭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葢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絜也是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傳曰聖人無念于善則爲狂人狂人能念于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亾

案曰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云云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于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徵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蒸志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亾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案曰暇鄭作夏）

鄭曰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文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是須暇五季之事也（詩十六之四卷大雅皇矣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武疏）傳曰天以湯故五季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季還師二季（疏曰）紂未死五季前已合喪滅天以湯聖人故五季須待閒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季者從武王初立之季數至伐紂爲五季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季武王嗣立服喪三季未得征伐十一季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三季方始殺紂從九季至十三季是五季也

案曰鄭云夏之言假者楊雄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假無逸日中昃不假食隸釋卷一載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尙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假借字止作叚假从日叚聲故假亦作夏也鄭又以須爲待者說文卷十下立部云䇓待也釋詁同卷九上須部則云面毛也此本須鬢之須今借爲須待之須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須古文尙書作䇓是也天覲紂能改云云者大雅皇矣云上帝耆之箋云耆老也天須暇殷國養之至老頌武云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季老乃定女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季皇矣疏又引我應云作靈臺綏優暇紂文王不伐紂亦是須之也云文王受命云云者鄭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八季爲武王卽位之季不改元承文王之季數之故解五季從八季數起至十三季正月爲市五季僞孔則以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卽從九季數起則其起數不在九季之初而在其終矣則數至十三季之正月才跨五季耳實未市四季如何云須夏五季僞孔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詩譜序疏）傳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于衆以仁政得人心能堪用德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矦

案曰鄭云顧由視念者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箋云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釋文曰夾音協○案曰夾協係音見顏師古匡謬正俗二卷）

王曰四國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尙書疏紂王義）傳曰我曷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于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今汝殷之諸矦皆尙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尙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案曰王以四國爲四方傳云管蔡商奄者破斧詩傳義也白虎通卷上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觀大誥多方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是也傳又以介爲大釋詁及小雅小明傳文云畋爾田者說文卷三下攴部云畋平田也从攴田卽引周書此文爲證待季切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疏云猶多方云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遺語也是也傳以熙爲廣者襄二十九季傳廣哉熙熙乎是熙有廣義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釋文曰要一遙反殛訖力反本又作極）

傳曰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汝如是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疏曰教告戰要囚總言戰事但下有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政又叛也

案曰只有三監武庚及淮夷奄同叛一事無再叛事至再至三不過言其迪屢不靜耳不必泥也傳疏皆非是辨見上傳以速爲召者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鄭注速召也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釋文曰臬魚列反馬作劓）

傳曰王嘆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季無過則是還本土于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大小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疏曰有方多士謂于時所有四方諸矦也與殷多士謂遷于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卽小大衆正官之人穆穆釋訓云敬也

案曰傳意以五祀爲虛設之言謂若能五季相安則可以復還本土矣說下節王注則此乃王義也愚謂此特王肅臆見經無此意若果如此適所以擾亂殷民非所以安集之也蓋遷衆殷民其親族昏姻相從俱遷無所復戀于故土且成周非荒遠之區又非磽薄不毛之地五季之後則又土著重遷矣誰復懷故土乎若欲遷之是非復也是再遷也彼頑民其能聽從乎然則五祀不可強解姑闕其疑胥伯伏生作胥賦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此解與傳疏絕異蓋以賦爲則壞城賦之賦然其義不可詳矣忌說文作惎卷三上言部云惎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爾尙不惎于凶德渠記切今僞孔作忌是以訓詁字代經文也

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釋文曰閱音悅）

王曰其無成雖五季亦不得反也（尙書疏）傳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釋文曰頗彼多反探吐南反）

傳曰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祿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祿矣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

案曰傳以探爲取釋詁文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尙書疏）傳曰將遠徙之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逖遠也將遷之于遠是欲奪其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傳曰我不多誥汝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無怨我疏曰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也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釋文曰任而鴆反準之允反綴徐之衞反又之劣反賁音奔鮮息淺反）

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茲此五官美哉（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五卷○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五卷）傳曰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愼又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疏曰王之大事在任賢成王初卽政尙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順古道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王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愼周公旣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常所委任謂六卿平法之人謂獄官綴衣之人掌衣服者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旣歷言此官復言而嘆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爲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近臣宜得其人

案曰王云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又以拜手稽首爲贊羣臣者王意以咸戒于王卽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遂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傳以拜手稽首爲周公自拜自言非贊羣臣咸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說經文自休茲至下乂我受民雖俱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子旦受人徽言則是周公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于王者蓋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傳多出王肅偶或立異欲以掩其迹也常伯以下五官據傳疏云云姑從之可也但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耤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然則常伯卽漢侍中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與僞孔三公之說絕異此官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古文苑卷十六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愼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爲戒據此則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攺迮也从攴白聲周書曰常攺常任博陌切迮爲迫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蔡邕石經同疑以爲侍中者是也隸釋卷十七吉成矦州輔碑云處乎左右常伯之職輔亦宦官也傳三公六卿之說未見所據而以爲侍中其證甚多但鄭注亡未敢定至古文苑卷十六又載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與總虎臣鷹揚旅武闞然奮震贇衣近侍常伯之人此則因中候監五營諸校尉而校尉皆有虎賁故附會云然不可據也準傳云平法蔡邕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古文苑卷十四又載揚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贇衣與崔瑗皆以綴爲贇古通也鮮當作尟說文卷二下是部尟是少也从是少賈侍中說酥與切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釋文曰籲音喩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下孟反）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尙書疏）傳曰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九德皋陶所謀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乃敢告教其君

案曰王以迪爲道釋詁文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案曰蔡邕石經謀上有亂字未詳）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尙書疏）傳曰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疏曰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上歷言五官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遂急言之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云殷州牧曰伯虞夏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旣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亡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賢人旣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其國之外

者謂羿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于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鎭蕃也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者鄭以上文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公卿皆掌事者則宅乃事卽常伯常任也宅乃準卽準人也此皆京朝官若牧則不得在京故以爲州牧且虞夏稱牧此正指說夏事又可推而知也傳以三宅爲五宅三居解者此經九德傳旣依臯謨三宅遂幷據堯典盡全篇用人用刑兩義並重故以宅人爲舉賢三宅爲去凶兩宅字同文異解亦所常有鄭注旣不全姑從傳可也其三宅鄭以爲若夷鎭蕃傳以爲四裔等鄭是也已詳堯典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傳曰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釋文曰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穎反又工承反下同）

傳曰成湯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疏曰臯陶謨九德卽洪範之三德細分爲九爾故知三俊卽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

案曰傳以洪範三德當此三俊者詩羔裘三英粲兮毛傳三英三德也鄭箋以爲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故亦以三俊爲三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釋文曰暋眉謹反徐亾巾反一音閔）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釋文）傳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强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 疏曰受德紂字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釋詁云暋强也暋卽暋也故訓爲强

案曰馬云受德受所爲德者牧誓云今商王受受卽紂上言桀德則此受德受所爲德也僞傳云受德紂字此本鄭卤伯戡黎序注而此經之注則未有見然鄭于此經必不以受德爲紂字也蓋僞孔好與鄭違異鄭苟與馬同傳必別爲解鄭苟與馬異傳必違鄭而从馬未有舍馬从鄭者且序分散各冠篇首起于僞孔其始本爲一篇謙而聚于正經之下見僞孔尚書序篇末疏若此節受德鄭注果以爲紂字則其說應先見于此何以反在卤伯戡黎序下邪知鄭注亦與馬同解作受所爲德也暋傳以爲强說文卷十下心部云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旻武巾切忞暋葢古今字釋詁暋昏竝强也疏乃輾轉解之一若釋詁于强也之上但有昏而無暋者非也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釋文曰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南耕反）

王曰敬罰者謂須暇五年（尚書疏）傳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 疏曰釋言云弇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

案曰王以欽罰爲須暇者欽訓敬有愼重意多方云天惟五季須夏之子孫謂武王卽位五季而後伐紂是天意須暇紂故使武王遲至五季卽此欽罰意也甸治毛詩小雅信南山大雅韓奕傳義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案曰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之若切攷覲禮四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的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尚書灼作焯是也俊隸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

傳曰文武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釋文曰趣七口反）

王曰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尚書疏）傳曰文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三事趣馬掌馬之官虎賁綴衣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擇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小臣猶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榦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 疏曰任人前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惟舉內外要官言之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皆據內外要官言之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飮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通包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卽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榦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長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時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三卿者彼傳云指誓戰者也

案曰王云文王所以立政者王業成于文王故專舉之上文並稱武王則此當兼文武也又云任人常任云云者上文宅乃事爲常任卽六卿宅乃牧爲州長宅乃準爲平法者則此正宜分配孔傳本之王注也司徒等三卿卽在任人數中而又別言之者疑卽三公也此節略舉文武時官制其後作周禮因而損益之或仍其職而改其名故多不同惟虎賁趣馬皆屬夏官太史屬春官餘俱無明文鄭注已亾無可依據僞傳行來已久今不得已宜且仍之可也

夷微盧烝

傳曰蠻夷微盧之衆帥 疏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爲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下文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

案曰傳以烝爲衆帥疏幷以帥爲卽下文之尹釋詁云烝君也毛詩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哉傳亦云烝君也然則烝指夷微盧之君長傳疏非也

三亳阪尹（釋文曰阪音反）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葢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又十九卷○蔡沈書集傳三卷○陳經尚書詳解十八卷○吳澄書纂言三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五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元鳥疏○無名氏遶齋詩補傳二十九卷○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四卷○周書王會解）

傳曰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疏曰亳是湯舊都亳人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旣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歸文王者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爾亳歸是武王時也阪地尹長傳言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指何處也鄭元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舊都分爲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卤亳古書亾滅旣無要證未知誰得

案曰鄭以三亳爲湯舊都之民分三邑者帝告釐沃序云湯始居亳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是亳爲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亳葢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分爲三邑也又言東成皐云云者成皐縣卽虎牢轘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並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卽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與然則成皐轘轅降谷與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爲三亳亳北近大河就東卤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葢以疑之要必驗實而知也成皐等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謐以偃師爲卤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葢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卤北有薄城中有湯冢皆言之鑿鑿于是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卤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南京應天府隋唐爲宋州有穀熟縣卽商之南亳湯所都也諸說皆本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卤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丘後遷于亳當五遷之二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卽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汳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云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旣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卤二亳耳奈何于數十里中强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皐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鄭爲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案曰惟克厥宅心蔡邕石經作維厥度心）

傳曰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愼之事惟愼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愼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

案曰傳以以爲用說文卷十四下㠯部文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釋文曰敉亡婢反○案曰此蔡邕石經作茲以義同通用基作其基之省也）

傳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基業傳之子孫

案曰傳以敉爲撫安者說文攴部云敉撫也鄭注周禮小祝云敉安也是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釋文曰俾必爾反下同相如字馬息亮反下篇相同間間厠之間話戶快反）

傳曰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愼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 疏曰政事相對政大事小故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言是一物也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明雩篇云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政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

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日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从之僞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傳以末爲終義見召誥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案曰蔡邕石經受作前徽作微唐開成石經亦作微）

傳曰歎所受賢聖美言皆以告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案曰傳以徽爲美者小雅角弓傳大雅思齊箋義也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釋文曰繹音亦）

王曰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尚書疏）傳曰用賢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案曰王以繹爲陳釋詁文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釋文曰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㦖勱音邁）（釋文曰蔡邕石經訓下無于字在作哉但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

馬曰憸利佞人也（釋文）傳曰商周賢聖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無顯名在世惟吉士用勉治國家

案曰馬云憸利佞人也者說文卷十下心部憸字註云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息廉切玉篇卷上第八十七心部同是也據釋文憸本又作㦖㦖字亦見說文心部注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息廉切疾利口卽是佞則二字義同而音又同故得兩通也其下勿以憸人理應與上憸人是一而說文卷三上言部譣字注云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息廉切訓問則非此經之義古字多假借意此經古文本借用譣字而義仍作憸利佞人與傳又以勱爲勉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勱字注云勉力也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讀若厲从力萬聲莫話切是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傳曰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疏曰上有庶愼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愼官人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釋文曰詰起一反）

馬曰詰實也（釋文○案曰注疏承釋文誤作實也从原本改）傳曰當治汝戎器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舊迹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案曰馬云詰實也者說文詰訓問但左傳每言軍實則軍貴實故卽以實訓詰也云陟禹之迹者禹弼成五服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夏末旣衰幅幀減殺殷湯承之更置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州各方千里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惟謂中國爾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必以王制所言爲殷制者以中國方三千里上稽之唐虞及夏初疆域皆不合下考之周禮亦不符故推以爲殷湯承夏之衰而然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也又大行人職所說與職方氏同而以蠻服爲要服其下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于要服下言九州之外則要服之內爲九州矣鄭注皋陶謨云禹敷土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弼當男服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弼當衛服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周之九服卽禹弼成之五服而分爲九者也傳以耿光爲光明者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聲是也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考蔡邕石經作鮮光攷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王逸楚辭章句曰耿明也光也鄭注中庸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本訓明故亦可言小然則耿光卽光明杜林傳漆書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傳曰并告太史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愼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疏曰成十一季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案曰傳以蘇公爲武王司寇忿生封蘇國疏引左傳封溫者是劉子單子語詩小雅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傳蘇畿內國名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國在溫隱十一季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預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也春秋蘇稱子此云公者子爵爲三公也漢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與傳及杜預合也溫縣今屬河南懷慶府隸釋卷十二荊州從事苑鎭碑云膺姿管蘇洪適云范史言律謝皋蘇注以蘇爲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然則忿生固所稱善于刑法者故周公命太史用其法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釋文曰懌音亦馬本作不釋○案曰懌俗字說文所無當從馬作釋）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季居攝六季爲季端（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劉恕通鑑外紀三卷）馬曰不釋疾不解也（釋文）傳曰成王崩季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疏曰成王崩季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季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季崩此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與歆同鄭云二十八季傳惟言成王崩季未知卽位幾季崩

案曰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季者自卽政之季數至崩季也又云居攝六季爲季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季文義乃備也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季居攝終于七季加二十八季故三十季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王季十歲三季喪畢季十三將踐阼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季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季十五卽居攝元季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七季致政明季成王卽政季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季崩季四十九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成王元季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俟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季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王卽政元季事見洛誥鄭說亦如此但以爲後三十季乃崩則與鄭不合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季營洛邑作召誥七季致政作洛誥歆乃并爲一季事據其季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季應閏在九月又不合古歷法鄭旣分爲兩季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歆又以十五日爲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爲舛謬然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卽政元季正月是己巳朔顧命四月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卽是哉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旣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季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季一三十季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季者連制禮樂之季數也制禮樂萌諸侯于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季數起一說也（說詳康誥）史記三代世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季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季數稽其諸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季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馬以不釋爲不解者說文二上釆部釋解也是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釋文曰洮他刀反徐音逃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

鄭曰洮頮爲濯（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松之注）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釋文）傳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疏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內則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洮盥俱用水

案曰鄭以洮爲濯者鄭注周禮守祧職云古文祧爲濯則古者借濯爲祧字亦或又借濯爲洮字則鄭要作濯者原不改洮之義鄭注與馬同也馬云洮洮髮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洮但云水名沬則云灑髮也但說文解字義多不備其實則洮亦濯髮也頮頮面者水部又云沬灑面也又重文㳵古文沬从頁今本又加廾則說文無此字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㳵古文沬呼妹切說文卷三上廾部云廾竦手也从𠂇从又居竦切今變隸作廾掬水洒面當用兩手則加廾似亦可通然究宜以說文爲正也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云顧命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怪也天子頮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若鄭果以爲澣衣成事則經實無此意誠宜爲翻所駮但翻言有不可信如柳谷鄭注云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故曰柳谷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乃翻謂鄭作昧谷誣也鄭解分北三苗云分析流之鄭亦以北爲古別字故言分析分析卽分別也翻以爲鄭讀爲北亦誣也至其駮鄭之以同爲酒桮者辨說詳後亦非也據此諸條則翻言何一可信此條鄭注但云洮濯無澣衣之語爲翻所誣故特辨之

相被冕服憑玉几（釋文曰被皮義反徐扶僞反憑皮冰反下同○案曰說文卷十四上几部云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凭玉几讀若馮皮冰切今俗作憑又加心非也）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疏曰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元冕知不然者發大命不應惟服元冕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

案曰鄭以相爲正王服位之臣者以其以冕服加王身知是正王服位之臣又云謂太僕者周禮夏官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卜當爲僕僕人師卽太僕也是太僕又扶君疾者故知此相爲太僕也云冕元冕者周禮司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爲下皆祭服也眡朝則皮弁服弁冕于冕眡朝輕于祭祀故皮弁也而儀禮覲禮云天子袞冕者以受諸侯朝覲在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時傳顧命蓋在路門內之內朝不于廟中特以傳重大事加于尋常眡朝一等則被冕服自是元冕也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釋文曰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案曰班氏古今人表彤作師虎作龍）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毛詩三之二下卷衞風淇奧序疏○又十八之二卷大雅桑柔篇）王曰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衞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治事蓋羣士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六卷上○陳櫟書傳纂疏六卷○劉恕通鑑外紀三卷）傳曰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衞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曰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

六者是六卿衞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畢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竝于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案曰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者六卿分職法天地四時自虞夏至周皆同此將傳顧命而所召六人自是六卿召公奭稱太保畢毛稱公自是三公嫌伏生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其下[illegible]序荅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故云公兼官而又云以六卿爲正次者三公之次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今乃以太保居首自是依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次不依三公之次且康叔爲司寇卽此衞侯適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爲正次也蓋三公官不必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爲實職故當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太保當居末及作而行之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奭以冢宰兼太保無疑矣而畢毛二人未知誰爲太師誰爲太傅也若然太保旣是冢宰依次則芮伯是司徒似當如僞傳所說卽鄭亦自言以六卿爲次而今乃以芮伯入爲宗伯則所未詳鄭必別有據也云入者蓋衞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俱是畿內諸侯而今皆爲王朝公卿故言入淇與詩序衞武公入相于周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蓋自古有此制也知召芮彤畢毛皆畿內國者鄭注周禮大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太保所食及毛畢皆畿內國也

召地詳見召誥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在圻內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諸儒竝不詳惟通鑑周紀胡三省注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預云在長安縣西北（閻若璩云此畢原非畢陌之在渭水北者）長安今陝西西安府治所衞今河南衞輝府淇縣說已詳康誥毛亦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毛泉見水經注竝不言卽毛伯國路史或別有據合諸說觀之六國惟衞惟畿外餘皆畿內也王以彤爲姒姓者史記夏本紀禹姒姓其後有彤城氏蓋據此其餘五國王以爲皆姬姓而又以畢毛爲皆文王庶子者召公奭衞康叔封已見君奭康誥姬姓不待言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周同姓彼疏云出世本作旅巢命之芮伯在武王之世今此成王崩召公康叔輩武王臣皆在則芮伯亦當卽作旅巢命之人其後有芮[illegible]良夫當厲王時作誥以戒王見逸周書又作桑柔詩以刺王見詩序鄭箋又諫厲王說榮公見周語韋昭謂是周大夫芮伯其後魯桓公九年又有芮伯伐曲沃當周桓王世蓋皆芮伯之子孫畢毛者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不言文王子周本紀云武王伐紂毛叔鄭奉明水亦不言文王子但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是畢毛皆文王子管蔡世家數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無畢毛（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篇數太姒十子與此文畧同惟以管蔡皆周公弟爲異亦無畢毛也）故王肅據此以畢毛皆文王庶子而杜預解文王之子又有所謂毛叔聃者與鄭非一人然則此經所謂毛公或鄭或聃未可知也太保稱名餘五人皆不名當是立文偶然有異無義例也師氏疏引周禮者地官文虎臣傳以卽虎賁氏則夏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釋文曰幾音機徐音祈瘳敕留反）

傳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敎命汝

案曰傳以大漸爲大進篤者周易序卦傳云漸進也列子卷六力命篇云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順釋文云漸劇也是大漸爲大進篤也幾爲危殆者釋詁幾殆皆危也說文卷四下𢆶部云幾微也殆也从𢆶从戍戍兵守也𢆶而兵守者危也是幾爲危殆也臻至亦釋詁文言困甚者論語述而篇鄭注云病謂疾益困是也彌爲久者說文卷九下長部云镾久長也从長爾聲是也今俗从弓非也審爲詳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詳審議也是審詳得互相訓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釋文曰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以至反又以制反）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釋文）傳曰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敎則勤勞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

案曰馬云重光日月星者日月星晝夜代明皆有光彩禮記鄉飲酒義謂之三光桓二年左傳謂之三辰伏生大傳云舜時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然則喻王者之光明皆兼日月星也太極上元云云者漢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說與此馬注同攷日月疊璧必在朔旦假使冬至在朔旦日月疊璧矣而五星未必皆會也計日月疊璧五星聯珠乃數千百年僅有之事或文武盛時有此瑞也傳以奠爲定者周禮大司徒奠地守鄭注云定地守是也肄爲勞者說文卷三下聿部云𨽸習也重文𨽾作肄今俗作肄肄習是有勞義也蔡邕石經達作通集作就傳亦訓達爲通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通達也是二字轉相訓也釋詁就成也傳亦訓集爲成是二字義同也毛詩小雅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咎協韻大雅大明傳與小旻同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釋文曰侗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詷）

馬曰詷共也（釋文）傳曰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敎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案曰馬以侗作詷訓爲共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詷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詷徒紅切作詷與馬合而又以後爲夏后此孔氏古文眞本也僞孔改爲在後之侗成王自謙侗稚非也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詷訓同爲詷亦取共義襄十三年左傳以屬諸夏定十年齊不謀夏堯典蠻夷猾夏立政伻我有夏皆謂中國爲夏釋詁以后爲君則夏后之詷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謂天子也傳以迓爲迎者亦釋詁文迓當作訝也又以昏逾爲昏亂逾越者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逾遂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羊朱切是逾爲起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曰釗姜遼反又音招徐之肴反夫人如字冒莫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勗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音勑用反○案曰注疏所采釋文自夫人以下皆脫去今從單行足本補入）

馬曰贛陷也（釋文○案曰注疏脫去從足本補入）傳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于艱難勤德政和遠又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于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案曰傳以殆爲危釋詁文興爲起釋言文尙爲庶幾者釋言庶幾尙也轉相訓也時爲是宏爲大亂爲治亦皆釋詁文冒貢馬鄭王作勗贛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勗勉也从力冒聲勗勉之義于此無取但古字多以音同假借勗旣從冒得聲故卽借爲冒也傳云冒進固有進義但貢字無解于義不足馬以贛爲陷者贛從贛省聲贛若坎坎義爲陷故訓贛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勗贛也傳以非幾爲非危者非如易繫辭下傳禁民爲非之非說文卷十一下非部云違也从飛下㲃取其相背謂違理背義之事也幾訓危釋詁文

茲旣受命還（案曰蔡邕石經作自盡言八字蓋變作旣以皀偏傍同卽相似而誤）

傳曰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疏曰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男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還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

出綴衣于庭（釋文曰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周禮六卷天官幕人疏）傳曰綴衣幄帳徹出幄帳于庭王寢北牖下東首反初生疏曰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幷出黼扆故下句云冢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復反寢處以病重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欲爲死備也傳要解徹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坐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鄭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知此時王亦寢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案曰鄭以綴衣爲連綴小斂大斂之衣者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鄭彼注尊卑皆同大斂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豫爲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卽位爲椑不待六十（見檀弓）天子宜更早成王崩年四十九喪具固宜早辦況疾已危殆斂衣尤不可緩故鄭云云也立政綴衣是官名此綴衣是斂衣下文綴衣是幄帳三解不同鄭惟取立義精確不嫌同文異訓也傳疏以此亦爲幄帳攷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皋門內爲外朝應門內爲治朝路門一名畢門內爲燕朝卽路寢也王疾甚而發顧命固在路寢（莊三十二年穀梁傳公薨于路寢正也僖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非正也）此云出綴衣于庭卽路寢之庭也而下文王崩之後執兵者在畢門內經固有明文其四路所陳周禮典路疏引鄭注以爲在路門內又詩斯干疏引鄭志謂顧命陳設皆在路寢若此所出綴衣果是幄帳則同一路寢也同一幄帳也方欲設之乃先徹之何爲若是之紛紛邪況下文綴衣與黼扆相連故知是幄帳此單言綴衣則非幄帳傳疏非是當從鄭爲小斂大斂之衣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案曰王崩鄭司農注周禮春官司几筵及天府皆引作成王與馬同）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釋文）王曰成王二十八年崩（劉恕通鑑外紀三卷）傳曰明日王崩

案曰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逸周書卷六謚法解文蔡邕獨斷同也釋詁云崩死也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釋詁總解諸文故云死也鄭彼注云自上顚壞曰崩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篇云崩壞之形也硼聲也與鄭合也王注云云見外紀王注在宋當已無全本但劉恕博學所引宜不謬據此則王與鄭合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釋文曰俾必爾反伋居及反）

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于門外之意于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于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似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于經者于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

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于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案曰傳云臣子皆侍左右云云者文王世子云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有喜色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是成王自不懌及崩康王必當常侍左右今乃迎之南門外故解之爲欲殊異之故出而復迎也仲桓南宮毛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古字通也仲南宮氏桓毛名昭二十二秊左傳有南宮極杜預注周卿士二十四秊有南宮嚚注極之子疑卽毛後也齊侯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卷一上玉部云齊太公子伋謚曰玎公玎又丁之異文也昭三秊左傳齊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徼福于太公丁公杜預注二公齊先君又十二秊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注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釋文云級音急本亦作伋是也齊世家稱太公之先爲四嶽佐禹平水土國語周語云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呂是呂爲伋氏也傳又云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又云伋爲天子虎賁氏疑皆是也釋爰爲于云于齊侯索虎賁百人則非也何者爰訓于雖見釋詁但字有數義不可執一僞孔解字爲專取一訓守而不變雖勝近世俗儒全不知訓詁者然太泥則不通卽如爰字凡遇爰必解爲于今言于齊侯索虎賁百人不言索則于字無謂言索則經文所無乃增之以足成其義謬矣且如此則伋不自行于奉迎之禮不太簡略邪說文卷四下𠬪部云爰引也从𠬪从于此經爰字當從引訓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旅賁氏中士二人官相連比而旅之言眾旅賁氏似虎賁氏之副貳據傳謂呂伋爲虎賁氏則桓毛蓋旅賁氏虎賁氏之職大喪守王門則成王崩後呂伋正守此門今釗出在門外故令旅賁氏桓毛導引虎賁氏呂伋共迎之也旅賁氏之職喪紀則執戈盾此經二干戈明卽桓毛二人所執而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彼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經虎賁百人明卽虎賁氏所屬之虎士知是桓毛親執干戈導引呂伋統率虎士共迎釗也（虎賁氏秩僅下大夫而呂伋大公之子居此卑官者大喪守門鄭注云非常之難守在門則秩雖微而責任重故伋以列侯入而兼此職非其官止于此保氏亦下大夫太保召公向兼領之則呂伋兼攝虎賁氏不足異也）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金縢小子其新逆鄭注云迓自新迎周公此時欲正釗嗣子之位故傳亦云迓新逆也傳以南門爲路寢門者卽下文所謂畢門亦卽所謂廟門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疏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于路寢以諸侯薨于路寢知天子亦崩于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

案曰傳以翼爲明蓋經典皆以明日爲翼日遂有此訓其實翼是鳥翅目明至昏爲一日故從今日數來日爲明日又稱翼者明日次于今日如鳥之翼也豈可作昏明之明解乎下文有卣夾室有卣則必有東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爲義正所謂在兩頭者翼室卽夾室也成王薨于路寢則北翼室爲路寢前堂兩邊之室檀弓周人殯于卣階之上據疏殯在堂上非室中然既殯在卣則宅憂自當在東且既殯之後居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未殯暫居翼室當亦在東可知夏以下文設四坐彖之有卣夾無東夾以康王方居東夾故則翼室在東無疑傳以恤爲憂者蓼莪詩出則銜恤箋云親亾不得見恤憂也是也

丁卯命作冊度（釋文曰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亦如字）

傳曰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命康王疏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因作受策法度下憑几宣言是策書受命時升階卽位傳命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櫟書傳纂疏六卷）王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傳曰邦伯爲相則召公于丁卯七月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疏曰乙丑崩于今九日矣鄭云大歛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歛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于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也故材木供喪用謂椁與明器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卽須材者天子禮大須預營之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

案曰鄭以癸酉爲大歛明日疏云云者意以大歛與殯同日據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但以來日數故自丙寅數至壬申大歛爲七日則癸酉恰大歛明日曲禮上篇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彼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歛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疏云云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然不數死日然則除乙丑壬申爲七日是日殯歛故癸酉爲大歛明日也王云召公爲二伯者下文云太保率卣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召公與畢公爲二伯也傳以材爲材木疏以爲椁引禮記證之者是檀弓下篇文彼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存則人神均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是也疏又兼言明器者檀弓上篇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卽椁材明器鬼器竹木瓦皆有之以送葬夏備物不可用殷則用生人器周兼之加偶人也

狄設黼扆綴衣（釋文曰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

傳云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疏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也禮記祭統云狄樂受之賤者也故以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卣爲扆郭璞曰窻東戶卣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于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在于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也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

相命狄使設之下設四坐陳寶玉兵器輅車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案曰傳云狄下士疏引祭統以爲樂吏之賤者但祭統作翟周禮內司服揄狄闕狄鄭注狄當爲翟翟雉名則狄翟通也疏又引喪大記云云彼注亦云樂吏之賤者也傳又云扆屏風畫爲斧文者春官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之制如屏風然斧謂之黼釋器文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彼及諸文多爲斧字者據本疏所引攷工記繢人職云白與黑謂之黼則以采色而言若據繡于物爲金斧其文近刃白近銎黑則以形狀而言蓋取斷割之義覲禮注云以示斷也知以絳帛爲質者周人尚赤黼扆留天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色也依制如屏風者因取其名故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又注明堂位云斧依爲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鄭輒擧屏風況斧依黼扆卽斧依也傳又云置戶牖間者據司几筵疏引作其置竟戶牖間且釋之云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牖間也其說詳後說下文所設四坐爲牖間爲天子之正位有黼扆而疏以爲四坐皆有黼扆恐非也此綴衣傳云幄帳是也而云復設者蒙上出綴衣之文則非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釋文曰嚮許亮反篾眠結反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

鄭曰篾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禮記二十三卷禮器疏）馬曰篾纖蒻（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王曰篾席纖蒻苹席蓋蒲席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尚書疏○又約王義○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篾桃枝竹白黑襍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疏曰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卣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卽此坐也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卽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擧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卽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但不知其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坐皆左右几也鄭云左右有几優王尊也此篾席與周禮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元不見孔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此則云析竹次青王肅云纖蒻苹席竝不知所據也考工白與黑謂之黼釋器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繒錯雜之鄭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元云華玉五色也仍因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諸侯之坐據周禮之文知之又覲天子待諸侯設斧扆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案曰鄭云云者篾闕也牖間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案引覲禮云云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間卽彼諸文戶牖之間擧牖以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是窻所謂窻東戶卣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室堂兩旁爲東卣夾室卽翼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卣後室之兩要則爲東卣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在其卣南堂以南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卣牖外之東所戶牖之間南嚮之坐也知戶在東者曲禮上云人子居不奧彼注云不敢當奧室中卣南隅謂之奧彼疏云室嚮南近東南角則卣南隅隱奧無事故名奧與釋宮云卣南隅爲卣北隅爲屋漏東北隅爲宧東南隅爲窔彼孫炎注云奧中隱奧處彼疏云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卣南隅最深隱故謂之奧此皆戶在東之明證釋宮郭璞注云窔亦闇非也東南隅戶所在而可以言隱闇乎窔當爲宦說文七下宀部室卣南隅奧室東北隅宦竝與釋宮同惟室東隅爲宦戶樞聲也烏皎切知釋宮窔乃宦之誤因穴部窔

注云窔深也烏叫切後人以窔宧連文音又相亂遂爾致

[illegible]

在路寢者有東卤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爲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所作無復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干所咏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

又案曰鄭云蔑析竹次青者說文卷四上苜部云蔑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布重蔑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莫結切說文引書據孔氏古文鄭亦傳孔氏古文必不有異說文作蔑鄭本可知僞孔好用俗字改蔑爲篾孔穎達不識字不知篾之不成字遂以僞孔之篾入于鄭注不可以此而遂謂鄭作篾亦不可因鄭解爲析竹次青而謂其字當从竹也三國志六十四卷吳諸葛恪傳篾束其署是時始有篾字者謂孔氏古文作篾則說文何不于竹部引其文以爲从竹蔑省聲而乃于苜部引之邪知鄭必亦作蔑也但解爲析竹次青與說文異說文云纖蒻卷一下艸部亦云蒻蒲本可以爲平席雖與馬王合恐非也僞傳云桃枝竹釋草桃枝四寸有節郭云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是也此說與鄭司几筵注次席合而與此經注析竹次青仍自不同鄭言不用生時席則蔑席非次席僞傳亦非文字宜依說文傳注必宗鄭氏此說經科律所宜遵守也鄭又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生時牖間之位設三重席席各異物且異純不用蔑席今則重席惟用蔑是不用生時席也下文三席倣此皆非生時席矣疏以蔑席即是周禮次席與生前同是三重與鄭解異非也疏引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亦司几筵文司農注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書顧命云云鄭彼注云吉事王祭宗廟禋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故經言華玉文貝彫玉皆是有飾漆則變更其質不得以因其質解之司農注非是又此几席非設于殯前則非有饋奠之事亦不得云奠几朝夕相因鄭注周禮未必即尚書義疏即用周禮爲說誤耳蓋此言仍几者對席不因生時爲言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明几則仍生時也王肅以此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者疏引周禮司几筵大朝覲云云又引儀禮覲禮云云兩據此故以此牖間之坐爲見羣臣覲諸侯其說是也又檀弓夫子夢坐奠于兩楹之間而云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彼注云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爲君彼疏云顧命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處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然則正當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據疏肅說四坐皆與孔同故今遂移孔傳爲肅注于傳不重出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釋文曰底之履反）

鄭曰底致也篾纖致席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馬曰底青蒲也（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王曰底席青蒲席也此且夕聽事之坐（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東卤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疏曰東卤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卤墻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苹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蘭席蒲蒻謂此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各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飾物釋魚于貝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此且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卤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燕禮云坐于阼階上卤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卤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且夕聽事重于燕飲故卤序爲且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考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卤序東嚮東序卤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卤序者釋宮東卤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序次序也是也說文卷九下广部亦云序東卤牆也與釋宮合下文陳寶疏云序者牆之別名是也傳乃改云東卤廂廂字在广部新附此俗字不可用釋宮又云室有東卤廂曰廟者此字後人所改據儀禮當作箱傳好用俗字姑勿論但據彼鄭注云夾室前堂盡夾室之前堂是箱也而非即夾室也至于序則是牆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爲隔牆之外即夾室堂與夾室共此牆若以序即夾室已非況以爲箱乎此經東嚮卤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卤序故以序言之原與夾室無涉而傳乃以爲東卤廂乎不但字俗義尤妄謬

又案曰鄭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者底致釋言文謂密致鄭以上文篾席爲析竹次青故此亦言篾纖致席馬王以上文篾席爲蒲蒻故亦以此爲蒲而傳同之漢書八十二卷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馬王說似出于此要于底字之義無取不如從鄭說確也（疏引急就解傳是第十四章文王肅引此經重底作重茂引傳蒻苹作蒻華皆誤）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釋文曰豐芳弓反）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王曰豐席莞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尚書疏○又約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疏曰釋艸云莞苻蘺郭璞曰今卤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薜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

案曰鄭云豐刮凍竹者未詳王孔皆以爲莞疏引釋艸樊光注引詩下莞上簟小雅斯干文鄭彼箋云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是蒲有大小爲席有異要非鄭此注義也畫純鄭以爲雲氣云云者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解之如周禮幎人職畫布巾幎六彝司常職皆畫其象司几筵繢畫純以及儀禮鄉射記凡畫者丹質禮記喪大記畫荒鄭注皆謂畫雲氣蓋古人之畫有所取象者皆畫成物若旌旗服章射侯等是其欲用文采而無所取象者則但畫雲氣而已故此經畫純鄭亦以爲畫雲氣傳云彩色爲畫疏引考工記不如鄭注明析也傳云彫刻鏤者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釋器玉謂之彫彫雕通也王以此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禮記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叟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其文以東序爲明堂之東序此經所設几席據斯干疏引鄭志在路寢不在明堂而王以東序爲養國老之坐者匠人注以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鄭志謂成王崩于鎬京宮室未爲明堂今欲于此傳顧命陳設几席自當放象明堂儀式也又以爲饗羣臣之坐者上節疏引儀禮燕禮彼文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卤鄉阼階之上當東序之前也推之天子燕羣臣則亦當東序卤鄉之位矣又特牲云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彼注云阼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卤面是饗與燕同故又以爲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釋文曰夾工洽反徐音頰筍息允反徐云竹子皮爲席于貧反紛芳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案曰漆是水名此經指言木名則字當作桼）

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尚書疏○禮記二十三卷禮器疏）馬曰筍箁箬（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引作答傍○戴侗六書故二十三卷引作答箬○案曰薛誤）王曰此親屬私宴之坐（尚書疏約）傳曰卤廂夾室之前筍蒻竹元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疏曰下傳云卤房卤夾坐東京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同實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卤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艸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篛竹紛組之小別鄭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紛綬一物故以元紛爲黑綬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卤夾南嚮者上翼室案言在堂兩頭如鳥之翼即夾室今此卤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故也傳以卤夾爲卤廂夾室不知廂乃夾室之前堂也涵廂與夾而不分謬已甚矣乃又以此坐爲在卤夾之前前字經文所無妄增之則愈有不可解者疏多附會傳于此亦不能疏其所以在前之故竟卤夾之前即下文卤堂有冕執鉞者立于此又雜列一席于此何爲邪且此席列于卤夾室之前堂而卤夾中獨空洞無物何爲邪且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傳旣用之小雅湛露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彼序云天子燕諸侯彼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則私宴在室中甚明何乃以爲在室之前堂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鄭云筍析竹青皮引禮器爲證今禮器作筠俗儒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但有筍字竹胎也从竹旬聲思允切筠字則在新附非許氏原文是古無此字蓋筍字有二義以爲竹青皮則于貧反以爲竹胎則思允反釋文並列兩音陸德明已不識字矣禮記聘義孚尹旁達彼注云尹讀如竹箭之筠彼釋文云尹依注音筍又作筠則知彼筠字亦俗儒改也今人但知筍爲竹胎則筍席之義不可解知爲竹外青皮則筍席者離析竹榦取其外青皮爲席也馬云箁箬竹部箁字注云竹箬也箬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箬是馬與鄭合也傳云篛竹篛字說文無妄也鄭又以元紛爲元組者司几筵注紛如綬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組綬屬則紛亦可言組也桼說文卷六下部首木汁可以髼物桼几以桼髼几也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者祭畢而燕自在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宴也

越玉五重陳寶（釋文曰重直容反○案曰說文卷七下宀部云宲藏也从宀呆聲呆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博褒切此部別出寶字而引書在宲字下不在寶字下則知字當作宲訓爲藏今本僞孔改也）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尚書疏）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釋文）傳曰于東卤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疏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于也于者于其處所上云卤序東嚮東序卤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王復云在卤序在東序者明于東卤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卤序在東序也卤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寶器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越馬云越地謂南蠻百粵周書王會解備記四夷貢獻南方諸國無貢玉者其篇末又述湯令伊尹爲四方獻令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伊尹于是爲四方令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不言獻玉是南方不產玉也馬說非是當從傳訓越爲于此一節爲總目下文也鄭云陳寶大事以華國者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是也傳云列玉五重在東卤序坐北疏以序即牆別名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者下文東堂卤堂鄭注云序內半以前曰堂疏云謂序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是牆南北長也其東序固長足容几席陳設卤序其前爲殯殯南當留餘地爲獻酬拜起地殯北爲卤序東嚮之坐坐北列玉二重亦足容之也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卤序（釋文曰琬紆晚反琰以冉反）

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黃度尚書說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王曰大訓虞書典謨（尚書疏約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疏曰赤刀者刀有赤處刀一名削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與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爲然赤刀爲赤削白刀爲白削是削爲刀別名明矣大璧琬琰爲二重則琬琰共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形質同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

案曰鄭云武王誅紂云云者周書克殷解商辛旣自燔于火武王適王所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史記周本紀言以輕劍擊之則輕呂劍名非刀鄭謂武王誅紂別有所佩之刀非謂即誅紂之兵也禮記檀弓周人尚赤故刀亦飾以赤也又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者鄭意蓋總謂古先王王孔以爲虞書典謨先王多矣何獨舉虞書乎恐非也鄭又云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璧與琮相配據攷工玉人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若琬圭琰圭據玉人職皆九寸鄭云尺二寸者以彼文九寸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自然較大故知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釋文曰球音求）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

（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王曰河圖八卦也（尚書疏）傳曰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illegible]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疏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球是雍州貢也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然否河圖八卦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注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

案曰鄭云大玉華山之球者爾雅釋地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石即球也山海經太華之山小華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是華山有玉也夷玉爲珣玗琪者疏引釋地東方之美云云鄭言東北蓋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固在東北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鄭與說文合馬注亦同也天球雍州所貢者禹貢雍州所貢有球當爲磬材未經琢治豫貢磬錯正以治之也三者皆璞云云者對上宏璧琬琰皆已琢治成形而言陶謨戛擊鳴球是已成之玉磬其未成器者即天球也河圖出河水者鄭注易繫辭引春秋說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王孔以爲八卦疏引漢書五行志爲證鄭但泛言帝王聖者所受者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則周家世受河圖今成王初崩前代河圖皆在當省傳寶之不但陳本朝所受故鄭廣指帝王聖者也

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釋文曰鼖扶云反）

鄭曰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攷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傳曰允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疏曰夏有允侯知允是國名也大貝大于餘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車罔爲渠大如車罔其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異故寶之西序即是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

案曰鄭引書傳云云者伏生書大傳也彼文云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陸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尾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車渠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遂遣西伯伐崇是其事也貝大如車渠者陸德明云渠車輞也非車渠即貝也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攻以爲器如白玉此別爲一物非此車渠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釋文曰兌徒外反）

鄭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傳曰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者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疏曰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者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

案曰鄭云云者垂是巧工見堯典知四者皆人名也僞孔以西房東房皆是東西夾室上節傳云西房西夾坐東蓋僞孔謬以西夾南嚮之坐爲在西夾之前之堂上故以大貝等爲在西夾南嚮之坐之東此節傳云東房東廂夾室而東夾室則康王方植宅于此故疏推傳意以戈弓等陳于東夾之前之堂上矣其實皆大謬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卷十二上戶部云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蓋房各有戶故从戶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與說文合然則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之後矣當魏晉之時古人宮室之制猶可攷僞孔自當知之而乃以房爲即夾室是故爲謬言以欺世邪抑真懵愚無識而然邪且如其說則几席寶玉等皆在堂上無有在房室中者矣何悖謬至此也攷前堂後室堂有兩楹其中即檀弓所謂兩楹間堂東西牆爲序序外爲夾室自兩楹傍至東西序各廣三分楹間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間是後室固在前堂之後而較隘于前堂故後室兩旁之東西房雖當東西夾之後而較廣于東西夾又各延及于序內之北（即前堂兩楹旁之北）西房當西夾後以東房當東夾後以西也房雖與室連比其間有墉以間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戶以通于堂其後室之中東西北三面皆墉惟南一面東爲戶西爲牖故西房之戶出于西序內室牖之西東房之戶出于東序內室戶之東也（戶皆在東南隅惟東房之戶則在西南隅因欲通于堂故如此）其所陳寶玉在西房者陳于東墉下在東房者陳于西墉下知者上文鄭注云陳寶以華國也則必不陳于屏隱之處今陳于房中必西房東墉下東房西墉下各當房戶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故知必陳于此也其房戶之外即東西序內之地各有所陳今房中所陳直戶之北正與東西序之所陳南北相直西房直西序所陳之北東房直東序所陳之北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釋文曰阼才故反塾音孰一音育○案曰周禮鄭注引此經四輅字皆作路今本尚書作輅說文卷十四上車部云輅車軨前橫木也然則輅乃車上一物何得爲天子車名春官巾車典路及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鄭巾車注云王在焉曰路儀禮覲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是作輅非也綴鄭引作贅說文則作贅爲合今作綴亦假借也塾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新附中此俗字不可用當假借作孰也）

鄭曰大路玉路贊次次在玉路之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不陳金輅革輅木輅者主于朝祀而已（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七卷春官典路疏○案曰此條鄭注尚書疏所引以先輅爲金輅金當作象其下不陳象輅革輅木輅云云象當作金二字互誤又但言先輅是金輅而其上不言大輅是玉輅明係脫一句此刻本之誤據周禮疏增改）馬曰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路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路玉輅也綴輅繫綴于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此經四路兩兩相配大輅綴輅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玉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以飾爲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于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孔意當然也鄭以大輅玉輅先輅象輅綴輅玉輅之貳次輅金輅之貳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主故也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路禮也

案曰鄭以大路爲玉路者大戴禮卷十二朝事篇云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巾車云王之五路一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彼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然則大路即玉路也明堂位云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天子之禮也彼注云旂旗畫日月明堂位大路與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據鄭注俱是殷路所以與朝事巾車之十有再就者不同要大路是一故旂章則同雖繁纓不同不害大路即玉路也鄭又以贅爲次謂是玉路之貳者望文爲說也巾車于玉路貳車無文而朝事云大路貳車十二乘是大路有貳也鄭又以先路爲象路者巾車無先路其名惟見此及郊特牲郊特牲無注而于此必以爲象路者鄭以此經陳設皆爲將傳顧命欲以華國所陳之車主于朝祀而已巾車云玉路以祀象路以朝贅次是副貳皆無名既以大路爲玉路故遂推先路以爲象路也若然巾車云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先路三就不同者郊特牲所說亦是殷制與大路之繁纓殷周不同者一例不害此經先路是繁纓七就之象路也又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疏引彼孫炎注郭璞注即用之冬官匠人有門堂彼注云門側之堂亦引釋宮此文以證是也又以次路爲象路之貳者次是次于先亦望文爲說也又云象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答張逸詩疏引鄭志答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是經有明文也以賓階在西阼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嚮則西爲右東爲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西爲左東爲右故在左塾前者與在西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又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以五路止陳其二故云云也上文東西序几席及列玉陳寶皆先言西後言東今四路正者皆在西副貳者皆在東疏謂因王殯在西固然矣其實亦因喪尚右故也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彼注云喪尚右右陰也是也馬王云不陳戎路云云是馬王與僞傳同以大路爲玉綴路爲金先路爲象次路爲木故惟不陳革路也凡馬王與鄭異者傳必違鄭而從馬王類如此也但鄭云主于朝祀則革路以即戎木路以田不陳宜矣金路以賓與朝同屬賓禮而不陳者既朝而將饗食則陳金路迎賓今喪中陳設無取禮賓故也

又案曰鄭以左右塾爲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几席寶玉車路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此于經固有明文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顧命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顧命時行禮拜莫敢前諸侯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退路門內事撤敘路門外事經文門凡三見曰逆子釗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門俟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故知王出以上所敘皆路門內事也且天子三朝五門皋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小宗伯注云宗廟社稷在庫門內之左右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此當在應門內之左右其中間則皆平地）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見樂師注蓋因自路門直至皋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特言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云然（治朝無堂階不設几席覲朝之時君臣皆立不坐諸侯亦然論語子罕篇拜下鄭言升堂皆在路寢非治朝何升與下之有）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之有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郭注以東西箱爲夾室之前堂于無箱有室則注云但爲大寢此有西夾室有夾即有箱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宮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寢與凡爲寢不同鄭答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明堂成王鎬京宮室因舊未及改作權用諸侯之制路寢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說以次差之謂天子路寢既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命之有夾有箱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即在燕寢倘應有夾有箱安得無箱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宮之文不可以疑顧命而謂其有箱非寢明矣（特牲饋食是諸侯之士祭禰非天子之士其位爲最卑尚有几席兩敦在西堂彼注以爲西夾室之前近南彼疏即據釋宮注夾室前堂謂之廂在西堂即在西廂故云西夾之前近南也由此觀之諸侯之士其廟中尚有夾有箱則無夾無箱之寢惟庶人方如此況隨遇廟寢同制鄭惟據天子然以次推之諸侯大夫必無無箱之寢矣況天子乎）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實在路門內之路寢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釋文曰弁皮彥反徐扶變反）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兵制門）傳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疏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衞王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元云云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于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

案曰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者鄭注儀禮士冠禮云雀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是也又云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者周禮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彼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藻旒九就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云侯伯繅七就子男藻五就孤藻四就三命之卿藻三就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也雀弁之制延紐笄紘皆與冕同惟無藻爲異耳然則冕而無藻卽與雀弁不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則似無藻之冕仍與雀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雀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則雀弁與無旒之冕但有低卬之分仍不害爲同制也說文弁訓冕也冕訓大夫以上冠也冠訓弁冕之總名是弁冕散文可通對文則異也傳以畢門爲路寢門者鄭司農衆注天官閽人路門一曰畢門注秋官朝士亦云然鄭皆不破彼閽人疏云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是也知路是大者夏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冬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是也知畢是終者閽人朝士注及明堂位注皆以路門居天子五門之末是也又名虎門者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注云虎門路寢門也又稱宮門大僕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以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一事相涉知宮門卽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騏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案曰綦晛音从王肅改也依疏及毛詩疏鄭馬作騏並从之）

鄭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卽今之句孑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四之四卷鄭風出其東門疏○又七之三卷曹風鳲鳩疏○又二十之一卷魯頌駉疏○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十六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馬曰騏青黑色（釋文）王曰綦赤黑色（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疏曰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廉稜也立在堂下近于堂稜

案曰鄭云青黑曰騏且引詩以證者說文馬部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驪是黑色故鄭云云謂騏弁色如馬騏文也王肅妄改騏作綦而僞孔氏從之今攷毛詩曹風其弁伊騏鄭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正義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綦以玉爲之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于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于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矣故弁師注云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僞孔牽于彼文妄改爲綦又以士弁無綦飾因解爲鹿子皮恐皆妄也鄭又云戈卽今句孑戟者鄭注夏官司戈盾及攷工記冶氏幷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並同舉漢時名爲況也冶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司農注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則句孑戟者以其胡名之也釋名又云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所刺擣蓋謂其援所鉤引蓋謂其胡揚雄方言卷九云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吳揚之間謂之戈此則以戟無刃者爲戈觀經言戈上刃而冶氏所言戈戟之援皆其鋒刃則方言疑非是說文卷十二下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此最明析據攷工戈一援一胡戟則一直援一枝援又一胡枝援亦是其胡孑蓋戟从戈从榦省二援則枝榦多非但一橫之而已是戈戟之異不在有刃無刃也戺者邵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云戺音俟古文尚書作㲍今隸書變也張揖廣雅卷七釋室篇云戺砌也砌俗字當作切張衡卤京賦刊層平堂設切厓隒李善云切與砌通呂向云刊削也層累堂高也厓隒邊也削累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爲厓隒是也傳以爲堂廉者漢書賈誼傳云人主之尊如堂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是也經言夾兩階戺者階戺雖相連階非卽戺不得以夾階卽是夾戺蓋夾階者二人一在卤階之卤一在阼階之東相嚮而立夾戺者二人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卤南堂隅之卤當前廉之兩旁厓下皆南嚮經合言之者以四人兵服同也知夾戺者皆南嚮者以堂高九尺人長八尺旣當堂廉之兩旁厓下若相嚮則皆面厓矣故知皆南嚮庭中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卤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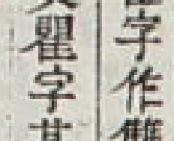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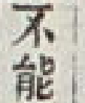
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傳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卤廂之前堂疏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元云云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于東堂卤堂者當在東卤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案曰鄭云劉鑱斧鉞大斧者劉鉞相對當相似說文卷十二下戉部云斧也从戈レ聲今作鉞者俗字不可用然則戉是大斧劉必是戉之類故推以爲鑱斧也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序是東卤牆序外是夾室序內皆爲堂然序內當東夾卤夾東者中堂也是爲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楹間以及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爲東堂卤夾之前爲卤堂是亦序內之半以前卽東卤箱也覲禮記几俟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卤堂注云卤夾之前釋宮東卤廂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爲廂也廂字在說文广部新附古無此字不可用依儀禮當作箱昭四年左傳饋于个杜預云个東卤箱是也匠人明堂五室其貲則十二堂注以月令

攷之中央太廟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卤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卤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卤堂曰總章左个卤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卤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此經東堂卤堂卽左个右个也僞傳云東卤廂之前堂卽以廂爲夾非也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釋文曰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衢）

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傳曰戣瞿皆戟屬立于東卤堂之階上疏曰釋詁云垂界邊衞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卤垂知在堂上遠地當于序外東卤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卤堂之階上也

案曰鄭云云者戣瞿蓋亦二器相似故鄭以爲皆三鋒矛也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戣周制侍臣執戣兵也从戈癸聲瞿則無見卷十四上金部新附有鑺字注云兵器也此後人因顧命妄造此字耳不可信也惟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商瞿父鼎銘云瞿字作雙目而中从丨蓋古文瞿字疑此兵器之形似此古文瞿字其上鋒刃似雙目其下柄似丨故遂以名之與然說文卷四上瞿字爲部首但云鷹隼視也从隹从䀠不收童文字疑不能定也垂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垂遠邊也从土𠂹聲蓋東卤夾旁之廉也堂基旣築土令高四面設切以爲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旣謂之東堂卤堂其南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卤兩面則留餘地謂之垂所以容人往來蓋東夾卤邊之牆爲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有序序外卽東垂卤夾東邊之牆爲卤序而卤夾卤邊亦必有序序外卽卤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卤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卤矢在其上鄭注云上堂卤廉言堂卤廉則是卤序外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其上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卤序者在卤序卤之廉上也是東卤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卽垂也立東垂者東嚮立卤垂者卤嚮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釋文曰銳以稅反）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尚書疏○側階云云王肅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六卷○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王曰惠戈劉鉞戣瞿銳皆兵器之名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銳矛屬側階北下立階上疏曰鄭王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竝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此所執者凡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敘之也次東卤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康成說耳路寢三階于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衞之

案曰鄭以銳爲矛屬者銳當作鈗說文卷十四上金部鈗字但云兵也無兵器解左傳成二年鈗司徒免乎杜註鈗司徒主鈗兵者漢書高帝紀親被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也金部鈗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余準切據此知當作鈗說文所引皆眞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妄改銳唐人不識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矣皆非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有云兗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佖按字書無兗字今俗以爲兗州字兗州本作沇此兗鋋合作鈗鋋漢書相承誤爲兗字如淳乃云兗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鋋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謂臣佖者宋祁謂是張佖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鈗字與鋋字相次則臣佖說是也鄭又云凡此七兵云云者如劉戉皆斧類詩伐柯傳云柯斧柄昭十二年左傳剝圭爲鏚柲杜預云鏚斧柲柄也則斧者柄者也鈗爲矛屬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則矛施矜者也攷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鄭注柲柄也其下文鄭注又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則戈柲亦名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則矜柄通稱此云或施矜或著柄者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廬人職云句兵椑刺兵摶鄭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摶圜也廬人又云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鄭注云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凡矜八觚然則隋圜者柄也其手握處圜而握不及處爲八觚者矜也是矜柄固有異也戈長六尺六寸者攷工記文餘則無文故云未聞也鄭又云側階東下階者以側是偏旁之義故以爲東下階蓋康王方恤宅于東翼室兵衞宜盛故于此獨多一人且康王將從翼室出而受顧命必不率爾從室戶出至東堂卽橫過楹間徑趨殯前若是之慢易簡捷也必當從東階降至庭中然後再從賓階躋以至殯前然則此東下階乃嗣王從翼室往殯所必由之處與卤階不同故獨多此一人鄭注確不可易也禮記雜記說諸侯夫人奔父母喪歸本國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也彼疏云闈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也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知側階謂東面階也是也僞傳乃以爲北下階疏又申之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攷儀禮士昏禮記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是東房之北爲北堂也大射儀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是路寢有北階矣鄭注燕禮及大射儀皆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卤面南上是北階在東房北堂之下也又北堂惟東房有之卤房無北堂故無階儀禮士冠禮云側尊一甒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側有特義鄭匠人注路寢明堂同制明堂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今此路寢鄭謂是因侯制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則東房正有一北階正當以無

偶曰側之義解之鄭豈不知而必以爲東下階者房本爲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北階乃婦人及進賸者所由今將傳顧命北階一無所事何用兵衞且此地旣不用婦人又無進賸者此階無一人升降乃置一執鈗者于此孤立向隅爲此寂寂亦甚可笑者以壯觀瞻則無人能見若以防守此地向內即是小寢有何足防執鈗者不太覺無謂邪疏又妄駁鄭謂立東堊者已在東下階上此人何復共立不知堊與階有別堊在堂廉上階在堂廉下彼立東堊者原不在東下階上此執鈗者原在階不在堊豈相妨邪晃者必在堂上疏說如此未足據又何足難鄭邪傳疏皆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案曰說文卷七下巾部常訓下帬重文作裳則裳與常同又卷十四下𨸏部無隮字新附亦無鄭風蝃蝀朝隮于西傳云隮升曹風候人南山朝隮傳云隮升雲春官眡祲十煇九日隮注云隮虹皆與此經不合當作躋）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尚書疏○李昉等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章部○案曰御覽脫十字以意增）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鹵階升不敢當主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麻冕盡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生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于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云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云云是言貴文故稱之

案曰鄭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者孔安國論語注云麻冕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是也布言升者所以辨其精麤也鄭注儀禮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必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二十升也又云黼裳冕服有文者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八其等衰則自九章至一章凡五王備有焉據鄭注周禮司服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黼裳當是毳衣之裳刺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也對下蟻裳彤裳止以色言皆無文者耳傳云用鹵階升不敢當主者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嗣王當踐阼階今升自鹵階未敢當主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釋文曰蟻魚綺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鹵面諸侯北面（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章部）傳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元疏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蟻蚍蜉蟲也裳色元如蟻故名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元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故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鄭元云云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案曰鄭云蟻謂色元也者說文無蟻字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蟻一作蛾學記注蛾蚍蜉也然則字當作蛾又作螘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方言卷十一云蚍蜉鹵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是色元也司服注服章無蛾故以爲裳色如蛾與上雀弁騏弁同也入者入畢門王殯在畢門之內路寢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顧命也鄭云卿鹵面者謂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者在中庭之南蓋經言入即位不言升階知皆位于中庭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疏曰此三官皆執事各異裳者各異于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案曰傳以彤爲纁者靜女詩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困卦鄭注云朱深于赤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與攷工鍾氏略同天官染人司農注云纁絳也而鄭于士冠禮朱紘注論染絳之法備用爾雅文乃云朱則四入與然則彤赤是一朱與赤纁與朱深淺雖別亦是一故以彤爲纁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釋文曰瑁莫報反）

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松之注）馬曰同者大同天下（虞翻傳注）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疏曰考工記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鎭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鎭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鎭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禮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是爵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聞也阼階東階也鄭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鹵階鹵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由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傳以承亦爲奉者說文手部義也列子黃帝篇云呂梁懸水一丈夫游之孔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方言出溺爲承出溺有升舉之義此兩手奉圭故云承也傳以介圭爲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者介大釋詁文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大雅崧高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郭璞注引作玠玠介同也彼箋亦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諸侯之瑞圭自九寸以下不得有尺二寸尺二寸則天子之鎭圭即疏引玉人云云者是故王錫申伯以爲其寶不得執爲瑞信今將傳顧命故奉以奠于位也鄭云宗伯之長三人使其二人者同瑁兩物兩手奉一物故用二人奉之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二人爵等而自有差使其上一人與大宗伯爲二也鄭又以同爲酒柸者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曰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柸謂之酒柸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柸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推翻之意因說文卷一上玉部古文瑁字作珇遂以爲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珇無同字祇緣今文作瑁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冃珇後人以冃似同復誤作同瑁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訓爲柸馬融雖不能覺同爲誤而猶不解爲酒杯故訓爲大同以同瑁配介圭尚爲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訓爲璽者故翻以爲二說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典無以同爲酒柸者獨此一見故不肯信其實則大謬不然也假如其說則下文乃受同瑁亦當作乃受瑁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酳用以嚌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瑁乎豈瑁亦可酌酒乎若非酌酒則瑁是鎭圭重器奠于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于此獻酳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兒戲何爲乎翻眞妄人矣璽起秦漢周初安有此乃云猶愈于元更妄矣鄭注其詳不可得聞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鬯酒者故鄭以爲酒柸也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彼同是璋瓚矣半圭曰璋璋瓚亞于圭瓚禮記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太保以酢之同旣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也傳云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云云者說文玉部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是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鄭曰御猶鄉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鹵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疏曰太史持策書欲進王故與王同升鹵階不言王面北可知也

案曰鄭云御猶鄉也者御即迓字迓之言迎迎則必向也王由賓階升知此時立賓階少東者以太史隮王升階將由其鹵讀冊王自當少東避之也知太史東面于殯鹵南隅者禮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立殯之右故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釋文曰憑皮冰反卞皮彥反徐扶變反眇彌小反）

王曰大卞大法（尚書疏）傳曰大君成王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微微我淺末小子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

案曰王以卞爲法者卞即冠弁之弁說文卷八下皃字注云覍冕也周曰覍殷曰吁夏曰收从皃象形重文弁字注云籀文覍从廾上象形今隸變作弁者从籀省也又重文𡭴字注云或覍字此即今隸變作卞者也漢成紀贊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則弁轉爲卞久矣此經大卞即大弁然則弁得法訓者卷七下冂部冃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从冂从元元亦聲冠有法制从寸是由弁居元首而有法制故訓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曰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𥁕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櫟書傳纂疏六卷）王曰咤奠爵（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櫟書傳纂疏六卷）傳曰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于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疏曰王受冊命之時立于鹵階上少東北面太史于柩鹵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于王鹵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于兩楹之間酌酒乃于殯東鹵面立三進于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于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　鄭元云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于三酌者實三爵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于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地也經典無此咤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鄭元云云與孔異也

案曰鄭以宿爲肅云徐行前曰肅者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特牲饋食禮乃宿尸祭統宮宰宿夫人鄭于彼三經竝注云宿讀爲肅（隋大業五年終南山舍利塔銘有京兆府大興縣御肅鄉御宿川也）是宿與肅通釋詁肅進也是行而前也士冠禮乃宿賓注亦云宿進也是也又云卻行曰咤則因僞孔作咤作疏者并鄭注亦引作咤說文卷七下宀部詫奠爵酒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詫當故切鄭本必亦作詫但解則異訓爲卻亦以音近得訓也王既受同瑁自當稍進近殯前既三祭則卻就本位此祭謂灌祭也說文卷一上示部云祼灌祭也是也小宰注云天地大神不祼人道宗廟有祼祼有二將祭用圭瓚盛秬鬯酒灌地求神然後迎尸及祭用圭瓚秬鬯獻尸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權禮非吉祭未必有尸故王代尸祭酒傳以宿爲進爵咤爲奠爵則嫌文餘備禮此喪中不當如吉祭備禮故鄭但以宿爲進詫爲卻王孔非也

上宗曰饗

傳曰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疏曰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與再拜禮于祭末必飮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飮酒而已此非大祭故于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太保受同降

傳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疏曰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于篚也上宗讚王以饗福酒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飮酒之禮爵未用皆實于篚既飮皆反于篚知此下堂反于篚也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釋文曰酢才各反○案曰酢當作醋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醻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醋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醶也倉故切醶酢也秦官切今俗醋酢相亂）

傳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酳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己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酳疏曰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賓東面報祭之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酳祭于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酳是報祭之事王己祭太保又報祭也酳訓報也故報祭曰酳飲酒之禮稱獻酳者亦是報之義也

案曰傳云盥手者說文皿部云澡手也从臼从水从皿臼爲兩手兩手匊水臨于皿上象人澡手也傳又云半圭曰璋者何休公羊定八年傳注及毛詩斯干傳鄭周禮大宗伯注俱有其文圭首上銳兩旁各剡寸半其銳者正璋首則惟剡一偏其一偏則衺銳上出形如半圭然故半圭曰璋也傳云璋臣所奉者此王肅義也大雅棫樸奉璋峩峩王肅云璋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此文爲證鄭則以爲璋瓚肅又難鄭云圭瓚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小雅斯干毛傳云璋臣之職其意以人臣行禮當執璋棫樸傳惟解璋不言瓚其意亦不以爲祼獻所用肅故據此難鄭肅于毛詩注如此則注尚書可知僞傳事從馬王而違鄭此傳與肅毛詩注合故知必肅義也如其說則璋似禮神之玉春官大宗伯冬官玉人禮神各有玉眞于神坐金縢周公植璧山海經亦屢言玉禮神今言秉璋以酳必非專言禮神反畧祼祭不言明璋卽是異同亦卽是璋瓚且經典說臣行禮亦用圭璧非必用璋者故疏不用傳義別引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以解此經秉璋卽是亞祼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彼棫樸鄭箋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鄭王異義如此據詩以例書則此疏所引祭統云云殆卽鄭義孔穎達必有不安于僞傳而疏家體未便立異故隱鄭名與彼祭統注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今旣以璋瓚亞祼解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自卽圭瓚二瓚皆名同殆猶弁冕皆名冠與然酳字之義疏猶未得葢秉璋者秉之以祼獻耳下言以酳謂旣獻則自酳也周禮司尊彝職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及追享朝享于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輒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酳鄭注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酳又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據鄭注司几筵謂王酳尸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酳王據祭統尸酳夫人執柄則后獻尸尸亦酳后可知據司尊彝注則臣獻尸尸不酳臣臣自酳也茲祭于成王殯宮雖不立尸異于吉祭然經言酳亦必獻而自酳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疏曰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爲白成王言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旣祭則奠同于地太保不敢奠于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旣酳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太保受同祭嚌（釋文曰嚌才細反）

傳曰太保旣拜而祭旣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疏曰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旣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旣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于齒示歆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于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于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案曰此言祭者奠之地也太保秉璋旣已祼祭矣今將飲福復奠之地如左傳祭之地王制獺祭魚豺祭獸之祭非祼祭之祭疏說非也上文王飲福酒疏補言跪而祭此經言祭亦猶是也傳以嚌爲至齒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嚌嘗也引周書此文爲證顧野王玉篇卷上第五十六口部云嚌至齒也亦引此文爲證至齒是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嚌之衆賓兄弟啐之鄭注云嚌啐皆嘗嚌至齒啐入口此則嚌而不啐也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釋文曰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疏曰與再拜訖于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旣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旣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太保降收

傳曰太保下堂王亦可知有司于此盡收徹疏曰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于是收徹器物

案曰傳云太保下王可知然則太史太宗宗人等皆下可知也傳又云盡收徹者總指上文所設几席寶器四路盡收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所敘成王崩而殯于路寢堂上一切几席寶玉陳設皆在堂上殯前又留餘地爲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酳之地攷匠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賈公彥疏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四尺半得容殯者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檀弓孔穎達疏亦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明堂位疏亦與匠人賈疏畧同賈孔疏三條皆從伏生書大傳及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寬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所以堂上得容殯今據京路寢雖爲諸侯制小于明堂但旣爲三室載彼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愈寬深所以容殯外尚得設三坐陳寶玉幷獻酳拜起儀地也

諸侯出廟門俟（案曰俟當作竢[illegible]反俟訓大別是一字）

傳曰言諸侯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疏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卽止也

案曰傳云言諸侯卿士可知者此諸侯卽上文卿士邦君入卽位者內惟齊侯衞侯爲畿外餘皆畿內非下文所云西方東方諸侯也彼諸侯須二伯率之乃入耳始時並未先入路門至殯宮之前疏誤也廟門傳疏以爲殯處故曰廟卽路門者卽上文一名畢門者也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是謂諸侯死于外而歸至殯所是亦謂殯宮爲廟鄭小宗伯注又謂之殯門猶此經稱廟門也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然則自殯處而出廟門安見非宗廟之門而傳疏必以爲路門者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且此上文陳兵衞于畢門內畢門卽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安得在宗廟于若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衰世不遵周法不可據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荅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其末世諸侯何能同也然則此經云諸侯出廟門者是卿士邦君出路門也出至路門外則在應門內矣此時太保畢公雖亦同衆人出至路門外而且幷出至應門外以將率諸侯入故餘人則皆序立以竢也疏乃謂衆人盡出至應門外非也傳又以竢爲待王後命攷路門之外治朝卿士邦君皆有班位故于此竢竢者竢王朝也僞孔欲于此下分篇若言竢朝則文勢一貫不可分矣故捌待後命之說其實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疏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己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案曰鄭馬王本皆孔氏之舊今本乃晚晉妄改）

傳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疏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旣拜王卽荅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

案曰傳以王出爲出畢門者王亦出路寢門卽上文畢門亦卽廟門也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冬官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是也今據天官宰夫闇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小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幷詩大雅緜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于斯斷獄訟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闇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闕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大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于斯圖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皋應魯亦無皋應但庫門爲天子皋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諸文皆以康成鄭氏說爲定（外朝在庫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司寇注云在雉門外雉本當作庫賈疏已明言之三禮義宗及通典承誤作雉後人遂疑康成自相矛盾非也治朝燕朝對外朝言皆內朝玉藻說諸侯之事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此內朝卽治朝若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此以路門外爲外朝者對路寢燕朝爲外朝其實亦是內朝）今此經言王在應門之內者正治朝也傳又云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者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下篇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云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時當四月于周正爲孟夏于正歲爲仲春宜用春朝之禮故當宁而立也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葢覲禮時當秋秋主義嚴等威故不下堂其禮行于文王廟中今儀禮見存覲禮篇言天子衮冕負斧依是廟中堂上之戶牖間卽曲禮所謂當依而立者春朝受享亦于廟而受摯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爲廷（江永曰古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廟寢皆有之有堂卽有階論語燕禮公升卽席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治朝庫門外外朝皆平地朝儀禮士相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之朝在庭庭者庭中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庭中也聘禮使者受命于朝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司士朝士等職言治朝外朝皆無升階之文又人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西階之前下車于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本之尚書大傳葢治朝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豈能升降乎）當依當宁旣竝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應是背負非面向據釋宮宁在門屏間天子外屏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鄭注覲禮據禮緯云天子外屏外屏者經云侯氏肉袒入廟門天子辭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知是外屏廟如此寢可知釋宮云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此一節皆是從內向外言之階庭是路寢之階庭則門是路門屏是路門外之屏故曲禮疏云路門外有屏卽樹也是門是此說是矣又據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門外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此說亦是又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此則微誤正門是應門是門側堂屏是所以蔽路門則宁當在路門外之兩塾間內外各二宁旣在路門外兩塾間則南距應門之兩塾尚遠何得云近李巡微誤此疏亦因之微誤又攷說文卷十四上宁部云宁辨積物也此宁字疑卽貝部之貯字同門屏間宁當作著齊風俟我于著昭十一年傳朝有著定）此宁乃相翔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旣集出宁至中庭皆負宁南面而立負宁實負屏也

又案曰蔡邕謂明堂卽在王宮應門之內則此經應門者似明堂正門但明堂位疏引鄭目錄云明堂在國之陽又引鄭駮異義用淳于登說幷據孝經援神契明堂在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則鄭以明堂不在王城宮內（[illegible]孔疏竝同）故彼文朝諸侯于明堂云云鄭注云朝之禮不于此周公權用之也據此則鄭以正朝自在路門外不在南郊明堂故彼疏推鄭意以爲此明堂應門非是宮內路門外之應門明堂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不可泥以爲一然則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治朝平地爲廷無堂階蔡邕說不謂明堂在此彼以明堂與宗廟爲一則在庫門內雉門外之東而又以爲卽太學卽辟廱靈臺譏其人神瀆擾必無此理且五門中旣有應門庫門內左偏別有一應門豈理乎然則當從鄭明堂自在郊外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九卷○玉海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傳曰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疏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鹵方者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鹵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鹵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案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者公羊隱五秊傳云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鹵召公主之詩甘棠箋云召公作上公爲二伯疏引鄭志張逸問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今召公仍其舊職率鹵方諸侯而東方畢公率之是代周公爲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釋文曰乘繩證反）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尚書疏）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鬛以爲庭實賓諸侯也疏曰四馬曰乘乘黃是馬色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秊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是古貴朱鬛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奉圭兼幣卽馬也圭是致馬之物然則此是二王之後享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覲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案曰鄭云此幣圭以馬舉二王之後以言者凡朝宗覲遇皆先朝而後享朝宗遇禮亾覲禮見在儀禮載其事并詳春官大宗伯秋官大行人小行人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爲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穀男蒲居則守之朝覲執以爲信至朝訖則行享禮本疏引小行人六幣云云卽朝訖行享之事而圭以馬則居六幣之首又引鄭彼注謂二王後所獻今此經云布乘黃朱是馬也奉圭兼幣卽是馬圭以致馬也是二王之後所行之享禮也蓋入門卽奉命圭奠贄而行朝禮此義上節已該之此節專敘享禮也鄭又云諸侯當璧以帛者二王之後惟杞宋今朝新君鹵方東方諸侯咸在必不專是杞宋特經文不具耳故鄭補言之也鄭又云亦有庭實者秋官大行人說朝事云廟中將幣三享鄭彼注旣用覲禮篇文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引大戴禮朝事篇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然則庭實又在圭馬等物之外故詩韓奕疏備引諸文而申之云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今此經文亦不具故鄭又補言之傳以圭馬卽庭實非也傳以布爲陳者昭二十六秊傳百兩一布杜注云布陳之是也又以乘黃爲四黃馬者詩鄭風乘乘黃傳云四馬皆黃是也又以朱爲馬朱鬛者詩干旄疏引鄭駮異義說顧命之義文也又以賓爲諸侯者覲禮侯氏入門右擯者謁注云上擯告以天子欲親受之如賓客則諸侯朝覲于天子爲賓也說文卷一上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據此則圭上有介字僞孔刪之者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鎭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之但崧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云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鄭本必與說文同也

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釋文曰壤如丈反）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尚書疏）

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衞故曰臣衞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疏曰成王始崩卽有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喪也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注曲禮云春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是朝與享別此旣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云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案曰鄭云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者據儀禮覲禮篇所說則秋覲朝享不同時本疏引鄭曲禮注云云則春朝朝享并不同地今入門而朝卽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二禮同時同地竝行以喪中急遽故與常禮不同也鄭又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者一二臣衞云云則言曰其下再拜稽首則言皆望文爲說也傳云來朝而遇國喪者此本鄭義也詳康王之誥又云執壤地所出者正覲禮所云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竝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釋文曰羑羊九反）

馬曰羑道也（釋文○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疏曰羑聲近猷故訓爲道

案曰馬王及傳以羑爲道者毛詩大雅板篇天之牖民傳云牖道也箋云道民以禮義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周本紀亦言鹵伯囚羑里則羑與牖通老子道德經鑒遠篇不窺羑見天道釋文云羑牖通板篇疏又云牖與誘古字通用韓詩外傳牖作誘說文卷九上厶部羑字重文作誘又古文作羑然則羑與牖誘竝同正當訓道此古義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釋文曰戡音堪遺唯季反壞音怪）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尚書疏）傳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案曰傳以敷爲布說文卷三下攴部敷字注云㪔也从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芳无切此節鄭注已亾則義訓之存于說文者皆从之也六師六軍也夏官云凡制軍王六軍詩大雅常武云整我六師棫樸云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鄭答趙商問釋臨碩難竝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宜通稱也傳以高祖爲高德之祖者曾祖之父爲高祖文王于康王爲曾祖父左傳昭十七秊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十五秊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是得通稱故傳云云也王以爲寡有義見康誥

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釋文曰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衞四服者周公居攝六秊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秊再巡狩餘六秊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衞湜禮記集說七十九卷）傳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疏曰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

案曰鄭云周公居攝六秊制禮班度量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秊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也又云至此積三十秊者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秊爲秊端此成王二十八秊又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秊作洛誥明秊成王卽政又洛誥篇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秊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秊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然則從居攝六秊數起七秊致政明秊成王卽政卽政二十八秊崩上距六秊制禮適三十秊也又云再巡狩餘六秊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秊王巡守殷國則二十四秊再巡守今三十秊則再巡守餘六秊矣又云侯甸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秊秊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秊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秊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固當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經乃言侯甸男衞不見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爲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疑要服旣事遣之則衞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者衞服來時以王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旣事而遣耶蓋要服遠僻恤之故遣衞服差近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鹵方衞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必泥也酒誥亦云侯甸男衞亦約舉之詞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釋文曰底至齊馬讀絕句底之履反○案曰玩王注亦以底至齊爲句孔連信爲句）

王曰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也底至齊立大中之道也（尚書疏）傳曰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

案曰王以丕爲大釋詁文齊爲中釋言文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釋文曰熊音雄羆彼皮反畀必利反徐甫至反）

傳曰文武旣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君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于上天大天因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釋文曰鞠居六反）

傳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汝身在外汝心常當忠篤在王室各同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辱疏曰覲禮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

案曰傳云天子呼同姓諸侯曰伯父疏引覲禮云云曲禮下篇同此時在者不獨同姓言此以該之也鞠子傳云稚子者釋言云鞠稚也義見康誥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曰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九卷）傳曰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案曰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者三公稱公諸侯亦得通稱然是時王朝之臣皆在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也又云朝臣諸侯亦反喪服者經止言王釋冕反喪服故鄭補言之也又引喪服證之者儀禮喪服篇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其目首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是也

又案曰春秋繁露卷三玉英篇云天子三秊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秊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秊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言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據此則知暫時卽吉旋反喪服史臣不得不稱王而王實未嘗以王禮自居故逆于南門外正嗣子之位也麻冕黼裳入卽位正繼體之位也然猶自稱眇眇予末小子又自稱予一人釗正曲禮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之例直至踰秊方卽位三秊除喪卽政朝廟方純用吉禮而此時固未嘗居王禮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卽位文阿議千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觀白虎通及文阿議似已豫知後世陋儒有疑經者而辨之至宋元祐閒孫覺莘老遂論康王冕服見羣臣爲非禮蘇氏軾作書傳推衍其說俗人從而援拾之紛曉不已愚謂若以陳設華美非喪中應有則春官天府大喪陳寶器典路大喪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以吉服非禮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旣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乃專指初崩而言若旣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喪三秊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喪越茀行事是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

上其旅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舉服亦屢釋矣傳顧命亦可視此例其祭于殯宮特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冊見羣臣當在路寢喪次以哭踊行事則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彼世子甫生尙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卽繼體位自不當徒以哭踊爲禮諸儒之說皆非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釋文曰譁戶瓜反）

鄭曰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尙書疏〇王天與尙書纂傳四十五卷）傳曰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疏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諸侯故得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是州別一方伯卽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諸侯非以七百里幷封伯禽也

案曰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者此軍旅之誓自當爲軍之士衆而下文戒擭穽傷牛馬及不復風馬牛逋逃臣妾皆指居民非軍人故又兼及費地之民也傳乃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此臆造也信如所言當監一州何止監七百里內諸侯乎亦太少矣據周禮九服其中六服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則每州當有方二千三百里有奇然此則僞孔所不信不足與語此也卽如王制所云州方千里較之方七百里倍之有奇何伯禽之爲方伯所統止半州且少弱乎葢僞孔實有意欲與鄭立異耳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于周禮大司徒注說其義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詩曰錫之山川土地附庸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明得兼此四等矣僞孔因此遂言七百里內帥魯爲方伯所統非附庸又不敢言魯地大小幾何但爲游光掠影之詞陰爲鄭作難疏曲附之皆非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王曰皆紂時錯居九州（尙書疏）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

案曰王云皆紂時錯居九州者鄭成王政序及多方注以奄與淮夷爲一而大傳及書序皆言武王旣崩奄與祿父淮夷朋比構難孟子以兼驅皆爲周公之功凡此錯居九州者必不起自周初故王肅推其故以爲自紂時然也傳以淮夷爲淮浦之夷者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詩序曰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僖十三年左傳曰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江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卽詩所謂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夷則在淮北者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閟宮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是魯世以征服淮夷爲事也傳又以徐戎爲徐州之戎者禹貢徐州之境北至岱南及淮閟宮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知此經徐戎是戎之在徐州者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釋文曰敹了雕反敿居表反弔音的〇案曰今吳俗謂衣裳綻裂縫紉之尙有敹音）

鄭曰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尙書疏〇王天與尙書纂傳四十五卷）王曰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尙書疏〇王天與尙書纂傳四十五卷）傳曰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疏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皆從金葢用鐵爲之因以作名也敹謂甲繩斷絕當敹理穿治之干是楯敿乃干必施功于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故以爲施楯紛紛如綬而小繫于楯持之且以爲飾弔訓至至善也

案曰鄭云敹謂穿徹之者甲冑皆以革爲之攷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必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鮑人云察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云綫謂縫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必以綫縷縫綴鄭云穿徹卽縫綴也傳以敹爲簡者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敹擇也从攴𡆧聲周書曰敹乃甲冑洛蕭切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攴部亦云敹力么切簡也擇也雖與傳合不如鄭義確也鄭又云敿猶繫也者說文攴部云敿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敿乃干讀若矯居夭切是也王孔云云似與鄭同是也又云弔至猶善也者說文辵部云遆至也釋詁云弔至也釋詁字省耳云猶善者猶下文無敢不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釋文曰鍛丁亂反礪力世反〇案曰鋒依說文當作鏠今俗省古無此字）

傳曰備汝弓矢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無不功善

案曰傳云磨礪鋒刃者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鏠兵耑也卷四下刀部云刃刀堅也左傳磨厲以須吾刃將斬矣是鋒刃宜磨礪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釋文曰牿工毒反）

鄭曰牿爲桎梏之梏施牿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尙書疏）傳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疏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元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此言大舍牿牛馬是出之牢閑牧于野澤也旣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牿之傷謂牛馬也

案曰鄭云牿謂桎梏之梏云云者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桎足械也梏手械也易蒙初六用說桎梏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見大司寇疏今此經作牿說文卷二上牛部云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古屋切若依說文此解牿是牛馬牢彼牛部又云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魯刀切傳用說文義以牿爲牢疏引充人以爲牢閑愚謂軍行之牛馬更番放牧以休其力安得從牢而出故鄭不从說文義而破牿爲梏謂是桎梏之梏也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彼注云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注云云蒙初六注云云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言足明之牛與縶此馬亦可知故云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失與佚通也傳以淫爲大釋詁文周頌有客云既有淫威毛傳同淫舍訓大放謂放牧釋詁部注舍放置是也古尙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要軍行牛以輓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佚故梏之也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釋文曰杜本又作𢾁擭華化反又戶霸反敜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〇案曰張參五經文字擭寒步烏部二）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尙書疏）王曰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敜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尙書疏）傳曰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疏曰周禮冥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檻以捕虎豹穽以捕小獸擭亦設于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今律施機槍作坑穽杖一百傷人畜產者償所減價

案曰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者周禮雍氏云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鄭彼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粊誓曰杜乃擭敜乃阱時秋也彼賈疏云柞鄂者堅柞于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國語卷四魯語云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擭搫擭也搫擭不正也一曰布擭也一曰握也从手蒦聲一號切卷五下井部阱陷也从𨸏从井井亦聲疾正切又重文穽阱或从穴中庸云罟擭陷阱是擭與阱常相連也王云杜閉敜塞也者並說文卷三下攴部文彼杜作𢾁注云閉也从攴度聲讀若杜徒古切敜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穽奴叶切二字相連敜下引書則𢾁從可知此經釋文云杜又作𢾁鄭引亦作𢾁漢書卷四十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𢾁音同是古者杜𢾁通也牛馬行時人爲之備不慮傷于擭穽今放牧故戒其傷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釋文曰逋布吳反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

鄭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馬牛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疏曰僖四季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季傳晉惠公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曰臣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

案曰鄭云風走逸傳云風佚疏引僖四季并賈逵注云云者服虔注與賈同又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云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僖二十八季左傳晉中軍風于澤杜預曰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是牝牡相誘爲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鄭又云臣妾廝役之屬也者公羊宣十二季楚伐鄭廝役扈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艸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主薪汲者卽臣妾也傳必言男臣女妾疏曲附爲婦女從軍皆非也逋亾說文辵部文傳又以商爲商度義太迂曲徐讀爲章徐邈晉人尙知古讀說文卷三上㕯部商从外知內也从㕯章省聲是商固從章得聲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又云聲章于商水經卷五河水篇云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焉酈道元注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然則商亦通章我章賚汝者言我表明汝善而賚汝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韋昭注云章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儀禮士冠記章甫鄭注云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是也傳又云越逐爲失伍不復爲攘盜云云者易睽初九云悔亾喪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邶風擊鼓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無刑也古者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虣掌市市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復晝三巡夜三鼓以號戒之平時皆此行軍可知若因逐馬牛臣妾失伍而越其行列則軍亂故有刑也秋官朝士凡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彼注云人民謂奴隸逃亾者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在朝尙然在軍可知春秋時晉有董逋逃之法楚作僕區亦隱匿逃臣之法說文匸部匿亾也品衆也品在匸中踦區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是不復爲攘盜亦有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釋文曰垣音袁）

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亾失曰攘（毛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〇爾雅一卷釋詁疏〇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案曰鄭云寇劫取也者寇从完从攴攴者擊也因其完聚而擊之是劫取也又云因其亾失曰攘者亾佚而來因匿之釋詁云儴因也彼邢疏引此經儴攘音誼同也博士讀者漢今文家博士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

傳曰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釋文曰峙直里反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〇案曰峙當作庤从山非也）

馬曰大刑死刑（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疏曰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元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

案曰傳以峙爲儲峙者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儲偫也偫待也釋詁云峙具也周頌臣工云庤乃錢鎛毛傳亦云庤具也具之乃可以待用義亦得通也傳以糗糧爲糗糒之糧疏引說文云云是卷七上米部文彼部又云糒乾也糧穀也然則糗糒是乾糧也但卷五下食部餱字注云乾食也从食矦聲周書曰峙乃餱粻乎溝切據此所引作餱粻而米部粻在新附則古無此字食部所引當是餱糧傳寫誤爲餱粻也凡餉遠宜乾食大雅公劉云迺裹餱糧彼正言糧以遠行者小雅伐木亦云乾餱以愆則作餱糧與糗糧之義正合似得兩通然

說文所載皆孔氏古文則作餱者是也馬云云者望文爲說也

魯人三郊三遂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楨榦道近也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爲人道近故也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爲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爲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亦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

案曰三郊三遂疏云魯人三軍引周禮大司徒小司徒及司馬法等文解之者夏官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魯是大國宜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偏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秋成元年疏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其勢甚急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王肅謬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傳疏曲附王義已非經本旨傳又因上文矧爲總帥七百里諸侯之說遂別生穆葛謂諸侯之兵皆在而但用魯人者以峙楨榦道近之故尤爲支離皆非也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釋文曰楨徐音貞榦工旦反築陟六反供音恭）

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題曰楨旁曰榦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疏曰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窺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攻城具也

案曰馬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者凡築牆垣城壘必以繩束板置于兩旁更置木于其兩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兩首之木榦則兩旁之板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楨剛木也在兩首者宜用剛木又云榦築牆耑木也是榦在兩旁也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不殺之（尚書疏）王曰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之（尚書疏）傳曰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疏曰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元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

案曰鄭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者如論語云箕子爲之奴左傳云斐豹隸也著于丹書鶡冠子云百里奚爲官奴皆所謂罪隸也檀弓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哭之哀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辠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然則周法軍人有辠有沒入其妻孥者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見左傳說苑呂覽此雖非乏軍興亦自從坐之事然則古固有沒入辠人家口爲官奴隸者況乏軍興罪大宜戒懼之故鄭云云王孔並同疏引周禮秋官司厲解之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釋文曰芻初俱反茭音交）

鄭曰茭乾芻也（尚書疏）傳曰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案曰鄭云茭乾芻也者說文卷一下艸部義也漢溝洫志如淳注茭草也乾芻即乾草也

又案曰禮記曾子問篇經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棐誓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書多方注云周公歸政明年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後淮夷徐戎並興率師伐之作肸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役晉墨若伯禽行之則晉非始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多方孔注謬甚不可據應麟固不足與語此但曾子問疏明言伯禽所遭是母喪亦不檢照宋儒議論不堪細核如此父在爲母雖期其實則是三年故以爲三年之喪也（說已見多方）

呂刑

惟呂命

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尚書疏〇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駰集解）傳曰言呂侯見命爲卿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疏曰鄭引書說謂書緯刑德放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當以三公領司寇也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甫刑故傳解之詩大雅崧高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論四嶽治水齊許申呂是其後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呂即甫也

案曰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者傳于序言呂侯爲司寇于此言命爲卿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彼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于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又引書說呂侯爲相以證也傳云呂後爲甫故稱甫刑者孝經引一人有慶二句禮記引苗民匪用命二句又引一人有慶二句又引播刑之迪句又引敬忌句又引德威二句皆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惟墨子作呂刑而他書所引多作甫故傳疏以爲子孫改封甫國語卷三周語云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膂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毛詩卷十八之三崧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冑洪适隸釋卷十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云其先四嶽出自炎帝是族繇龢申呂並興據此諸文則呂之命氏實當唐虞之際呂侯是其苗冑其子孫又有改封于甫者後人因其子孫追稱呂侯爲甫侯并呂刑亦變稱甫刑猶唐變稱晉也且申齊許皆地則甫亦地後人因是呂之所封亦呼其地爲呂耳（國語說文皆云因爲心呂而氏呂則呂本非地唐元度九經字樣亦云呂象脊呂形）其甫國之所在則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炎帝苗冑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于紀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又史記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司馬貞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又水經酈注淯水一條云宛西呂城四嶽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于呂諸說皆合其以封呂爲虞夏事者實則封在穆王以後因得姓是虞夏追稱之遂以致誤其言國地所在固不誤此唐以前相傳古義也所以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密邇明析至此杜佑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恐未是申既不確呂遂無攷當以漢魏諸說爲正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釋文曰耄本作薹毛報反切韻莫報反〇案曰耄字說文無但有薹字見卷八上老部年九十曰薹从老蒿省聲莫報切此釋文所以云亦作薹薹古亦無此字其即薹字陸德明不知而誤云云耳鄭忠恕汗簡卷中之一又作薹亦薹之異文皆非也乃宋板賈昌朝羣經音辨三卷則又云呂刑耗鄭音耄似鄭本作耗者作耗無義今攷之鄭必作眊也說文卷四上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虞書既然呂刑當亦同之以眊作耄假借字也但與耗相似昌朝不知而云耗耳孔壁尚書虞書惟亾棄稷一篇則許愼所見虞書甚多特不知其所指眊字何篇之文若今大禹謨耄期倦于勤則僞本不足據或唐李陽冰輩妄增此句許愼本無皆未可知然釋文耄本作薹不見于大禹謨而見于呂刑則知耄字出魏晉間作僞者用入大禹謨而呂刑本尚存德明得據爲說其字本从毛从人从化其下又加毛是一字二毛矣德明亦似有見于此故大禹謨呂刑並改从老雖改而仍無解于一字二毛則知此字之謬斷不可用也）

傳曰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疏曰穆王即位過四十不知出何書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或當各有所據無過言殷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

案曰傳云穆王過四十即位百年大期疏云百年從生年數者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是百年大期從生年數也作呂刑後去必近矣王充論衡卷一氣壽篇乃云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此以百年爲單舉在位之年與傳疏異非也傳以耄荒爲耄亂荒忽者左傳穆王周行天下必有車轍馬跡今穆天子傳所載是其耄亂荒忽也耄當作薹或假借作眊漢書卷六武帝紀元狩元年詔云老眊孤寡鰥獨又卷十二平帝紀元始二年詔云眊悼之人又卷七十一彭宣傳云年齒老眊是也又或作旄禮記旄期稱道不亂洪适隸釋卷三邊韶老子銘云眄然老旄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釋文曰度待洛反馬如字詰起一反〇案曰鄭天官大宰秋官大司寇注引此俱作度作詳刑大傳引此又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馬曰度法度也（釋文）傳曰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案曰馬云度法度也者說文卷三下又部度法制也是也傳以詰爲治故天官大宰職云刑典以詰邦國鄭注以詰爲禁秋官大司寇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鄭注以詰爲謹二文皆引此經以證又布憲職云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鄭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則此詰四方義與彼同當爲禁止而使人謹行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釋文曰蚩尺之反尤有牛反）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尚書疏〇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六卷）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釋文）傳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平善之人無不相寇賊疏曰鄭云蚩尤霸天下應劭以爲古天子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九黎之君號曰蚩尤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末國語九黎在少昊末二者不得同也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誅蚩尤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更復作亂鄭元云云其意以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案曰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逸周書卷六嘗麥解云昔天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名之曰絕轡之野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酈道元水經注云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于是處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是也大戴禮記卷十一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盧辯注云或云蚩尤古之諸侯妄耳原戴記意斥蚩尤爲庶人以其凶德故非眞無爵土如果庶人何能與黃帝戰故春秋莊八年經甲午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許愼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元之閒也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于周司馬職治兵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此鄭駁異義不取蚩尤爲庶人說之明文然則蚩尤稱庶人亦猶下文三苗諸侯降稱苗民耳非眞庶人也故鄭以爲古之霸天下而滅于黃帝者也馬及傳以蚩尤爲九黎君名鄭則以九黎與苗民爲一與蚩尤爲二其說最精蓋黎與苗皆南蠻之名

今日猶然蚩尤在涿鹿與九黎三苗何涉況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其時又相去甚遠耶疏明知馬及傳之謬而强附會以爲九黎是蚩尤後世種類雖戰國策卷三高誘注亦以蚩尤爲九黎氏之君然不足信也

鴟義姦宄（釋文曰鴟尺之反義本亦作誼宄音軌）

鄭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尚書疏）馬曰鴟輕也（釋文）傳文爲鴟梟之義疏曰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

案曰鄭云盜賊狀如梟鴟者古儀作義故鄭以爲儀狀也傳云鴟梟之義鴟梟則有何義耶傳非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此所說似卽此經之義而以鴟義爲消義疑消是梟之誤也馬義未詳

奪攘矯虔（釋文曰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周禮二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傳曰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疏曰釋詁云虔固也

案曰鄭云有因而盜曰攘者義詳費誓又云矯虔謂撓擾引春秋傳爲證者是成十三年傳文彼杜注云虔劉皆殺也彼疏云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固文耳據今方言卷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然則虔既訓殺又訓賊一字兩訓也漢書武帝紀云矯虔吏因勢侵暴注引韋昭曰詐稱爲矯强取爲虔皆是侵暴之事亦得叅一解也傳以虔爲固非也又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攴兌聲徒活切以奪爲敓疑鄭本必與之同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案曰墨子卷三尚同中篇引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禮記緇衣引作苗民匪用命制以刑禮記文王世子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注周禮諸子云弗不也則否不弗三字同也蓋否上聲弗入聲而古無四聲之別故不字說文俯九切而廣韻平聲十八尤甫鳩切又甫九甫救二切則上去皆可收又于入聲八物云與弗同知不字平上去入皆通則否弗通可知靈爲練者古音靈讀若連故轉爲練也緇衣作命者命古音亦近練也折與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虐與殺古義亦同也）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禮記六十二卷緇衣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傳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以殺戮無罪疏曰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同惡也鄭元云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案曰鄭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者國語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三苗非卽九黎故緇衣引此鄭彼注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不以苗民爲九黎此云苗民謂九黎之君者下云遏絕苗民又云乃命重黎命重黎是顓頊事則遏絕苗民自是謂顓頊之誅九黎則此苗民是謂九黎之君矣緇衣引此止取制作虐刑以證彼上文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之義意不主于苗民故鄭于彼注不必致詳卽以三苗當苗民可也此經據下文則苗民實是九黎不可卽以爲三苗雖與禮注不同無妨也云九黎之君于少昊衰而棄善道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是也云有苗九黎之後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是子孫襲其先祖之詞故彼韋昭注亦云三苗九黎之後也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者楚語少昊之衰云云下云顓頊受之是顓頊代少昊也下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三苗在顓頊之後則遏絕苗民非誅三苗乃是誅九黎也無世在下則是分流其子孫也云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堯興又誅之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注云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如九黎之爲堯興而誅之云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者堯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也云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者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鄭彼注云舜征三苗而死因留葬焉故蒼梧與洞庭相近三苗在洞庭故征三苗而至蒼梧也舜既沒禹復征之事見墨子等書詳後辨僞古文大禹謨篇中大約鄭意總以三苗卽九黎子孫九黎非蚩尤子孫但九黎效蚩尤之惡而三苗又效九黎之惡耳說最明析（楊子法言卷七重黎篇云播其虐于黎苗吳秘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德三苗不恭其意亦言黎苗是一類而非卽一人與鄭合）僞孔傳勦襲馬融之說以蚩尤九黎倂而爲一又謂三苗效法蚩尤牽混支離莫此爲甚而此節疏尤繆轕不明且又以三苗卽共工堯典竄三苗流共工自是二事此說更謬也鄭又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者詩衞風氓疏引鄭論語注云民者冥也又大雅靈臺序箋亦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彼疏云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賈誼新書卷九大政下篇云民之爲言暝也萌之爲言盲也春秋緐露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民者瞑也米出禾中而禾未全美善出性中而性未全善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性似目目臥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有見質不可謂見瞑之未覺故謂之民說文卷十二下民部云民衆氓也氓讀若盲地官遂人注云變民言甿甿猶懵懵無知貌也是民爲冥未見仁道之義也鄭謂穆王惡三苗謂之民亦猶蚩尤諸侯貶稱庶人也鄭又以靈爲善者詩定之方中箋亦云然也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釋文曰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竹角反黥其京反）

鄭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于皐陶之爲（尚書疏）傳曰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疏曰釋詁云淫大也

案曰鄭云刵斷耳劓截鼻者說文卷四下刀部刵字注云斷耳也从刀从耳仍吏切劓字注云刑鼻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魚器切又重文劓字注云劓或从鼻是也天且劓下經睽九三文李鼎祚集解虞翻亦云割鼻爲劓也云椓謂椓破陰者大雅召旻昏椓靡共箋云椓椓毀陰也是也黥謂羈黥人面者說文卷十上黑部黥字注云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渠京切又重文剠字注云黥或从刀是也鄭又云苗民爲此四刑特深刻異于皐陶之爲者下文墨劓剕宮大辟五刑據鄭堯典及秋官司刑等注謂虞夏及周皆用之今此苗民所用四刑與墨剕宮亦略同但皐陶明允用當其罪而民不犯不必的決苗民用法特深刻故異于皐陶非謂皐陶竟不用五刑也詳玩鄭說刵刑等不始于苗民少昊前已有之苗民但用之特深刻耳世本作篇乃云伯夷 作五刑疑非也

又案曰此經之文諸本互異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竹角切尙書卷二虞書標目下孔疏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刵劅剠鄭云臏宮劓割頭庶剠劓字諸本皆同但說文刀部以劓爲正體劓爲重文又引易爲證許愼自述其書偁易孟氏書孔氏皆古文易作劓書可知愼又言孔子書六經皆古文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下周齊侯鎛鐘銘云造而刑劓又周齊侯鐘銘同周鐘所用必古文則尙書亦必作劓其作劓者安國以今文易古文也刵說文作刖鄭注作刵刵刑雖于下文所言夏刑及秋官司刑皆無之但苗民所用何必盡同夏周況康誥已有之許愼與鄭俱好古文所載必同說文刖傳寫誤也說文先刵後劓今本先劓後刵如鄭本果同今本何以疏引鄭注仍先刵後劓鄭必與說文同今本乃僞孔從夏侯等俗儒倒之康誥亦倒也椓亦當从說文作斀劅乃斀之誤剠則因重文从刀而誤也至所云臏宮劓割頭庶剠者臏卽剕割卽大辟庶剠卽墨此一句恐是下文墨辟疑赦五節之鄭注孔穎達誤牽引之觀其上文引盤庚優賢揚作憂昏陽無字不誤則知孔疏此條舛謬甚多不可信也庶剠者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煮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敘官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釋文曰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傳曰苗民于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民瀆于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

案曰鄭云越于也者釋詁云粵于也粵越同茲此亦釋詁文大雅緜箋同云麗施也者多方開于民之麗愼厥麗傳同也傳以泯泯爲亂者逸周書卷八祭公解云泯泯芬芬孔晁注云泯芬亂也泯在說文新附古作湎周禮小宗注杜子春讀湎爲泯是也芬棼同也又隱四年傳以亂猶治絲而棼之是棼爲亂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釋文曰聞音問又如字腥音星○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變動篇引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僇戮通方作旁者說文卷一上上部旁从上方聲疑亦與方通也腥當作胜从星別是一字唐張參五經文字卷上二十九肉部云胜胜上先丁反下先寧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也）

傳曰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案曰傳五季傳云明德以薦馨香苗民無有馨香德惟濫刑之氣腥聞于天也傳以德刑連讀非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釋文曰皇帝皇宜作君字帝堯也遏於葛反重直龍反黎力兮反棐音匪又芳鬼反鰥音頑○案曰皇訓爲君非字宜作君釋文非也墨子卷二尚賢中篇引此經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然後繼以德威云云以羣后三句在皇帝清問之下又多異三國志卷十三鍾繇傳繇上因刑疏引書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與今本略同）

鄭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尚書疏約鄭義）馬曰清問清訊（釋文）傳曰君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不至于天明不相干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于苗民疏曰遏絕苗民下句卽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事知滅苗民亦帝堯也滅苗民在堯之初興而堯末季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楚語云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羲是重子孫和是黎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鄭元云云考楚語云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于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于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案曰鄭以皇帝哀矜云云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者本疏引楚語云云是國語卷十八文彼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同位謂雜糅巫主接神史次位序家爲言人人自爲之受承也謂少昊氏歿顓頊高辛氏作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南正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于周禮則宗伯掌祭祀火當爲北北陰位北正于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興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據此則命重黎絕地天實是顓頊知此經皇帝哀矜云云指謂顓頊也其皇帝清問云云卽繼以命伯夷禹稷則是堯事非顓頊矣鄭據觀射父之言以說此經確不可易也且據此則知皇帝遏絕苗民此苗民實指九黎非三苗其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之苗方是三苗且據此益知上文苗民弗用靈鄭以苗民爲九黎之君其說最精鄭注覽文如詭覯理卽暢往往如此孔以兩皇帝皆爲帝堯欲與鄭異顯違國語謬也揚子法言卷七重黎篇云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徐幹中論卷下歷數篇備引觀射父語以解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之文蓋羲和是重黎子孫故可據國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云云以解堯典命羲和之文豈得因此遂以顓頊之命重黎當堯之命羲和邪疏明知孔說未允强欲附會反指鄭義不愜鄭據觀射父豈得云不愜邪皆非也傳又以報虐以威爲報爲虐者以威誅者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周繆王任刑甫刑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

以善駮惡以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上文言苗民虐威庶戮則虐威皆是惡事穆王特欲勸善懲惡故言以威誅報爲虐者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經重言鰥寡者大傳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辠勿增大辠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是用刑尤宜慎于鰥寡故鰥寡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訴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云德威維威德明維明禮記表記引畏亦作威與墨子合古字通也）

傳曰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

案曰傳云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者表記引此經彼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與傳略同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釋文曰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悊種章用反殖承力反○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云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于民命作名者說文口部云名自命也史記天官書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鑱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索隱曰謂兔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又張耳傳亾命遊外黃索隱引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脫名籍而逃是名命通也又折作哲與馬注合也降作隆古音通也殷作假未詳疑隸變相似而誤也）

馬曰折智也（釋文）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三君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于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案曰馬云折智也者孔訓斷故作析馬既訓智字當直作悊據釋文馬鄭王皆音悊漢刑法志引亦作悊與馬鄭王合但釋文欲就僞孔故并馬注亦引作析其實馬必作悊也釋言云哲智也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悊張參五經文字卷下一百卅二口部亦云哲悊同然則哲悊音義竝通故悊爲智也智民者民愚無知令道之以禮是智其民也傳作折訓斷者論語折獄孔安國云定是非則折爲斷以解下文折獄之折爲是此主說伯夷以禮導民使智不主斷決不如馬義長也傳云下典禮教民者降下釋言文大傳云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敎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漢刑法志引此經而解之亦云言制禮以止刑也是也傳又云山川無名者主名之者說詳禹貢傳又以殖嘉穀爲生善穀者昭十八年傳學殖也不殖將落杜預注殖生長也晨之殖苗日新月益是殖爲生也嘉善釋詁文又云三君各成其功以殷盛于民禮教備衣食足者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云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艸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劉向說苑卷五貴德篇同是其義也后君釋詁文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釋文曰祗止而反）

傳曰皐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

案曰後漢梁統傳統對狀引此經云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衷與中通但爰此作士釋爲皐陶後漢書楊震傳震孫賜拜尙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爲蓋吝之也遂固辭然則此經無皐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皐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皐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傳云祗敬釋詁及商頌長發箋文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傳曰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于下灼然彰著四方無不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于民輔成常教

案曰傳以穆穆爲敬釋訓文率循乂治竝釋詁文棐輔說文木部文彝常亦釋詁文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傳曰堯時主獄非絶于威惟絶于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案曰傳以訖爲絶者釋詁訖與昔厥過止同訓皆絶義也又云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者表記引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彼注云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身也義與傳略同但彼注云加于身傳作在其身據彼上文不失口于人指謂已身之言無失彼疏亦云在身作加于身者傳寫誤也孝經卿大夫章云口無擇言柏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故無有擇言爲善也躬身本釋詁文唐開成二年唐元度撰進九經字樣同部同但此篇他書所引與今本異若忌下去而躬作身之類甚多疑皆僞孔删改可例推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尙書疏）傳曰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于天下

案曰鄭以元爲大者易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是也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者洪範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是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

王曰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尙書疏）傳曰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案曰王及傳云云者禮記緇衣引此作播刑之不廸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廸道也言施刑之道與王及傳略同也傳以監爲視釋詁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傳曰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惟是苗民非察于獄之施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奪取人貨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釋文曰蠲吉緣反咎其九反）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尙書疏）傳曰天不潔其所爲故下咎罪罪重無以辭于天罰故絶其世申言之爲至戒

案曰鄭以蠲爲潔者多方不蠲烝傳同詩小雅天保吉蠲爲饎毛傳襄九年左傳明神不蠲要盟杜預注國語卷一周語上明神弗蠲又卷十八楚語下神弗蠲民則不蠲其爲韋昭注竝同秋官蜡氏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此鄭用三家詩說又孔子家語卷六執轡篇云德不厚民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古文苑卷十六崔寔諫議大夫箴云虐及于天慢德不蠲義竝同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釋文曰聽如字又他經反○案曰童當作僮說文辛部云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云僮未冠也則童是奴僕僮爲幼少今俗反之唐元度九經字樣亻部亦云僮音同未冠也從人從童男有罪曰童古作僮子今經典相承以爲僮僕字古文苑卷十七王褒買奴作僮約己作僮則此字誤久矣但文字宜以說文爲定也）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尙書疏）傳曰與同姓包異姓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案曰鄭云格登也者釋詁格登同訓歷則可轉相訓又彼疏引方言俗登也郭璞注方言以俗爲古格字是也禮記曲禮下篇云天王登假列子黃帝篇云天下大治而帝登假莊子德充符篇云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云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諸文多以登假連言蓋假有登義據釋詁假亦與格同訓則格亦登也傳云至訓與鄭異然亦得備一訓說見高宗肜日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釋文曰日人實反一音曰）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

案曰傳以慰爲安者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大雅緜云廼慰廼止毛傳同汝用安逸自居乃曰當勤之是徒口念戒當勤而實不勤故戒之傳意如此義甚艱晦鄭注已亾不得已姑從之可也然則傳本作曰不作日釋文固惟傳是從者乃誤會傳意以爲作日而又不敢定故先音人實反後云一音曰非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釋文曰天齊于民絶句俾我絶句俾必爾反馬作矜）

馬曰齊中也矜哀也（釋文）傳曰天整齊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

案曰馬云齊中也者釋言文左傳曰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傳云整齊商頌長發箋云截然整齊整齊是中正義意亦與馬同也馬又以俾爲矜訓爲哀者上文哀矜庶戮大學其所哀矜論語哀矜勿喜每以哀矜連言是矜亦哀也馬意以天降中于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矜下民我者我民也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孫賜上封事引書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李賢注我君也天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此解假如隱十一年假手于我寡人之假我爲君孔作俾訓使楊賜義與傳略同與馬則異恐馬義長也傳又云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者終如天祿永終之終永終天祿者長享天祿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傳曰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傳云云者漢書本紀宣帝五鳳三年詔引書雖休勿休下多祗事不怠四字顏注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爲有德美當敬于事無怠墮義與傳同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傳曰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乃安寧長久之道

案曰傳以慶爲善者詩皇矣傳義也大戴禮記卷三保傅篇引書一人至賴之盧辯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亦引此文而說之云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如神襄十三年左傳引書一人至惟永杜預注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義皆與傳同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釋文曰吁况于反馬作于○案曰吁馬作于訓於此非用釋詁文於音烏是歎詞孔作吁墨子卷二尙賢下篇引直作於三者意皆同也土史記作士周禮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成謂歸于圜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士者故復以圜土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士義作土世本作篇云相士作乘馬即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土是也祥鄭作詳易履上九曰視履攷祥釋文本亦作詳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作其道出于不詳古祥詳通上文度作刑鄭作詳刑知此經當作詳下監于茲祥刑亦宜作詳墨子作訟从詳而傳寫誤也）

鄭曰詳審察之也（後漢書三十九卷劉愷傳注）馬曰于於也（釋文）傳曰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案曰鄭云詳審察之也者下文屢言其審克之又云惟察惟法又云察辭于差是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釋文曰度待洛反○案曰墨子尙賢下篇引此文作[illegible]）

馬曰度謀也（釋文）[illegible]

[illegible]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illegible]

傳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案曰[illegible]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

案曰[illegible]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傳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

案曰五過即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言此則人之欲挾私以倖免于五刑者亦必正于五過不言可知矣傳非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曰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

馬曰來有求請賕也（釋文）傳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案曰馬以來作求云有求請賕也者漢律請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卷六下貝部云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葢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然有求必以貨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孔氏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非也疵病釋詁文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駰集解）傳曰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案曰馬云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者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安計劉德威唐初人所引律必是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入人罪比罪人減三等故出人罪比罪人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不甚遠幾與犯法者等矣與馬義合也傳解五過爲過誤宜赦與官反內貨求之五過同文異義非是餘與馬同也以審爲察者釋詁察審也是得轉相訓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尚書疏）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疏曰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過失之罪皆當赦故知過即赦之鄭元云云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齊衆非謂平常過失也人君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赦衆人不可復禁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不敢犯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此等是不赦過也

案曰鄭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者上文云五過之疵其罪惟均是不赦也又引禮記證之者王制篇文彼注云亦爲人將易犯彼無疏彼連上罪大殺不以聽者而言自指姦人欲以營求免罪者而言愚弱者犯刑巧猾者免罪則儉邪得志人爭效尤故云亦爲人將易犯若以彼過爲過誤則彼上文已言凡作刑罰輕無赦足以明之何復複出僞孔强以兩五過連文異解孔穎達曲附之并誤解鄭王制注以妄駁尚書注皆非也大傳云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生之之道乃刑殺所謂疑則有赦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傳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

案曰簡孚已見上文傳以惟貌爲察其貌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武儦切玉篇卷下第四百二十五糸部亦云緢莫交切旄絲也說文編字義類相從緢字次細字下細字次纖字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緢訓旄絲亦微細之義僞孔不得其解以音近改爲貌非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緢釋爲貌云出尚書古文亦惑于僞孔而誤也傳以稽爲攷合者鄭注周禮天官小宰宮正地官質人義也罪狀誠實衆論僉同且察其情至微細之處皆有所攷合然後刑之王制云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是也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傳曰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案曰王制無簡不聽注云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此傳簡訓簡核非是餘與鄭同又言無簡不聽之故由人不可妄刑殺當敬天之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釋文曰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閱音悅）

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釋文）王曰六兩爲鍰（周禮四十卷攷工記冶氏疏）傳曰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疏曰說文顙頟也墨一名黥鄭元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頟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葢古語存于當時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巛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元言一鍰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云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皆用銅耳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經釋文先言說文云鍰鋝也云云即云馬同則鍰鋝也云云即是馬注繼以又云賈逵說云云則賈逵說云云亦是馬注故并鈔爲一條也秋官職金疏有一段釋其詞是許慎五經異義文據彼疏並列兩說馬以鍰即是鋝先據一說云一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尚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爲鋝以爲近是彼疏謂是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也賈逵傳古文睃夏侯歐陽等故目以俗儒也雖睃之其義則較古文爲近故取之也此經鄭注已亾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斤十二兩七鋝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鋝六兩爲近是與鄭合也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云鋝鍰也者尚書呂刑墨罰百鍰及大辟千鍰許氏以此鋝與尚書鍰爲一云今東萊稱云云者鋝鍰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鈞爲鍰者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鍰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鍰鋝似同矣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又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鍰字之義之明文也（一鋝六兩三分兩之二以百乘六百兩其三分兩之二實爲十六銖以百乘之則千六百銖以二十四除之二六則千二百四六則二百四十總千四百四十銖以爲六十兩餘百六十銖又以百四十四銖爲六兩猶餘十六銖是百鋝凡六百六十六兩三分兩之二十六兩爲斤六百四十兩爲四十斤餘二十六兩三分兩之二又爲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總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以贖墨罪不爲重等而上之至大辟千鋝亦纔四百十六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今天下以白金爲幣銅四百十六斤十兩有零約計其價僅値白金一百二三十兩鄭云黃金三斤價如銅四百十六斤十兩有零今黃金三斤約値白金千兩）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力輟切又云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戶關切（今刻十一銖十下脫一字二十五分分下脫銖字二十兩爲三鋝爲下脫三字周書譌作虞書說文之學能通者少傳寫譌脫至此知是譌脫者陸德明釋文引說文本作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故侗六書故引蜀本說文十下亦有一字冶氏注引說文以證鋝重六兩太半兩三鋝爲一斤四兩則知說文二十兩爲鋝當作爲三鋝）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鋝見周禮故于鋝字下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字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考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再以許慎之意推之慎亦從孔氏古文尚書奈字當從古作鍰而其說以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而注其下云鋝也則慎意以鍰即是鋝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先以百乘十一銖爲千一百銖又以百乘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千三百分還以二十五除之則千三百分爲五十二銖共五十二銖加前千一百銖凡千一百五十二銖以二十四銖爲兩除之取九百六十銖爲四十兩餘一百九十二銖又得八兩共四十八兩爲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鍰亦只用銅三十斤（就今銅價計之三十斤約僅値白金五六兩）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慎自序亦云書傳孔氏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即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雖所引未全想許慎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鄭固不從古文說于今文說亦必但以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兩也其下即云鄭及爾雅同鄭必無與馬出之于案且爾雅絕無六兩爲鍰此注故側不錄之文釋文此條譌誤殊甚不足據）率者史記周本紀作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列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史記平準書有白選索隱云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或作饌或作撰皆鋝之異文音近而假借者也傳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疏引鄭周禮注者秋官司刑職注也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傳曰截鼻曰劓倍百爲二百鍰

案曰傳云截鼻曰劓者秋官司刑鄭注義也又云倍百爲二百者下節之倍馬以爲倍二百爲四百則此節之倍倍百爲二百可知也史記作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皆非也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馬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釋文○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駰集解）傳曰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疏曰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刖絕也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于黥頟相校猶少刖足重于截鼻所校則多不啻倍剕而近于宮也

案曰馬云倍差倍二[illegible]百三十三鍰三分鍰[illegible]劓又多故也傳云刖[illegible]附亦無惟卷二下足部[illegible]月聲刀部刖字則但[illegible]生書傳作髕則是今[illegible]從今文作百率則知此[illegible]亦作髕罰之屬說文[illegible]子列傳龐涓召孫臏[illegible]序亦云孫子臏腳而[illegible]其足也公羊襄二十九[illegible]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illegible]彼疏云臏本苗民虐刑[illegible]云臏者舉本名據此[illegible]臯陶則肉刑臯已有[illegible]其髕是則鄭皆以[illegible]異與說文以刖訓跀[illegible]跀與跳異則鄭義較[illegible]二法究何所分別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疏曰宮刑主爲淫者從人被此罪者[illegible]羊舌肸爲司宮非坐[illegible]近代反逆緣坐男子[illegible]之初始除男子宮刑[illegible]

案曰傳云宮男子割[illegible]云漢除肉刑宮刑猶[illegible]帝十三年除肉刑彼[illegible]宮刑至隋乃赦也崔[illegible]斐律注云以淫亂人[illegible]去陰刑張安曰宮刑[illegible]孔之說葢本崔浩張[illegible]

（也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傳曰死刑也

案曰鄭云千鍰四百十六斤十兩大半兩說已詳上文（大傳一鍰六兩案注云所出金鐵也處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介此鄭從今文家說因注傳姑就之注經必不用宋人無知路史後經注十二卷奉作呂刑注近日有一人撰唐以前經解遂改其說眞道聽塗說也金鐵即是銅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故云然）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疏曰歷言刑條每千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與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

案曰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爲三千孝經五刑章第十一云五刑之屬三千是夫子言刑以夏爲正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釋文曰僭子念反）

傳曰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疏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竝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

案曰比罪傳云比方其罪則比如字讀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比必利反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邦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士師職注亦言決事比愚謂王制注謂小大即輕重而此經下文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則此經上下之比即彼小大輕重之比亦即漢決事比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案曰後漢劉般傳于愷引作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未詳）

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輕并數也知不然者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爲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

案曰疏劉君不知是焯是炫劉愷傳李賢注與劉同馬鄭注已亾姑從傳可也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疏曰刑新國用輕典云云周禮大司寇文鄭元云新國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于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案曰傳云刑新國用輕典云云疏引大司寇注云云者秋官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鄭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亾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頑甫靖變夏刑之輕而爲重正大司寇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且引刑罰世輕世重爲證則鄭注此經世輕世重亦必以穆王改周禮之重刑而就夏刑爲說也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季不用穆王是康王適孫本紀雖云是時王道衰微要是平國宜用中典呂刑序傳云呂侯訓夏禹刑法更從輕疏云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夏法廢久今復訓夏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也司刑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輕刑少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傳疏雖則云然其實重者改輕少者加多正所謂中典不輕不重者故此言刑罰世輕世重也荀子卷十二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于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此說與傳正相反非也傳雖魏晉人僞撰大略亦本漢經師古訓非盡臆造予雖惡其蠹鄭學惡而知其美若荀卿非尙書備所引或斷章取義不必概從也其卷五王制篇又引維齊非齊而說之云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臨是養天下之本也楊倞注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喻有差等然後可爲治此義與呂刑本旨全不切合觀此益知荀子不盡可從世輕世重宜從傳義也云有倫有要者大傳說呂刑云發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故法難也是刑貴有倫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傳曰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口才可斷獄惟平良可斷獄無不在中正

案曰經惟云罰傳兼刑罰者說文卷五下井部云荆罰罪也是對文刑罰異散文罰亦該刑也又以佞爲口才者論語雍也篇孔安國注文也云罔非在中者秋官鄉士云士師受中鄭既解受中爲受獄訟之成又引先鄭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小司寇亦言斷庶民獄訟之中司刺言求民情斷民中徐榦中論卷下賞罰篇引此經說之云賞罰不可疎亦不可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重亦不可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亾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是也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傳曰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案曰傳云云者辭多差錯而情惟一實大傳云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是從有從辭從情二義此文又見孔叢子以爲孔子說此經之言而其下又多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句是也尉繚子將理篇第九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舉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亦言察辭不如察情之義也

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傳曰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疏曰明開刑書相與占之者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故稱占也此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其輕重乃于刑書比附罪故彼此各據一義不相違也

案曰大傳引此經作哀矜哲獄且引孔子說此經之義云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此承上非從其辭惟從其情而言正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者敬當作矜哲是折之假借字然亦當以彼爲正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于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傳曰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同族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我敬于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疏曰襄十二季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于外同族于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釋文曰相如字馬息亮反）

馬曰相助也（釋文）傳曰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

案曰馬云相助也者毛詩清廟及雝傳文釋詁相助同訓勴是得轉相訓也襄十四季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天之愛民甚矣是天助民作之君以配天之義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傳曰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己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天下得單辭即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

案曰傳以亂爲治釋詁文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傳曰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于獄之兩辭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案曰大傳云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是說此經獄貨非寶之義也傳以府爲聚者昭十二季傳吾不爲怨府杜預注云怨耦之聚是也辜罪釋詁文功爲事者周禮內宰稽其功事又施其功事遂大夫以稽功事功事連言功亦事也庶衆釋詁文尤爲罪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作訧注云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訧羽求切字當从說文作訧也貪貨枉獄天報以衆罪經意甚明傳乃以庶爲衆人謂天報聽獄不中者使衆人見罪則是民既受上之虐又代上受報其義非也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曰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于天下

案曰傳以極爲中者小雅楚茨鄭箋周頌思文毛傳商頌殷武鄭箋周禮天官敘官鄭注義也令善釋詁文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釋文曰屬音燭）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自今以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于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疏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案曰傳以五極爲五常之中正疏云仁義禮智信者論語殷因于夏禮馬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白虎通卷下情性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也是也慶善見上嘉善師衆玆釋詁文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釋文曰義本作誼○案曰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據彼上古本經文義作誼惟注同今本尚書）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尚書疏）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四十卷史記三十九卷晉世家裴駰集解）

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疏曰覲禮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叔舅曲禮天子謂二伯伯父伯舅此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義和知是字也

案曰鄭云義讀爲儀者古音義魚賀反儀魚何反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illegible]

往往相配如說文㫃部云㫃旌旗之游㫃蹇之貌古人名㫃字子游又云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又石部云碬厲石也鄭公孫碬字子石又黑部云黸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黸字子晳是名字恆相配故名仇字儀也傳說與鄭閒疏言天子稱同姓諸侯伯父叔父此稱某者若稱某則呼名左傳襄十四秊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今予命女環是也今稱字者尊之也古人字皆一字此云義和鄭解義不解和甚和是聲之助也馬以義和爲以義和諸侯攷此篇呼父義和者三信如馬解則何用屢言之馬注非也

又案曰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王孔皆謂幽王旣滅平王東遷晉文侯定王室故王命之而史記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于王王命晉侯爲伯載此篇文索隱云尙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考今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無平字于父義和解爲能以義和諸侯而不以爲文侯仇字則馬融解此篇亦當同史記說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亦云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亾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秊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人相傳有此異說據鄭以義和爲文侯仇字則史記新序誤也呂氏春秋卷二十二疑似論云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曰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自東徙洛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仇穆侯之子後漢書卷三十七丁鴻傳云永平十秊名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曰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秬鬯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然則文侯的係名仇何得以爲重耳又考僖二十八秊左傳敘述晉文公重耳城濮之捷獻俘于周襄王王錫命之之事而曰用平禮也杜預云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則文侯之命命仇非命重耳固有確據鄭說不可易也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傳曰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釋文曰聞音問）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史記三十九卷晉本紀裴駰集解） 傳曰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案曰馬云昭明也者說文日部云昭日明也是也上文丕顯與丕顯哉文王謨義同謂大明之文武也傳謬謂文侯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而克慎明德若亦謂指文侯則僞孔亦知其不可解爲能詳慎顯用有德謬甚矣至昭升于上云云則斷不能以爲說文侯乃始云更述文王所以王夫丕顯云云若使果稱文侯非謂文武則昭升之上當別以文王起文豈平王豫知後世有爲我言作傳者必將表明吾意而姑省之乎且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者卽此明德也旣解明德爲文侯顯用有德則此昭升敷聞者謂何皆非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釋文曰辟必亦反）

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三國魏志一卷魏武帝紀裴松之注○文選三十五卷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李善注） 傳曰言君旣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于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案曰鄭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者緇衣昔吾有先正彼注先正先君長也正長釋詁文公卿大夫亦是君長也傳云正官者康誥正人傳云正官之人是也左右者泰象傳以左右民鄭彼注云左右助也商頌長發實左右商王毛傳同是也傳以先祖爲後世先祖後世二字妄增殊不詞又訓懷爲歸謂歸在王位平王先世穆王周行天下終沒祇宮可言歸昭王南征厲王流彘皆不得歸其餘諸王竝未蒙塵何以云歸皆非也楊之水詩懷哉懷哉箋云懷安此懷亦安意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釋文曰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殄大見反）

王曰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于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尚書疏） 傳曰我小子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隤隕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

案曰王及傳皆以造爲遭者大誥弗造哲王茀作誥疑之云予未遭其明哲呂刑兩造具備史記周本紀徐廣音云造一作遭是造遭通也王又云幽王爲犬戎所殺云云者事載周本紀及竹書紀年也又以純爲大者釋詁文

旣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傳曰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案曰漢成帝紀鴻嘉元秊詔書不云予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詞也據彼以旣爲卽傳及疏亦皆言卽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古本亦爲卽因隸書旣字偏傍與卽相似故誤以卽爲旣亦猶顧命茲旣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旣爲卽也彼文穎注又云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危亾罪咎在其用事者與傳意亦同也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傳曰同姓諸侯在我祖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

案曰傳云肇始刑法釋詁文又以文人爲文德之人者江漢詩毛傳義毛鄭皆謂是召虎之先祖此經文人亦謂文侯之顯祖唐叔也僖二十八秊傳唐叔武之穆也是武王子成王弟也

汝多修扞我于艱（釋文曰扞下旦反）

傳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謂救周誅犬戎 疏曰戰功曰多周禮司勳文

案曰傳以扞爲救者祭法能扞大患是有救義但說文卷十二上手部無捍字扞字注云忮也則非救卷三下攴部云敔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敔我于艱侯旰切據此字當作敔訓止者救之則止義似通也僖二十八秊傳云誰扞牧圉是假借字也

若汝予嘉

王曰如汝之功我所嘉也（尚書疏○山井鼎七經考文）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傳曰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

案曰歸視爾師寧爾邦者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是也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釋文曰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彤徒冬反○案曰說文六下貝部引周書賚介秬鬯介古爾字）

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艸不言圭瓚可知卣中樽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疏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艸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元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于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總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卣中尊釋器文孫炎曰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閒郞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盛于卣祭則實于彝也詩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鄭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然則秬鬯當遍告宗廟此惟言始祖舉尊者言之耳彤從丹旅從元故彤赤旅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元云六者弓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鄭元以此彤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于弓赤黑之色也六畜特以馬賜供武用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以功大小爲度

案曰秬鬯者秬是黑黍以爲酒芬香調鬯故名秬鬯若築鬱金艸煮和之則名鬱鬯鬯非艸名此鄭毛詩箋周禮注義也洛誥秬鬯傳但云黑黍酒似與鄭合此傳乃云釀以鬯艸則非是疏附會之皆非也傳云彤赤盧黑者僖二十八秊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杜預注云彤赤弓旅黑弓彼疏云彤赤旅黑舊說皆然說文彤從丹旅從元是赤黑別也文四秊傳甯俞言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詩小雅彤弓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此經及僖二十八秊所賜與甯俞所言及詩序合也盧卽旅禹貢謂之壚又作黸楊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彤弓黸矢司馬光曰黸落胡切與旅同皆謂黑色也定四秊公羊傳何休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出司馬法荀卿子大略篇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與何休合然則賜用彤弓以此弓正是侯制兼以士大夫之盧弓者以備用也每弓一則矢百者彼僖二十八秊杜注又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小雅彤弓疏引服虔左傳注與杜同秋官大司寇束矢鄭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魯頌束矢其搜毛傳五十矢爲束彼疏謂毛從其師荀卿之言以五十矢爲束尙書左傳皆云一弓百矢或軍禮重弓以備折壞亦分百矢爲兩束故鄭不易傳也傳又云彤弓以講德習射是小雅彤弓毛傳文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傳曰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民之道必以順無荒廢民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鄭曰都國都也（尚書疏） 傳曰當簡核憂治汝都鄙之民民和政治則顯用有德之功成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疏曰鄙邊邑也

案曰鄭以都爲國都者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詩彼都人士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僖十三秊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裴駰引賈逵注云雍秦國都絳晉國都是也用成爾顯德期文侯能成是德也傳前既訓顯爲明德爲顯用有德于此終怙其非必以成爾顯德之功成皆非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尚書疏） 傳曰誓其羣臣通稱士

案曰鄭云云者此非軍旅之誓故當爲告羣臣周禮有致萬民詢國危而敗崤亦是國危故以此士兼羣臣及民也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爲公尙書公曰嗟秦伯也是說此經篇首之義皆稱公從可知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曰衆言之本要

案曰傳以首爲本者曾子問云今之祭者不首其義彼注云首本也釋詁首始也昏義云禮始於冠彼注云始猶根也根有本義是根亦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傳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 疏曰訖盡自用若順盤樂也

案曰自用詩執競傳文若順釋言文般樂釋詁及周頌般篇箋文盤般同也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案曰山井鼎考文古本無作亾下無也同）

傳曰人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已有非受人責卽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疏曰員卽云也○案曰據疏則作員下雖則云然同今本作云乃衛包改古文以從今文耳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云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韓詩作魂魂亦與云通中山經云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也云也呂覽圜道篇云雲氣西行云云然則魂卽云也員卽云乃員之省文王應麟謂漢書韋賢傳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是則云來云皆作員也）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尚書疏）

傳曰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竝行過如不復云來

雖欲改悔恐亦及之無所益

案曰王以逾適為遂往傳以為行過者適行釋言文唐風蟋蟀云日月其邁毛傳同行則將往于彼二義通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傳曰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忠賢蹇叔等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惟指今事為我謀之人且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疏曰今之謀人杞子之類

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渠記切今周書無此文詳考之此經未就予忌當即是也定四季傳惎間王室釋文惎音忌杜預注惎毒也據疏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惎與忌聲相亂而誤其義則不可詳矣傳云古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者據左傳諫穆公毋襲鄭者惟一蹇叔公羊穀梁則謂蹇叔與百里奚同諫不見聽遂使三帥帥師而東為晉敗于殽虜三帥已而歸之史記秦本紀與公穀同又左傳言三帥歸穆公素服郊迎嚮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而秦本紀則云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又載秦誓之文而說之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傳用公穀史記說故言蹇叔等也據史記蹇叔本百里奚所薦其意見議論必合且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余收爾骨焉而公穀史記皆言二人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為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為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明百里奚之子諸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然則百里奚與蹇叔同送其子而哭之以感悟穆公其事是實三傳紀載雖詳略不同無大牴牾不可執左以駮公穀此經古之謀人下文詢茲黃髮番番良士一介臣皆兼指二人言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傳曰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案曰傳以猷為道者猷道釋詁文猷謀同詢謀亦釋詁茲黃髮為賢老者釋詁黃髮與老同訓壽是得轉相訓也小雅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耇彼傳云黃黃髮也彼疏引釋詁舍人注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此注郭璞即用之魯頌閟宮云黃髮台背彼箋云皆壽徵也是也左傳秦穆公謂蹇叔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公穀則以此言為兼向百里奚蹇叔二人言之史記稱二人為二老孟子云百里奚舉於秦季已七十是二人皆老也傳又以愆為過者釋言文愆諐同也劉向新序卷五雜事篇云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古文苑卷六張超誚青衣賦亦云秦繆思諐故獲終吉公羊文十二季傳何賢乎秦繆公以為能變也荀子卷十九大略篇亦云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云謂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于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徐幹中論卷上修本篇亦云孔子謂子張曰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以上諸文皆是說此經之意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釋文曰番音波）

傳曰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案曰秦本紀節錄此篇之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則此番番當為耆老之義故張守節正義云番當作皤皤白頭皃易賁六四皤如王弼注以為素李鼎祚亦云白素說文卷七下白部云皤老人白也是也偽孔以崧高詩申伯番番為勇武之義遂云勇武番番之良士既是勇武何下又云旅力既愆乎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厤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是呂旅音義同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脊骨也重文作膂云篆文呂从旅从肉膂骨為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膂強則身健此良士頭已白故膂不強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釋文曰仡許乞反馬作訖訖。案曰釋文馬作訖訖并注今注疏所采漏去從元本補）

馬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釋文。山井鼎七經考文）傳曰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案曰傳以仡仡為壯勇者說文卷八上人部云仡勇壯也从人气聲周書曰仡仡勇夫魚訖切說文引書皆孔氏古文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任仡仡之勇與說文及傳合宣六季公羊傳祁彌明力士也仡然從趨盾而入何休注云仡然壯勇貌馬作訖訖訓為無所省錄非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釋文曰截才節反諞音辯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易羊石反）

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釋文。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傳曰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案曰馬以截截為截削省要因破諞為偏訓為少者莊子人閒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晉崔譔本作諞音辯是諞與偏通故馬為是訓也傳云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部田切今論語作便佞鄭注云便辯也謂佞而辯是截截諞言為便巧辯佞之言也又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昨于切說文雖從孔氏古文間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存異本故兩引之如此也文十二季公羊傳引此云惟諓諓善竫言何休注諓諓淺薄貌竫猶撰也國語越范蠡謂吳人諓諓賈逵注云諓諓巧言也然則諓諓即戔戔亦即截截何休云淺薄者非是李尋傳亦云穆公說諓諓之言王逸楚辭章句又引作諓諓竫言靖即竫皆撰之轉語也無實而能撰具其言故何休以為撰馬融從偏生義其實亦是解為辯佞與諸家通也公羊又引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辭作怠者說文云辭籀文作辤从台因傳寫遂誤為辭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彼何休注云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傳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皇作況者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義作況是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釋文曰介音界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

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愨者（釋文）王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愨斷斷守善之貌無他伎能徒守善而已（尚書疏）傳曰如有東修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無他伎藝疏曰猗是句之詞大學引作兮猗是兮之類詩河水清且漣猗是也

案曰馬王並以一介為耿介一心者何休公羊注一介猶一槩義與馬王合也離騷堯舜之耿介王逸云耿光介大與此文同義異也釋文云字又作个攷說文無个字惟卷五上竹部箇竹枚也今俗以个箇皆為物之枚數者而又別作個卷八上人部亦無個字也而个尤不成字乃大學引此經竟作个彼釋文云个古賀反尚書作介俗學之盛唐初已然公羊文十二季引仍作介後漢書卷三十一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斷斷王云守善傳云專一守善則專一義通大學引此經鄭注云斷斷誠一之貌則鄭義與王孔同也說文卷十四上斤部斷字注云截也从斤从㡭㡭古文絕徒玩切又重文㫁字注云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㫁㫁猗無他技此字訓截則有截削要約意其从古文專者卷四下叀部云叀小謹也然則文有古今之異而義竝同公羊何休注亦以斷斷為專一也猗公羊作焉焉與兮同見周禮行夫注焉聲近猗故猗轉作焉也他釋文云本亦作它者它即蛇字說文卷十三下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或假借佗字訓作負何者以當之俗以篆文也作它與它相似遂作人旁加也人部無此字新附亦無不可用也（今本大學亦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大學尚作它）伎釋文云本亦作技攷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技巧也卷八上人部伎與也引詩鞫人伎忒為證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引亦作技偽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鄭大學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下文有技注云才藝之技也何休公羊注云他技奇巧異端也且引論語攻乎異端為證與鄭合王孔云伎能伎藝則與下有技無別鞫人伎忒之義于此無施故改其文仍不能改其義皆非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鄭曰休休寬容貌（釋文十四卷禮記大學篇）王曰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眾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伎者（尚書疏）傳曰休休樂善能有所容

案曰鄭云休休寬容者與下有容為一義解之也王云好善何休公羊注云美大貌義皆通也公羊引如有容作能者蓋古如字作而（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為如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箋左傳隱七季歃如忘服虔注[illegible]）而讀為能（[illegible]）能讀曰如（詩大雅民勞云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伽也釋文云伽若也然則伽即如也）故如轉為能也王以有容為容忍小過則與上下文義不相融貫非也此有容即是能容有技彥聖何休云能含容賢者適耳之言與穆公情事正合與鄭義亦不背亦得備一解也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釋文曰好呼報反啻尺豉反）

傳曰人技若己有樂善之至也人美聖不啻如自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人安我子孫眾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

案曰傳云人有技若己有樂善之至云云者鄭大學注云若己有不啻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是也又以彥為美者釋訓云美士為彥鄭大學注用之鄭風邦之彥兮傳云彥士之美稱彼疏引舍人釋訓注云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是也是能容之大學引是作寔釋詁寔即訓是無逸云時舊勞于外傳訓時為是中論引之時直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勠力同心讀是為寔則是寔同也戰國策蘇厲曰白起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實也公羊桓六季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同）高氏以是為實者古春秋經寔來宋板左傳作實來詩韓奕箋云實壎實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高誘涿人故亦以寔為實然則是與寔通而寔又可與實通也傳又以黎為眾者鄭大學注同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釋文曰冒莫報反殆唐在反）

傳曰見人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眾人亦曰危殆哉

案曰傳以冒為蔽者大學作媢彼釋文云媢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是也鄭大學注云媢妬也說文卷十二下女部云媢夫妬婦也是鄭義也張參五經文字卷下第一百二女部云媢夫妬經典多作冒則此字之變从女矣鄭彼注又云違猶戾也俾使也彿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義皆與傳同也達大學作通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釋文曰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析反）

傳曰杌隉不安言危也國之傾危由所任不容賢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非之意

案曰傳云杌隉不安言危也者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云隉危也从𨸏从毀省徐巡以為隉凶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杌隉讀若虹蜺之蜺五結切又阢石山戴土也从𨸏从兀兀亦聲五忽切石山戴土亦有危義今本阢作杌易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虞作劓杌說文卷六上木部無杌字卷九下危部無臲卼字則此皆魏晉以下所造俗字古實無此字也說文卷六下出部𡴫字注云槷𡴫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槷𡴫五結切則本槷字假借為不安槷字見鄭周禮注云是古文臬字又儀禮注以為即古文闑字今與𡴫連文為不安亦是假借易之槷𡴫與書之阢隉音義竝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人不識而改為臲卼杌隉皆非也傳又訓懷為歸解為民所歸釋言懷來是有歸義但釋詁以懷與安定同訓故鄭揚之水箋以懷為安此榮懷當為光榮安定傳義非也傳又以慶為善者詩皇矣傳義也

序

虞夏書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一卷）馬曰堯諡也翼善傳聖曰堯（釋文）疏曰言堯孔無明解下傳云虞氏舜名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則禹湯亦名子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隨其事而解其文不為名據此似堯舜禹湯俱名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

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旣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予小子履云履殷湯名是湯名履湯非名也堯舜禹非名明矣

案曰鄭云書以堯爲始云云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發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畧而不言故獨從堯始與鄭合也馬以堯爲諡鄭亦以堯舜禹湯爲號諡之名放勳重華文命爲名與馬同者士冠禮記郊特牲皆言殷以前生無爵死無諡此指大夫士言若天子固應有爵諡且當兼有生號也孔傳放勳等隨其事而解其文則直以堯舜禹湯爲名與鄭義異矣疏曲爲彌縫不知論語注乃眞出孔安國而書傳則魏晉間人假托與孔注論語不合者甚多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釋文曰思息嗣反又如字）

傳曰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尚書疏）傳曰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

案曰鄭云云者孟子堯老而舜攝是也

作堯典（釋文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卽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閒）

鄭曰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鄭云云者愼徽以下所敘皆堯老舜攝之事鄭以篇名堯典而述舜事故解之也但堯殂落舜卽眞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則古史義例不可知矣

虞舜側微

鄭曰虞氏舜名（尚書疏）傳曰爲庶人故微賤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上文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曰入麓伐木（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傳曰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

案曰鄭云入麓伐木者經云納于大麓彼釋文引鄭注以麓爲山足是入麓爲伐木卽試以難事也

作舜典（案曰孔壁所得眞古文尚書于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典自晉末亡好事者又撰古文乃割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不知孟子咸丘蒙引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從愼徽至四罪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的然可信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其言皆不謬也王肅僞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眞舜典已出但藏秘府不列學官[illegible]非[illegible]書[illegible]或未之見故云闕若如今之愼徽以下皆爲舜典則安得言惟堯典存乎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illegible]王本皆合爲一此孔壁之眞豈伏生誤合之直至唐時僞孔本盛行而儀禮注引粥作敘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鄭馬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

帝釐下土方（釋文曰釐力之反）

馬曰釐賜也理也（釋文）傳曰言舜理四方諸侯

案曰馬云釐賜也者詩大雅江漢篇云釐爾圭瓚毛傳云釐賜也是也又旣醉篇云釐爾女士傳云釐予也彼疏云釋詁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今刻爾雅釋詁作賚予不作釐予蓋古音來讀若釐則賚亦可讀若釐故轉爲釐也馬又云理也者音近得訓也篇名槀飫則當有賜汩作之汩訓治汩卽理故釐又爲理也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釋文曰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

傳曰各設其官居其方別其姓族分其類

作汩作（釋文曰汩音骨）

傳曰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篇亡

案曰傳以汩爲治者釋詁云淈治也彼郭璞注云書序作汩是也說詳洪範又以作爲興者周禮春官笙師云廞其樂器鄭彼注云廞興也與謂作之是得轉相訓也

九共九篇槀飫（釋文曰共音恭王巳勇反馬同槀苦報反飫于據反汩作等十一篇同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案曰顏之推張守節並云反語始孫炎釋文此共字云王巳勇反皐陶謨嚴字云馬魚檢反益稷絺字云鄭陟里反馬鄭王巳俱有反語者崇文總目云德明以南北異區音讀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雅者并著其翻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乃德明代作非眞元本也）

馬曰共法也（釋文○王同）王曰汩作九共故逸（釋文）傳曰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亡

案曰馬云共法也者毛詩商頌長發云受小共大共毛傳云共法也是也汩作等十一篇鄭馬所傳孔壁眞古文皆有之未嘗亡王肅亦見之故云逸不云亡蓋逸與亡有別亡是全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直至永嘉之亂始亡而鄭所述篇目尚在其中明有汩作等篇皇甫謐親睹其目而無如汩作等篇他書不見援引之處不能憑空誤造乃不得已於僞傳中詭云凡十一篇亡不顧篇目之與鄭不合矣皆非也

又案曰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今不傳散見他書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釋文曰皐音高陶音遙謨亦作暮○案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傳曰矢陳也申重也

案曰傳云矢陳也者釋詁文申重也者詳皐陶謨本篇

又案曰益稷疏云鄭馬王以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者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皐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且孔穎達于書疏以馬鄭王合爲一篇別有棄稷之篇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引皐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益顯達明知鄭眞孔僞因孔完鄭缺有意扶僞斥眞耳皆非也揚子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只因揚所見眞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者至晉而亡今之割皐陶謨下半以爲益稷者乃晉人所分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釋文曰別彼列反濬思俊反任而鴆反貢字或作贛王于況反）

鄭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尚書疏）傳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疏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貢此之所貢卽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爲九耳其賦則與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也

案曰鄭云任土云云者經厥田上上等鄭謂地形高下非肥磽但土自是有肥磽自是有厚薄故于此又爲此解也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鄭元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幣貢玉馬皮帛材貢櫄幹栝柏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絺紵斿讀如囿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正義（云九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諸侯）國內所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鄭注所貢之物皆拆禹貢而言但虞周制度或因或革未必盡同鄭亦約畧言之耳地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元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皆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正義云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諸侯方四百里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與諸侯同諸子諸男之地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其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卽太宰九貢是也其公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禮俗喪紀之用也又夏官職方氏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鄭元注國之地物所有左傳子產曰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是也太宰又云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衆以此賦卽爲地稅鄭元則以爲口率出泉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正義以爲太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故以賦爲口泉非地稅也今禹貢所云厥賦皆指地稅故與九賦全別若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彼謂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爲每歲常貢之法者又各不同故有祀嬪器服材貨而無幣斿物明非常貢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曰扈音戶）

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者甘有扈南郊地名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釋文○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十九卷渭水注）傳曰夏啟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案曰馬云云者說見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釋文曰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鄭曰避亂于洛汭（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馬曰須止也（釋文）傳曰太康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空須故言避亂也馬云須止釋詁文傳說之謬詳後辨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釋文曰湎緜面反徐善反）

鄭曰胤臣名（堯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集解○山堂羣書考索前集二卷○又續集四卷○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傳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案曰鄭云胤臣名者眞古文增多篇本有胤征鄭注禹貢引其文鄭親見其書故知是臣名古今人表于夏中康時列胤第四格單名胤不稱胤侯是也僞孔解爲國名傳與經出一手故僞撰其文云胤侯命掌六師以自實其說其堯典胤子朱鄭馬皆云丹朱顧命胤之舞衣鄭亦云人名胤征之胤安知非卽造舞衣者而僞孔竟一槩俱改作國名以證古本有胤國但胤嗣胤子自是堯子顧命胤與兌和垂並稱自是人名僞孔皆非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釋文曰契息列反）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尚書疏○吳澄書纂言三卷○史記三卷殷本紀集解）

王曰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傳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疏曰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元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未聞也）

案曰鄭云契本封商者商頌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女簡狄吞鳦卵生契堯末季舜擧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是也又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商今陜西商州其地是華山南也鄭此注下必具說八遷之事今已殘闕矣據商頌疏謂鄭意湯取契所封爲國號而王肅乃云湯取契孫相土所居之商丘爲國號非也商丘今縣屬河南歸德府與商州無涉湯必不舍商而取商丘但相土居商丘自此至湯都遂不改湯從商丘遷亳則鄭馬王孔說同此說知然者盤庚五邦鄭馬王皆以爲自湯以下五遷商丘也亳也囂也相也耿也則湯從商丘遷亳明矣下節疏乃強駁之但季代悠遠不可致耳安知契至相土必無七遷耶恐非也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釋文曰亳旁各反徐扶各反）

鄭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尚書疏○吳澄書纂言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元鳥疏）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疏曰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

案曰鄭云亳今河南偃師云云者說詳盤庚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班志文或鄭據當代之書與班合也

作帝告釐沃（釋文曰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徐烏酷反）

傳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亡

案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王氏之說非也壁中逸書無帝告蓋伏生于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傳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于葛作湯征述始征之義

也乚

案曰史記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壁中增多之書無湯征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者孟子引葛伯事今僞本入仲虺者亦當在此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釋文曰復扶又反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以爲商書）

傳曰伊尹字氏湯進于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湯二篇乚疏曰伊氏尹字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堯典疏曰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于百篇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

鄭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尚書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傳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言不可遷之義（案曰以稷代三字今本脫從藝文類聚所引增然僞有脫誤據文當云以棄代柱乃明）疏曰傳解湯遷社之意革命創制因變社稷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即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莫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儒說社稷有二左傳說勾龍柱棄惟祭人神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孔云勾龍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勾龍也

案曰鄭云犧牲既成云云者孟子文也又云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者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云桀爲無道湯憂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是大旱正伐桀時也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彼應劭注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勾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應說與鄭合也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大社而亡國之社則掩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別立壇墠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未有仍亡國之社壇以爲社者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爲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遷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僞孔必欲立異謂以革命而遷稷則遷之社則不可遷而止然則殷之亳社其即仍夏之故社乎必不然也又夏社是既勝夏後事湯誓是伐桀誓衆之詞似晩晉書次第較順然順者正係僞本也

疑至臣扈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尚書疏）傳曰三篇乚

案曰馬云云者臣扈是賢臣見君奭故知疑至亦臣名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釋文曰相息亮反陑音而○案陑字說文所無未詳）

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疏曰安邑即漢河東郡安邑縣史記吳起對魏文侯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矣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陑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尚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集解）傳曰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疏曰鄭云云孟子云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于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東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于左氏昆吾在衞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衞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于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

案曰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子卷九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焦或作巢又卷十九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觀下文伐三朡三朡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江南巢縣然則桀出亡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爲南夷且逸周書卷九殷祝解云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以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可見桀之出亡皆向南行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以爲東夷者古人言南可言東正與鄭合傳乃云鳴條在安邑疏附會駁鄭非也

作湯誓

馬曰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堯典疏○釋文）

案曰馬云云者詳堯典序及後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釋文曰績子狄反從才用反朡子公反）

鄭曰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尚書疏○章如愚山堂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傳曰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

案曰鄭引伊訓云云者鄭所引乃眞伊訓東晉晚出古文伊訓無之也載孚者疑即下文俘寶玉古字通也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釋文曰俘音孚誼本或作義）

傳曰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釋文曰坰古熒反又古螢反虺許鬼反誥故報反○案曰閻若璩曰仲虺之誥荀子作中蘬之言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殷本紀作中蘬司馬貞註蘬音壘虺有二音）

傳曰歸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爲湯左相奚仲之後疏曰大坰是定陶向亳之路

案曰傳云仲虺爲湯左相者定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于古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傳曰黜退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別載湯誥乃孔壁眞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說見後辨

伊尹作咸有一德（堯典疏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

鄭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堯典疏○章如愚山堂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王曰言君臣皆有一德（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案曰鄭以此篇次湯誥後者史記錄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與鄭本篇次同自是成湯時作晉入以爲訓太甲非也引伊陟臣扈曰者下闕不可知也

咎單作明居（案曰單音善卷末同）

馬曰咎單爲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尚書疏○史記殷本紀集解）

傳曰一篇乚

案曰馬云云者王制云司空度地居民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凡三篇其二亡疏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即以其年爲元年也周法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二月若踰年即位二者皆當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據此序及太甲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弟仲壬四年崩乃立太丁子太甲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疏也

案曰鄭以肆爲陳者秋官鄉士職注義也傳疏崩年改元及太甲以孫繼祖二說皆非也說詳後辨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案曰鄭以桐爲離宮非葬地者劉向言殷湯無葬處蓋無文可考莫得而知傳說非也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曰思念常道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釋文曰沃烏毒反徐於毒反）

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此篇以戒也亡疏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餘歲

伊陟相太戊

馬曰太戊太甲子（釋文）傳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疏曰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

案曰馬云太戊太甲子者史記述商世系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太戊爲沃丁弟太庚之子世表則以太戊爲沃丁之弟是亦太甲子也馬云云是據世表僞孔云沃丁弟之子是據本紀下傳云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疏云皆世本文此疏獨不言世本文則可知世本必云太戊太甲子世表馬注皆據世本本紀誤耳僞孔非也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釋文曰桑蘇郎反穀工木反朝直遙反）

鄭曰兩手搤之曰拱（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册府元龜一百四十三卷帝王部弭災篇）傳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疏曰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文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推法云人君貌不恭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貌之不恭之罰也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政三年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案曰鄭云兩手搤之曰拱者論語衆星共釋文鄭作拱拱手也是共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卷六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桑穀之祥太戊時事而呂覽及韓詩外傳三卷以爲湯時事者伏生大傳（見困學紀聞）及漢五行志引劉向說又說苑一卷君道篇則又皆以爲高宗武丁時事皆非也

伊陟贊于巫咸

鄭曰巫咸巫官（尚書疏○困學紀聞九卷）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釋文○資治通鑑八十九卷晉愍帝紀胡三省注○困學紀聞九卷）傳曰贊告也疏曰君奭傳曰巫氏也鄭云巫官案君奭咸子賢父子竝大臣必不世作巫官孔云巫氏是也

案曰鄭云巫咸巫官者周禮春官有巫官必因于古也馬云男巫也者春官有男巫女巫則巫是男女通稱又楚語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嫌巫咸是女巫故辨之也呂氏春秋卷十七勿躬覽云巫咸作筮則巫咸之爲人可知也

作咸乂四篇

馬曰乂治也（釋文○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四篇皆亡

案曰馬云乂治也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史記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篇亡

案曰馬云云者眞古文有原命馬親見故知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釋文曰囂五羔反）

傳曰仲丁太戊子去亳遷囂地名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亡疏曰此及下傳言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仲丁是太戊子太戊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

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案曰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司馬貞云太史公知書有中丁今已遺闕也疏引或說是括地志文以囂爲敖疑當得之說詳禹貢濟水李顒皇甫謐似皆誤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釋文曰亶丁但反相息亮反今魏郡有相縣）
傳曰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釋文曰圮備美反徐扶鄙反）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二卷○羅泌路史國名紀注四卷○王應麟困學紀聞十一卷）馬曰圮毀也（釋文）傳曰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疏曰知非圮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于相遷于耿者明與上文文相類故爲此解鄭元云云猶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殷亳囂相耿與奄五邦此不經之書未可依也
案曰鄭云祖乙又去相遷耿云云者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鄭以湯之南亳配囂相耿爲五也傳以爲圮于相遷于耿由說而文不便非也或云遷邢邢卽耿非有二也汲冢又添出遷奄一層如此則有六邦矣尤非也鄭馬皆以圮爲毀者釋詁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今偃師是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上○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冊府元龜五十八卷帝王部致治篇○羅泌路史國名紀注四卷）傳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疏曰自湯以來屢遷盤庚最在後故序總之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此序云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卽是一都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晢云將治亳殷舊說以爲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治

皆作亂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晢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于亳殷紂滅在于朝歌則盤庚以後遷于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洹水之南後又遷朝歌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五遷盤庚不在其內說亦見本篇
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釋文曰胥息徐反）
鄭曰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尚書疏）傳曰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本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釋文曰說本又作兌音悅○案曰說文卷四上夐部夐字注云營求也从夐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巖穴也今作營求者乃以訓詁代經文也）
鄭曰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尚書疏）馬曰高宗始命爲傅氏（尚書疏）傳曰高宗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名說使以所夢形象求于外野得之傅巖疏曰世本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
案曰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者馬與鄭同殷本紀云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使求之野得于傅險中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武丁與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疏引皇甫謐亦云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皆與鄭合此古義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商時虞虢之界有傅氏居于巖傍號爲傅巖盤庚得說于此直謂說先已姓傅武丁又託盤庚無稽之言也傳云使以形象求之者荀子卷三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釋文曰雊工豆反）
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尚書疏○文選十卷潘安仁西征賦李善注○又二十四卷潘正叔贈河陽詩注○又四十四卷陳孔璋檄豫州注○又四十六卷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又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又五十八卷王仲寶褚淵碑注）傳曰雊鳴耳不聰之異疏曰洪範五行傳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

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云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
案曰鄭云鼎三公象也者周易鼎彖曰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烹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鄭又云又以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鄭以爲視不明故有羽蟲之病與劉歆合傳以爲耳不聰則不得以羽蟲示罰傳說非也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釋文曰己音紀肜音融）
傳曰祖己賢臣
殷始咎周（釋文曰咎其九反）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尚書疏○詩九之三卷小雅采薇疏○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衞湜禮記集說五十卷○左傳二十五卷襄三十一年疏○章如愚山堂考索續集五卷經籍門）馬曰咎周者爲周所咎（釋文）
案曰鄭云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雅緜云虞芮質厥成傳云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相讓所爭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國彼疏云家語書傳並有其事是也又云三伐皆勝者下疏引書傳伐邘伐密須伐犬夷是也大雅皇矣疏引孫毓毛詩評亦據此文以說也鄭又云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者鄭訓咎爲惡故解咎周謂周爲紂所畏惡馬融反謂殷爲周所咎文義回曲其說非也
周人乘黎（釋文曰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耆）
鄭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秊伐崇（詩大雅文王序疏○左傳襄三十一年疏）傳曰乘勝也所以見惡疏曰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鄭云云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秊斷虞芮之質二秊伐邘三秊伐密須四秊伐犬夷五秊伐耆六秊伐崇七秊而崩耆卽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

始其惡之
案曰鄭云紂得散宜生獻寶云云者事出大傳詳見顧命傳以乘黎在咎周之前序爲追述所以咎周之故而言乘黎與鄭異其說非是疏雖曲護傳亂此疏鄭是傳非自見也史記殷本紀乃以文王先爲崇侯所譖囚于羑里閎夭之徒獻美女奇怪物得釋然後斷虞芮訟而受命稱王明秊伐犬戎明秊伐密須又明秊乃敗耆國祖伊以告又明秊伐邘又明秊伐崇又明秊而崩其敘事先後之次多與鄭注乖異鄭據伏生書大傳書傳是先秦古書必係孔門七十子相傳舊說故鄭用之其敘伐崇事爲最在後則諸家與鄭竝合也周頌維清箋云文王受命七秊五伐故于此注以伐崇終言之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釋文曰受如字亦作紂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
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尚書疏）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釋文）傳曰祖伊祖己後賢臣受紂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無道戡亦勝也
案曰鄭云云者逸周書卷四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孔晁注紂字受德呂覽仲冬紀第四當務篇云紂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高誘注少小也是也馬注未詳
殷旣錯天命（釋文曰錯七各反）
馬曰錯廢也（釋文）傳曰錯亂也
案曰馬云錯廢也者論語錯枉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爲廢也唐賈至微子廟碑高宗旣沒殷始錯命是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釋文曰少詩照反）
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禮記七卷檀弓上疏）傳曰告二師而去紂
案曰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云云者鄭據呂覽詳見本篇又以微仲名衍者爲微子之弟與微子俱爲紂同母庶兄者禮記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彼注亦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是也本篇疏云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

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案曰鄭馬王本皆作大誓）
鄭曰十有一秊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秊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王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衆（尚書疏）傳曰周自虞芮質成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秊至九年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秊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泰誓渡津乃作大會以誓衆疏曰武成云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秊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秊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秊自嗣位至卒非徙九秊而已知此十一秊者文王改稱元秊九秊卒至此爲十一秊也周書云文王受命九秊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秊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秊非武王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秊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秊伐紂知此十一秊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秊者爲其卒父業故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秊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秊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秊文王卒至此三秊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秊伐殷者止爲觀兵以卜諸侯之心也一月戊午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秊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秊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秊而以一月接十一秊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卽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麻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麻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

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言一月者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旣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
案曰鄭云十有一秊本文王受命數之者文王受命七秊而崩武王承其秊數十一秊觀兵以卜諸侯之心十三秊復伐紂滅之當時實事本是如此今文大誓敘述觀兵之事鄭于彼文下注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秊方可誅之多方云天惟五秊須暇之子孫鄭注云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秊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秊至十三秊是須暇五秊之事據此則武王以十三秊滅紂又鄭于金縢篇末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見大戴禮）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秊後六秊伐紂後二秊有疾疾瘳後二秊崩崩時九十三秊據此則十三秊滅紂益信此序上半截十一秊伐殷指觀兵事非滅紂事下半截一月指十三秊一月非十一秊一月故鄭以十有一秊爲本文王受命數之也鄭又云是秊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者攷乾鑿度麻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鄭注握先爲麻始名言無前也又云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鄭注受洛書命爲天子也又云入戊午部二十九秊鄭注受命後五秊然則是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也以麻元歲甲寅推之戊午部初秊歲在庚寅則二十九秊歲在戊午故此序十一秊武王伐殷鄭以爲入戊午部四十歲也由此推之則十一秊歲在己巳十三秊歲在辛未此皆謂大歲國語歲星在午爲未亦與之合也僞傳亦以此序分二截上截言觀兵下截言滅紂是也其云文王受命九秊卒則非也知者西伯戡黎疏引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一秊斷虞芮之質二秊伐邘三秊伐密須四秊伐犬夷五秊伐耆六秊伐崇七秊而崩故鄭于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周公居攝皆七秊（鄭數武王受命之年從十一秊數起蓋文王崩武王諒未闋稱王故大誓稱太子發至觀兵而諸侯畢會則稱王矣自此十三年滅紂後二秊有疾後二秊崩適七秊也）此說分明可據今書改爲文王受命九秊而崩遂于武成撰其詞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九秊大

統未集傳遂于此王九季說則非矣疏曲爲附會引逸周書文王受命九季召太子發不知此乃受卥伯之命耳非改元也又言大祥觀兵暗據漢書律厤志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一條然武王方從容以須之何必大祥卽興師也大約伐紂之年史記周本紀伏生尚書大傳與漢書律厤志二者各有一誤史記大傳文王受命七季崩是矣而九年觀兵十一季殺紂則非（徐廣引逸周說張守節正義皆辨之）漢志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殺紂是矣而文王受命九年崩則非何也羣書記伐紂之月皆周正十三季二月初五日殺紂建丑月也而其發師則已在十二季建亥月二十八日若十一季二月初五殺紂則發師已在十季十二月二十八日矣文王不知何月崩就令正月崩而自七季數至十季十二月九季數至十二季十二月只四季無五季總與須暇五季不合故必依鄭受命七季崩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滅紂方確也

又案曰十一季伐殷觀兵以四月出師藏在今文泰誓說已詳本篇一月則十三季周正建子之月夏正十一月也周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昭曰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伐商師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又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云云以上國語之文漢書律厤志皆據以爲說其說云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書序曰十一季武王伐紂泰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季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周之分野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云云合而考之武王于建亥之月周十二月夏十月商十一月之二十八日戊子日發師後三日爲建子之月周正月夏十一月商十二月辛卯朔明日初二壬辰又明日初三癸巳武王啟行卽劉歆引武成篇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也至是月之十六日丙午逮師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卽此序所云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也自前月戊子至此三十一日（律厤志云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連前後日算）自本月癸巳至此二十五日（武成疏云日行四十許里凡二十五日除去一日算）明日己未晦日爲冬至是月月小又明日爲建丑之月周二月夏十二月商正月庚申朔初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明日初五甲子殺紂卽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牧誓所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成所云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也是月十五日甲戌爲小寒節三十日己丑爲大寒節是年閏月己丑之明日爲周閏二月庚寅朔（古閏在歲終姑就推之）是月十五日甲辰爲立春節是月月小晦日爲戊午明日爲建寅之月周三月夏正月商二月己未朔又明日初二庚申爲驚蟄節是月月大晦日爲戊子明日爲建卯之月周四月夏二月商三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爲既旁生魄二十二日爲庚戌則燎于周廟之日二十三日爲辛亥則祀于天位之日二十七日爲乙卯則祀馘于周廟之日也毛詩大雅大明疏歷引國語律厤志而又云歲月日辰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非用算無以推之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厤劉向五紀論載殷厤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厤久失傳據漢志攷伐紂月日已具至其甲子雖就乾鑿度推爲辛未但史記季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詳況古人無以甲子紀季者伐紂月日可攷而季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釋文曰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案曰古音居漢魏以下音變韋說非也）

傳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疏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于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長一人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兩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三百乘當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畧六百不言故云舉全數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割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車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此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

虎賁三百人（釋文曰賁音奔）

傳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疏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勇士稱也孔意虎賁（卽經之百夫長）

案曰傳以兵車爲百夫長所載又以虎賁卽百夫長然則虎賁三百已載滿三百兩之車將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及千夫長皆徒步而從百夫長乎非也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毛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案曰周禮十九卷春官肆師疏引鄭書序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此賈公彥誤以僞孔傳作鄭注）傳曰至牧地而誓衆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釋文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尚書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玉海三十七卷○漢藝文志攷證一卷）傳曰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華山桃林之牧地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武功成文事修

案曰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者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箋云武王成我周家王道又云應侯順德昭哉嗣服箋云武王能成祖考之功伐紂定天下周頌武云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著定爾功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勝之季老乃定女功是也鄭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者孔壁所得眞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後漢世祖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闕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律厤志說詳後辨古文尚書本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漢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武成亡後志見存實數也今之武成晉人作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釋文曰勝商諸反）

馬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趙汝楳周易輯聞四卷○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

案曰馬云云者詳見微子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釋文曰班本又作般音同分扶問反）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史記周本紀集解○案曰玉海八十九卷尊彝門引書序此節鄭注乃周禮春官注并疏玉海誤以爲鄭書序注今不取）傳曰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尊卑各有分也疏曰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

案曰鄭云宗彝宗廟尊也者春官序官司尊彝注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灋也言爲尊之灋也攷彼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是尊彝各不同而此注以尊解彝彼序官注云云彼疏謂尊彝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鬱鬯曰彝是也據彼職皆是祠禴烝嘗等所用故鄭以爲宗廟尊也鄭又云著王之命及受物也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彼注云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彼疏謂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未賜圭瓚則用璋瓚不得鬯則用薰又曲禮疏引禮緯含文嘉謂惟上公九命作伯者始得加九賜第九賜始得秬鬯然則賜秬鬯爵最重此彝既是盛秬鬯者則未必凡諸侯皆得賜但因彝是貴重之物故以彝統尊而作書以著王命及所受之物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釋文曰獒五羔反馬作豪）

鄭曰獒讀曰豪卥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尚書疏○又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二卷○又續集四卷○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馬曰豪酋豪也（釋文）傳曰卥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疏曰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鄭云云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

案曰鄭云獒讀曰豪云云者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兒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傳以爲大犬高四尺曰獒人家常畜左傳公嗾夫獒豈遠物哉郭璞注爾雅引此孔傳其時僞書已盛行矣又太保作旅獒未見其爲召公燕召公世家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則知武王時未爲太保矣史記周書竝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僞者但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旅獒之太保爲召公之官不知武王時召公尙未也史家記事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

巢伯來朝（釋文曰巢仕交反徐呂交反）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尙書疏○又仲虺之誥疏○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序疏○周禮三十四卷秋官象胥序官疏○又三十七卷大行人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傳曰殷之諸侯

案曰鄭云巢南方之遠國者魯語桀奔南巢韋昭云南巢楊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季左傳楚人圍巢杜預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襄二十五季穀梁傳吳子伐楚門于巢范甯云攻巢之門爲伐楚也然則伐楚經巢先攻巢然後楚可伐楊士勛疏云舊解巢楚境上小國是巢爲南方遠國也居巢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鄭又云諸侯世一見者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又云伯爵也殷之諸侯云云者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矦伯三等爵荒服則無公矦槩稱伯詳臯陶謨也

芮伯作旅巢命（釋文曰芮如銳反）

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詩十八之二卷大雅桑柔疏）傳曰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疏曰世本云芮姬姓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釋文曰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

案曰鄭云云者詳見顧命

傳曰爲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釋文曰監古銜反相息亮反誥本或作[illegible]）

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季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黜貶退也（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二十五卷○毛詩二之一卷邶鄘衞譜疏○又八之二卷豳風東山疏）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疏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知卽此三監也漢書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

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異耳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封武庚為諸侯奉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其叛者以下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於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于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于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

案曰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為三監之明文故鄭云云也僞孔故欲立異止言管蔡不及霍叔然則霍叔無辠矣何又于蔡仲之命則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季不齒乎此傳非也

又案曰此淮夷內有奄無徐夷若費誓則有淮夷徐戎而無奄本非一事又東征只有一次諸國無再叛事傳疏有誤詳多士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宋地名微子啟紂之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尚書疏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有客序疏○史記殷本紀索隱）傳曰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疏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適于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

案曰鄭云云者周頌有客序云微子來見祖廟彼箋即取此序之文以說是也云武王投之于宋者樂記武王克殷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彼注云投舉徙之辭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彼疏引發墨守云六季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餘詳微子篇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釋文曰穎役頃反）

鄭曰二苗同為一穗（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

案曰鄭云二苗同為一穗者韓詩外傳卷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說苑卷十八辨物篇同白虎通卷下封禪篇云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皆與鄭合也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疏曰昭十五季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書傳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案曰旅史記作魯春秋疏云石經古文魯作表說文云表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晉蓋古旅字魯字皆作表故旅字亦作魯秦和鐘曰以受屯魯多釐薑遍曰魯古文旅也）

鄭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尚書疏）傳曰已得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推美成王疏曰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後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案曰鄭云歸公禾之命與其禾者嫌若命禾是成王以禾命周公故分析釋之以命與禾為二也嘉禾篇亡古今文皆無之漢書王莽傳有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或壁中書于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釋文曰梓音子本亦作杍○案曰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一云杍尚書古文梓字）

鄭曰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為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尚書疏○陳櫟書傳纂疏四卷○毛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又三之一卷鄘風桑中疏○又九之三卷小雅伐木疏）馬曰康國名在畿內（尚書疏）王曰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詩邶鄘衛譜疏）傳曰滅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地闕叔字封名酒誥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案曰地闕以下六字從史記索隱所引）疏曰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奄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衛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幾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故屬之故總得三監之地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于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為曹地約有千里以此鄭云初封衛至子孫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于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以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孔以康伯為號謚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案曰鄭云言伐管蔡為因其國者居前人故國曰因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者昭元季傳遷閼伯于商丘商人是因是也鄭又云康為號謚不從馬以為國名者宋忠注世本亦從馬王等說而曰封從畿內之康從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宋尚不知所在而孔傳亦云地闕則以為地名非曉說乎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故唐之陽翟今禹州以周畿內地然括地志唐魏王泰撰此特因馬王等說而附會云爾豈足信乎篇中並無康叔字篇題或係史官于康叔身後追題如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皆是其康伯則子蒙父號也鄭又云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者鄭詩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濟東及沇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有雷風之異成王迎之反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彼疏云漢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則反過周公非其制也此疏說康叔初封不得邶鄘之義最得鄭意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釋文曰召時照反相息亮反）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傳曰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疏曰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恐王情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周公洛誥為反政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也

案曰鄭云欲擇土中云云者義見本篇鄭又以相為視者釋詁文傳云云致成王即政在作洛後召誥作于初相宅時是在作洛前也縱使召誥作于周公居攝七季亦將即政而未即政也傳乃云召公以王新即政而作誥疏力為周旋謂陳戒在即政後皆非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公羊傳宣十六季疏）傳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

案曰鄭云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者小大雅譜云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南有嘉魚序云太平樂與賢也南山有臺序云得賢立太平既醉序云太平也鳧鷖序云太平能持盈守成又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據此諸文則太平不必待至七季故書大傳及鄭周易注皆以攝政三季即太平維天之命序箋以告太平在居攝五季清廟序箋以成洛邑亦在居攝五季然則此注當云五季太平成洛邑而云七季者以居攝實終于七季太平之功至此方畢故鄭統言之馬注洛誥維七季亦云攝政七季天下太平是其證也鄭又云邑成名曰成周者鄭意欲明周道至此而成也

使來告卜作洛誥

傳曰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將致政疏曰周公攝政七季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季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西都時所誥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詩王風譜疏）傳曰成周洛陽下都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疏曰周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

案曰鄭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者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由周而言為頑民由商而言為義士周書作雒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晁云賢民士大夫也是也鄭又云民者無知之稱者逸人注變民言毗毗無知貌通典田制篇引崔寔政論云民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是也說詳呂刑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傳曰所告者衆士故以名篇

周公作無逸

傳曰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尚書疏○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馬曰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左右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釋文）疏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三公也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周公代之于時太傅蓋畢公為之三公先師後保此先言保者篇之作主為召公也鄭元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云云謬矣

案曰鄭云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者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鄭注引此序而釋云聖賢兼此官賈疏召公周公為三公分陝周公聖下兼師氏召公賢下兼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保何也鄭荅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始直稱三公為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周初制成王作周官篇時三公即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馬注似與鄭同也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釋文曰說音悅奭始亦反○案曰說文作奭唐張參五經文字作奭从十从皕从大非也）

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尚書疏）馬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馬云云者荀子卷四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以屬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君臣易位非不順也淮南子卷十三氾論訓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德天下之政平夸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所以應時矣此古義相傳正召公所以不說鄭馬說所本也漢書七十七卷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徐幹中論卷上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奭然後悅皆與鄭馬合也漢書九十九卷王莽傳引書君奭文又引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嵇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悅莽引說即博士說與嵇康合其實召公因周公致政後又列臣職故不說非專為居攝博士說得其半要與鄭馬不相違禮記緇衣疏周公既致政仍留為太師召公謂其貪于寵祿故不說此漢唐相傳舊說不可易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釋文曰踐似淺反馬同○案曰汗簡卷中之一云𡧲古文尚書奄字）

鄭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為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尚書疏○毛詩）

（八之三卷豳風破斧疏○孟子疏卷六下○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洛誥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秊復重叛也鄭元謂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秊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即云未聞多方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秊之一叛正可至于再爾安得至于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

案曰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秊伐管蔡時事云云者此序云伐淮夷遂踐奄將蒲姑序云既踐奄多方序云歸自奄周官序云既黜殷命滅淮夷四序相因皆一時事宜列于康誥之前乃列于此自是錯亂故鄭疑之而云未聞也僞孔因鄭有疑遂造再叛再征之說欲見諸篇應列于此鄭疑之爲非而于周官序黜殷命不得不以爲殺武庚既是殺武庚必不可言殺而復叛因言黜殷一時滅淮夷又一時事相因連言之旣非同時何相因之有自是詞窮而遁也且僞孔既造再叛事苦于無據又牽費誓作證不知此內但有淮夷奄無徐戎費誓有徐戎與此非一事成王政將蒲姑諸篇與伐管蔡是一時費誓別是一時當從鄭注也鄭又云踐讀爲翦翦滅也者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翦翦猶殺也伏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是也

作成王政（釋文曰政如字馬作征）

馬曰征正也（釋文）傳曰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二下辵部征正行也是也此敘其征伐事孔改政非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曰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案曰蒲薄古字通）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詩豳風破斧疏）馬曰薄姑齊地（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已滅奄徙其君于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疏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齊地也

案曰鄭馬以蒲姑爲齊地者左傳昭九秊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云云在此疏引二十秊傳注者誤據此則是蒲姑齊地也後漢書十一卷劉盆子傳云轉掠至姑幕李賢注云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是也伏生大傳以薄姑爲奄君名鄭彼注云元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見齊譜疏及豳破斧疏所引再攷齊有三都太公封營丘營丘邊萊故萊侯與之爭營丘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故城是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是也其後胡公徙都薄姑則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博興即古博昌括地志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則縣治徙矣至獻公復徙都臨淄即今縣亦屬青州府縣南北二里亦有營丘城葢地本臨淄而亦名營丘者猶晉遷新田仍名絳楚遷郡仍名郢也若然太公所居非即薄姑而昭二十秊傳爽鳩氏始居此秊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者以齊封兼得其地不相違約言之耳又班志言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闞駰十三州志說亦畧同攷昭二十秊所云蒲姑氏居此者杜但以爲殷周閒諸侯其作亂之蒲姑氏始即奄君因其後遷于此地遂亦追稱爲蒲姑氏耳且封太公原係武王事成王遷奄于蒲姑特使之臣屬于齊非遷奄後始以封太公班志非也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傳曰告召公使作册書告令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傳曰誥以禍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堯典疏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

傳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疏曰據金縢經大誥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秊東征之時據成王政序費誓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事相因故雖則異秊連言之周本紀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即鎬京也于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字故就此解之

案曰鄭以此篇在立政前者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秊時事此語必本于康成立政云孺子王必是成王即政時自應在周官後也傳疏之誤已見上文

周公作立政

傳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案曰觀鄭注知亦作息也）

鄭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史記一卷五帝本紀集解）馬曰息慎北夷也（釋文）傳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

案曰鄭馬云云者史記舜北發息慎裴駰引鄭云云鄭生平未嘗注春秋內外傳此必書序注也肅音近息古字通也魯語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楛矢砮石昭九秊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是肅慎在北也傳云云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稷慎即肅慎）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王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畧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傳非也

王俾榮伯作賄息慎之命（釋文曰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馬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周語有榮夷公韋注榮國名榮伯當是其祖故知是諸侯論語亂十人鄭注有榮公榮伯當是其子孫故知世爲卿大夫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傳曰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王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疏曰公既還政又留爲太師今言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

老歸豐也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曰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葢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六卷○毛詩二十之一卷魯頌駉疏○周禮十三卷地官載師疏○又十九卷春官肆師疏○儀禮八卷聘禮疏○又十卷覲禮疏○又十禮記十二卷王制疏○又十四卷月令疏○又二十五卷郊特牲疏○衛湜禮記集說二十九卷○爾雅六卷釋地疏○王應麟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困學紀聞二卷○又漢制考三卷○又再見）傳曰成王重周公所尊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君陳臣名

案曰鄭云云者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周禮杜子春注鄭聘禮注及白虎通並同也時周東都爲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于漢王城即河南成周即洛陽相去僅數十里則所言東郊是近郊故又云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而知也又鄭坊記注云君陳葢周公子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沒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孔傳但云臣名則與鄭異非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釋文曰相息亮反顧工戶反）

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蔡沈書集傳六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釋文○顧念注疏所載釋文本誤作顧命从元本改正）傳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疏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于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

案曰鄭云回首曰顧者檜風匪風箋義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釋文曰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傳曰尸主也主天子之位號

案曰傳云尸主也者釋詁文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曰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尚書疏○陳師凱書傳旁通六卷下○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傳曰命爲册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案曰鄭云云者疏載鄭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之目有冏命無畢命冏字即畢字之誤也畢命逸文載漢書律厤志鄭所云册命霍侯則不可攷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曰君牙或作君雅）

傳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釋文曰冏九永反字亦作臩○案曰說文卷十下夰部臩字注云从夰臦周書曰伯臩古文冏字俗人不識字因其从臦而臦是古文冏字遂省改作冏然今周本紀尚作臩又古今人表伯臩在第四格師古曰穆王太僕也此字又見顧野王玉篇上夰部第一百十八及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作冏者衞包改也釋文云字亦作臩陸德明在唐初尚見古書此必臩字今作臩者俗刻誤也）

傳曰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疏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太僕則此云太僕足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故云汝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爲長太僕雖長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案曰傳疏之謬見後辨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堯典疏曰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

傳曰父卒命子罪不相及

案曰冏命穆王書其下不應又有成王書明係篇第倒亂鄭仍其舊而不改至作僞孔傳者遂以意移而正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釋文曰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費音秘○堯典疏曰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案曰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粊誓史記云伯禽帥師伐之于肸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裴駰曰尚書作粊司馬貞曰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肸[illegible]作獮皆并司馬貞又強爲之說並謬也說文卷七上米部粊字注云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粊誓廣韻五經文字畧同此古義也粊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縣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秊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後并于魯爲季氏邑僖元秊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即在此皆非也）

傳曰費魯東郊地名于費地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也

案曰伯禽與穆王不同時上下皆穆王書忽間以成王伯禽書二篇此壁中書之錯亂魏晉閒人移于文侯之命下乃欲使諸侯之書從其類而與秦誓附近以比魯頌之居詩末耳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釋文曰贖音蜀）

傳曰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疏曰經言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明是夏法夏法廢已久今復訓暢以周法傳重更從輕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此則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illegible]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illegible]）

傳曰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爲大國功重故[illegible]

[illegible]

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元云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云瑟

彼王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于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

案曰王云幽王旣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鄭譜云鄭桓公爲幽王大司徒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武公又作卿士隱三年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杜注王卿執政者又六年傳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是也王意欲說晉事以事連鄭故兼及之（馬氏驌曰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臼宜臼奔申王立褒姒爲后褒姒之子伯盤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侯會衞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非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旣立于申自申遷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虢公有見于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釋文曰崤戶交反）

傳曰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因其三帥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疏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竊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矯鄭伯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于是悔過作誓

案曰史記秦本紀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殽尸乃誓于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書序則云敗殽歸即作誓與史記不同鄭大學注與序合則史記非也

鄭康成書贊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僞孔安國序孔穎達等疏○王應麟漢制考四卷）

案曰鄭云書初出屋壁者史記儒林傳云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濟南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始使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朽折散絕時師傳讀而已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壞壁中逸書有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家獻之（家字從朱以尊增）以上諸條即鄭所述書出屋壁事也鄭又云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王隱晉書束晳傳云竹書漆字科斗文頭粗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今晉書晳傳無此文惟王隱晉書有之王隱書久亡此條係宋板左傳疏卷末附錄一段所引明萬歷刻本亦有之汲古閣毛氏刻無予未見宋板日本紀州山鼎君得足利學所藏宋本采入攷文故予據之爾雅釋親邢昺疏所引同邢亦不見王隱書當即據左傳疏）孔穎達僞孔安國序疏引鄭此文而釋之云書有六體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此造字之本鄭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鄭又云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者水經二十五泗水注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王隱束晳傳云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許愼說文自序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異至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秦燒經書古文絕矣亡新居攝校文書之部時有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據此謂史籀大篆與倉頡古文異而漢藝文志亦云然惟孔子六經用古文蓋籒文爲周時世俗通行之字孔子好古故用古文即安國得之而遞傳至康成者也說文自序又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籒其傳書孔氏皆古文也愼子沖上書亦云臣父愼從賈逵受古學學孔氏古文說文所載古文皆作兩頭銳形不爲頭粗尾細則不可知矣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案曰鄭云虞夏書二十篇云云者合之得百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尚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百篇司馬遷班固于伏書兼太誓言之亦但有二十九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然則百篇之序亦從屋壁中得也（疏云伏生二十九篇序在外此言不可泥）東晉梅賾別獻古文尚書孔穎達疏用之而朱子以爲僞書非壁中眞本也鄭又云三科之條者即虞夏商周揚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杜預注僖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三句云尚書虞夏書則知自西漢至西晉書皆不分虞夏也孔穎達堯典疏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其下即引鄭序贊此文以證又謂伏生大傳亦題作虞夏傳是也疏雖引鄭此文不以爲然依東晉晚出本虞夏別題也疏又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于鄭爲商書而孔并于允征之下以爲夏事則商書惟三十五篇亦與鄭異也鄭又云五家之教則未詳也

經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漢書三十卷藝文志顏師古注○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者顏師古引鄭敘贊文也鄭既云又亡則其上當云經五十八篇但顏所引不全故據漢志增之彼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孔穎達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連愼徽以下）皋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歐陽在夏侯前而志主夏侯是夏侯經爲伏生元本歐陽三十一則分出二篇不知所分何篇不可知）穎達又謂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四爲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葢兼序言之陸德明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是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除序言之也鄭云又亡其一篇者所亡之篇則僞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旣亡其一則應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虛其一存元數也鄭于此贊雖述古文篇數其所注則惟三十四篇增多二十四篇無注也晚晉僞本以三十四爲三十三增多二十五除序爲五十八序分散各篇之首皆非是說詳後辨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堯典疏○水經二十六卷淄水酈道元注○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者棘下生諸本作棘子下生今攷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觀此知當作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安國者孔子十一世孫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愼愼生子襄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鄭不稱孔安國而曰子安國者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鄭自以淵源于安國稱爲先師故冠子于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于孔子也鄭又云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云云者衞宏字敬仲東海人爲光武議郎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顯宗時爲郎校秘書歷左中郎將侍中騎都尉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歷議郎武都南郡太守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衞賈馬二三君子皆尚古學故鄭宗之也但後漢儒林傳云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又衞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林傳亦云林博學多聞東海衞宏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衞子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據此諸文則鄭出于衞賈馬而衞賈馬實皆出于杜林林似與安國無涉者然賈逵傳則云逵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前書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惲然則自安國而惲而逵一脈相承鄭既宗賈逵推尊其學是鄭亦安國嫡傳也且杜林雖似別得然謂之漆書古文束晳傳云漆書皆科斗字說文謂古文絕于秦惟孔壁書用古文晉書衞恒傳恒作書勢亦云倉頡作書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今鄭既言壁中書用科斗古文則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其爲安國所傳之壁中書無疑杜林傳之衞宏鄭推重衞宏則知其同源于安國又無疑也

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堯典疏）

案曰鄭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云云者伏生今文尚書傳歐陽和伯夏侯勝勝從兄子建前漢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博士習之見漢儒林傳盤庚優賢揚歷夏侯等以爲心腹腎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其謬如此故鄭以爲失其本義而疾其蔽冒且深怪俗儒猶爲所惑未肯悛改以從古也隋志言兩漢歐陽之學更盛于夏侯鄭黜歐陽不及夏侯從可知也孔穎達既引鄭此文而申之云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是也

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葢言若天書然（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僞孔序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者尚書緯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爲孔子所加也僞孔以爲伏生始加尚字非也鄭又云尚者上也者論語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孟子尚論古之人趙岐注尚上也匡衡傳治天下審所上師古曰崇尚也是尚上通也又云若天書然者如河出圖洛出書是也

序孔子所作（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馬王同）

案曰鄭以序爲孔子作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好七十餘君自衞反魯究觀古今篇籍于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說亦同也疏引此文以爲馬王皆云然且申之云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疏又云作序者不敢厠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鄭馬等以序總爲一卷附經後是孔氏之舊也疏又云序者緒述其事鄭康成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詩譜序疏亦云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贊大約古書序目皆在後今說文猶然孔子序旣在後鄭贊必又在其後藝文志經四十六卷謂古今文皆有者二十九卷增多者十六卷加序爲四十六鄭不注增多篇則爲卷必三十故今亦仿其數也康成北海高密人哀帝僕射崇八世孫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西入關事馬融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坐黨禁錮十四年蒙赦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皆不至袁紹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見後漢本傳

馬融書傳序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僞孔序疏）

案曰馬云云者馬亦以尚爲上與鄭注同則當亦以爲孔子所加也

經傳所引太誓太誓竝無此文（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馬云云者此指伏生二十九篇中太誓孔安國所得與之同司馬遷載之史記者非今所有太誓也

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

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僞孔序疏○太誓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二卷○蔡沈書集傳四卷○左傳襄三十一年孔穎達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山堂羣書考索續集五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馬云太誓後得者僞孔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但泰誓非伏生所得故馬融云云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但馬鄭雖有此言而伏生作大傳已引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語則是伏生已見此篇又董仲舒建元元年對策司馬相如死後武帝求得其封禪書皆引其文則知此篇出武帝以前矣馬疑神怪在不語中此或史臣增飾不足盡信如孟子疑武成血流漂杵之比要非僞本其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亦不可因此而斥其僞故鄭馬仍爲之注晉人反因馬所舉漏落五事綴緝成篇唐人作疏僞其眞而眞其僞皆非是說詳後辨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馬云逸十六篇者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漢書云得多十六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是也疏云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二十四篇也鄭注唐代尚存孔穎達親見之故備引其所述增多逸篇之目與馬融合也疏又述鄭之言分別亡逸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則云亡其汩作典寶等則云已逸亡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後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皆言安國古文未得立）故有異也

馬又云絕無師說者鄭注書序雖引允征伊訓逸文然絕無注惟注三十四篇則衞賈諸君子皆不注逸篇可知故云絕無師說也永嘉之亂衆家書並亡（見隋經籍志經典釋文及洪适隸釋十四卷）好事者別撰僞本孔穎達用之因其增多之篇與鄭所述增多逸書篇名不合強欲回護爲眞反指鄭述十六篇爲張霸僞撰致漢儒林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釋文引作劉向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竝後竝謀反廼黜其書篇數既不合以中書校又非是且已被黜馬鄭肯信此等僞書耶穎達妄也說詳後辨

王肅書注序

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經典釋文序錄○僞孔序疏○劉子元史通一卷六家篇○山堂羣書考索二卷）

案曰王肅之學專與鄭爲難此條卽自立異不可從

太誓近得非其本經（太誓疏○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鄭樵六經奧論二卷）

案曰王云云者說詳上文王雖疑泰誓仍爲之注則不以爲僞也肅字子雍東海人朗之子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高貴鄉公甘露元年覲見魏志本傳

辨孔安國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辨曰閻若璩曰此云書契起于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櫟外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伏羲乎許慎說文解字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造書契晉書衞瓘傳子恆作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包犧氏爲萬世文字之祖者此自爲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僞孔序非是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曰此云百篇據序而數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辨曰鄭雖注緯而與經別行緯雖有百二篇之說似與張霸僞書同鄭注經仍用壁中眞本與張霸無涉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疏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愼愼爲魏相愼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藏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釋文曰二十餘篇卽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曰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意在傷亾爲少何者若欲多之當云二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太誓猶有三十一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是太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于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太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但于先有張霸之徒僞造太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

辨曰漢儒林傳孝文使朝錯往受伏生書顏注引衞宏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讀宏此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卽伏生所傳之本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列于學官者亦卽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冊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書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矣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僞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縱耄何至家無本經僞孔特誤會衞宏之言遂妄造此語其實不然疏明知其非強欲回護乃云傳教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不知作僞者特欲抑伏以自伸故云云爾

又辨曰疏謂二十九是計卷若計篇去太誓猶有三十一卷盤庚出二篇康王之誥出一篇也此三篇本應分出孔壁眞本及馬鄭本皆然非作僞者意至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出益稷則作僞者一人之私意諸本皆不如此

又辨曰疏引別錄言武帝末得太誓文選注引七略同但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卽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卽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況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卽有太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高祖已用其語恐太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不由伏孔而得反啟後人紛紛之疑要之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太誓者豈疑之耶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受之孔者穎達據晚晉僞本反誣彼爲張霸作寃哉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釋文曰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允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太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

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老而口授因誦連之耳其盤庚本當同卷康王之誥以一時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辨曰此段皆作僞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杜林衞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僞書始孔壁增多之書十[illegible]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自[illegible]易子剽襲既已別撰三篇乃[illegible]僅存三十一又于其中妄分[illegible]至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尚[illegible]彼撰之無奈中有汨作九共[illegible]祇就其有可捃摭依倚者綴[illegible]不合于是遂爲二十五矣夫[illegible]篇其篇數似合而不知眞書[illegible]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illegible]也眞書四十六卷僞書亦四[illegible]書三十四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耳桓譚新論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

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僞書乃除序爲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作僞者旣欲同于眞書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進退兩無所據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朱氏彝尊以伏書只二十八云二十九者其一是序非也）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卽在卷數內爲非者然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汩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僞者乃剏爲此例何足信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辨曰閻若璩曰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于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于費直再亂于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閻說是矣而愚謂安國本無作傳之事也史記前後漢書皆無此言恐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之而已未必爲之傳也可疑者惟李顒于眞古文太誓引安國注（見太誓疏）據此則顒似曾見眞孔傳矣然孔果有傳漢魏諸儒何無一言及之直至隋經籍志方有此語李顒所引殊不可解且顒東晉人其時若有眞孔傳今僞本豈能行世斯言應從林撥（漢太常蓼侯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略云舊章者于壁室欻爾而見叢爲今學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自百篇耶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此書見孔叢子漢志不載必係東晉僞書與出姧事者僞撰此書入之故有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之語漢藝文有伏生書傳無孔傳若云不立學故不載何以有詩毛傳乎割棄以下爲舜典僞書未出前從無此議論而此書亦云堯典雜有舜典皆非是孔叢子又載孔季彥答孔大夫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皆僞孔傳出後撰造此等語不可依據）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疏曰旣言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序宜與本篇相近不宜聚于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篇首序旣分散損其一篇故五十八篇

辨曰此節亦是極大關目辨僞者當從此著眼葢眞古文五十八篇爲四十五卷加序一篇爲四十六卷僞古文則五十八篇已足四十六卷之數矣若再加序一卷則爲四十七卷與漢志不合不得已遷就其辭引序各冠篇首而不知伏孔之書皆無此例也

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疏曰漢武帝末年姦人江充行詐先于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使充治之于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己殺之帝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自殺此巫蠱事也

辨曰閻若璩曰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案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秊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秊己丑二秊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秊漢制擇民秊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秊又長于弟子安國爲博士時秊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秊始獻書卽甫獻書而卽死其秊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爲蚤卒乎考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而僞孔序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辯矣朱彝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于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藝文志古文尚書遭巫蠱云云者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僞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載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邪曰荀悅漢紀于成帝三秊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耳或曰史記雖訖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秊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秊也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家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今于李廣傳附載陵事大宛傳載李廣利事衞將軍驃騎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秊事安見安國不卒天漢後乎曰家語附錄稱安國受書于伏生秊六十卒伏生文帝時秊過九十安國從問業最幼已十五六矣就文帝末安國秊十五六計之則其卒在元鼎閒若天漢後安國已七十二三征和二秊安國七十七八矣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愚謂閻朱二說俱佳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巫蠱出安國口中其謬可知但安國之生卒當依史記世家爲定世家載孔氏子孫秊皆四十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獨言安國早卒則安國之秊只可以四十爲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家語本王肅私定況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秊四十推之兒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秊時安國約秊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秊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閒此爲定論則謂安國于文帝時已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景十三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秊王魯二十八秊薨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卽初王魯事時安國尚未生今僞孔序似安國親見壞宅事者亦爲不合又詳其上下語氣則以獻書爲一時作傳欲獻爲又一時弟作傳欲獻會有巫蠱經籍道息則其初獻無巫蠱何以不立學耶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直至安國長始讀而寫之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獻之竝無兩次上獻事亦竝無作傳事也核當日之情節實是如此

作僞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傳今又并傳亦出不得不遷就附會其說以售其欺耳（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秊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葢此官而安國卽爲之何者元狩五秊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秊後又幾秊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生平之歷官也爲博士秊二十餘則諫大夫時秊三十外卒于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早卒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祿秩也）

辨孔穎達序

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辨曰古文兩漢不行特不立學官其藏秘府者固在也而雅才好博信之者亦多馬鄭實見之穎達據僞爲眞故反有意抑彼眞古文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辨曰湯誓序疏稱皇甫謐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云云此當卽謐帝王世紀所引僞書自漢至晉四五百秊未有人見謐首先引之葢謐撰此書卽自引以實其事耳

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義皆淺畧惟焯炫最爲詳雅

辨曰穎達直以僞書爲孔壁中所得故言早出其實僞書至晉世始見元帝渡江之後始上獻而列之學官安得謂之早耶北史儒林傳云漢世鄭元竝爲衆經注解元所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于河北又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閒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又云東都惟劉士元劉光伯學通南北又云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北史之言如此葢南人輕浮喜尚新奇故僞書先行于江左而河朔仍守鄭學之舊不爲所惑（惟後魏酈道元注水經閒一引之餘則無聞）蔡巢費顧彪南人也（[illegible]書義疏行世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直至二劉僞書之聲價始張（穎達之推尊二劉則其作疏必以二劉爲本觀穎達作毛詩疏序亦云焯炫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一時騁絶轡于千里固諸儒所揖讓日下之無雙于作疏內特爲殊絶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毛詩如此尚書可知不但宗鄭學者不取卽蔡巢費氏亦不引用惟閒采顧彪而究以二劉爲主又攷北史唐李延壽作其論南北異尚極是而實誤信僞孔爲眞古文見鄭惟注二十九篇反以爲非古文與陸德明以馬鄭所注爲伏生所誦非古文者）正同識者審之

又辨卷首疏

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于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以此不同

辨曰僞孔本乃憑臆私定安得依壁內篇次爲文賈逵之書卽杜林本而出于塗惲實安國嫡傳劉向別錄乃校書中秘親見眞古文而著之者故鄭依以爲次不是之信反從東晉突出之僞孔本可乎

壁內所得孔爲傳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俱孔君所傳値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太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元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竝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引太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竝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太誓太誓竝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逸是不見古文也

辨曰眞書五十八篇爲四十五卷其言四十六者連序耳而此以五十八爲四十六是卷數之謬也增多篇數本二十四而此乃二十五是篇數之謬也其辨已見前矣增多之篇亡于永嘉秦火不能焚者遭亂而反失之是天之喪斯文也鄭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而增多篇不注但述其篇目而于書序注中閒引其文卽穎達此段疏中所載者是也增多之篇所以亡者其故有三焉在兩漢則重爲歐陽夏侯等俗學之所壓伏保殘守缺以不誦絶之雖以劉歆賈逵等極意表章而終于不立學官其故一也在漢末則鄭氏天下所取信亦未及爲注坐令亡佚與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者正同其故二也在魏晉南北朝則僞書突出江左崇尚于前焯炫尊信于後而鄭氏孤學愈微其故三也至穎達作疏之時勢固斷不能廢五十八篇之僞孔氏而用三十四篇之鄭氏矣然鄭學猶未絶也至宋則絶矣假令穎達作疏于彼增多篇目竟置不論予輩生千餘秊後又何從而攷之猶幸此篇目卽從穎達口中吐露耳其一舉而

然孔注之後歷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辨曰此段尤爲遁辭直不足辨

辨陸德明釋文

書者孔子刪錄凡百篇爲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漢興伏生口誦二十九篇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歐陽氏世傳業爲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號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爲小夏侯氏學

辨曰以上一段述伏生今文尚書傳授原流

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太誓季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太誓同馬鄭王諸儒皆疑之

辨曰以上一段述太誓所由得非也伏書二十九內本有太誓不至宣帝始得且孔疏云伏書二十九而序在外是伏書因加序或可稱三十耳非以合太誓稱三十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辨曰以上一段論張霸僞書惠棟曰劉向作別錄子歆作七略班固本之爲藝文志所載卽鄭元所述之眞古文而穎達以爲張霸書今觀釋文則校古文者向也識而兩之非古文者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者乎

古文尚書者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藝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尚書傳值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以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瑯邪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乘欽（一作桑欽）

辨曰以上一段述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授原流而直以東晉晚出者當之凡篇數卷數篇目之與鄭本及藝文志不合者皆溷然同辭一槩不復措辨者使穎達作疏亦如德明之言則予輩在今日幾無由致疑矣甚矣德明之憒且妄也

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案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辨曰以上一段論杜林本賈馬鄭實幷其增多之篇而竝傳之但作注則專就三十四篇耳德明因此遂謂馬鄭傳伏生今文非古文而直以梅賾本爲古文德明之無識如此王肅注全本德明時尚在彼實親見之故云解大與古文相類卽今日予輩從羣書采得之王注亦皆與僞孔傳相表裏然則不知是王肅僞造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爲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其迹耶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僞孔傳

又于世紀自引之以實其言耶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傳堯典止說帝堯之事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故取爲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辨曰以上一段論東晉古文及舜典觀此似不信舜典一篇孔傳及篇首二十八字然釋文于舜典經文雖依王肅本而傳仍用孔傳何也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竝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辨曰眞古文亡于永嘉始見德明此條而隋經籍志述之尤詳謂歐陽大小夏侯竝亡于此時（亦見洪氏隸釋十四卷）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季猶遭蕩滅況古文未得立者邪秦火不能盡焚而兵亂反從而亡之蓋古文出景帝時其出稍後已有伏生之書在前爲其所壓不得立學劉歆移書欲立爲諸儒所排厥後得志古文得以暫立無如歆雖識古而仕于新莽爲世大詬古文不幸所遇非其人旋立旋廢東漢古學頗盛而終不得立學康成又但注二十九篇而不注增多之篇此所以易亡也（朱子云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緣只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古文尚書無注正與此同）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晉秘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隋唐時尚存故隋經籍志云晉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是也北史儒林傳亦云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埽地將盡古文尚書非亡于永嘉而何哉

又辨曰德明之意總以馬鄭但注三十四篇爲未見增多之篇而東晉晚出者卽眞古文此其僭妄實甚惟舜典一篇頗有疑焉故不錄二十八字而經文亦皆用王肅本不用方興本差似有識但傳文仍用方興本則亦終于無識而已惟古文亡于永嘉一言甚佳以其生隋唐間猶習聞古書盛衰原委予輩得據以考眞古文亡滅之由惟此一言爲可取餘皆非也

史記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季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辨曰詳玩此段敘伏生今文末帶說孔安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最爲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內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似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遷及之爲贅甚失却史遷之意蓋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而通之其爲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旣明而得祿之驗乎其所受者乃今文也近代有漢儒授經圖于

歸之張霸實辭之遁而窮者乃宋元明諸儒掊擊僞孔氏者甚多皆非無識而獨于此一節大關目竟爲穎達妄談所欺所以辨其僞者不過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皆不能得眞古文之要領者也夫鄭所述二十四篇卽劉歆班固賈逵馬融之所謂十六篇此正安國所得壁內眞古文自東晉之二十五篇行而乃以二十四篇歸之張霸是信其所可疑而疑其所可信豈知劉歆在成哀間領校秘書班固在顯宗時典其職于十六篇皆親見其文而載之鄭析九共爲九故二十四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且以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書而爲眞古文可決也鄭二十四篇爲眞則東晉二十五篇爲僞亦可決也穎達之言本極易辨而宋元明諸儒皆不之察何哉（閻若璩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傳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不知張霸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于藝文志而止附見儒林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並謀反迺黜之豈謂馬鄭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所見耶又曰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僞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後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邪此所以甘與之違而不顧也穎達乃黜眞而扶僞何其謬哉）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竝與孔異篇數竝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竝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淸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辨曰鄭雖受古文于張恭祖以山東無足問乃入關師馬融融所注古文卽衛宏賈逵所傳杜林本而鄭亦注此本或疑杜林漆書得自西州似不出于安國然書贊稱安國爲先師其淵源于安國明矣孔穎達禮記緇衣疏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尚書疏與禮記疏同出穎達禮記疏既知鄭注卽壁中書矣書疏又强指爲張霸何哉（堯典我其試哉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是馬鄭王本卽庸生本亦卽孔壁本穎達口中又不覺無心逗露出來）祇因鄭未注增多篇且已亡失而晚晉僞本甚完好其作疏不得不用僞孔則自不得不黜鄭矣究之鄭本卽孔本人多知之而僞古文乃假托于孔則詭爲疑辭曰何意鄭注亡逸竝與孔異而終歸于鄭只傳三十三篇（卽二十九僞孔爲三十三）未傳增多之篇蓋以增多者既亡無可質驗故逞其詆諆而不知鄭實見增多篇者也

又辨曰鄭爲古文夏侯等爲今文故有宅嵎鐵諸異今本號稱古文乃宅嵎夷等翻同于夏侯已爲謬矣（內惟微異劓剠爲黥然音義亦不相遠）既同于夏侯則蔡邕石經正爲今文亦當同之乃洪适隸釋所載石經殘字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二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五十五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石經之從今文者不同又有如此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不然則何以石經論語殘碑載洪氏隸釋中者九百七十三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異視尚書迥別彼作僞者之狡獪閃爍又何其一無足據耶

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字仲眞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辨曰今晉書皇甫謐傳但云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博綜典籍以著述爲務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古人之道也太康三季卒季六十八謐著帝王世紀季厤竝不言得古文書又鄭沖列傳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嘉平三季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又言其與何晏等共成論語集解上之亦不言傳古文尚書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又言梅賾于前晉奏上前字恐誤何也舜典疏明言東晉之初梅賾獻書何自相矛盾況前晉秘書見存僞書寧得施行且今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卽在斯時穎達之誤不待言但僞書非王肅作卽皇甫謐作大約不外二人手彼見秘府所存衰微遂別摭一書故郭璞註爾雅成未審爲晉之何季而註引元康八季永嘉四季事未嘗一及元帝季號知成于未渡江以前時僞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註引太甲中篇曰徯我后尚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是璞已爲所欺但上獻立學則在東晉耳（璞注山海經西山經鳥鼠同穴亦引孔傳共爲雌雄云云璞死王敦之難實當東晉明帝時）時已亡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季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季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辨曰說見舜典

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兒寬非也若僞孔則非古文亦非今文也

漢書藝文志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辨曰〕伏書二十九卷增多十六卷共四十五卷加序爲四十六卷二十九卷者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三十四篇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同卷實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云五十七篇而顏師古又引鄭敘贊以明之云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所亡之篇則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班作漢書在顯宗時武成已亡故注云五十七篇紀現存之實但云四十六卷其中虛一卷則元有五十八篇已見）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者除序言之譚在建武前（卒于世祖時年七十餘）武成尙存故曰五十八其一一印合如此師古雖知引敘贊其于眞僞實茫然莫辨故夾入僞孔序直以梅氏之卷數篇數爲孔壁之卷數篇數豈知其似合而實不合哉今依元第次之堯典卷一（梅本分出舜典）舜典卷二（別有舜典）汩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皋陶謨卷六（梅本分出益稷）棄稷卷七（別有棄稷）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允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湯誥卷十三咸有一德卷十四（梅本次太甲）典寶卷十五（梅本次湯誓）伊訓卷十六（梅本次湯誥）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太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武成卷二十五（建武之際亡班氏作志已亡而虛其卷數仍劉氏別錄之舊不敢擅改）洪範卷二十六旅獒卷二十七金縢卷二十八大誥卷二十九康誥卷三十酒誥卷三十一梓材卷三十二召誥卷三十三洛誥卷三十四多士卷三十五無逸卷三十六君奭卷三十七多方卷三十八立政卷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律麻志載畢命文即劉歆載之三統麻者穎達作冏命冏當爲畢字之訛也）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梅本次蔡仲之命）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之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閻氏若璩所次不知益稷當爲棄稷誤一咸有一德等篇仍依梅本之次誤二武成不入卷數誤三顧命康王之誥異卷誤四不知冏命當爲畢命誤五）

〔又辨曰〕古文經下繼以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也又繼以傳四十一篇則伏生所作大傳系經下尊伏生也諸儒章句別爲一列抑之不使與經傳㚒也然但有伏生傳及歐陽夏侯章句而㚒無所謂安國之傳則安國不作傳明矣伏孔雖有古今文之別而異流同源彼此印合孔書不過增多十六卷耳其二十九卷固無異也但伏書卷二十九篇亦二十九而孔書卷雖二十九篇則分爲三十四矣謂盤庚出二太誓出二康王之誥出一也夫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知經亦三十一卷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則知經亦二十九卷二家不同如此乃班固于二十九卷下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然後繼以歐陽經三十一卷竊謂歐陽本在夏侯之前而此乃以夏侯居前且夏侯經大字而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已稍異師傳故也（觀穎達疏屢舉夏侯與鄭本相提較論而不言歐陽亦可見）以意揣之歐陽分出二篇必太誓矣何則馬班皆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而穎達疏言二十九篇序在外則知歐陽夏侯均有太誓疏又云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馬鄭王本則然又釋文引馬云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康王之誥既非歐陽所分盤庚亦必非歐陽所分可知而歐陽分出之二篇非太誓而何（伏書未出太誓三篇久已傳在民間故歐陽從而分之）至馬鄭本即杜林本亦即孔壁本于歐陽所分外又分盤庚二及康王之誥一故爲三十四篇篇雖三十四而卷仍二十九也（閻氏所次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不數武成其一卷而以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卷以足之不知武成雖亡班固必虛其一卷以還其舊決不刪併其卷數至顧命康王之誥篇雖分卷必不分若分爲二則反同于梅賾異序異卷之妄說矣馬鄭必不如此此閻氏之誤也惠棟以歐陽三十一卷係分盤庚及康王之誥爲之無論康王之誥歐陽不分而顯與釋文所引馬法相違況伏書本有太誓歐陽何爲從而去之乎此又惠氏之誤也尙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直至閻惠方加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予論始定）今依伏生元第次之堯典卷一（連愼徽以下）皋陶謨卷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卷三甘誓卷四湯誓卷五盤庚卷六（三篇合爲一）高宗肜日卷七西伯戡黎卷八微子卷九太誓卷十（三篇合爲一）牧誓卷十一洪範卷十二金縢卷十三大誥卷十四康誥卷十五酒誥卷十六梓材卷十七召誥卷十八洛誥卷十九多士卷二十毋逸卷二十一君奭卷二十二多方卷二十三立政卷二十四顧命卷二十五（連王若曰以下）費誓卷二十六呂刑卷二十七文侯之命卷二十八秦誓卷二十九

書之起遠矣孔子篹焉凡百篇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辨曰〕閻若璩曰此以壞宅爲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攷魯恭王薨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尙不得云末況壞宅在共王初即景帝初安得武帝末邪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辨曰〕胡渭曰此一段中四語殊爲難解嘗精思之均是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有多少不同何也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劉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然其閒有脫字脫簡之別脫字者傳寫之遺漏下文所謂脫字數十者是也脫簡者編次之失亡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是也必言率簡若干字者脫亦若干字者以字數之相應證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則伏生所藏與孔壁所出每篇每簡字數輒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當以簡計不必以字計矣惟簡之字數有多少則篇之簡數有贏縮古文今文參錯不齊故復言此以明之或問二篇脫簡于何時予曰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伏生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則彼時當即有脫簡非必博士官溺職之所致也又竊意古人受經于師經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簡簡有若干字終身守之不敢違及轉寫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畧有所增損蓋損其字數則簡數必溢增其字數則簡數必虧非所以傳師傳記也即此二篇推之其餘篇可知而他經亦可知矣又嘗讀春秋左傳序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廣于簡可以共容數行此尤可以證率簡若干字之說（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一簡只一行故下文方以兩句爲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音殊豈待言）蓋簡制狹長僅容一行故向但云率簡若干字而義已明不必以行計也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尙書疏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顧語實非也余備考之策之制度定長短各有所施簡則以二尺四寸爲定故范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束晳穆天子傳序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爲異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異按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謂律書以二尺四寸簡杜周朱博傳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禮既寫以二尺四寸簡律可知也然則二尺四寸爲簡定制明矣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以傳文考之亦殊未然襄二十五年齊南史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弒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宜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僅十二字簡所能容何用聯簡之策又杜元凱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果爾崔杼弒君何等大事齊書簡繞朝贈處常言僚友閒耳乃又書策反覆皆不合疑可互稱蓋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至簡中容字多少鄭注尙書係三十字服虔左傳註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參以三家經文酒誥二十五字召誥二十二字亦各不同要多不過三十字少則八字而已）

梅賾所獻

非劉向所校

劉歆傳

歆字子駿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畧語在藝文志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孔子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及暴秦燔書道術遂滅漢興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詩禮春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也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閔文學錯亂下明詔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深閉固距猥以不誦絕之非所望士君子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豈可偏絕哉

梅賾所獻僞古文也

〔辨曰〕抑此三學謂逸禮逸書左傳歆所欲立眞古文也

儒林傳

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聞伏生治之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尙書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辨曰〕辨說已見前

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迺黜其書

〔辨曰〕遷書所載如湯誥太誓皆古文說

〔又辨曰〕此傳先述逸書後敘百兩著逸書之非百兩也穎達以逸十六篇爲張霸書其謬顯然（閻氏若璩曰儒林傳云書十餘篇藝文志云傳劉歆傳皆云十六篇是古文篇數之見于西漢者如此後漢書杜林傳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篇數之見于東漢者又如此也梅賾上古文尙書增多二十五篇合之則爲十九篇無論其辭格制迥然不類只此篇數之不合傳可知矣又古文尙實多十六篇惟論衡互異其正說篇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尙書于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是謂成帝時校理秘書正劉向父子東京班固亢典其職豈有親見尙書百篇而乃云爾子劉云十六篇逸班云得多十六篇確然可據至王充或于傳聞與親見固難竝論也且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此何據也）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初書惟有歐陽

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

〔辨曰〕平帝立古文劉歆力也其如旋廢何眞者廢僞者行

後漢書杜林傳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學多聞光武徵拜侍御史東海衞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辨曰〕唐張懷瓘書品載林事與此畧同惟伯山作北山末云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尙書號中文尙書以北山爲正劉陶事亦見後漢書據此知陶亦本之于林者也林客隴西隗囂所故云西州漆書即科斗古無紙筆以漆書簡故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束晳傳汲郡人準發魏襄王墓所得漆書皆科斗字是也尙書惟安國壁本用科斗則林之所得即壁中本明矣（儒林傳云衞宏字仲東海人從大司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濟南徐巡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語與林傳畧同）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賈逵傳

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尙書于塗惲逵傳父業班固竝校秘書肅宗特好古文尙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尙書遂行于世

辨曰逵之書本于塗惲自惲溯而上之以至安國一脈相承歷歷可指也逵之書卽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又言逵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林之書卽安國之書又明矣壁中眞本傳授統系明確如此孔穎達因其與東晉突出者不同乃悉舉而歸之張霸何物張霸徒以供袒護僞書之用也大可笑矣

又辨曰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此段正與逵傳相發（章帝建初八秊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卽此事）安帝延光二秊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秊詔舉能通尚書（顧東吳曰上脫古文二字）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東漢古文之學其盛如此皆賈逵表彰之力但經學總以立學爲主古文在東漢雖盛究未立學（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學官）以未立學故卽鄭亦未注增多之篇延至永嘉遂以澌滅然范史一則曰古文遂行再則曰古文遂顯其端緒固較然明著矣孔穎達欲以一手揜天下目舉諸儒所述槪以張霸誣之欲爲僞本地耳豈其然與

鄭元傳

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元注尚書尚書大傳建安五秊卒秊七十四

辨曰此傳敘古文尚書事未詳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馬融傳

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秊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融博洽爲通儒北海鄭元其徒也融注尚書秊八十八延熹九秊卒

辨曰融所注杜林本卽賈逵本其爲壁中書無疑而此傳亦未詳融典校秘書秘府所藏古文實親見之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儒林傳

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古文尚書學未得立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辨曰庸生之名見于此傳此傳中述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其他傳中又有孫期劉祐張楷孔喬周磐朱氏彝尊謂此諸人與杜林皆漆書不本于安國不知漆書卽科斗科斗卽壁書（以漆書竹簡漆黏書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科斗）東漢古文之學頗盛其時張霸已黜梅賾未來安有別本又此傳中述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蓋孔氏子孫以一本獻之中秘卽以一本藏之其家也（東漢肅宗幸魯遇孔氏甚優僖不獻其書則以天漢之後已經進御中秘早備不必複陳耳）大抵安國古文其傳有四一傳都尉朝遞傳至杜賈馬鄭一傳司馬遷載史記一傳之其家卽孔僖傳云云皆異流而同源惟兒寬傳今文若僞孔則一無所承者

許愼說文自序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其偁書孔氏皆古文也

愼子沖上書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

辨曰賈逵傳古文尚書乃孔氏壁中眞本愼從逵受載于說文凡與說文不合者皆晉人所改

三國志王朗傳

朗東海人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甘露元秊薨

辨曰王注之存于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及僞孔合僞孔之出于肅乃情事之所有

隋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元注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

辨曰隋已有今字尚書不知與唐人改定者如何僞孔本四十六卷而此爲十三爲十四馬鄭王注三十四篇當爲二十九卷加序亦當三十卷而此爲十一爲九蓋已爲後人併合疑劉焯劉炫所爲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惟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爲小夏侯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太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竝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竝送之官府[illegible]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

辨曰隋時僞本已流河朔隋書唐人所修其時僞本立學已久竟以孔所得爲二十五篇敘述得書本末全依僞孔序以爲說而反以鄭注爲今文其顚倒若此至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鶻突近某氏據此遂謂梅所獻者特傳耳其經文則卽兩漢秘府所有也夫鄭所述逸書篇目彰彰甚明二十四篇非二十五篇亦斷不可合某氏生平專以詆訶朱子標新領異彼見朱子斥晚出書爲僞故强造此辨以入朱子之罪然據隋書以駁馬班偏信唐人而不信兩漢大儒傳授明確之書可乎

舊唐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又十卷馬融注又九卷鄭元注又十卷王肅注

新唐書藝文志

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馬融傳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

辨曰新舊唐書志所載孔傳卽今本也其所載馬鄭王注古文卽堯典疏所云馬鄭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同者是也蓋增多之篇其亡久矣但舊志以馬鄭王注幷系孔傳下似馬鄭王所注之古文卽僞孔古文者此特史家無識耳若新志則又以王肅居馬融前且不加古文字似二家卽孔本而鄭注別加古文字此宋人所修紛紛更易殊不可據矣要之據此二志知唐時馬鄭王本固在也至宋史藝文志始無之大約亡于唐宋之閒

又辨曰壁中書本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始易以隸書然猶古隸竝存僞孔本當亦然僞孔序云隸古定孔穎達所云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是也唐元宗不喜古文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從開元文字不合者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幷僞孔書亦因之一變

虞書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傳曰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

辨曰堯舜禹湯皆諡與文武同放勳重華文命履皆名與昌發同已見後案堯典序五帝本紀云帝堯者放勛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放勛上亦當有名曰二字疑脫裴駰注引諡法纍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雖逸周書諡法解無之而堯舜爲諡見白虎通諡篇馬融注堯典以舜爲諡注湯誓序以禹湯亦諡則駰說皆有本矣離騷就重華而敶詞九章涉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重華不可遌兮王逸云重華舜名也至大戴禮帝繫篇所述放勳重華文命皆爲名尤甚明書僞書云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則以爲史臣題目之詞不爲名皆非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釋文曰舜典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于王注無施也）

傳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元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曰濬深哲智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閒老子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則元者微妙之名故云元謂幽潛也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秊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辨曰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眞古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厤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竝亡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卽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爲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爲一耳乃又有姚方興者僞撰舜典孔傳一篇并于篇首僞增十二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劉知幾史通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夫方興所獻梁主既黜其謬舉朝咸以爲非廢已久矣妄一劉炫擅取列之專輒之罪已無可逭乃濬哲十六字并非方興所有卽炫所造耳開皇中購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當時以爲劉炫僞作此十六字及濬深哲知等訓非炫造而何此則又方興之所不及料也然歐陽詢藝文類聚帝王部于堯采曰若稽古至於變時雍于舜止采愼徽云云于二十八字亦不信用陸德明釋文載其首十二字而辨之至十六字則并不載于大字中僅于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其愼徽以下傳雖用方興本而經文則仍用王肅本音之惟穎達作疏始于二十八字及愼徽以下之經與傳一槩遵方興及劉炫所造而用之遂爲典據直傳至今穎達謂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明知其不可信如此而用之者蓋奉勑作疏既用孔傳僞本而方興及劉炫所造之舜典既自稱孔傳遂不暇辨其眞僞且貪其與堯典起一段相配齊整可觀耳朱子始疑今本爲僞千古卓識而近日毛奇齡立意排詆朱子既以梅賾本爲眞孔傳并以二十八字爲眞妄據釋文謂出于王肅本不知釋文聊出之爲句于王注無施也爲句聊出之者不知何自而來聊復出之而已于王注無施者二十八字于王注無所施用也若果出于王本則釋文于二十八字之傳何無一言及之耶予既取愼徽以下合于堯典并存二十八字而辨之如此（或疑德明于舜典用王肅注不知愼徽以下小字中引王注甚多而孔傳則大字寫其悉依方興僞孔傳斷無惟于二十八字能分析辨駁差勝穎達耳）

又辨曰說文卷四下元部云幽遠也爾雅釋親會孫之子爲元孫郭璞云言親屬微昧也微昧卽幽遠意但經典元字皆赤黑色無作幽潛解者惟老子卷上能爲章第十云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又卷下淳德章第六十五云常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莊子卷五天地篇云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元德乃道家語淮南子卷一原道訓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淮南亦道家故云爾說文詁訓從道家也作僞者乃援入舜典恐唐虞未必有此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傳曰外布文德敎命內則敬承堯舜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傳曰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釋文曰告故毒反）

傳曰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辨曰孟子舜舍己從人莊子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

天下君

傳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所覆大運所及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辨曰呂氏春秋卷十三諭大覽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晉人掇入尚書又增乃聖二字于乃神上旣令四乃文法整齊又圖運神文叶韻層疊不知乃聖二字不可增也洪邁容齋三筆論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詩書周禮左傳皆然詳後案洪範堯舜去孔孟幾千季語言文字多不同益義理經推衍則益明而足以補前聖所未及今以曉周之語移之唐虞之上其謬顯然（左傳王甚神聖以聖配神言之實始于此亦晚周之語）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辨曰鄒季友云影古文作景洪字苑始加彡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所易考高誘淮南子注云景古影字誘漢末人時已有加彡者非始葛洪尚書惟影響景旁加彡見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第十七則顏氏所見本已如此非衛包所改但魏晉間人僞作古文尚書者于虞夏之書而用漢末俗字則爲謬耳）

傳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辨曰〕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此乃以爲禹之言非是又影響二字見荀子富國篇云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楊倞注云響讀爲嚮又云其下應之如影嚮又臣道篇云形下如影齊給如嚮又淮南子主術訓云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又劉向奏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辨曰朱子語錄云儆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朱子不知何據）

傳曰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于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恆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一意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疏曰〕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辨曰〕戰國策卷十九趙武靈王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二崔駰傳云無殆無荒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傳曰〕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休美董督也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

〔辨曰〕政在養民本文六季左傳郤文公曰命在養民又文七季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詞止此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郤缺釋書之言非經文也僞作古文尚書者乃取其文盡入禹口中可乎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左傳注之始明而作周禮者不明言也足徵彼時其樂現存人所共曉則但言九歌而已但鄭司農不依郤缺次第乃倒其文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則注家之體宜然而大禹謨乃與之同何耶

〔又辨曰〕離騷經云啟九辨與九歌注云啟禹子也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辨九歌注云九辨九歌啟所作樂也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啟竊用之伏生大傳虞夏傳云維十有三祀還歸二季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康成注四章皆歌禹之功而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啟樂非禹樂甚明晚出古文乃以爲禹告舜之詞則虞已有此歌大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歎美之言是汝之功

〔辨曰〕僖二十四季左傳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文十八年史克曰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辨曰耄字不合六書說詳微子呂刑）

傳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季曰期頤言已季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于位稱總我衆欲使攝

辨曰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者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舜崩堯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自謂巧合但舜生三十季徵庸二十季季五十攝位八季堯崩季五十八居喪三季季六十一即眞三十九季而崩季百歲是之謂在位五十載鄭康成說與史記合的然可信者也此云三十三載者舜典孔傳與鄭不同改二十爲三十讀作舜生三十徵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謂舜生三十歲始見召用歷試三季攝位二十八季此之謂三十在位在位者在臣位未即眞也自此而居喪二季六十三而即眞凡即眞五十季則崩時季一百十二歲大禹謨與舜典傳同是僞書必相祖述亦以舜爲即眞五十季又見孟子有薦禹十七季之文遂造爲即眞三十三季讓禹之事若如史記及鄭說即眞只有三十九季而黍之以孟子十七季之文則讓禹必不在即眞之三十三季矣朱子中庸注舜季百有十歲蔡傳于此節云舜至是季九十三矣皆承孔傳之誤而忘却中有居喪二季遂自造舜季數旣非一百歲又非一百十二歲則誤而又誤者也近某氏自負考據于孔傳駁辨最嚴乃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仍襲用孔傳之妄而不知有史記鄭元之說何也（竹書紀季云帝舜三十三季命夏后總師此亦僞書不可信）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釋文曰降江巷反○辨曰顧東吳云降唐韻去聲四絳古巷切古音洪古人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並讀爲平聲自漢以上之文無讀爲去聲者左傳襄二十七季鄭子展賦草蟲而趙文子以爲在上不忘降爾雅降婁音戸江反而孫炎云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是平聲之降即降下之降也）

〔傳曰〕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洽于民民歸服之茲此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

〔辨曰〕作僞書者見孟子言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禹皋陶則見而知之遂以禹爲必當專讓皋陶者而後人因此并謂

此時稷契已卒故禹讓不及其妄如此閻若璩駁云考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衰當如外傳作夏之興爲是孔疏即從衰字曲爲說吾無取）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則稷固逮禹之世即降而史記亦云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可見夏與稷契尚在僞書脫漏多矣

〔又辨曰〕閻若璩云皋陶邁種德德乃降二句據孔傳云云陸德明音云云若果如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音訌可知矣然左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註皋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訌不當音絳又可知矣且必音訌方與上文郕降于齊師經文郕降于齊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即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季夏爲然也宣十二季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季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季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于烝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己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者亦不獨見于莊八季夏而已也僖十九季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季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旣令之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矣閻氏此說甚確但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服之降皆讀若洪顧說最精釋文讀去聲者原屬誤音而閻氏乃以音絳音訌辨之此特據今人之音以爲言其實古音絳亦讀洪與訌同音閻氏亦非不知古音者此正可爲知者道耳

〔又辨曰〕襄二十一季左傳季武子納邾之叛臣庶其以公姑姊妻之又厚賜之于是魯多盜武子欲詰盜臧武仲譏其賞外盜何以止吾盜其下又云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爲之是以加刑焉而莫敢不懲若上所爲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玩此則夏書之言與大學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同意故武仲引以爲證詞義甚明與皋陶何與而疏巧爲之說云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殊不知襄二十三季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季孔子曰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家語正論解與哀六年同）夫子兩引夏書並與臧武仲說合安得爲斷章僞書僞傳及疏皆非也（此節之文引者皆云夏書後漢文苑劉梁傳引念茲在茲亦云夏書漢人以虞夏同科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傳曰〕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于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刑期于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辨曰〕韓詩外傳聽獄執中者皋陶也故曰民協于中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傳曰〕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過誤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德所以民不犯上

〔辨曰〕王充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襄二十六季左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漢宣帝時守廷尉吏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亦引此二句見漢書五十一卷溫舒傳及說苑卷五貴德篇又荀子哀公問[illegible]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辨曰〕梅鷟云荀子大畧篇曰惟予從欲而治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曰〕水性流下故曰降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丕大也厤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疏曰〕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不矜伐不失其功能也鄭元以厤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

〔辨曰〕孟子書曰洚水警予（趙岐注尚書逸篇之辭）洚水者洪水也古降讀爲洪此訓下水古音失傳久矣（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楊倞注鴻洪水也書曰降水警予）襄五季左傳君子謂楚共王于是失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注逸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襄二十九季左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荀子君子篇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又辨曰〕疏引鄭注乃鄭論語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辨曰〕允執其中見論語堯曰篇云云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茲不言見大禹謨今益以三言爲十六字程子朱子出闡發精密其義益尊然此篇實出晚晉非眞古文蓋

魏晉閒人采取古經成之其疑之者如吳澂郝敬輩竟爲刪去至元王充耘明梅鷟并加以駁難謂堯舜本無此語則又過矣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乃檃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但斷斷非大禹謨元文且亦未見其必爲尚書語耳（合荀子前後篇讀之凡引古文今文尚書共六見皆稱書曰或冠以篇名惟引一人有[illegible]民賴之[illegible]傳曰傳疑書字之訛然孟子于傳有之傳亦書也獨此作道經則知此古道經截堯舜語非出尚書楊倞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元和閒人晚晉書已盛行故强作斡旋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傳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于一也

辨曰荀子正名篇曰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墨子尚同中篇曰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其四海困窮二句則與上允執其中相連本是舜命禹之言見論語堯曰篇但不知果在尚書何篇恐當在舜典中蓋堯典有禪舜語舜典亦宜有禪禹語至晉人乃採入大禹謨耳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辨曰閻若璩曰陸德明所見本作惟克蔽志孔穎達作疏本作先）

傳曰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習因也言已謀之于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再辭曰固毋禁其辭

辨曰哀十七秊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杜預曰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哀十八秊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預曰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釋文曰正音政徐音征）

傳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疏曰神宗猶彼文祖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爲親廟則文祖爲黃帝顓頊等也

辨曰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三秊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紀秊乃晉人造故多與僞書合不可信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傳曰軍旅曰誓建故也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歷山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志誠感頑父誠和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干楯羽翳也舞者所執修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閒抑武事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京師二千五百里疏曰軍旅曰誓曲禮文隱八秊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有盟左傳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書傳言舜耕于歷山鄭元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歷山時爲父母所疾也

辨曰禹奉舜命征三苗作誓又偃兵修政舞干羽三苗自服古書所載甚多就予所見在戰國策卷二十二魏策一篇又卷二十三魏策二篇墨子卷四兼愛下篇又卷五非攻下篇韓非子卷十九五蠹篇荀子卷十議兵篇又卷十八成相篇賈子新書卷四匈奴篇淮南子卷十繆稱訓又卷十一齊俗訓又卷十三氾論訓桓寬鹽鐵論卷九論功篇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古文苑卷十五揚雄博士箴此事散見羣書晉人掇入大禹謨以己意潤色之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詞祗載見瞽瞍三句則是孟子引書趙岐注云尚書逸篇

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釋文曰逸又作佾豫又作忬盤或作槃羿五計反徯胡細反）

傳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洛之表水之南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于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御侍也疏曰襄四秊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故曰有窮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要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名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于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立仲康也五子太康之五子太康之弟

辨曰眞古文逸篇本有五子之歌遭亂亡失此篇王肅輩僞撰故舛謬甚多即以此節考之序曰太康失邦不言失邦爲何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是太康失邦以淫樂不以久畋其謬一也襄四秊晉魏絳對晉侯和戎之事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此乃截半句法蓋魏絳將諷晉侯好田因論和戎乘便欲引羿好田亡國事以爲戒晉侯怪其方論和戎忽及后羿其言不次故不待其辭之畢遽問曰后羿何如于是魏絳不便復引原文但敘述其事以對云昔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寒浞虞羿于田羿將歸自田殺而烹之其下又引虞箴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麀牡是則魏絳之言始終欲引羿好田亡國以爲戒有窮后羿原文之下其辭雖不可知以理推之必是言羿好田之事必不但有因民弗忍云云而已乃僞撰者欲實太康罪狀而未之考一時無措于有窮后羿句下竟無羿事反取羿之田移之太康之身其謬二也（或疑有窮后羿在五子之歌爲夏書與夏訓小別安知非各見者不知僞撰者正據夏訓爲夏書也篇中一則曰皇祖有訓再則曰訓有之其以夏訓爲夏書甚明杜預注左傳亦云夏訓夏書）再敘墨子所謂武觀武五觀卽五觀五觀卽三子以其封于觀故稱五觀水經注九卷淇水又屈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逸周書卷六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武觀也彭壽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秊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秊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衞縣紀秊晉人僞撰不可盡信而此條則與逸周書合當是也（漢志東郡有畔觀縣蓋以當畔故名魏世家惠王三秊齊敗我觀滸徐廣亦曰觀今衞縣）蓋五子封觀作亂被伐來歸其後又導太康以淫樂故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昭元秊傳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駁韋說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諷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應麟爲晚晉僞古文所惑信其所可疑故反疑其所可信而不知韋說確不可易也漢書古今人表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則已在下愚之列矣五子之歌必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而豈五子所作之歌乎其謬三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辨曰下予圖馬爲韻此以圖聲通爲一音古音也下讀若戶馬讀若姥與唐宋以下讀全別亦古音也此人在魏晉閒故猶知古音但用韻太覺稀疎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并無韻則非矣）

傳曰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懼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疏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愼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言之

辨曰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昭注民可以恩意近不可高上上陵也上讀上聲今乃改爲下不知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者也又云獸惡其網民惡其上下文云郤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其有七怨則此句必當作上不當作下僞作者不過圖叶韻耳淮南子泰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上寧

又辨曰晉語知襄子戲韓康子知伯國諫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說苑卷五貴德篇引此事作智果諫智襄子知果即知伯國也左傳成十六秊晉郤至獻捷于周驟稱其伐單子曰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五子譏太康之言而專與春秋內外傳中議晉臣之言相複亦必無之事

又辨曰淮南子說林訓君子居民上若腐索御奔馬說苑卷七政理篇亦云子貢問治民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亦見家語卷二致思篇）晉人采取其語以入此篇但改奔馬爲六馬則大謬矣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其文而辨之云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公羊氏說同許愼從之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康成駁異義從之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今夏書言六馬其僞顯然（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應麟補注云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應麟據逸周書以證五子之歌六馬爲是似可信但據駁異義則鄭意以古無六馬之制此論自不可易再攷莊子逸篇云金鑣崇以六轡載六驥之上則發千里荀子修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李斯列傳云二世曰人生居世閒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云六元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六馬之制不但秦漢有之且起于晚周逸周書未必盡周初史臣所記或有晚周人附益者故有六馬之文但斷不可移之夏初耳）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亾

傳曰作爲也迷亂曰荒

辨曰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傳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疏曰世本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故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天子王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辨曰哀六秊左傳孔子論楚昭王不祭河神事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家語正論解與左傳同未嘗改其行爲厥道僞作古文者既以己意改厥道而又刪帥彼天常一句又改乃滅而亡爲乃底滅亡左傳杜注云書謂夏桀也彼疏云此在夏書五子之歌弟三章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愚按賈服諸大儒並以爲夏桀豈不足據疏雖云王肅云太康時但肅注家語仍云謂夏桀疑皇甫謐妄捷入五子之歌又妄改肅書注耳且此章之體句句用韻若作厥道則何獨無韻已屬非是至文十八秊史克曰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則天常乃古語刪此一句便覺無力尤妄也又太康見拒尚未滅亡故復改之以爲其勢將至滅亡欲以此遷就其說皆非也

又辨曰此疏引韋昭說以陶唐爲兩地猶湯之殷商韋說是

也漢書臣瓚注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許愼說文云陶再成丘也在濟陰（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夏書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葢先封唐後居陶也此疏駁韋說而以陶唐爲一地非也堯封唐（卽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者後爲天子都平陽卽今平陽府見鄭康成詩唐譜又居陶于陶唐者緣其始未稱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緖覆宗絕祀（辨曰有音以與祀爲韻古音也）

傳曰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疏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麻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緜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僞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費氏廟氏等云通金鐵于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旣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亦石類故漢書五行志石爲怪入金不從革之條費廟之義亦得通也

辨曰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韋昭注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此解與僞疏迥別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愼亦用韋解惟李善引賈逵國語註關通也此說似是僞孔傳之所本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傳曰仇怨也鬱陶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疏曰桓二季傳怨耦曰仇故爲怨也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詩云顏之厚矣羞愧見于面如面皮厚然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

辨曰閻若璩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誑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脚曰象喜亦喜葢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眞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僞爲憂尙易僞爲喜實難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爲傳神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幷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尙可謂之識字乎（廣韻云陶喜也薛君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廣韻又云鬱氣也又悠思也亦不盡作憂鬱解又攷禮記檀弓疏云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俑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允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文云陶斯咏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然則鬱陶爲喜非憂可知）國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赧赧之注曰忸怩慙貌此忸怩亦記者敘事之詞不入口氣與孟子一例乃知五子之歌中曰顏厚有忸怩其謬顯然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傳曰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羲和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疏曰羿距太康于河廢之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羿立之矣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于太康但形勢旣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一代大賊傳稱羿旣篡位寒浞殺之浞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疏矣

辨曰金履祥鄒季友輩謂仲康非羿所立葢夏都安邑在河北太康爲羿所距遂居河南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崩弟仲康立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于夏未必執夏政柄後羿爲寒浞所弒相又自河南遷河北帝丘今濮州也後又爲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至少康復興其本末如此然則仲康之立亦在河南非羿奉之于安邑故都也後儒誤認羿奉仲康于安邑遂疑此篇爲羿挾天子之命反疑羲和爲忠于夏者不知仲康繼立于河南羿自僭立于河北儼若敵國允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遠討羿先翦其羽翼耳然則傳疏謂羿立仲康而握其權皆非也

又辨曰鄭注書敘允爲臣名傳以爲國名今此言允侯明允之爲國欲以見鄭之非也竹書紀年與僞古文合不足信也

又辨曰越語宮中之樂無至酒荒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傳曰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君能愼戒臣能奉有常法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辨曰襄二十一季晉祁奚因叔向被囚語范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爲杜注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注甚明今允征之文以勳爲訓古書每多異文一字觝悟似無可疑而吾則以爲此經必是本作勳非祁奚所改作訓者直是僞撰允征人之意耳葢祁奚並引詩書縱使以訓爲勳亦必不以書爲詩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若如今允征則反當以解書矣明係僞撰者因作訓方與罪狀羲和文義相合遂併左傳惠訓之訓字竄入之而不自覺其大露破綻也（說本梅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傳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疏曰周禮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葢訓遒爲聚聚人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辨曰襄十四季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周禮之正歲卽夏書之正月二代禮同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釋文曰俶本又作俶亦作叔同尺六反）

傳曰顚覆言反倒沈謂醉冥失次位也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辨曰詩抑篇顚覆厥德荒湛于酒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闇錯天象昏亂之甚干犯也疏曰昭七季左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辰一歲十二會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日月不合于舍則是日食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五季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季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于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季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嗇夫葢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用幣嗇夫必是馳取幣社神尊于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取幣禮天神庶人葢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矢其鼓葢用祭天雷鼓也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餘月不然此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于周禮也

辨曰閻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尤重者則在巳月葢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非二代同禮之證乎晉人僞造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不用之九月也且巳月之爲正月不特見左氏巳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繁霜曷足爲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爲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季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允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卽當然者不知此特僞本耳閻氏此辨是但又言仲康在位十三季始壬戌終甲戌因據授時曆憲二麻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季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季數本無可攷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麻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云云未見必爲仲康竹書紀季謂仲康在位七季元季爲巳丑此征羲和之季之日食在五季秋九月庚戌朔紀季亦晉人僞撰之書司馬遷但作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竝無甲子紀季而此書直追至黃帝元季言之鑿鑿此豈可據唐傳仁均等大衍麻議遂以爲五季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此則附會紀季皆不足信乃僞書言肇位則是元季又非五季後之造大同麻者因遂附會爲元季日食此紛紛者皆非也若閻所云仲康元季爲壬戌則依皇極經世又與紀季不同尤覺難信所推算皆誤耳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疏引顧氏夏禮異于周者非是況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覲禮嗇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嗇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傳曰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麻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麻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辨曰荀子卷八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

無赦韓詩外傳卷六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允征又以爲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皆梅氏作俑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傳曰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害玉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于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于火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

辨曰火炎崑岡二句見陳壽三國志又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同又後漢書董卓傳論云卓蹈藉彝倫毀裂畿服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可見此二句乃魏晉間人常語但以爲夏時之言則大不類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傳曰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辨曰閻若璩曰威克厥愛允濟四句襲左傳昭二十三秊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鱄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作僞者以吾聞之曰爲書辭既載聖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可勝誅乎李衞公問對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尙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衞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尙知辨正尙書之非可爲有識

又辨曰昭十四秊傳晉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傳記所引尙　一條作僞者竟未采入

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傳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陳義誥湯可無慙

疏曰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云南方國世一見者桀所奔蓋彼國也

辨曰放桀南巢事見國語卷四魯語上篇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論威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又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云桀死于亭山楊倞注云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襄二十九秊左傳季札聘魯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襄二十二秊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又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傳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天生聰明是治民亂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辨曰惟天生民有欲本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夏昏德本左傳王孫滿對楚子云桀有昏德塗炭二字本孟子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但彼是言其浼汙非患害也說文炭燒木餘也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于爐炭之炭何足以言患害乎傳強以爲火皆非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曰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已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僞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耶且非獨誤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觀此益見爽明也之非）

帝用不臧本左傳后帝不臧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傳曰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辨曰昭二十八秊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曰實蕃有徒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傳曰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

辨曰魯語曰湯以寬治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釋文曰蘇字亦作穌）

傳曰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辨曰此事孟子二見梁惠王下篇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下篇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其下文復引湯始征一段與梁惠王篇同惟天下信之作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后來其蘇作后來其無罰盡心下篇則但有南面而征云云三句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此乃入仲虺之誥其謬一也梁惠王篇兩言書曰故趙岐注云此二篇皆尙書逸篇之文也則湯一征云云與徯我后云云竝非一篇之文滕文公篇葛伯仇餉與湯一征乃係一篇之文故其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間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即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其明今乃牽入一篇其謬二也湯一征史臣之詞今順手扯入仲虺口中不便直斥其號改云初征自葛其謬三也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係書詞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云云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三處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以下爲孟子語而去之其謬四也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乃疑其出于二篇而其蘇入仲虺之誥無罰入太甲中篇其謬五也（傳曰葛伯游行云云夫旣出古文分明從孟子勦取書語傳亦一手僞造乃不曰亳衆曰童子而泛曰農民似葛伯所殺即葛人于湯無涉者正以掩其勦之迹也委曲爲回護終不能掩）

又辨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里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是也作僞傳者不言葛所在于書序亦但云葛國伯爵而已僞傳于地理之學疏陋極矣必非爲武帝博士親見圖籍者之筆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傳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遂之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

辨曰此節之語三見左傳宣十二秊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據此惟取亂侮亡一句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總明撫弱耆昧也若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隨武子安得特分取亂侮亡句爲仲虺之言乎襄十四秊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秊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皆僅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其曰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彼尙書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是也但并隨武子釋書之語所謂兼弱者盡入之仲虺口中且并其釋汋詩之攻昧二字而亦入之則蒐竊之跡殊不可掩耳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傳曰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傳曰能自得師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辨曰荀子堯問篇云楚莊王曰其在中蘬（楊倞注即仲虺）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吳子圖國篇呂覽恃君篇劉向新序雜事篇引竝同閔元秊傳云齊仲孫湫曰親有禮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語云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傳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衆人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曰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疏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于下民也天既與善于民君當順之故云順人有常之性則爲君之道

辨曰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釋文曰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荼音徒）

傳曰荼毒苦也疏曰釋草荼苦菜故假以言人苦毒螫人蟲蛇虺之類是人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傳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檀弓云殷人尙白牲用白今云元牡夏家尙黑于時未變夏禮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云元牡是其義也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所言敢用元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采合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畧矣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辨曰此節語見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篇作僞者割裂取之又顚倒其文辨詳後

又辨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祭于圜丘五方帝祭于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

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卽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者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但鄭所傳眞古文湯誥已亡此自是僞作者妄掇湯誓逸文以入湯誥疏分析鄭孔異同亦是但竟以此爲湯誥且以此傳與論語注眞爲同出安國手則非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傳曰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辨曰墨子尙賢中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篇每勦襲墨子所引湯誓逸文入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釋文曰僭子念反劉創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

傳曰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退伏遠屛僭差賁飾也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天使我輯安汝國家

玆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傳曰謙以求衆心疏曰顧氏云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天地否

辨曰未知得罪于上下亦墨子文辨見後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傳曰戒諸侯與之更始

辨曰周語單襄公論陳侯必亡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韋昭注云先王之令文武之敎也單襄公周臣對周天子責陳侯犯先王之令而引此其爲文武遺訓甚明今乃采入湯誥中且改賞善罰淫作福善禍淫又罰淫與慆淫正相應今欲敷衍復離析其文而間以他語皆非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傳曰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疏曰鄭元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

辨曰論語子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尙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蔡邕石經論語云萬方有罪在朕躬今論語罪字重出）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此墨子文正安國所本也安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眞則何以明明克夏歸亳誥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明明在尙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注何晏集解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也晏所采可信則今本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且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此節爲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誥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白虎通卷上三軍篇引予小子履云云亦以爲伐桀告天）抑安國以爲伐桀而墨子以爲禱旱二說不同（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剪其髮鄺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此說與墨子同）至後漢書陳蕃傳云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則幷以湯之言爲禹之言古書同說一事而所傳互異者甚多不足爲怪獨安國一人之口自相矛盾且親作書傳而反指爲墨子之文不言尙書則湯誥之爲僞作斷斷無疑耳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傳曰忱誠也能是誠道乃有終世之美

辨曰作僞者妄采他書撰爲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眞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畧見于史記殷本紀其辭曰旣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今僞作者遺却不采因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所載入之反覺不類故遂棄之耳且湯所以告諸侯者皆欲其勤力民事語多典據非可公造與今本絕不同故不得不棄之也然此乃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其爲可信的確無疑其所稱四瀆配四方云云攷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唐人亦以淮爲東瀆祭于唐州江爲南瀆祭于益州河爲西瀆祭于同州濟爲北瀆祭于洛州迄今愈不可易似與此東爲江南爲淮方向少不合者蓋因古人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迴相反故湯誥以江爲東瀆未必非南以淮爲南瀆未必非東也史記所載湯誥旣屬可信則東晉晚出湯誥其僞可知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傳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居位主喪羣后咸在位次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是奠非祠宗廟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秊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秊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天子春秋之世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辨曰鄭元所傳眞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于漢書律厤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益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厤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厤志的確可信僞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妄加刪改孔傳係一手假造又爲踰月卽位之說皆非也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秊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厤志說竝同眞伊訓所云太甲元秊乃仲壬崩之明秊書序成湯旣沒太甲元秊旣者追遡之詞不可泥而僞書僞傳以爲太甲繼湯其謬一也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秊古人臨文郤不拘說詳禹貢兗州此元秊僞孔改元祀其謬二也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厤推是秊爲太甲元秊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厤家以爲厤元伊尹祀于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厤志旣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言外丙不言仲壬且如此則太甲身有四服皆未詳）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春秋繁露卷十五郊祭篇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白虎通卷上爵篇云王者改元秊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喪三秊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卽如僞孔爲繼湯湯必以去秊崩至踰秊正月太甲改稱元秊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秊末非元秊初也乃僞作者幷朔字刪去之應郊祀典禮難于空敍改爲卽位陳訓遂掩郤至朔同日之事以祀先王爲奠殯告卽位幷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秊卽改稱元秊矣崩秊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爲之乎其謬三也誕資有牧方明一句如淳孟康注據儀禮覲禮方明以說之彼鄭注賈疏尤備方明以木爲之繪天地四方神明之象伊訓祀天之時蓋用以陳設覲禮則諸侯咸會而盟故設以司盟作僞者祇就祖德陳訓敷衍成文遂刪此語其謬四也（竹書紀秊云太甲十秊大饗太廟初祀方明紀秊亦僞書此條尙似有據）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傳曰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

辨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賈誼新書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傳曰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辨曰隱十一秊左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于我武王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牧宮桀宮也此僞本乃改爲鳴條亦嫌與商郊牧野相溷故據序改之但岐謂造攻桀造作可攻之罪其說近鑿今旣爲始攻解自應從牧宮若序云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則已爲敗桀之終事安得爲始攻乎又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疑卽朕載自亳之異文又曰征是三朡則僞作者竟以其無所附麗而遺之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曰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愼始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竝化終洽四海疏曰愛敬自近始卽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德敎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

辨曰禮記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玆惟艱哉

傳曰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克明理恕克忠竭誠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言湯操心常危懼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

辨曰荀子卷九臣道篇云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事中君之義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此荀子論人臣格君之道而僞作者乃改以爲先王事又左傳曰君明臣忠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淮南子氾論訓曰君子不責備于一人亢倉子訓道篇曰君子檢身常若有過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釋文曰哲本又作喆）

傳曰布求賢哲使師輔于爾嗣王

辨曰墨子曰先王之書距秊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玆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傳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又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于何時然左傳昭六秊叔向詒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曰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曰言刑書不起于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官刑正作于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而僞作者不能參考左氏止據墨子遂以爲湯所制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也昭二十九秊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秋之

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卽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疑作官刑虞舜已有何獨湯無官刑夫湯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條目勒成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也故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卽爲湯之法而湯未嘗勒爲一書也九刑之作原于周公賊藏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之言非周公自爲之書也觀于周公則禹刑湯刑必不作于禹湯可知其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傳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修德無小天下賚慶不德無大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懷喪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漢書吳王傳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賈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三國志注蜀先主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傳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疏曰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元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于其身撫安天下尹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肆故也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疏曰說文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字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湯使尹正天下號曰伊尹故亦以尹自稱

辨曰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傳曰周忠信也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卥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以不終爲戒敬其君道則能終爲君不君則辱其祖

辨曰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其下文又引太甲曰天作孽四句云云其下文卽繫接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卥邑夏三句云云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卥見或爲敗邑或爲予據鄭注尹吉卽尹誥尹誥卽咸有一德則先見卥邑云云亦係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太甲何則上引太甲下引尹吉緊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太甲矣而僞作者順手撏撦遂援入之又此節之傳全同鄭禮記注此豈鄭注之本于孔傳耶乃魏晉閒作僞孔傳者竊取鄭注耳（忠信爲周本國語文）又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此義亦與今書及傳異

王惟庸罔念聞

傳曰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傳曰爽顯皆明也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止君止于仁子止于孝

辨曰昧爽丕顯本左傳昭三秊叔向引讒鼎之銘讒鼎乃魯鼎非商事坐以待旦本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非商先王待旦而行之兩語皆取成句又離其本義讒鼎本作昧旦因複旦字復據牧誓甲子昧爽改作爽又禮記緇衣云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今增入中閒二句刪去也厥二虛字惟朕以懌本康誥則予一人以懌萬世有辭本洛誥汝永有辭（李善注文選引書鄭元注若虞機張云云此乃鄭緇衣注善誤認作書注）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傳曰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于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王往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辨曰無逸不義惟王賈誼新書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大戴禮記保傅篇畧同孟子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成十六秊傳子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仇讎吳語董褐曰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

又辨曰閻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語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閒孔傳出始有此說此說果眞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秊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墓乎緣孔傳欲傅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益謂桐宮乃諒陰三秊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元和郡縣志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卽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卥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檻遷葬明洪武初建陵寢于其東考湯冢在薄此與薄甚遠又屬荒唐要皆僞傳爲之作俑）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傳曰湯以元秊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秊服闋冕冠也踰月卽吉服疏曰周制君薨之秊屬前君明秊始爲新君元秊殷法君薨之秊新君卽位卽以其秊爲元秊惟三祀者太甲卽位之三秊也湯以元秊十一月崩至此秊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冕是冠內則名冠是首服大名故以冕爲冠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尙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冕服蓋袞冕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爲閒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秊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異

辨曰如僞書及傳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敎卽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此二十六月之內也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藉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秊之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作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秊不明暴虐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秊伊尹攝行政帝太甲居桐宮三秊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秊字指初卽位後下三秊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秊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秊復歸于亳既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秊內古文簡畧省首三秊字耳與史記不乖剌也孟子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秊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秊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據文似在桐有六秊之久孟子行文取便不必核實亦如淮泗注江之類要共爲六秊則同奈何作僞書者竟謂太甲卽位未久卽被放又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于此僞傳與經同出一手遂用[illegible]傷敎害義大有關繫不可不辨

又辨曰閻若璩曰三秊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閒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秊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秊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益僞作者之意非以三祀十有二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吉也服畢闋于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于湯崩之秊一秊二君此豈三代所宜有乎僞作者不知三代典禮既以崩秊改元哀秊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擬古人葢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王學謂祥禫共月其所以可廢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謂祥禫閒月則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閒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溯而上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秊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遂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爲據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于上也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惟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爲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而孔傳之謬可知（禮記閒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疏云中閒也大祥之後更閒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此經及疏甚明王肅之說得以亂之者惟據檀弓是月禫徙月樂云然鄭于祥而縞下云縞冠素紕也于是月禫徙月樂下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隔別注之不相連屬明是禫月不樂上祥縞之文特以發下徙月耳又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疏云鄭必以二十七月禫者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秊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其魯人朝祥暮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三秊問云三秊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秊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秊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秊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秊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此疏駁王說尤精益大祥之後閒月而禫從月而樂卽吉有漸不忘親王肅妄造異說悖理害敎此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傳[illegible]王肅之徒所爲誣聖經惑後學罪莫大焉）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傳曰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須民以君四方

辨曰禮記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此改作胥匡以生則又本盤庚上篇（吳志駱統傳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萬世無疆之休本召誥無疆惟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傳曰君而稽首于臣謝前過類善也闇于德故自致不善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于其身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

辨曰閻若璩曰宋史繩祖學齋佔畢云左傳昭十秊子皮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爲夏書似繩祖所見是別本

又辨曰此王拜手稽首及下伊尹拜手稽首皆本洛誥周公拜手稽首王拜手稽首之文又孟子公孫丑離婁兩引天作孽四句逭皆作活緇衣則引云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此參合于二者之閒上二句從孟子去也字下二句從緇衣作逭字又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訓敎展喜曰臣救其災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傳曰修其身使信德合于羣下惟乃明君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敎令無有不忻喜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王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疏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

至手所謂拜手也鄭解此三拜之形所以爲異稽首頭下至地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至地至手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

辨曰先王子惠困窮本淮南子修務訓云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上文昧爽丕顯二句卽夙興夜寐意徯我后二句本孟子但此與后來其蘇本一語而異文此分見仲虺太甲辨已見前視遠惟明二句本楚語致遠以爲明聽德以爲聰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傳曰天子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愼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君

辨曰此篇全與蔡仲之命相複不意三代以上作書之人亦效後世剽竊之技不顧雷同之恥其謬顯然說詳于後

又辨曰眞德秀謂敬仁誠竝言始于此唐虞未有愚謂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如揭日月而行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卽文王周公亦引而不發蓋義理愈推則愈明也僞作古文尙書者生于孔孟之後采取其語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而其文則僞讀者存其理而辨其僞可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傳曰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命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于始慮終于終思始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辨曰詩聿修厥德克配上帝荀子愼終如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傳曰胡何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貞正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辯言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

辨曰禮記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彼所引爲古語則非尙書甚明且旣入伊尹口中則樂正云云自不可用于是改爲弗慮云云而仍用成字以叶韻且彼云一有元良而此改一人蓋見釋詁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而郭璞則云元良未聞然則改之者皆非也又彼原以稱世子今乃以訓長君亦不合

咸有一德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傳曰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疏曰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將欲告歸太甲留之爲相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也

辨曰鄭氏所傳眞古文尙書增多十六篇中本有咸有一德緇衣引作尹吉而鄭注以爲卽咸有一德今亡（說已詳太甲又攷鄭氏之例全亡者云亡不立學官逸在秘府者云逸咸有一德當云逸云亡者字之誤若謂注禮記時未見古文尙書則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禮記古文尙書二書之見實在同時及遊學歸遭黨錮杜門則注禮黨禁解則注古文尙書注疏有先後見實在同時其爲字誤無疑）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晚出僞孔傳不同疏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史記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所載與鄭氏合則可信矣鄭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願不可曉要之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紀載湯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涉矣作僞者見書序茲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咸有一德篇本屬伊尹在湯朝贊襄于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于太甲司馬貞信僞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于成湯朝爲顚倒失序良可笑也且伊尹復政之事傳記所無今此篇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太甲歸亳後尹輒翩然歸矣殊謬不然據君奭及襄二十一年傳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其說伊尹于太甲初喪時卽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卽復政若始終竟未嘗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留太甲來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據疏伊尹壽百餘歲此告歸時應七十左右以百餘歲之人七十左右未名爲老太甲後爲賢君稱太宗乃竟置伊尹于不問未嘗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安享以沒有此理乎疏明知其不可通乃強爲之說云尹欲告歸太甲留之此則遁辭耳豈知伊尹本無此事而此篇本僞作不可信耶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傳曰以其無常故難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

辨曰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諶大雅曰天難諶斯天命靡常墨子非樂曰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傳曰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主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爰于也于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辨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見緇衣但緇衣所引尙有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三句與此一篇之文乃分屬太甲上篇非是說已見前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傳曰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二三言不一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辨曰詩二三其德成八年傳季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何以長有諸侯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傳曰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

辨曰終始惟一見荀子議兵篇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傳曰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傳曰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以合于能一爲常德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爲王而合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長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疏曰天子七廟是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于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漢以來論七廟者多矣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要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辨曰呂覽卷十三諭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莫知爲何篇語也作僞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惟御覽五百三十一卷引尙書逸篇與此合逸篇見新唐書藝文志晉徐邈注宋初猶存故御覽引之其書乃齊梁間好事所爲假托徐邈注以自重者）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祇有高祖以下四親廟至子孫并禹則五矣湯之時祇有契及四親至子孫并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爲二祧始祖之廟亦不毀則爲七矣此不易之論也（周六廟者姜嫄后稷及親廟四也至子孫七者添文武二祧而不數姜嫄廟也）書云五世之廟此湯之時也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此僞書及傳正王肅之徒所爲故宗其說蓋四親與受命王不毀爲五原是定制商添出始祖故六周有兩受命王故七耳而肅之意則以自古帝王皆以七廟爲定制非起于周于四親外添高祖之祖父兩代并始祖爲七此爲定制而祖宗之數則多可以至于九商六廟之外添太戊中宗武丁高宗太甲太宗于是商廟反多于周矣且一代之興有無始祖者未有無受命王者肅以始祖入于定制數內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爲權禮而非定制總之肅意欲于始祖四親外任意增加湊足九數故耳殊不知契稷實有功德實則商周之祖故祖之禹則不強立祖矣祖且不必強立況強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以殷三宗亦不毀與文武一例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文武據韋元成馬昭說殷三宗亦毀非不遷者何可比文武乎肅說載聖證論見禮記疏所引此疏悉取以回護僞傳但禮器穀梁傳所云七廟盧植尹更始皆以爲專是周制何可疑家語肅私定本不可據且諸書不云周室但云天子七廟要其實則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肅因此遂云七廟是常禮非獨周制可乎祭法所云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二祧文武也王制云三昭三穆者四親當言昭穆二祧非以昭穆而記者順文并言之耳何必疑乎王制與祭法文異義同肅強分析以成其說可乎喪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明是親止于四恐庶子王不得立故又明之注證以衞侯元有兄縶不良于行元代立適子雖在而得立四親王肅乃以王爲受命始基之王此何所據戾太子事三代以上未之聞委曲遷就以成其說可乎然則謂商有七廟非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傳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辨曰閻若璩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倣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與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口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釋文曰亮本又作諒如字）

傳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除喪猶不言政 疏曰三年不言是常事史錄此于首者旣免喪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信默謂信冢宰也

辨曰此節襲取無逸坊記喪服四制論語雜湊成文（事亦見伏生尙書大傳及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篇孔子家語卷九正論解）而亮陰本指凶廬今又改爲信默之解尤非是其說已詳見無逸疏又以信爲信冢宰更穿鑿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釋文曰哲本又作喆）

傳曰知事則爲明哲明哲則能制作法則稟受命亦令也

辨曰左傳昭公六季叔向曰書曰聖作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傳曰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閒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所夢之形于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疏曰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據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傳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于時築傳險則以杵築地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如高宗始命爲傳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閒傳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說謐言初夢卽云傳說又云得之傳巖謂之傳說自不相副其言非也

辨曰此篇之文俱見國語詳見下文又見呂氏春秋卷十八重言覽竹書紀季卷上商紀史記卷三殷本紀孟子卷十二告子下篇楚辭卷一離騷經墨子卷二尙賢中篇及下篇劉向說苑卷十一善說篇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晉人作僞尙書者采取諸文而參合增飾以入之

又辨曰傳巖在虞虢之閒（虢有三此與虞相近則北虢也）王應麟云在陝州平陸縣北平陸今屬山西解州傳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顛軨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墨子尸子並以傳巖在北海之洲非是疏引尸子而不能定其是非疏于地理之學疎陋殊甚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傳曰鐵須礪以成利器渡大水待舟楫霖三日雨霖以救旱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疏曰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辨曰國語十七卷楚語上白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季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人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季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作僞者全取國語以成此篇餘祗增潤數句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曾有之乎且僞孔傳中如陰爲默稟爲受令爲命類爲善茲爲此霖爲三日雨啟爲開其訓詁亦多襲用韋昭國語注也賈逵唐固說謂此卽說命昭引之而斷其非云其時未得傳說則昭之意以爲說命皆得說之後所作而此段乃未得之前敘述得說之由非說命本文（孟子引若藥二句以爲書詞作僞者據此故斷爲說命本文不從韋昭）又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所載與國語畧同作僞者亦兼取之其高后二字則又本之盤庚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傳曰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

辨曰家語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曰總百官在冢宰之任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憲法也聖王法天以立教于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于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于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辨曰汲郡古文云成王元季命周文公總百官文十三季左傳云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墨子尙同篇云先王之書相季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明也惟天聰明句則本之臯陶謨天聰明及揚子法言問明篇惟天爲聰惟天爲明惟臣欽若句則本之堯典欽若昊天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釋文曰省本作眚○辨曰胄字下從月卽冑字胄字從冃今多相混）

傳曰甲鎧胄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王戒愼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辨曰禮記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書篇名也管子大匡篇云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貨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傳曰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惟能是官非賢不爵

辨曰爵罔及惡德緇衣引兌命文詳見下又荀子性惡篇云爵不踰德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傳曰事事非一事

辨曰左傳襄十一季晉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傳曰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

辨曰定元季左傳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疏曰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傳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近廟故說因以戒之

辨曰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爲煩此取之而改艱與作平易語又離析其文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傳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無聞于所行之事

辨曰詩云我言惟服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傳曰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于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辨曰左傳昭十季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傳曰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疏曰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甘盤于高宗時有大功高宗免喪不言卽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于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

辨曰此節之文皆取君奭無逸二篇并國語及汲郡古文撰成而疵謬甚多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季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是言居河就學于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此書雖亦係晉初束皙等僞撰而此條則尙屬可信故白公子張云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卽位也（韋昭注入于河云遷于河內攷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但其在河北則同故韋昭欲言河北卽以河內實之盤庚自河北遷河南亳殷今偃師是傳至小乙武丁仍都亳殷白公所謂以入于河是自河外入河內自河徂亳是自河內往河外）今僞書乃以爲學後居河與情事不合且此自河徂亳句及下文爾交修予罔予棄句皆白公子張之言竝非書詞細玩原文自明（詳見上）今順手採掇入之高宗口中皆非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釋文曰梅亦作楳）

傳曰言汝當教訓我使我志通達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鹽鹹梅醋羹須鹽醋以和之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辨曰商頌亦有和羹注云詩頌殷中宗又左傳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曰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辨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古人求多聞以監戒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淳于越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曰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斆敎也敎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辨曰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斆學相長兌命曰學學半其斯之謂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又文王世子亦引兌命念終始典于學汲郡古文云武丁六季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傳曰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庶官

辨曰此節皆有本見下文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傳曰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手足其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傳曰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保衡伊尹也疏曰君奭傳云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爲此解

辨曰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禮記緇衣云昔我有先正詩大雅雲漢云羣公先正孟子云伊尹曰吾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豈若使君爲堯舜之君哉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又云若撻之于市朝君奭云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洛誥云公明保予冲子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梅鷟云後漢書傳毅作迪志詩云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注云阿衡伊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詩又云爰作股肱書則云股肱惟人詩又云俊乂式序書則云旁招俊乂因詩用周頌式序在位之文故又云列于庶位詩又云啟我童昧書則云啟乃心詩又云淸我濯溉書則云沃朕心）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傳曰君須賢治賢須君食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傳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辨曰左傳僖二十八季重耳曰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

顯休命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秊春大會于孟津（釋文曰三或作一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傳曰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疏曰中篇言羣后畢會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知三分有二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建子之月也知者三統厤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辨曰文王改元受命七秊而崩武王十一秊觀兵十三秊勝殷殺紂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晚晉僞古文惟以七秊作九秊爲異其十一秊觀兵十三秊滅殷與鄭同但太誓上篇敘十一秊觀兵中下篇始敘十三秊滅紂今僞書畧去觀兵發首卽云十有三秊則非也又古史例不書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秊書十三祀二秊皆不繼以時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于法日月時秊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尙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要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秊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秊六月庚午朏書秊書月書日幷書朔朏絕不槩以時大抵史各有例書不可爲春秋猶春秋不可爲書今曰惟十有三秊春豈史例耶（魏世家裴駰引紀秊曰梁惠成王九秊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如古人文各有例紀秊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同處馬遷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畧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秊書秋七月漢元秊書冬十月盡從而整齊其體疑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辨曰左傳隱十一秊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今孟津（今本如此禹貢疏引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與今本詳畧迥殊恐彼是杜土地名中語耳）昭四秊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書序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其地本在河北其漸謫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秊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五秊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秊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于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卽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于河東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于黎陽下有白馬津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則又皆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大抵歷代侵久土俗傳訛類多如此西漢河南無孟津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乃僞孔傳于禹貢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此傳出魏晉閒已誤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爲孟津僞書與傳同出一手妄造故于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秊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衆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亦曰旣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誤認孟津在河南乎不知書序明云師渡孟津作泰誓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則是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尙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卽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南北之不可相溷如此禹貢疏又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西門外者方爲孟津以其爲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尙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爲武王所濟也庶爲兩確穎達作疏明知孟津在河北明知泰誓三篇皆已渡河作特以疏家之體惟申明經傳而止故依阿其閒于禹貢傳之誤認爲洛北泰誓之誤以孟津河朔爲兩地皆不敢駁正誠知此書乃魏晉人作在地名誑易之後故致此謬則無疑矣（後金遂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而人遂不知孟津之本在河北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傳曰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皆明聽誓

辨曰牧誓云嗟我友邦冢君大誥云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又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洛誥云越御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傳曰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人誠聰明則爲大君爲衆民父母

辨曰莊子達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後漢書劉陶曰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詩曰亶不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釋文曰榭本又作謝○辨曰襄三十一秊左傳臺榭釋文與此同說文無榭字書傳通作謝荀子云臺謝甚高孕汗簡云古文尙書作腿薙氏掌殺艸秋繩而芟之注云含實曰繩釋文云繩音孕字當作腿傳寫誤也管子五行篇腿婦不銷弃注云腿古孕字榭孕皆衞包改）

傳曰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疏曰殷本紀云紂收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大聚樂戲于沙丘使男女倮相逐其閒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叜爲銅柱以膏塗之加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名曰炮烙之刑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辨曰荀子性惡篇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因有桀紂句故采取入泰誓又淮南子云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殷王紂刳剔孕婦此事又見越絕書及淮南子本經訓又見道應訓又見要畧篇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傳曰功業未成而崩

辨曰洪範云帝乃震怒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傳曰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秊自孟津還時

辨曰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左氏宣三秊傳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觀政卽觀兵也但大誓上篇言觀兵中下篇言滅紂今僞書三篇皆十三秊滅紂時事十一秊觀兵只此在武王口中一露殊非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傳曰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因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辨曰閻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僇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二句以合其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別一泰誓乎可謂舛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傳曰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辨曰此節俱出孟子趙岐曰尙書逸篇但天降下民三句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皆一脈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降爲佑意覺索然不省作僞者是何心寵之四方改寵綏四方特因盤庚上篇有底綏四方句故本之耳又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句又去惟我在句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爲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泰誓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傳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强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受人執異心不和諸予三千一心言同欲

辨曰此節采之左傳及管子而謬誤特甚昭二十四秊傳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下四句雖文意相似而實兩處之語非一語而引者互異其詞也故晚出書采左氏所引入之中篇管子所引入之上篇方無遺漏是矣但同德度義明係萇宏語不然有不冠以大誓乎卽別出一篇亦應先作泰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云云方合左氏引書之例乃僞作者貪其語之古雅遂幷取之又嫌其句孤采左傳不度德不量力句製同力度德句配之而以萇宏語亦爲武王語大謬一也左傳杜預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于我何害其義本與億兆夷人四句聯屬今將此四句別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從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強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强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卽如其解又何以與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乎大謬二也（劉炫左傳注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萇宏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因引泰誓而斷其勝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此謬孔穎達曰彼尙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挍度有義者彊此論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劉以爲杜違尙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劉炫反據僞傳以誣杜之非穎達又駁劉注以證杜之是劉孔諸君皆不幸生僞古文之後爲此曉曉耳管子所引乃史）臣之詞非武王之語（淮南子十五卷兵畧訓亦云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專而一千人同心得千人力萬人異心無一人用觀此則此言的是史臣之詞）而晚出書忽變作武王自語牴牾至此大謬三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傳曰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

辨曰左傳宣六秊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因其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殷故言商罪貫盈又韓非子云是其貫將滿也又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節全祖其意又墨子尙同下篇云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傳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于紂

辨曰禮記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于祖詩大雅緜云迺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傳曰矜憐也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辨曰左傳襄三十一秊魯穆叔引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秊鄭子羽謂子皮鄭語史伯對桓公亦俱引此二句又見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

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傳曰穢惡除則四海長清今我伐紂正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辨曰湯誓云爾尙輔予一人左傳吳公子光云此時也弗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傳曰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徇循也武王[illegible]疏曰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既誓而止于河之北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傳曰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辨曰易傳曰吉人之辭寡左傳文十八年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又子產謂子皙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詩小雅天保曰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傳曰鮐背之耇稱犂老罪人謂逋逃小人黨呼也民皆呼天告冤

辨曰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墨子尚賢曰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比謀又僖九年郤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仇此朋家作仇句例因微子方興相爲敵讎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傳曰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桀不能順天流毒虐于下國萬民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辨曰黜夏命本之書序成王既黜殷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

傳曰浮過剝傷害也賊殺也

辨曰閻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酬贈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韻協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今將天有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別移之下篇又因上帝不常二句別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者既謂之太誓則在非樂篇者雖不言太誓其爲太誓可知在墨子固無妨兩見也乃以太誓入伊訓而于此反刪去古書一遭掎摭遂使用韻之文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傳曰夢與卜俱合于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曰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人皆懼惟太公彊之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後人所作史記又采六韜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辨曰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曰太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左傳昭七年衛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傳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疏曰昭二十四年左傳引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如彼言則其族若林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十人鄭元等以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辨曰此昭二十四年萇宏所引已見前又成二年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所引亦卽此文但檃括其文耳離德之義又見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棄同卽異是謂離德是也予故此節四句原屬武王口中之言與管子所引云云爲史臣之言者不同僞作者采取亦是說亦見前但管所引入上篇左所引入中篇則未見必然耳又此亂臣句又見論語及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引而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然則古本論語本無臣字馬鄭以十人爲文母等劉原父遂謂子無臣母之義改爲邑姜其實唐石經論語尙無臣字紛紛改竄皆爲僞書所誤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傳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曰明多惡不如少善

辨曰古人于經各爲詮釋者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此三句見于論語堯曰篇不言太誓曰孔安國于彼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言周之才不如商今于此傳又復如此云云則是言商之才不如周其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若今太誓而果眞也孔注論語至此獨不憶及太誓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成稱周之才而無貶詞乎況如孔之論語注則此節書乃既誅管蔡之後所作而何以今書乃在太誓中篇耶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稱爲傳則知非太誓玩其詞與安國自是不同傳聞異詞固無足怪特安國一人之手而互相懸絕則不可信耳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傳曰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辨曰見孟子引太誓趙岐曰尙書篇名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傳曰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辨曰二句見論語堯曰篇與雖有周親二句文連又見墨子俱詳上文又見說苑及韓詩外傳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傳曰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于湯又有光明

辨曰湯誓寥寥短篇被僞作者摭取許多夫湯武征誅情事正同摭泰誓而取湯誓宜也獨今朕必往句此自是湯初興師告諭亳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八百諸侯渡河而北直抵紂都城下何必爲此言豈非說夢我武以下則本孟子引太誓而微改易之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傳曰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辨曰勗哉夫子句見牧誓餘見孟子閻若璩曰孟子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云云皆以爲武王口氣不盡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其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卽其事也僞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夾敘事之體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謬甚矣若璩又曰書有古今文此自西漢始然孟子時無有也則同一百篇而已何孟子引今文書由今枚之辭義脗合及引古文書辭義違反句讀迥別試爲道破有令人失笑者孟子引今文者六時日害喪二句若保赤子一句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二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享多儀四句惟竄三苗竄作殺竄本當從竄音近殺故通周不識上有凡民二字說文所引正同可知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一段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恥之止今哉至曷敢有越厥志止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四方屬下今以寵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爲臣一段義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綏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抵牾敍議之錯雜末有如王曰無畏一節者豈孟子逆知百餘年後書分今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改竄抑孟子引書原未改竄故今以眞書校之祇見其合而作僞書者必多方改竄以就己之文勢而遂不顧後有以孟子校之者耶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傳曰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辨曰立定厥功二句本眞泰誓文見漢郊祀刑法二志今采取而刪改之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傳曰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傳曰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

辨曰辨已見上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釋文曰浦徐音敕）

傳曰痛病也回邪也疏曰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

辨曰斮脛剖心事古書每與剖孕婦連言之呂氏春秋卷五仲夏紀古樂篇[illegible]又見韓非子卷一難言篇[illegible]韓詩外傳卷十[illegible]淮南子卷二俶眞訓卷九主術訓史記卷三殷本紀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董仲舒春秋繁露[illegible]王道篇劉向說苑[illegible]權謀篇卷十七雜言篇列女傳卷七孽嬖傳王符潛夫論卷一賢難篇[illegible]抱朴子[illegible]篇奇技淫巧本禮記王制云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illegible]自絕于天以悅婦人皆眞太誓文漢書禮樂志[illegible]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illegible]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傳曰祝斷也[illegible]勉不怠

辨曰上帝[illegible]皐陶謨云予思曰孜孜湯誓云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illegible]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傳曰武王述古言以明義

辨曰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illegible]也高誘曰周書周公所作荀子議兵篇[illegible]故泰誓[illegible]獨夫紂[illegible]海之內[illegible]紂而臣湯武[illegible]誓之文逸周書商誓解[illegible]以紂爲獨夫[illegible]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傳曰欲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illegible]

辨曰左傳哀元年伍員曰臣聞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策第三篇秦客卿造謂穰侯引書[illegible]

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傳曰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疏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illegible]

嗚呼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傳曰稱父以感衆

辨曰墨子兼愛下篇引太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illegible]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傳曰推功于父

辨曰此節文皆見禮記坊記引太誓但彼二受字皆作紂鄭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篇則其篇散亡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illegible]

傳曰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illegible]

辨曰孔壁眞古文原有武成篇至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illegible]尙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云[illegible]

歆作三統厤引武成篇今見漢書律厤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凡八十二字此安國所傳之眞本幸存至今的確可信者律厤志于此文分爲三截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爲一截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爲一截惟四月既旁生霸爲一截各以他語間隔之後魏晉間僞作武成者似止瞥見第一截援入今本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遂多紕繆今此第一節正本之律厤志者固無可疑

又辨曰書紀事皆用周正一月是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據律厤志及國語韋昭注推伐紂月日已具詳後案泰誓序壬辰是建子之月二日癸巳是三日逸周書世俘解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其下又云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其下又云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其下又云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繹其文與漢志引武成竝同但此一月朔日爲辛卯丙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閻若璩疑孟津去周九百里故武王以癸巳發二十八日戊午方渡孟津今謂丁巳始發是明日戊午卽渡孟津明月甲子卽誅紂卥師竟飛渡耶愚謂丙辰旁生魄仍當作壬辰旁死魄丁巳當作癸巳傳寫之誤耳晉孔晁作注時已誤晁亦疑其太速故注丁巳爲渡孟津之日但云王乃步自于周安得爲渡孟津當爲誤字庶祀馘于國周廟亦當移國字在庶下周書與武成固合也（沈彤惠棟徧求宋本以校逸周書亦不能改此誤字知其誤已久）

又辨曰鄉飮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尚書紀上半月之日或云旁死魄謂二日也或云朏或云哉生魄皆謂三日也若紀下半月之日則或云既望或云既旁生魄孔晁注世俘解云旁廣大月大時也然則旁生魄卽望也蓋魄生至此極盛徧體皆明故曰旁旁普光反非旁近之義自此以後月漸虧微至晦爲死魄朔爲既死魄初二日魄未生則徧體皆晦故曰旁死魄劉歆獨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讀旁爲步光反解爲旁近非也僞孔從之且特造哉生明之語旣立哉生明一日不容不擠生魄于望矣故于下文又云既生魄且爲之傳云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益以見生魄之爲望矣此疏附會魄爲月輪郭皆非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釋文曰哉徐音載）

傳曰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疏曰一月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季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辨曰自此以下俱與律厤志不合如于征伐商之下正當取彼志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一段入之乃反將甲子殺紂補述于後于此則刪去其意蓋以武成一篇專爲告武功成而作故發首但撮敘其事之首尾一月往四月歸而已至于殺紂之事留在後半篇補敘又以律厤志只有往伐時日無歸周時日故特補此一節但武王以四月哉生明歸至于豐其說不見他書疑亦不過想當然而爲之非有所據也僞孔安國傳同出魏晉人所造孔疏惟事附會盡與律厤志異如此疏以二月朔爲辛酉三月朔爲庚申蓋因牧誓僞孔傳而附會云爾彼牧誓甲子昧爽下傳云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疏云二月四日者以厤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故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啟行伐商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此劉歆三統厤所載班固采之入律厤志者也今若依僞孔傳及疏云云乃以二月朔爲辛酉甲子爲二月四日因之三月朔亦爲庚申而非己未劉歆以爲正月小二月大閏二月小三月大而僞孔傳則以爲正月大二月小閏二月大三月小僞孔傳妄也觀逸周書雖于武王啟行日期有誤而亦以甲子爲二月五日非四日則僞孔傳之妄益明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釋文曰華胡化胡瓜二反）

傳曰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卥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桃林之塞杜預云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在華山東也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

辨曰此節本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史記卷四周本紀卷五十五留侯世家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卷二十一要畧篇劉向說苑卷十五指武篇約取諸文而增成之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釋華山止釋桃林曰在華山東明指太華山言則所謂華山之陽亦卽太華山可知唐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因之竊以果太華山陽爲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于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縣卥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歸馬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馬之遺種乎使遠隔于太華南焉得有此胡三省通鑑註華陽君芊戎曰華陽卽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以實之眞得其解安國又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穎達言華山之旁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勿論而今靈寶縣卥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者豈乏水草之地哉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晉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卽置牛馬于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歸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服耳注疏凡此等處既違事實又害義理安得不極力掊擊耶（綠耳出桃林見史記趙世家所舉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縣耳又稱華山蓋陽華桃林壤相接所產之物得以通稱又胡渭注庾信哀江南賦華陽奔命曰華陽在今陝西雒南縣卽武王歸馬處子山自江陵奉元帝命使于周取道商洛入武關此陽華山之南正其所必經故曰華陽奔命若作太華山陽失之矣）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衞服諸侯皆大奔走于廟執事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疏曰惟一月至武成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厤志引武成云云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天子七廟故云文王以上七世之祖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衞要此畧舉邦國故云甸侯衞其言不次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而誤

辨曰疏引律厤志文末句祀馘于周廟刪去一截字存八十一字彼乃孔壁眞古文疏欲用今東晉晚出本因反謂彼爲僞外謬甚矣據彼文則是歲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所謂旁生霸十七日乙巳所謂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乃以爲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與其事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疏曲爲附會皆非也

又辨曰閻若璩曰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余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爲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瀆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創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間卽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耶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正爲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正爲欲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或見周禮大宗伯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故致此疑不知閽人掌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耳然則晚出武成改燎于周廟作祀于周廟者亦正疑燎非宗廟之禮也又近日石紫嵐謂漢志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在廟獻馘似非武王所以待紂予謂參以周書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耳周書云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寧至于此若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牧誓明數紂之多罪非所稱有罪者乎又如戮飛廉于海隅卽截其左耳來以告先王而明武功之成聖人舉動磊落光明豈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爲蔡邕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卽自釋之曰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亦引古樂曰武王以銳兵克殷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之語此樂記非今樂記或河閒獻王與毛萇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斷取十一篇之餘如奏樂樂器等篇皆見藝文志今不傳邕猶得見而引之然則祀馘實係武王事斑斑可考漢志的然可信晚出武成刪去祀馘于周廟者亦正疑獻馘非武王所以待紂也

又辨曰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此節皆取之但大傳先言柴上帝後言宗廟而此則本漢志及逸書先祀廟後柴望孔晁注逸書云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僞作者正取其意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傳曰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統疏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命已助祭明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却說受命耳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辨曰僞書本是憑空撰造宜其言無倫次此疏以爲應先受命而後助祭因推爲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却說受命竊謂若果是却說則當言初以見其追敘不得以日紀也且左氏傳有此補敘文法尚書則無之也顧彪則以既生魄在庚戌之後遂謂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此尤謬也史官特紀此日豈有用數日通共之名者乎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

傳曰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曰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太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繼統其業乃勤立王家

辨曰此傳以公劉爲后稷曾孫特據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孫鞠陶曾孫公劉耳其實史記漢書竝云公劉避桀居豳由后稷至桀時四百餘年安得公劉爲其曾孫蓋不窋失官竄于戎翟之閒其時不過卥陲一小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陶不知凡閱幾何世矣公劉居豳始復爲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其後君長名氏歷歷可數然自公劉至文王中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

類古公亶父季歷亦僅十二世以十二世歷商六百餘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季又必即位後二三十季生冢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即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季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實難據信然則當時之失于紀載者正多也（周語靈王二十二季太子晉諫王曰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敬王十年衛彪傒見單穆公曰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韋昭注說世次與史記同其失考日久矣）況后稷至公劉之世次乎

又辨曰禮記祭統衞孔悝鼎銘云其勤公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季大統未集

傳曰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諸侯歸之九季而卒故大業未就疏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季至九季而卒文王未稱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季是己之所稱容或中閒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季漢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季而崩鄭元等依用之

辨曰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詩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序稱文王受命作周史記稱詩人道西伯受命之季稱王文王世子武王稱文王君王鄭注言君王則受命後詩及禮記疏皆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此周漢舊說也孔傳出于晚晉其言文王受命改元則同而不言稱王故孔疏力駁稱王之非予于此經專宗鄭氏闢孔傳然以鄭注考之武王蒙文王季數其稱王亦在十一季觀兵後七季至十季未嘗稱王然則謂文王但受命改元未正王號亦可也鄭尚書注久亡予雖博采成編亦不見文王稱王明文惟孔疏云鄭言文王生稱王耳安知鄭當日不作疑詞乎要之稱王與否姑置勿論其受命改元武王即蒙父季不改元始則觀兵復罷歸再舉方滅紂此則自漢至唐眾口如一從無異說者也至于季數之不同亦有可考者謂文王受命七季而崩者史記周本紀（今本作十年張守節云十當作九張即據此僞武成以爲當作九耳其實史記作七傳寫誤作十也太誓疏及此武成疏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季崩可見孔穎達作疏時所見史記尚作七後來張守節所見本則已誤作十矣細玩史記本文謂武王蒙父年數其下文方遙九季觀兵豈有上文先書十季者耶）伏生尚書大傳（見西伯戡黎疏）及鄭康成也謂九季而崩者則此僞武成及漢書律厤志也律厤志本之劉歆歆親見古文不應有誤但七季之說證據較多鄭于金縢洛誥多方三處皆言七季則無疑矣其言武王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滅紂則諸家竝同惟史記作九季觀兵十一季滅紂此特字之誤耳今此武成乃魏晉人作言文王受命九季則與鄭不合矣（竹書紀季云帝辛三十三季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季春三月西伯昌薨此晚出武成所據然此特從專征伐數起故有九年耳又逸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九季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亦謂受專征伐之命然則謂文王膺天命有九季者非也）至歐陽永叔張橫渠程伊川出謂文王無受命改元之事武王不蒙文王季數十三季者其即位之十三年耳且一舉而滅殷亦竝無先觀兵後伐紂之事此則執義理懸斷盡掃却幾千季相傳實事不但非鄭學并僞孔亦失之

又辨曰襄三十一季左傳北宮文子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傳曰承文王本意致商之罪謂伐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大正以兵征之也

辨曰事見墨子辨詳下又周語曰布令于商底紂之多罪韋昭曰底致也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傳曰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疏曰昭七季左傳引此文

辨曰王制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昭七年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傳曰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承天意以絕亂路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祇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僞作武成者乃移爲伐紂時事論語載雖有周親四語于大賚後謹權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類僞作泰誓者又割入泰誓中篇中更閒隔以眞泰誓天視天聽二句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爲文章者矣

又辨曰以遏亂略句本之左傳以討亂略罔不率俾句本之君奭篇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傳曰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辨曰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郭璞注爾雅亦引逸周書曰劍我周王愚謂孟子此段乃史臣之詞作僞者欲竄入武王口中故刪去首句又改用附我大邑周云云其實大邑周不類武王自稱以散文悉作四字整句亦非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傳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

辨曰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爾有神裁之又公子成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予又哀二季衞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釋文曰逾亦作踰陳直刃反徐音塵）

傳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辨曰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歷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傳曰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疏曰既戊午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于文次當承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隨耳

辨曰牧誓云時甲子昧爽詩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又辨曰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季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鬭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王師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云爾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眾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鷟說善矣而未盡也紂眾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卷四儒效篇卷十八成相篇史記卷三殷本紀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劉向列女傳卷七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非盡出妄造也孟子在魏晉閒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尚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于建武王充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眞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楢摹至此若徒黨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極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晚出武成并孟子亦抹倒巧爲武王斡旋竟作紂眾自相殺其意亦甚正特無如不在情理之內耳

又辨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戎衣即康誥殪戎殷也僞孔傳解作一著戎衣非是說見康誥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傳曰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疏曰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然是商容之事也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于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辨曰釋四等事見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逸周書卷四克殷解韓詩外傳卷三武王章大戴禮記卷三保傅篇荀子卷十九大略篇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淮南子卷十二道應訓卷二十泰族訓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後漢卷三十下郎顗傳劉向新序卷三雜事篇又卷十善謀篇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傳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事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疏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于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北宮錡問周班爵祿孟子曰天子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儒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公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周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元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注具矣

辨曰閻若璩曰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辨曰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絕不云出武成其上文予小子履節今見湯誥雖有周親節今見太誓則孔注更與書傳大相乖刺已詳見本篇若使今本古文二十五篇安國果嘗親見而爲之作傳中有湯誥太誓武成豈有注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惟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恆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晚出書之僞顯然

又辨曰玉藻頤霤垂拱此是說臣侍于君俯身之狀非此垂拱之義[illegible]參世家云陛下垂拱漢書王褒云雍容垂拱又見薛宣傳又王充論衡自然篇[illegible]但拱字[illegible]顯若[illegible]連衣裳[illegible]周先秦尚且無之況武王時史官何知夫子繫易乃取而組織成句乎後畢命篇亦有垂拱仰成句看入于漢文心手熟習故慣而不覺也

又辨曰據漢志所引武成起一月壬辰中閒二月訖四月乙卯共一百四日據今本起一月壬辰訖四月庚戌共一百三十九日比漢志少五日藉謂晚出二十五篇文從字順豈宜更有脫缺而此篇既戊午以下文無次第或係僞作者自嫌其過于完整故作此錯亂[illegible]之狀以自掩抑或既戊午至天下大定一段盡作武王口語乃追述前事語耶今考之

他經證以史傳此篇實屬魏晉間好事者采集成文竝非眞本則此等固可不論俗儒乃取此篇移易其前後而更定之紛紛嘵嘵皆可不必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傳曰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卤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疏曰曲禮云東夷卤戎南蠻北狄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卤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偏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卤五狄在北皆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

辨曰本魯語辨見下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傳曰言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德之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辨曰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楛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一篇正旅獒之藍本但自昔武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爲序事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敘議錯雜肅愼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爲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今竟爲卤旅獻獒又東卤莫辨者矣無有遠邇句本之盤庚畢獻方物句本之僖七秊左傳諸侯官受方物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傳曰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于德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辨曰左傳僖五秊宮之奇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狎侮二字本之禮記表記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傳曰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疏曰僖十五秊左傳晉侯乘鄭馬及戰陷于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用也楚語王孫圉聘晉趙簡子問白珩爲寶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白珩何寶焉是寶賢也

辨曰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傳曰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愼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能信蹈行此誡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疏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與孔同鄭云七尺曰仞與孔異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

辨曰爲山取之論語九仞則又采自孟子攢簇而成平心讀之論孟本旅獒耶旅獒本論孟耶且掘井可言九仞山當言百仞若九仞安得爲山匠人廣尺深尺爲畎遂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澮則廣二尋深二仞如果廣深等何以變尋言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竝七尺曰仞宜以鄭爲正祭義築養蠶宮牆仞有三尺爲牆高丈故仞七尺也且卽如僞孔傳說周尺當今六寸一仞當今四尺八寸九仞當今四丈三尺二寸何足以言山乎且孔子爲譬語如曉出書則爲正語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竝通三統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疏曰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辨曰王若曰猷句本之大誥殷王元子句本之哀公九秊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句本之太誓惟稽古立功立事崇德二字本之文二秊左傳謂之崇德象賢二字本之禮記郊特牲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作賓于王家句本之僖二十四秊皇武子曰宋于周爲客（昭二十五秊宋樂大心語同）易利用賓于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傳曰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大天眷顧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裔末也

辨曰乃祖二字本之盤庚齊聖廣淵本之文十八秊左傳季孫行父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皇天眷佑句及誕受厥命句俱本之周書撫民以寬二句本之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國語同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傳曰汝微子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敬愼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于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辨曰踐修二字本之文元秊左傳踐修舊好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及下文往敷乃訓無替朕命四句俱本之僖公十二秊左傳王謂管仲曰予嘉乃勳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上帝時歆句本之詩大雅生民篇上帝居歆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傳曰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敎訓愼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辨曰以蕃王室句本之襄二十九秊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蔡仲之命亦用此句永綏厥位句本之文侯之命餘見上此篇通體純用四字排句商周之際文章固當如是乎恐卤漢人亦斷斷無此格製也且詞意複疊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處處襲用舊語則作者之慣態不獨此篇爲然（文選張平子思元賦舊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此注李善謂非平子自注而摯虞文章流別已云是平子自注平子東漢順和二帝時人而其中有引鄭元語鄭在平子後其非平子自注甚明但摯虞晉初人而見此注者虞本皇甫謐門人此僞傳正出謐手宜其尊信之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傳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辨曰左傳定四秊祝佗曰周公爲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汲郡古文曰成王元秊命冢宰周公總百官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秊不齒

傳曰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霍叔罪輕故退爲庶人三秊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疏曰管蔡世家云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家云武王封叔處于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春秋閔元秊晉滅霍旣子孫得爲國君知三秊後復封也

辨曰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襄二十五秊左傳子產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周書作雒解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孔晁注郭陵地名左傳祝鮀曰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昭元秊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周禮大司寇曰三秊不齒

又辨曰閻若璩曰郭鄰傳云中國外地名此臆說也周書孔晁注止云地名未詳所在洵是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傳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疏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秊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爲魯卿士武王封周公于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謬爾世本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

辨曰左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又辨曰閻若璩曰蔡自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蔡叔父子所封未聞別有一地傳却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異哉此惟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間沿舊號于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不獨臆見且瞽說矣閻此說是管叔始封卽在滎陽京縣東北非卤周畿內則蔡叔始封亦卽在汝南非畿內可知閻又云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世本亦非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曰言小子明當受敎訓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愼其道嘆其賢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忠孝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以垂法子孫循文武之常敎以父違命爲世戒

辨曰左傳祝佗曰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此篇以祝佗爲藍本自篇首至此全取其語但玩其命書云四字則佗之所引經文惟王曰胡以下十二字而已其前段如殺管叔而蔡蔡叔等句乃佗序述作書之由作僞者遂并取之以爲書辭旁采逸周書組織成文并將改行帥德俱竄入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又乃祖二字盤庚之誥其臣民則然今王命蔡仲而稱文王爲乃祖獨不思蔡仲之祖卽王之祖而口吻若此之輕慢可乎皆非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曰天之于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愼其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愼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辨曰僖五秊左傳宮之奇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逸周書常訓篇曰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襄二十五秊左傳衞太叔文子引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徐幹中論法象篇亦引書愼始而敬終二句）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傳曰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傳曰歎而勅之

辨曰此等皆仿康誥無荒棄朕命句本之盤庚無荒失朕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傳曰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于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疏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秊奄與淮夷又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歸在豐爲一事也秊初始叛五月節歸其閒未得巡守四方也而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周禮九服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外夷狄之地羈縻而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舉六服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

辨曰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九秊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閻若璩曰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及僞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傳曰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辨曰老子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傳曰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疏曰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有五行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後世之言不與經合也

辨曰稽古字及百揆四岳州牧等語俱本之堯典百揆四岳象天五行語甚無理疏曲爲附會非也萬國咸寧句取之周易惟百惟倍本之明堂位而小異其文彼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雖與此異要見夏商之官倍于唐虞耳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傳曰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今我小子敬勤于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道其所建官而則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傳曰師天子所師法傳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宏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于心出行于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竝釋師保故分配之

辨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追記鄭生平應荅時人之語今不傳周禮地官序官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何也案孔氏逸書無周官今周官乃出東晉趙商豈得見之此必周官之逸文偶見于緯書或書大傳趙商即據以爲問而作僞者遂采取入之說詳微子及君奭序若因此遂謂今周官爲眞本即趙商所見則大誤矣（儀禮大射儀賈公彥疏云鄭不見周官周禮天官小宰之職疏亦辨鄭注尚書與孔異義處因鄭不見古文周官篇云云）

又辨曰閻若璩曰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即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即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之官自虞夏已有之不始于商周而商周尤斑斑可考如箕子父師即太師也比干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見史記降至周太公爲太師太公罷周公由太傅遷太師周公薨畢公繼之若召公成王時官太保歷歷可據三公之立其來久矣此周官之異于古者三公直名師傅保不兼師氏保氏耳周禮仍復故而所以不載周禮者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宰夫司服典命巾車司常射人司士大僕弁師小司寇諸職皆及公孤之服位儀等安得以不冠諸首而謂周禮無三公歟蓋三公無專職六卿兼之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冢宰及宣王世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猶仍舊也得其人可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兼則直虛其位此周禮所以不言其職掌而特旁及之耳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爲周令辟者端由于此然則此節之文必是周官逸文偶見他書魏晉人采取而成未可輕駁亦不可竟信爲古文書也

又辨曰地官序官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外參六官之事又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則論道確是三公之職此句疑亦眞周官文至燮理陰陽語本之漢書丙吉傳恐晉人附益蓋一代有一代官制各不相蒙西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爲丞相道逢牛喘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不相涉僞作者不通西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三公燮理陰陽失之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傳曰天官卿稱大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疏曰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百官是宗伯之事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治官禮官俱得統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傳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大小皆協睦疏曰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云擾亦安也五典即五教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云虞五周十二十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謂之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辨曰閻若璩曰周禮十二教與唐虞五教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遠引上古之制得毋類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殆必不爾俗儒竟有于大司徒之職下櫽其文以補之曰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此等俗謬皆僞書啟之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傳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疏曰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傳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疏曰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傳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疏曰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詰四方馬云詰猶窮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疏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居民之事也

辨曰閻若璩曰冬官亡魏晉閒作書者以王制補之王制漢儒所作與周典不類彼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出乎然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太宰之職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斷宜曰掌邦事彼易事爲土者亦以左傳定四秊聃秊爲司空又曰聃秊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爲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益見周禮聖人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此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曰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辨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茲與此篇合知此篇文皆有本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衞六秊一朝會京師十二秊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秊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秊一朝之事昭十三秊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左傳者以爲三秊一朝六秊一會十二秊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秊一會與此六秊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秊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秊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秊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衞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秊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辨曰據秋官大行人則六服分秊來朝近者每秊一次或二秊一次其餘各以遠近爲差據今僞周官則每六秊五服盡來朝是五服總在一秊內來不必分秊來也二說不同今僞周官說傳記無考惟叔向之說似與相合故孔疏援以爲據

益叔向說一秊一聘三秊一朝六秊一會十二秊一盟杜注謂十二秊有四朝是也孔疏因以六秊一會即周官六秊一朝十二秊一盟即周官十二秊一巡但叔向云明王之制又云自古以來明非周制且大行人所云見者與下十二秊一巡守之文緊相承接明係朝之正禮今欲伸僞周官而强指爲因貢而見之變禮大宗伯所云會同即大行人之所謂時會殷同明係在朝宗覲遇之外今欲牽合僞周官而遂指爲朝之常法皆非也

又辨曰閻若璩曰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衞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藩然無五服字而作周官者于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文却曰六秊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爲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爲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盛時節有荒服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也（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衞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于役事而恒闕焉但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秊一朝可寬之而不斂如唐孔氏云爾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鎭藩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世壹見矣益驗周禮非出周公而僞作者之多所牴牾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傳曰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

辨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而反是反汗也後漢書胡廣傳曰政令惟汗往而不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傳曰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汝爲政當以議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疏曰襄三十一秊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

辨曰昭六秊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此襲取之據

面二字若無論語茲然不識所謂明係從論語取來試平心讀之論語在前僞周官在後顯然可見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傳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繇志業廣繇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

辨曰閻若璩曰詩云虡業維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茲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梅賾所上古文尙書其不足信明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傳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爲之僞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名且美爲僞飾巧百端爲勞苦心而事日拙不可爲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辨曰戰國策平原君謂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孟子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襄二十秊左傳君子曰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又襄十一秊左傳引書曰居安思危今此改安作寵以合戒飭百官之意弗畏入畏本太元禮次七曰出禮不畏入畏范望注云家性爲理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邪故曰入畏僞傳云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用范注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傳曰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所舉能脩其官惟汝之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辨曰荀子仲尼篇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傳曰歎而敕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辨曰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茲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三事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用詩之文而改其義也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傳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敎訓之

辨曰令德孝恭本之周語單襄公謂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也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何晏集解載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則三句皆四字句無疑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篇僞作者見鄭注禮記坊記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意其人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語實之又嫌太突不便接上君陳先裝惟爾令德孝恭一語方接以此文而又嫌孝字複疊遂刪去孝于二字割取惟孝屬下文作六字句以見能孝者必能友必能施于政專其下即以本題尹茲東郊從政字帶下湊泊彌縫痕迹宛然殊不知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其殘字載于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茲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丘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爲句矣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豈知古本論語原以孝于唯孝爲句于字必不可爲句絕作乎者非是且禮記引書從無擷取其中一字先爲提唱者書云孝乎不成句法其割唯孝下屬成句實係晉人僞書不足信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傳曰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愼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辨曰襄十四秊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爾環茲率舅氏之典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傳曰所聞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

辨曰僖五秊左傳宮之奇曰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傳曰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辨曰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傳曰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愼

辨曰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句意方明白今但云風草若猜謎者然豈非胸中先有論語方撰出此文耶一簣牆面其割剝痕跡正與此同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傳曰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辨曰圖厥政句本之多方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無則繹一字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傳曰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嘆而美之曰臣于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于世

辨曰此坊記引君陳語春秋繁露竹林篇所引同而釋之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王氏困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闇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王氏知此語之非而不知此未必爲成王之言乃作僞者爲之也蓋此言若出于臣工自相告戒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今亦未敢定此語出何人但此語所自來則孔子引入坊記者也試取坊記讀之善則稱君則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則引太誓予克紂非予武云云取證太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唯朕無罪可乎不可也僞作君陳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要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耶是惟良顯哉鄭于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之詞而此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傳曰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依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傳曰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有不順于汝政不變于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習于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亂風俗罪雖小三犯不赦

辨曰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傳曰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辨曰論語無求備于一人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

若能有濟注若猶乃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傳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愼所以示之人之于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愼所好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于長世

辨曰成十六秊傳民生厚而德正緇衣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釋文曰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朝直遙反）

傳曰康王即位十二秊六月三日庚午朏于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疏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厤志云康王十二秊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秊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秊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于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辨曰劉歆作三統厤班氏采入律厤志中載畢命文凡十六字此疏所引則于作策下多一書字凡十七字鄭元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之目載于尙書疏者有冏命無畢命閻氏若璩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逸篇之外復有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閻此說非是鄭明云今其

逸篇有册命云云則畢命乃逸篇非亾篇鄭固親見之矣惠氏棟謂鄭所述二十四篇之目內冏命即畢命之譌此說是也祇因永嘉之亂逸書已亾作僞者采取律麻志文冠之篇首又以汲郡古文云康王十二季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云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詩云赫赫宗周序云分居里成周郊遂兼采之組織湊合以成此一節爲逸篇之緣起至于豐刑之義及册命霍侯之事則作僞者亦已不詳其說無從撰造故竟棄之耳孔疏反以律麻志爲妄謬矣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蓋文王居豐武王于豐立文王廟後遷都而廟仍在故成王居鎬京則至豐以宅洛事告文王廟見召誥此襲用之

又辨曰律麻志所引六月乃周正建巳之月非夏正是月朏爲庚午則朔爲戊辰至其季之甲子則未可知唐書麻志載僧一行大衍麻日度議則以康王十二季爲乙酉歲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此乙酉出竹書紀季紀季乃僞書一行據之恐非或又言紀季用夏正若果然則尤當與律麻志所引不合何以三日庚午適合亦未許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傳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疏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

辨曰父師二字本微子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傳曰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巳經三紀世代改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季曰紀父子曰世疏曰周公以攝政七季營成周成王元季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季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季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

辨曰既歷三紀者意蓋以成王即政三十季康王十二季是已得四十二季歷過也既歷者又過六季也史記紀季起共和庚申其前皆不可攷劉歆三統麻載律麻志者雖有可攷其所推季月日則與鄭康成皆不合當以鄭爲主召誥營洛事在居攝五季至七季之十二月晦方致政復辟而歆以爲一季事據其季月以推自然鄭是歆非亂金縢康誥召誥洛誥等篇經注自明歆又以朢爲哉生魄哉者始也自是三日何得爲朢與鄉飲酒義顯背既巳誤解生魄則所推月日皆謬可知歆言成王即政三十季崩鄭言二十八季崩差二季說巳詳顧命歆又言文王受命九季崩鄭則以爲受命七季崩是以所推㢤不合王肅金縢注背鄭从歆又言武王崩成王季十三周公攝政七季作洛誥成王季二十偽孔注洛誥俱从肅注然則肅與偽孔雖不明言成王即政季數必以爲三十季矣竹書紀季正王肅皇甫謐一輩人所爲言成王三十七季陟蓋連居攝七季數之也則其意亦與王肅偽孔合要之鄭孔所差只二季若此節所云既歷三紀則从鄭从孔二者皆得通从鄭爲四十季从孔爲四十二年故云既歷此其立文之巧摸棱持兩端者也（閻若璩謂作偽者誤認三統麻之攝政七季即在成王三十季數內遂誤認作召誥洛誥在成王即政之七年則此後在位只有二十四季連康王十二季適三十六年閻說非也）

又辨曰此特因多士多方洛誥等篇有毖殷遷洛之云而君陳畢公繼理其事故撰造其說以命畢公亦爲約東殷頑而設其實當日情事恐未必然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傳曰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疏曰晉語說文王諏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爲大臣

辨曰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漢書薛宣傳曰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曰垂拱受成淮南子道應訓高誘注曰武王之佐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武王垂拱而受成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傳曰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不循教道之常則當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辨曰此節敷衍序中分居里成周郊之意旌別二句本之太公六韜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彰善句本之緇衣云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此本偽書襲緇衣而改義作善且不必論即使偽書果可信而緇衣本非引書何妨各成其是乃唐石經倘作章義癉惡宋板竟改爲章善癉惡陸德明云章義如字偽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然則此字作義甚明矣刻禮記據偽書妄改）樹之二句本之文六季左傳云君子埶建聖哲之風聲告之訓典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傳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約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亾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疏曰韓非子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季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傳曰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于其民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

辨曰襄二十七年左傳叔孫曰服美于人必以惡終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傳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愼其始君陳宏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東夷卤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于後世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無曰人少不足治惟在愼其政事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

辨曰不剛不柔句見詩商頌三后二字見呂刑澤潤生民本之荀子君道篇云澤被生民左衽二字見論語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辨曰唐石經及宋本皆云亦惟先王之臣今本作先正乃近代所改傳云亦惟父祖之臣則作先王無疑）

傳曰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祖業大巳才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疏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辨曰惟乃祖乃父句本之盤庚忠貞二字本之左傳荀息對晉獻公語紀于太常本之逸周書常麥解云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太常（惠棟曰今譌作大帝梅賾所據乃善本）亦惟先正二句本之文矦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漢書谷永傳永上書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詞君牙出東晉永安得見況本作先王之臣耶師古非是永所引乃文矦之命文也）亂四方句本之顧命其能而亂四方若蹈虎尾本之易履卦彖辭涉于春冰本之詩如履薄冰予翼二字本之皐陶謨股肱心膂本之周語太子晉語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傳曰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嘆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

辨曰君牙是司徒故云敷五典但仍是虞制非周制矣說見周官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彼注云資當爲至齊人語聲之誤也然則此字下屬爲句僞孔以咨音同資義可與怨連遂于下句怨下添咨而此資改爲咨以見其當上屬怨字于是冬祁寒成三字句與夏日暑雨不齊乃刪去日使亦爲三字句若緇衣引書失其本文而鄭誤讀誤解者非也思艱句本之老子圖艱于其易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傳曰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于先王之道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令名之人

辨曰丕顯六句見孟子對揚句本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追配句本文矦之命追孝于前文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傳曰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傳曰我不能于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疏曰祭義必有怵惕之心易夕惕若厲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傳曰聰明視聽遠齊聖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辨曰詩人之齊聖禮記經解發號出令洛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傳曰我一人無善實侍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彈正過誤憸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疏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汝無親近于憸利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疏曰府史巳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愼簡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愼簡僚屬也

辨曰坊記引太誓云惟予小子無良孟子云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楚語云必交修予無予棄賈子新書云選端士衞翼前後左右皆正人又云太傅匡其不及皐陶謨云巧言令色論語云友便辟立政云其惟吉人勿以憸人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如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

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太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馭車之事太僕雖有左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與太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太馭非太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傳于書序直曰太僕長太馭中大夫是竟誤以太馭爲太僕之長矣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漢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師古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漢之尚書令是有古貴而今賤者漢之校尉是有名內而實外侍中給事中之官是有名武而實文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遷流之常無足異獨異當周穆王朝作書命其臣爲太僕不本周官旁侵太馭職掌如秦制殊失却本色耳）

又辨曰府史以下官長自辟僚屬則皆王之命士此非周禮本文義出鄭注僞孔專與鄭爲難故作此以牴牾之疏特爲宛轉解脫非也（唐永淳元年魏元同上言選舉法弊曰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竟以僞古文爲眞周官制不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入者皆人君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掌其副貳爲考其當否以將順匡救之于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實與司馬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皆無關辟屬吾不知元同所讀是何周禮也得毋以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從事悉任之牧守遂上意放周亦當然乎誤矣）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傳曰若非其人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于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

辨曰瘝厥官本康誥瘝厥君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彜憲

傳曰嘆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于常法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刋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五十六

周禮軍賦說目錄

總論周禮軍賦　總論王畿軍制
六鄉　廛里以下九等田
六遂　鄉遂出車
三等采地　四處公邑
餘夫圭田　論溝洫之制
論井田之制　論三等授田
論稅法輕重之等　制軍
車之卒伍　辨可任
起徒役　軍將
軍糧　調發臨敵不同制
辨盡發之非　邦國鄉遂之軍
邦國境內之軍　邦國軍將
邦國卿大夫家軍制　魯制
齊制　晉制

皇清經解卷五十六　　學海堂

周禮軍賦說

吳王光祿鳴盛著

總論周禮軍賦

漢書刑法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敎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斂之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總論王畿軍制

孟子梁惠王章趙岐注曰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漢書刑法志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禮記坊記正義曰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

案天子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不同諸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故云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

禮記王制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案王制此段總論千里地方實數極明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里一圻也明乎此可以得軍賦之大凡

地官載師鄭注曰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

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內甸地十二同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在內畺地三十六同大都在內甸地之外皆謂之野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案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最佳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內遂不在內又其地爲溝洫不爲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爲六遂餘地爲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爲二又甸稍縣都皆有公邑非單爲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甸地之外爲野此數項恐皆未定之論

六鄉

地官大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鄭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正義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五家爲一比云云　又序官鄭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　正義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於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案司馬法百里爲郊杜子春亦同此說見載師注又鄭衆說見尙書正義

又案蔡德晉云比閭以五爲數族獨以四爲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整齊也與訂義朱氏第三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

陳祥道曰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畿內面各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郊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牧田牛田在遠郊任其餘地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鄉官謂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然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

小司徒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鄉之田制與遂同　正義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而用之者卽軍旅田役是也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爲伍者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五伍爲兩者在鄉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在軍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四兩爲卒者在鄉四閭爲族族百家在軍四兩爲卒卒百人五卒爲旅者在鄉五族爲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爲旅旅五百人五旅爲師者在鄉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者在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鄭注遂人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軍法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

案說文四千人爲軍今世俗本說文蓋非許慎之舊不足爲據

陳傅良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人爲伍則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積而兩卒旅師軍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爲卒縱橫皆兩其爲軍賦因此而已

鄭鍔曰說者謂五人爲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邪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爲卒則縱橫皆兩矣其法起於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

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到第三便著一箇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案五伍爲兩一兩之中以一甲士領之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蓋甲士者步卒之領袖也

廛里以下九等田

地官載師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蒿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

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畮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者十二萬家也

正義司農云廛空地若空地何因下文有二十而稅乎後鄭以爲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孟子五畝之宅趙岐注廛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依後解之司農云士田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故後鄭破士爲仕依孟子圭田解之（王制圭田無征復是殷法）司農云賈田吏爲縣官責財與之田依周禮內賈人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爲賈人家所受田司農云官田公家所耕田下文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等若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故後鄭等以爲府史等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以養公家牛若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謂牛人家田也司農云賞田賞賜之田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從之牧田司農意卽牧人掌牧六牲者也若是則公家放牧地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云牧人家田也云遠郊內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者以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三十六萬夫之地據畿內千里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餘九萬夫也廛里已下九者雖未必各豐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豐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

案此說於國中四同之地推算最爲據實民以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等項無溝洫在內則十二萬夫尙宜除去治溝洫者千夫但經注無文其說詳後

六遂

地官遂人曰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敎之稼穡　鄭注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正義鄉遂彼此相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也

陳祥道曰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案甸地十二同每同九萬夫共一百八萬夫之地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爲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鄭志荅張逸問云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又云三分去一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甿可得十五萬人但內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因無法見經故出賦之夫亦未可定舉其大略法亦可見矣

鄉遂出車

禮記坊記正義曰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盡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丘甲正義曰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

案鄉遂出車無法見於經注惟正義有此二條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鄉遂而言則廛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又小雅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璞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亦得而毛傳解爲出車就馬於牧地雖此車係將率所乘亦足證車爲國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矣

三等采地

地官大司徒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鄭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正義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

陳祥道曰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

載師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陳祥道曰家削之地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削以其削於縣都故也邦縣之地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邦都之地所以封三公與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邦縣亦謂之都載師所謂小都是也邦都亦謂之畺載師所謂畺地是也

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元謂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正義都鄙三等采地是也云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爲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者都方三十二里引春秋者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者饒沃之地九夫爲一井牧隰皐者下濕曰隰近皐澤之地夏后少康云云哀公元年左氏傳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地以上中下爲率者以爲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甸讀如衷甸之甸者哀十七年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與之食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而至引之證甸得爲乘之義云甸方八里云云者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丘爲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爲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爲縣方二十里者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云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已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爲一同者就匠人爲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爲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鄉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同即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爲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者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云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於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者百里國謂大都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都成一大都一都之田稅入王其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者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田稅入於王餘三縣留自入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者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也四甸之中以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留自入鄭具言此者欲見四丘爲甸是家邑據稅於王者而言四縣爲都是大都亦據一都稅入於王者而言故鄭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故以此解之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言畮百爲夫謂一夫之地方百步夫三爲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爲井者謂九夫爲井似井字云井十爲通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爲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爲一通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者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云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亦如前通率法一成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註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

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此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爲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爲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爲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終十成成百井故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者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

鄭鍔曰井牧者可耕之地則爲井田之制可畜之地則爲牧養之區各相其地所宜

案鄭鍔以牧爲畜牧王次點亦云然非也

冬官匠人正義曰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爲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爲甸出田稅緣邊一里并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間有洫故使共治洫也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者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爲都註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

朱子語類曰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其所據今且大概依他如此說

案畿內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康成以爲夏制注大司徒引之亦云此夏時采地之數周則未聞又王制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又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注皆云殷制故正義以爲殷畿內亦九十三國

又案書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是三代同也

又案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以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三孤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且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無職但任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故無致仕之副其封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也但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疏之異親寵者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以上所說據鄭皆以爲夏制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云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是周與夏制合又鄭注大司徒都鄙亦兼王子弟公卿大夫言之賈公彥以爲親王子弟在大都次疏者在小都次更疏者在家邑與孔說合惟不言致仕者及三孤耳疑亦當同也殷制未聞

又案其封國大小之數夏制已見上鄭注甚明殷蓋因夏正義泥鄭氏尚書注萬國之數四百國在畿內因謂夏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殷畿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與夏不同案王制前後有兩天子縣內文前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後云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二文數適相符祿士閒田二句後文無之互相備也鄭於前文既以唐虞稱服殷周稱畿此稱縣內定爲夏制而正義又創爲夏畿內皆五十里之說自相違反殊失其旨其周制之大小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崔氏亦同此說又案七十里與五十里五十里與二十五里疑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又案方百里者九十一則爲方十里者凡九千一百以方七十里者一則爲方十里者四十九計之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則爲方十里者共得一千二十九其餘存爲方十里者凡八千七十一適八十同七十一成也以下準前法計之可得

又案孟子說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則以此爲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內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爲祿士者是也孟子顧以元士受地爲與子男同亦不合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可知

又案小司徒注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一萬應作二萬明南北國子監本福建本崑山葛氏常熟毛氏本皆誤檢疏正作二萬是也若作一萬則其只八萬夫與上九萬夫不合若云除去公田不應上下出稅治澮皆不除獨於此治洫一條除去也其誤明矣

又案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爲甸出矣鄭信南山箋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其說似有異同者蓋治溝洫之夫但不出田稅未必不出車賦也謹案坊記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玩其中二字甚分明固無可疑

又案或又疑司馬法通爲匹馬成出革車一乘云云定爲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一乘此但據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兩法而言其一成之內尙有治洫之夫一同之內尙有治洫澮之夫並未除去而賈氏疏竟未之及何也謹案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爲例其有曲別分析者皆不用此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載師注云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此亦舉其大略也與王制合也至於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計算法二者古人往往偏據一端言之今詳論如左

又案小司徒注成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此法除去治溝洫矣卻並非二而當一所引司馬法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卻並無治溝洫在內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當一法計之則所謂成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照加公田之數算）實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受之其治洫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上仝）實一萬三百六十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上仝）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也若據司馬法而以除去溝洫法計之則所謂成百井三百家者實一百九十二家出稅應除去一百八家治洫同萬井三萬家者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稅（照加公田之數算）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家治洫一萬八百家治澮也考之經注本無所爲十家出一人之說賈疏所云三十家出三人者亦是據大較而言未爲細加分析耳安得謂治洫澮之夫不在此三百家三萬家內耶

又案夫之名雖從人起若從田制而言夫則皆指地言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之夫指地而言也五家爲比之家指人家而言也鄭所謂成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謂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司馬法成三百家者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三人安得謂家卽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洫乎惟上文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族師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家指女鄭鍔亦以夫指地家指人爲謬耳

又案詩正義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謹案此條用二而當一卻不除去溝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之明証

又案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者井牧而言山林之等先已除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而言山林之等亦在其內故三分去一

又案鄭遂人注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故賈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賈正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爲大判而言

又案三分去一之說何以謂大略則然細別則否也賈公彥申鄭載師注之義云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又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東面雖有平地至于三而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疊數爲算法耳據賈此言知大略則然是以計慎五經異義左氏說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殭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漢刑法志亦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班氏之說與許叔重合玩此二說益見賈疏之精細但因此數適與鄭小司徒注一成內出稅治溝洫之數相同孔穎達恐人不明其異或反誤認爲一故又申論許愼之意云如異義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賈載師疏亦云山林川澤溝瀆等此溝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耳此孔與賈合也孔云據衍沃平地而言之不云據井牧而言之者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言之耳

又案孔又申許愼意云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大司馬俱有三等每等各分爲三故九等）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蓋左傳九等周禮九等禹貢九等者自不得顯違之辨悉矣

又案若據三分去一則方十里百井之內應除去三十三井一屋方千里百萬井之內應除去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一屋今許氏班氏之說則一成除去三十六井千里除去三十六萬井是除去多乎三分去一矣此賈氏所謂山林多乎地也

又案或又疑治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之則出稅多治洫少如就一同言之則治澮者反多于出稅者推算之法殊未盡一假如一同之稅夫則出稅者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如其地只九十成以六十四井出稅之率推之則出稅者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夫是爲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于一同出稅之夫其不足爲率明矣謹案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遂廣深二尺溝廣深四尺洫廣深八尺澮

則廣二尋深二仞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深二仞八尺與廣二尋不類趙岐注孟子孔安國書傳並八尺曰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並七尺曰仞宜以鄭說爲正詩噫嘻正義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蓋從鄭說祭義築蠶宮牆仞有三尺爲牆高丈故仞七尺也澮廣二尋已倍于洫（孟子疏十丈爲尋又與深二仞不類）其深減二尺不及倍變通之法也古一尺大致合今六寸澮廣二尋合今九尺六寸幾一丈深二仞合今八尺四寸幾九尺周統一同則其長四百里以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每一里八十一夫洫廣深皆八尺合今四尺八寸幾五尺居澮七之二周繞一成則其長四十里以三百二十四夫治之每十里八十一夫澮之廣深方積較洫不啻三倍幾四倍（七之二乃三倍奇也）而除夫地差及十倍者水大且深則岸旁易損壞而施功難澮深合今尺約九尺修築開鑿之功多洫深合今尺約五尺雖有損壞較之澮自當差十倍修築開鑿之功已少井田之法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滿一同然後有澮繞之則未滿一同但有洫無澮當其未滿一同但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當其既滿一同則分出稅之夫以治洫分治洫之夫以治澮是同中出稅治洫之夫亦卽成中專出稅不治洫之夫也此二法宜通融而參之者也不當但執一成以爲定法也至成中出稅之夫多于治洫以洫之人功少同中出稅之夫少于治澮以澮之人功多但當各就一成一同中計算今云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于一同出稅之夫不知九十成中治洫者少則自當出稅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當出稅者少非九十成之民受田少出稅獨多一同之民受田多出稅獨少也此二法宜分晰而言之者也不當混爲一以相比較也如執一成爲定法九百夫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必同中亦有洫無澮然後可何也依一成例九萬夫中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足矣今既添出一澮澮之廣深又倍洫而仍欲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則是欲使治洫之民兼治澮也其可通乎故不得不于出稅中抽出一萬二千七十八夫治洫此出稅所以少也或人之疑非是

又案同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夫地此三十六成緣邊一面卽澮內三面有洫較每成除夫地治洫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七百四十八夫治此三十六成之洫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夫治澮則其治澮也每十里約五百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治洫也每十里八十一夫每一里約八夫蓋相差七倍有半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成既俱不出稅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洫今計其差數不妨區分算之於法本不區分也

又案或又疑鄙都旣畫井則一成百井內有公田百夫司馬法亦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賈云一井中爲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則無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爲井耳小司徒注俱是連公田言之不除去也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夫存五百一十二夫矣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四井存三十二井除三十六夫存二百八十八夫矣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五百五十一井存三千六百四十五井除四千九十六夫存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夫矣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二百五十六井存二千四十八井除二千三百四夫存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矣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若除公田則宜除四百井存三千二百井除三千六百夫存二萬八千八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亦合言之也蓋公田卽是所出之稅除去則惟存私田稅何從出乎

又案三等采地規制旣明今再爲逐節推算稍地共二十同二十萬井內封二十五里之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十五井計三同九十三成七十五井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一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十八萬夫）八十四成（七萬五千六百夫）三十七井（三百三十三夫）四百五十畝（四夫及半夫之地）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夫存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其存十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七夫之地仍有二夫及半夫之地（每一家受二夫六分夫之一以半夫之地化作三分除去一分仍存二分是爲六分夫之二卽三分夫之一也）又得一家仍餘三分夫之一縣地其二十八同二十八萬井內封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每國二千五百井共五同二十五成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一同四十五成八十井三百畝存三同（二十七萬夫）七十九成（七萬一千一百夫）一十九井（一百七十一夫）六百畝（六夫）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夫存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六夫存四萬五千五百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其存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同三十六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九同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六同（五十四萬夫）五十成（四萬五千夫）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三十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一萬六千二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兩項共存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夫之地仍餘七夫之地（三家則餘半夫之地四家則不足一夫三分夫之二）

又案滿同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存四千有九十六每五千夫去二千九百五十二存二千有四十八每二千五百夫去一千四百七十六存一千有二十四每千二百五十夫去七百三十八存五百一十二每六百二十五夫去三百六十九存二百五十六去多于存滿成去存之例每百夫去三十六存六十四每五十夫去十八存三十二每二十五夫去九存十六每十二夫及半夫之地去四夫及半夫之地存八夫存多於去

又案其未滿一成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小司徒正義云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今案洫廣深比澮減三倍奇則除夫地減至十倍溝廣深較洫又減半水小而淺岸旁無甚損壞而施功易較洫又當差百倍修築開鑿之功甚微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小司徒注匠人注互相備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蓋卽令出稅者治溝不當有治溝不出稅之法賈公彥之言非也出賦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也大爲澮洫以利民又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治之故有治澮洫不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至意也溝則無事此鄭注至精非有所闕

又案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洫澮存十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四千〇九十六家出一千人）成三百家除去治洫存一百九十二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六十四家出十人）今稍縣都三等采地既已逐節算明再爲細推出賦實數稍滿同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夫算下倣此計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八千三百〇七人半滿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二萬二千一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爲地八畝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一強不滿成者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受之餘十三之十爲地七十七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二十四人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計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爲地四十六畝奇依上例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奇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夫計二萬一千〇〇一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爲地八十五畝弱依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奇不滿成者其一百七十七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九爲地七十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計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爲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〇七十七人弱以上通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士卒七十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尚餘五十二人有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計之得四軍尚餘四千五百七十七人

又案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重成之民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所以不同者蓋同中除治澮者多成中除治洫者少澮之功雖倍洫究之洫澮所以爲民軍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

又案同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車百乘計一百二十二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家已可出百乘尚餘八十八家約一百二十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同者皆以此爲例成一百九十二家出車一乘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今再爲逐節推之稍滿同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可出二百七十六乘又十之九稍滿成二萬二千一百三十一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三稍不滿成一百五十五家計一乘尚少三十七家僅十之八縣滿同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可出四百十八乘又十之九縣滿成二萬一千一家可出一百十三乘又十之一分七縣不滿成八十一家計一乘尚少一百七家僅十之四都滿同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可出八百三十乘又十之七都滿成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六以上通共得一千八百六十七乘其畸零者又約得四乘十之七約三等都鄙所出士卒人數僅得七百二十七乘而所出車有如此則車多而人少孔穎達云鄉遂皆但出人而不出車車並國家所給然則都鄙之車旣有贏餘其必通融給用可知

王與之曰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爲邑至四縣爲都皆以四數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爲通至終十爲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郭而言小司徒四丘爲甸卽司馬法通十爲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卽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爲山川城郭也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

陳傅良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

案旁加之地鄭以爲治溝洫而三次點指爲山川城郭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所謂成與同者旣屬出稅賦之夫則鄭所計自已除去三分之一王說無據不可從且如其言則治溝洫者又是何夫永嘉陳氏所疑定以某人治溝洫者不知每同每成之內自可通融恐周官亦無此死法也此說亦不足辨玩鄭氏遂人注三分去一制其餘如此自明又案陳君舉言一成百井八百家而司馬法只言三百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番休者常五百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此蓋不知治溝洫法又不知二而當一法也陳及之言周制于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內每七家賦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類其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故五百十二家止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須後如是則兵籍甚具而行者甚少所以壯國勢而休民力此蓋不知王畿邦國之分而臆造十七家遣一人之說且不知二而當一而臆造五百十二家只征發三百家之說也

又案小司徒所計民數家出二人半者乃六鄉之制者六遂則家出二人都鄙則四家六家出一人不等矣其所謂家一人者乃單指正卒而言也司馬法亦有二法其所謂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乃指王畿都鄙而言所謂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指邦國而言俱當除治洫澮又二而當一計算又以上所說皆調兵之法至于臨敵自有卒伍之法在亦不得混而爲一也王氏與之訂義以周家調民爲兵凡有四法其一小司徒大司馬可任者家三人二人其二小司徒起徒役家一人其三漢志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其四鄭注三百家出三十人所列四法殊不分明又載陳君舉說以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之說與六鄉家二人半之說合爲一遂謂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可任者一千二

百八十人揔七十五人用之既合王畿邦國以爲一又不知二而當一遂謂甸出七十五人乃七家賦一兵王畿邦國同也不知七家賦一兵約略之詞據此以斷周官一概皆用此法何鹵莽之甚耶

陳祥道曰鄭氏據司馬法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以此爲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踼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

案經注並無十家出一人之說司馬法中有治洫治澮陳氏未及考故爲此說以七十五人爲邦國賦馬融鄭康成服虔杜預皆如此必有所據未可輕譏至於以餘子爲羨卒尤非已詳辨於後

詩小雅信南山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鄭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正義甸字既訓爲治又音爲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是以治爲義地官小司徒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稍人掌丘乘之政令注云乘四丘爲甸與維禹敶之之敶同郊特牲丘乘其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千乘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

陳祥道曰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共粢盛是也以乘爲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地官稍人曰掌丘乘之政令　鄭注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都鄙云丘甸者舉中言　正義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敶敶是軍敶故訓爲乘言由是改云者由甸出車一乘故改也

案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丘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丘之地也所謂徒役輂輦疊車則乘賦也不知軍賦之法從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而起故云丘乘鄭云舉中言之者得之王氏以丘爲同以乘爲一切士徒其說非是（漢書地理志廣漢郡甸氏道李奇曰甸音勝師古曰音食證反是古者甸有陳音）

王氏曰井邑丘甸縣都出兵之法此但言丘乘者以丘出馬一匹四丘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爲名令之治其賦也

案葉時禮經會元不信稍人丘乘卽爲丘甸改爲丘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不知使丘出甸賦者此正魯人作丘甲之事變亂周制者也葉氏以之解經謬矣

又案賈公彥申鄭義曰據大較而說也曰皆大判而言之耳曰欲關悟後人聊以是爲算法耳此深得鄭旨學者當以此求之

四處公邑

地官載師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鄭注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甸凡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　正義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公邑也但自甸以外至稍縣畺四處皆有公邑公邑乃六遂餘地六鄉之內有九等田無公邑云自此以外皆然者太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二百里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惟九十三國明自外者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有四處也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以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四百五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縣正下大夫　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甸亦七萬五千家六鄉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

陳祥道曰邦甸浸廣矣又無九等之地故餘地爲公邑邦削至邦都又加廣矣而三等采地之外其餘亦爲公邑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于此也蓋公邑閑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遂人與縣師預焉（遂人掌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皆曰野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鄭康成謂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義當然也

禮記坊記正義曰兵賦之法畿內六鄉家出一人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遂同

案遂之餘地卽所謂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縣士注所謂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也蓋公邑雖稱餘地實多於遂幾倍準之稍縣都亦多於采地幾倍以公邑太宰九賦所出天子使大夫治之其地宜廣也

又案其采地之外餘地在夏殷則六十四同九十六成周則六十五同八十一成三十井一爲祿田夏謂之閑田周謂之公邑其實一也其祿士之內又包二條一是元士卽所云天子之元士不與鄭謂不在封國數中是也一是公卿之子父死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卽所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也二者皆爲無地之士雖給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地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畿內諸侯皆稱子見鄭答趙商）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是也其祿士之外並爲閑田與畿外附庸閑田相對但畿內閑田卽是公邑畿外閑田非卽附庸已封人爲附庸未封人則閑田畿內不言附庸無附庸也又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閑田少畿內建九十三國之外則閑田多所以然者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閑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閑田多也又案王制凡九州一節鄭以爲殷制但言元士不與不及閑田天子之田方千里一節鄭亦以爲殷制其注但言元士亦不及閑田似若殷時無此一項者或係偶不及之經無明文姑闕

又案計遂之公邑九同五十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受十三夫通之可受二十八萬五千家稍地公邑十六同六成二十五井十八分而去五得一百四萬四千六十二夫半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家縣地公邑二十二同七十五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同四十成一百五十夫一百四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六十八萬二千五百家畺地公邑二十七同十八分去五得十九同五十成一百七十五萬五千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八十一萬家計四處公邑共二百二十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家據賈疏以公邑之制亦與六遂同則亦下劑致甿但內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夫則出賦之夫亦未可定今特舉其槪云

餘夫圭田

冬官匠人正義曰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云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紬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于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業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

陳祥道曰周禮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孟子曰餘夫二十五晦蓋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晦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彊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晦以其家既受百晦而又以百晦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晦萊半之云云則所謂餘夫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晦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晦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晦是附會之論也

案陳氏解餘夫如之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

論溝洫之制

地官遂人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此解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故言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案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畎以至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澮彼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洫稠多亦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畮圖之遂縱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者案詩今適南畝又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

詩周頌噫嘻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鄭箋周禮曰凡治埜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正義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埜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遂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卽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卽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卽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卽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卽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三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爲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酇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爲之耳无正文言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倶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

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案詩但言私田不言公田則知此中無井田法陳祥道據此以駁鄭氏非也

論井田之制

地官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埜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爲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　正義云匠人爲之溝洫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者司徒立其畔匠人爲其溝相包含乃成其事耳鄭知此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也

冬官匠人曰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正義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者案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既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　井田之法甽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迹故宜爲自然川也

朱子語類曰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唯挽柩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

論三等授田

地官小司徒曰頒比法于六鄉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鄭注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授此田也

案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卽所謂一易之地家二百晦下地田百畝萊二百晦卽所謂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百晦萊五十畝較六鄉獨多耳

周氏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廣而瘠若置都邑處必狹而肥故遂人上地有萊田

沈彤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而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而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而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畝數同則其地宜無不同也不易之地家百畝較上地之家不少萊五十畝乎曰家止百畝則爲上地之上者而終不易百又五十畝則僅爲上地而或易或不易葢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休其一更三歲而徧每分遠二歲不易至三歲乃易之大司徒與遂人葢各有二等彼此相備故畝數不同而同也

案此說無據而近于鑿

大司徒曰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鄭注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

陳傅良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惟三等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

夏官大司馬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下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鄭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正義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家二百晦下地家三百晦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云邦國如六遂

案蔡德晉解大司馬此節謂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於邦國都鄙皆一法可食者謂田也其不可食者則萊也可食者三之二謂田百畝萊五十畝也食者半謂田百畝萊亦百畝也食者參之一謂田百畝萊二百畝也此條以大司馬三等與遂人三等同與康成合但鄭謂是邦國棼通畿內都鄙一概同之

鄭鍔曰經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于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大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所以饒遠也又以爵考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爲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于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于大司馬言之也

案小司徒六鄉大司徒都鄙授田法與遂人六遂大司馬邦國授田法與井牧微異葢以饒遠遂較鄉爲遠邦國較畿內爲遠故其差如此及其出稅賦則皆二而當一今臚列諸條彙於一處學者覽之自明

馬端臨曰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地官遂人曰凡治野以下劑致甿　鄭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

案王昭禹解下劑致甿劑爲約劑謂與甿約之要書也此說太迂不如鄭注之確

曹氏曰六鄉授田分上中下地爲任民多寡之數而此則不復差別一以下地爲率葢六遂比鄉爲差遠而在野之地寬宜優其役而厚其力使受地多而征調少庶民皆願爲之氓以滋生齒以實遂地

論稅法輕重之等

地官載師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注任謂任土地以出稅賦也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案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卽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義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甽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甽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逆宜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宋鄭夾漈非之謂匠人舉大概而言遂人舉一端而言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未嘗有異陳祥道禮書亦謂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鄉遂六軍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遂以井田屬之采邑不知二百一十國謂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小司徒井其田野不過取名于縣都而已不足据陸佃陳傅良皆不信鄭說備載王與之訂義近時沈彤祿田考亦用鄭樵陸佃之說朱子則曰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通鄭氏注分作兩項極是愚謂周人徹法原兼貢助若井田通行天下則亦專用助何徹之有遂人匠人之別見于周官國中野外之殊著于孟子自當以康成及朱子之言爲定至于遂人言興耡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後鄭云謂起民人令相佐助陳氏以此証遂得行助者非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鄭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正義云鄉遂之內旣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法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夫爲屋是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之法亦八家耡一夫稅入于上相保任以穀者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注野謂遠郊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正義此野謂六遂鄉遂鄉邑三處皆爲溝洫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鄭以爲井田與例違者鄉遂中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田稅之葢卽指三三相任非九而稅一也孟子云鄉田同井賈公彥匠人疏鄉遂爲溝洫法而云鄉田同井此謂殷之助法雖鄉亦爲井田故云鄉田同井以孟子雜說三代故也是皆不得取以難鄭唯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仍引遂人釋之似屬可疑然言私不言公則知此中只有私田也是亦無可疑矣但從鄭說則鄉遂公邑溝洫稠多其治溝洫不出賦之夫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注無此法則鄉遂出賦之夫亦皆不能定況六鄉家二八半六遂家二人都鄙與邦國郊外約七家出一人其義卒無考其賦役之差繁于近簡于遠參差不一如此予嘗反覆推尋求其說而不得旣而檢春秋正義鄉遂不出車甲馬牛而都鄙出車甲馬牛則其費且倍于鄉遂至於稅之輕近重遠又各不同則其輕重之差亦固無可疑者出車一條別見於後今取稅之輕重附論如左　康成匠人注云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賈疏云畿內用貢法云云者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旦夕從民事或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則不得恤其私故爲貢法使不得有公田也云邦國用助法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貪暴稅民無藝者藝謂準法宣公初稅畝就井田上倘取民之所自治若爲貢法有何準法故爲井田不爲貢也孔穎達云鄭云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地少郊外助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此條疏通鄭意最善案詩小雅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以十千爲萬畝而解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正義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旣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元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謂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註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處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于匠人註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穎達此疏於天子諸侯皆異外內之事解釋最爲明晰然則二法不同輕重有異者豈非畿內之賦鄉遂重而都鄙輕邦國之賦國中重而郊外輕故特設此輕近重遠之稅以均之歟　或曰稅有重輕是固然矣趙岐解孟子云夏后時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殷民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周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賈公彥匠人疏亦用趙氏之說今從鄭說則不合故陳祥道禮書云鄭謂通率什一而穎達之徒申之謂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孟子何以言皆什一歟曰字書訓徹爲通（漢武帝諱徹爲通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正兼二法爲什一之義不當以爲徹取龍子莫不善于貢之言夏元肅雖謂後人流弊其實亦由立法而然制公田則不必取盈不制公田則賦有常額安得謂貢助皆什而稅一耶朱子謂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條得之又謂周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此條亦得之至謂夏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如此則與助通率爲十九分而取其二一分與前說自相矛盾其請野節註使什而自賦其一亦當改爲使什一而自賦其一乃爲確耳又謂貢法以十一爲常而周則一夫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十一而取一如此則通率爲二十一分而取其二一分皆非也何休范甯班固趙岐之說本于公羊然求之諸經則無文計以法數則不合不可從又案朱子或問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然諸說皆若有可疑若蓋田制旣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謂也顧氏炎武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旣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迹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何歟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時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周時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其實一矣　然以上所謂異外內者亦皆言其大略耳載師凡任

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注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匠人註亦引載師此文而云此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又駁異義云案公羊說十一稅遠近無差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也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夫所謂近者多役故輕其稅者城道溝渠之役固然矣而六鄉上劑致甿六遂下劑致甿四處公邑同于遂則亦下劑致甿此豈非畿內之近者多役乎至謂諸侯無遠近之差者對畿內而說耳其實則孟子對滕文公正是邦國異外內之事而尙書費誓正義大國三軍出自三鄉次國二軍出自二鄉小國一軍出自一鄉是國中亦家出一人也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賈公彥以爲邦國之制是在野七家而出一人也此豈非邦國之近者多役乎抑所謂近郊遠郊賈氏欲取九等田分屬之故不言六鄉其實六鄉亦在其內也所謂園廛者鄭氏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廛取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鄭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其箋詩云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意亦指廬在私田之內賈失鄭指而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廛兩物合成一五畝之宅乃趙岐注滕文公以園廛皆是國中之地與五畝之宅無涉則賈又失趙指矣其實廛者卽經所謂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園者卽經所謂以場圃任園地也場人掌國之場圃則園不在國中乎是園廛亦在六鄉之內也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者指六遂及四處公邑而言無采地在內其采地稅法之輕重檢經注無明文以下劑致甿及七家一人之差考之則采地之稅必當又重于十二可推而知也　論出賦之法最重則畿內之六鄉廛里以下九等地（九等地出賦法經無文因其六鄉俱在遠郊內故以意推）與邦國之三鄉二鄉一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其次則邦國之郊外最輕則畿內之三等都鄙　論出稅之法最重則畿內之漆林（二十而五）其次則畿內之三等都鄙（經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竊疑三等都鄙亦當在內檢鄭註賈疏皆不在內又無他法見經姑分之別爲一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十二）其次則畿內遠郊之六鄉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二十而三六鄉地居四同則近郊遠郊皆有之勿泥）其次則邦國之郊外（九一）其次則畿內之近郊宅田士田賈田（十一）其次則邦國之國中（什一使自賦孔作什一而稅一）其次則畿內之園廛（二十而一）最輕則園宅及圭田餘夫皆無征（鄭以圭田卽士田士田在近郊則十一也王制圭田無征賈氏以餘夫亦無征二說不同）總之稅輕者賦重賦輕者稅重錯綜參伍而等之則渙然無疑矣　六鄉三劑致甿合正卒羨卒通率家二人半其常征所用則無過家一人都鄙七家出一人亦言其常征所用耳計亦當有羨卒以備更休經無明文不可臆度至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鄭氏注及正義以爲與六遂同近時蔡德晉亦云然但受田旣一槪同于六遂之制並無鄉遂之別則凡邦國國中之賦亦未必如畿內有三劑下劑之分亦當正羨通家出二人與六遂同雖經無文可以意推也至常征所用則亦無過家一人說本尙書正義已見前以此推之知馬鄭論語註所引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是邦國郊外之賦耳不復言其細別舉其多者言之與鄭駁異義及匠人註所謂邦國言其略者正合又邦國郊外亦當有羨卒經註無文亦可以意推耳

制軍

夏官曰凡制軍王六軍　正義經言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臨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故春秋雖累萬皆稱師出兵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類

葉時曰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

李覯曰此則六鄉爲六軍又案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爲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于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案葉時創說以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時沈彤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合四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之定制諸說皆無據不足信

尙書泰誓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

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又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

案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

夏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人爲伍

鄭鍔曰舉一軍之制則六軍可知

易氏曰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伍兩至軍師咸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于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于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有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車之卒伍

地官縣師曰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鄭注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于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衆庶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

黃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于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稍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爲卒伍故于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

夏官司右曰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鄭注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　正義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是車之卒伍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鄭注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于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正義圍圍城時也守守城時也助者圍守皆用助之也此五兵勇力之士所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也

陳祥道曰鄉萬二千五百家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

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欒武子曰楚之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案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爲定其法卽徵之大司馬制軍之法蓋周官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其所以獨言卒伍者以軍法起于伍成于卒也自伍至兩則以一甲士統之故每車甲士三人然則一乘者三兩之數五伍爲兩則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也四乘者三卒之數四兩爲卒則百人三卒三百人也百乘者三師之數五旅爲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七千五百人也五百乘者三軍之數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千乘者六軍之數七萬五千人也其爲卒伍皆五數配以車乘皆成三數蓋與圖書卦畫相參足見其爲先王制軍自然之定法而非私智穿鑿之所能者

又案伍兩卒旅以徒而言也而車亦有卒伍蓋一車七十五人則卒伍已寓于車之中及其用之而車又爲卒伍之法則變化無窮矣陳祥道云三卒而車四乘以至三軍而車五百乘所謂卒伍已寓于車也左氏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亦爲卒伍者也

辨可任

地官鄉大夫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劉氏曰昔未上籍今則籍之謂之登

王昭禹曰族師職卑所統者寡故使之較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較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于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強而可任以事者也

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癃短侏儒者也則合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

張氏曰國中以今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竭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陳及之曰六鄉之民雖有定額至其征之貴者以下皆免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此爲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說遂謂軍役一切調發非矣

王與之曰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內及外此先王均內外之意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陳祥道曰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外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其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

又曰國中貴者賢者之等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于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于家期不從政役之義也舍之仁也

案鄭注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但復多役少反得晚賦早免殊不可解不知六鄉之內上劑致甿復者雖多役較國外爲重故旣輕其稅以優之而又晚賦早免以體恤之周官多饒遠之政亦未嘗不寬近其遠近均平如此

小司徒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夫謂其身家謂其居

族師曰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

項氏曰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爲衆家五人爲寡貴賤老幼廢疾則不任可任謂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

閭胥曰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鄭鍔曰一閭之民有可任者有可舍者閭胥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遂人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　鄭注夫家猶言男女也

王氏曰遂人旣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遂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于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遂師曰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陳祥道曰周禮鄉大夫國野之役至于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受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易祓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于畿外非姑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于內地非荼毒也

案地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陳及之以爲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力征與戎事有異況軍事不得以時日爲斷其說甚確均人之力政與戎事無涉也

起徒役

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　鄭注鄭云羨饒也　正義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

凡國之大事致民　鄭注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　正義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

陳祥道曰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起徒役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

葉時曰此經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氓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唯以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

案訂義李景齊云司馬法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起徒役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六十四井爲家五百十二而僅止七十五人蓋不盡以爲兵陳及之亦同此說不知甸出七十五人者邦國之法小司徒家一人者畿內六鄉之制若以二者合爲一則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寧足以出六軍乎此謬也又云成方十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十里之成自甸外又加三十六井宜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蓋不盡以爲兵此又不知三十六井乃治洫之家並不使出軍賦謬而又謬者也

軍將

尙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　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各有軍士故曰六事　正義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元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卿爲軍將故召六卿及其誓之非止六卿而已鄭元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

又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孔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

又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孔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四方國之亂者

夏官曰司馬帥其屬而掌邦政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旅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蓋古者寓兵于農寓將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兵之遺國子宿衞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衞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旣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于地官之諸子而又弗征于司馬其衞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至如鄉師師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辟于司空其發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者兵制自衞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于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介璋發之其權又專屬于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歲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爲兵兵安得不惰黷兵專將將安得不驕此其爲患久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得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況不爲府兵者哉

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　鄭箋宣王命卿士爲大將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太師者公兼官也　正義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特命皇父使整六師不命餘將蓋雖每軍各有將而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章也

陳傅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爲司馬

夏官大司馬曰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小司馬　鄭注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與之曰吉凶軍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序官曰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　鄭注將帥長司馬者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　正義言軍將皆命卿云云者皆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是比長下士不言者以衆多官卑故略也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正義府史有軍則置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以見義

陳祥道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而爲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

蔡德晉曰軍不必皆取之于鄉而將帥亦不必皆用鄉吏觀四時較閱之旗號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而將帥必臨時選擇取有德有才者爲之鄭康成謂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是也

華天沐曰六軍之將皆命卿必有一卿爲之主此必是司馬其餘五卿蓋擇于司寇司空及六鄉之鄉大夫爲之若太宰司徒宗伯之尊不當使之受節制于司馬也雜說云周之軍制將則命卿師則皆大夫卒長司馬則皆士蓋以詩書禮樂謀元帥無非儒者之事而公卿大夫皆可以充將帥之選也

案軍將命卿以下註及正義甚明薛平仲則云軍將命卿說者以爲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考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爲治事條自云爾初非爲軍將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鄉六軍之將帥六鄉之卿也非特此也比長下士伍長亦下士則伍長卽比長閭胥中士兩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卽閭胥族師上士卒長亦上士

當正下大夫旅師亦下大夫州長中大夫師亦中大夫則軍將卽鄉大夫明矣鄭謂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使兼官爲謂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爲復曰選于六官彼蓋無一定之見不知康成原謂六卿爲軍將而鄉大夫以下德任者則兼師帥之屬別而言之也王氏與之謂古者發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卿兼掌六鄉之軍何害是矣而又以軍將爲鄉之卿尢爲非是玩詩常武則宣王固命家宰矣何得云司馬掌兵餘卿無與耶

又案大司馬之職仲夏教茇舍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州以鄉名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師是以闕焉正義此從六遂直云縣鄙不言遂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不見鄉大夫之身其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故云文錯不見也兵書孫子云素信者與衆相得管子云作內政寄軍令則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吏以領本民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帥旅帥亦有別使人爲軍將者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是也經又云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正義以爲從軍將以下至伍長皆得稱軍吏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中今載旜載物知已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全無所將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細玩此二節注及正義知先王命將原無一定鄭注大司馬軍將作兩法解之一是六官之長一是鄉遂大夫取其德任者而已此最爲精妙薛氏不明此義遂謂六軍之將專用六鄉大夫非也世固有長于治民短于克敵者安得鄉大夫皆全材耶至正義以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証三公爲將東征之事變也非常也豈得爲定制又以魷谿有輿以作六師爲諸侯世子爲軍將皆近穿鑿今亦不取

黃氏曰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亦有鄉有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升之使與六卿等大抵軍吏無大小皆士號令當使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而爵中士其意可見

李嘉會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爲之長至二千五百人則用中大夫故一軍之閒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士大夫如此之多故各自愛不敢貽誤軍機以自傷所以古者兵敗止曰敗績不至甚敗也

案兩司馬中士則伍長下士可以意推况地官比長下士已有明文疏謂衆多官卑略而不言予謂直省文耳訂義所載黃氏說以五人之長號令甚狹可以無爵因謂宋藝祖階級之法與三代暗合伍長不必盡有爵又謂衆多或有不置皆不可從

軍糧

葉時曰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大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于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調發臨敵不同制

尙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皆百夫長　正義司馬法車有七十二人計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司馬法一車又有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今以虎賁不得謂之非甲士遂又略去甲士專舉步卒皆曲說也）孔略六百而言之凡二萬一千人故云舉全數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其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旣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混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更當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此云虎賁即甲士）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

禮記坊記正義曰諸侯出賦之時雖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謂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

春秋成公元年正義曰邦國所出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等大致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旣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尙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伍兩卒旅師軍也

辨盡發之非

地官小司徒曰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惟田與追胥竭作　鄭注鄭司農云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　正義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饒遠故也

李景齊曰田與追胥暫耳則不憚其爲盡征也　陳祥道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中地下地起徒役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爲羨則一人爲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中地下地皆以二人任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

案田而竭作卽禮記所謂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也陳祥道謂田獵人所同欲其說似陋王應電謂田獵而祭人各致其報本之心是矣而未盡也徒役必留羨卒者重民力愼居守也田而竭作者農隙講武旣無嫌于擾民綏習戎備實有國之大計也

又案以上論田與追胥非羨卒盡發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注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　正義左氏成公傳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司農云餘子謂羨也羨卒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經云大故當宿衞王宮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爲羨

陳祥道曰羨卒亦謂之餘子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也

鄭鍔曰周人有致民之法又別爲致餘子之法民則一家受田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事之大如田役之類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田之夫至變故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其餘爲羨之卒也

蔡德晉曰餘子羨卒也致餘子先王必不得已爲之故雖盡室以行而民不怨也

案鄭司農以餘子爲卽羨卒陳祥道鄭鍔鄧元錫王應電蔡德晉竝同案經旣云田與追胥竭作而其下又云大故致餘子不與上文複疊耶則餘子非羨卒可知康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疏云大故當宿衞王宮又案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可証餘子爲卿大夫之子非羨卒也蓋羨卒所以備居守及更休之用若其與師越境而羨卒皆發空國而往居卒僅存老弱民何以堪牧野之師紂七十萬通折皆發胥作州兵亦盡用之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卒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至于隋閱丁口唐括逃戶皆汲汲焉惟恐其民之不盡爲用此悉亂世之事非先王之政也故予以爲致餘子宜從康成非羨卒盡發

詩小雅信南山正義曰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賦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惟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

案孔穎達此說非是一成一旅言其實數耳非羨卒盡發

詩大雅公劉曰其軍三單

案此條詳見諸侯軍制門陳祥道援以証致餘子爲起羨卒考鄭箋謂大國三軍以餘卒爲羨今部承上公之封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玩此知詩特舉其軍賦實數非羨卒盡發

又小雅采芑曰其車三千　鄭箋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案一車士徒七十五人千乘當用七萬五千人則爲六軍采芑其車三千鄭以爲羨卒盡起孔正義六鄉羨卒盡起得二千五百乘案畿內六鄉地居四同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計千乘爲七萬五千人則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得二千五百乘此穎達之說也但廛里九等田亦在六鄉之內孔未算及未爲定數今以載師注考之六鄉四同方二百里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則三十六萬夫之地內山陵等三分去一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上中下地一家各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存九萬夫廛里九等田九者各爲萬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各受一夫則爲半于農人實二家受一夫之地九萬爲四萬五千總六鄉七萬五千家添四萬五千爲十二萬夫若以一家二人半通率之則有三十萬人第據康成以遂人溝洫之法與匠人井田之法二法判然不同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如此則一同爲一澮鄭以鄉遂公邑皆用溝洫之法則鄉遂溝洫稠多較之都鄙幾十數倍小司徒注甸方八里旁加十里爲成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同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此井田之制鄉遂治溝洫之夫自當數倍于鄉鄙而檢經及注疏並無此文未可臆斷則六鄉實受地者雖可定之以十二萬夫而其出賦者尙未可定也要之必不能給三千乘蓋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矣斷非六鄉之所能供也正義以爲家二人半特舉其大率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于公邑愚謂周禮田與追胥李氏景齊以爲田乃暫時事則不憚其爲盡征也卽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耳若遠行征伐决無空國而往之理賈公彥原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采地又不足徵邦國之說亦决無必待六鄉盡起尙不足而始徵外兵之事若然則六鄉疲德已極而邦國永無徵發時矣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或徵邦國之兵鄭氏特臆說耳予斷以爲非羨卒盡發

王應電曰舊謂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此非覈實之言也夫苟定于比卽爲伍則征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愚考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伍之人亦于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敎訓其居民之法有家則在所敎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爲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而不泥于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簡閱之爲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卽伍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

案王氏疑比閭族黨州鄉爲伍兩卒旅師軍則征行用衆百里之內曠然無人何以居守因擬論謂比閭者敎訓其居民之法伍兩者部署其勇力之法所謂伍兩特臨時簡閱十家而取一人耳不知征行之時羨卒固在居守何患無人先王寓兵于農若臨時簡閱則仍後世苟且之計豈其然乎王氏亦惑于羨卒盡發之言耳不知古無此法也

地官小司徒正義曰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春秋正義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境內之兵

章俊卿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卽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率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也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象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王師之明焉

陳傳良曰古者五侯九伯分列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周官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畿兵不遠征故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率王賦至戰國時赧王伐秦尚從斂師以此知畿兵不用

陳祥道曰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于諸侯不止則諸侯闔境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于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案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合鄉遂可制十二軍而僅制六軍蓋以遂爲鄉之副倅鄉不足斯取諸遂其寬民力一也民之可任者雖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别然每家惟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以備更休其寬民力二也六鄉以三劑致甿而六遂槪以下劑爲率則正羨之外雖可任而并不用爲羨者更多矣其寬民力三也以此知古無盡發之事

又案六軍統于大司馬而大司馬九伐之法明載夏官章俊卿陳傳良陳祥道謂天子有事于四方但徵諸侯之兵而內兵全不出者非也惟是賈公彥孔穎達所云鄉不足取遂以遞及于邦國云云者若專指正卒而言則可倘泥康成羨卒盡起一言空其國不足乃他有徵發是先虛其內以實其外百里之內何以居守誠有如諸儒所疑矣

邦國鄉遂之軍（以下邦國軍賦）

夏官大司馬曰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鄭注鄭司農云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正義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亦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大國次國小國春秋正文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蓋指此爲大國次國也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夏官大國三軍云云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惟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于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悉同于侯也

案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康成雖以爲殷制亦兼夏及引周禮釋之然則大國者專指公而言春秋正義以公侯皆爲大國與賈疏二說不同宜從賈說惟魯侯爵而得有千乘與他國異

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范注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

案穀梁與周禮不合范甯駁之極是

陳祥道曰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助云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數不必常所以示稱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

案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此皆邦國常征之所用其畸零不滿一乘者蓋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古有徒兵不盡爲車𨊠或以鄉之所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如孔氏所云元科之兵不必定屬木車者耶考之說文軍從車從包是知軍以車成當以後說爲正

薛平仲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僭天子六鄉六遂選用之耳

陳祥道曰記曰制國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然賦雖至于千乘而兵不道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蓋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國境之所出也

案此條剖晰邦國當征盡發二法極爲明了知此則包咸之妄可破魯頌兩言之疑亦可決矣

唐仲友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頒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强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旣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遠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旣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它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于何給之尙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吏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郊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只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侯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褒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成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

案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出而以爲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其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遠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此種本不足辨恐混學者之目特采其說而略辨之

詩大雅公劉曰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毛傳三單相襲也　鄭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正義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于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滿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皆命卿其法與周同也于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于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尙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二千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一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

案大國地方百里見于王制康成因其與周制不合解爲夏殷之制此亦臆說於經初無明證孔穎達依此因謂周大國三軍出于三鄉夏殷大國三軍出于一國但出賦之法重于近輕于遠三代宜皆同此如孔言則是夏殷之賦比周獨重也況大國不過百里但用二而當一算之竟無三分去一于法尤屬不合又其中或有應以六家受十三夫者或有應除去三十六存六十四者其治洫治澮亦當除去穎達之說殊不能通竊以夏殷之大國其地百里其賦三軍二者必有一謬必欲從鄭強爲之說吾所不取

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傳天子六軍　鄭箋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正義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則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軍之

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案師軍固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爲天子未必有六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穎達之辨亦覈特未會鄭意耳

何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　正義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得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于郊故以郊言之

陳祥道曰鄭氏釋聘禮謂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則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鄭鍔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春秋成公元年正義曰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春秋莊公十六年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杜注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正義桓八年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并晉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案此雖一軍未必只有萬二千五百人也

又閔公元年左傳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杜注晉本一軍

又襄公十四年左傳曰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杜注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正義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法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元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惟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

案以上三條皆春秋邦國之軍近于周禮者故列于此

邦國境內之軍

漢書刑法志曰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甸據出賦故並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撮敘古者軍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爲邦國郊外之制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之同故舉以爲言其餘不備列也

論語曰道千乘之國　何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正義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三里者九百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觜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千乘之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故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也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包云千乘百里之國者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故曰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賈公彥曰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內邦國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陳祥道曰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論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故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公侯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

何楷曰包氏注論語直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之王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于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

案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于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尙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于成公之上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于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尙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馬融以爲千乘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又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最可玩味蓋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趙岐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尙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至于先儒欲合異爲同說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說謂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自奇其說與王制合朱子辨之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此其言非也一則陳用之說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十六豈侯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不能通此其言亦非也今說千乘一以馬鄭及朱子之言爲斷餘說皆不取

又案畿內都鄙皆爲井田其間除不滿成但治溝不扣算外滿成則但有洫滿同則兼有澮澮倍于洫故除去治之之夫亦異而成與同出賦之法亦各分爲二說已詳見前今邦國郊遂外亦爲井田亦當除去洫澮則甸出七十五人之說亦宜分成與同爲二方爲的確但先儒皆舉其大略未有細推及此也今姑闕之引而伸之亦略可見矣

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又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　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　正義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惟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孟子梁惠王章趙岐注曰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

詩魯頌閟宮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毛傳大國之賦千乘　正義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革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二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　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正義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知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敍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者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

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于時唯二軍耳

夏官大司馬正義曰大國三軍上公爲大國魯是侯爵而須云公徒三萬注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然當僖公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二年作三軍則前無三軍矣詩人舉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時則三軍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荅臨碩爲二萬大數者以實言之也

何楷曰千乘之制鮮有能明之者先儒皆據漢書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車千乘然王制孟子皆言大國百里何從有三百一十六里及考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左孟不合因再四尋繹更以詩公車千乘之制求之然後知周禮之果不謬而諸儒凡解千乘曾未有拈出者何也案大司徒職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賈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卽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留四分之三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卽依此法以諸侯之地推算計封疆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當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而貢其一于王尚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丘甸法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繇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卽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一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而不得于是增同十爲封一條以求合于千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

案何氏以方四百里者推算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法洽得千乘自謂創獲不知丘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通旁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氏忘卻旁加之成但以甸算何立說之鹵莽也至于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子而言與軍賦本不相涉强爲牽合亦不可從

臧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耳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杜預注春秋作丘甲謂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說引周禮而以漢刑法志雜之刑法志亦本司馬法然司馬法與周禮有合有不合其合者方可據不合者不可執以定周禮也康成據司馬法甸出車一乘每車士卒共七十五人之說謂千乘國境所出五百乘常征所用計應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故言三萬其說非是

案司馬法文引之者非一其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之者也其曰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則服虔左傳注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爲通爲成云云適治溝洫者而言爲丘爲甸云云據實出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卽一法無可疑獨一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二者不同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丘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明觀鄭于論語注服杜于春秋左氏傳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說獨于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知賈說之精矣今魯頌正邦國事戴氏以都鄙事說之非也又古者每車士徒共七十五人此定法也孔穎達于書牧誓正義禮記坊記正義春秋成公元年正義皆謂徵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旣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是元科兵非軍法明矣至武王所用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戴氏据之謂一車甲士十人書序又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卽係甲士亦卽百夫長穎達疏之又謂一車士徒共百人而甲士惟一人皆非也革車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耳至公子無虧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異于常當日衛爲狄滅戴公廬曹使人戍守非尋常征戰事可比以之爲証更未足據

漢書刑法志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邦國軍將

何休公羊傳注曰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

公羊傳正義曰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亦但二軍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知古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詩云乃召司徒乃召司空不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總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

王與之曰王制謂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經文作二卿皆命于君者注以爲誤蓋欲爲將者皆出于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于邦國兵權不屬于私人此聖人統御諸侯防患之深意

薛平仲曰晉悼公時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注以爲軍將皆命卿猶有先王之遺意

雒說曰軍制有隆殺而軍帥無隆殺軍制有隆殺所以四分軍帥無隆殺所以愛民故雖一軍亦以命卿主之重民也春秋于將卑師衆者則譏焉聖人不忍以卒予敵也

邦國卿大夫家軍制

禮記坊記曰家富不過百乘　正義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惟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惟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大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惟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復得方百里案易訟卦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稅三百家惟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小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云此齊下大夫之制則似公侯伯之制下大夫惟三百家者但春秋時齊强臣多故伯氏惟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之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則得十里之成

孟子梁惠王章趙岐注曰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

漢書刑法志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

魯制

春秋成公元年曰三月作丘甲　杜注周禮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正義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于常也

左傳曰爲齊難故作丘甲　杜註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正義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事傳無明文而知爲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倍作之也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顏師古漢書注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

李景齊曰成公作丘甲春秋譏之蓋常賦于一甸而魯于一丘爲之則軍賦極重耳

杜佑曰魯自禽父封于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制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旣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丘而出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陳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爲社丘乘共粢盛是也以乘爲甸衛夏夫乘夏甸兩杜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通治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丘甲者卽且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也穀梁以爲甲非人人之所能爲杜預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鄭伯謙曰宣公初稅畝是于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而行什一之稅然賦則尙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案杜佑謂丘甲者丘出甲士一人旣出甲士卽有步卒二十四人從之是實出二十五人卽一兩之數也三丘共出七十五人爲一乘之數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四丘爲甸則百人爲兵兵加如杜預說一甸增加二百二十五人也如杜佑說一甸增加二十五人也凡三甸而加一乘就諸說中二說皆爲近理今亦未有以定二說之去取陳祥道鄭伯謙吳澂皆從杜佑

吳澂曰一甸六十四井四旁各加一里則爲百井內去山川林麓三十六井實出賦者六十四井八家同井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是七家而賦一兵其云甲何也五伍爲一甲以一甲統之凡三甲而成一乘不云乘者甲以統卒而爲車馬器械之總持故不曰乘而曰甲也作丘甲者繫甲于丘使丘作一甲也以甸賦則一丘所出祇十八人耳毀甸賦而以丘賦則一甸之中百人爲兵矣五百一十二家而出百人是五家而賦一兵非古也

案吳氏改山陵林麓爲山川林麓又卽以此當鄭氏治溝洫之數不知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乃據其大略而言若細推之則當以百井之內除去三十六井存六十四井方合但因此數與鄭氏出稅治溝洫之數相符故後人每誤認爲一吳氏亦誤認故鄭氏于一成內除治洫定出稅云云者本係已經除去山陵林麓然後爲此法今又欲于此中再除山林等而治洫之夫反不計及則疎矣又古人言稅賦皆不除公田蓋公田卽賦也除之而計其賦卽加賦矣吳氏五百一十二家云云亦非也又改周禮五伍爲兩爲五伍爲甲丘出二十五人甸出百人此說出于通典今姑存于此又以甸賦則一丘

出十八人又十之七强吳氏云十八人舉其略耳

公羊傳曰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何注甲鎧也譏始使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

穀梁傳曰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范注丘十六井使一丘之民皆作甲

案作丘甲一事杜氏注與公羊穀梁異然細考之似當從杜氏蓋左傳雖無明文而旣爲備難自必益兵若從公穀徒然益甲而不益兵非備難意且所謂一丘之民人人作甲者其說亦太迂謬必無此事當日魯君臣雖愚使甲高于丘山而國不加賦豈不可笑耶顧師古說與杜氏同

春秋襄公十一年曰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注增立中軍　正義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

左傳曰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正義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僖公復古亦制三軍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從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强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于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止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境之民屬公者豈惟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杜注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杜注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杜注三分國之民衆各有其一又各自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杜注使軍乘之人率其役邑以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巳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杜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爲臣　杜注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舍　杜注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三家盟詛之本言　正義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二分孟氏取一分蓋分國民以爲十二三家得其七公得其五也

穀梁傳曰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范注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　正義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春秋時言之也

案穀梁說軍制與大司馬文相違范甯辨是已見前其說作三軍爲增置中軍亦與左氏杜預合

公羊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　何注爲軍置三卿宮也　正義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湊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又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盡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

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何注此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　正義知古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詩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不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總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

案公羊傳及注疏論諸侯軍將則是其說已采于前其論襄公立中軍之官則非也如此則所謂作三軍者將謂不過增置司馬以下之一大夫耶軍不增而增將義何所取將謂增置一官明當增置一軍耶地不加闢而忽添一軍亦何自而出也且此事原爲三家欲專公室之民人而作之蓋通合境之民擅加分析左氏有明文杜注及疏更爲精確今反謂襄公之意多設大夫官踰王制與左氏大相矛盾不可從

春秋昭公五年曰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　杜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正義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彌卑矣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舊有二軍更增一軍人數不足總皆毀破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二軍依舊不動故惟云舍中軍也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杜注季孫不欲親其議勃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杜注初作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無所入于公叔孫氏以父兄歸公孟氏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杜注季氏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則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穀梁傳曰舍中軍貴復正也　范注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

案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周禮定制魯初封爲大國後削弱降爲次國則其國本可以爲三軍可以爲二軍故康成于魯頌亦用二法解之至于作三軍者乃三家欲專公室之民故爲此制通一國之民分爲三耳與大司馬三軍無涉說見正義然當作三軍時公猶有民也至舍中軍則民皆屬三家公無民矣其與周禮二軍有何關涉而穀梁反以爲復正以權臣擅國之事指爲復古反正之功何其愚乎

公羊傳曰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　何注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正義襄十一年益司馬之職更命將軍正是作中軍而不言中者正以五亦有中三亦有中若言作中軍嫌是五之中故變言三軍若實而言之正是作中軍故至舍時云中軍矣

案以舍中軍爲復周禮二軍之制最謬辨已見前牽入官制尤無謂

陳祥道曰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魯于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于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國語云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魯襄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于春秋之時奪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

案陳氏之說非是辨見前

春秋昭公八年曰秋蒐于紅　杜注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

左傳曰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杜注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胡氏曰昭公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比蒲（十一年）于昌間（二十二年）又于比蒲者再（定十三年十四年）獨異于它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于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于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强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于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分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辨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

春秋哀公十二年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　杜注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正義司馬法四丘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于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于常也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杜注丘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穀梁傳曰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范注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　正義井方一里九夫邑方二里四井三十六夫丘方四里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軍賦之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用田賦非正也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范注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千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　正義凡受農田皆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但由公田私田皆公家所授故總曰公田什一則以田之什一及家財而出馬牛之賦是其正也魯用田與財各出賦非正也　周禮七人六人五人三等范惟言五口之家受田百畝其實六人七人亦受田百畝與周禮不異也爲官田十畝者漢書食貨志井田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得二畝半凡家受田一百十二畝半也公田十一者舉其全數據出稅言之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夏后計其五十畝而貢五畝于公殷人計其七十畝而助七畝于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而徹十畝于公什一而稅爲天下通法范說不與先儒同先儒皆云什一者什中稅一耳

案用田賦一條當以杜預之說爲正賈逵所云欲令井出丘稅此必無之事不必辨范甯解穀梁謂別其田及家財各出賦與杜氏合其說是也至云周時一家受田一百一十二畝半夏后氏計其五十畝貢五畝于公殷人計其七十畝助七畝于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徹十畝于公如此則是貢助爲什中稅一而徹爲十外稅一合之爲二十一而取其二非通爲什一之義也與康成之說不合不可從其辨已詳見前茲不復贅

公羊傳曰用田賦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何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正義家語正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軍法焉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稯禾秉芻正米不是過也彼二人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　又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之內但有一井之處悉皆賦之故云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　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爲公侯方百里案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

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于此

案公羊傳于用田賦但加一始字本無明文何休忽改爲口率出錢之事無所據依恐非是至其所云十井不過一乘其說與包咸同尤謬其辨已詳見前矣且衍沃之地九夫爲井則井之名所以異于宮室塗巷等類者正以其盡爲田也今反云城郭里巷亦有井而疏申其義云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其謬甚矣又因此而推知本用井賦嫌悉賦之故言田賦尤爲迂曲

齊制

管子中匡篇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國奈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伍鄙奈何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馬端臨曰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也士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征所謂寄攻）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俴收）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承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齊車一乘五十人萬人爲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如鄉之法制五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鄉內之政異）十邑爲卒卒有卒師十卒爲鄉鄉有鄉師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下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于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千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斥地甚大非齊舊制）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卒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參用王畿之制）

蘇氏曰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讀管夷吾書得管子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非以求勝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三代之興治其兵農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孔明亦卒無尺寸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耶若管仲之制兵可謂截然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棋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其後吳晉爭長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于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決勝矣地官小司徒正義曰管子作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在軍五人爲伍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兩司馬領之在家爲族師在軍爲卒長在家爲黨正在軍爲旅師在家爲州長在軍爲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是管子與周禮同制

晉制

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邲之戰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又成公二年左傳曰臧宣叔如晉乞師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　杜注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八百乘六萬人

又昭公十三年左傳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上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杜注四千乘三十萬人　正義計四千乘士卒成二十四軍時晉國惟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

案侯國出兵之多未有過于此者合諸侯爲好會而出兵之數較宣王之伐玁狁又增千乘焉其僭也甚矣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蓋合境皆起虐政之尤也

杜佑曰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莊十六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至僖十五年惠公見獲呂甥言于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爲尊三軍則中軍爲尊城濮之戰戰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楚蔿啟彊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十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僖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爲六軍（案吳子晉文公始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即三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年）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襄公蒐于夷（文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軍爭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鞌之戰（成二年）郤克請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鞌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三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成十六年）悼公初止四軍（襄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闕）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陳祥道曰春秋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何楷曰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周公使斥大土寓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然其法猶以爲五百乘三鄉所出千乘合境所出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攻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薳啟彊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案王國邦國皆外內有異列爲二法邦國國中亦家出一人郊遂之外則甸出一乘詳見魯頌正義其後春秋時諸侯有軍至五者車至四千者何也一則兼併小弱一則以計地出兵之法概施之于境內故耳

又案管子內政賈公彥謂其與周禮同制蓋家出一人行之三鄉原無不可非異于周禮也惟桓公自言五千乘則奢僭甚矣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卷五十六終

皇清經解卷五十七　學海堂

十駕齋養新錄　嘉定錢宮詹（大昕）著

易韻

易象傳六十四卦皆有韻唯革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三句以今韻求之不合顧氏炎武撰易音遂諱而不言予案說文虨虎文彪也从虍彬聲與易義相應則許君所見周易必作虨不作炳也彬炳聲相近故今本作炳猶彪虨字本當作虨而詞賦家多用彪炳耳虨正字炳假借字當讀如虨與君爲韻也蔚从尉聲尉本作㷉說文㷉从上案下也𡰥又持火以申繒也今吳人呼㷉斗爲運斗是㷉有運音則㷉亦可讀如運也㷉斗亦謂之威斗（見漢書王莽傳）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說文著讀若威威與君同音則㷉與君協韻又何疑乎說文斐字下引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斐卽蔚之異文斐與分聲相近故亦可與君協韻也未濟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朱文公疑極當爲敬顧氏以極正非韻亦諱而不言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韻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以極爲敬甚合古音但不必破字耳顧氏拘於偏旁謂一字不當有兩音故於此等未能了了

六十四卦

八卦皆兩兩相對相對之例或取交變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乾變爲坤坎變爲離震變爲巽艮變爲兌虞翻六十四卦旁通之例本此）或取反復震艮巽兌是也（今人謂之反對）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反復只有四卦說卦傳多以雷風山澤相對陰陽奇耦之定位也八卦重爲六十四卦雖有序卦一篇列其先後之次要亦以相對爲義乾坤父母卦爲上經之首坎離得乾坤之中爻故居上經之終既濟未濟卽坎離故居下經之終頤大過中孚小過與乾坤坎離同爲反復不衰之卦故各自爲對列於坎離既未濟之前此八卦皆以旁通爲對者也其餘五十六卦皆取反復震艮巽兌八純卦亦取反復之例與說卦不同說卦言天道彖象明人事也

六十四卦旁通圖

乾（天）坤（地）　屯（水雷）鼎（火風）　蒙（山水）革（澤火）　需（水天）晉（火地）

訟（天水）明夷（地火）　師（地水）同人（天火）　比（水地）大有（火天）　小畜（風天）豫（雷地）

履（天澤）謙（地山）　泰（地天）否（天地）　隨（澤雷）蠱（山風）　臨（地澤）遯（天山）

觀（風地）大壯（雷天）　噬嗑（火雷）井（水風）　賁（山火）困（澤水）　剝（山地）夬（澤天）

復（地雷）姤（天風）　无妄（天雷）升（地風）　大畜（山天）萃（澤地）　頤（山雷）大過（澤風）

坎（水）離（火）　咸（澤山）損（山澤）　恆（雷風）益（風雷）　家人（風火）解（雷水）

睽（火澤）蹇（水山）　震（雷）巽（風）　艮（山）兌（澤）　漸（風山）歸妹（雷澤）

豐（雷火）渙（風水）　旅（火山）節（水澤）　中孚（風澤）小過（雷山）　既濟（水火）未濟（火水）

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爲反復不衰卦

泰否旣濟未濟反復兼兩象易兼旁通

隨蠱漸歸妹反復兼旁通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虞翻說易有兩象易後儒多不能解今演其圖如右乾坤坎離震艮巽兌八純卦上下兩象相同不列

屯（水雷）解（雷水）　蒙（山水）蹇（水山）　需（水天）訟（天水）　師（地水）比（水地）

小畜（風天）姤（天風）　履（天澤）夬（澤天）　泰（地天）否（天地）　同人（天火）大有（火天）

謙（地山）剝（山地）　豫（雷地）復（地雷）　隨（澤雷）歸妹（雷澤）　蠱（山風）漸（風山）

臨（地澤）萃（澤地）　觀（風地）升（地風）　噬嗑（火雷）豐（雷火）　賁（山火）旅（火山）

无妄（天雷）大壯（雷天）　大畜（山天）遯（天山）　頤（山雷）小過（雷山）　大過（澤風）中孚（風澤）

咸（澤山）損（山澤）　恆（雷風）益（風雷）　家人（風火）鼎（火風）　晉（火地）明夷（地火）

睽（火澤）革（澤火）　困（澤水）節（水澤）　井（水風）渙（風水）

畜

易小畜大畜卦釋文云本又作蓄敕六反積也聚也鄭許六反養也大畜象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序卦傳比必有所畜物畜然後有禮有无妄然後可畜物畜然後可養釋文皆云本又作蓄唯大畜彖傳有能止健之語此言乾艮二卦之德非釋卦名蓋宣尼說易未嘗訓畜爲止漢儒或訓積或訓養皆無止義王輔嗣注亦同獨孔穎達小畜正義云性又和順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又云若陽之上升陰能畜止又云小畜之義唯當畜止在下三陽又云總不能畜止剛健又云不能畜止諸陽蓋疏家因大畜有止健之文遂類及於小畜不知巽主入不主止大畜艮在乾上能畜而止之小畜巽在乾上能畜不能止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大畜可言止小畜不可言止也後儒沿正義之誤遂疑畜有止義并孟子畜君何尤句亦訓爲止矣

經典畜字有三音讀敕六切者訓積訓聚讀許六切者訓養讀許救切者訓六畜（此字說文作嘼）今人讀六畜爲敕六切蓄聚爲許六切皆非古音

觀

古人訓詁寓於聲音字各有義初無虛實動靜之分好惡異義起於葛洪字苑漢以前無此分別也觀有平去兩音亦是後人強分易觀卦之觀相傳讀去聲彖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象傳風行地上觀並同此音其餘皆如字其說本於陸氏釋文然陸於觀國之光兼收平去兩音於中正以觀天下云徐唯此一字作宮音是童觀闚觀觀我生觀其生觀國之光徐仙民並讀去聲矣六爻皆以卦名取義平則皆平去則皆去豈有兩讀之理而學者因循不悟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者也魏了翁觀亭記云觀卦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斯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大學國治之治陸德明音直吏反而先治其國之治無音則當讀平聲此尤可笑夫齊家家齊脩身身脩正心心正誠意意誠格物物格皆不聞有兩音而獨於治字辨之曾不審上下文不幾於菽麥之罔辨乎

祇

說文示部有祇祇二字一爲神祇字从氏地示提出萬物者也一爲祇敬字从氐敬也又別有禔字从是安福也引易禔既平今易亦作祇（京房作禔與說文同）古文氏是通用則禔祇亦可通但相承讀爲支音與神祇音小異耳復卦无祇悔王肅作禔九家本作多字音支案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疏也服虔本祇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疏家謂古人多祇同音祇訓適（詩祇攪我心祇自塵兮皆訓適）史記韓安國傳禔取辱耳徐廣云禔一作祇漢書亦作祇禔既訓福訓安安與適義亦相承則祇訓適者卽與禔通之祇非別有宅字矣乃玉篇於衣部添衹字讀之移切訓爲適此六朝俗體說文但有从氏訓短衣之衹初無衹字也而張參五經文字衣部承玉篇之誤亦收此字訓作適且以从示爲誤則大謬矣唐石經无祇悔从示从氏祇既平从衣从氏此又承張參之誤（玉篇禾部有秖字竹尸切穀始熟也此字不載說文且經典所無或以當祇適字非）

力少而任重

繫辭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三句中用兩小

字似覺偏枯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爲正後漢書宋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於家唐石經及岳氏本並同今本作必反其家（周易本義咸淳本亦作於字）

易簡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易簡也無欲速無見小利帝王之易簡也皋陶作歌戒元首之叢脞叢脞者細碎無大略吳季札所謂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易簡之道失其弊必至於叢脞

九宮圖

九宮之圖古矣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明堂九室之制葢準乎此易乾鑿度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亦謂此圖也其原本出于易與八卦方位相應漢儒皆能言之方士又以白黑碧綠赤黃紫記其方位別爲太一遁甲之術以占吉凶休咎遂爲儒者所不道陳希夷輩依大戴爲圖不用白黑等字其識固高出方士一等矣但此圖流傳已久漢世河洛祕緯盛行不聞指此爲河圖亦不聞指爲洛書未審後儒何所見而鑿鑿言之也

盧辯注大戴有法龜文之說辯北齊人也甄鸞注數術紀遺云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暗合鸞後周人也朱文公以九爲洛書葢用盧辯說而誤以爲鄭氏注

兌爲妾爲養

說卦兌爲剛鹵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今李鼎祚集解引虞仲翔注亦作羔云兌爲羊已見上文此爲重出非孔子意也武進臧鏞堂在東謂羔乃養字之誤攷虞注爲妾云三小女位賤故爲妾其注爲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虞以羊爲再出若作羔爲小羊意亦不異故知本是養字傳寫脫其下半耳又鄭康成本作爲陽注云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傳）然則此字當爲廝養之養鄭虞兩家正合其作羊作陽皆養字聲近之誤

說文引易

說文相字下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此語或疑說卦之逸文案說卦天地定位四章皆以雷風相對無取象於木者此殆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爲觀於文木旁目爲相相亦觀也許叔重引虞書仁閔覆下謂之旻天又怨匹曰逑皆漢儒傳授經說非經正文與此條引易正相似

筮用錢

士冠禮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攷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故唐人詩有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之句

南訛

說文無訛字堯典平秩南訛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爲小司馬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氏强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今本史記皆作譌葢後人附會孔傳輒加言旁非史公之意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卽爲字史漢文異而意不異也古音爲如譌故僞孔傳轉作訛而有訛化之訓（周禮馮相氏注仲夏辨秩南譌段懋堂云葉林宗影宋鈔本釋文亦作南僞）

于於

于於兩字義同而音稍異尚書毛詩例用于字唯金縢爲壇於南方北面乃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孺子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邶風俟我於城隅齊風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堂乎而俟我於庭乎而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乎每食四簋曹風於女歸處於女歸息於女歸說豳風於女信處於女信宿大雅於萬斯年仍用於大雅不實于亶宋本閒有作於者誤也論語例用於字唯引詩書作于而乘桴浮于海餓于首陽之下仍用于（今字母家以於屬影母于屬喻母古音無影喻之別也）

有亂十人

予有亂十人尚書論語各一見春秋傳兩見（襄廿八年昭廿四年）唐石經皆無臣字今石刻旁添臣字者宋人妄作耳陸氏釋文亦同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五代國子監校刊九經始據誤本添入臣字邢昺論語疏亦承監本於是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蘇子瞻太皇太后挽詞亦有允矣才難十亂臣之句

思曰容

洪範一篇多韻語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五句皆韻自鄭康成破容爲睿晚出古文因之案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容者言無所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所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云思心之不容而又爲之說曰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然則古本洪範皆是容字今漢書刊本作睿葢淺人所改幸其說尚存與董生相印證可見西京諸儒傳授有自許叔重說文思容也亦用伏董說

遵王之誼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周禮春官肆師注）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本從古文作誼開元詔書以頗與誼不協改經文爲陂曾不知誼从宜得聲宜本作宐又从多聲以誼韻頗正合古音卽使依今文作義而義亦从我得聲與頗初無不叶也葢小學之不講唐人已然

蘉

洛誥汝乃是不蘉孔馬鄭皆訓蘉爲勉而說文無此字經典亦止一見更無它證予攷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古讀孟如芒戰國策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芒同音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卽芒之上去音也釋文蘉莫剛反葢馬鄭舊音而同訓勉則蘉卽孟審矣蘉从侵無義疑卽寢字孟夢音相近皆黽勉之轉聲隸變譌爲蘉耳（江處士聲邵學士晉涵皆采予說）

耄荒

呂刑耄荒釋文耄又作薹此說文正字也羣經音辨禾部云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鄭康成讀案古書無以秏當耄字者當是旄字轉寫之譌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注引書耄荒樂記

宮亂則荒注引書王耄荒釋文皆作旄荒（依釋文單行本其散入注疏者今皆作耄矣）是鄭本作旄不作秏矣禮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稱道不倦釋文皆用旄字賈昌朝偶據誤本仞旄爲秏非也

苗民弗用靈

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引作苗民否用練古書弗與不同否卽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

泯泯棼棼

呂刑泯泯棼棼泯湎聲相近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湎湎紛紛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湎湎紛紛湎湎卽泯泯也

矜

論衡雷虛篇引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今多方篇夷作肆憐作矜矜憐古今字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論衡引作憐

榮懷

秦誓以阢隉榮懷對文阢隉雙聲（皆疑母）榮懷亦雙聲也今人以榮屬喻母懷屬匣母未合於古

魏三體石經

段若膺云魏三體石經洛陽蘇望所刻見於洪景伯隸續者名曰左傳實兼有尚書之文如五刑惟灋罰非死其差人兩并寶在命天呂刑文也文侯王若在下事厥辟粵小女克昭前文歸視乃一旅荒寧文侯之命文也大僚黽粵茲截翼巨于我友邦君庶邦于艱大可征觮哀寡卬自于邮不敢替克綏大誥文也（呂刑十六文侯之命廿三大誥卅二）

協句卽古音

沈重毛詩音於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沈重生于梁末其時去古已遠而韻書實始萌芽故於今韻有不合者有協句之例協句卽古音也自陸德明刱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用韻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傳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則謂之協韻

葑

方言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是葑蘴同音本非二物詩采葑采菲徐仙民音葑爲豐徐氏生於晉末其時未有韻書無東鍾之別自韻書出而豐入東韻葑入鍾韻矣言字母者又以葑屬非母蘴屬敷母矣岐之中又有岐而古音遂不可復有識者勿泥於隋唐以後之音斯可與道古矣

揚之水

詩王鄭唐風揚之水今本揚皆从手旁臧鏞堂云洪氏隸釋載漢石經唐風第三章揚作楊（予所見隸釋旣見君子云胡其憂下空一格有楊字不作木旁當更考之）案王風釋文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並引唐第二章楊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序楊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皆从木旁據此知王鄭唐風揚之水本皆作楊自陸德明誤以爲非而唐石經又定从揚字今遂無作楊者矣尚書禹貢揚州據郭忠恕佩觿本作楊州宋本爾雅釋地亦作楊州

陸氏釋文誶訊不辨

誶訓告訊訓問兩字形聲俱別無可通之理六朝人多習艸書以卒爲卆遂與卂相似陸元朗不能辨正一字兩讀沿譌至今詩陳風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陸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小雅莫肎用訊陸云音信徐息悴反告也案此兩詩本是誶字王逸注楚詞引誶予不顧其明證矣徐仙民兩音息悴反是徐本亦从卒也陸氏狃于韻緩不改字之說讀誶爲信豈其然乎大雅執訊連連此正訊問字陸音信是矣而又云字又作誶又作誶並同禮記王制以訊馘告陸云本又作誶學記多其訊陸云又作誶則眞以訊誶爲一字矣爾雅誶告也陸引沈音粹郭音碎當矣而又云本作訊音信其誤亦同今毛詩正義石經皆作訊又承陸氏之誤

驕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陸氏釋文本駒作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而於皇皇者華我馬維駒之駒則云音俱本亦作驕當是後人依今本互易非陸意也說文馬高六尺爲驕鄭箋亦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合明非二歲曰駒之駒矣驕駒聲相近故株林以韻株皇皇者華以韻濡諏益讀驕如駒非竟以駒代驕也說文引詩我馬維驕是許所見毛詩不作駒

曰與聿通

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曰作聿見睍曰消荀子漢書劉向傳並作聿消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王逸楚詞注曰作聿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是曰與聿通也說文吹詮詞也引詩吹求厥寧今毛詩作遹遹聿同音曰卽吹之省文

翛翛

予尾翛翛唐石經及宋光堯御書本皆作脩脩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興國本及建寧本作翛翛是宋刻脩翛二字各本互異朱文公閩人所據必建寧本自朱傳行而世遂不復知有脩脩之本矣說文羽部無翛字當以脩爲正臧在東云正義本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今正義本改脩爲翛唯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不誤

以重言釋一言

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有洸有潰傳云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云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碩人其頎箋云長麗俊好頎頎然咥其笑矣傳箋皆云咥咥然笑垂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歗矣傳云條條然歗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然沓猶沓沓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車嘌兮傳嘌嘌無節度也

鶴鳴九皋

臧在東云今本鶴鳴于九皋五字爲句案史記滑稽傳論衡藝增篇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後漢書注五十九初學記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選注十三又廿四又四十三皆引詩鶴鳴九皋無于字賈昌朝羣經音辨引詩亦無于字是北宋人尚見古本也唐石經有于字今本並因之（瞿中溶云說文鶴字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似亦引詩而無于字東鰲云蜀志秦宓傳引詩亦無于字）

譖

詩桑柔朋友已譖瞻卬譖始竟背兩譖字鄭皆訓爲不信則字當从僭與讒譖字異

憯慘

臧在東云毛詩凡憯字皆訓爲曾慘字皆訓爲憂戚如節南山憯莫懲嗟傳憯曾也十月之交胡憯莫懲傳憯曾民勞憯不畏明傳憯曾也雲漢憯不知其故箋云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是憯訓曾之證也月出勞心慘兮釋文憂也正月憂心慘慘傳慘慘猶戚戚也抑我心慘慘傳慘慘憂不樂也是慘訓憂戚之證也雨無正憯憯日瘁據箋云憯憯憂之則當作慘今各本皆作憯誤也攷釋文十月之交云胡憯亦作慘民勞云慘不本亦作憯則唐以前二文已混陸氏不能定所適從故雨無正慘誤作憯民勞憯又誤爲慘也

云何盱

何人斯云何其盱唐石經無其字予初疑爲脫漏頃見臧在東云卷耳云何盱矣都人士云何盱矣文法與此同卽三字爲句未始不可箋云於汝亦何病乎旣何病連文知中無其字矣此亦當從石刻

腜

周原膴膴當從韓詩作腜腜膴腜聲雖相近而腜與飴謀龜止時於韻尤協也左思魏都賦腜腜坰野劉淵林注引詩周原腜腜

板

上帝板板當從爾雅作版版說文只有版字無板字今毛詩家縮版之版从片板板之板从木分爲兩義失其舊矣古音方反兩字皆重脣故訓方爲版釋器鉼金謂之鈑郭氏注引周禮供其金鈑攷周禮職金其金版注引爾雅亦是版字魏晉儒師强立偏旁妄生分別故有从金从木之別

造

造次爲雙聲故造可轉爲次音詩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韻是也春秋傳使佐薳氏之簉簉次室也是造有次義

有部家室

生民卽有邰家室據說文宋槧本邑部邰字下引詩曰有邰家室（今毛本添入卽字）呂氏春秋辨土篇注引詩實穎實栗有邰家室皆無卽字

岸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以岸爲高位謂先天下升於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欲廣大德美當先平訟正曲直也案訓岸爲訟本於小宛宜岸宜獄依此說方與下文伐密意相應

壼

旣醉室家之壼傳訓壼爲廣國語叔向引此章而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是壼之爲廣自昔有此訓矣古人先齊家而後治國父子之恩薄兄弟之志乖夫婦之道苦雖有廣厦常覺其隘矣室家之中寬然有餘此之謂壼

愬風

桑柔如彼遡風唐石經本作愬今磨改作遡者宋人爲之也李善注文選月賦引詩如彼愬風袁宏北征賦感不絕于予心愬流風而獨寫正用此詩

蔌

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艸部無蔌字惟鬻部鬻或作餗云鼎實惟葦及蒲蓋卽詩之維筍及蒲但葦與筍字小異耳許君序云其偁詩毛氏此文不稱詩知出於三家本又以推知許所見詩其蔌字亦必爲餗也郭景純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鑒於覆餗蔌與餗同物故許以葦蒲當鼎實鄭注周易亦云餗菜也廣韻分菜茹與鼎實爲兩義蓋失之

毛傳多轉音

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

溱洧之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潧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潧洧作溱洧同（說文蔆司馬相如从遴）

詩序

王氏困學紀聞引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啟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耶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謂宋儒以詩序爲衛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詩人之志見乎序舍序以言詩孟子所不取後儒去古益遠欲以一人之私意窺測古人亦見其惑已

建柶誤作捷柶

士冠禮筵末坐啐醴捷柶興唐石經捷作建案士昏禮亦有坐啐醴建柶興之文則石經是也鄭注當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德明所見本扱柶之扱作捷故音義云捷柶初洽反又作锸又作扱此爲注音非經有捷字也宋人刻釋文者誤疑經文作捷柶并注中建字亦改爲捷曾不一檢士昏禮文沿譌數百年賴有石經正之此石經所以可貴也（予見小字宋本儀禮經注俱是建字）

摯

摯正字贄俗字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贄蓋張淳所改（張淳儀禮識誤云此卷贄字經注總四十有四皆從手按釋文云贄本又作摯音同其從手者必非）（陸氏所釋本今改從貝）唐石經本作摯北宋刊本猶然

君之庶子

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唐石經初刻爲下有君之二字後磨改去之案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君之二字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正與此文同今本皆無此二字蓋從唐人磨改本予嘗謂石經初刻本有勝於改本者

惜其文多漫滅不能一一辨仞耳

朴

瞿中溶云禮經朴字鄉射篇凡十五見取朴一倚朴一去朴六搢朴六與朴一大射篇凡廿一見取朴一去朴七搢朴九倚朴三石經初刻並從木後磨改从才其有未經磨改而作扑者皆朱梁補刻案古無扑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注取朴云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爲教學之刑其物卽名之曰朴虞書所謂朴作教刑是也後人緣朴有撻意遂改从手張參知朴不从手故五經文字手部不收此字（木部亦不收朴字則其遺漏也）九經字樣乃收之則此磨改之弊或卽出於唐元度之手今本皆沿其謬矣（石經周禮司市大刑扑罰朴字尚从木蓋此元刻之僅存者）

涅

旣夕記隸人涅廁注涅塞也案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涅無塞義蓋卽敜字書費誓敜乃穽敜塞也涅敜聲相近故借用涅字

紞

士喪禮緇衾赬裏無紞注紞被識也疏謂被本無首尾生時有紞爲記識前後予謂被之有紞若今時當頭矣（吳中方言以被識爲當頭）紞當聲相近

挈

周禮草人騂剛用牛注故書騂作挈杜子春讀挈爲騂予謂挈無義與騂聲不相近當是垶字說文垶赤剛土也垶譌爲挈猶輕輿之譌爲輿

媺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古美字此字不見說文非漏落也古文微與尾通堯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晦媺从微當與娓通詩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說文女部有娓字則該乎媺矣帥與率亦古通用字悉蟀卽悉𧍙說文有𧍙無蟀非謂𧍙不可作蟀也徐鉉以蟀爲俗蓋未諭許君之例

卝

卝人注卝之言礦也說文石部磺銅鐵樸石也古文作卝周禮有卝人康成讀卝爲礦（卽磺字）與說文正合卝礦聲相近故古文借作礦字

禮記內則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擱也內則之卵本是卝字故又有擱音詩其魚魴鰥康成訓鰥爲魚子鰥鯤卝聲皆相近鯤从卝聲鰥又从眔聲擱則漢時俗字與鰥亦同音也

笴當爲笱

考工記妢胡之笴注云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笱當爲笴笴讀爲稾謂箭稾案說文竹部無笱字唐石經本作笱字雖損壞而下半从句不从可笱與笴形相似與稾聲尤相近當從石經爲正

網

矢人參分其長而網其一釋文網本又作殺案殺說文正字从杀从閃無意義蓋卽殺字之譌（元和江藩字鄭堂與予說同）周禮多古文故殺作殺

勉卽俛字

矢人前弱則俛後弱則翔唐石經俛作勉顧寧人以石經爲誤予謂勉與俛古人多通用黽勉漢碑多作僶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黽俛李善注引詩何有何無僶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閔免通樂師古注閔免猶黽勉也表記俛焉日有孳孳讀如勉此經又讀勉爲俛音同義亦同也瞿中溶云古人訓故假借多取聲相近之字以訓故言之孔穎達左傳衮冕疏賈公彥儀禮士冠禮周禮弁師疏俱云冕俛也其說蓋本白虎通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是也以假借言之白虎通以冕當俛字此經又以勉當俛字此古免免同音之確據也後世言字學者不知免有免音遂以增減一筆強分爲二轉疑說文漏載免字失之甚矣

孺子

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攷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犢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毋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亦貴者之稱唯檀弓戴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又左傳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則又以爲婦人之稱

張老善頌

檀弓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輪與奐韻哭與族韻此句中有韻之例故晉人謂之善頌

禮地神

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今世營葬必於其側立石題后土之神臨葬設酒脯祀之蓋古禮也

使子路問之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作子貢（日本山井鼎亦云宋板作子貢）

祭殤不舉

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蓋後人依鄭注羼入也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衞湜集說皆無肺字（嘉靖徐氏翻刻宋本亦同）

貣

月令貣字三見陸氏釋文於孟春宿離不貣則云吐得反徐音二於季夏無或差貣則云音二又他得反於仲冬毋有差貣亦云音二又他得反皆兼存兩音而先後微異似差貣字以音二爲正以予攷之殊未然也說文忒失常也忒更也兩字皆他得反差貣字本當从心作忒經典借用从貝之貣仍讀如忒與疑貳之貳形聲俱別六朝字體不正或譌爲貳故徐仙民有此音陸氏不能辨正沿譌到今

朽與香對

列子稱逢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常甘以爲苦古人香與朽對取其相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大學如惡惡臭論語臭惡不食臭之惡者不食非五臭皆不食也說文殠腐氣也

臭裔字當用此後人溷臭殠爲一字乃以臭與香對葢始於廣雅

肵

郊特牲肵之爲言敬也釋文肵音祈案說文無肵字當與祈同祈敬聲相近也少牢禮主人羞肵俎注肵敬也士虞記用專膚爲折俎注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肵俎亦甚誣矣據鄭所言知當時固有作肵字者許君不收肵字疑亦以折俎當肵俎但意與鄭義不同耳折从斤亦當有祈音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引詩好人提提解之葢讀折如提也古音提與祈相近如左傳提彌明或作祈爾明也

周禮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又犬人凡幾珥沈辜注鄭司農讀幾爲祓引周禮祭山曰庪縣然則幾祈庪祓四字同音亦同義也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祈羊謂庪縣之羊

厭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疏以厭爲安靜之貌案詩厭厭夜飲毛云厭厭安也厭安聲相近故展轉相訓王子淵洞簫賦淸靜厭瘱說文瘱靜也厭瘱雙聲故兼有靜義所謂靜而后能安也

素位

君子素其位而行注傃皆讀爲素案注中傃素兩字當互易鄭前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爲攻其所傃之傃故此處省文但云素皆讀爲傃耳前後諸素字鄭皆取傃義而訓爲鄉詩如彼遡風毛傳亦訓爲鄉遡素同音又同義也（山井鼎所記宋板禮記注疏與予校正同）

的然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的非古字當作旳說文日部旳明也从日勺聲引易爲旳顙今本易亦轉寫作的矣又火部焯明也从火卓聲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尙書焯作灼（說文灼炙也與焯義有別）覲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即易之旳顙也魯峻碑喚矣的旳與逴邈倒樂協韻是旳有卓音旳然猶焯然也火部又有焯字望火皃讀若馰馰顙之馰馰顙即旳顙之異文旳也焯也焯也文異而音義同

子贛

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从贛論語作貢禮記唯樂記一篇稱子贛餘與論語同左傳定十五年哀七年十二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十六年廿六年廿七年作子贛

貪戾

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戾或爲吝鄭義本謂貪戾即貪利耳故下注云君若好貨而禁民淫于財利不能止也一人貪利而一國作亂即下章財聚則民散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之義

修爵

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熊氏以修爵爲行爵後儒無異說愚案鄉飲酒禮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堂乃羞無算爵經文本無修字始悟修乃羞之誤聲相近也羞字爲句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爲句禮所云無算爵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同）董仲舒有言天者祖之所自出也韋元成等奏議引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喪服小記文）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若周之祖嚳）立親廟四親親也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寔來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注寔實也案玉篇寔是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氏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葢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

曼

左傳桓五年曼伯爲右拒釋文曼音萬（隱元年無使滋蔓亦音萬）古有重脣無輕脣故曼萬同音今吳中方音千萬之萬如曼此古音也六朝人讀萬爲輕脣音郵夫子習於所聞并讀曼爲輕脣則失之遠矣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戎曼子

寪

隱十一年館于寪氏史記魯世家作蔿氏蔿薳古通用孟僖子有薳氏之簉其即蔿氏之族乎

陪

僖三十年焉用亾鄭以倍鄰唐宋石經及岳氏本俱作陪據杜注倍益也則从𠳲爲正釋文陪蒲回反是陸亦作陪也

不闕秦焉取之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本無若將二字出於後人旁添宋高宗御書左傳亦無之

羊斟不與

宣二年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是羊斟爲人姓名案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當以羊爲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則淮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

感即憾字

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朝夕釋憾唐石經初刻皆作感後乃加心旁惟昭十一年唯蔡於感不加心旁葢刊改偶未及耳說文無憾字感即憾也此初刻之勝于後改者

戌戍

春秋傳人名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戊从一讀如卹唯公叔戍从人从戈乃戍守之戍兩字相似刻本往往互溷獨唐開成石經點畫分明石刻之可貴如此

乘

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即壽夢也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倂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葢萌芽於此

匱盟

成二年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晉語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韋注言不副貌爲匱匱盟之義當用此

吳行人儀

吳語吳夫差既勝齊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即檀弓之行人儀也奚斯疊韻并言之則成儀字魯公子奚斯亦作公子魚魚儀聲相近

絳縣人七十三年

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葢倉公生於冬末顧亭林謂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年亦無它據

蔽

襄廿七年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正義云服虔曰蔽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陸氏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與正義不同恐陸氏誤也）案如王董說當以誣道二字連文如服說當以道弊連文襄十一年范宣子曰諸侯道弊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謂諸侯兼事晉楚則罷於奔命也當從服說作弊爲是弊敝古通用

夭厲

襄卅一年傳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唐石經夭作天攷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及建本作夭閼之夭案杜氏云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則當作天地之天然傳中有言疫癘夭札則夭字亦不爲非姑俟達者然則宋本已有互異毛氏疑而未決今以唐石經證之又與杜義相協可正向來刻本之誤（天夭二字易於相溷昭元年趙孟曰天乎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亾則君當夭折也今本譌爲天）

褚

襄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褚畜也大昕謂古讀畜積之畜敕六切褚畜聲相近也歸安嚴元照云古褚貯兩字聲近通用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引左傳亦作貯盧抱經學士云周禮廛人注諸藏釋文云諸本或作貯又作褚

徒兵

襄廿五年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唐石經徒卒作徒兵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爲石刻之誤梁孝廉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顧說非也光堯石經及岳氏本並作徒兵戈小蓮云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諸侯之師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昭二十年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傳文言徒兵者屢矣徒兵與車兵對今本作徒卒非也

向戌如陳

襄廿七年丁卯宋向戌如陳唐石經無宋字案上文已書宋向戌此不當更舉宋名石經是也驗石刻亦先有此字後磨改去之

高子容

襄廿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非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己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太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宅國左氏傳不可損益一字如此今從唐石經本

旦

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唐石經且作旦凡夢必在夜故左氏紀夢每言旦庚宗之夢則云旦召其徒社宮之夢則云旦而求之曹是也石刻字畫分別可證俗本之譌顧寗人轉以石刻爲誤傎到甚矣昭廿五年宋公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今本亦誤爲且唯石經不誤

大人患失

昭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患失即論語言鄙夫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也患失之人胷無定見故易惑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此說非是

咋

定八年桓子咋謂林楚唐石經本作乍後人加口於左旁案杜注咋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爲暫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非杜氏之舊也錢唐梁履繩云咋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張參五經文字何以不收當從初刻

妃嬙

哀元年宿有妃嬙嬪御焉唐石經嬙作牆陸氏釋文云嬙本又作廧或作牆案說文無嬙字當依石經爲牆漢隸爿旁字或變从廧廧牆實一字也

莒子狂

哀十四年莒子狂卒唐石經旁从王釋文狂其廷反葢讀狂爲上聲相臺岳氏本亦作狂而圈上聲與釋文合今注疏本誤作狂并釋文亦改爲其廷反攷古字書無狂字

衡流而方羊

哀十七年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杜氏以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穎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墳疏引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爲證仍不取杜說

四方其順之

哀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唐石經訓作順岳氏本亦是順字正義云四方諸侯皆順從之是正文作順無可疑者今注疏本作訓葢後人依詩文輒改之耳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世家皆作順

正義刊本妄改

春秋正義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桓公以桓王九年即位是歲歲在元枵莊公以莊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鶉火閔公以惠王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歲在鶉首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宣公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成公以定王十七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今刊本無此六字當是傳刻脫去）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昭公以景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脫是歲歲在某次句哀公則不載正義本文但于白文疏字下出同上兩字謂與陸氏釋文相同不復重出也（以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推之則定元年歲在元枵哀元年歲在大梁也）釋文與正義各自一書宋初本皆單行不相殺亂南宋後乃有合正義於經注之本又有合釋文與正義于經注之本欲省學者兩讀但既以注疏之名標于卷首則當以正義爲主即或偶爾相同亦當並存豈有刪正義而就釋文之理況以前十一公攷之皆正義

詳于釋文正義之例每公皆引魯世家皆有以某王某年即位之語而釋文無之獨哀公釋文多敬王二十八年即位一句此必校書者以意竄入謬妄相承莫有悟其非者可三歎也

何氏注公羊傳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乙卯（疏作己卯二文當有一誤）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案魏晉以來推襄廿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歷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是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襄廿一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滿歲數一千七百廿八去之歲餘九百八十三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九百八十九爲積次滿六十去之大餘廿九起丙子算外正得乙巳歲）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歷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襄廿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當云以丙子爲上元孔氏未曉超辰之理誤以爲庚戌）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今刊本作十一誤）除之（除積次也）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案古法太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即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廿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沖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

由襄廿一年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廿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

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邵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尟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

孔子生年月日

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廿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是歲距上元積年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滿統法去之則入甲申統一千零九十一年也以章月乘之章法除之得積月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三閏餘十八又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小餘七十七積日滿六十去之得大餘五十九是襄廿一年周正月癸未朔也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二月後依術遞加二月癸丑朔大閏二月癸未朔小三月壬子朔大四月壬午朔小五月辛亥朔大六月辛巳朔小七月庚戌朔大八月庚辰朔小九月己酉朔大十月己卯朔小十一月戊申朔大十二月戊寅朔小）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

天道

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謟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王拘幽孔子戹困之類故曰命也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爲治然任昉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此說勝於古注

又盡善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按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居下訕上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惠定宇云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曾

孫奕示兒編云諸經除人姓及曾孫（孔安國解詩信南山郭璞注爾雅曾孫之曾並音層）之外曾字並無音獨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音則登切曾是以爲孝乎音增（大昕案陸氏釋文惟孝經曾子音則能反它經曾姓皆無音曾孫亦無音未知孫氏何據）馬融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正義亦引是說則是曾訓乃也至於曾由與求之問雖無音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又訓則也公孫丑上爾何曾比予於管仲又曰曾比予於是曾音增趙云何曾猶何乃也丁云則也禮部韻亦訓則也并援曾是以爲孝乎爲證檀弓上喪三年以爲極亾則弗之忘矣鄭曰則之言曾也二說皆通而乃字勝曾以類推之詩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是不意曾莫惠我師孟子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汙也荀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揚子問神篇曾范蔡之不若漢周勃張相如兩人言事曾不出口及近世文集中有曾不聞曾不知之類皆作層字讀更說不通合盡讀如曾是以爲孝乎之曾大昕案廣韻昨稜切經也類篇曾昨稜切詞之始也又咨騰切則也又姓是以讀如層爲正音讀如增爲別音朱文公論語三曾字俱無音則并曾謂泰山曾是以爲孝乎皆讀如層與陸氏釋文異而於類篇之例卻合孟子曾比予於管仲曾比予於是兩曾字音增而曾不知以食牛句無音亦讀如層也孫季昭欲舉經典中曾不曾莫之類盡讀如增似未喻陸氏釋文之旨

朱注引石經

三嗅而作引晁氏云石經嗅作戞按唐石經本作臭後人加口旁於左其跡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刻也（瞿生中溶云五經文字鼻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爲之則此口旁爲後人所加無疑）

孟子章指

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閒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僞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岐元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見文獻通考）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益用善經本也

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

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添三四語耳其淺妄不學如此鼂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并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其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考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唯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

宋高宗書孟子

唐國子學石經有論語孝經爾雅而無孟子今杭州府學有宋高宗御書孟子雖非全本較之坊刻閒有異同如文王事昆夷石刻作混夷有小人之事石刻作小民皆勝於今本

好名之人一節

趙氏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是也愚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必事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頑夫廉

孟子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廉與貪對不與頑對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然則兩漢本是貪字（論衡知實篇引孟子作頑夫廉此淺人妄改）

袗衣

被袗衣朱氏章句訓袗爲畫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袗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袗衣當是珍裘也

檢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當依漢書食貨志作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自農而外工商賈皆不耕而食者則必糴糴以通之而歲有豐歉穀有貴賤則不能無傷農傷末之患於是有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猶言樂歲粒米狼戾耳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倉廩空虛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惑矣

齊人伐燕

史記燕王噲讓國子之及齊伐燕皆在齊湣王時獨孟子書以爲宣王事司馬溫公通鑑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然燕人之畔終在湣王時仍不能強合閻百詩又議以燕噲讓國至燕昭自立事移在前十數年以合孟子游齊之歲益爲妄作近賓應王子中嘗論之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强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卒年之禍亦基于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爲孟子諱其實無庸諱也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亾蓋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篇稱王不稱謚蓋其元本梁惠王盡心兩篇稱宣王者後人增益之耳王氏此論最爲精確前人移易宣湣之年求合於孟子終無實據不若即就孟子本文斷之也

簿

經典無簿字唯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

季任

季任爲任處守趙注季任任君季弟也按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顚倒耳

鎡基

趙岐注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周禮薙氏注以茲其斫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即今之鋤也禮記月令注田器鎡錤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鎡錤茲其也鎡錤也鎡基也文異而音義不異也

百畝之糞

百畝之糞糞字當依王制作分

樲棘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趙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按爾雅樲酸棗不聞樲棘爲小棘朱注改爲小棗亦無據梧檟既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棘即荊棘之棘也

窳

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此文及注凡七見皆作窳無有作愉者是唐以前爾雅郭注本作窳不作愉也今字或作窳五字疑後人所增非景純之舊

將且

釋言奘駔也釋文云駔沈集注本作壯孫樊二本並作將且而無奘駔案經典不見奘字當從樊孫本詩方將萬舞將恐將懼箋皆訓將爲且正用此文是鄭所見爾雅與孫樊本同

女叔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袁又愷引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公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證爾雅正文女妹必是女叔之誤若經本作女妹則此注太無謂即以俗說證亦但當云今俗有此稱不當疊經文矣臧在東云夫之兄爲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女弟爲女叔

太歲

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

歲名曰赤奮若𦮐閹逢以下十名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由太陰得名不關太歲史記索隱引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見天官書）無太字當是古本東漢術家不求太陰誤仞太陰爲太歲故漢書天文志有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之文太史公書但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初不云太歲也今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兩太字疑後人所增

東陵阠

釋地篇東陵阠先儒皆未詳其地說文亦無阠字徐氏新附乃有之非許君意也予按說文手部扟挹也讀若莘是莘與扟通矣莊子駢拇篇盜跖死利於東陵陸氏釋文東陵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春秋成二年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但言齊地今據下文華不注華泉皆在濟南府莘與華不注華泉相去不遠亦當在濟南則爾雅之東陵阠疑即左氏傳之莘也古本當从手旁後人改从阜旁耳（齊乘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

鉤股

釋水九河鉤般釋文般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按漢隸从舟之字多作月般與股二文相涉難以辨別李巡在郭璞之前疏解分明當以股爲正鉤股雙聲與胡蘇疊韻正相類也禹貢正義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蓋後儒承用郭本已久改易李注以從之不如陸氏釋文之可據

𧓉醜螸

釋蟲𧓉醜螸陸德明云李孫郭並闕讀而謝字逢反施作𧓉音終案上有𧓉醜奮依謝爲得大昕案宋本說文螸字云𧓉醜螸垂腴也正與施本相同謝嶠施乾同是陳時人未必謝是而施非也今坊本說文亦改𧓉爲蠭世遂不知施說之有據矣

騚

廣韻騚馬蹄皆白也按釋畜篇四蹢皆白首與前字形相似（首即前字）疑古本作首後人加馬旁耳歸安嚴元照云嘗見雪牕書院校刊爾雅郭注本作騚明人刊五雅本亦作騚

王女

釋艸蒙王女注蒙即唐也女蘿別名案女蘿之大者謂之王女猶王彗王芻魚有王鮪鳥有王雎也今本譌王爲玉唯唐石經不誤

今本爾雅誤字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作盂澤烏蕵今本蕵作蘋釋鳥燕白脰烏今本烏作鳥鸒白鷢今本分楊烏爲二字鳶烏醜其飛也翔今本烏作鳥釋獸麐大麃今乃麐作麠此皆轉寫之譌唯唐石經字畫分明可信顧甯人金石文字記轉据流俗本指爲石刻之誤毋乃憒憒不分皁白乎

釋木桑辨有葚梔辨俗字當從唐石經作辨

注疏舊本

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爲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唯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不署名蓋李沆也）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又嘗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遵唐人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乎未之見也

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所云本司者不知爲何司然即是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即南渡初尚有單行本不盡合刻矣紹興初所刻注疏初未附入陸氏釋文則今所傳附釋音之注疏大約光寧以後刊本耳今南北監本唯易釋文不攙入經注內公羊穀梁論語俱無釋文

經史當得善本

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溷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混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混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闕宋史孝宗紀闕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闕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石經避諱改字

唐石經毛詩洩洩其羽桑者洩洩今無然洩洩是絏袢也俾民憂洩避世旁甿刺時也甿之蚩蚩甿六章避民旁

石經俗體字

唐石經俗體字如雝作雍（詩）爨作㸑（周禮爾雅）毆作敺（周禮）齎作賫（儀禮）總作揔（春秋傳）督作督（爾雅）橫作撗（爾雅）

奕洪之奕从大博弈之弈从廾兩字音同義別石經左傳賦韓弈之五章爾雅弈洪誕戎皆誤从廾

陸氏釋文多俗字

曲禮三飯釋文符晚反依字書食旁作飰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按陸氏所稱字書不審何人作以爾雅釋文證之蓋呂忱字林也又爾雅釋文飰字又作餅俗作飯同符萬反字林云飯食也扶晚反飯譌爲飰猶汳譌爲汴皆魏晉以後俗字古音反如變與卞相近飯飰非兩字兩音也自字林有此字後人乃別飯飰爲二音陸氏不能辨正轉以正字爲隨俗何哉廣韻二十五願部飯符万切周書云黃帝始炊穀爲飯亦作餅俗又作飰二十阮部飯扶晚切餐飯禮云三飯是陸灋言諸人不承字書之誤其識高于元朗矣

周禮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釋文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按說文手部無挍字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挍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元朗亦從而和之傎到甚矣廣韻去聲三十六效部校字兩音一胡教切一古孝切而於胡教切下云又音教不別收挍字較之釋文實爲精當或謂鄭注以校釋校必是異文予謂孟子書徹者徹也禮記齊之爲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有異文

史記舊本

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曰暘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按太史公多識古文所引諸經與今本多異者皆出先秦古書後人校改漸失其眞即湯谷一條推之知舊本爲小司馬輩改竄者不少矣

後漢書章懷注多譌字

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注引書曰島夷卉服島當作鳥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傳尚書本亦是鳥字故章懷引以注鳥語之人文校書者誤依今禹貢本改之非章懷之誤也

姒

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是已似同音也禹以吞意苢而生因姓姒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即意苢是已姒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弋弋姒聲相近由於姒有弋音詩美孟弋矣弋即姒

說文引經異文

說文序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皆古文也乃有同偁一經而文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需有衣袽又作繻有衣㲉的顙又作馰顙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㰤書鳥獸毪髦又作鳥獸𣭓毛方鳩孱功又作旁逑孱功濬𡿨𡿩距川又作睿畎澮距川天用剿絕其命又作天用勦絕（𠚒字下）若顚木之有甹櫱又作若顚木之有𣎴枿詩桃之枖枖又作桃之𡛟𡛟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羕矣江有汜又作江有洍靜女其袾又作靜女其娖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鼞是褻袢也又作是紲袢也衣錦褧衣又作衣錦檾衣薈兮蔚兮又作嬒兮蔚兮赤舄掔掔又作赤舄已已（卺字下）嘽嘽駱馬又作痑痑駱馬不敢不蹐又作不敢不趚噂沓背憎又作僔沓背憎缾之罄矣又作瓶之窒矣無然詍詍又作無然呭呭憬彼淮夷又作懬彼淮夷（懬字下）春秋傳忨歲而愒日又作翫歲而愒日論語色孛如也又作色艴如也蓋漢儒雖同習一家而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如周禮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三家與故書讀法各異而文字因以改變此其證也

唐人引說文不皆可信

詩螽斯羽詵詵兮釋文詵說文作㚫今說文無㚫字曾不容刀正義引說文作𦨴𦨴小船也釋文亦云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今說文有舠無𦨴

左傳釋文引說文云瘯瘰皮肥也今說文無瘯瘰二字

說文校譌字

褫奪衣也讀若池案說文無池字當爲拕易終朝三褫之鄭康成本褫作拕淮南人閒訓秦牛缺遇盜拕其衣被高誘注拕奪也許君讀若之字皆經典通用字拕奪聲亦相近

耳部耿从耳炯省聲宋本炯作烓毛氏初印本亦是烓字烓讀如冋乃是古音詩釋文引說文烓行竈也呂沈同音口熲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爾雅釋文烓字林口穎反顧口井烏攜二反蓋烓从圭聲圭與冋聲相近禮記祭義跬步之跬讀爲頃此其證也小徐未審古音輒改烓爲炯而大徐本猶未誤當依宋本改正

人部偶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儀禮注屢言相人偶（惠氏九經古義臧氏經義雜記援引詳矣）此其證也吳明經凌雲云舊板玉篇偶相人也今本相作桐蓋好事者依今說文輒改又鮑彪注戰國策全據說文爲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字

豆部豋讀若鐙同鐙當作登案說文云讀若者皆經典通用之字詩于豆于登爾雅瓦豆謂之登本是豋字而相承以登爲豋代之故許云讀若登同二文皆从豆豆登聲相近則豋亦有登音矣廣韻有㽅無豋蓋即以㽅代豋而㽅猶从登旁知登與豋通未戾六書之旨後人妄造豋字強生分別幷說文讀若登字改从金旁非許君之舊矣

瘱

說文瘱靜也从心疾聲臣鉉等曰疾非聲未詳予謂徐氏不識古音疾與計聲相近故瘞亦从疾聲瘱瘞同音不疑瘞而疑瘱此徐之陋也文選神女賦澹清靜其愔嫕兮李善注引說文云嫕靜也蒼頡篇嫕密也五臣本嫕作㥷㥷即瘱之譌後人又增女旁耳（漢書孝平王皇后傳婉瘱有節操師古曰瘱靜也）後漢書后妃紀婉靜有禮婉靜即婉嫕也今汲古閣文選本嫕又譌爲嫛後漢書后妃傳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沒之狀嫕音一計反亦嫕之譌也洞簫賦其妙聲則清靜厭瘱李善引曹大家列女傳注云瘱深邃也音翳厭瘱猶言愔瘱厭愔聲相近（詩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洞簫賦之厭即懕字說文懕安也詩曰懕懕夜飲予初疑說文無愔字今乃知懕即愔也）瘱則瘱之省也或據李善神女賦注欲改說文瘱爲嫕云當从心㝱省聲此則近於專擅且李善注選引用古書改本文以就選體者往往有之未可執以爲定也詩其心塞淵傳塞瘞也瘞即瘱之譌

奪

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脫消肉臞也二文皆徒活切古書或相通用奪本脫失之正字後人借作攘奪之義而正義轉隱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此奪字正義而劉貢父刊誤云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此以不狂爲狂也（宋景文筆記謂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蕭關脫音奪作脫其一也小宋猶識古音勝於貢父遠矣）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注奪春秋傳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呂刑奪攘矯虔古文奪作敓

斠

說文斠平斗斛也古岳切即月令角斗甬之角鄭康成注角謂平之也漢書曹參傳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爲較史記作顜顜即斠之異文

窔

說文窔从又从灾闕許君以窔从灾無義故闕而不言予謂窔蓋从宵省聲學記足以謏聞注謏之言小也又宵雅肄三注宵之言小也宵窔聲相近人幼爲冥壯爲晝老爲宵窔之言宵謂晦昧無所知也

𡘋

說文𡘋大也讀若予違汝弼案經典不見𡘋字詩佛時仔肩毛傳佛大也佛𡘋古今字正義謂佛之爲大其義未聞豈孔氏未檢說文故耶

僢即舛字

王制雕題交趾注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疏云臥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向內也春官典瑞兩圭有邸注僢而同邸疏引王制注臥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案說文舛對臥也从夊㐄相背陸氏釋文於禮記音昌戀反於周禮音昌絹反皆與舛同音故知僢即舛也說文云相背而疏云相向者跟相向則趾必相背也說文無僢字

畜有好音

孟子云畜君者好君也予弟晦之曰古音畜與好同孟子借同音之古訓以曉人如洚水者洪水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征之爲言正也皆其例也祭統孝者畜也亦以聲見義呂氏春秋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注畜好也文子上仁篇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畜與讎協韻廣雅嬙好也嬙即畜字（詩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傳云慉養也慉即畜字畜讎爲韻與呂氏春秋同）孟康云北方謂媢好爲詡畜（見漢書張敞傳注）

旭有好音

詩旭日始旦釋文旭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爾雅旭旭蹻蹻郭景純讀旭爲呼老反疏引詩驕人好好釋之旭旭卽好好也予弟晦之曰今本說文旭讀若勗疑徐鉉所改唐以後人不復知旭有好音故廣韻三十二晧不收旭字（曹憲博雅音旭爲勗又許老反是隋人猶知此音）

需有耎音

周禮輈人馬不契需鄭司農讀爲畏需之需釋文需又乃亂反（與需同）弓人薄其帤則需釋文需人兖反又注常應弦言不罷需也需人兖反（漢書賈誼傳坐罷軟不勝任罷需卽罷軟也）鮑人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注故書需作劄鄭司農讀爲柔需之需史記律書選蠕觀望漢書西南夷傳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後漢書淸河王慶傳選懦之恩知非國典蠕懦皆从需旁選蠕選懦選耎文異而義同皆取疊韻柔需則雙聲也釋名糯耎也言溫耎也（詩烝民燮柔猶濡毳也釋文濡如朱反一音如兖反毳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說文揣染也从手耎聲引周禮六曰擩祭此周禮大祝文其字或作捼儀禮特牲少牢作挼公食大夫士虞作擩是捼擩本一字耎需二文皆从而故捼擩聲亦相近而互用也杜子春讀擩爲虞芮之芮後魏太武改柔然爲蠕蠕它書或作茹茹或作芮芮擩捼柔然芮茹皆一聲之轉

摲摲非一字

漢書揚雄傳所麾城摲邑注李奇曰摲音車轄之轄師古曰摲舉手擬之也案小顏注無別音當从李奇讀其字从手旁斬也監本附入宋祁曰韋昭曰并也音芟蕭該案李善云鄭元注禮記曰摲之言芟也字林曰摲山檻反呂向云蒼頡篇曰摲指取也據景文所引諸說則字當从手旁斬兩字絕不相同文選長揚賦本是摲字故李善引康成注禮器爲證今監本正文作摲并將鄭注字林蒼頡篇諸摲字俱改作摲誤亦甚矣

徐仙民多古音

詩無已大康徐勑佐反旱旣大甚徐他佐反莊子且女亦大早計徐李勑佐反徐仙民李軌皆晉人勑佐他佐二反卽泰之轉音（讀如嚌）今韻書更爲唐佐切而此音遂廢

詩四牡龐龐徐扶公反（讀如逢）此古音也韻書以龐入江韻讀爲薄江切而此音廢

詩寧不我顧徐音古此古音也漢書古今人表有韋鼓卽詩之韋顧今無讀顧爲上聲者

徐仙民音有不載於釋文者如顏之推所舉毛詩反驟爲在遘左傳切椽爲徒緣今陸氏釋文皆無之顏陸皆南士而陸年輩差後頗旣詆前世反語多不切陸卽因而削之蓋自周彥倫沈休文之學行南士靡然從之爭改舊音以從新切而古音之失傳者多矣

長深高廣

長深高廣俱有去音陸德明云凡度長短曰長直亮反度淺深曰深尸鴆反度廣狹曰廣光曠反度高下曰高古到反相承用此音或皆依字讀（見周禮釋文）又周禮前期之前徐音昨見反是前亦有去聲也此類皆出于六朝經師強生分別不合于古音

假借　乞

孔穎達春秋正義云假借同義取者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又云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

伐

公羊傳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者多矣

繆

古書昭穆之穆與謚法之繆二字相亂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坊記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釋文繆音穆公羊傳葬宋繆公釋文繆音穆凡此後倣此史記蒙恬列傳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秦繆公之謚當讀如謬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蒙恬秦人其言必有自矣

冒

世讀冒頓之冒入聲然史記索隱冒頓字原有兩音未始不可讀如字而楚蚡冒亦有入去兩音左傳諸侯貪冒釋文冒莫報反又亡北反又侵官冒也徐仙民亦音莫北反是冒犯貪冒字俱可讀如墨也

免與脫同義

論衡道虛篇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兩免字與脫同義廣雅免脫也（釋詁篇）免隤也（釋言篇）易隤然示人簡矣孟作退陸字董姚作安妥退與脫聲相近予嘗謂說文無免字免卽免也免善逃矢借爲脫免字有兩音而非兩字漢隸偶省一筆世人遂區而二之失其義矣（脫免雙聲漢人猶知古音讀免如免）

函

孫季昭示兒編載廬陵出三代有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穀函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諴見二十七咸其與三字同韻乃函人唯恐不傷人之函（胡男切）案廣韻二十六咸部函與咸同音注云函谷關名又函書又姓二十二覃部函與含同音注云函容也禮云席間函丈又別出鋡字注云鎧別名引孟子矢人豈不仁於鋡人哉宋人於此字音義辨別甚嚴今人不復講矣

一字兩讀

予讀顏氏家訓乃知好惡兩讀出於葛洪字苑漢魏以前本無此分別也陸氏經典釋文於孝經愛親者不敢惡于人行滿天下無怨惡並云惡烏路反舊如字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元朗本篤信字苑者而於此處兼存兩讀可見人之好惡物之好惡義本相因分之無可分也又如予訓我爲平聲訓與爲上聲廣韻分入魚語兩韻然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訊予不顧顛倒思予楚詞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皆讀上聲未嘗讀平聲也

沈休文不識雙聲

禮記疏昕天昕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如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宋書天文志云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大昕案軒昕雙聲漢儒所謂聲相近也古書聲相近之字卽可假借通用如詩吉蠲爲饎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梏春秋季孫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未易更僕昕之爲軒卽同此例休文精于四聲而未達雙聲假借之理故有此失

雙聲疊韻

古人名多取雙聲疊韻如左傳宋公與夷邾黎來袁濤塗續鞠居提彌明士彌牟王孫彌牟公孫彌牟澹臺滅明王孫由于壽於姚苐翰胡曹翰胡孟子膠鬲離婁皆雙聲也書皐陶左傳龐降（下江反）臺駘西鉏吾公子圍龜闔章龜公子奚斯晉厉奚齊先且居鄭伯髡頑鬭穀於菟狄虒彌樂祁黎蒯聵陳須無勝子虞毋伶州鳩叔孫州仇皆疊韻也秦始皇子扶蘇疊韻胡亥雙聲漢人尚有郅千秋田千秋嚴延年杜延年等東京沿王莽二名之禁遂無此風矣

草木蟲魚之名多雙聲蒹葭萑葦薢茩芣苢蕈董鴻薈遂薚厥蘡薁蕣姑萩蓧功鉅銚芺艸之雙聲也唐棣柜柳莖著枸欄木之雙聲也蜘蛛螾衙蛣蜣蛣蝠蚣蝑至掌蟓蟓蛈蝪詹諸蛸蠨蝤蠐螗蜩伊威熠燿蟲之雙聲也鴛鴦流離桔鞠夷由鶺鴒之雙聲也騊駼距虛歐之雙聲也

古今音

釋名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韋昭辨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正相反韋氏誤也韋特見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而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爲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車之讀居又何疑焉宏嗣生於漢季稍染俗學故於古音不甚了了

古無輕脣音

凡輕脣之音古讀皆爲重脣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檀弓引詩作扶服家語引作扶伏又誕實匍匐釋文本亦作扶服左傳昭十二年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釋文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昭二十一年扶伏而擊之釋文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范雎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漢書霍光傳中孺扶服叩頭皆匍匐之異文也

古讀扶如酺轉爲蟠音漢書天文志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鄭氏云扶當爲蟠齊魯之閒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木呂氏春秋東至扶木又云禹東至榑木之地扶木謂扶桑也說文作榑桑古音扶如蟠故又作蟠木（一切經音義善又作扶薜）

服又轉爲犕音說文引易犕牛乘馬犕牛卽服牛也左傳王使伯服游孫伯史記鄭世家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眞犕未平注犕古服字

服又轉爲暴音漢書東方朔傳舍人不勝痛呼謈服虔云謈音暴鄧展云瓜㕧之㕧師古曰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晉灼云服音㕧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爲呼㕧

廣韻菢薄報切鳥伏卵伏扶富切鳥菢子伏菢互相訓而聲亦相轉此伏羲所以爲庖犧伏羲氏亦稱庖犧氏說文㚇迫也讀若易虙羲氏唐韻㚇平祕切　風俗通伏者別也變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

伏又與逼通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按偪迫別變皆重脣

古音負如背亦如倍史記魯周公世家南面倍依漢書徐樂傳南面背依倍與背同卽負㕧也書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作倍尾漢書宣帝紀行幸萯陽宮李斐曰負音倍東方朔傳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卽萯陽也釋名負背也置項背也

書方命圮族史記作負命正義云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按負命猶言背命

古讀附如部左傳部婁無松柏說文引作附婁云附婁小土山也（今人稱培塿）　詩景命有僕傳僕附也　廣雅薄附也

苻卽蒲字左傳取人於萑苻之澤釋文苻音蒲晉書蒲洪孫堅背有草付字改姓苻

古讀佛如弼亦如勃詩佛時仔肩釋文佛毛符弗反大也鄭音弼輔也學記其求之也佛正義佛者佛戾也釋文本又作拂扶弗反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釋文作拂本又作佛扶弗反晉書赫連勃勃宋書作佛佛　乞伏氏亦作乞佛（古音伏佛皆重脣）

佛亦作㑭說文㑭大也讀若子違汝弼

古讀文如門水經注漢水篇文水卽門水也（今吳人呼蚊如門）　書岷嶓旣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史記夏本紀皆作汶山漢書武帝紀文山郡注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崏山　禮記君子貴玉而賤碈或作玟釋文玟武巾反又音枚漢書高帝紀亾諸身帥閩中兵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飾之文文閩同音皆重脣也史記魯世家平公子文公世本作湣公湣與閔同閔亦从文聲

古讀弗如不廣韻不與弗同分勿切說文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筆弗聲相近也

古讀拂如弼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　史記夏本紀女匡拂予

古讀茀如蔽詩翟茀以朝傳茀蔽也周禮注引作翟蔽以朝簟茀魚服箋茀之言蔽也簟茀朱鞹傳車之蔽曰茀

論語色勃如也說文兩引一作孛一作艴廣韻十一沒部艴艴然不悅蒲沒切此古音又八物部艴淺色敷勿切此齊梁以後之音

古讀繁如鞶左傳成二年曲縣繁纓以朝釋文繁步干反繁纓亦作樊纓周禮巾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釋文樊步干反（廣韻二十六桓部有繁字云繁纓馬飾薄官切陸元朗作步干切是寒桓不分也故知寒桓分開口合口呼亦起於法言諸人）繁又轉如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錡氏釋文繁步何反漢書公卿表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何反延壽一人而小顏三易其音要皆重脣非輕脣則是漢人無輕脣之證也史記張丞相列傳丞相司直繁君索隱音繁爲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廣韻入戈部有繁字薄波切姓也則繁姓讀婆音爲正

古讀蕃如卞漢書成帝紀引書於蕃時雍於蕃卽於變也孔宙碑又云於卞時雍卞變蕃皆同音

古讀藩如播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播當爲播讀后稷播百穀之播　尚書大傳播國率相行事鄭注播讀爲藩

古讀僨如奔禮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僨覆敗也詩行葦傳引作奔軍之將

古讀紛如豳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紛讀爲豳

古讀甫如圃詩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鄭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鄭音補左傳及甫田之北竟釋文甫布五反本亦作圃

古音敷如布書顧命敷重篾席說文引作布重莧席　詩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　儀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今文布作敷

敷亦讀如鋪詩鋪敦淮濆釋文韓詩作敷　又敷時繹思左傳引作鋪　蓼蕭箋外薄四海釋文云諸本作外敷注芳夫反是亦讀如鋪也（公羊隱元年釋文旅普顏反舊敷開反是古讀敷如普）

古讀方如旁書方鳩僝功說文兩引一作旁逑僝功一作旁救僝功史記作方聚布功　書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施立政方行天下亦讀爲旁與易旁行而不流義同傳云方四方非也　書方告無辜于上論衡引作旁　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旁爲方　左傳衛流而方羊釋文方蒲郎反　莊子逍遙游篇彷徨乎無爲之側崔譔本作方羊

方又讀如謗論語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廣雅方表也邊方也說文方併船也古人讀方重脣與邊表併聲相近字林祊方逢反襮方沃反邯方代反呂忱魏人其時初行反語卽反語可得方之正音六朝以後轉重脣爲輕脣後世不知有正音乃强爲類隔之說謬矣

古音魴如鰟說文魴或作鰟春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公羊作士彭是魴非輕脣也

古音逢如蓬詩鼉鼓逢逢釋文逢薄紅反徐仙民音豐亦讀豐重脣也爾雅歲在甲曰閼逢淮南天文訓作閼蓬莊子山木篇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今本逢作蓬蓋淺人妄改茲據陸氏釋文）卽孟子之逢蒙也後世聲韻之學行妄生分別以鼉鼓逢逢讀重脣入東韻相逢字讀輕脣入鍾韻又別造一逄字轉爲薄江切訓人姓改逢蒙逢丑父之逢爲逄以實之則眞大謬矣洪氏隸釋引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巧王褒云逢門子彎烏號藝文志亦作逢門卽逢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矣漢有逢萌莊子羿逢蒙不能眄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神道逢童子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逢盛碑陰有逢信亦不書作逄又謂漢儒借逄爲逢則恐諸逢當讀爲鼉鼓逢逢之逢洪說是也漢魏以前未有逄字其爲六朝人妄造無疑廣韻江部又有䨦字訓鼓聲此卽鼉鼓逢逢之逢音轉爲薄江切俗師改从音夅又改夆爲夅皆所謂不知而作也

古讀封如邦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　釋名邦封也有功於是故封之也

封又讀如窆檀弓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　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塴禮記所謂封者　太僕窆亦如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　左傳日中而塴釋文塴北鄧反下棺也禮家作窆彼驗反義同　說文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封府容切窆方驗切堋方鄧切（徐邈音甫鄧切）聲皆相似故可互轉後儒不通古音乃有類隔之例不知古音本無輕脣也古人讀封如邦先鄭云窆堋封音相似是東京尚無輕脣音

古音勿如沒爾雅蠠沒卽詩密勿也詩黽勉從事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禮記祭義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勿勿猶勉勉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注卹勿搔摩也古人讀勿重脣故與勉摩聲相轉　顏氏家訓云戰國策音刎爲免古音刎免皆重脣六朝人轉刎爲輕脣故以爲異

古讀副如劈說文副判也判副雙聲引周禮副辜籀文作疈辜詩不坼不副讀孚逼反字林副判也匹亦反（詩釋文）

古讀罰如軷周禮大馭犯軷注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軷軷讀爲別異之別

古讀非如頒說文𢿱賦事也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周禮大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匪頒雙聲

古讀匪如彼詩彼交匪敖春秋襄廿七年傳引作匪交匪敖詩往交匪紓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紓　春秋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注匪彼也　廣雅匪彼也

匪又與邲通詩有匪君子韓詩作邲

腓與芘同詩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毛於此文及牛羊腓字之皆訓腓爲辟芘以聲相似取義

古文妃與配同詩天立厥配釋文本亦作妃易遇其配主鄭本作妃

剕與臏通書剕罰之屬五百史記周本紀作臏

菲與苞通曲禮苞屨扱衽注苞或爲菲

浘與浼通詩河水浼浼釋文浼每罪反韓詩作浘浘

娓卽美字詩誰侜予美韓詩作娓　說文娓順也讀若媚

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春秋莊廿八年築郿公羊作微　詩勿士行枚傳枚微也

古讀無如模說文橆或說規模字漢人規模字或作橅　易莫夜有戎鄭讀莫如字云無也無夜非一夜　詩德音莫違箋莫無也　廣雅莫無也　曲禮毋不敬釋文云古文言毋猶今人言莫也

無又轉如毛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注云按衍集毛字作无漢書功臣侯表序靡有孑遺耗矣注孟康曰耗音毛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大昕按今江西湖南方音讀無如冒卽毛之去聲

無轉訓爲末檀弓末吾禁也注末無也　又轉訓爲靡釋言靡無也

古讀蕪與蔓通釋艸蔓菁釋文云蔓音万本又作蕪音無

古讀膴如模詩民雖靡膴箋膴法也釋文徐云鄭音模又音武韓詩作靡腜　詩周原膴膴文選注引韓詩作腜腜莫來切模腜聲相近　說文膴讀若謨

璑从無聲周禮弁師瑉玉三采注故書瑉作璑說文璑三采玉也璑瑉聲相近

古讀反如變詩四矢反兮韓詩作變　說文汳水卽汴水（廣韻以汳汴爲二字汳芳万切在願韻汴皮變切在線韻由不知古無輕脣）

古讀馥如苾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

古讀復如愎釋言狃復也孫炎云狃忕前事復爲也春秋傳愎諫違卜謂諫不從而復爲也說文無愎字益卽狃復字後儒改從心旁耳　今人呼鰒魚曰鮑魚此方音之存古者

古音晚重脣今吳音猶然說文晚莫也詩毛傳莫晚也莫晚聲相近

古讀馮爲憑本从冰得聲易用馮河詩不敢馮河論語暴虎馮河春秋宋公馮皆皮冰反　吾衍謂孟子諸馮馮婦之馮皆皮冰反按水經注皇舅寺是太師昌黎馮晉國所造致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也封昌黎王是魏時讀馮姓皮冰反故或

作憑也

俘與寶通春秋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俘作寶

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體扶鳩反是桴與枹同音

古讀望如茫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　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疏明都卽宋之孟諸（古音孟如芒）

古讀務如牟荀子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卽務光也　左傳莒公子務婁徐音莫侯反

古讀發如撥詩鱣鮪發發釋文補末反此古音也一之日觱發說文作畢冹此雙聲亦當爲補末切釋文云如字誤矣　說文冹分勿切（古讀分如邠本重脣）

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說文沖讀若動書惟予沖人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沖子猶童子也字母家不識古音讀沖爲蟲不知古讀蟲亦如同也詩蘊隆蟲蟲釋文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爞爞郭都冬反韓詩作烔音徒冬反是蟲與同音不異（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杜注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是蟲桐同音之證）

古音中如得周禮師氏掌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云中得也（史記索隱）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小司馬皆訓爲得　呂覽以中帝心注中猶得

古音陟如得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詩陟其高山箋陟登也登得聲相近

古音趙如掉詩其鎛斯趙釋文徒了反周禮考工記注引作其鎛斯掉大了反　荀子楊倞注趙讀爲掉

古音直如特詩實惟我特釋文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孟子直不百步耳直但也但直聲相近　呂覽尙康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注特猶直也　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　王制天子犆礿注犆猶一也釋文犆音特　玉藻君羔幦虎犆注犆讀如直道而行之直　士相見禮喪俟事不犆弔定本作特　穀梁傳犆言同時本亦作特

古音竹如篤詩綠竹猗猗釋文韓詩竹作藩音徒沃反（今北音定母去聲字多誤入端母古音當不甚遠詩篤之定定之方中皆丁佞反）與篤音相近皆舌音也篤竺並从竹得聲論語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文作竺書曰篤不忘釋文云本又作竺釋詁竺厚也釋文云本又作篤按說文竺厚也篤厚字本當作竺經典多用篤以其形聲同耳漢書西域傳無雷國北與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毒也張騫傳吾賈人轉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後漢書杜篤傳摧天督注卽天竺國然則竺篤毒督四文同音

古讀禂如禱周禮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引詩云既伯既禱後鄭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按說文引詩既禡既禱禱與禂文異義同後鄭讀禂爲誅是漢時誅侏亦讀舌音

古讀豬如都檀弓洿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　滎波既豬周禮注作滎播既都

古讀追如堆士冠禮追注追猶堆也郊特牲母追釋文多雷反　枚乘七發踰岸出追李善注追古堆字　詩追琢其章傳追彫也彫追聲相近故荀子引詩彫琢其章釋文追對回反　追琢又作敦琢詩敦琢其旅釋文敦都回反徐又音彫

古讀卓與的相近覲禮四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

古讀倬如菿詩倬彼甫田韓詩作菿

古讀棖如棠論語或對曰申棖釋文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棠之欲則申棖申棠一人耳大昕案詩俟我於堂兮箋云堂當作棖棖與棠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績則轉寫誤也　因棖有棠音可悟古讀長丁丈切與黨音相似正是音和非類隔

古讀池如沱詩滮池北流說文引作滮沱（据宋本）　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川虖池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卽滹沱之異文

古讀褫如拕易終朝三褫之釋文褫徐敕紙反又直是反鄭本作拕徒可反說文褫奪衣也讀若池池卽拕之譌拕奪聲相近

古讀沈如潭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府中居卽沈沈也

古讀廛如壇周禮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爲壇司農讀爲廛

古讀秩如豑書平秩東作說文引作豑爵之次弟也从豊弟聲

秩又與𢧢通說文𢧢大也讀若詩𢧢𢧢大猷𢧢大聲相近秩又與𨒪通說文𨒪走也讀若詩威儀秩秩凡从失之字如跌迭瓞蛈詄皆讀舌音則秩亦有迭音可信也（詩胡迭而微韓詩作𢧢）

姪娣本雙聲字公羊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源而强爲之詞也

古讀抽如搯詩左旋右抽釋文云抽敕由反說文作搯他牢反

古讀陳如田說文田陳也齊陳氏後稱田氏陸德明云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呂覽不二篇陳駢貴齊陳駢卽田駢也

詩維禹甸之釋文毛田見反治也鄭繩證反六十四井爲乘周禮小司徒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禹敶之之乘同禮記郊特牲邱乘共粢盛注甸或謂之乘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釋文甸時證反說文引作中佃古者乘甸陳田聲皆相近乘之轉甸猶陳之轉田經典相承陳直覲反乘繩證反後世言音等韻者以陳屬澄母甸屬定母乘屬牀母由于不明古音徒據經典相承之反切而類之而不知其本一音也

爾雅堂途謂之陳詩胡逝我陳傳堂塗也中堂有甓傳堂塗也正義云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陳田同音故與唐塗聲相近）

古讀咮如鬭詩不濡其咮釋文咮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廣韻五十候部有噣字或作咮都豆切與鬭同音（卽徐仙民音也古陟得同音陟救與都豆本無二聲唯救在宥部豆在候部故別而出之後之講字母者轉以徐音爲類隔非音和失之遠矣）

古讀豕如獨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杜子春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爲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爲然也如詩重穋字周禮作種稑是重種同音陸德明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予謂古人重童同音嶧山碑動从童說文董从童左傳子髮如此種種徐仙民作董董古音不獨重穋讀爲種卽種蓺字亦讀如穜也後代讀重爲齒音并从重之字亦改讀齒音此齊梁人強爲分別耳而元朗以爲相亂誤矣（易僮僮往來徐仙民音童京房本作憧）

今人以舟周屬照母輈啁屬知母謂有齒舌之分此不識古音者也考工記玉楖雕矢磬注故書彫或爲舟是舟有雕音詩何以舟之傳云舟帶也古讀舟如雕故與帶聲相近彫雕琱鵰皆从周聲調亦从周聲是古讀周亦如雕也考工記大車轅摯注摯輖也釋文輖音周一音弔或竹二反陸氏於輖字兼收三音弔與雕有輕重之分而同爲舌音周摯聲相近故又轉爲竹二反今分周爲照母竹爲知母非古音之正矣

至致本同音而今人強分爲二（至照母致知母）不知古讀至亦爲防利切讀如疐舌頭非舌上也詩神之弔矣不弔昊天毛傳皆訓弔爲至以聲相近爲義咥耋皆从至聲可證至本舌音後人轉爲齒音耳

古讀支如鞮晉語以鼓子苑支來苑支卽左傳之鳶鞮也說文引杜林說芰作茤

彖本舌音椽从彖聲徐仙民左傳音切椽爲徒緣此古音也而顏之推以爲不可依信後來韻書遂不收此音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邶風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盈與鳴韻瀰與鷕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證也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旣佽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佽柴固韻調同雙聲亦韻也

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廷賡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之權輿皮襲美雜體詩序以蝃蝀在東鴛鴦在梁爲雙聲始輿何所見之不廣也

閒介

閒介雙聲字出孟子山徑之蹊閒介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朱文公章句始以山徑之蹊閒爲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譏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皇清經解卷五十七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五十八

十駕齋養新餘錄　　學海堂

嘉定錢官詹（大昕）著

簪當作戠

朋盍簪古文簪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叢合也予謂三代以前無簪笄字當以戠爲正與上大有得句協韻撍臧宗皆聲之轉唯古文貸無義當是轉寫誤耳戠與埴同禹貢厥土赤埴墳孔傳土黏曰埴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考工記摶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戠埴同物皆取黏義黏與合義相成也

像

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此古本也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爲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無異形亦無異讀也

蜀石經毛詩

江有汜三章皆有之子于歸句蜀石經歸上竝有于字子攷三百篇中云之子于歸者不少矣之子于征之子于苗之子于狩之子于釣皆四字句此篇亦當依蜀本有于字

昔育恐育鞫蜀石經無下育字以四字成句亦視它本爲勝

左傳服杜之學

南史儒林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竝傳爲王文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條析無復疑滯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先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

隱公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曰己未

桓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曰庚午

莊公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曰戊子

案莊公卽位卅二年以常率計之其末年太歲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者依三統術莊廿三年入歲星歲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依此算到莊公末年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于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

閔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

僖公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曰壬戌

文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曰乙未

宣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己酉今曰癸丑

成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在丁卯今曰辛未

襄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乙酉今曰己丑

昭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

昭十五年距莊廿三年滿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愼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卅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歲星超辰在左氏固有明文矣

定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曰壬辰

哀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曰丁未

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廿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寅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廿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

譙周注論語

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尚存劉昭注續漢書曾一引之鄉人儺注儺卻之也以葦矢射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

告子以義爲外病在以長爲義孟季子習聞其說故亦以義爲外公都子雖以行吾敬曉之但以伯兄之親而仍爲鄉人之長所奪是敬不敵長矣敬卽在內長實在外卽曰斯須之敬而此敬終從彼長而起安得云在內此公都子所以不能答也及孟子有敬叔父與敬弟之難叔父之敬以分不以年而弟則幼于我者弟非長而亦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長之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更執長字方知孟子立言之妙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此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鄉人伯兄咸在賓位當以齒序所謂鄉黨莫如齒也若伯兄宜客而弟爲行酒則不論年紀長幼總當先客豈有先酌伯兄之理何必計其長一歲否邪

諸經音

陸德明云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爲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陸云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爲詩音者九人鄭元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近有[illegible]亦撰[illegible]）[illegible]王肅李軌劉昌宗徐邈射慈謝楨孫毓曹耽尹毅蔡謨范宣徐爰（射慈以下音禮記）王曉（音周禮近有戚袞作周禮音沈重撰周禮禮記音）[illegible]服虔高貴鄉公嵇康杜預李軌荀訥徐邈（王元規撰[illegible]）[illegible]李軌江惇論語有徐邈音老子有戴逵音莊子有李軌徐邈音爾雅則陳施乾謝嶠顧野王竝撰音

𢘑

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兩篇俱有𢘑字云古臣字案一忠爲臣其義淺鄙當因艸書臣作𢘑與一忠相似俗生附會成之陸德明著書在隋季已有此字蓋出六朝人妄作陸氏仞爲古文由於不精小學故也戰國策亦有𢘑字姚宏校本以武后所造深疑之予謂武后頒行十二字亦有所本非盡出肌造要是魏晉以後增加之字若仞作秦漢古文則惑矣

古今音異

聲音與時變易未易更僕數略舉一二言之古讀富如備廣韻以富入宥韻蓋齊梁以後之音轉重脣爲輕脣也宋元以來讀富如傅南北無異音不復知其在宥韻矣古讀不如跗音附萼之跗春秋傳三周華不注詩鄂不韡韡鄭箋亦用此義也廣韻兩收于平聲尤韻入聲物韻一讀如浮一讀如弗非三代秦漢之音矣黃公紹韻會又收於入聲屋韻讀不爲卜與廣韻兩音復不同今南人多讀不如鉢與弗亦有重脣輕脣之別唐宋人應試詩賦官韻有不字者必押入尤韻今人押入物韻

論古音四聲者以緝合盍葉怗洽狎業乏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之入聲今以古音求之亦有未甚協者荅對也詩雨無

正篇聽言則荅與退遂醉誶爲韻　葢在泰部从盍聲古書多以盍葢通用（檀弓以葢爲盍）今吳中方言讀葢如敢聲相近而譌非三代秦漢之音（碒又入易韻）　立古位字春秋公即位古文作立位當从立得聲　納內聲古書出納字或作內內亦當从入聲詩小戎以軜與合邑韻而內在隊韻訥在沒韻納在黠韻　介甲也古甲胄字或作介　急與亟通易井九三汲與食惻福韻　渫世聲渫从枼井渫（息列反徐食列反）禮𢝊渫（以制反）渫紲皆在辥韻又从枼之字或入葉或入辥　易傳多以業與德韻　忝天聲三百篇雖有忝字然不以協韻未可以隋唐之音遽仞爲古音　侵部緝非侵之入聲詩以輯與洽韻緝與蟄韻　合非覃之入聲詩以集與猶咎爲韻荅與退韻納軜皆內聲耆嗜皆俗字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五十八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